

《随园诗话》（清）袁枚著

卷一

一

古英雄未遇时，都无大志，非止邓禹希文学、马武望督邮也。晋文公有妻有马，不肯去齐。光武贫时，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。尤奇而目之。光武归谓李通曰：“严公宁目君耶”窥其意，以得严君一盼为荣。韩蕲王为小卒时，相士言其日后封王。韩大怒，以为侮己，奋拳殴之。都是一般见解。鄂西林相公《辛丑元日》云：“揽镜人将老，开门草未生。”《咏怀》云：“看来四十犹如此，便到百年已可知。”皆作郎中时诗也。玩其词，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。及其为七省经略，《在金中丞席上》云：“问心都是酬恩客，屈指谁为济世才”《登甲秀楼》绝句云：“炊烟卓午散轻丝，十万人家饭熟时。问讯何年招济火，斜阳满树武乡祠。”居然以武侯自命，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，诗皆一格。最清妙者：“柳阴春水曲，花外暮山多。”“叶底花开人不见，一双蝴蝶已先知。”“临水种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两枝看。”《扈跸》云：“谁怜七十龙钟叟，骑马踏冰星满天”《和皇上〈风筝〉》云：“九霄日近增华色，四野风多仗宝绳。”押“绳”字韵，寄托遥深。

二

杨诚斋曰：“从来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谈格调，而不解风趣。何也格调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风趣专写性灵，非天才不办。”余深爱其言。须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；格律不在性情外。《三百篇》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；谁为之格，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，能出其范围否况皋、禹之歌，不同乎《三百篇》；《国风》之格，不同乎《雅》、《颂》：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：“吟诗好似成仙骨，骨里无诗莫浪吟。”诗在骨不在格也。

三

前明门户之习，不止朝廷也，于诗亦然。当其盛时，高、杨、张、徐，各自成家，毫无门户。一传而为七子；再传而为钟、谭，为公安；又再传而为虞山：率皆攻排诋呵，自树一帜，殊可笑也。凡人各有得力处，各有乖谬处；总要平心静气，存其是而去其非。试思七子、钟、谭，若无当日之盛名，则虞山选《列朝诗》时，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，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。敌必当王，射先中马：皆好名者之累也！

四

于耐圃相公，构蔬香阁，种菜数畦，题一联云：“今日正宜知此味；当年曾自咬其根。”鄂西林相公，亦有菜圃对联云：“此味易知，但须绿野秋来种；对他有愧，只恐苍生面色多。”两人都用真西山语；而胸襟气象，却迥不侔。

五

落第诗，唐人极多。本朝程鱼门云：“也应有泪流知己，只觉无颜对俗人。”陈梅岑云：“得原有命他休问，壮不如人后可知。”家香亭云：“共说文章原有价，若论侥幸岂无人”又云：“愁看僮仆凄凉色，怕读亲朋慰藉书。”王菊庄云：“亲朋共怅登程日，乡里先传下第名。”皆可与唐人颉颃。然读姚武功云：“须凿燕然山上石，《登科记》里是闲名。则爽然若失矣。读唐青臣云：“不第远归来，妻子色不喜。黄犬恰有情，当门卧摇尾。”则吃吃笑不休矣！其他如：“不辞更写公卿卷，恰是难修骨肉书。”“失意雅不愜，见花如见仇。路逢白面郎，醉簪花满头。”“枉坐公车行万里，譬如闲看华山来。”“乡连南渡思菰米，泪滴东风避杏花。”俱妙。

六

余作诗，雅不喜叠韵、和韵及用古人韵。以为诗写性情，惟吾所适。一韵中有千百字，凭吾所选，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；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，则不得不凑拍；既凑拍，安得有性情哉《庄子》曰：“忘足，履之适也。”余亦曰：忘韵，诗之适也。

七

常州赵仁叔，有一联云：“蝶来风有致，人去月无聊。”仁叔一生，只传此二句。某《拟古》云：“莫作江上舟，莫作江上月。舟载人别离，月照人离别。”其人一生，所传亦只此四句。金圣叹好批小说，人多薄之；然其《宿野庙》一绝云：“众响渐已寂，虫于佛面飞。半窗关夜雨，四壁挂僧衣。”殊清绝。孔东堂演《桃花扇》曲本，有诗集若干，佳句云：“船冲宿鹭排橹起，灯引秋蚊入帐飞。”其他首未能称是。

八

嵩亭上人《题活埋庵》云：“谁把庵名号‘活埋’令人千古费疑猜。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。”周道士鹤雏，有句云：“大道得从心死后，此身误在我生前。”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。

九

乾隆丙辰，余二十一岁，起居叔父于广西。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，有国士之目，特疏荐博学宏词：首叙年齿，再夸文学，并云：“臣朝夕观其为人，性情恬淡，举止安详。国家应运生才，必为大成之器。”一时司道争来探问。公每见属吏，谈公事外，必及余之某诗某句，津津道之，并及其容止动作。余在屏后闻之窃喜。探公见客，必随而窃听焉。呈七排一首，有句云：“万里阙前修荐表，百官座上叹文章。”盖实事也。公有诗集数卷，歿后无从编辑；仅记其《答幕友祝寿》云：“浮生虚逐黄云度，高士群歌《白雪》来。”《题八桂堂》

云：“尽日天香生画戟，有时鹤舞到匡床。”想见抚粤九年，政简刑清光景。

一〇

己未朝，考题是《赋得“因风想玉珂”》。余欲刻画“想”字，有句云：“声疑来禁院，人似隔天河。”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，将置之孙山。大司寇尹公，与诸公力争曰：“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；尚未解应制体裁耳。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。倘进呈时，上有驳问，我当独奏。”群议始息。余之得与馆选，受尹公知，从此始。未几，上命公教习庶吉士。余献诗云：“琴爨已成焦尾断，风高重转落花红。”

一一

尹文端公总督江南，年才三十，人呼“小尹”。海宁诗人杨守知，字次也，康熙庚辰进士。以道员诖误，候补南河，年七十矣。尹知为老名士，所以奖慰之者甚厚。杨喜，自指其鬓叹曰：“蒙公盛意，惜守知老矣！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’”公应声曰：“不然！君独不闻，‘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’乎”杨骇然，出语人曰：“不谓小尹少年科甲，竟能吐属风流。”

一二

尹文端公好和韵，尤好叠韵。每与人角胜，多多益善。庚辰十月，为勾当公事，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，和诗至十余次。一时材官谦从，为送两家诗，至于马疲人倦。尚书还嘉禾，而尹公又追寄一首，挑之于吴江。尚书覆札云：“岁事匆匆，实不能再和矣！愿公遍告同人，说香树老子，战败于吴江道上。何如”适枚过苏，见此札，遂献七律一章，第五六云：“秋容老圃无衰色，诗律吴江有败兵。”公喜。从此又与枚叠和不休。押“兵”字，有“消寒须用美人兵”、“莫向床头笑曳兵”之句，盖探枚方娶妾故也。其好谐谑如此。己卯八月，枚江北获稻归，饮于公所。酒毕，与诸公子夜谈。公从后堂札示云：“山人在外初回，家姬必多相忆。盍早归乎”余题札后云：“夜深手札出深闺，劝我新归应早回。自笑公门懒桃李，五更结子要风催。”除夕，公赐食物。枚以诗谢，末首云：“知公得韵便传笺，倚马才高不让先。今日教公输一着，新诗和到是明年。”公见之，大笑。

一三

托豕宰庸，字师健，作江宁方伯时，潘明府涵，极言公风雅，强余入谒。果一见如平生欢。读其《送人赴陕》诗云：“潞河冰合悲风生，欲曙不曙鸟飞鸣。寒山历历路不尽，班马萧萧君独行。公孙阁下正延士，博望关西方用兵。北去知君未即返，月明空有相思情。”音节可爱。遂献公二律，前四句云：“七十神仙海鹤姿，六年人悔见公迟。学穷宋理谈偏妙，诗合唐音自不知。”次日，公过访随园。坐定，忽正色曰：“吾欲借君一贵重之物，未知肯否”余愕然

，问何物。公笑出神中和韵诗，第二句仍是“六年人悔见公迟”七字耳。彼此赧然。两人诗都遗失。余只记押“心”字韵。尹相国和云：“若非元老怜才意，争动闲云出岫心”

一四

以昌黎之崛强，宜鄙侔体矣；而《滕王阁序》曰：“得附三王之末，有荣耀焉。”以杜少陵之博大，宜薄初唐矣；而诗曰：“王、杨、卢、骆当时体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以黄山谷之奥峭，宜薄西昆矣；而诗云：“元之如砥柱，大年若霜鹄。王、杨立本朝，与世作郭郭。”今人未窥韩、柳门户，而先扫六朝；未得李、杜皮毛，而已轻温、李：何蜉蝣之多也！

一五

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子陵语也。“崇山幽都何可偶，黄钺一下无处所。”光武语也。两人同学，故言语相同，皆七古中硬句。

一六

古无类书，无志书，又无字汇；故《三都》、《两京》赋，言木则若干，言鸟则若干，必待搜辑群书，广采风土，然后成文。果能才藻富艳，便倾动一时。洛阳所以纸贵者，直是家置一本，当类书、郡志读耳；故成之亦须十年、五年。今类书、字汇，无所不备；使左思生于今日，必不作此种赋。即作之，不过翻摘故纸，一二日可成。可抄诵之者，亦无有也。今人作诗赋，而好用杂事僻韵，以多为贵者，误矣！

一七

“乐府”二字，是官监之名，见霍光、张放两传。其《君马黄》、《临高台》等乐章，久矣失传。盖因乐府传写，大字为辞，细字为声，声词合写，易至舛误。是以曹魏改《将进酒》为《平关中》、《上之回》为《克官渡》，共十二曲，并不袭汉。晋人改《思悲翁》为《宣受命》、《朱鹭》为《灵之祥》，共十二曲，亦不袭魏。唐太白、长吉知之，故仍其本名，而自作己诗。少陵、张、王、元、白知之，故自作己诗，而创为新乐府。元稹序杜诗，言之甚详。郑樵亦言：“今之乐府，崔豹以义说名，吴兢以事解目，与诗之失传一也。《将进酒》而李余乃序烈女，《出门行》而刘猛不言别离，《秋胡行》而武帝云‘晨上散关山，此道当何难’：皆与题无涉。”今人犹贸贸然抱《乐府解题》为秘本，而字摹句仿之，如画鬼魅，凿空无据；且必置之卷首，以撑门面，犹之自标门阀，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，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。

一八

《左氏》：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七子赋诗。伯有赋《鹑奔》。赵孟斥之曰：“床第之言不逾阃，非使人之所闻也。”然则其他之赋《野有蔓草》、《有

女同车》及《萍兮》者，其非淫奔之诗，明矣。

一九

“庚”字古音同“冈”，故字法“康”从“庚”，汉以前无读“羹”者。“庆”字古音同“羌”，汉以前无读“磬”者。“令”字古音同“连”，入“先”“仙”韵，转去声作“恋”，汉以前无读“灵”者。

二〇

《文选》诗，有五韵、七韵者，李德裕所谓“意尽而止，成篇不拘于只偶”也。

二一

陆放翁“烧灰除菜蝗”，“蝗”字作仄声。徐骑省“莫折红芳树，但知尽意看”，“但”字作平声。李山甫《赴举别所知》诗：“黄祖不怜鹦鹉客，志公偏赏麒麟儿”，“麒”字作仄声。王建《赠李仆射》诗：“每日城南空挑战”，“挑”字作仄声。《赠田侍中》：“绿窗红灯酒”，“灯”字作仄声。皆本白香山之以“司”为“四”，“琵琶”为“别”，“凝脂”为“佞”，“红桥三百九十桥”，“十”字读“谏”也。韩愈《岳阳楼》诗：“宇宙隘而妨”，“妨”作“访”音。《东都》诗：“新辈只朝评”，“评”作“病”音。元稹《东南行百韵》诗：“征俸封鱼租”，“封”音“俸”。《瘖卧》诗：“一生长苦节，三省讷行怪”，“怪”音“乖”。《岭南》诗：“联游亏片玉，洞照失明鉴”，“鉴”音“间”。《夜池》诗：“高屋无人风张幙”，“张”音“丈”。“苦思正旦酬白云，闲观风色动青脐”，“正旦”读作“真丹”。又白居易《和令狐相公》诗：“仁风扇道路，阴雨膏闾阎”，“扇”平声，“膏”去声。李商隐《石城》诗：“簟冰将飘枕，帘烘不隐钩。”自注：“‘冰’去声。”陆龟蒙《包山》诗：“海客施明珠，湘蕤料净食。”自注：“‘料’平声。”朱竹垞《山塘纪事》诗：“殷勤短主簿，端笏立阼阶”，“阼”音“徂”。杜少陵用“中兴”、“中酒”、“王气”、“贞观”等字，忽平忽仄，随其所便。大抵“相如”之“相”、“灯檠”之“檠”、“亲迎”之“迎”、“亲家”之“亲”、“宁馨”之“馨”、“葡萄”之“葡”、“赞侯”之“赞”、“马援”之“援”、“别离”之“离”、“急难”之“难”、“上应”之“应”、“判舍”之“判”、“量移”之“量”、“处分”之“分”、“范蠡”之“蠡”、“衿衡”之“衿”、“伍员”之“员”，皆平仄两用。

二二

宋人《雪》诗：“待伴不嫌鸳瓦冷，羞明常怯玉钩斜。”已新矣。郑所南《雪》诗：“拇战素手白相敌，酒潮上脸红不鲜。”更新。萧德藻《梅花》诗

：“湘妃危立冻蛟背，海月冷挂珊瑚枝。”已新矣。徐巢友《梅》诗：“过墙新水滴眠鹤，压屋冷云眠定僧。”更新。

二三

《三余编》言：“诗家使事，不可太泥。”白傅《长恨歌》：“峨嵋山下少人行。”明皇幸蜀，不过峨嵋。谢宣城诗：“澄江净如练”，宣城去江百余里，县治左右无江。相如《上林赋》：“八川分流。”长安无八川。严冬友曰：“西汉时，长安原有八川，谓泾、渭、灞、沪、沔、漓、濠、涌也；至宋时则无矣。”

二四

人称才大者，如万里黄河，与泥沙俱下。余以为：此粗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涛浴日，所见皆金银宫阙，奇花异草，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：“诗有大家，有名家。大家不嫌庞杂，名家必选字酌句。”余道：作者自命当作名家，而使后人置我于大家之中；不可自命为大家，而转使后人屏我于名家之外。尝规蒋心余太史云：“君切莫老手颓唐，才人胆大也。”心余以为然。

二五

凡神庙扁对，难其用成语而有味。或造仓颉庙，求扁。侯明经嘉缙，提笔书“始制文字”四字。人人叫绝。或求戏台对联。姚念兹集唐句云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；斯人莫道世间无。”又，张文敏公戏台集宋句云：“古往今来只如此；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苏州戏馆集曲句云：“把往事，今朝重提起；破工夫，明日早些来。”俱妙。或题诸葛庙，用“丞相祠堂”四字，亦雅切。

二六

余不喜黄山谷诗，而古人所见有相同者。魏泰讥山谷：“得机羽而失鹪鹩，专拾取古人所吐弃不屑用之字，而矜矜然自炫其奇，抑末也。”王弁州曰：“以山谷诗为瘦硬，有类驴夫脚跟，恶僧藜杖。”东坡云：“读山谷诗，如食蝻蛄，恐发风动气。”郭功甫云：“山谷作诗，必费如许气力，为是甚底”林艾轩云：“苏诗如丈夫见客，大踏步便出去。黄诗如女子见人，先有许多妆裹作相。此苏、黄两公之优劣也。”余尝比山谷诗：如果中之百合，蔬中之刀豆也，毕竟味少。

二七

徐凝咏《瀑布》云：“万古常疑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的是佳语。而东坡以为恶诗，嫌其未超脱也。然东坡《海棠》诗云：“朱唇得酒晕生脸，翠袖卷纱红映肉。”似比徐诗更恶矣！人震苏公之名，不敢掉罄。此应邵所谓“随声者多，审音者少”坦。

二八

某孝廉有句云：“立誓乾坤不受恩。”盖自矜风骨也。余不以为然，寄书规之，云：“人在世间，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节之高，而以乞一顿食，至于冥报相贻。杜少陵以稷、契自许，而感孙宰存恤，至于愿结弟昆。范文正公是何等人，而以晏公一荐故，终身执门生之礼。盖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，圣人之所不讳也。”若商宝意太史之诗则不然，曰：“名心未了难遗世，晚景无多怕受恩。”蒋苕生太史之诗亦不然，曰：“不是微禽敢辞惠，只愁无处觅金环。”此皆不立身份，而身份弥高。

二九

山阴胡天游稚威，以旷代才，受知于大宗伯任香谷先生。其待之之厚，不亚于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。馆于其家。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葡萄曰：“彼实垂垂矣。若能以‘侪’、‘淮’险韵，刻划其状，当令某伶进酒为欢。”稚威刻烛二寸，成四十韵。其警句云：“一树微藏晓，添幽得小斋。孳藤高屋起，缚架碧霄排。翻水层筛网，行天爪掷钗。枚惊千钉错，结古百绳偕。见拟通身胆，环雕出目蛙。巧悬沔泡住，危累弹丸佳。多觉欺邻枣，贫犹敌庾鲑。粉粘云母赋，光逼水晶揩。软谢金刀切，津宜贝齿消。人窥雨余馆，凉破日斜阶。寒别关门远，肥怜壤性乖。岂知根入塞，不比橘逾淮！”一时传诵。后乾隆辛卯冬日，严冬友侍读在沈学士云椒席上，偶谈及稚威以险韵咏葡萄事。沈因指席间橄榄，命其门人陈梅岑云：“汝能以十三‘覃’韵赋此乎”陈即席成二十韵。警句云：“青子当秋熟，评芳自岭南。嘉名忠可喻，真意谏同参。种类炎方别，林园壮月探。阴还连野屋，高欲逼层岚。摘去梯难架，收来杖易担。求温凭箬裹，致远藉筒函。买或论千百，尝应只二三。颦眉今莫讶，苦口旧曾谙。细共槟榔嚼，香逾豆蔻含。讨寻偏耐久，风格在回甘。核试花生烛，仁桃粟缀簪。幸登君子席，佳话并传柑。”余亦在席上，命门人杨蓉裳仿之，咏《钱》云：“鱼伯飞来后，平添利海波。斫铜耶水曲，铸币历山阿。轻影翻鲸甲，花纹皱凤罗。五铢工剪凿，四柱细摩挲。轮郭分乌漉，文章备隶蝌。好从床脚绕，谁向梦中磨萧库悬标榜，吴宫卫甲戈。营中赎才士，帐下买青娥。藏处同牛吼，行来倩马驮。无缘休慕‘孔’，有癖定归和。积窖千缗朽，当筵一掷多。裁皮嗤大业，剪叶记阁婆。只我偏穷薄，终年叹憾轲。逐贫空有赋，得宝不成歌。壁立已如此，囊空将奈何！画叉三十块，挂壁羨东坡。”陈、杨二君，年未弱冠。

三〇

方望溪删改八家文，屈悔翁改杜诗；人以为妄。余以为八家、少陵复生，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，必有反覆辩论而不遵其改者。要之，抉摘于字句间，虽

“六经”颇有可议处；固无劳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。

三一

余甲戌春，往扬州，过宏济寺，见题壁云：“随着钟声入梵宫，凭谁一喝耳双聋。杪椽不解无言旨，孤负拈花一笑中。”“山水争留文字缘，脚跟犹带九州烟。现身莫问三生事，我到人间廿四年。”末无姓名，但著“苕生”二字。余录其诗，归访年余。熊涤斋先生告以苕生姓蒋，名士铨，江西才子也。且为通其意。苕生乃寄余诗云：“鸿爪春泥迹偶存，三生文字系精魂。神交岂但同倾盖，知己从来胜感恩。”已而入丁丑翰林，假归，侨寓金陵，与余交好。壬申春，余过良乡，见旅店题诗云：“满地榆钱莫疗贫，垂杨难系转蓬身。离怀未饮常如醉，客邸无花不算春。欲语性情思骨肉，偶谈山水悔风尘。谋生消尽轮蹄铁，输与成都卖卜人。”末亦无姓名，但书“篁村”二字。余和其诗，有“好叠花笺抄稿去，天涯沿路访斯人”之句。隔十三年，劳宗发观察来江南，云渠宰良乡时，见店壁有此二诗，为馆钦差故，主人将圻去；心甚爱之，抄诗请于制府方敏悫公。方亦欣赏，谕令勿圻。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许人。壬辰，在梁瑶峰方伯署中，晤篁村。方知姓陶，名元藻，会稽诸生也。以此语告陶。陶感三人之知己，而伤方、劳二公之已亡，重赋云：“匹马曾从燕、蓟趋，桥霜店月已模糊。人如旷世星难聚，诗有同声德未孤。自笑长吟忘岁月，翻劳相访遍江湖。秦淮河上敦槃会，应识今吾即故吾。”“三间老屋夕阳村，底事高轩过此门。飞盖翠摇新蘸墨，华镫红照旧题痕。不教画墁佣奴易，便胜纱笼佛殿尊。惆怅怜才青眼客，几番剪纸为招魂。”

三二

本朝王次回《疑雨集》，香奁绝调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。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，摈而不录，何所见之狭也！尝作书难之云：“《关雎》为《国风》之首，即言男女之情。孔子删诗，亦存《郑》、《卫》，公何独不选次回诗”沈亦无以答也。唐李飞讥元、白诗“纤艳不逞，为名教罪人”。卒之千载而下，知有元、白，不知有李飞。或云飞此言见于杜牧集中。牧祖佑，年老不致仕，香山有诗讥之；故牧假飞语以诋之耳。

三三

余戏刻一私印，用唐人“钱塘苏小是乡亲”之句。某尚书过金陵，索余诗册。余一一时率意用之。尚书大加诃责。余初犹逊谢，既而责之不休，余正色曰：“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，自然公官一品，苏小贱矣。诚恐百年以后，人但知有苏小，不复知有公也。”一座赧然。

三四

高文良公夫人，名琬，字季玉，蔡将军毓荣之女，尚书埏之妹也。其母国色

，相传为吴宫旧人。夫人生而明艳，娴雅能诗。公巡抚苏州，与总督某不合，屡为所倾，而公卓然孤立。咏《白燕》第五句云：“有色何曾相假借”沉思未对。适夫人至，代握笔曰：“不群仍恐太分明。”盖规之也。夫人博极群书，兼通政治。文良公之奏疏、文檄等作，每与商定。诗集不传。记其咏《九华峰寺》云：“萝壁松门一径深，题名犹记旧铺金。苔生尘鼎无香火，经蚀僧厨有蠹蟊。赤手屠鲸干载事，白头归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。”此为其父平吴逆后，获咎归空门而作也。

三五

《宋蓉塘诗话》讥白太傅在杭州，忆妓诗多于忆民诗。此苛论也，亦腐论也。《关雎》一篇，文王辗转反侧，何以不忆王季、太王，而忆淑女耶孔子厄于陈、蔡，何以不思鲁君，而思及门耶

三六

诗人陈制锦，字组云，居南门外，与报恩寺塔相近。樊明徵秀才赠诗云：“南郊风物是谁真不在山巅与水滨。仰首陆离低首诵，长干一塔一诗人。”陈嫌不佳。余曰：“渠用意极妙，惜未醒耳。若改‘仰首欲攀低首拜’，则精神全出，仅易三字耳。”陈为雀跃。樊博学好古，尤精篆隶之学。余所得两汉金石文字，皆所赠也。卒后，余挽联云：“地下又添高士伴；生前原当古人看。”

三七

靖逆侯张勇，字非熊，国初定鼎，即仗剑出关，求见英王。王大奇之。提督甘肃，知吴三桂将反，命子云翼间道入都，首发其奸。圣祖亲解御袍赐之。功成后，谥襄壮。相传其封公梦夏侯惇而生侯。薨后葬坟，掘地得夏侯碑碣，亦一奇也。性好吟诗，《过崆峒》云：“蚩尤战后久消兵，此处犹存访道名。万里山河尘不起，松风常带凤鸾声。”

三八

人谋事久而不得，则意思转淡。何士颐秀才《感怀》云：“身非无用贫偏暇，事到难图念转平。”真悟后语也。其他如：“贫犹买笑为身累，老尚多情或寿征”，“书因补读随时展，诗为留删尽数抄”，皆不愧风人之旨。歿后，余闻信，飞遣人到其家，搜取诗稿，得三百余首。为付梓行世，板藏随园。

二九

余宰沭阳时，淮安诸生吕文光，馆于沭之吴姓家。其弟子某赴童子试，吕为代倩文字，被余侦获。爱其能文，不加之罪，且延为西席，以姨妻之。和余《春草》云：“绵力漫言承露薄，灵根自信济人多。”又云：“托根何必蓬莱上得气均沾雨露中。”余笑曰：“此县令诗，不能作翰林者。”已而果中辛未进士，出知滑县。

四〇

江西魏允迪，字懋堂，豪迈不羁，官中书侍读。以抚军公子，而家资散尽，因之失官。咏《山中积雪》云：“寂寞山涯更水滨，漫天匝地白如银。前村报道溪桥断，可喜难来索债人。”“干霄篁竹翠盈眸，雪压风欺扑地愁。莫讶此君无劲节，一经沦落也低头。”又，《出门》云：“凭着牵衣儿女送，只挥双泪不回头。”读之令人神伤。与余同召试友也。

四一

苏州昇山轿者最狡狴，游冶少年多与钱，则遇彼姝之车，故意相撞，或小停顿。商宝意先生有诗云：“直得舆夫争道立，翻因小住饱看花。”虎丘山坡五十余级，妇女坐轿下山，心怯其坠，往往倒抬而行。鲍步《江竹枝》云：“妾自倒行郎自看，省郎一步一回头。”

四二

李义山咏《柳》云：“堤远意相随。”真写柳之魂魄。与唐人“山远始为容，江奔地欲随”之句，皆是呕心镂骨而成。粗才每轻轻读过。吴竹桥太史亦有句云：“人影水中随。”

四三

陆鲁望过张承吉丹阳故居，言：“保佑善题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别处。此为才子之最也。”余深爱此言。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，皆即情即景，如化工肖物，着手成春，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。不然，一切语古人都已说尽；何以唐、宋、元、明，才子辈出，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，一夕之宴，开口便有一定分寸，贴切此人、此事，丝毫不容假借，方是题目佳境。若今日所咏，明日亦可咏之，此人可赠，他人亦可赠之；便是空腔虚套，陈腐不堪矣。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，冬日招秦、蒋两太史及余饮酒，曰：“今日席上，皆翰林，同衙门，各赋一诗。”蒋诗先成，首句云：“卓午人停问字车。”公笑曰：“此教官请客诗也。”秦惧不肯落笔。余亦知难而退。公不许。乃呈一律云：“小集平泉夜举觞，春风座上不知霜。偶然元老开东阁，难得群仙共玉堂。”公大喜，曰：“开口已包括全题。白傅夸刘禹锡《金陵怀古》诗‘前四句已探骊珠’，此之谓矣！”

四四

余每作咏古、咏物诗，必将此题之书籍，无所不搜；及诗之成也，仍不用一典。尝言：人有典而不用，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。

四五

熊掌、豹胎，食之至珍贵者也；生吞活剥，不如一蔬一笋矣。牡丹、芍药，花之至富丽者也；剪彩为之，不如野蓼、山葵矣。味欲其鲜，趣欲其真；人必知

此，而后可与论诗。

四六

襄勤伯鄂公容安，好吟诗，如有宿悟。《竹林寺》云：“初地相逢人似旧，前身安见我非僧”《悼亡》云：“伤心最是怀中女，错认长眠作暂眠。”

四六

《记》曰：“学然后知不足。”可见知足者，皆不学之人，无怪其夜郎自大也。鄂公《题甘露寺》云：“到此已穷千里目，谁知才上一层楼。”方子云《偶成》云：“目中自谓空千古，海外谁知有九州”

四七

昔人言白香山诗无一句不自在，故其为人和平乐易；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，故其为人拗强乖张。愚谓荆公古文，直逼昌黎，宋人不敢望其肩项；若论诗，则终身在门外，尤可笑者，改杜少陵“天阙象纬逼”为“天阙象纬逼”，改王摩诘“山中一夜雨”为“一半雨”，改“把君诗过日”为“过目”，“关山同一照”为“同一点”：皆是点金成铁手段。大抵宋人好矜博雅，又好穿凿，故此种剜肉生疮之说，不一而足。杜诗：“天子呼来不上船。”此指明皇白龙池召李白而言。船，舟也。《明道杂记》以为：“船，衣领也。蜀人以衣领为船。谓李白不整衣而见天子也。”青莲虽狂，不应若是之妄。东坡《赤壁赋》：“而吾与子之所共适。”适，闲适也。罗氏《拾遗》以为：“当是‘食’字。”引佛书以睡为食，则与上文文义平险不伦。东坡虽佞佛，必不自乱其例。杜诗：“王母昼下云旗翻。”此王母，西王母也。《清波杂志》以“王母”为鸟名，则与云旗杳无干涉。王勃《滕王阁序》：“落霞与孤鹜齐飞。”此落霞，云霞也。与孤鹜不类而类，故见妍妙。吴獬《事始》以落霞为飞蛾，则虫鸟并飞，味同嚼蜡。杜牧《阿房宫赋》：“未云何龙”，用《易经》“云从龙”也。《是斋日记》以为用《左氏》“龙见而雩”。宫中，非雩祭地也。《文选》诗：“挂席拾海月”，妙在“海月”之不可拾也。注《选》者，必以“海月”为蚌蛹之类，则作此诗者，不过一摸蚌翁耳。少陵诗：“无风云出塞，不夜月临关。”其妙处在无风而云，不夜而月故也。注杜者以“不夜”、“无风”为地名，则何地无云，何地无月，何必此二处才有风、月耶“三峡星河影动摇”，即景语也。注杜者必引《天官书》“星动为用兵之象”，未必太平诗，星光不动也；宋子京手抄杜诗，改“握节汉臣归”为“秃节”。“秃”字不如“握”字之有神也。刘禹锡《滚西》诗“春水毅纹生”，明是春水方生之义。而晏元献以“生”为生熟之生。岂织绮縠者，定用生丝，不用熟丝耶东坡《雪》诗，用“银海”、“玉楼”，不过言雪色之白，以银玉·字样衬托之，亦诗家常事。注苏者必以为道家肩目之称，则当下雪时，专飞道士家，不到别人

家耶《明道杂志》云：“坡诗：‘客行万里半天下，僧卧一庵初白头。’黄元以为‘白’字不可对‘天’字，遂妄改为‘日’字。对则工矣，其如‘初日头’三字文理不通”袁瑾《秋日》诗：“芳草不复绿，王孙今又归。”此“王孙”，公子王孙之称也。宋人云：“王孙，蟋蟀也。”引《诗纬》云：“楚人名蟋蟀为王孙。”又以为“猿”，引柳子厚“憎王孙”为证。博则博矣，意味索然。《冷斋夜话》云：“太白诗：‘昔作夫容花，今为断肠草。’本陶弘景《仙方注》‘断肠草一名夫容’故也。乃知诗人无一字闲话。”方密之笑曰：“太白冤哉！草不妨同名，诗人何心作药师父耶”凡此种种，其病皆始于郑康成。康成注《毛诗》“美目清兮”：“目上为明，目下为清。”然则“美目盼兮”，“盼”又是何物注“亦既覯止”，为男女交媾之媾。注“五日为期”，为“妾年未五十，必与五日之御。五日不御，故思其夫”。注“胡然而天，胡然而帝”，便是“灵威仰，赤嫫怒”。注“言从之迈”，言“将自杀以从之”，其迂谬已作俑矣]尧之时，老人击壤。壤，土也。周处《风土记》则曰：“壤，以木为之，长三尺四寸。”引皇甫元晏十七岁与从姑子击壤于路为证。不知尧之时，安得有木壤果有之，又何得历夏、商、周而不一见于咏乐耶要知周处《风土记》，亦宋人伪作。

四八

本朝有某孝廉献吴逆诗云：“力穷楚覆求秦救，心死韩亡受汉封。”圣祖爱其巧于用典，遣人访之。其人逃。余以为此仿宋汪彦章为张邦昌雪罪表也。其词云：“孔子从佛肿之召，卒为尊周；纪信乘汉王之车，将以诳楚。”可谓善于文过者。

四九

有妓与人赠别云：“临歧几点相思泪，滴向秋阶发海棠。”情语也。而庄荪服太史《赠妓》云：“凭君莫拭相思泪，留着明朝更送人。”说破，转觉嚼蜡。佟法海《吊琵琶亭》云：“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。”一般杀风景语。

五〇

有人哭一显者云：“堂深人不知何病，身贵医争试一方。”说尽贵人患病情状。

五一

吾乡陈星斋先生《题画》云：“秋似美人无碍瘦，山如好友不嫌多。”江阴翁征士朗夫《尚湖晚步》云：“友如作画须求淡，山似论文不喜平。”二语同一风调。

五二

本朝开国时，江阴城最后降。有女子为兵卒所得，给之曰：“吾渴甚！幸取饮，可乎？”兵怜而许之。遂赴江死。时城中积尸满岸，秽不可闻。女子啮指血题诗云：“寄语路人休掩鼻，活人不及死人香。”

五三

同征友万柘坡光泰，精于五、七古。程鱼门读之，五体投地。近体学宋人，有晦涩之病。陈古渔专工近体，宗七子；故闻鱼门赞万诗，大相抵牾。余为作跋，释两家之憾，且摘柘坡近体之佳者，以晓古渔。其《题开元寺》云：“古树鸟巢密，疏寮客到稀。”“铃空随瓦坠，碑断入墙填。”《方镜》云：“自笑相逢同衲凿，封侯谁有面如田”《金鳌玉炼桥》云：“晓来浓翠东西映，也算蛾眉对仗班。”陈乃折服。

五四

余长姑嫁慈溪姚氏。姚母能诗，出外为女傅。康熙间，某相国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。到府，住花园中，极珠帘玉屏之丽。出拜两姝，容态绝世。与之语，皆吴音；年十六七，学琴、学诗，颇聪颖。夜伴女傅眠，方知待年之女，尚未侍寝于相公也。忽一夕，二女从内出，面微红。问之，曰：“堂上夫人赐饮。”随解衣寝。未二鼓，从帐内跃出，抢地呼天，语呶呶不可辨；颠仆片时，七窍流血而死。盖夫人赐酒时，业已酖之矣！姚母踉跄弃资装，即夜逃归。常告人云：“二女，年长者尤可惜。”有《自嘲》一联云：“量浅酒痕先上面，兴高琴曲不和弦。”

五五

咏物已难，而和前人之韵则更难。近惟陈其年之和王新城《秋柳》，奇丽川方伯之和高青丘《梅花》，能不袭旧语，而自出新裁。陈云：“尽日邮亭挽客衣，风流放诞是耶非将军营里年光晚，京兆街前信息稀。愁黛忍令秋水见柔条任与夜乌飞。舞腰女伴如相忆，为报飘零愿已违。”“鹅黄搓就便相怜，记得金城几树烟。未到阿那先属鬣，任为抛掷也缠绵。由来春好惟三月，待得花开又一年。此日秋山太迢递，株株摇落画楼边。”又云：“似尔陌头还拂地，有人楼上怕开箱。”俱妙。方伯云：“枝头何处认轻痕，霜亦精神雪亦温。一径晓风寻旧梦，半林寒月失孤村。吟情欲镂冰为句，离恨难招玉作魂。寄语溪桥桥上客，莫从香里误柴门。”“点额谁教入汉宫，冻云合处路难通。胧胧照去月疑落，瓣瓣擎来雪又空。无梦不随流水去，有香只在此山中。松间竹外谁知己地老天荒玉一丛。”又云：“珊珊仙骨谁能近，字与林家恐未真。”“陇首只今春意薄，山中自昔故人稀。”其高淡之怀，梅花有知，当呼知己。

五六

康熙间，于清端公总督江南，举其族弟襄勤公来守江宁。二人俱名成龙，不以

为嫌；且俱以清节卓行，名震海内，洵圣朝佳话也。襄勤巡抚京畿，不避权贵，故演戏者有“红门寺诛奸僧”一节。事虽附会，非无因也。其孙紫亭先生，名宗瑛者，甲戌翰林，人品高逸，善画工诗。余戊申游虞山，紫亭之子静夫明府适宰昭文，以《来鹤堂诗》见示。如《题画》云：“寒声两岸虫，秋怀千顷获。雨断月初明，孤篷犹滴沥。”《游马氏园》云：“隔树未知处，缘溪已到门。”《折杏花赠某》云：“灯红人影摇芳树，手动花阴落满身。”《归车》云：“急雨惊风翻碧沼，归云学水亦东流。”皆超超玄箸，不食人间烟火。静夫云清端、襄勤二公，亦有诗集；他日检出，为余寄来。

五七

李尚书雍熙学道，散遣歌姬。王西樵责以诗云：“听歌曾入忘忧界，不应忽缚枯禅戒。未是香山与病缘，何妨樊子同春在安石携妓自不凡，处仲开阁终无赖。谁为公画此策者，狂奴恨不鞭其背！”阮亭亦云：“万种心情消未尽，忍辞骆马遣杨枝”余惜秦少游未闻此言。

五八

江西某太守，将伐古树。有客题诗于树云：“遥知此去栋梁材，无复清阴覆绿苔。只恐月明秋夜冷，误他干岁鹤归来。”太守读之，怆然有感，乃停斧不伐。

五九

南宋宫嫔墓在越中者甚多，质湖之滨，狮山之侧，莹址可识者，二十四处，俗传“廿四堆”是也。山阴邵姜畦先生诗云：“质湖湖水莹如镜，照出兴亡事可哀。‘二十四堆’春草绿，钱塘风雨翠华来。”绰有深情。先生尤长五言，咏《济南趵突泉》云：“倒翻庐阜瀑，长涌浙江潮。”一时诸名士，为之搁笔。又有句云：“溪澄花影偶，山静屐声孤。”

六〇

江南黄梅时节，潮湿可厌。徐金粟云：“不待雨来先地湿，并无云处亦天低。”

六一

丁巳前辈沈云蜚先生馆选后，乞假归娶。逾年入都，以习国书故，僦屋邻余，欲彼此宣究。未半年，以瘵疾亡。余入奠，见纸墨丛残，家僮殒殒，为之泣下。哭以四绝句，五十年来，全不省记。忽内子诵之琅琅，乃追录之，以存其人。诗云：“仙山楼阁本茫茫，容易青年到玉堂。底事昙花才一现，已蒙上帝遣巫阳”“明知病体颓唐甚，何事间关万里来想是神仙厌乡土，特教玉骨葬蓬萊。”“几度蓬门歇小车，挥毫同习上清书。而今难字从谁问旅棹灰停一寸余！”“半年汤药滞天涯，腰瘦何人报沈家少妇昨宵家信到，催君迎看帝城花。”

六二

钱塘洪防思升，相国黄文僖公机之孙女婿也。人但知其《长生》曲本，与《牡丹亭》并传，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。《晓行》云：“啾喔晨鸡鸣，仆夫驾轮鞅。四野绝无人，但闻征铎响。”《夜泊》云：“竹篾随潮落，蒲帆逐月飞。维舟已深夜，还上钓鱼矶。”性落拓不羁。晚年渡江，老仆坠水。先生醉矣，提灯救之，遂与俱死。《送高江村宫詹入都》五排一百韵，沉郁顿挫，逼真少陵。先生为王贞女作《金镊曲》云：“王家有女字秀文，少小绰约兰蕙芬。项郎名族学《诗》、《礼》，金镊为聘结婚姻。十余年来人事变，富儿那必归贫贱。一朝别字豪贵家，三日悲啼泪如霰。手摘金镊自吞食，将死未死救不得。柔肠九曲断还续，卧地只存微气息。詎料国工赐灵药，吐出金镊定魂魄。至性由来动彼苍，一夜银河驾乌鹊。嗟哉此女贞且贤，项郎对之悲复怜。朝来笑倚镜台立，代系金镊云鬓边。”其事、其诗，俱足千古。篇终结句，余韵悠然。

六三

苏州徐文靖公，明季殉难。二子昭文、贯时，俱守父志，不仕。尤西堂为贯时作传，言其少时美好，自称“三十六帝外臣”。《过平原有见》云：“玉面珠挡坐锦车，蟠云作髻两分梳。春风解下貂回脖，露出蝥蛸雪不如。”“曲水池头倚玉阑，袂除初起晓妆寒。新来传得江南样，也是梳头学牡丹。”摩写燕、赵佳人，风流可想。贯时先生名柯。其孙龙饮，精赏鉴，与余交好。

六四

洪防思咏《燕女》云：“燕姬生小习原野，春草茸茸猎城下。身轻不许健儿扶，捉鞭自上桃花马。”胡稚威亦咏此题，中四句云：“蝥蛸明处缘裁领，蕙手谿时为揽妆。云髻半笼花压额，巾罗斜挂水成行。”

六五

梅定九先生以算法、《易》理，受知圣祖。人但知其朴学，而不知诗故风雅。其《断藤坑夜雨》云：“万壑连为瀑，千峰撼欲平。虚堂渔艇似，短烛月华明。”《答周昆来》云：“墨妙时看珍共璧，心期今见托双鱼。”周故奇士，舞刀夺槊，豪气逼人。画龙一幅，人以千金相购。识戴雪村学士于未济时，以女妻之。

六六

余翰林归娶，长安赠行诗甚多，记其佳者。邹太和学士云：“菊黄枫紫小春天，送尔南归是锦旋。才子扫眉宜赤管，洞房停烛有金莲。归鞍尚带同文课，时余方习清书。吟篋新添《却扇》篇。此日和鸣谁不羨凤凰山下看神仙。”张南华宫詹云：“艳雪飞新句，红丝系凤缘。人间留玉杵，天上撒金莲。官柳紫袍

绿，宫花压帽鲜。君恩许归娶，仍弹曲江鞭。”“遥识催妆日，金花艳擘笺。湖山留粉黛，毫墨乱云烟。两美应空越，双飞伫入燕。绿窗眉画早，银烛看朝天。”沈椒园御史云：“金闺才子爱袁丝，年少承恩出玉墀。丹诏命趋双鹤发，绣帟交护两琼枝。笙歌院落时衣锦，梅柳江村晓画眉。伫看还朝成《博议》，文章报国正相期。”蒋御史和宁，时作诸生，云：“金莲银烛数行低，照见鸳鸯两两栖。风动流苏侵夜漏，应疑铃索海棠西。”魏允迪中翰，以余文捷，戏云：“争传才子擅文词，顷刻千言不构思。若使画眉须缓款，那容横扫笔尖儿”大司空裘叔度，时为庶常，云：“袁郎走马出京华，折得东风上苑花。一路香尘南国近，苧萝村是阿侬家。”“画壁旗亭句浪传，蓝桥归去会神仙。从今厌看闲花草，新种湖头并蒂莲。”盖调余狎许郎也。又云：“玉镜台前一笑时，石螺亲为画双眉。乌丝竞艳《催妆》句，只恐流传恼雪儿。”“双绾同心带一条，华灯椽烛好良宵。锦衾宛转留春住，莫忘鸣珂趁早朝。”毗陵相国程聘三，时作庶常，诗云：“金灯花下沸笙歌，宝帐流香散绮罗。此日黄姑逢织女，漫言‘人似隔天河’。”盖戏用余朝考句也。座主蒋文恪公，时为学士，诗云：“群仙艳羨送天涯，重叠诗笺压小车。马上玉郎春应醉，满身香雪落梅花。”“我闻堂上两亲居，划获含丸廿载余。此日江南花烛好，承欢同上紫泥书。”

六七

余以翰林改官江南，一时送行诗甚多。其佳者如：刘文定公纶，时官编修，诗云：“弱水神仙少定居，词头草罢领除书。蒋山南去秦淮路，好雨倚倚梅熟初。”“三载头衔共冷官，几人乡梦出长安。君行若过吾庐外，五月江深草阁寒。”“定子当筵唱《石城》，离堂烛跋不胜情。芰荷香动三千里，谁共编诗记水程”宗伯齐公召南，时为侍讲，诗云：“尊前言别重踟躇，一向推袁话岂虚。才子何妨为外吏，名山况可读奇书。携将佳偶花能笑，吟得新诗锦不如。转眼蒲帆催北上，未容风物恋鲈鱼。”“官河柳色雨余新，故里风光更绝伦。书画一船烟外月，湖山十里镜中人。浣衣香裹芙蓉露，评史清浇竹叶春。回首同时趋直客，蓬莱犹是在红尘。”庄参政有恭，时为修撰，诗云：“庐陵事业起夷陵，眼界原从阅历增。况有文章堪润色，不妨风骨露峻峭。廉分杯水余同况，明彻晶笼尔独能。儒吏风流政多暇，新诗好与寄吴陵。”副宪申甫，时为孝廉，诗云：“鹓行惊失凤池春，百里初除墨绶新。簿领竟须烦史笔，朝廷原自重词臣。交情未免怜今别，公论尤应惜此人。终是读书能有用，他时端不负斯民。”“鹤书到日广求贤，殿上挥毫各少年。遭遇未尝非盛事，滞留或恐是前缘。公卿誉满君犹出，仆婢诗成我自怜。可忆僧窗风雨夜，灯花只为一妍戊午，榜发前一日，与张少仪诸人同饮，喜灯有花，惟君获隽。”“平台缥缈见

烟峦，客至能令眼界宽。谈笑每欣多旧雨，杯盘常愧累贫官。由来气类关偏切，此后风流继必难。说与能诗姚秘监，豪情略为洗儒酸。戏南奇。”“临期草草话难穷，高柳凉飘弄袖风。客里惊心多聚散，酒边分手又西东。对衙山色浓于染，绕郭溪光淡若空。此景江南曾不少，有人时在梦魂中。”其时长安诸公，以笏山四首为独绝。少宗伯刘公星炜，时为诸生，仿昌谷体作七古一篇，云：“壬之年，癸之月，一鲸驱云云不行，走上江南木兰楫。”诗长，不能备录。

卷二

一

丁巳余流落长安，寓刑部郎中王公讳琬者家。同寓人常熟孝廉赵贵璞，字再白，倾盖相知，西林相公门下士也。欲荐余见西林，有尼之者，因而中止。未几，王公出守兴化。余僂然无归。赵以寒士而留余仍住王公旧屋，供其饗飧，彼此倡和。赵诗才清警，《过仙霞岭》云：“万竹扫天青欲雨，一峰受月白成霜。”其曾祖某，生天启间，《题天圣阁》云：“天在阁中看世乱，民从地上作人难。”

二

丙子九月，余患暑症。早饮吕医药，至日晡，忽呕逆，头眩不止。家慈抱余起坐，觉血气自胸膈起，性命在呼吸间。忽有同征友赵藜村来访。家人以疾辞。曰：“我解医理。”乃延入，诊脉看方，笑曰：“容易。”命速买石膏，加他药投之。余甫饮一勺，如以千钧之石，将肠胃压下，血气全消。未半盂，沉沉睡去，颡上微汗，朦胧中闻家慈喟曰：“岂非仙丹乎”睡须臾醒，君犹在坐，问：“思西瓜否”曰：“想甚。”即命买瓜，曰：“凭君尽量，我去矣。”食片许，如醍醐灌顶，头目为轻。晚便食粥。次日来，曰：“君所患者，阳明经症也。吕医误为太阳经，以升麻、羌活二味升提之，将君妄血逆流而上，惟白虎汤可治。然亦危矣！”未几，君归。余送行诗云：“活我自知缘有旧，离君转恐病难消。”先生亦见赠云：“同试明光人有几一时公干鬓先斑。”藜村《鸡鸣埭访友》云：“佳辰结良觐，言采北山杜。鸡鸣古埭存，登临浑漫与。萧梁此化城，贻为初地祖。六龙行幸过，金碧现如许。欲辨六朝踪，风乱塔铃语。江南山色佳，玄武湖澄澈。豁开几盞间，秀出庭木末。延陵敦夙尚，藉以纾蕴结。山能使人澹，湖能使人阔。聊共发啸吟，无为慕禅悦。”赵名宁静，江西南丰人。

四

少陵云：“多师是我师。”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。村童、牧竖，一言一笑，皆吾之师，善取之皆成佳句。随园担粪者，十月中，在梅树下喜报云：“有

一身花矣！”余因有句云：“月映竹成千‘个’字，霜高梅孕一身花。”余二月出门，有野僧送行，曰：“可惜园中梅花盛开，公带不去广余因有句云：“只怜香雪梅干树，不得随身带上船。”

五

凡古人已亡之作，后人补之，卒不能佳，由无性情故也。束皙补《由庚》，元次山补《咸英》、《九渊》，皮日休补《九夏》，裴光庭补《新宫》、《茅鸱》，其词虽在，后人读之者寡矣。

六

唐人咏《柳》云：“长条乱拂春波动，不许佳人照影看。”宋人咏《柳》云：“爱把长条恼公子，惹他头上海棠花。”

七

张燕公称阎朝隐诗，炫装倩服，不免为风雅罪人。王荆公因之作《字说》云：“诗者，寺言也。寺为九卿所居，非礼法之言不入，故曰‘思无邪’。”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说，动云“诗可以观人品”。余戏诵一联云：“‘哀箏两行雁，约指一勾银。’当是何人之作”太史意薄之曰：“不过冬郎、温、李耳！”余笑曰：“此宋四朝元老文潞公诗也。”太史大骇。余再诵李文正公防《赠妓》诗曰：“便牵魂梦从今日，再睹婵娟是几时”一往情深，言由衷发，而文正公为开国名臣。夫亦何伤于人品乎《孝经·含神雾》云：“诗者，持也。持其性情，使不暴去也。”其立意比荆公差胜。

八

刘昭禹曰：“五律一首，如四十贤人，其中着一屠沽儿不得。”余教少年学诗者，当从五律入手：上可以攀古风，下可以接七律。

九

孔子与子夏论诗曰：“窥其门，未入其室，安见其奥藏之所在乎前高岸，后深谷，泠泠然不见其里，所谓深微者也。”此数言，即是严沧浪“羚羊挂角”、“香象渡河”之先声。

一〇

卢雅雨《塞外接家书》云：“料来狼狽原应尔，便说平安那当真。”何南园《都中寄家书》云：“每因疾病愁家远，强说平安下笔难。”

一一

《宋稗类抄》第一卷《遭际类》云：“陈了翁之父尚书，与潘良贵义荣之父交好。潘一日谓陈曰：‘吾二人官职、年齿，种种相似，恨有一事不如公。’陈问之。潘曰：‘公有三子，我乃无之。’陈曰：‘吾有妾，已生子矣，可以奉借。他日生子，当即见还。’既而遣至，即了翁之母也。未几，生良贵。后其

母遂往来两家。一母生二名儒，前所未有。”此事太通脱，今人所断不为，而宋之贤者为之，且传为佳话。高南阜太守题诗曰：“赠妾生儿古人有，儿生还妾古人无。宋贤豁达竟如此，寄语人间小丈夫！”杭州冯山公先生，以春秋卢蒲瞽为齐之忠臣，云：“替庄公报仇，要灭崔氏，非庆封不可；欲输心庆封，非易内不可。五伦中，君、父最大，夫、妻为小。卢顾大伦，故不顾小伦也。”其言甚创，人多怪之。余按东汉《独行传》：犍为任永避王莽之乱，伪病青盲，妻淫于前，佯为不见。似山公之言，未尝无证。

一二

唐翰林学士最荣，入值，许借飞龙厩马。白香山《赠钱翰林》诗曰：“分班皆命妇，对苑即储皇。”盖最亲宫禁也。是以韦绶，学士也，而覆以蜀撚之袍；韩渥，学士也，而暗藏金莲之烛。《十国春秋》载：“后蜀王建待翰林过优，人尤之。建曰：‘我昔值禁军，见唐天子待翰林之厚，虽朋友不如也。我不过万分之一耳。’”

一三

古称状元，不必殿试第一名。唐郑谷登第后，《宿平康里》诗曰：“好是五更残酒醒，耳边闻唤状元声。”按谷登赵昌翰榜，名次第八，非第一也。周必大有《回姚状元颖启》、《回第二人叶状元适启》。当时新进士，皆得称状元。惟南汉状元不可作。《十国春秋》载：“刘龚定例，作状元者，必先受宫刑。”罗履先《南汉宫词》云：“莫怪宫人夸对食，尚衣多半状元郎。”古称探花，不必第三名。《天中记》“唐进士杏园初会，使少俊二人探花游园，若他人先折名花，则二人被罚”。《蔡宽夫诗话》云：“故事：进士朝集，择年少者为探花使。”是探花者，年少进士之职，非必第三名也。进士帽上多插花。太宗曰：“寇准少年，正插花饮酒时。”温公性严重，不肯插花。或曰：“君恩也。”乃插一枝。大概以年少者为贵。某《及第》诗曰：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归扶杖人多笑，十里珠帘半下钩。”或又曰：“平康过尽无人间，留得宫花醒后看。”皆伤老之词。熙宁间，余中请禁探花，以为伤风化，遂停此例。后中以赃败，人咸鄙之。王弁洲曰：“禁探花之说，譬如新妇入门，不许妆饰，便教绩麻、造饭。理非不是也，而事太早矣。”余按李焘《长编》载：“陈若拙中进士第三名，以貌陋，人称瞎榜。”盖宋以第三名为榜眼，亦探花不必第三名之证。

一四

商宝意有甥吴鉴南潢，为诗人尊莱之子，亦能诗。严海珊赠云：“何无忌酷似其舅，严挺之乃有此儿。”真巧对也。鉴南以主事从温将军征金川，大军溃于木果，中炮坠溪死。未死时，知不免，写诗两册，以一册付其妻叔周某逃归

，以一册自置怀中。今秋帆先生所刻者，周带回之一册也。与程鱼门交好。程诵其《陶然亭》云：“偶着芒鞋策策行，到来心迹喜双清。短芦一片低如屋，空翠千层远入城。野旷每留残照久，地高先觉早凉生。老僧解得登临意，劝听残蝉曳树声。”《赠人》云：“波虽无恨终归·海，人到忘情却省才。”与乃舅宝意“人因福薄才生慧，天与才多恰费心”之句相似。

一五

近今风气，有不可解者：士人略知写字，便究心于《说文》、《凡将》，而束欧、褚、钟、王于高阁；略知作文，便致力于康成、颖达，而不识欧、苏、韩、柳为何人。间有习字作诗者，诗必读苏，字必学米，侈然自足，而不知考究诗与字之源流。皆因郑、马之学多糟粕、省费精神，苏、米之笔多放纵、可免拘束故也。

一六、

改诗难于作诗，何也作诗，兴会所至，容易成篇；改诗，则兴会已过，大局已定，有一二字于心不安，千力万气，求易不得，竟有隔一两月，于无意中得之者。刘彦和所谓“富于万篇，窘于一字”，真甘苦之言。荀子曰：“人有失针者，寻之不得，忽而得之；非目加明也，眸而得之也。”所谓“眸”者，偶睨及之也。唐人句云：“尽日觅不得，有时还自来。”即“眸而得之”之谓也。

一七

香亭弟出守广东，余赋诗送行云：“君恩深处忘途远，家运隆时惜我衰。”一时和者甚多。惟押“衰”字颇难。胡书巢妹夫和云：“江南政绩新遗爱，海外文章旧起衰。”余作书深美之。胡答书云：“为押‘衰’字颇费心，今果见许，足征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也。”书巢尤长五古，《途中望二华》云：“连山如洪涛，一泻不得住。散作平冈低，万壑此争赴。奔腾势未已，倔强有余怒。数里渐逶迤，坡陀相错互。草木何繁滋，容畜钦美度。落日下翠微，苍苍群峰暮。白云幻奇形，屡顾有时误。”《大散关》云：“蜀门自此通，谷口望若合。日月互蔽亏，阴阳隐开阖。微径临深溪，马蹄畏虚踏。泉流乱石中，砰訇肆击磕。时节已初春，气候如残腊。黄叶间青条，风吹鸣飒飒。时见采樵人，行歌互相答。”《朝天峡》云：“旬月去云栈，登顿劳下上。舆中困掀簸，厌闻马蹄响。今晨改水涉，失喜听双桨。羌舟小如叶，羌水平如掌。健疑青鹞飞，疾类枋榆抢。滩转峡角来，双峙袤千丈。石裂怒欲落，畏压不敢仰。洞阴中惨栗，白日迷惆怅。其深蟠蛟龙，其毒聚蛇蟒。侧目望天关，阁道更渺茫。行人偶失足，一坠詎可想！”《寄香亭》云：“携手天水桥，送我北新关。君归我夜泊，咫尺不能攀。何况万余里，远隔千重山。子来既无期，我行犹未还。至今梦寐中，桥下闻潺潺。流水无已时，思君如连环。森森九种竹，灿灿十样笺。六

六双鲤鳞，泠泠三峡泉。险易虽有殊，穷达何与焉。自惜结隆爱，金石贯贞坚。与子同一心，岂与时俗迁！寓书奈不达，在远情空延。子即能我谅，我衷胡由宣。相思如萱草，忧忿何时捐。”书巢受业于嘉禾布衣张庚，而诗之超拔，青出于蓝。因书巢全集未梓，为代存数章。

一八

尹文端公论诗最细，有“差半个字”之说。如唐人：“夜琴知欲雨，晚簟觉新秋。”“新秋”二字，现成语也。“欲雨”二字，以“欲”字起“雨”字，非现成语也，差半个字矣。以此类推，名流多犯此病。必云“晚簟恰宜秋”，“宜”字方对“欲”字。

一九

诗无言外之意，便同嚼蜡。杭州俞苍石秀才《观绳伎》云：“一线腾身险复安，往来不厌几回看。笑他着脚宽平者，行路如何尚说难”又：“云开晚霁终殊旦，菊吐秋芳已负春。”皆有意义可思。严冬友壮年不仕，《韦曲看桃花》云：“凭君眼力知多少，看到红云尽处无”

二〇

痘神之说，不见经传。苏州名医薛生白曰：“西汉以前，无童子出痘之说。自马伏波征交趾，军人带此病归，号曰‘虏疮’，不名痘也。”语见《医统》。余考史书，凡载人形体者，妍媸各备，无载人面麻者。惟《文苑英华》载：“颍川陈黯，年十三，袖诗见清源牧。其首篇《咏河阳花》，时痘痂新落，牧戏曰：‘汝藻才而花面，何不咏之’陈应声曰：‘玳瑁应难比，斑犀点更嘉。天怜末端正，满面与妆花。’”似此为痘痂见歌咏之始。

二一

唐人有“南宫歌管北宫愁”之句，盖赋体也。不如方子云《晚坐》云“西下夕阳东上月，一般花影有寒温”，以比兴体出之，更妙。

二二

安徽方伯奇丽川，席间诵和亲王《风筝》诗云：“风高欲上不得上，风紧求低不得低。”方伯《咏梅》云：“淡影是云还是梦，暗香宜雨亦宜烟。”风调相似。

二三

康熙间，曹练亭为江宁织造。每出，拥八骏必携书一本，观玩不辍。人间：“公何好学”曰：“非也。我非地方官，而百姓见我必起立，我心不安，故藉此遮目耳。”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。及陈获罪，乃密疏荐陈。人以此重之。其子雪芹撰《红楼梦》一部，备记风月繁华之盛。明我斋读而羨之。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，我斋题云：“病容憔悴胜桃花，午汗潮回热转加。犹

恐意中人看出，强言今日较差些。”“威仪棣棣若山河，应把风流夺绮罗。不似小家拘束态，笑时偏少默时多。”

二四

青阳秀才陈蔚，字豹章，能文，爱客，受业随园。《江行杂咏》云：“日沉远树青，烟起遥山失。何处舫孤舟一灯古渡出。昨发螃蟹矶，今泊针鱼嘴。秋风一夜生，吟冷半江水。”随其兄芳郁庭远行云：“江梅开遍雨霏霏，同驻邮亭整客衣。今日反嗟人似雁，一行齐向异乡飞。”郁庭有《草堂杂咏》云：“处士应门惟使鹤，高人去榻更无宾。小桥时有云遮断，不使游人过水西。”兄弟俱耽吟咏，人以双丁、二陆比之。

莆田有吴荔娘者，庖人之女也。性爱洁而能诗。豹章聘为旁妻。未二年，卒。豹章为写其《兰坡剩稿》，有《春日偶成》云：“瞳瞳晓日映窗疏，荏苒韶光一枕余。深巷卖花新雨后，开门插柳嫩寒初。莺儿有语迁乔木，燕子多情觅旧庐。那用踏青郊外去，芊芊草色上阶除。”又：“深院不知春色早，忽惊墙外卖花声。”

二五

向读金陵孙秀才韶咏《小孤山》云：“江心突兀耸孤峦，飘渺还疑月里看。绝似凌云一支笔，夜深横插水精盘。”后过此山，方知此句之妙。

二六

河南抚军毕秋帆先生篷室周月尊，字漪香，长洲人也。酷嗜文墨，礼贤下士。咏《水仙》云：“影疑浮夜月，香不隔帘栊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家如夜月圆时少，人似秋云散处多。”夫人还吴门，先生七夕寄诗云：“汴水吴山同怅望，今宵两地拜双星。”

二七

泗州选贡毛侯园藻，辛卯秋赴金陵乡试，主试为彭芸楣侍郎。其友罗孝廉恕，彭门下士也。寓书索观近艺，戏为《催妆》俳语。毛答以诗云：“月影空濛柳影疏，秦淮水涨石城隅。小姑独处无郎惯，争似罗敷自有夫”榜揭，毛获隽。罗往贺，入门狂叫曰：“今日小姑亦嫁彭郎矣！”一时传为佳话。

二八

古人官贵行船多伐鼓，少陵诗曰：“打鼓发船谁氏郎”白香山诗曰：“两岸红灯数声鼓，使君楼牒下巴东。”皆伐鼓之证也。今人开船鸣钲，未知起于何时。

二九

刘曾灯下诵《文选》，倦而就寝，梦一古衣冠人告之曰：“魏、晋之文，文中之诗也；宋、元之诗，诗中之文也。”既醒，述其言于余。余曰：“此余夙论

如此。”

三〇

余画《随园雅集图》，三十年来，当代名流题者满矣，惟少闺秀一门。慕漪香夫人之才，知在吴门，修札索题，自觉冒昧。乃寄未五日，而夫人亦书来，命题《采芝小照》。千里外，不谋而合，业已奇矣！余临《采芝图》副本，到苏州，告知夫人，而夫人亦将《雅集图》临本见示，彼此大笑。乃作诗以告秋帆先生曰：“白发朱颜路几重英雄所见竟相同。不图刘尹衰頹日，得见夫人林下风。”

三一

王梦楼太守，精于音律。家中歌姬轻云、宝云，皆余所取名也。有柔卿者，兼工吟咏。成啸崖公子赠以诗云：“侍儿原是纪离容，红豆拈来意转慵。时方示疾。一曲未终人不见，可堪江上对青峰”柔卿和云：“生小原无落雁容，秋风偶觉病身慵。挂帆公子金陵去，望断青青江上峰！”

三二

杭州孙令宜观察，余世交也。女公子云凤，幼聪颖，八岁读书，客出对云：“关关雎鸠。”即应声曰：“邕邕鸣雁。”观察大奇之。和余《留别杭州》诗四首，录其二云：“扑帘飞絮一春终，太史归来去又匆。把菊昔为三径客，盟鸥今作五湖翁。囊中有句皆成锦，闺里闻名未识公。遥忆花间挥手别，片帆天外挂长风。”“未曾折柳倍留连，纵得重来又隔年。远水夕阳青雀舫，新蒲春雨白鸥天。三千歌管归花县，十二因缘属散仙。安得讲筵为弟子；名山随处执吟鞭！”

三三

羊后答刘曜语，轻薄司马家儿：“再醮之妇，媚其后夫；所谓闺房之内，更有甚于画眉者。”床第之言不逾闾，史官何以知之杨妃洗儿事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皆不载，而温公《通鉴》乃采《天宝遗事》以入之。岂不知此种小说，乃委巷谰言，所载张嘉贞选婿，得郭元振，年代大讹，何足为典要，乃据以污唐家宫闱耶余咏《玉环》云：“《唐书》新、旧分明在，那有金钱洗禄儿”盖雪其冤也。第李义山《西郊百韵》诗，有“皇子弃不乳，椒房抱羌浑”之句。天中进士郑蜗《津阳门》诗，亦有“禄儿此日侍御侧”、“绣羽裸衣日质质”之句。岂当时天下人怨毒杨氏，故有此不根之语耶至于杨妃缢死佛堂，《唐书》、《通鉴》俱无异词，独刘禹锡《马嵬》诗云：“贵人饮金屑，倏忽舜英暮。”似贵妃之死，乃饮金屑，非雉经矣。传闻异词，往往如是。

三四

唐人诗话：“李山甫貌美。晨起方理发，云鬟委地，肤理玉映。友某自外相访

，惊不敢进。俄而山甫出，友谢曰：‘顷者误入君内。’山甫曰：‘理发者即我也。’相与一笑。”余弟子刘霞裳有仲容之姣，每游山必载与俱。赵云松调之云：“白头人共泛清波，忽觉沿堤属目多。此老不知看卫蚡，误夸看杀一东坡。”

三五

“忍冻不禁先自去，钓竿常被别人牵。”宋人句也。默禅上人一联云：“水藻半浮苔半湿，浣纱人去不多时。”俱眼前语，而余韵悠然。

三六

余过袁江，蒙河督李香林尚书将所坐船亲送渡河。席间读尚书诗，《野行》云：“香闻春酒熟茅店，红惜秋花开野塘。”《宿永平》云：“树树鸟相语，山山水上看。”皆佳句也。又见赠二律，已梓入集中矣。其尊人湛亭尚书，先督南河，《遥湾夜泊》云：“风雪荆山道，春帆滞水涯。几声深夜犬，知近野人家。”《赴南河》云：“过颍应知因搏致，彻桑须及未阴时。”用《孟子》语，而治河之道，思过半矣。

三七

钱文端公少时，乡试落第。其科主试者赵侍郎也，别号长眉公，观演《小尼姑下山》，戏题云：“三寸黄冠绾碧丝，装成十六女沙弥。无情最是长眉佛，诉尽春愁总不知。”毛西河选闺秀诗，独遗山阴女子王端淑。王献诗云：“王嫱未必无颜色，争奈毛君笔下何”一藏其名，一切其姓。

三八

尹似村有句云：“自与情人和泪别，至今愁看雨中花。”蒋廷镛有句云：“自从环玦无消息，檐马丁东不忍听。”

二九

阮亭先生，自是一代名家。惜誉之者，既过其实；而毁之者，亦损其真。须知先生才本清雅，气少排异，为王、孟、韦、柳则有余，为李、杜、韩、苏则不足也。余学遗山，《论诗》一绝云：“清才未合长依傍，雅调如何可诋緝。嫫我奉渔洋如貌执，不相菲薄不相师。”

四〇

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，犹诗之有阮亭：俱为一代正宗，而才力自薄。近人尊之者，诗文必弱；诋之者，诗文必粗。所谓佞佛者愚，辟佛者迂。

四一

郑夹漈笑韩昌黎《琴操》诸曲为《兔园册子》，薄之太过。然《羨里操》一篇，末二句云：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。”深求圣人，转失之伪。按《大雅》：“文王曰咨，咨汝殷商，汝焦哮于中国，斂怨以为德。”文王并不以纣为圣

明也。昌黎岂不读《大雅》耶东坡言孔子不称汤、武。按《革卦·系词》：“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《系词》，孔子所作也。东坡岂不读《易经》耶刘后村为吴恕斋作《诗序》云：“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，间有篇章，不过押韵之语录、讲章耳。”余谓此风，至今犹存。虽不入理障，而但贪序事、毫无音节者，皆非诗之正宗。韩、苏两大家，往往不免。故余《自讼》云：“落笔不经意，动乃成苏、韩。”

四二

为人不可不辨者：柔之与弱也，刚之与暴也，俭之与啬也，厚之与昏也，明之与刻也，自重之与自大也，自谦之与自贱也，似是而非。作诗不可不辨者：淡之与枯也，新之与纤也，朴之与拙也，健之与粗也，华之与浮也，清之与薄也，厚重之与笨滞也，纵横之与杂乱也，亦似是而非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

四三

明季以来，宋学太盛。于是近今之士，竞尊汉儒之学，排击宋儒，几乎南北皆是矣。豪健者尤争先焉。不知宋儒凿空，汉儒尤凿空也。康成臆说，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类，不一而足。其时孔北海、虞仲翔早驳正之。孟子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尚且周室班爵禄之制，其详不可得而闻。又曰：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”况后人哉善乎杨用修之诗曰：“三代后无真理学，‘六经’中有伪文章。”

四四

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。然而善学者，得鱼忘筌；不善学者，刻舟求剑。

四五

韩偓胄伐金而败，与张魏公之伐金而败，一也。后人责韩不责张，以韩得罪朱子故耳。然金人葬其首，谥曰忠缪，以其忠于为国，缪于谋身也。钱辛楣少詹过安阳吊之曰：“匆匆函首议和亲，昭雪何心及老秦。一局残棋偏汝着，千秋公论是谁伸横挑强敌诚非计，欲报先仇岂为身一样北征师挫衄，符离未戮首谋人。”少詹又吊姚广孝云：“空登北郭诗人社，难上西山老佛坟。”

四六

唐僧大雅《半截碑》，颂吴大将军李夫人曰：“圆仪替月，润脸呈花。”邯鄲淳作《孝女曹娥碑》曰：“令色孔仪，巧笑倩兮。”颂其德，及其貌，皆涉轻佻，与题不称。然大旨是仿《硕人》一章。迂儒读之，必起物议。

四七

方敏悫公三妹能诗，自画牡丹，题云：“菊瘦兰贫植谢家，愧无春色绘年华。剩来井底胭脂水，学画人间富贵花。”公咏《清凉山桃花》云：“倾将一井胭脂

脂水，和就六朝金粉香。”似袭乃妹诗，而风趣转逊。

敏愬公未遇时，祖、父俱以罪戍塞外。公南北奔走，备极流离。清凉寺僧号中州者，知为伟人，时周恤之。公赠诗云：“须知世上逃名易，只有城中乞食难。”后官制府，为中州弟子丽雅重建清凉寺，殿宇焕然。余过而有感，亦题诗云：“细读纱笼数首诗，尚书回首忆前期。英雄第一心开事，挥手千金报德时。”苏州薛皆三进士有句云：“人生只有修行好，天下无如吃饭难。”意与方公相似。

四八

虞山王次山先生峻，风骨严峭；馆蒋文肃公家，晚不戒于酒，肆口嫂骂。蒋家人群欲殴之。文肃呵禁。次日，待之如初。先生不自安，辞去。余己未会试，出文恪公门下，闻此说而疑之。后读先生《哭文肃公》诗云：“回首却伤门下士，少时无赖吐车茵。”方知此事信有，愈征文肃之贤，而先生之不讳过也。先生少所许可，独誉枚不绝于口。以故，枚虽报罢鸿词科，而名声稍起公卿间。惜无所树立，以酬先生之知。而先生自劾罢都御史彭茶陵，直声震天下。后竟卧病不起，悲夫！

博陵尹元孚先生，少孤贫，以母教成名。督学江南，好教人读《小学》，宗程、朱。余时宰江宁，意趣不合。一日，先生驹唱三山街，为某大将军家奴所窘，诈称某王遣来。太守不敢诘，予收缚置狱。先生以此见重。适高相国斌有事来江宁，先生面称枚云：“才如子建，政如子产。”亡何，先生薨。予感知己之恩，将赋挽诗，见次山先生四章，不能再出其右，遂搁笔焉。其警句云：“母教成三徙，君恩厚两朝。”又曰：“士幸方知向，天何遽夺公！”从古人得功于母教者多，欧、苏其尤著者也。次山题钱古亭《夜纺授经图》曰：“辛勤篝火夜灯明，绕膝书声和纺声。手执女工听句读，须知慈母是先生。”

四九

尹元孚先生，任两淮漕务时，布衣鲍皋以诗受知。今有《海门集》行世，皆先生为之提倡。鲍《奉陪先生泛海口》诗云：“蓬莱清切逢仙侣，蛟鳄威棱避显官。”其相得如此。因忆明大学士刘健好理学，恶人作诗，曰：“汝辈作诗，便造到李、杜地位，不过一酒徒耳。”嘻！《记》云：“不能诗，于礼繆。”孔子教人学诗，在《论语》中，至于十一见；而刘公乃为此言，不如尹公远矣！

五〇

随园有对联云：“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；是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”故是李侍郎因培所赠，悬之二十余年。忽一日，岳大将军钟琪

之子参将名潜者来谒。入门先问此联有否，现悬何处。予指示之。端睇良久，曰：“此后书舍，可有蔚蓝天否”予问：“何以知之”曰：“余在四川时，梦先大人引游一园，有此联额，且曰：‘将我交此园主人。’潜惊醒，遍访川中，无人知者。今来补官江病起不知秋几许，飞来黄叶满庭中。”《七夕》云：“银汉横斜玉漏催，穿针瓜果钉妆台。一宵要话经年别，那得工夫送巧来”

五四

顾东山有女，美而不嫁，好服坏色衣，持念珠，作六时梵语。其母哂之，曰：“汝故是优婆夷耶”女微哂而已。行年三十，操修益坚。父母知其志，为筑庵即是庵处之，因号即是庵主人。许太夫人题其庵云：“上界遭沦谪，人言萼绿华。十年贞不字，一室语无哗。遣兴惟吟絮，逢春欲避花。结庵殊可羨，萱草傍兰芽。”

五五

嘉善曹六圃廷栋，少宰蓼怀之孙，隐居不仕。自号慈山居士，自为寿藏，不下楼者二十年，著作甚富。余爱其晚年佳句，如：“废书只觉心无着，少饮从教睡亦清。”“病教揖让虚文减，老觉婆娑古意多。”“诗真岂在分唐、宋，语妙何曾露刻雕”余称其诗，专主性情。慈山寄札谢云：“老人生平苦心，被君一语道破。”屡招余往，而竟不遂其愿。卒已八十五矣。

五六

余性不饮酒，又不喜唱曲，自惭窈人子。故音律一途，幼而失学。偶读桐城张文和公《元夕寄弟药斋》诗云：“亦知令节休虚度，其奈疏慵本性何天与人间清静福，不能饮酒厌闻歌。”公为大学士文端公之子，一生富贵，而独缺东山丝竹之好，何耶岂金星不入命之故耶余亲家徐题客，健庵司寇孙也，五岁能拍板歌。见外祖京江张相国，相国爱之，抱置膝上。乳母在旁夸曰：“官官虽幼，竟能歌曲。”相国怫然曰：“真耶”曰：“真也！”相国推而掷之，曰：“若果然，儿没出息矣！”两相国性情相似。后徐竟坎凛，为人司音乐，以诸生终。《自嘲》云：“文章声价由来贱，风月因缘到处新。”此语，题客亲宁，有人谈及，故来相访。”因出将军行状二十余页，稽首求传。予读之，杂乱舛错，为编纂七日方成。而岳又调往金川，不复再见矣。今年夏间，偶抄选鲍海门诗二十余首，其子之钟适渡江来。余告以选诗之事，问：“尊人有余集否”鲍不觉泣下，曰：“异哉]余今而知梦之有灵也]吾渡江前三日，梦与先人游随园：先人与公同修船，以纸补其窗棂。醒而不解。今思之：夫船者，传也；纸者，诗之所附以传者也。今公抄选先人之诗，岂不暗相吻合耶”甚矣鬼神之好名也！

五一

诗贵翻案。神仙，美称也；而昔人曰：“丈夫生命薄，不幸作神仙。”杨花，飘荡物也；而昔人云：“我比杨花更飘荡，杨花只有一春忙。”长沙，远地也；而昔人云：“昨夜与君思贾谊，长沙犹在洞庭南。”龙门，高境也；而昔人云：“好去长江千万里，莫教辛苦上龙门。”白云，闲物也；而昔人云：“白云朝出天际去，若比老僧犹未闲。”“修到梅花”，指人也；而方子云见赠云：“梅花也有修来福，着个神仙作主人。”皆所谓更进一层也。

五二

苕溪女子姚益鳞，嫁严林溪，以夭亡。《送姊之浚溪》云：“姊妹花窗下，相依两意同。拈针五夜火，拜月一襟风。忽逐分飞雁，都为断梗蓬。拟将苕水阔，送尽别离衷。”《闰七夕》云：“微云依约接银河，一月佳期两度过。倘把重逢欢较昔，翻教添得别愁多。”

五三

沈学子有女弟子徐瑛玉，字若冰，昆山人，嫁孔氏，能诗，早亡。与王兰泉夫人许云清，及吾乡方宜照之女芷斋，唱和甚多。和学子《送春》云：“春光心事两蹉跎，愁见飞花槛外过。漫说穷愁诗便好，算来诗不敌愁多。”《病起》云：“重开鸾镜施膏沐，卷上珠帘怯晓风。病起不知秋几许，飞来黄叶满庭中。”《七夕》云：“银汉横斜玉漏催，穿针瓜果钉妆台。一宵要话经年别，那得工夫送巧来”

五四

顾东山有女，美而不嫁，好服坏色衣，持念珠，作六时梵语。其母哂之，曰：“汝故是优婆夷耶”女微哂而已。行年三十，操修益坚。父母知其志，为筑庵即是庵处之，因号即是庵主人。许太夫人题其庵云：“上界遭沦谪，人言萼绿华。十年贞不字，一室语无哗。遣兴惟吟絮，逢春欲避花。结庵殊可羨，萱草傍兰芽。”

五五

嘉善曹六圃廷栋，少宰蓼怀之孙，隐居不仕。自号慈山居士，自为寿藏，不下楼者二十年，著作甚富。余爱其晚年佳句，如：“废书只觉心无着，少饮从教睡亦清。”“病教揖让虚文减，老觉婆娑古意多。”“诗真岂在分唐、宋，语妙何曾露刻雕”余称其诗，专主性情。慈山寄札谢云：“老人生平苦心，被君一语道破。”屡招余往，而竟不遂其愿。卒已八十五矣。

五六

余性不饮酒，又不喜唱曲，自惭窈人子。故音律一途，幼而失学。偶读桐城张文和公《元夕寄弟药斋》诗云：“亦知令节休虚度，其奈疏慵本性何天与人间

清静福，不能饮酒厌闻歌。”公为大学士文端公之子，一生富贵，而独缺东山丝竹之好，何耶岂金星不入命之故耶余亲家徐题客，健庵司寇孙也，五岁能拍板歌。见外祖京江张相国，相国爱之，抱置膝上。乳母在旁夸曰：“官官虽幼，竟能歌曲。”相国怫然曰：“真耶”曰：“真也！”相国推而掷之，曰：“若果然，儿没出息矣！”两相国性情相似。后徐竟坎凛，为人司音乐，以诸生终。《自嘲》云：“文章声价由来贱，风月因缘到处新。”此语，题客亲为余言。

五七

吾乡孝廉王介眉，名延年，少尝梦至一室，秘帖古器，盎然横陈。榻坐一叟，短身白须，见客不起，亦不言。又有一人，颀而黑，揖介眉而言曰：“余汉之陈寿也，作《三国志》，黜刘帝魏，实出无心；不料后人以为口实。”指榻上人曰：“赖彦威先生以《汉晋春秋》正之。汝乃先生之后身，闻方撰《历代编年纪事》，夙根在此，须勉而成之。”言讫，手授一卷书，俾题六绝句而寤。寤后仅记二句曰：“惭无《汉晋春秋》笔，敢道前身是彦威”后介眉年八十有余，进呈所撰《编年纪事》，赐翰林侍读。

五八

同年储梅夫宗丞，能养生，七十而有婴儿之色。乾隆庚辰，奉使祭告岳渎，宿搜敦邮旅店。是夕，灯花散彩，倏忽变现，喷烟高二三尺。有风雾回旋。急呼家童观之，共为诧异，相戒勿动。梦群仙五六人，招至一所，上书“赤云冈”三字，呼储为云麾使者。诸仙列坐联句，有称海上神翁者首唱，曰：“莲炬今宵献瑞芝。”次至五松丈人，续曰：“群仙佳会飘吟髭。”又次，至东方青童，曰：“春风欲换杨柳枝。”旁一女仙曰：“此云麾《过凌河》句也，汝何故窃之”相与一笑，忽灯花如爆竹声，惊而醒。

五九

蒋苕生太史序玉亭女史之诗，曰：“《离》象文明，而备位乎中；女子之有文章，盖自天定之。玉亭名慎容，姓胡，山阴人，嫁冯氏；所天非解此者，遂一旦焚弃之。然其韵语，已流播人间，有《红鹤山庄诗》行世。其女兄弟采齐、景素，亦皆能诗，俱不得志。玉亭尤郁郁，未四旬，歿矣尸其《病中》云：“惚惚魂无定，飘飘若梦中。扶行惊地软，倚卧觉头空。放眼皆疑雾，闻声似起风。那堪窗下雨，寂寞一灯红。”《窥采齐晓妆》云：“徘徊明镜漫凝神，个里伊谁解效颦一树梨花一溪月，隔窗防有断魂人。”《女郎词》云：“相呼同伴到帘帏，偷看新来客是谁。又恐被人先瞥见，却从纨扇隙中窥。”《残梅》云：“才发疏林便褪妆，冰姿空对月昏黄。东风只顾吹零雨，那惜枝头有暗香”采齐，名慎仪。《早起》云：“一番花信五更风，那管春宵梦未终。起

傍芳丛频检点，夜来曾否损深红”《夜眠》云：“银蟾朗彻有余光，静坐庭轩寄兴长。地僻不知更漏永，瞥惊花影过东墙。”《赠苕生》云：“沽酒每闻捐玉佩，济人时复典宫袍。”殊贴切苕生之为人。余问苕生：“玉亭貌可称其才否”苕生乃诵其《菩萨蛮》一阕云：“人言我瘦形同鹤，朝朝揽镜浑难觉。但见指尖长，罗衣褪粉香。若能吟有异，不管腰身细。清减肯如梅，凋零亦是魁。”可想见风调，使人之意也消。

《红鹤山庄诗》，乃王菊庄孝廉为之刊行。玉亭作词谢云：“多谢诗人，深蒙才士，不憎戚末堪因倚。吴头楚尾一相逢，白云红鹤传千里。南浦悲吟，西窗闲技，居然卷附秋香里。寸心从此莫言愁，人间已有人知己。”其女思慧，嫁刘侍郎秉恬，亦才女也，《过岭》云：“半岭梅花成故旧，两肩书本是行装。”

六〇

孔荭谷扶乩，有女仙，自称袁苗君，名沅，年十五，入蜀王昶宫中，给事花蕊夫人。未进御，而唐兵下蜀，苗君匿民间，被人搜得，将献之大帅，行次剑阁，投水死，年才十八。今石壁间有垂红珊瑚树者，即其稿葬所也。菊庄为题诗云：“剑阁崔巍万古存，西川宫殿总成尘。可怜殉国磨笄者，不是昭阳宠幸身！”

六一

苏州杨文叔先生，掌教吾乡敷文书院，以实学教人。余年十九，即及门焉。后宰江宁，而先生掌教钟山，又复追随绛帐。近闻其家式微，诗稿遗失，仅传《孝陵》二首，云：“鼎湖龙去上升天，弓剑埋藏四百年。金碗玉鱼无恙在，不须清泪滴铜仙。”“竖儒瞻拜旧山陵，落日平芜百感生。欲奏通天台下表，只怜才谢沈初明。”先生名绳武，康熙癸巳翰林，维斗先生孙也。

六二

江宁方伯永公之子明新，字竹岩，性耽风雅。其弟亮，字铁崖，亦聪颖。在江宁时，与余交好，选胜征歌，时时不绝。后永公内用。竹岩留别诗云：“春风几度坐琼筵，玉屑霏霏细雨天。盛会忽然成往事，别情无那到尊前。挂帆江上三秋雨，写恨银灯五色笺。此后梦魂来不易，琴声重听是何年”铁崖云：“雁唳空天气沆寥，骊歌未唱已魂消。两年师弟情何重，一别关山路正遥。海上瑶琴惊忽断，岩前丛桂怅难招。离怀此际凭谁说，只可长亭折柳条尸其师严翼祖孝廉，亦留别四首，末云：“子云笔札君卿舌，到处听人说感恩。”铁崖《游河房》云：“水深不觉渔舟过，橹动先看月影摇。”

六三

咏物诗无寄托，便是儿童猜谜。读史诗无新义，便成《廿一史弹词》；虽着议

论，无隽永之味，又似史赞一派：俱非诗也。余最爱常州刘大猷《岳墓》云：“地下若逢于少保，南朝天子竟生还。”罗两峰咏《始皇》云：“焚书早种阿房火，收铁还留博浪椎。”周钦来咏《始皇》云：“蓬莱觅得长生药，眼见诸侯尽入关。”松江徐氏女咏《岳墓》云：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。”皆妙。尤隽者，严海珊咏《张魏公》云：“传中功过如何序为有南轩下笔难。”冷峭蕴藉，恐朱子在九原，亦当干笑。

海珊自负咏古为第一，余读之果然。《三垂冈》云：“英雄立马起沙陀，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难扶唐社稷，连城犹拥晋山河。风云帐下奇儿在，鼓角灯前老泪多。萧瑟三垂冈下路，至今人唱《百年歌》。”

六四

桐城张药斋宗伯，三任江南学政，奖擢名流，诗尤清婉。《题三妹澄碧楼》云：“小轩近对碧波澄，隔着疏杨唤欲应。最好淡云微月夜，半帘相望读书灯。”《寄女》云：“香羹洗手调晨膳，书案分灯补旧襦。”《喜若需归里》云：“一匹绢堪怜宦况，五车书足艳归装。”余以翰林改官，公向其兄文和公作元相语曰：“韩愈可惜！”

六五

崔念陵进士《鄱阳道中》云：“班鸠呼雨两三处，毛竹编篱四五家。流水声中行半日，薰风不动晚禾花。”《折柳》云：“陌头杨柳正垂丝，泣雨含风送别离。今日儿心正飘荡，折枝休折带花枝。”崔有如此才，而以微罪褫职，漂泊江宁僧舍。当事者欲逐回籍，予力为护持，久之乃行。

六六

年家子任进士大椿，诗学选体，独《了义寺》一首，脱尽齐、梁金粉。词曰：“过坞指归林，到寺停双楫。风吹烟穗斜，入户气骚屑。境僻罕来踪，日落见残雪。不识此何人，隔竹闻僧说。”又有句云：“抱琴看月去，吹鬓爱风来。”

六七

壬申冬，阳羨诗人汪溥，落魄金陵。余小有周济，蒙赠诗云：“邂逅得蒙青眼顾，此生今已属明公。”还家后，寄其弟玉珩《图山草堂诗》来，有“屋角响松涛，晴日长疑雨”之句。又《柳絮》云：“明知绣阁多春思，故傍帘前款款飞。”

六八

竹筠女子早卒。自焚诗稿，仅传其《宫词》云：“中官宣诏按新箏，玉指轻弹别恨声。恰被东风吹散去，君王乍听未分明。”高东井题云：“丛残私字叠鸳鸯，零乱残脂尽断肠。赖是六丁收不尽，一编擎出返魂香。”

六九

同年邵叔岩太史《玉芝堂四六》一编，直逼齐、梁，诗亦高雅。掌教常州，余泊舟相访。别后寄七律四章，有句云：“兴来不觉风吹帽，坐久方知露湿衣。”《北归》云：“终朝济水随船尾，尽日淮山在眼中。”

七〇

曹学士洛梗言：少时过市，买《椒山集》归。夜阅之倦，掩卷卧，闻叩门声，启视，则同学迟友山也。携手登台联句云：“冉冉乘风一望迷，”迟“中天烟雨夕阳低。来时衣服多成雪，”曹“去后皮毛尽属泥。但见白云侵月冷，”迟“微闻黄鸟隔花啼。行行不是人间象，手挽蛟龙作杖藜。”曹吟罢，友山别去。学士归语其妻，妻不答；呼仆，仆不应。复坐北窗，取《椒山集》，掀数页，回顾，则身卧竹床上。大惊，始知梦也。少顷，友山讷至。

七一

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时，梦人召至一处，金字榜云“九天玄女之府”。周入拜，见玄女霞帔珠冠，南面坐，以手平扶之，曰：“无他相属，因小女有像，求先生诗。”出一卷，汉、魏名人笔墨俱在，淮南王刘安隶书最工，自曹子建以下，稍近钟、王风格。周题五律四首。玄女喜，命女出拜。神光照耀，周不敢仰视。女曰：“周先生富贵中人，何以身带暗疾我为君除之，作润笔资。”解裙带，授药一丸。周幼时误吞铁针，着肠胃间，时作隐痛。服后霍然。醒来诗不能记，惟记一联云：“冰雪消无质，星辰系满头。”

七二

尤琛者，长沙人，少年韶秀，过湘溪野庙，见塑紫姑神甚美，题壁云：“藐姑仙子落烟沙，冰作阑干玉作车。若畏夜深风露冷，槿篱茅舍是郎家。”夜有叩门者。启之，曰：“紫姑神也。读郎诗，故来相就。”手一物与尤曰：“此名紫丝囊。吾朝玉帝时，织女所赐。佩之，能助人文思。”生自佩后，即登科出宰。女助其为政，有神明之称。余按尤诗颇蕴藉，无怪神女之相从也。其始末甚长，载《新齐谐》中。

七三

先祖旦釜公有诗一册，皆蝇头草书。予幼时曾手录之。一行为吏，屡移眷属，竟尔遗失。仅记其《咏雪》云：“忽然卷幔如逢月，可惜开窗不见山。”《途中遇雪》云：“四望平林飞鸟绝，一肩行李店房疏。”《巩县幕中五十自寿·沁园春》二阙，云：“自寿三杯，仰天稽首，屈指徘徊。叹一经糟粕，挂名入泮；八场傀儡，逐队登台。渐渐消磨，人生老矣，富贵功名安在哉！休伤感，且搜寻秃管，别作生涯。佣书事属吾侪，权混迹藩篱学卖呆。任纡青拖紫，名齐北斗；论黄数白，富比长淮。与我无干，事皆前定，何苦攒眉不放开与

君约，在醉乡深处，不饮休来。”又云：“自寿三杯，从今客邸，追数年华。忆金灯纵饮，呼卢喝雉；雕鞍驰射，问柳寻花。此兴非遥，廿年前事，倏忽幡然老缺牙。忧来处，把唾壶敲缺，羯鼓频挝。几年浪迹天涯，若个是狂夫不忆家。看零丁弟妹，睁睁望我；娇柔儿女，悄悄呼爷。恨不乘风，飘然归去，可奈关河道路赊！黄昏后，问有谁伴我，数点寒鸦。”先祖慈溪籍，前明槐眉侍御之孙。槐眉与其父茂英方伯，有《竹江诗集》行世。

七四

叔父健磐公，游西粤三十余年。卒时，香亭弟年才十岁，以故诗多散失。余归其丧，搜篋中，仅存见寄五律云：“独向空庭立，诗思入沭阳。才先施简邑，俸可养高堂。汝岂池中物吾愁鬓上霜。何时一尊酒，相对话沧桑”“吾生最飘泊，泪迹满征衣。紫陌春犹在，青年事已非。水宽鱼未活，树密鸟难依。朽骨埋何处秋原瘴雨飞。”

七五

尹似村《小园》绝句云：“春草自来芟不尽，与花无碍不妨多。”深得司马温公所云“草非碍足不芟”包容气象。

七六

扬州郭元钐，字于宫，江左十五子之一也。秋闱文卷，偶误一字，乃挖小孔，补缀书之。收卷官勘以违例，不许入场。于宫作《挖孔》诗云：“吾道真成一喟然，仰高未已忽钻坚。甲午首题：《仰之弥高》。似餐脉望三枚字，未补娲皇五色天。眼底金锺昏待刮，年来玉楮刻将穿。海山伴侣飞腾尽，惭愧偏为有漏仙。”“一罅亏成抵海宽，功名赢得齿牙寒。世情毕竟吹毛易，笔力须知透背难。混沌画眉良可已，虚空着楔本无端。些些纰缪无多子，劳动诸君反覆看。”又：“谁知百步穿杨手，如此夸张洞札工。”“身世自怜还自笑，此生相误只毛锥。”真不愧才人吐属。

七七

余在王孟亭太守处，翻阅旧篋。得刘大山先生手书诗册。贺其祖楼村修撰移居云：“官如蚕受茧丝缠，郁郁惟将邸舍迁。家具无多移校易，街坊太远住堪怜。月逢庙市刚三日，俸算词林已六年。闭户忍饥都不患，只愁囊乏买书钱。”“碧山堂里老尚书，二十年前此卜庐。任防交游今在否羊昙涕泪痛何如！颓廊有壁奔饥鼠，废圃无墙种野蔬。此日君居最相近，教余一到一踟蹰。”大山名岩，江浦人，人但知其工作时文，而不知诗才清妙乃尔。所云碧山堂尚书者，即东海徐健庵司寇，领袖名场者也。查浦先生亦有诗云：“分明万壑归东海，不到朝宗转自疑。”可谓善于推尊者矣。

七八

芜湖范兆龙，字荔江，馆江宁宰陆兰村署中，时以诗见示，归后身亡。记其《雨宿韩家庙》一首云：“阴云蔽空白日冥，疾风满路驱雷霆。幸接招提投一宿，空廊寂寂飞鼯鼯。斋厨无人烟火熄，佛前几卷堆残经。燃灯枯坐双耳冷，侧听万斛松涛倾。檐溜须臾声渐止，门外潺湲犹未已。开轩月露浩盈阶，仰看天光净如洗。”

七九

上虞陈少亭爱童二树五言，为《摘句图》，仿阮亭之摘施愚山也。余尤喜其“早烟山际重，春雾水边多”、“看花蜂立帽，问水鹭随人”、“晴流鸣断壑，山影卧空田”数联。

卷三

一

余尝语人云：“才欲其大，志欲其小。才大，则任事有余；志小，则愿无不足。孔北海志大才疏，终于被难。邴曼容为官不肯过六百石，没齿晏然。”童二树诗云：“所欲不求大，得欢常有余。”真见道之言。

二

夫用兵，危事也；而赵括易言之，此其所以败也。夫诗，难事也；而豁达李老易言之，此其所以陋也。唐子西云：“诗初成时，未见可訾处，姑置之，明日取读，则瑕疵百出，乃反复改正之。隔数日取阅，疵累又出，又改正之。如此数四，方敢示人。”此数言，可谓知其难而深造之者也。然有天机一到，断不可改者。余《续诗品》有云：“知一重非，进一重境；亦有生金，一铸而定。”

三

《西河诗话》载：曹能始先生《得家信》诗：“骤惊函半损，幸露语平安。”以为佳句。一客谓：“‘露’字不如‘剩’字之当。大抵‘平安’注函外，损余曰‘剩’；若内露，不必巧值此字矣。”人以为敏。余独谓不然。“剩”字与“半”字不相叫应，函不过半损，则剩者正多，不止“平安”二字。“幸露语平安”，正是偶然触露，所以羁旅之情，为之惊喜耳。若曰“不必巧值”，则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

四

卢雅雨先生与蒋萝村副宪，同谪塞外。蒋年老，虑不得归。卢戏作文生祭之。文甚谲诡。尹文端公一日谓余曰：“汝见卢《出塞集》乎”曰：“见矣。”曰：“汝最爱何诗”余未答。公曰：“汝且勿言，我猜必是《生祭蒋萝村》文。”余不觉大笑，而首肯者再：喜师弟之印可也。其词曰：“先生之寿，七十有七。先生之壮，如其壮日。先生旷达，不讳其恤。先生有教，乃载之笔。先生

书来，示我云云。昔同转运，与君为寅。今同谪戍，与君为邻。我欲生祭，乞君一言。仆谢不敏，非甘懒惰。诅老咒生，无乃不可！既而思之，公非欺我。辱公之教，奈何弗果！爰卜吉日，乃驾黄骊。羔羊熏炙，酪酥淋漓。干糒饗酒，载携载随。造庐展笑，大放厥词。昔公早达，久食天禄。遭际尧廷，而登宪副。有其志之，非仆所录。仆识公晚，盖始投荒。过公信宿，示我周行。何以图报祝寿而康。今年闻公，报三周岁。忆公语我：‘军台有制；诸弛形徒，考绩为例；瓜代为常，喜而不寐。’何期命宫，磨蝎流连！帝闻臣罪，未闻臣年。草霜风烛，能否再延有死之心，无生之气。仆忝同群，敢忘敦慰。言之违心，听之无味。破涕用奇，于是乎祭。世之祭者，罗鼎列牲。岂无酹奠，谁进一觥岂无呼告，谁应一声祷尔曰谗，莫若及生。我闻设台，防厄鲁特：雪山为窟，师老难克。鬼能为厉，殊便杀贼。生不如人，死当报国。我闻西域，佛教常新：恒河沙数，皆不坏身。此去天竺，无间关津。一灵不昧，便入法门。我闻阎罗，即包孝肃：其家庐州，仆曾为牧。牧不负神，神应电瞩。为问年来，神颇忆不我闻冥司，分隶城隍。我辈头衔，颇与相当。定容抗礼，谦尊而光。岂如井底，妄肆蛙张我闻此地，李陵所窜：苗裔及唐，犹通祖贯。游子河梁，妙绝词翰。地下相逢，定非冰炭。我闻归化，葬古昭君：青冢表表，血食为神。乃心汉阙，同乡是亲。死如卜宅，请傍佳人。凡诸幻想，谓死有觉；有觉而死，不改其乐。若本无知，何嫌沙漠沧桑以来，谁非委壑公曰信哉，君言慨慷。君浮我白，我奉君觞。饮既尽兴，食亦充肠。饮食醉饱，是为尚飨。”

五

松江曹黄门先生陆夫人，自号秀林山人。归先生时，年才十七；奁具旁，皆文史也。尤爱《楚词》，针黹暇，必朗诵之。侍婢私语曰：“夫人所诵，与在家时何异”先生因赠诗云：“幽意闲情不自知，碧窗吟遍楚人词。添香侍女听来惯，笑说书声似旧时。”因戒夫人曰：“卿爱屈子词，此生不当得意。”已而果亡。先生为梓其《梯山阁遗稿》。《冬日病起》云：“病里生涯百事除，一弦一柱谱《平沙》。弹来却怪人偷听，闲倚栏杆看雪花。”《寄外》云：“烟水迢迢泛木兰，寒风残雪怯衣单。客裘自着江边雨，莫作临行泪点看。”余闻方问亭宫保，少时亦爱《离骚》。自忤云：“爱读《离骚》便不祥。”其后功名显赫。然则黄门先生之言，亦未必尽然与先生诤一士，官御史。

六

人或问余以本朝诗谁为第一，余转问其人：《三百篇》以何首为第一其人不能答。余晓之曰：诗如天生花卉，春兰秋菊，各有一时之秀，不容人为轩轻。音律风趣，能动人心目者，即为佳诗；无所为第一、第二也。有因其一时偶至而论者，如“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”一首，宋居沈上。“文章旧价留鸾掖

，桃李新阴在鲤庭”一首，杨汝士压倒元、白是也。有总其全局而论者，如唐以李、杜、韩、白为大家，宋以欧、苏、陆、范为大家是也。若必专举一人，以覆盖一朝，则牡丹为花王，兰亦为王者之香。人于草木，不能评谁为第一，而况诗乎

七

王阳明先生云：“人之诗文，先取真意；譬如童子垂髻肃揖，自有佳致。若带假面伛偻，而装须髯，便令人生憎。”顾宁人与某书云：“足下诗文非不佳。奈下笔时，胸中总有一杜一韩放不过去，此诗文之所以不至也。”

八

王梦楼侍讲云：“诗称家数，犹之官称衙门也。衙门自以总督为大，典史为小。然以总督衙门之担水夫，比典史衙门之典史，则亦宁为典史，而不为担水夫。何也典史虽小，尚属朝廷命官；担水夫衙门虽尊，与他无涉。今之学杜、韩不成，而矜矜然自以为大家者，不过总督衙门之担水夫耳。”叶横山先生云：“好摹仿古人者，窃之似，则优孟衣冠；窃之不似，则画虎类狗。与其假人余焰，妄自称尊，孰若甘作偏裨，自领一队”

九

东坡近体诗，少蕴酿烹炼之功，故言尽而意亦止，绝无弦外之音、味外之味。阮亭以为非其所长，后人不可为法，此言是也。然毛西河诋之太过。或引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以为是坡诗近体之佳者。西河云：“春江水暖，定该鸭知，鹅不知耶”此言则太鹘突矣。若持此论诗，则《三百篇》句句不是：在河之洲者，班鸠、鸣鸠皆可在也，何必“睢鸠”耶止丘隅者，黑鸟、白鸟皆可止也，何必“黄鸟”耶

一〇

富贵诗有绝妙者。如唐人：“偷得微吟斜倚柱，满衣花露听宫莺。”宋人：“一院有花春昼永，八荒无事诏书稀。”“烛花渐暗人初睡，金鸭无烟却有香。”“人散秋千闲挂月，露零蝴蝶冷眠花。”“四壁宫花春宴罢，满床牙笏早朝回。”元人：“宫娥不识中书令，问是谁家美少年。”“袖中笼得朝天笔，画日归来又画眉。”本朝商宝意云：“帘外浓云天似墨，九华灯下不知寒。”“那能更记春明梦，压鬓浓香侍宴归。”汤西崖少宰云：“楼台莺蝶春喧早，歌舞江山月坠迟。”张得天司寇云：“愿得红罗千万匹，漫天匝地绣鸳鸯。”皆绝妙也。谁谓“欢娱之言难工”耶

一一

贫士诗有极妙者。如陈古渔：“雨昏陋巷灯无焰，风过贫家壁有声。”“偶闻诗累吟怀减，偏到荒年饭量加。”杨思立：“家贫留客干妻恼，身病闲游惹母

愁。”朱草衣：“床烧夜每借僧榻，粮尽妻常寄母家。”徐兰圃：“可怜最是牵衣女，哭说邻家午饭香。”皆贫语也。常州赵某云：“太穷常恐人防贼，久病都疑犬亦仙。”“短气莫书赊酒券，索逋先长(按：民国本作“畏”)扣门声。”俱太穷，令人欲笑。

一二

杨花诗最佳者，前辈如查他山云：“春如短梦初离影，人在东风正倚阑。”黄石牧云：“不宜雨里宜风里，未见开时见落时。”严遂成云：“每到月明成大隐，转因云热得佯狂。”薛生白云：“飘泊无端疑‘白也’，轻盈真欲类‘虞兮’。”王菊庄云：“不知日暮飞犹急，似爱天晴舞欲狂。”虞东皋云：“飘来玉屑缘何软看到梅花尚觉肥。”意各不同，皆妙境也。近有人以此命题，燕以均云：“小院无端点绿苔，问他来处费疑猜。春原不是一家物，花竟偏能离树开。质洁未堪污道路，身轻容易上楼台。随风似怕儿童捉，才扑阑干又却回。”蔡元春云：“沾裳似为衣添絮，扑帽应怜鬓有霜。似我辞家同过客，怜君一去便无归。”李莢云：“偶经堕地时还起，直到为萍恨始休。”杨芳灿云：“掠水燕迷千点雪，窥窗人隔一重纱。”“愿他化作青萍子，傍着鸳鸯过一生。”方正澍云：“春尽不堪垂老别，风停亦解步虚行。”钱履青云：“风便有时来砚北，月明无影度墙东。”严海珊咏《桃花》云：“怪他去后花如许，记得来时路也无”暗中用典，真乃绝世聪明。

一四

最爱周栎园之论诗曰：“诗以言我之情也，故我欲为则为之，我不欲为则不为。原未尝有人勉强之，督责之，而使之必为诗也。是以《三百篇》称心而言，不著姓名，无意于诗之传，并无意于后人传我之诗。嘻！此其所以为至与！今之人，欲借此以见博学，竞声名，则误矣！”

一五

英梦堂相公，诗才清绝。作里河同知，与余游扬州僧寺云：“萧寺廊回水一层，阑干闲处有人凭。书生自笑酸寒甚，不看春灯看佛灯。”后三十年，金陵弟子龚元超有一首云：“烟萝暗处石棱蹭，翠竹玲珑月作灯。听是谁家吹玉笛，画栏清冷夜深凭。”何其风韵之相似也！

一六

合肥进士田实发，庚戌会试，梦其母浴小儿于盆，意颇恶之。过黄河，资尽，不能雇车，意阑珊欲返。有驴夫苦劝前行。问夫：“何姓”曰：“姓孟。”因忆梦中：儿者，子也；盆者，皿也；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获售。咏《晓钟》云：“雨云魂梦初惊后，名利心思未动前。”又：“鸟立树梢徐坠果，风来檐隙自翻书。”颇近放翁小品。咏《花下鸳鸯》云：“翠幄红帟梦未阑

，频倾香露不知寒。除非花上蜂儿落，才肯抬头仔细看。”

一七

余尝谓：诗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沈石田《落花》诗云：“浩劫信于今日尽，痴心疑有别家开。”卢仝云：“昨夜醉酒归，仆倒竟三五。摩挲青莓苔，莫嗔惊着汝。”宋人仿之，云：“池昨平添水三尺，失却捣衣平正石。今朝水退石依然，老夫一夜空相忆。”又曰：“老僧只恐云飞去，日午先教掩寺门。”近人陈楚南《题{背面美人图}》云：“美人背倚玉阑干，惆怅花容一见难。几度唤他他不转，痴心欲掉画图看。”妙在皆孩子语也。

一八

诗有认假为真而妙者。唐人《宿华山》云：“危栏倚遍都无寐，犹恐星河坠入楼。”宋人《咏梅花帐》云：“呼童细扫潇湘簟，犹恐残花落枕旁。”有认真为假而妙者。宋人《雪中观妓》云：“恰似春风三月半，杨花飞处牡丹开。”元人《美人梳头》云：“红雪忽生池上影，乌云半卷镜中天。”

一九

黄梨洲先生云：“诗人萃天地之清气，以月露、风云、花鸟为其性情。月露、风云、花鸟之在天地间，俄顷灭没；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。”先生不以诗见长，而言之有味。

二〇

江州进士崔念陵室许宜嫫，七岁《玩月》云：“一种月团圆，照愁复照欢。欢愁两不着，清影上阑干。”其父叹曰：“是儿清贵，惜福薄耳！”宜英不得于姑，自缢死。其《春怀》云：“无穷事业了裙钗，不律闲拈小遣怀。按曲填词调玉笛，摘诗编谱入牙牌。凄凉夜雨谋生拙，零落春风信命乖。门外艳阳知几许，兼花杂柳鸟啾啾。”《寄外》云：“花缸对月相怜夜，恐是前身隔世人。”进士已早知其不祥，解环后，颜色如生。进士哭之云：“双鬟双绾娇模样，翻悔从前领略疏。”崔需次京师，又聘女鸾嫫为妾。崔故贫士，归来省亲，嫫之养父强售之于某千户，嫫不从，诡呼千户为爷，而诉以原定崔郎之故。千户义之，不夺其志，仍以归崔。嫫生时，母梦凤集于庭。崔赠云：“柳如旧皱眉，花比新啼颊。挑灯风雨窗，往事从头说。”崔有《灌园余事》一集，载宜嫫事甚详。陈淑兰女子阅之，赋诗责崔云：“可惜江州进士家，灌园难护一枝花。若能才子情如海，争得佳人一念差”“自说从前领略疏，阿谁牵绕好工夫宜嫫此后心宜淡，莫再人间挽鹿车。”呜呼！淑兰吟此诗后十余年，亦缢死，可哀也！然宜嫫死于怨姑，淑兰死于殉夫：有泰山、鸿毛之别矣。

二一

常宁欧永孝序江宾谷之诗曰：“《三百篇》：《颂》不如《雅》，《雅》不如

《风》。何也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人籁也，地籁也，多后王、君公、大夫修饰之词。至十五《国风》，则皆劳人、思妇、静女、狡童矢口而成者也。《尚书》曰：‘诗言志。’《史记》曰：‘诗以达意。’若《国风》者，真可谓之言志而能达矣。”宾谷自序其诗曰：“予非存予之诗也；譬之面然，予虽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，然予宁无面乎何必作窥观焉”

二二

吾乡吴修撰鸿，督学湖南。壬午科，湖南主试者为嘉定钱公辛楣、陕西王公伟人。诸生出闱后，各以闱卷呈吴。吴所最赏者，为丁牲、丁正心、张德安、石鸿翥、陈圣清五人，曰：“此五卷不售，吾此后不复论文矣。”榜发日，吴招客共饮，使人走探。俄而抄榜来，自第六名至末，只陈圣清一人。吴旁皇莫释。未几，五魁报至，则四生已各冠其经，如联珠然。吴大喜过望。一时省下传为佳话。先是，陈太常兆仑在都中，以书贺吴云：“今科楚南得人必盛。”盖预知吴、钱、王三公之能知文，能拔士也。吴首唱一诗，云：“天鼓喧传昨夜声，大宫小徵尽含鸣。当头玉笋排班出，入眼珠光照乘明。喜极转添知己泪，望深还慰树人情。文昌此日欣连曜，谁向西风诉不平”一时和者三十余人。后甲辰三月，余游匡庐，遇丁君宰星子，为雇夫役，作主人，相与序述前事，彼此慨然。且曰：“正心管领庐山七年，来游者先生一人耳。”

二三

钱香树先生为侍读时出都，泊济宁，立船头为霜所滑，失足入水，家人救以篙，得不死。笑谓宾客曰：“吾闻坠水死者，必有鬼物凭之。倘昨夜遇李太白，便把臂去矣！”明日过李白楼，题云：“昨夜未曾逢李白，今朝乘兴一登楼。楼中人已骑鲸去，楼影当空占上游。”

二四

予在转运卢雅雨席上，见有上诗者，卢不喜。余为解曰：“此应酬诗，故不能佳。”卢曰：“君误矣！古大家韩、杜、欧、苏集中，强半应酬诗也。谁谓应酬诗不能工耶”予深然其说。后见粤西学使许竹人，先生自序其《越吟》云：“诗家以不登应酬作为高。余曰：不然。《三百篇》行役之外，赠答半焉。逮自河梁，泊李、杜、王、孟，无集无之。己实不工，体于何有万里之外，交生情，情生文；存其文，思其事，见其人，又可弃乎今而可弃，昔可无赠；毋宁以不工规我”

二五

比来闺秀能诗者，以许太夫人为第一。其长嗣佩璜，与余同征鸿博。读太夫人《绿净轩自寿》云：“自分青裙终老妇，滥叨紫綽拜乡君。”《元旦》云：“剩有湿薪同爆竹，也将红纸写宜春。”《喜雨》云：“愆期休割乖龙耳

，破块粗安野老心。不独清凉宜翠簟，可知点滴尽黄金。”皆佳句也。夫人为徐清献公季女，名德音，字淑则。王太仓相公拨出清献之门，其视学浙江也，遣人告墓。夫人有句云：“鱼菽荐羹惟弱女，松楸酌酒属门人。”

二六

尹望山制府在途中寄鄂夫人诗云：“正因被冷想装绵，又接音书短榻前。暖阁遥思春雪冷，长途更犯晓冰坚。不言家事知予苦，频寄征衣赖汝贤。依旧疏狂应笑否，偷闲时复耸吟肩。”夫人为鄂文端公之从女，贤淑能诗。常侍尹、鄂两公小饮。鄂公老矣，向尹公云：“阁务殷繁，何日得抽身是好”夫人正色曰：“女闻圣人云‘事君能致其身’，其次则明哲保身，未闻有抽身之说。”公为莞然。

二七

辽东三老者：戴亨，字遂堂；陈景元，字石闾；马大钵，字雷溪。三人皆布衣不仕，诗宗汉、魏，字学二王，不与人世交接，来往者李铁君一人而已。戴诗不传。陈有《崇兆寺》诗云：“世外招提境，浮生寄一时。铃声吟殿角，涧影落松枝。鸟语留归念，山僧笑索诗。东方明月上，若遇此心期。”马《闻西师振旅寄宁远大将军》云：“雪飘组练归榆海，花满弓刀入玉关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晒药偶然来竹外，修琴不复到人间。”石闾弟景钟，字橘洲，有《夜阑曲》云：“春夜频倾金叵罗，胡姬按板对筵歌。低徊笑语牵红袖，如此风光可奈何！”明七子论诗，蔽于古而不知今，有拘墟皮傅之见。辽东三老，亦复似之。铁君作《尚史》，专搜三代以上事，而竟不知本朝有马辅之《绎史》，亦囿于闻见之一端。然近今士人，先攻时文，通籍后始学为诗，大概从宋、元入手，俗所称“半路上出家”是也。源流不清，又不若三家之力争上乘矣。

铁君名锴，父为总督，而能隐居不仕，自称鹿青山人，有《瞧螟斋集》行世。录其《梅花》云：“众木正如梦，一枝方自春。遂令江水上，真见独醒人。”《咏月》云：“清绝自成照，何曾挂树生。有时通夜白，一片得秋明。远水若相接，浮云或并行。年年圆便缺，谁悟善持盈”

二八

康熙初，吴兆骞汉槎谪戍宁古塔。其友顾贞观华峰馆于纳兰太傅家，寄吴《金缕曲》云：“季子平安否”“凉绝塞、苦寒难受。廿载包胥曾一诺，盼乌头马角终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怀袖。”“词赋从今须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”“归日急翻行成稿，把空名料理传身后。言不尽，观顿首。”太傅之子成容若见之，泣曰：“河梁生别之诗，山阳死友之传，得此而三。此事三千六百日中，我当以身任之。”华峰曰：“人寿几何公子乃以十载为期耶”太傅闻之，竟为道地，而汉槎生入玉门关矣。顾生名忠者，咏其事云：“金兰倘使无良友，关塞

终当老健儿。”一说：华峰之救吴季子也，太傅方宴客，手巨觥，谓曰：“若饮满，为救汉槎。”华峰素不饮，至是一吸而尽。太傅笑曰：“余直戏耳！即不饮，余岂遂不救汉槎耶虽然，何其壮也！”呜呼！公子能文，良朋爱友，太傅怜才，真一时佳话。余常谓：汉槎之《秋笳集》，与陈卧子之《黄门集》，俱能原本七子，而自出精神者。

二九

阮亭《池北偶谈》笑元、白作诗，未窥盛唐门户。此论甚谬。桑睟父讥之云：“大辨才从觉悟余，香山居士老文殊。渔洋老眼披金屑，失却光明大宝珠。”余按：元、白在唐朝所以能独竖一帜者，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。阮亭之意，必欲其描头画角若明七子，而后谓之窥盛唐乎要知唐之李、杜、韩、白，俱非阮亭所喜。因其名太高，未便诋毁；于少陵亦时有微词，况元、白乎阮亭主修饰，不主性情。观其到一处必有诗，诗中必用典，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。或问：“宋荔裳有‘绝代消魂王阮亭’之说，其果然否”余应之曰：“阮亭先生非女郎，立言当使人敬，使人感且兴，不必使人消魂也。然即以消魂论，阮亭之色，亦并非天仙化人，使人心惊者也。不过一良家女，五官端正，吐属清雅；又能加宫中之膏沐，熏海外之名香，倾动一时，原不为过。其修词琢句，大概摭于大历十子，宋、元名家，取彼碎金，成我风格，恰不沾沾于盛唐，蹈七子习气，在本朝自当算一家数。奈归愚、子逊奉若斗山，屿沙、心余弃若刍狗：余以为皆过也。”

三〇

杭州周汾，字蓉衣，咏《春柳》云：“西湖送我离家早，北道看人得第多。”不脱不粘，得古人未有。惜客死于清江。壬寅余过天台，齐侍郎召南亡久矣。其昆季延余小饮，捧侍郎全集，高尺许，乞作序。尽半日之暇，为之翻摭，见其鸿富，美不胜收。仅记其《咏汉武》七律一首，后四句云：“亲承文景升平业，开辟唐虞未有天。到底英雄晚能悔，轮台一诏是神仙。”其兄周南、弟世南，俱以甲科作广文，庞眉白发，年八十余。

三一

陶篁村置屋孤山。余月夜访之，怜其孤寂，劝置燕玉，为暖老计。篁村以为然，购一小鬟。梁山舟侍讲调以诗云：“病来久不见陶潜，隔着重城似隔天。昨夜中庭看星象，小星正在少微边。”“见说榕江泛櫓枝，已成阴后未凉时。一根柳栗无人管，分付樵青好护持。”“不比朝云侍老坡，也如天女伴维摩。对门有个林和靖，冷抱梅花奈尔何”“好将班管画眉双，莫染星星鬓上霜。比似诗人张子野，莺花还有廿年狂。”山舟又有句云：“毕竟人间胜天上，不然刘阮不归来。”余适从天台山归，诵此，为之一笑。

三三

余寓西湖漱石居，有徽州汪明府见访，名乔年，字绣林，年八十矣。适余外出，未获相见。蒙其题壁云：“无人不识元才子，今我来寻李谪仙。底事闲云无处捉教依空荡钓鱼船。”

三四

诗如言也，口齿不清，拉杂万语，愈多愈厌。口齿清矣，又须言之有味，听之可爱，方妙。若村妇絮谈，武夫作闹，无名贵气，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风趣，而嚅嚅然若人病危，不能多语者，实由才薄。

三五

诗不可不改，不可多改。不改则心浮，多改则机窒。要像初拓《黄庭》，刚到恰好处。孔子曰：“中庸不可能也。”此境最难。予最爱方扶南《滕王阁》诗云：“阁外青山阁下江，阁中无主自开窗。春风欲拓滕王帖，蝴蝶入帘飞一双。”叹为绝调。后见其子某云：“翁晚年嫌为少作，删去矣。”予大惊，卒不解其故。桐城吴某告予云：“扶南三改《周瑜墓》诗，而愈改愈谬。”其少作云：“大帝君臣同骨肉，小乔夫婿是英雄。”可称工矣。中年改云：“大帝誓师江水绿，小乔卸甲晚妆红。”已觉牵强。晚年又改云：“小乔妆罢胭脂湿，大帝谋成翡翠通。”真乃不成文理！岂非朱子所谓“三则私意起而反感”哉扶南与方敏恪公为族兄。敏恪寄信，苦劝其勿改少作，而扶南不从。方知存几句好诗，亦须福分。

三六

诗虽奇伟，而不能揉磨入细，未免粗才。诗虽幽俊，而不能展拓开张，终窘边幅。有作用人，放之则弥六合，收之则敛方寸，巨刃摩天，金针刺绣，一以贯之者也。诸葛躬耕草庐，忽然统师六出；靳王中兴首将，竟能跨驴西湖；圣人用行舍藏，可伸可屈，于诗亦可一贯。书家北海如象，不及右军如龙，亦此意耳。余尝规蒋心余云：“子气压九州矣；然能大而不能小，能放而不能敛，能刚而不能柔。”心余折服曰：“吾今日始得真师。”其虚心如此。

三七

梦中得诗，醒时尚记，及晓，往往忘之。似村公子有句云：“梦中得句多忘却，推醒姬人代记诗。”予谓此诗固佳，此姬人尤佳。鲁星村亦云：“客里每先顽仆起，梦中常惜好诗忘。”

三八

徐雨峰中丞士林，巡抚苏州。人以为继汤文正公之后，一人而已。母丧去官，有诏夺情，不起。其方正如此。然其诗极绵丽。宫中书时有句云：“归来惹得山妻问：侍女熏香近有无”

三九

金陵僧药根，工楷法，住扬州某庵。商人洪姓者，欲买其庵旁隙地起花园。药根意不欲，乃投以诗云：“自笑蜗庐傍寺开，邻园树木迥崔巍。侬家院小难栽树，但有青青一片苔。”洪知其意，乃不果买。药根《白瓜渚》云：“星光全在水，渔火欲浮天。”《喜晴》云：“雨收亦似痊沉病，日出浑如见故人。”

四〇

贤者为情，每离所官之地，动致留连。韩魏公离黄州，依依不舍。尹太保四督江南，三十余年。乙酉入相，正值重九之时，先别栖霞，再辞蜀阜，凄然泣下。公不能舍江南，犹江南之人亦不能舍公也。余送至清江浦，每晚必见。及渡黄河，公犹教以明晨作别。临期，余乍盥面，而公遣家人来，云：“公已上马行矣，盖恐面别之难为情耳。后从京师寄诗云：“歌到离亭声断续，人分淮浦影东西。”又曰：“三年只觉流光速，一别方知见面难。”

四一

古之忠臣、孝子，皆情为之也。胡忠简公劾秦桧，流窜海南，临归时，恋恋于黎倩。此与苏子卿娶胡妇相类。盖一意孤行之士，细行不矜。孔子所谓“观过知仁”，正此类也。乃朱子讥之云：“十年浮海一身轻，归对黎涡恰有情。世上无如人欲险，几人到此误平生”高守村和云：“批鳞一疏死生轻，万死投荒尚有情。不学遁翁捧蓍草，甘心钳口自偷生。”

四二

闺秀能文，终竟出于大家。张侯家高太夫人著《红雪轩稿》，七古排律至数十首，盛矣哉！其本朝之曹大家乎？夫宗仁袭封靖逆侯，家资百万，以好客喜施，不二十年，费尽而薨。夫人暗埋三十万金于后园，交其儿谦，始能袭职：其识力如此。夫人名景芳，父琦，为浙闽总督。作女儿时，年十五，《晨妆》云：“妆阁开清晓，晨光上画栏。未曾梳宝髻，不敢问亲安。妥贴加钗凤，低徊插佩兰。隔帘呼侍婢，背后与重看。”又《示谦儿》云：“高捧名花求插髻，遍寻佳果劝尝新。”

四三

余不喜佛法，而独取“因缘”二字，以为足补圣经贤传之缺。身在名场五十余年，或未识面而相憎，或未识面而相慕：皆有缘、无缘故也。己亥省墓杭州。王梦楼太守来云：“商丘陈药洲观察，愿见甚切。”予不解何故。晤后，方知其尊人讳履中者，曾在尹制府署中读余诗而爱之，事已三十余年。其夫人李氏见余名纸，诧曰：“是子才耶吾先君门下士也。”盖夫人为存存先生之女。先生名惺，宰钱塘时枚年十二，应童子试，受知入泮。因有两重世好，欢宴月余。别后，观察见怀云：“早从仙佛参真谛，且向渔樵伴此身。”又曰：“犹记

何郎年少日，新诗赏共沈尚书。”

四四

汪度龄先生中状元时，年已四十余。面麻身长，腰腹十围。买妾京师，有小家女陆氏，粗通文墨，观弹词曲本，以为状元皆美少年，欣然愿嫁。结婚之夕，于烛下见先生年貌，大失所望。业已郁郁矣。是夕，诸同年鬯饮巨杯，先生量宏兴豪，沉醉上床，不顾新人，和衣酣寝；已而呕吐，将新制枕衾尽污腥秽。陆女恚甚，未五更，雉经而亡。或嘲之曰：“国色太娇难作婿，状元虽好却非郎。”

四五

商宝意诗集刻成，有人摘其疵累，余为怅然。仲小海曰：“但愿人生一世，留得几行笔墨，被人指摘，便是有大福分人。不然，草亡木卒，谁则知之而谁议之”余谓此言沉痛，深得圣人疾没世无名之意。然古来曹蜍、李志，又转以庸庸而得存其名，岂非不幸中之幸耶宝意先生有句云：“明知爱惜终须割，但得流传不在多。”

四六

黄允修云：“无诗转为读书忙。”方子云云：“学荒翻得性灵诗。”刘霞裳云：“读书久觉诗思涩。”余谓此数言，非真读书、真能诗者不能道。

四七

谚云：“死棋腹中有仙着。”此言最有理。余平生得此益，不一而足；要之，能从人而不徇人，方妙。乐取于人以为善，圣人也；无稽之言勿听，亦圣人也。作史三长：才、学、识，缺一不可。余谓诗亦如之，而识最为先；非识，则才与学俱误用矣。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：“吾今而知真师之所在。”其识之谓欤’

四八

汪舟次先生作周栎园诗序曰：“《赖古堂集》欲小试神通，加以气格，未必不可以怖作者；但添出一分气格，定减去一分性情，于方寸中，终不愉快。”

四九

淡莲洲明府称芜湖胡漱泉秀才，有“日影度花轻”五字，得五言妙境。江君旭东亦赏沙斗初“花气半湖阴”五字，所见与莲洲同。

五〇

诗境最宽，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，穷老尽气，而不能得其阃奥者。有妇人女子、村氓浅学，偶有一二句，虽李、杜复生，必为低首者。此诗之所以为大也。作诗者必知此二义，而后能求诗于书中，得诗于书外。

五一

陶悔轩方伯任衡阳时，署中小池，为署外居民所买。先生赎归，置轩其上。朱玉阶督学赠句云：“官廨买归三径内，夜窗补惜寸阴余。”一咏其事，一切其姓。石君文成为序云：“先失楚弓，旋归赵璧。汶阳田反，合浦珠还。支公之鹤可高飞，子产之鱼真得所。鲲鹏待化，行看君去朝天；台榭长存，知是谁来作主”

五二

癸酉春，余在王孟亭太守处，见建德布衣徐凤木席间吟一绝云：“自笑不如原上草，春风吹到也开花。”《除夕在外》云：“阅历深知客路难，非关白首恋江干。岁除一，息争千古，莫作寻常旅夜看。”武进庄念农初宰建德，即往相访，赠诗云：“玉峰花影扬帘旌，罨户闲云静不扃。未必山城无绮皓，斯人即是少微星。”“粗官未敢师严武，泥饮无由续旧题。剧喜少陵居杜曲，得闲还过浣花溪。”凤木得诗喜，刻之集中。后庄歿十余年，诗多散失，其子宸选搜寻不可得，予于凤木集中抄此与之。呜呼！使无凤木代为之存，则人琴俱亡矣；岂非爱才之报乎

五三

蒋用庵侍御罢官后，与姚云岫观察同修《南巡盛典》。《过随园咏菊》云：“名花自向闲中老，浮世原宜淡处看。”后姚为广西巡抚，寄信来犹吟及之。

五四

余年二十三，馆今相国稽公家，教其幼子承谦。今四十三年矣。承谦官侍读，行走上书房，假满赴都，过随园，赠云：“万事由来夙有缘，七龄问字记当年。读书好处心先觉，立雪深时道已传。每盼凤巢阿阁上，果摩麟顶绛帷前。德门善庆知无限，伫见骊珠颗颗圆。”余附书相国云：“当日七龄公子，为问字之佳儿；此时白发词臣，作青宫之师傅。能无对之欣然，思之黯然也乎”

五五

千古善言诗者，莫如虞舜。教夔典乐曰：“诗言志。”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。曰：“歌永言。”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。曰：“声依永。”言声韵之贵悠长也。曰：“律和声。”言音之贵均调也。知是四者，于诗之道尽之矣。

五六

每见热中人锐进不已，身家交瘁，未尝不隆隆而升；一旦化去，若烘开花，精神已竭，次年必萎。尝咏《唐花》云：“百花开落虽天定，倘不烘开落或迟。”又见媚长官者，损下益上，徒招怨尤，而于己毫无享受。《戏咏箸》云：“笑君攫取忙，送入他人人口。一世酸咸中，能知味也否”

五七

己未翰林五十人。蒋君麟昌，年才十九，大京兆晴崖公讳炳之长子也；目空一世，尝言：“同馆中，吾服叔度、子才耳。归愚先生虽耆年重望，意不属也。”和皇上《消夏》诗，援笔立就，赐葛二匹。旁观者疑君正笨青云，而竟一病以卒。余《别后寄怀》云：“干将莫邪虞缺折，我有数言赠李邕。”乃成讖语。诗有奇气，咏《七夕》云：“一报人间箫鼓喧，羊灯无焰秋云碧。”《中元》诗云：“两岸红沙多旋舞，惊风不定到三更。”刘相国纶序其诗曰：“十八载夜燔太白，知臣则但问王公；廿七年昼见绯衣，召汝而重呼阿奶。阿翁投杖，谁当荷此析薪；稚子牵衣，未得预其元草。”盖静存亡时，大父犹存，子尚幼故也。同年金质夫哭之云：“渐看豪气笼人上，不料英年似梦中。”余哭之云：“一榜少年今剩我，九原才子又添君。”

五八

某侍郎督学江苏，罗致知名之士。所选五古最佳；七古则不拘何题，动辄千言，引典填书，如涂涂附，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。程鱼门阅之，掀髯笑曰：“欲吓人耶此扬子云所谓‘鸿文无范也’，吾不受其吓矣！”

五九

乾隆辛未，予在吴门。五月十四日，薛一瓢招宴水南园。座中叶定湖长杨、虞东皋景星、许竹素廷铎、李客山果、汪山樵俊、俞赋拙来求，皆科目耆英，最少者亦过花甲；惟余才三十六岁，得遇此会。是夕大雨，未到者沈归愚宗伯、谢淞洲征士而已。叶年八十五，诗云：“潇潇风雨满池塘，白发清尊扫叶庄。不有忘形到尔汝，那能举座尽文章轩窗远度云峰影，几席平分水竹光。最是葵榴好时节，醉吟相赏昼方长。”虞八十有二，句云：“入座古风堪远俗，到门新雨欲催诗。”俞六十有九，句云：“社开今栗里，树老古南园。”次月，一瓢再招同人相会，则余归白下，竹素还太仓，客山死矣。主人之孙寿鱼赋云：“照眼芙蓉半开落，满堂名士各西东。”

六〇

升平日久，海内殷富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、徐良夫之风，蓄积书史，广开坛坫。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，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，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，吴氏尺帛之瓶花斋；名流宴咏，殆无虚日。许巩璜刺史赠查云：“庇人孙北海，置驿郑南阳。”其豪可想。此外，公卿当事，则有唐公英之在九江，鄂公敏之在西湖，皆以宏奖为己任。不四十年，风流顿尽。唐公号蜗寄老人，司九江关，悬纸墨笔砚于琵琶亭，客过有题诗者，命关吏开列姓名以进。公读其诗，分高下，以酬赠之。建白太傅祠，肖己像于旁。甲辰冬，余过九江，则太傅祠改作戏台，唐公像亦不见。

六一

马氏玲珑山馆，一时名士如厉太鸿、陈授衣、汪玉枢、闵莲峰诸人，争为诗会，分咏一题，哀然成集。陈《田家乐》云：“儿童下学恼比邻，抛堕池塘日几巡。折得松梢当旗纛，又来呵殿学官人。”闵云：“黄叶溪头村路长，挫针负局客郎当。草花插鬓偎篱望，知是谁家新嫁娘”秋玉云：“两两车乘轂舄轻，田家最要一冬晴。秋田晒罢村醪熟，翻爱糟床滴雨声。”汪《养蚕》云：“小姑畏人房闼潜，采桑那惜春葱纤。半夜沙沙食叶急，听作雨声愁雨湿。”陈云：“蚕娘养蚕如养儿，性知畏寒饥有时。篱根卖炭闻荡桨，屋后邻园桑剪响。”皆可诵也。余题甚多，不及备载。至今未三十年，诸诗人零落殆尽；而商人亦无能知风雅者。莲峰年八十三岁，僂然尚存；闻其饥寒垂毙矣！

六二

金陵女徐氏，适桐城张某，夫久客不归，寄诗云：“残漏已催明月尽，五更如度五重关。”又有鲁月霞者，嫁徽邑程生而寡，有《扫花》诗云：“触我朱栏三日恨，费他青帝一春功。”陈淑兰读两诗而慕之，题其集云：“吟来恍入班昭座，恨我迟生二十年。”

六三

本朝诗家，序事学古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而绝妙者，如陈元孝之《王将军歌》，许衡紫之《伍节女歌》，马墨麟之《戴烈妇歌》，胡稚威之《孝女李三行》，皆古藻淋漓。惜篇页繁重，不能尽录。

六四

乾隆初，杭州诗酒之会最盛。名士杭、厉之外，则有朱鹿田樟、吴鸥亭城；汪抱朴台、金江声志章、张鹭洲湄、施竹田安、周穆门京，每到西湖堤上，倚裳联（袞艺），若屏风然。有明中、让山两诗僧留宿古寺，诗成传抄，纸价为贵。《南屏坐雨》，朱云：“一角山昏秋欲晚，满窗叶战雨来初。”张云：“荷声冷带跳珠雨，铎语遥飞泼墨山。”汪云：“云气半遮山下塔，秋光早入水边村。”施云：“浓云拥树湖先暝，凉雨到窗山欲应。”让山句如：“多情无过鸟，到处似留人。”“室敞许云住，竹深无暑通。”“树声满壑秋初到，山影一池泉洗青。”明中句如：“烧烟隔岸水犹静，初日到窗山自移。”皆可爱也。四十年来，儒、释两门，一齐寂灭，竟无继起者。

六五

山阴吴修龄有句云：“雁将秋色去，帆带好山移。”人因呼之曰“吴好山”。好山《晚晴》云：“江皋收宿雨，征雁卷帘闻。野戍空千里，高秋无片云。海明天落日，风响马归群。赋罢衫巾岸，应书白练裙。”与胡稚威交好，两序皆胡所作。胡和其《寒夜》一联云：“冻苦星辰白，霜明鼓角干。”真乃不愧孟郊。

六六

或云：“诗无理语。”予谓不然。《大雅》：“于缉熙敬止”、“不闻亦式，不谏亦入”，何尝非理语，何等古妙！《文选》：“寡欲罕所缺，理来情无存。”唐人：“廉岂活名具，高宜近物情。”陈后山《训子》云：“勉汝言须记，逢人善即师。”文文山《咏怀》云：“疏因随事直，忠故有时愚。”又，宋人：“独有玉堂人不寐，六箴将晓献宸旒。”亦皆理语，何尝非诗家上乘至乃“月窟”、“天根”等语，便令人闻而生厌矣。

六七

诗家有不说理而真乃说理者。如唐人咏《棋》云：“人心无算处，国手有输时。”咏《帆》云：“恰认己身住，翻疑彼岸移。”宋人：“君王若看貌，甘在众妃中。”“禅心终不动，仍捧旧花归。”《雪》诗：“何由更得齐民暖，恨不偏于宿麦深。”《云》诗：“无限旱苗枯欲尽，悠悠闲处作奇峰。”许鲁斋《即景》云：“黑云莽莽路昏昏，底事登车尚出门直待前途风雨恶，苍茫何处觅烟村”无名氏云：“一点缁尘浣素衣，癡癡驳驳使人疑。纵教洗遍千江水，争似当初未洗时”

六八

苏州黄子云，号野鸿，布衣能诗。有某中丞欲见之，黄不可，题一联云：“空谷衣冠非易覩，野人门巷不轻开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村角鸟呼红杏雨，陌头人拜白杨烟。”《上王虚舟先生》云：“两晋而还谁翰墨，九州之内独声名。”皆佳句也。子云于城外构一草屋，客至，则具鸡黍，夜留榻焉。父子终夜读书。客叹其好学。曰：“非也。我父子只有一被，撤以供客，夜无以为寝，故且读书耳。”

六九

己卯乡试，丹阳贡生于震，负诗一册，踵门求见，年五十余矣。曰：“苦吟半生，无一知己；今所望者惟先生，故以诗呈教。如先生亦无所取，则震将投江死矣。”余骇且笑，急读之。是学前明七子者，于唐人形貌，颇能描摹，因称许数言。其人大喜而去。黄星岩戏吟云：“亏公宽着看诗眼，救得狂人蹈海心。”

七〇

刘春池赋《白牡丹》云：“神仙队里风流易，富贵场中本色难。”陈紫澜宫詹浩赋《白桃花》云：“后庭歌罢醒初醒，前度人来鬓已华。”蒋用庵御史亦赋《白桃》云：“亡息国因红粉累，避秦人是白衣尊。”皆妙。

七一

山阴胡西垞素行诡激，落魄扬州，屡谒卢转运不得见，乃除夕投诗云：“莽莽

乾坤岁又阑，萧萧白发老江干。布金地暖回春易，列戟门高再拜难。庾信生涯最萧瑟，孟郊诗骨剧清寒。自怜七字香无力，封上梅花阁下看。”雅雨先生见之，即呼驹往拜，馈朱提数笏。

七二

卢招人观虹桥芍药，诸名士集二十余人；独布衣金司农诗先成，云：“看花都是白头人，爱惜风光爱惜身。到此百杯须满饮，果然四月有余春。枝头红影初离雨，扇底狂香欲拂尘。知道使君诗第一，明珠清玉比精神。”卢大喜，一座为之搁笔。

七三

诗家闺秀多，青衣少。高明府继允有苏州薛筠郎，貌美艺娴，赋《秋月》云：“风韵乱传杵，云华轻入河。”《旅思》云：“如何野店闻钟夜，犹是寒山寺里声。”《晓行》云：“并马忽惊人在后，贪看山色又回头。”皆有风调。筠郎随主人入都，卒于保阳。高刻其遗稿，属余题句。余书三绝，有云：“绝好齐、梁诗弟子，不教来事沈尚书。”

七四

沈归愚选《明诗别裁》，有刘永锡《行路难》一首云：“云漫漫兮白日寒，天荆地棘行路难。”批云：“只此数字，抵人千百。”予不觉大笑。“风萧萧兮白日寒”，是《国策》语。“行路难”三字是题目。此人所作，只“天荆地棘”四字而已，以此为佳，全无意义。须知《三百篇》如“采采芣苢”、“薄言采之”之类，均非后人所当效法。圣人存之，采南国之风，尊文王之化；非如后人选读本，教人摹仿也。今人附会圣经，极力赞叹。章蕨斋戏仿云：“点点蜡烛，薄言点之。点点蜡烛，薄言剪之。”注云：“剪，剪去其煤也。”闻者绝倒。余尝疑孔子删诗之说，本属附会。今不见于《三百篇》中，而见于他书者，如《左氏》之“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”，“虽有姬姜，无弃憔悴”；《表記》之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”；古诗之“雨无其极，伤我稼穡”之类：皆无愧于《三百篇》，而何以全删要知圣人述而不作。《三百篇》者，鲁国方策旧存之诗，圣人正之，使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而已，非删之也。后儒王鲁斋欲删《国风》淫词五十章，陈少南欲删《鲁颂》，何迂妄乃尔！

七五

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，称韩文杜诗，无一字没来历。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，转妙在没来历。元微之称少陵云：“怜渠直道当时事，不着心源傍古人。”昌黎云：“惟古于词必已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贼。”今就二人所用之典，证二人生平所读之书，颇不为多，班班可考；亦从不自注此句出何书，用何典。昌黎尤好生造字句，正难其自我作古，吐词为经。他人学之，便觉不妥耳。

七六

女宠虽自古为患，而地道无成，其过终在男子。使太宗不死，武氏何能为祸李白云：“若教管仲身常在，宫内何妨更六人！”杨诚斋云：“但愿君王诛宰韶，不愁宫里有西施。”唐人咏《明皇》云：“姚、宋不亡妃子在，胡尘那得到中华”《僖宗幸蜀》诗云：“地下阿瞒应有语，这回休更怨杨妃。”范同叔云：“吴国若教丞相在，越王空送美人来。”此数首，皆为美人开脱。余咏《陈宫》云：“若教褒姒逢君子，都是《周南》传里人。”亦此意也。唐人又有句云：“吴王事事都颠倒，未必西施胜六宫。”尤妙。

七七

余雅不喜四皓事，著论非之；且疑是子长好奇附会，非真有其人也。后读杜牧“四皓安刘是灭刘”、钱辛楣先生“安吕非安刘”二诗，可谓先得我心。顾禄伯亦有诗诮之云：“垂老与人家国事，几闻巢、许出山来”

七八

己酉夏间，鳌静夫图明府与张荷塘过访随园，蒙见赠云：“太史藏书地，因山得一园。西风吹蜡屐，凉雨叩蓬门。霜重枫将老，秋酣菊已繁。十年荒旧学，诗律待深论。”此诗虽成，逾年不寄。直至鳌公调任金山，余过松江，舟中相晤，方出以相示。予问：“何不早寄”曰：“荷塘道不佳。”余笑曰：“此诗通首清老，一气卷舒，不求工于字句间。古大家往往有之，颇可存也。想荷塘引《春秋》之义，必欲责备贤者，诱出君惊人之句耶”彼此赧然。鳌第三句是“西风吹倦客”。荷塘道：“‘倦’字对不过‘蓬’字。”为改作“西风吹蜡山屐”。余道：“‘蜡’字又与‘风’字不相联贯，不如改‘西风吹蜡屐’，益觉清老也。”

七九

奇丽川方伯，笃友谊而爱风雅。辛亥清明后三日，寄札云：“有惠山侯生，名光第，字枕渔者，尝携之同至黔中。诗多清妙，而身亡后，散失无存，向其家搜得古今体一卷，特揣函寄上。倘得采录入《诗话》中，则皕生附以不朽，而余亦有以报故人也。”余读之，颇近中唐风格，为录其《送友之河南》云：“亲老难为别，家贫耐远行。东风吹客梦，落日已孤征。尽此一樽酒，相将无限情。梁园春正好，莫听鹧鸪声。”《山塘竹枝词》云：“当垆十五鬓堆鸦，称体单衫浅碧纱。玉盞劝郎拼醉饮，更无花好似侬家。”“陂塘春水碧于油，树树垂杨隐画楼。楼上玉人春睡足，一帘红日正梳头。”其他佳句，五言如：“蝉吟出高树，山色落孤篷。”“隔水犬争吠，断桥僧独归。”七言如《吊李白》云：“千载比肩惟杜甫，一生低首只宣城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丁宁落向春波去，不许东西两处流。”

卷四

一

凡作诗者，各有身份，亦各有心胸。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，有《青门柳枝词》云：“留得六宫眉黛好，高楼付与晓妆人。”是闺阁语。中丞和云：“莫向离亭争折取，浓阴留覆往来人。”是大臣语。严冬友侍读和云：“五里东风三里雪，一齐排着等离人。”是词客语。夫人又有句云：“天涯半是伤春客，漂泊烦他青眼看。”亦有慈云护物之意。张少仪观察和云：“不须看到婆娑日，已觉伤心似汉南。则的是名场耆旧语矣。

恽南田寿平之父逊庵，遭国变，父子相失，寿平卖杭州富商某为奴。其故人谛晖和尚，在灵隐坐方丈，苦无救策。会二月十九日观音生辰，天竺烧香者，过灵隐寺必拜方丈。谛晖道行高，贵官男女来膜拜者，以万数，从无答礼。富商夫人从苍头婢仆数十人，来拜谛晖。谛晖探知颀而纤者，恽氏儿也，矍然起，跪儿前，膜拜不止，曰：“罪过！罪过！”夫人惊问故。甲：“此地藏王菩萨也。托生人间，访人善恶。夫人奴畜之，无礼已甚；闻又鞭扑之，从此罪孽深重，奈何尸夫人惶急，归告某商。次早，某商来，长跪不起，求开一线佛门之路。谛晖曰：“非特公有罪，僧亦有罪。地藏王来寺，而僧不知迎，僧罪大矣！请以香花清水，供养地藏王入寺，缓缓为公夫妇忏悔，并为僧自己忏悔。”某商大喜，布施百万，以儿付谛晖。谛晖教之读书、学画，一时声名大起。寿平佳句，如：“蝉移无定响，星过有余光。”“送迎人自老，新旧岁无痕。”“只为花阴贪坐久，不须归去更熏衣。”皆清绝也。《十四夜望月》云：“平开图画含千岭，尽扫星河占一天。”真乃自喻其笔墨之高矣。其时，石揆僧与谛晖齐名。石揆有弟子沈近思，后官总宪。人问谛晖：“孰优”曰：“近思讲理学，不出周、程、张、朱范围；寿平作画，能脱文、沈、唐、仇窠臼：似恽优矣。”

诗用经书成语，有对仗极妙者。前辈卢玉岩云：“头既责余余责头，腹亦负公公负腹。”近人吴文溥云：“人非磨墨墨磨人，我自注经经注我。”姚念慈云：“野无青草霜飞后，菊有黄花雁到初。”汪韩门云：“白鳧化后成衰老，黄雀飞来谢少年。”胡稚威云：“春水绿波芳草色，杂花生树乱莺飞。”朱鹿田《得子》云：“我求壮艾三年药，汝似王瓜五月生。”皆用经书、乐府成语也。余戏集乐府云：“背画天图，子星历历；东升日影，鸡黄团团。”

四

题古迹能翻陈出新最妙。河南邯郸壁上或题云：“四十年中公与侯，虽然是梦也风流。我今落魄邯郸道，要替先生借枕头。”严子陵钓台或题云：“一着羊裘便有心，虚名传诵到如今。当时若着蓑衣去，烟水茫茫何处寻”凡事不能无

弊，学诗亦然。学汉、魏《文选》者，其弊常流于假；学李、杜、韩、苏者，其弊常失于粗；学王、孟、韦、柳者，其弊常流于弱；学元、白、放翁者，其弊常失于浅；学温、李、冬郎者，其弊常失于纤。人能吸诸家之精华，而吐其糟粕，则诸弊尽捐。大概杜、韩以学力胜，学之，刻鹄不成，犹类鹜也。太白、东坡以天分胜，学之，画虎不成，反类狗也。佛云：“学我者死。”无佛之聪明而学佛，自然死矣。

五

昔人称谢太傅“功高百辟，心在一丘”。范希文经略西边，犹恋恋于曩日之圭峰月下，与友人书，时时及之。秋帆尚书巡抚陕西，有《小方壶忆梅》诗，节其大概云：“仙人家住梅花村，寒香万顷塞我门。门巷寂寂嵌空谷，冷艳繁枝环破屋。尘缘未了出山去，回头别花花不语。北走燕云西入秦，问梅精舍知何处。岁云暮矣风雪骤，驿使音稀断陇首。天涯人远乍黄昏，料得花还如我瘦。松林翠羽最相思，梦绕南枝更北枝。花神曩日盟言在，重订还山在几时。香落琴弦弹一曲，尔音千里同金玉。花如不谅余精诚，请问邓尉山樵徐友竹。”徐名坚，苏州木渎人，能诗工画，余旧交也。张文敏公《题横山西庐》云：“壶中长日静中缘，我亦曾经四小年。不及苍髯墙外叟，梅花看到菊花天。”与毕公同有“心在一丘”之想。

六

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。薨时，满榻纷披，皆诗草也。病革，闻皇上有驾临之信，才略收拾。前一月，命诸公子作送春诗。西席解吉庵赋云：“也知住已经三月，其奈逢须隔一年。遗爱只留庭树好，余晖空托架花鲜。”公甚赏之，动笔加圈。歿后方知皆讖。公第四公子树斋为尚书，应第三句。又一联云：“千红万紫费安排，底事功成驾便回”亦暗藏骑箕之意，皆无心偶触云。

七

副宪赵学斋先生提倡后学，爱才如命。掌教万松书院，识拔英俊少年，一时遂有《北史》张雕武之谤。不数年，所识拔者，云蒸霞起，如：吴云岩、叶登南辈，皆作状元词翰，浮言始息。有项春台秀才早卒，先生哭之云：“文章灵气归何处，师弟情缘结再生。”余在京师，《送王卿华归里》云：“风怀似我能怜我，客路逢君又别君。”先生读之，谓卿华曰：“此种人才，当铸黄金事之。”先生讳大鲸。

八

蒋南庄守颍州，有句云：“人原是俗非因吏，仕岂能优且读书。”谦而蕴藉。《过泷喉》云：“乱石磨舟泉有骨，双桡拨雾水生尘。”与徐凤木布衣“水浅搁舟沙怒语，山弯转舵月回眸”相似。蒋名熊昌，常州人。

九

汤潜庵巡抚江苏，《出郭》云：“按部雨余香稻熟，课农花发晓云轻。”人言公理学名儒，何诗之清婉也余记座师孙文定公亦有咏《梅》云：“天地心从数点见，河山春借一枝回。”诗不腐，而言外俱含道气。

一〇

朱子立中丞，高颧长髯，多权谋，人称“双料曹操”；与西林相公共事云南，彼此抵牾。朱，有句云：“畏暑铺长簟，思风去短屏。”颇闲雅，不类其为人。康熙间，施漕帅讳世纶者，亦刚不可犯。有句云：“爱山移舫对，隔水问花多。”与中丞同调。朱名纲。

一一

己未冬，余乞假归娶；路过扬州，转运使徐梅麓先生止而觞之。席无杂宾，汪度龄应铨、唐赤子建中，皆翰林前辈。余科最晚，年最少，终席敬慎威仪，不敢发一语。但见壁上有赤子先生《端午竹枝》云：“无端饶鼓出空舟，赚得珠帘尽上钩。小玉低言娇女避，郎君倚扇在船头。”

湖南张少廷尉名璨，字岂石，紫髯伟貌，议论风生，能赤手捕盗。与鲁观察亮侪，俱权奇自喜。题所居云：“南轩北牖又东扉，取次园林待我归。当路莫栽荆棘草，他年免挂子孙衣。”言可风世。又《戏题》云：“书画琴棋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。而今七事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殊解颐也。又谓人云：“见鬼莫怕，但与之打。”人问：“打败奈何”曰：“我打败，才同他一样。”

冯古浦在西林相公席上咏《牡丹》云：“诗到清平能动主，花虽富贵不骄人。”西林喜，赠遗甚厚。此诗若在他人席上作，便觉无谓。

一四

丙辰，余在都中，受知于张鹭洲先生。先生作御史，立朝侃侃，颇著风绩。有《柳鱼集》行世。余购得，被人攫去，时为恼闷。甲午岁，余泊舟丹阳，旁有小舟相并。时天暑，彼此窗开。余舱中诗稿堆积几上。邻舟一女子，容貌庄姝，每伺余出舱，便注目偷视，若领解者。余心疑之。问其家人，乃先生女，嫁汪文端公从子某。因招汪入舱话旧。问先生诗，不能记。入问夫人，夫人乃诵其《巡台湾作》云：“少寒多暖不霜天，木叶长青花久妍。真个四时皆是夏，荷花度腊菊迎年。”

一五

宛平黄昆圃先生，康熙辛未词林子告后，在长安主持风雅。人有一技一长，必为揄扬，无须识面。李方伯渭来江南，余往衙参。一见，便云：“昆圃先生交好耶”余曰：“未也。”方伯云：“我出都时，黄公以足下再三托我。”方知

先生怜才，有古人风。《庚午重赴鹿鸣》诗曰：“蕊榜新开敞盛筵，漫劳车马问衰年。雀罗门巷群相讶，鹤发重联桂籍仙。”《辛未重赴琼林》诗曰：“天鼓声喧晓漏余，春风吹雨洒庭除。婆娑老眼看新榜，仿佛青云接敝庐。”“鹤返故巢无宿侣，花开仙洞见新枝。辅轩南国追畴昔，风雨桥山怆梦思。”先生巡抚浙江，追感两朝恩遇，故诗中及之。

一六

姜白石云：“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；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：诗便不俗。”

一七

古人诗有全篇用平声者，天随子《夏日》诗，四十字皆平声。有全篇用仄声者，梅圣俞《酌酒与妇饮》一篇皆仄声。有通首不用韵者，古《采莲曲》是也。有平仄各押韵者，唐末章碣以八句诗平仄各有一韵是也。诗家变体，宋魏菊庄《诗人玉屑》，言之最详。

一八

税关巡拦书吏，如捕役缉贼，虎视眈眈；但一见书册，兴便索然。姚云上作七古，前四句云：“劬劳王事前旌驱，咿唔星夜关山逾。笋束牛腰囊负载，关吏疾呼书书书尸此辈声口宛然，读之欲笑。南丰谢鸣篁有句云：“近海风涛壮，当关仆隶尊。”或和云：“客久囊虽破，船装书便尊。”

一九

郑所南井中《心史》，虽用铁匣浸水中，然年历二百，纸墨断无不坏之理。所载元世祖剖割文天祥，食其心肺，又好食孕妇腹中小儿，语太荒悖，殊不足信。惟四言诗一首殊妙，曰：“今日之今，霍霍栩栩；少焉矚之，已化为古。”

二〇

女心外向，自古为然。南越古蛮洞，秦时最强，俗尤善弩；每发镞箭，贯十余人。赵佗畏之。蛮王有女兰珠，美而艳，制弩尤精。佗乃遣子某赘其家。不三年，尽得其制弩、破弩之法。遂起兵伐之，虏蛮王以归。此事见《粤峽志》。余赋诗云：“赵王父子开边界，赖种兰珠一朵花。铜弩三千随婿去，女儿心太为夫家。”按后世开边，往往收功于妇人。洪武时，贵州宣慰使霭翠妻奢香，为都督马聘所裸挞，乃走诉京师。太祖问：“朕为汝报仇，何以报我”曰：“愿立龙场九驿，通黔、蜀之道。”后果如其言。吴明卿诗云：“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，犍为万卒迷无津。帐中坐叱山河走，谁道奢香一妇人”

二一

古来奇女子，如冯燎及洗夫人，事载史书，惜见于诗者绝少。惟石柱土司之秦良玉，能为国杀贼。明怀宗赐诗云：“桃花马上请长缨。”又云：“试看他年麟阁上，丹青先画美人图。”本朝朱鹿田先生作七古美之，警句云：“一时巾

帼尽须眉，马上红旗马前酒。蜀亡不肯树降旗，残疆犹为君王守。”又曰：“绿沉枪舞春星转，花桶裙拖锦带红。”

二二

僧无称“郎”之理，而北魏谚云：“支郎眼中黄，形躯似智囊。”是僧可称“郎”之一证。魏有三高僧：支谦、支谅、支谶也。

二三

香山诗：“杨柳小蛮腰。”妓名也。后《寄禹锡》诗：“携将小蛮去，招得老刘来。”自注云：“小蛮，酒植也。”“小蛮”竟有二解。

二四

汪舒怀先生云：“钱笈杜诗，穿凿附会，令人欲呕。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椽盖之冰，煎弦续胶为美饌愈疾，以《洗兵马》、《收两京》二篇为刺肃宗，比之商臣、杨广，此岂少陵忠君爱国之心耶尤可笑者，跋元人汪水云诗：‘客中忽忽又重阳，满酌葡萄当菊觞。谢后已叨新圣旨，谢家田土免输粮。’‘第二筵开八九重，君王把酒劝三宫。酩酊割罢行酥酪，又进椒盘剥嫩葱。’就此二首，遂以为谢后有失节之事。按《宋史》：理宗谢后宝庆三年册立，垂四十年，而度宗嗣位，尊为太皇太后，已老病不能听政。德祐二年，宋亡，徙越，七年而崩，寿七十四。是至燕时，已六十七矣；宁有刘曜、羊后之虑哉水云又咏宋宫人分嫁北匠云：‘君王不重色，安肯留金闺’则世祖为人可知。《元史》又称宏吉刺皇后见幼主入朝而不乐，为全太后不习水土，代奏乞放还江南。帝虽不许，而封幼主为瀛国公。则别置邸第，完全眷属可知。水云诗云：‘昭仪别馆香云暖，手把诗书授国公。’是昭仪亦未入元宫也。”

二五

陈后山吟诗最刻苦，《九日》云：“人事自生今日意，寒花只作去年香。”郑毅夫云：“夜来过岭忽闻雨，今日满溪都是花。”此种句，似易实难。人能知易中之难，可与言诗。

二六

雍正甲寅，海宁陈文简公予告在家，来游西湖。人知三朝元老，观者如堵。余年十九，犹及仰瞻风采。先生仙风道骨，年已八十，犹替人题陈章侯《莲鹭图》云：“墨花吹得绿差差，小景分来太液池。白鹭不飞莲不谢，摇风立雨已多时。”书法绝似董香光。余生平所见翰林前辈，如徐蝶园相国、陈文简公、黄昆圃中丞、熊涤斋太史，皆鲁灵光也。

二七

谚云：“读书是前世事。”余幼时，家中无书，借得《文选》，见《长门赋》一篇，恍如读过，《离骚》亦然。方知谚语之非诬。毛俟园广文有句云：“名

须没世称才好，书到今生读已迟。”

二八

凡作人贵直，而作诗文贵曲。孔子曰：“情欲信，词欲巧。”孟子曰：“智譬则巧，圣譬则力。”巧，即曲之谓也。崔念陵诗云：“有磨皆好事，无曲不文星。”洵知言哉！

或问：“诗如何而后可谓之曲”余曰：古诗之曲者，不胜数矣！即如近人王仔园《访友》云：“乱鸟栖定夜三更，楼上银灯一点明。记得到门还不扣，花阴悄听读书声。”此曲也。若到门便扣，则直矣。方蒙章《访友》云：“轻舟一路绕烟霞，更爱山前满涧花。不为寻君也留住，那知花里即君家。”此曲也。若知是君家，便直矣。宋人咏《梅》云：“绿杨解语应相笑，漏泄春光恰是谁”咏《红梅》云：“牧童睡起朦胧眼，错认桃林欲放牛。”咏梅而想到杨柳之心，牧童之眼，此曲也；若专咏梅花，便直矣。

二九

诗虽贵淡雅，亦不可有乡野气。何也古之应、刘、鲍、谢、李、杜、韩、苏，皆有官职，非村野之人。盖士君子读破万卷，又必须登庙堂，览山川，结交海内名流，然后气局见解，自然阔大；良友琢磨，自然精进。否则，鸟啼虫吟，沾沾自喜，虽有佳处，而边幅固已狭矣。人有乡党自好之士，诗亦有乡党自好之诗。桓宽《盐铁论》曰：“鄙儒不如都士。”信矣！

三〇

吾乡宋笠田明府女，名右妍，能诗，有“残溜积来频洗砚，炉灰拨去屡添香”之句。嫁婿徐金粟，亦少年能诗。《七夕》云：“一湾河汉影，万国女儿情。”《晚坐》云：“风带残云归远岫，树摇余滴乱斜阳。”

三一

丙辰以布衣荐鸿词者，海内四人：一江西赵宁静，一河南车文，一陕西屈复，一嘉禾张庚。车之著作，余未经见。张善画，长于五古，人亦朴诚。独屈复傲岸，自号悔翁，出必高杖，四童扶持。在京师，见客，南面坐；公侯学诗者，入拜床下。专改削少陵，訾诋太白，以自夸身份。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。山左颜懋伦心不平，独往求见。坐定，即问曰：“足下诗，有《书中干蝴蝶》二十首，此委巷小家子题目，李、杜集中，可曾有否”屈默然惭。人以为快。沈归愚刻《别裁集》，仅录屈《王母庙》一首，云：“秦地山河留落日，汉家宫阙见孤灯。如今应是蟠桃熟，寂寞何人荐茂陵”

三二

庆雨峰玉观察芜湖，因旧署荒芜，前任刘公未加修葺。雨峰抵任，为培花树，戏题一绝寄刘云：“笑杀河阳旧吏来，地无青草长莓苔。岭梅岩桂江干竹

，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

三三

辛未圣驾南巡，西湖僧某迎于圣因寺。上以手抚其左腕，其僧，遂绣团龙于袈裟之左偏；客来相揖者，以右手答之，而左臂不动。杭堇浦嘲之云：“维摩经院境清嘉，依旧红尘送岁华。夸道赐衣曾借紫，竹边留客晒袈裟。”

三四

丙辰征士王藻，字载扬，吴江人，贩米为业。《偶题<桃源图>》云：“相看何物同尘世只有秦时月在天。”以此受知于沈瑜翁先生，四处揄扬，遂弃业读书。吴大宗伯荆山荐举鸿词科，廷试报罢，往来扬州，与诗人结社吟咏。貌琐瘦急遽，小声音，好蓄宋板书、青田石印章。有友借观，误堕地碎，载扬垂泣三日。其风趣如此。《读{梅村集}>》云：“百首淋浪长庆体，一生惭愧义熙民。”《剪梅》云：“大抵端相求入画，最难割爱似删诗。”

三五

余少时过江西泸溪，舟中把书吟咏。岸上儿童指曰：“此学士船也。”余喜而成句，云：“衣冠僧识江南客，翰墨儿呼学士舟。”后三十年，读无锡顾公奎光《赴辰州》诗云：“村民久识泸溪令，笑指篷窗满几书。”两意相同，而俱成于泸溪，亦奇。顾咏《傀儡》云：“闲来惟挂壁，用我也登场。”《过沅江》云：“名场似弈无同局，吏道如诗有别才。”

三六

陈沧州先生守苏州，《重游虎丘》诗云：“雪艇松龕阅岁时，廿年踪迹鸟鱼知。春风再扫生公石，落照仍衔短薄祠。雨后万松全迳匝，云中双塔半迷离。夕佳亭上凭阑处，红叶空山绕梦思。”“尘鞅删余半晌闲，青鞋布袜也看山。离宫路出云霄上，法驾春留紫翠间。代谢已怜金气尽，再来偏笑石头顽。楝花风后游人歇，一任鸥盟数往还。”其时总督噶礼，以诗为诽谤，句句旁注，而劾奏之，摘印下狱。圣祖诏云：“诗人讽咏，各有寄托。岂可有意罗织，以入人罪”命复其官。寻擢霸昌道。

三七

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。有李姓女，貌佳而足欠裹。赵曰：“似此风姿，可惜土重。”土重者，杭州谚语：脚大也。媒妁曰：“李女能诗，可以面试。”赵欲戏之，即以《弓鞋》命题。女即书云：“三寸弓鞋自古无，观音大士赤双趺。不知裹足从何起，起自人间贱丈夫尸赵悚然而退。”

三八

古闺秀能诗者多，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，有松江女张氏二人，寓居尼庵，自言文敏公族也。姊名宛玉，嫁淮北程家，与夫不协，私行脱逃。山阳令行

文关提。余点解时，宛玉堂上献诗云：“五湖深处素馨花，误入淮西估客家。得遇江州白司马，敢将幽怨诉琵琶”余疑倩人作，女请面试。予指庭前枯树为题，女曰：“明府既许婢子吟诗，诗人无跪礼；请假纸笔立吟，可乎”余许之。乃倚几疾书曰：“独立空庭久，朝朝向太阳。何人能手植，移作后庭芳”未几，山阳冯令来。予问：“张女事作何办”曰：“此事不应断离。然才女嫁俗商不称，故释其背逃之罪，且放归矣。”问：“何以知其才”曰：“渠献诗云：‘泣请神明宰，容奴返故乡。他时化蜀鸟，衔结到君旁。’冯故四川人也。”

三九

雍正间，京师伶人刘三，色艺冠时，独与翰林李玉洲先生交好。苏州张少仪观察为诸生时，封公谪戍军台，徒步入都，为父赎罪。一时有三子之称，盖云公子、才子、孝子也。沿门托钵，尚缺五百余金。偶于先生席上言及此事，刘慨然曰：“此何难公子有此孝心，我能相助。”遂遍告班中人云：“诸君助张，如助我也。”择日设席江南会馆，请诸豪贵来，已乃缠头而出。一座倾靡，掷金钱者如雨，果得五百余金。尽以与张，而封公之难遂解。余丙辰入都，在先生处见刘，则已老矣。但闻先生未第时甚贫，刘爱其才，以身事之。余疑而不信。偶过薤发铺壁上，无名氏题云：“欲得刘三一片心，明珠十斛万黄金。一钱不费偏倾倒，妒杀江南李翰林。”方知果实事也。先生在吴门，《与朱约岑送采官北上》云：“莫惜当筵舞鬓斜，多情曾为损才华。玉郎此会成长别，飞尽江南陌上花。”朱和之，有“春灯红照一枝花”之句。朱为张匠门先生之故人，相见京师，年已八十，恶见发须之白，日日薤之，与翁霁堂同癖。

四〇

乾隆己未，京师伶人许云亭名冠一时。群翰林慕之，纠金演剧。余虽年少，而敝车羸马，无足动许者。许流目送笑，若将昵焉。余心疑之，未敢问也。次日侵晨，竟叩门而至，情款绸缪。余喜过望，赠诗云：“笙清簧暖小排当，绝代飞琼最擅场。底事一泓秋水剪，曲终人反顾周郎”

四一

李桂官与毕秋帆尚书交好。毕来第时，李服事最殷：病则称药量水，出则授辔随车。毕中庚辰进士，李为购素册界乌丝，劝习殿试卷子，果大魁天下。溧阳相公，康熙前庚辰进士也，重赴樱桃之宴，闻桂郎在坐，笑曰：“我揩老眼，要一见状元夫人。”其名重如此。戊子年，毕公官陕西。李将往访，路过金陵，年已三十，风韵犹存。余作长歌赠之，序其《劝毕公习字》云：“若教内助论勋伐，合使夫人让诰封。”

四二

今人论诗，动言贵厚而贱薄，此亦耳食之言。不知宜厚宜薄，惟以妙为主。以

两物论，狐貉贵厚，蛟蛸贵薄。以一物论，刀背贵厚，刀锋贵薄。安见厚者定贵，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，少陵似厚，太白似薄；义山似厚，飞卿似薄：俱为名家。犹之论交，谓深人难交，不知浅人亦正难交。

四三

庚寅元旦，皇上登保和殿受朝贺，望见远处有烟腾空而起，问大学士曰：“得毋民间有失火者乎”首相舒文襄公奏曰：“似烟非烟。”诸公服其吐属典雅。古语：“似烟非烟，是谓庆云。”

四四

杭人土音，呼“朋”作“蓬”之本音，“崩”为“蓬”之阳音，皆“一东”韵也。韵书都收入“十丞”，则与“一东”远矣。然《左传》：“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；岂不欲往，畏我友朋。”《三国志》：“张昭作《陶谦哀词》曰：‘丧复失恃，民知困穷。曾不旬月，五郡溃崩。’”是将“朋”、“崩”二字，俱押入“一东”也。

四五

彭城李涓，字蓉涓，以选拔入京师。一日，欲救某友之窘，卖所乘小驷赠之。赋诗云：“从此蹒跚懒行步，好花都让别人看。”亡何，不第而亡。人以为讖。蓉涓貌美。扬州绸铺女儿，有国色，好养鹦鹉，每早喂食。一日方提笼，而目有所睇，不觉笼落于地。旁人咸讶之，察所睇，则蓉涓方过其门故也。刘霞裳闻而赋诗云：“贪看野鸳鸯，忘堕手鹦鹉。可惜此时情，鹦鹉不能语。”

四六

陆陆堂、诸襄七、汪韩门三太史，经学渊深，而诗多涩闷，所谓学人之诗，读之令人不欢。或诵诸诗：“秋草驯龙种，春罗狎雉媒。”“九秋易洒登高泪，百战重经广武场。”差为可诵，他作不能称是。相传康熙间，京师三前辈主持风雅，士多趋其门。王阮亭多誉，汪钝翁多毁，刘公戡持平。方望溪先生以诗投汪，汪斥之。次以诗投王，王亦不誉。乃投刘，刘笑曰：“人各有性之所近，子以后专作文，不作诗可也。”方以故终身不作诗。近代深经学而能诗者，其郑玘尺、惠红豆、陈见复三先生乎

四七

吟诗自注出处，昔人所无。欧公讥元稹注《桐柏观碑》，言之详矣。况诗有待于注，便非佳诗。韩门先生《蚊烟诗》十二韵，注至八行，便是蚊类书，非蚊诗也。《赠友》云：“知来匪鹊休论往，为主如鸿喜得宾。”上句注：“《淮南子》：‘干鹊知来而不知往。’”下句注：“《孔疏》：‘鸿以先至者为主，后至者为宾。’”作诗何苦乃尔惟张雪子云南典试归，将近长安而歿，先生哭之云：“路纾双节重，天近一星沉。”便觉清妙。又有咏《柳絮》一绝云

：“沾襟撩袖自矜妍，未化为萍绝可怜。叹息春风竟何意，团揉无处不成绵。”

四八

恽南田少时受知王太仓相国。有监司某延之作画，不即赴；乃迫致苏州，拘官厅所，明旦将辱之。南田以急足至娄水乞援，时已二更，相国急命呼舟；将出，复击案曰：“马最速，舟不如。”遽跨马，命仆以竹竿挑灯缚背上，行九十里，抵郡城，尚未五鼓也。守门者知为相国，遽启门，直诣监司署，问南田所在，携之以归。监司随诣太仓谢过，乃释。南田画《拙修堂宴集图》，题诗云：“花残江国滞征纓，绿浦红潮柳岸平。芳草有心抽夜雨，东风无力转春晴。艰难抱子还乡国，落拓浮家仗友生。只为踌躇千里别，归期临发又重更。”

四九

黄莘田妻月鹿夫人，与莘田同有研癖。先生罢官时，囊余二千金：以千金市十研，以千金购侍儿金樱以归。有二女：长曰淑窈，字姒洲；次曰淑畹，字纫佩。《题(杏花双燕图)》云：“艳阳天气试轻衫，媚紫娇红正斗酣。记得春明池馆静，落花风里话呢喃。”“夕阳亭院曲栏东，语燕时飞扇底风。不管春来与春去，双双长在杏花中。”金樱明艳，能诗。许子逊酒间举其《夜来香》绝句云：“知隔绛纱帷暗坐，谢娘头上过来风。”

五〇

白云禅师作偈曰：“蝇爱寻光纸上钻，不能透处几多难。忽然撞着来时路，始觉平生被眼瞒。”雪窦禅师作偈曰：“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才见便生擒。后来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椿旧处寻。”二偈虽禅语，颇合作诗之旨。

五一

冬友侍读出都，过天津查氏，晤佟进士溶；言其母赵夫人苦节能诗，《祭灶》云：“再拜东厨司命神，聊将清水饯行尘。年年破屋多灰土，须恕夫亡子幼人。”查恂叔言其叔心谷《悼亡姬》诗，和者甚众。有佟氏姬人名艳雪者，一绝甚佳，其结句云：“美人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”此与宋笠田明府“白发从无到美人”之句相似。

五二

乙丑岁，予宰江宁。五月十日，天大风，白日晦冥。城中女子韩姓者，年十八，被风吹至铜井村，离城九十里。其村氓问明姓氏，次日送女还家。女已婚东城李秀才之子。李疑风无吹人九十里之理，必有奸约，控官退婚。余晓之曰：“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者，汝知之乎”李不信。予取元郝文忠公《陵川集》示之，曰：“郝公一代忠臣，岂肯作诳语者第当年风吹吴门女，竟嫁宰相，恐汝子没福耳！”秀才读诗大喜，两家婚配如初。制府尹公闻之，曰：“可

谓宰官必用读书人矣尸其诗曰：“八月十五双星会，花月摇光照金翠。黑风当筵灭红烛，一朵仙桃落天外。梁家有子是新郎，芊氏负从钟建背。争看灯下来鬼物，云鬓欹斜倒冠佩。须臾举目视旁人，衣服不同言语异。自说吴门六千里，恍惚不知来此地。甘心肯作梁家妇，诏起高门榜天赐。几年夫婿作相公，满眼儿孙尽朝贵。须知伉俪有因缘，富者莫求贫莫弃。”

五三

或问：“明七子摹仿唐人，王阮亭亦摹仿唐人。何以人爱阮亭者多，爱七子者少”余告之曰：“七子击鼓鸣钲，专唱宫商大调，易生人厌。阮亭善为角徵之声，吹竹弹丝，易入人耳。然七子如李崆峒，虽无性情，尚有气魄。阮亭于气魄、性情，俱有所短：此其所以能取悦中人，而不能牢笼上智也。”

五四

近有《声调谱》之传，以为得自阮亭，作七古者，奉为秘本。余览之，不觉失笑。夫诗为天地元音，有定而无定，到恰好处，自成音节。此中微妙，口不能言。试观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离骚》、乐府，各有声调，无谱可填。杜甫、王维七古中，平仄均调，竟有如七律者；韩文公七字皆平，七字皆仄；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缚之也。倘必照曲谱排填，则四始、六义之风扫地矣。此阮亭之七古所以如杞国伯姬，不敢挪移半步。

五五

南朝人云：“鹅性最傲，鹤更甚焉。”余尝畜一鹤，偶过池堤甚窄，鹤故意张翅拦之，颇为所窘。后读陆甥诗云：“境仄鹤妨人去路，窗虚云搅雨来天。

”方赏其词之工。

五六

诗虽小技，然必童而习之。入手先从汉、魏、六朝，下至三唐、两宋，自然源流各得，脉络分明。今之士大夫，已竭精神于时文八股矣；宦成后，慕诗名而强为之，又慕大家之名而挟取之。于是所读者，在宋非苏即黄，在唐非韩则杜，此外付之不观。亦知此四家者，岂浅学之人所能袭取哉于是专得皮毛，自夸高格，终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。《书》曰：“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”此作诗之要也。陶篁村曰：“先生之言固然，然亦视其人之天分耳。与诗近者，虽中年后，可以名家；与诗远者，虽童而习之，无益也。磨铁可以成针，磨砖不可以成针。”

五七

余于古人之诗，无所不爱，恰无偏嗜者。于今人之诗，亦无所不爱，恰于高文良公《味和堂集》、黄莘田先生《香草斋诗》，有偏嗜焉。岂亦性之所近耶

五八

丙戌年，庆树斋、雨林两公子过苏州。余招饮唐氏棣华书屋，一时都知、录事佳者云集。三人各有所属。雨林即席云：“度曲花犹遮半面，迎眸春已透三分。”别后又寄诗云：“天河落向碧窗纱，十二瑶台雾不遮。香暖绣帟春似海，一鸳鸯抱一枝花。”友人陶夔典赠余一姬；载还家，方知已有娠，乃送还之。雨林所昵，以事到官，有困于株木之惨。雨林和余《懊恼词》云：“无奈别春何，诗筒驴背驮。花开仍散影，水小亦生波。顿改繁华梦，惟余《懊恼歌》。金钗虽十二，难解此情多。”“沧浪烟水际，无复荡舟来。完璧仍归赵，明珠别有胎。倚栏频缱绻，对月暗低徊。环珮声偏远，销魂又几回”“犹记旗亭夜，’红灯语不休。芙蓉经雨损，风蝶为花愁。薄命原应尔，无情笑此流。心同天外月，空自照苏州。”又寄《游仙》一首云：“吹残琼树下蓬莱，自断仙缘万念灰。底事无风花也落方知立地有轮回。”树斋公子后一年为威远将军，出镇伊犁，予寄七律三章，末二句戏云：“倘夺胭脂好颜色，江南儿女要平分。”

五九

乙丑余知江宁，救火水西门；见喧嚷时，一美少年着单缣衣，貌颇闲雅，异而问焉。曰：“秀才也。姓龚，名如璋，号云若。”次日，以文作贖，来往甚欢。后十年，中进士，改名孙枝。过随园见赠云：“早结山堂水竹缘，朝簪重脱未华颠。有诗何但称循吏，不老方知是谪仙。细雨渐消寒食候，秣花争放曲尘天。谢公墩外峰峰好，屐齿逡巡又一年。”龚后出宰山西榆次县，王师西征，烹羊享兵，得奇句云：“拔刀割肉目眦裂，太平时羊乱时妾。”

六〇

诗得一字之师，如红炉点雪，乐不可言。余祝尹文端公寿云：“休夸与佛同生日，转恐恩荣佛尚差。”公嫌“恩”字与佛不切，应改“光”字。《咏落花》云：“无言独自下空山。”邱浩亭云：“空山是落叶，非落花也；应改‘春’字。”《送黄宫保巡边》云：“秋色玉门凉。”蒋心余云：“‘门’字不响，应改‘关’字。”《赠乐清张令》云：“我惭灵运称山贼。”刘霞裳云：“‘称’字不亮，应改‘呼’字。”凡此类，余从谏如流，不待其词之毕也。浩亭诗学极深，惜未得其遗稿。

六一

茗生分校礼闱，作诗云：“再燃丹炬照波心，恐有遗珠碧海沉。记得当时含水石，十年辛苦作冤禽。”朱香南太史有句云：“寄语群公高着眼，青衫明日泪痕多。”余甲子分校，亦有句云：“带入秋闱示同伴，当时落第泪痕衫。”

六二

桐城女子方筠仪嫁左君文全而寡，年二十有六，即守节以终，有《含贞阁集》

。其《偶检先夫遗草》云：“鸚鵡才高屈数奇，未开篋笥泪先垂。平生映雪囊萤力，不见腾蛟起凤时。狱底龙埋光詎掩，墓门鹤返事难期。九京应悔呕心血，百卷文章待付谁”

六三

春江公子，戊午孝廉，貌如美妇人；而性倜傥，与妻不睦，好与少俊游，或同卧起，不知乌之雌雄。尝赋诗云：“人各有性情，树各有枝叶；与为无盐夫，宁作子都妾。”其父中丞公见而怒之。公子又赋诗云：“古圣所制礼，立意何深妙！但有烈女祠，而无贞童庙。”中丞笑曰：“贱子强词夺理，乃至是耶！”后乙丑入翰林，妻杨氏亡矣。再娶吴氏，貌与相抵，遂欢爱异常。余赠诗云：“安得唐宫针博士，唤来赵国绣郎君。”尝观剧于天禄居，有参领某，误认作伶人而调之，公子笑而避之。人为不平。公子曰：“夫狎我者，爱我也。子独不见《晏子春秋·谏诛圉人》章乎惜彼非吾偶耳，怒之则俗矣。”参领闻之，踵门谢罪。

六四

诗少作则思涩，多作则手滑；医涩须多看古人之诗，医滑须用剥进几层之法。

六五

萧子显自称：“凡有著作，特寡思功；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。”此即陆放翁所谓“文章本天然，妙手偶得之”也。薛道衡登吟榻构思，闻人声则怒；陈后山作诗，家人为之逐去猫犬，婴儿都寄别家：此即少陵所谓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也。二者不可偏废：盖诗有从天籁来者，有从人巧得者，不可执一以求。

六六

己未殿试，予傲诸同年云：“霓裳三百都输我，此处曾来第二回。”盖试鸿博曾在保和殿也。同征友蘧云墀曾与章藻功太史、蒋文肃相公，同时角逐名场，而流落不偶，誓不登科不娶妻；寓京师晋阳庵五十余年而卒。康熙庚子中北闱副车。妻年五十，竟以处女终。余有诗吊之云：“五十四年萧寺老，终身一曲《雉朝飞》。”云墀名骏，常熟人。

云墀七十生日，金江声观察率同人携樽晋阳庵，即席赋诗云：“卅年京洛已成翁，经学人推轩子弓。酒熟漫将孤影劝，诗成先拣妙香烘。龛灯清昼同弥勒，慧业前生定玉童。天眼视君多道气，纷纷真愧可怜虫尸”

圃东张学林为京江相公之孙，守河南时，云墀荐余司记室事，公欣然相延。余以道远，不果往。记其赠蘧云：“征尘才拂卸行滕，亟叩禅扉访旧朋。七度春明惟剩尔，卅年萧寺竟同僧。卖文自昔家悬磬，爱士于今局似冰。我亦栖栖倦行役，二毛相对感霸髯。”公暮年升观察，阅河工，惫甚。有女六岁，泣曰：“爷何不归家”婢戏云：“作官岂不好耶”女答曰：“大家原好，爷一个独

苦耳。”公凄然泣下，赋诗云：“恩重难抽七尺身，愧她黄口语酸辛。”

六七

康熙中年，金陵诗人有三布衣：一马秋田，一袁古香，一芮瀛客。古香年老，在都中馆康亲王府。芮年少后至，意颇轻之，常短袁于王前。一日，王命宦者封一纸出付客，题是《贺人新婚》，韵限“阶”、“乖”、“骸”、“埋”四字，外银二封，一重一轻，能作此诗者取重封，留邸；不能者持轻封，作路费归。芮辞不能；而袁独咏云：“裴航得践游仙约，簇拥红灯上绿阶。此夕双星成好会，百年偕老莫相乖。芝兰气吐香为骨，冰雪心清玉作骸。更喜来宵明月满，团圆不为白云埋。”王大欣赏。芮惭沮，即日辞归。马客中有句云：“二更闻雁月在水，半夜打钟天有霜。”

六八

宋王禹称咏《月波楼》，自注：“不知月波出处。”按汉乐府“月穆穆以金波”，昌黎诗“微风吹空月舒波”，已用之矣。

六九

松江张梦喈之妻汪氏，名佛珍，能诗而有干才。梦喈外出，有偷儿入其室；汪佯为不知，喈曰：“今夕赖得某在家相护，可无忧矣。”某者，其戚中之有勇力者也。偷儿闻之潜逃。夫人佳句，如《对月》云：“万户恍临城不夜，千年惟有兔长生。”《对雪》云：“自携尊酒酬滕六，莫损篱边竹外枝。”两子兴载、兴镛，皆能诗。来江宁秋试，兴载见赠云：“海内论交皆后辈，江南何福着先生”兴镛见赠云：“绝地通天双管擅，登山临水一筇先。”人夸其妙，不知皆母训也。兴载云：“桐乡有程拱宇者，画《拜袁揖赵哭蒋图》，其人非随园、心余、云松三人之诗不读。”想亦唐时之任华、荆州之葛清耶程字墨浦，廪膳生。

七〇

李敏达公抚浙时，威不可犯，独能敬读书人。设志局修书，所延皆一时名士。公余之暇，放艇西湖，屡开文宴。汪西颢沆赋诗云：“西湖大好作春游，环玦如云簇水头。谁似尚书能爱士，日斜堤外未回舟。”其时，余才九岁。后五十年，西颢在庄相国席上见赠云：“花卮同泛小山堂，回首星霜三载强。野叟尚能夸旧政，群公每见誉文章。君卿老去言逾妙，陶令归来乐未央。莫道随园秋色淡，萱庭日月闭门长。”与余在席上论元次山文，有《恶圆》一篇。余道：“天体尚圆，何可见恶”西颢因指身上衣袖冠领、席上盘碗壶碟，曰：“诸物皆圆，才适于用。”彼此大笑。

七一

诗文用字，有意同而字面整碎不同、死活不同者，不可不知。杨文公撰《宋主

与契丹书》，有“邻壤交欢”四字。真宗用笔旁抹批云：“鼠壤粪壤”杨公改“邻壤”为“邻境”，真宗乃悦。此改碎为整也。范文正公作《子陵祠堂记》，初云：“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长。”旋改“德”字为“风”字，此改死为活也。《荀子》曰：“文而不采。”《乐记》曰：“声成文谓之音。”今之诗流，知之者鲜矣！

七二

昔人有“王琨回面避家姬”之句，嗤其迂也。元相燕帖木儿侍妾数百。一日宴侍郎赵世延家，见帘内人，惊为绝色，窜取至家，即其第二十九房妾也。虞启，蜀秀才，题其事云：“一帘相隔未模糊，上眼心惊即故夫。绝似采桑相遇处，大元宰相作秋胡。”

七三

《唐书》载：“贺知章在礼部选挽郎，取舍不公，门荫子弟喧闹盈门。知章不敢出，乃于后园舁一梯，出头墙外，以决事。”康熙辛丑会试，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，所取皆一时名士。落第者纠众作闹，新进士无由入谒。或呈一诗云：“门生未必敢升堂，道路纷纷闹未央。我献一梯兼一策，墙头高立贺知章。”丙辰，予在都中，见先生白须伟貌，有泰山岩岩气象。待后辈，当面必训斥，逢人必赞扬，人以故畏而服之。余谓此张乖崖待彭公乘法也。前辈率真，亦可不必。

七四

周青原云：“不知谁把芙蓉摘，枝上分明见爪痕。”刘悔庵云：“镜影不知双鬓白，书声宁识此翁衰”余谓：“不知得妙。”王至淳云：“水边红影一灯过，知有人从堤上行。”杨子载云：“忽惊雨后青龙爪，知是苍松倒挂枝。”余谓：“知得妙。”乔慕韩云：“梦回枕上窗微白，知是天明是月明了”余谓：“似知非知得妙。”

七五

宜兴储氏多古文经义之学，少吟诗者。吾近今得二人焉：一名润书，字玉琴，《赠梅岑》云：“一曲吴歌酒半醺，当筵争识杜司勋。天花作骨丝难绣，春水如情剪不分。话到西窗刚近月，人于东野愿为云。应知此后相思处，日日江头倚夕曛。”又句云：“山气作寒啼鸟外，春阴如梦落花初。”其一名国钧，字长源。《梁溪》云：“纸鸢轻扬午晴开，杂沓游人傍水隈。多半画船犹未拢，知从池上饲鱼来。”《即目》云：“日午横塘缓棹过，风吹花气荡层波。依篷不肯轻回首，近水楼台茜袖多。”晚年飘泊，《六十自寿》云：“谁言老去离家惯，转恐归来卒岁难。”窘状可想。他如：“树凉宜散帙，梅尽始熏衣。”“烟消松翠淡，雪堕柳枝轻。”“酒旗翻冻雪，土锉燎征衣。”“岚翠忽从

亭午变，扇纨都向嫩晴开。”“银筝度曲徐牵舫，镜槛悬灯不隔纱。”皆诗人之诗。歿后，知之者少矣！

七六

余宰江宁时，查宣门居士开赠《蔗塘诗》一集，盖其族人心谷先生为仁所作。本籍海宁，寓居天津，十九岁即经患难，在狱八年，始得释归；怜才爱士，置驿通宾，其诗清妙，盖深得初白老人之教者。《同友集空谷园》云：“郊居尘埃少，幽访共沿回。柳下孤篷泊，花间白版开。高人还掩卧，稚子识曾来。小立窥鸥鹭，忘机客不猜。”《秋夜病中》云：“巷尾迢迢报柝声，虚堂如水断人行。云移一朵月吞吐，竹啸几声风送迎。不向枚生求《七发》，只凭曲部觅三清。调糜煮药经旬卧，白发萧萧又几茎。”他如：“酒无干日醉，事有百年忙。”“风愁撼树响，鼠厌数钱声。”“为问亭边三五树，春来花发几多枝”皆可诵也。己未余乞假归娶，杭堇蒲前辈为余通书。先生命其子俭堂礼登船厚赆，至今未敢忘也。

先生有《莲塘诗话》（按：据《清诗话》本应名《莲坡诗话》，盖查为仁号莲坡也。）载初白老人教作诗法云：“诗之厚在意不在辞，诗之雄在气不在句，诗之灵在空不在巧，诗之淡在妙不在浅。”其言颇与吾意相合，特录之。

卷五

一

余春圃、香亭两弟，诗皆绝妙。而一累于官，一累于画，皆未尽其才。春圃有《扬州虹桥》二律云：“出郭聊为汗漫游，虹桥晓放木兰舟。芰荷香气宜初日，鸥鹭情怀赴早秋。自喜琴尊今雨共，敢夸风雅昔贤俦。盈盈绿水依依柳，暂拟名园作小留。”“雁落平沙古调稀，冰弦声彻树间扉。荷亭避暑茶烟扬，竹院寻僧木叶飞。山雨暗移游客舫，水风凉上酒人衣。林鸦枥马都喧散，宾从传呵子夜归。”又：“山堂胜迹先贤重，莲界慈云大士尊。”皆佳句也。

二

戊辰秋，余初得隋织造园，改为随园。王孟亭太守，商宝意、陶西圃二太史，置酒相贺，各有诗见赠。西圃云：“荒园得主名仍旧，平野添楼树尽环。作吏如何耽此事，买山真不乞人钱。”宝意云：“过江不愧真名士，退院其如未老僧。领取十年卿相后，幅巾野服始相应。”盖其时，余年才过三十故也。惟孟亭诗未录，只记“万木槎丫绿到檐”一句而已。嗟乎！余得随园之次年，即乞病居之。四十年来，园之增荣饰观，迥非从前光景；而三人者，亦多化去久矣！

三

西林鄂公为江苏布政使，刻《南邦黎献集》；沈归愚尚书时为秀才，得与其选。后此本进呈御览，沈之受知，从此始也。公《春风亭会文赠华豫原》一律

，中四句云：“谬以通家尊世讲，敢当老友列门生。文章报国科名重，洙泗寻源管乐轻。”其好贤礼士，情见乎词。公亡后，门下生杨潮观梓其诗五百余首。《苦热》云：“未能作霖雨，何敢怨骄阳”《偶成》云：“杨柳情多因带水，芭蕉心定不闻雷。”《题某寺》云：“飞云倚岫心常住，明月沉潭影不流。”《别贵州》云：“身名到底都尘土，留与闲人袖手看。”呜呼！公出将入相，垂二十年，经略七省。诸郎君两督、两抚，故吏门生亦多显贵。而平生诗集，终传于一落托书生。檀默斋诗云：“不有三千门下客，至今谁识信陵君”

四

扬州孝廉马力畚，自负古文作家，与汪可舟会于卢转运席上。汪虽布衣，诗才实出马上。马意颇轻之，汪又不肯自下。于是二人终席不交一语。后五日，马病卒。沙斗初戏可舟曰：“汝与马君前日席间，已阴阳分界矣。”汪《送方守斋之白下兼怀随园》云：“此邦赖有旧神君，除却斯人孰与群。久卧林泉犹未老，只谈风月别无闻。山中白石同谁煮，座上名香待尔焚。听说扁舟去吴会，料应归看早秋云。”

五

丁丑，余觅一抄书人，或荐黄生，名之纪，号星岩者，人甚朴野。偶过其案头，得句云：“破庵僧卖临街瓦，独井人争向晚泉。”余大奇之，即饷米五斗。自此欣然大用力于诗。五言句云：“云开日脚直，雨落水纹圆。”“竹锐穿泥壁，蝇酣落酒尊。”“钓久知鱼性，樵多识树名。”“笔残芦并用，墨尽指同磨。”七言云：“小窗近水寒偏觉，古木遮天曙不知。”“旧生萍处泥犹绿，新落花时水亦香。”“旧甃恐闲都贮水，破墙难补尽糊诗。”“有帘当槛云仍入，无客推门风自开。”

六

曾南村好吟诗，作山西平定州刺史，仿白香山将诗集分置圣善东林故事，乃将《上党咏古》诸作，命门人李珍聘书藏文昌祠中。身故十余年，陶悔轩来牧此州，过祠拈香，见此藏本；既爱诗之清妙，而又自怜同为山左人，乃序而梓之，并附己作于后。曾《过盘石关》云：“盘石关前石路微，离离黄叶小村稀。斜阳忽送奇峰影，千叠层云屋上飞。”陶咏《遗诗轩》云：“一代文章擅逸才，开轩吟罢兴悠哉。官闲且喜能医俗，为与诗人坐卧来。”陶又咏《嘉山书院》云：“新开艺苑育群英，文学风传古艾城。借得公余无俗累，携朋来听读书声。”

七

吴门名医薛雪，自号一瓢，性孤傲。公卿延之不肯往；而予有疾，则不招自至。乙亥春余在苏州，庖人王小余病疫不起，将掩棺，而君来；天已晚，烧烛照

之，笑曰：“死矣！然吾好与疫鬼战，恐得胜亦未可知。”出药一丸，捣石菖蒲汁调和，命舆夫有力者，用铁箸楔其齿灌之。小余目闭气绝，喉汨汨然似咽似吐。薛嘱曰：“好遣人视之，鸡鸣时当有声。”已而果然。再服二剂而病起。乙酉冬，余又往苏州，有厨人张庆者，得狂易之病，认日光为雪，啖少许，肠痛欲裂，诸医不效。薛至，袖手向张脸上下视曰：“此冷痧也，一刮而愈，不必诊脉。”如其言，身现黑瘢如掌大，亦即霍然。余奇赏之。先生曰：“我之医，即君之诗，纯以神行。所谓‘人居屋中，我来天外’是也。”然先生诗亦正不凡，如《夜别汪山樵》云：“客中怜客去，烧烛送归桡。把手各无语，寒江正落潮。异乡难跋涉，旧业有渔樵。切莫依人惯，家贫子尚娇。”《嘲陶令》云：“又向门前栽五柳，风来依旧折腰枝。”咏《汉高》云：“恰笑手提三尺剑，斩蛇容易割鸡难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窗添墨谱摇新竹，几印连环按覆盂。”

八

张文敏公以书法掩诗名。余见手书《春莺啭》云：“绸压香筒坠宿云，花魂愁杀月如银。独听鱼钥西风冷，又是深秋一夜人。”

九

方敏恪公勋位隆赫，而诗情极佳。未第时，《途中看花》三绝云：“数枝红艳困轻尘，陇后风前别有春。袖底飞英吹特地，似怜驴背有诗人。”“女儿装罢鬢髻髻，鬢底桃花一面酣。结伴前村携手去，每逢花处又重簪。”“稽首茅庵古白华，道旁人献道旁花。慈云座下无多愿，每到花时婿在家。”

一〇

己卯夏，蒋秦树中翰偶过金陵，篋中藏海宁许衡紫名灿者诗一卷。《湖上》云：“秋思动孤往，凌波遂渺然。湖云多上树，山雨忽如烟。白鹭来菱外，红蕖落槛前。淡妆西子笑，风急莫回船。”作《河西杂诗》，有明七子气魄。如：“龙沙扫雪秋驰马，兔魄凝霜夜照旗。”“边丁日课屯田麦，使者星驰属国瓜。”皆极雄健。又绝句云：“铁马寒风日日秋，绣旗猎猎卷蚩尤。何缘身作平安火，一夜东还过肃州。”余慕其人，遍访卅年，卒无知者。

一一

丙辰秋，召试者同领月俸于户部。同乡程挪渠指一人笑曰：“此吾家‘娘子秀才’也。”入学时，初名默，寓居金陵，工诗，今遁而穷经，改名廷祚，别字绵庄，以其闲静修洁，故号“程娘子”。因与数言而别。读其《海淀园林》一绝云：“隔岸迢迢御路明，林间倒影见人行。朝天多少朱轮过，添入山泉作水声。”《京中忆女》云：“三龄幼女萦离梦，一自能言未得看。戏罢颇闻知记忆，书来渐解问平安。慰情欲比真男子，努力应加远客餐。啼笑更教听隔舍

，茫茫愁思到更阑。”《武林怀古》云：“一自休兵国怨除，君王酣醉九重居。云开凤岭笙歌满，梦冷龙城驿使疏。海日忽惊宫漏尽，春潮犹笑将坛虚。谁知立马吴山客，不惜千金买谏书。”诗甚绵丽，不作经生语。后苏抚雅公荐先生经学，卒报罢。年七十七，无子而卒。著书盈尺，俱付随园。

一二

乙亥秋，余吊于绵庄家。绵庄指一少年告我曰：“此严冬友秀才也，年未弱冠。前日学使问《笙诗》有声无辞，生条举十六家之说，以辨其非。”余心敬之。已而见过，以《秀容小草》相示。《晚眺》云：“别院鸣钟鼓，登楼报晚晴。一山清有待，千树暖无声。渐得东风信，弥伤旅客情。沧洲明发早，应负好春生。”《舟次仇湖》云：“际天两岸失，出雾一帆轻。”一三

通州保井公，工填词；自号四乡主人，盖言睡乡、醉乡、温柔乡、白云乡也。咏《崔莺莺》一阕，甚佳，末二句云：“交相补过，还他一嫁。”癸酉秋，见访随园，相得甚欢。别三十年，余游狼山，井公久亡矣。其子款接甚殷。壁上糊余手札数行，视之，乃游客某所假也；然已厚赆之矣，其两代之好贤若此。

一四

陕州巩、洛间，人多凿土而居。余自西秦归，遇雨，住窑中三日，吟诗未成。后二十年，年家子沈孝廉琨有《过陕》一联云：“人家半凿山腰住，车马都从屋上过。”直是代予作也。又《过高淳湖》云：“凉生宿鹭眠初稳，风静游鱼听有声。”

一五

宋维藩字瑞屏，落魄扬州。卢雅雨为转运，未知其才，拒而不见。余为代呈《晓行》云：“客程无晏起，破晓跨驴行。残月忽堕水，村鸡初有声。市桥霜渐滑，野店火微明。不少幽居者，高眠梦不惊。”卢喜，赠以行资。苏州浦翔春《晓行》云：“早出弁山口，秋风袂被轻。背人残月落，何处晓鸡声客冬影俱瘦，宵阑气更清。行行远树里，红日自东生。”二人不相识，而二诗相似，且同用“八庚”韵，亦奇。浦更有佳句云：“旧塔未倾流水抱，孤峰欲倒乱云扶。”又：“醉后不知归路晚，玉人扶着上花骢。”

一六

杭州宴会，俗尚盲女弹词。予雅不喜，以为女之首重者目也，清眈不盼，神采先无。有王三姑者，雅好文墨，对答名流，人人如其意之所出。王梦楼侍讲作七古一章，中有八句云：“成君浮磬子登教，金醴曾经侍玉霄。谪降道缘犹未减，不将青眼看尘嚣。纨质由来兼黠慧，传神岂待秋波媚轻云冉冉月宜遮，香雾濛濛花爱睡。”杭堇浦赠诗云：“晓妆梳掠逐时新，巧笑生春又善颦。道客胜常知客姓，目中莫谓竟无人。”“檀槽圆股晓生寒，也学曹刚左手弹。众里

自嫌衰太甚，幸无老态被卿看。”

一七

乾隆戊寅，卢雅雨转运扬州，一时名士，趋之如云。其时刘映榆侍讲掌教书院，生徒则王梦楼、金棕亭、鲍雅堂、王少陵、严冬友诸人，俱极东南之选。闻余到，各捐饩廩延饮于小全园。不数年，尽入青云矣。鲍见赠《玉堂仙人篇》，不及省记；仅记梦楼《偕全公魁使琉球》二首云：“一行金埒响琼琚，公子群过水竹居。卯发也须千万值，绮年多是十三余。将离更唱红兰曲，相忆应看青李书。鸚鵡香醪斟酌遍，不知凉月透交疏。”“那霸清江接海门，每随残照望中原。东风未与归舟便，北里空销旅客魂。尽夜华灯舞鹤鹑，三秋荒岛狎鲸鯢。他时若话悲欢事，衣上涛痕并酒痕。”余按：琉球国王贵戚子弟，皆傅脂粉，锦衣玉貌，能歌，以敬天使，故移尊度曲。汪舟次先生集中所咏，与梦楼同。

一八

有某太史以《哭父》诗见示。余规之曰：“哭父，非诗题也。《礼》：‘大功废业。’而况于斩衰乎古人在丧服中，三年不作诗。何也诗乃有韵之文，在衰毁时，何暇挥毫拈韵况父母恩如天地，试问：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六朝刘昼赋六合，一时有‘疥骆驼’之讥。历数汉、唐名家，无哭父诗。非不孝也，非皆生于空桑者也。《三百篇》有《蓼莪》，古序以为刺幽王作。有‘陟岵’、‘陟屺’，其人之父母生时作。惟晋傅咸、宋文文山有《小祥哭母》诗。母与父似，略有间，到小祥哀亦略减；然哭二亲，终不可为训。”

一九

常州庄荪菴太史《冬日》诗云：“磨来冻墨无浓色，典后朝衣有皱痕。”扬州程午桥太史赠唐改堂前辈云：“春生秋扇随新令，霉久朝衣检旧斑。”

二〇

常州顾文炜有《苦吟》一联云：“不知功到处，但觉诵来安。”又云：“为求一字稳，耐得半宵寒。”深得作诗甘苦。

二一

人畏冷，卧必弯身。高翰起司马《宿明港驿》云：“灯昏妨睡频移背，衾薄愁寒屡曲腰。”野行者尝见牛背上负群鸟而行。鲁星村云：“春田牛背鸠争落，野店墙头花乱开。”船小者，人不能起立。程鱼门云：“别开新样殊堪哂，跪着衣裳卧读书。”

黄星岩《随园偶成》云：“山如屏立当窗见，路似蛇旋隔竹看。”厉樊榭咏《崇先寺》云：“花明正要微阴衬，路转多从隔竹看。”二人不谋而合。然黄不如厉者，以“如”字与“似”字犯重。竹垞为放翁摘出百余句，后人当以为戒

戊戌九月，余寓吴中。有嘉禾少年吴君文溥来访，袖中出诗稿见示，云将就陕西毕抚军之聘，匆匆别去。予读其诗，深喜吾浙后起有人，而叹毕公之能怜才也。录其《游孤山》云：“春风欲来山已知，山南梅萼先破枝。高人去后春草草，万古孤山迹如扫。巢居阁畔酒可沽，幸有我来山未孤。笑问梅花肯妻我，我将抱鹤家西湖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不知新月上，疑是水沾衣。”“底事春风欠公道，儿家门巷落花多”深得唐人风味。

二四

巢县汤郎中，名懋纲，性高淡，如其吟咏。《早起》云：“老杏着东风，红芳几回变。何必远寻春，日日墙头见。昨夜雨无声，地上青苔遍。早起快登楼，钩帘进双燕。”他如：“溪清山影入，风动竹阴移。”“游山心在山，合眼飞岚绕。”真得静中三昧者。其子扩祖能诗，有父风；过随园见访不值，寄诗云：“花含宿雨柳含烟，隐士园林别有天。高卧白云人不见，一家鸡犬翠微巅。”

二五

杭州符郎中，名曾，字幼鲁，诗主高淡。嵇相国为余诵其“三日不来秋满地，虫声如雨落空山”一联。余同召试，记其《斋宫》云：“寒云添暝色，老屋聚秋声。”咏《唐花》云：“当时不藉吹嘘力，少待阳和也自开。”《哭扬州马秋玉》云：“心死便为大自在，魂归仍返小玲珑。”小玲珑山馆者，马氏花园也；属对甚巧。《贺周石帆学士纳妾》云：“药炉经卷都抛却，只向灯前唤夜深。”尤蕴藉。

二六

吴中七子，有赵损之而无张少华，二人交好，忽中道不终，都向余啧啧有言；而余亦不能为两家骑驿也。未十年，张一第而卒，赵亦殉难金川。史弥远云：“早知泡影须臾事，悔把恩仇抵死分。”信哉！少华《苏堤》三首云：“拍堤新涨碧于罗，堤上游人连臂歌。笑指纷纷水杨柳，那枝眠起得春多。”“碧琉璃净夜云轻，箫管无声露气清。好是柳阴花影里，月华如水踏莎行。”“沙棠衔尾按箏琶，邻舫停桡静不哗。云母窗中双鬓影，亭亭低映小红纱。”《消夏》云：“水厄不辞茶七碗，火攻愁对烛三条。”

二七

王道士至淳有句云：“东风大是无知物，吹老春光昼转长。”黄星岩有句云：“饭余一睡都成例，五月何曾觉昼长。”陈古渔有句云：“静坐晴冬昼亦长。”三押“长”字，俱妙。

二八

朱草衣《哭槎儿》云：“罗浮南海历秋冬，烟水云山隔万重。前日寄书书面上，红签犹写汝开封。”洪奎《赠徐小鹤》云：“早离讲席赋离居，知己逢难别易疏。正是开门逢去使，接君三月十三书。”严冬友《忆女》云：“料得此时依母坐，看封书札寄长安。”三诗，人传诵以为天籁；不知蓝本皆出于王次回。其《过妇家感旧》云：“归宁去日泪痕浓，锁却妆楼第二重。空剩一行遗墨在，丙寅三月十三封。”

二九

余挂冠四十年，久不阅《缙绅》，偶有送者，撷之都非相识。偶读赵秋谷《题{缙绅}》云：“无复堪容位置处，渐多不识姓名人。”为之一笑。先生康熙己未翰林，至乾隆己未，而身犹强健，惟两目不能见物；与余为先后同年。相传所著《谈龙录》痛诋阮亭，余索观之，亦无甚抵牾。先生名执信，以国忌日演戏被劾，故有句云：“可怜一曲《长生殿》，直误功名到白头！”

三〇

祝太史芷塘以诗集见示，予小献芻蕘，太史深为嘉纳。别后从京师寄怀云：“盖世才名大，游仙福量深。江河不废业，松柏后凋心。酌兕祈难老，将雏得好音。平生行乐处，古少莫论今。”孤踪淹丙舍，公亦返乡间。一见笑谈剧，廿年倾倒余。定文丁敬礼，赋海木元虚。何日秦淮曲，相逢重起予”

三一

咏古诗有寄托固妙，亦须读者知其所寄托之意，而后觉其诗之佳。卢雅雨先生长不满三尺，人呼“矮卢”，故《题李广庙》云：“明梗自有千秋貌，不在封侯骨相中。”薛皆三进士，门生甚少，《题{桃源图}》云：“桃花不相拒，源路自家寻。”余起病补官，年未四十，《题邯郸庙》云：“黄粱未熟天还早，此梦何妨再一回”

三二

从古权贵在朝，未有能和协者。宋人《登山》诗云：“直到天门最高处，不能容物只容身。”唐人《闺情》云：“若非形与影，未必肯相容。”《宫词》云：“闻有美人新进入，六宫无语一齐愁。”又曰：“三千宫女如花貌，几个春来没泪痕”皆可谓说尽世情。

三三

人有满腔书卷，无处张皇，当为考据之学，自成一家；其次，则骈体文，尽可铺排。何必借诗为卖弄自《三百篇》至今日，凡诗之传者，都是性灵，不关堆垛。惟李义山诗，稍多典故；然皆用才情驱使，不专砌填也。余续司空表圣《诗品》，第三首便曰《博习》，言诗之必根于学，所谓“不从糟粕，安得精英”是也。近见作诗者，全仗糟粕，琐碎零星，如剃僧发，如拆袜线，句句加注

，是将诗当考据作矣。虑吾说之害之也，故续元遗山《论诗》，末一首云：“天涯有客号玲痴，误把抄书当作诗。抄到钟嵘《诗品》日，该他知道性灵时。”

三四

宋人论诗，多不可解。杨蟠《金山》诗云：“天末楼台横北固，夜深灯火见扬州。”的是金山，不可移易。而王平甫以为是牙人量地界诗。严维：“柳塘春水慢，花坞夕阳迟。”的是静境，无人道破。而刘贡父以为“春水慢”不须“柳坞”。孟东野咏《吹角》云：“似开孤月口，能说落星心。”月不闻生口，星忽然有心。穿凿极矣，而东坡赞为奇妙。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也。

三五

余素慕山左高凤翰之名，不得一见。初之朴太守为诵其《送人》一首，云：“君胡为者昨日来青灯绿酒欢无涯。君胡为者今日去挽断征鞭留不住。君来君去总伤神，不如悠悠陌路人。”高字南阜，晚年病臂，以左手作书。卢雅雨哭之云：“再散千金仍托钵，已残一臂尚临池。”高珍藏卫青印一方，临终，赠陕中刘介石刺史。斗纽方寸，篆法虽佳，而玉已经火炙。余见之，颇不当意。按《明史》亦有卫青，此印未必便是汉大将军之物。

三六

苏州袁秀才钺，自号青溪先生，嫉宋儒之学，著书数千言，专驳朱子；人以怪物目之。年八十，犹生子；善医工书，诗多自适，不落古人家数。《明觉寺题壁》云：“灯火荧荧满法堂，僧家爱静却偏忙。亦知世上逍遥客，踏月吟诗到上方。”《夏日写怀》云：“风过静听松子落，雨余闲数药苗抽。”《冬暖》云：“似闵敝裘留质库，为开薄雾送朝曦。”颇见性情。青溪解“唯求则非邦也与”“惟赤则非邦也与”皆夫子之言，非曾点问也。人以为怪。不知《论语》何晏古注，原本作此解。宋王旦怒试者解“当仁不让于师”，“师”字作“众”字解，以为悖古。不知说本贾逵，并非杜撰。少所见之人，以不怪为怪。

三七

元遗山讥秦少游云：“‘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枝。’拈出昌黎《山石》句，方知渠是女郎诗。”此论大谬。芍药、蔷薇，原近女郎，不近山石；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。诗题各有境界，各有宣称。杜少陵诗，“光焰万丈”；然而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”，“分飞蛺蝶原相逐，并蒂芙蓉本是双。”韩退之诗，“横空盘硬语”，然“银烛未销窗送曙，金钗半醉坐添春”，又何尝不是“女郎诗”耶《东山》诗：“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”周公大圣人，亦且善谑。

三八

抱韩、杜以凌人，而粗脚笨手者，谓之权门托足。仿王、孟以矜高，而半吞半吐者，谓之贫贱骄人。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，谓之木偶演戏。故意走宋人冷径者，谓之乞儿搬家。好叠韵、次韵，刺刺不休者，谓之村婆絮谈。一字一句，自注来历者，谓之骨董开店。

三九

余咏《春草》，一时和者甚多；独徐绪和“人”字韵云：“踏青渺渺前无路，埋玉深深下有人。”余为叹绝。其他则周青原云：“拾翠暗遗金钿小，踏青微碍绣裙低。”严冬友云：“坐来小苑同千里，梦去朱门又一年。”龚元超云：“春回地上人难测，绿到门前柳未知。”李参将炯云：“旷野有人知醉醒，荒园无主自高低。”诸作虽佳，皆不如徐之沉着也。惟程鱼门有“长共春来不共归”，七字殊觉大方；惜忘其全首。

四〇

作古体诗，极迟不过两日，可得佳构；作近体诗，或竟十日不成一首。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，可使才气卷轴；而近体之妙，须不着一字，自得风流，天籁不来，人力亦无如何。今人动轻近体，而重古风，盖于此道，未得甘苦者也。叶庶子书山曰：“子言固然。然人功未极，则天籁亦无因而至。虽云天籁，亦须从人功求之。”知言哉！

四一

诗人家数甚多，不可硿硿然域一先生之言，自以为是，而妄薄前人。须知王、孟清幽，岂可施诸边塞杜、韩排募，未便播之管弦。沈、宋庄重，到山野则俗。卢仝险怪，登庙堂则野。韦、柳隽逸，不宜长篇。苏、黄瘦硬，短于言情。悱恻芬芳，非温、李、冬郎不可。属词比事，非元、白、梅村不可。古人各成一家，业已传名而去。后人不得不兼综条贯，相题行事。虽才力笔性，各有所宜，未容勉强；然宁藏拙而不为则可，若护其所短，而反讥人之所长，则不可。所谓以宫笑角、以白诋青者，谓之陋儒。范蔚宗云：“人识同体之善，而忘异量之美。此大病也。”蒋苕生太史《题〈随园集〉》云：“古来只此笔数枝，怪哉公以一手持。”余虽不能当此言，而私心窃向往之。

四二

古人门户虽各自标新，亦各有所祖述。如《玉台新咏》、温、李、西昆，得力于《风》者也。李、杜排募，得力于《雅》者也。韩、孟奇崛，得力于《颂》者也。李贺、卢仝之险怪，得力于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大招》者也。元、白七古长篇，得力于初唐四子；而四子又得之于庾子山及《孔雀东南飞》诸乐府者也。今人一见文字艰险，便以为文体不正。不知“载鬼一车”、“上帝板

板”，已见于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矣。

四三

诗宜朴不宜巧，然必须大巧之朴；诗宜淡不宜浓，然必须浓后之淡。譬如大贵人，功成宦就，散发解簪，便是名士风流。若少年纨绔，遽为此态，便当笞责。富家雕金琢玉，别有规模；然后竹几藤床，非村夫贫相。

四四

牡丹诗最难出色。唐人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之句，不如“嫩畏人看损，娇疑日炙消”之写神也。其他如：“应为价高人不问，恰缘香甚蝶难亲。”别有寄托。“买栽池馆疑无地，看到子孙能几家”别有感慨；宋人云：“要看一尺春风面。”俗矣！本朝沙斗初云：“艳薄严妆常自重，明明薄醉要人扶。”裴春台云：“一栏并力作春色，百卉甘心奉盛名。”罗江村云：“未必美人多富贵，断无仙子不楼台。”胡稚威云：“非徒冠冕三春色，真使能移一世心。”程鱼门云：“能教北地成香界，不负东风是此花。”此数联，足与古人颉颃。元人贬牡丹诗云：“枣花似小能成实，桑叶虽粗解作丝。惟有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又空枝。”晁无咎《并头牡丹》云：“月下故应相伴语，风前各自一般愁。”

四五

诗以比兴为佳。王孟亭箴輿守怀庆时，与卢中丞焯同寅。王被劾罢官。二十年后，卢为浙江巡抚。王往见之，卢相待甚优，许其荐举。而王自伤老矣，不欲再谈往事。《西湖小集》诗云：“再移画舫春应老，重拨朱弦恨转生。”

四六

江阴翁明经照，字朗夫，馆嵇相国家。相公非朗夫倡和不吟诗，人呼为“诗媒”。雍正乙卯，以鸿博荐。朗夫谢诗云：“此身得遇裴中令，不向香山老一生。”一时传诵。朗夫有《春柳》云：“千里因依惟夜月，一生消受是东风。迎来桃叶如相识，猜得杨枝是小名。”皆佳句也。平生有谦癖，拜起纡迟；年登八十，犹熏衣饰貌，寸髭不留。余初相见，知其多礼，乃先跪叩头，逾时不起。先生愕然。余告人曰：“今日谦过朗夫矣！”

四七

李啸村《虎丘竹枝词》，已极新艳。而杨次也先生《西湖竹枝》，乃更过之。李云：“横塘七里路西东，侍女如云踏软红。才到寺门欢喜地，一时花下笋舆空。”“仰苏楼畔石梯悬，步步弓鞋剧可怜。五十三参心暗数，欹斜扶遍阿娘肩。”“佛座烧香一瓣新，慈云低覆落花尘。不妨诉尽痴儿女，那有如来更笑人”“女冠装裹认依稀，只少穿珠百八围。岂是闺人真好道，阿侬爱着水田衣。”杨云：“自翻黄历拣良辰，几日前头约比邻。郎自乞晴侬乞雨，要他微雨

散闲人。”“斟酌衣裳称体难，回时暄热去时寒。侍儿会得人心意，半臂轻绵隔夜安。”“乍晴时节好天光，纨绮风来扑地香。花点胭脂山泼黛，西湖今日也浓妆。”“乌油小轿两肩扶，纒縵窗纱有若无。里面看人原了了，不知人看可模糊。”“时样梳妆出意新，鄂王坟上小逡巡。抬头一笑匆匆去，不避生人避熟人。”“游人鱼贯各分行，就里妍媸略自量。老婢当头娘押尾，垂髻娇女在中央。”“珠翠丛中逞别才，时新衣服称身裁。谁知百裯罗裙上，也画西湖十景来”“白石敲光细火红，绣襟私贮小金筒。口中吹出如兰气，侥幸何人在下风”“苔阴小立按双鬟，贴地弓鞋一寸弯。行转长堤无气力，累人搀着上孤山。”“白舫青尊挟妓游，语音轻脆认苏州。明知此地湖山胜，偏要违心誉虎丘。”“悄密行踪自戒严，朱藤轿子绿垂檐。轻风毕竟难防备，故拣人丛揭轿帘。”“朋侪游兴略相同，里外湖桥宛转通。靚面几番成一笑，刚才分路又相逢。”“画舫人归一字排，半奩春水净如揩。斜阳独上长堤立，拾得花间小凤钗。”黄莘田先生《虎丘竹枝》云：“昏崖老树落朱藤，漏出红纱隔叶灯。不畏霓裳有风露，吹笙楼上坐三层。”“斑竹薰笼有旧恩，湘妃节节长情根。吴娘酷爱衣香好，个个将钱买泪痕。”“千点琉璃八角亭，剑池寒水浸华星。天生一片笙歌石，留与千人广坐听。”“画鼓红牙节拍繁，昆山法部斗新翻”“郎年少何戡老，海燕亭前较一番。”“楼前玉杵捣红牙，帘下银灯索点茶。十五当垆年少女，四更犹插满头花。”“湘帘画楫趁新凉，衣带盈盈隔水香。好是一行乌柏树，惯遮珠舫坐秋娘。”又《西湖竹枝》云：“画罗纨扇总如云，细草新泥簇蝶裙。孤愤何关儿女事，踏青争上岳王坟。”“梨花无主草堂青，金缕歌残翠黛凝。魂断萧萧松柏路，满天梅雨下西陵。”三人《竹枝》，皆冠绝一时。又，程太史午桥《虹桥竹枝》云：“青溪碧草两悠悠，酒地花场易惹愁。月暗玉钩人散后，冷萤飞上十三楼。”“米家舫子只琴书，秋水新添二尺余。一带管弦归棹晚，桥边帘幕上灯初。”“游人争唤酒家船，儿女心情更可怜。未出水关三四里，家家开阁整花钿。”“不厌朝阴爱晓晴，园林相倚百花生。梨红杏白休轻唤，帘底防人认小名。”“法海桥头酒半阑，水嬉烟火尽余欢。笑他避客双环女，一半塞帘侧鬓看。”

四八

岳大将军钟琪，为一代名将；容状奇伟，食饮兼人，而工于吟诗。丙辰赦归后，种菜于四川之百花洲。尹文端公赠诗云：“他日玉书传诏日，江天何处觅渔翁”未几，王师征金川，果复起用。《过邯郸题壁》云：“只因未了尘寰事，又作封侯梦一场。”周兰坡学士祭告西岳，所过僧壁山岩，见题诗甚佳，字亦奇古，款落“容斋”，不知即岳公也。

四九

明将军瑞殉节缅甸，赐谥忠烈，工于吟诗。《雨中过石门》云：“自怜马上囊键客，独立溪边问渡船。”《元夜归省》云：“陌上晚烟飞素练，渡头残雪踏银沙。”《送弟瑶林使乌斯藏》云：“寒分百战袍，渴共一刀血。”皆名句也。弟明义、字我斋，诗尤娴雅。其《醉后听歌》云：“官柳萧萧石路平，欢场回首隔重城。可怜骄马情如我，步步徘徊不肯行。”“凉风吹面酒初醒，马上敲诗鞭未停。寄语金吾城慢闭，梦魂还要再来听。”又，《偶成》云：“东风不解瞒人度，才入竹来便有声。”《早起》云：“平明钟鼓严寒夜，不负香衾有几人”将军三娶名媛，皆见逐于姑，有放翁之恨。最后娶都统常公季女，伉俪甚笃。征缅时，夫人送行诗，有“但愿同凋并蒂莲”之句。公果死节，而夫人亦自缢。

五〇

京师故事：凡缙绅陪吊于丧家者，闻前辈至，则易吉服相见；然有易有不易者，以来客之未必皆前辈也。余陪吊于座主甘大司马家，忽闻徐蝶园相公来，则满堂尽吉服矣。公名元梦，康熙癸丑进士，与韩慕庐同年，满朝公卿，皆其后辈。时年九十余，短身赤鼻，面少须髯。诗宗盛唐。《送人出塞》云：“君到居庸北，应怜一雁回。沙平疑地尽，山豁讶天开。落日重关闭，秋风万马来。勉旃从此役，莫上望乡台。”大学士舒公赫德，其孙也。

五一

苏州逸园，离城七十里，在西碛山下，面临太湖，古梅百株，环绕左右，溪流潺潺，渡以石桥；登腾啸台，望飘渺诸峰，有天际真人想。主人程钟，字在山，隐士也。妻号生香居士。夫妇能诗。有绝句云：“高楼镇日无人到，只有山妻问字来。”可想见一门风雅。予探梅邓尉，往访不值。次日，程君入城作答，须眉清古，劝续前游，而予匆匆解缆。逾年再至苏州，程君已为异物。记其《杂咏》一首云：“樵者本在山，山深没樵径。不见采樵人，樵声谷中应。”

五二

诗家活对最妙。宋人《赠某》云：“每怜民若子，还喜稻成孙。”真山民咏《杜鹃》云：“归心千古终难白，啼血万山都是红。”华亭李进《哭友》云：“谏词作自先生妇，遗稿归于后死朋。”王介祉咏《牡丹》云：“相公自进姚黄种，妃子偏吟李白诗。”李穆堂《贺安溪相公生子》云：“其间原必有，几日辨之无。”沈淑园《登陶然亭》云：“每来此地皆重九，有约同游至再三。”胡宗绪祭酒《赠友》云：“两人拍手齐大笑，一路同行到小姑。”皆活对也。

扬州为盐贾所居，风尚侈靡。崔尚书应阶诗云：“青山也厌扬州俗，多少峰峦不过江。”郑板桥诗云：“千家生女先教曲，十里栽花当种田。”

五四

常熟陈见复先生为海内经师，而诗极风韵。《悼亡》云：“出门交寡入门求，晤语居然近上流。寂寞于陵停织屨，他时谁与谥黔娄”“何必他生订会期，相逢即在梦来时。乌啼月落人何处又是一番新别离。”中进士，不殿试而归，曰：“马力健知游冀北，橹声柔觉到江南。”“题名浪逐看花伴，去国还同落第人。”

五五

钱稼轩司寇之女，名孟钿，嫁崔进士龙见，为富平令。严侍读从长安归，夫人厚赠之。严问：“至江南，带何物奉酬”曰：“无他求，只望寄袁太史诗集一部。”其风雅如此。因诵其五言云：“啼乌空绕树，残梦只随钟。”有《浣青集》行世。其号“浣青”者，欲兼浣花、青莲而一之也。夫人通音律，尝在秋帆中丞座上，听客鼓琴，曰：“角声多，宫声少，且多杀伐之音。何也”问客，果从塞外军中来。余庚申夏，乘舟北上，遇稼轩南归：时未中状元也。见其手抱幼女，才周晬，今四十八年矣。在杭州见夫人，谈及此事。夫人笑云：“所抱者，即年侄女也。”余故题其诗册有云：“尔翁南下赋归欤，值我新婚北上初。水面匆匆通数语，怀中正抱女相如。”

五六

诗有有篇无句者，通首清老，一气浑成，恰无佳句令人传诵。有有句无篇者，一首之中，非无可传之句，而通体不称，难入作家之选。二者一欠天分，一欠工夫。必也有篇有句，方称名手。

五七

杭州布衣吴颖芳，字西林，博学多闻，尝自序其诗曰：“古人读书，不专务词章，偶尔流露讴吟，仅抒所蓄之一二。其胸中所贮，渊乎其莫测也。递降而下，倾泻渐多。逮至元、明，以十分之学，作十分之诗，无余蕴矣。次焉者，或溢其量以出。故其经营之处，时露不足；如举重械，虽同一运用，而劳逸之态各殊。古人胜于近代，可准是以观。”予尝试武童，见有开弓至十石而色变手战者。晓之曰：“汝务十石之名，而丑态尽露；何若用五石、六石之从容大方乎”颇与吴言相合。

西林与杭、厉诸公同时角逐。及诸公俱登科第，而西林如故也。故咏《笋腊》结句云：“回头看同队，一一上云烟。”又，《答客至》曰：“田间住却携锄手，来与诸公话白云。”

五八

诗须善学，暗偷其意，而显易其词。如《毛诗》：“嗟我怀人，置彼周行。”唐人学之，云“提笼忘采叶，昨夜梦渔阳”是也。唐人诗云：“忆得去年春

风至，中庭桃李映琐窗。美人挟瑟对芳树，玉颜亭亭与花双。今年花开如旧时，去年美人不在兹。借问离居恨深浅，只应独有庭花知。”宋入学之云：“去年除夕归自北，行李到门天已黑。今年除夕客南方，雪满关山归不得。老妻望我眼将穿，只道今年似去年。古树夕阳鸦影乱，犹同小女立门前。”

五九

白香山诗云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若使当时身早死，两人真伪有谁知”宋人反其意，曰：“少年胯下安无忤，老父圯边愕不平。人物若非观岁暮，淮阴何必减文成”

六〇

毗陵王艺山明府，女玉瑛，字采薇，嫁孙星衍秀才，伉俪甚笃，年二十四而夭。秀才求予志墓。其《舟过丹徒》云：“幽行已百里，村落半柴扉。只鸟时依树，孤萤不上衣。月高人影小，潮定橹声稀。沿水星星火，归惊宿鹭飞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户低交叶暗，径小受花深。”“研墨污罗袖，看鱼落翠钿。”“虫依香影垂帘网，蛾怯晨光堕帐纱。”“一院露光团作雨，四山花影下如潮。”皆妙绝也。秀才后中丁未榜眼；采薇竟不及见，悲夫！

六一

李北海见崔颢投诗曰：“十五嫁王昌。”骂曰：“小儿无礼！”秦少游见孙莘老投诗曰：“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。”孙骂曰：“小子又贱发尸二前辈方严相似，而考其生平，均非能作诗者。”

六二

镇江布衣李琴夫咏《佛手》云：“白业堂前几树黄摘来犹似带新霜。自从散得天花后，空手归来总是香。”咏佛手至此，可谓空前绝后矣。

六三

余少贫不能买书，然好之颇切。每过书肆，垂涎翻阅；若价贵不能得，夜辄形诸梦寐。曾作诗曰：“塾远愁过市，家贫梦买书。”及作官后，购书万卷，翻不暇读矣。有如少时牙齿坚强，贫不得食；衰年珍羞满前，而齿脱腹果，不能饜饫，为可叹也！偶读东坡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，甚言少时得书之难，后书多而转无人读：正与此意相同。

六四

黄石牧太史言：“秦禁书，禁在民，不禁在官；故内府博士所藏，并未亡也。自萧何不取，项羽烧阿房，而书亡矣。”年家子高树程咏《萧相》云：“英风犹想入关初，相国功勋世莫如。独恨未离刀笔吏，只收图籍不收书。”

六五

扬州转运使朱子颖，工画能诗。王梦楼为诵其佳句云：“一水涨喧人语外，万

山青到马蹄前。”

六六

老年之诗多简练者，皆由博返约之功。如陈年之酒，风霜之木，药淬之匕首；非枯槁简寂之谓。然必须力学苦思，衰年不倦，如南齐之沈麟士，年过八旬，手写三千纸，然后可以压倒少年。

六七

上官仪诗多浮艳，以忠获罪。傅玄善言儿女之情，而刚正嫉恶，台阁生风。扬子云自拟《周易》，乃附新莽。余中请禁探花，而后以赃败。席豫一生不作草书，而荐安禄山公正无私。

六八

余门生谈羽仪，字毓奇，家富而好买书；自署一联曰：“闭户自知精力减；贮书还望子孙贤。”

六九

宋严有翼诋东坡诗，“误以葱为韭，以长桑君为仓公，以摸金校尉为摸金中郎。”所用典故，被其摭摘，几无完肤。然七百年来，人知有东坡，不知有严有翼。

七〇

用事如用兵，愈多愈难。以汉高之雄略，而韩信只许其能用十万。可见部勒驱使，谈何容易！有梁溪少年作怀古诗，动辄二百韵。予笑曰：“子独不见唐人《咏蜀葵》诗乎”其人请诵之。曰：“能共牡丹争几许，被人嫌处只缘多。”

七一

某太史掌教金陵，戒其门人曰：“诗须学韩、苏大家，一读温、李，便终身入下流矣。”余笑曰：“如温、李方是真才，力量还在韩、苏之上。”太史愕然。余曰：“韩、苏官皆尚书、侍郎，力足以传其身后之名。温、李皆末僚贱职，无门生故吏为之推挽，公然名传至今，非其力量尚在韩、苏之上乎且学温、李者，唐有韩偓，宋有刘筠、杨亿，皆忠清鲠亮人也。一代名臣，如寇莱公、文潞公、赵清献公，皆西昆诗体，专学温、李者也，得谓之下流乎”

七二

“传”字“人”旁加“专”，言人专则必传也。尧、舜之臣只一事，孔子之门分四科，亦专之谓也。唐人五言工，不必七言也；近体工，不必古风也。宋以后，学者好夸多而斗靡。善乎方望溪云：“古人竭毕生之力，只穷一经；后人贪而兼为之，是以循其流而不能溯其源也。”

七三

乾隆丙辰，召试博学宏词。海内荐者二百余人。至九月而试保和殿者一百八十

人。诗题是《山鸡舞镜》七排十二韵，限“山”字。刘文定公有句云：“可能对语便关关。”上深嘉奖，亲拔为第一，遂以编修，致身宰相。二百人中，年最高者，万九沙先生讳经；最少者为枚。全谢山庶常作《公车征士录》，以先生居首，枚署尾。己亥枚还杭州，先生之少子名福者，持先生小像索诗。余题一律，有“当年丹诏召耆英，骥尾龙头记得清”之句。诗载集中。

七四

明洪紫溪自言：“三十年读书，才消得胸中‘状元’二字。”陋哉言乎！如欲状元之名副其实，则“状元”二字，胸中不可一日忘也。如倚状元为骄人之具，则“状元”二字，胸中不可一日不忘也。何待读书三十年哉味其言，紫溪自以为忘，正其终身不忘之证。同年钱文敏公《胪唱第一口号》云：“自惭才出刘蕡下，独对春风转厚颜。”其胸襟出紫溪上矣！

七五

郑夹漈极夸杜征南之注《左传》、颜师古之注《汉书》，妙在不强不知以为知。杜不长于鸟兽虫鱼，颜不长于天文地理，故俱缺之，不假他人以訾议也。余谓作诗亦然，青莲少排律，少陵少绝句，昌黎少近体。善藏其短，而长乃愈见。

七六

《大雅》：“文王在上”。《毛传》：称文王受命而作。然则文王生而谥文乎自以为“于昭于天”乎郑笺“平王之孙”为“平正之王”，“成王不敢康”为“成此王功，不敢自安逸”，“不显成康”亦解为“成安祖考之道”：皆舍先王之谥法，而逞其穿凿之臆说。朱子驳而正之，是矣。

七七

顾宁人曰：“夫其巧于和人者，其胸中本无诗，而拙于自言者也。”又曰：“舍近今恒用之字，而借古字之通用以相矜者，此文人之所以自文其陋也。”

七八

人悦西施，不悦西施之影。明七子之学唐，是西施之影也。

七九

皋陶作歌，禹、稷无闻；周、召作诗，太公无闻；子夏、子贡可与言诗，颜、闵无闻。人亦何必勉强作诗哉

八〇

《宋史》：“嘉祐间，朝廷颁阵图以赐边将。王德用谏曰：‘兵机无常，而阵图一定；若泥古法，以用今兵，虑有僨事者。’《技术传》：“钱乙善医，不守古方，时时度越之，而卒与法会。”此二条，皆可悟作诗文之道。

八一

崔念陵进士，诗才极佳；惜有五古一篇，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。此小说演义语也，何可入诗何妃瞻作札，有“生瑜”、“生亮”之语，被毛西河诮其无稽；终身惭悔。某孝廉作关庙对联，竟有用“秉烛达旦”者；俚俗乃尔，人可不学耶

八二

宋曾致尧谓李虚己曰：“子诗虽工，而音韵犹哑。”《爱日斋诗话》曰：“欧公诗，如闺中孀妇，终身不见华饰。”味此二语，当知音韵、风华，固不可少。

八三

某太史自夸其诗：不巧而拙，不华而朴，不脆而涩。余笑谓曰：“先生闻乐，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，买锦绣乎买麻桌乎”太史不能答。

卷六

一

王荆公作文，落笔便古；王荆公论诗，开口便错。何也文忌平衍，而公天性拗执，故琢句选词，迥不犹人。诗贵温柔，而公性情刻酷，故凿险绝幽，自堕魔障。其平生最得意句云：“青山扞虱坐，黄鸟挟书眠。”余以为首句是乞儿向阳，次句是村童逃学。然荆公恰有佳句，如：“近无船舫犹闻笛，远有楼台只见灯。”可谓生平杰作矣。

二

宋沈朗奏：“《关雎》，夫妇之诗，颇嫌狎褻，不可冠《国风》。”故别撰《尧》、《舜》二诗以进。敢翻孔子之案，迂谬已极；而理宗嘉之，赐帛百匹。余尝笑曰：“《易》以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为首，亦阴阳夫妇之义。沈朗何不再别撰二卦以进乎”且《诗经》好序妇人：咏姜嫄则忘帝喾，咏太任则忘太王；律以宋儒夫为妻纲之道，皆失体裁。

三

顾宁人言：“《三百篇》无不转韵者。唐诗亦然。惟韩昌黎七古，始一韵到底。”余按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贾谊、枚乘，四韵辄易，刘歆、桓谭，百韵不迁；亦各从其志也。”则不转韵诗，汉、魏已然矣。

四

今诗称“篇什”者，本《左传》所谓“以什其车，必克”之义。“什”者，十人为耦也。《国风》诗少，可以同卷；《雅》、《颂》篇多，故每十为卷，而即以卷首之篇为什。

五

晏子以二桃杀三士，事本荒唐；后人演为《梁父吟》，尤无意味。而孔明好吟之，殊不可解。秋胡一妒妇，刘知几《史通》诋之甚力。乃乐府外，前人又有诗云：“郎心叶荡妾冰清，郎说黄金妾不应。若使偶然通一语，半生谁信守孤灯”

六

杨用修笑今之儒者，皆宋儒之应声虫。吾以为孔颖达真郑康成之应声虫也。最可笑者，郑注“曾孙来止，以其妇子”，以“曾孙”为成王，“妇子”为王后太子。王肃非之云：“劝农不必与王后太子同行。”而孔颖达以为：“圣贤所训，与日月同悬。”其识见之谬如此，安得不误认王世充为真主乎

七

安徽方伯陈密山先生，讳德荣，人淳朴而诗极风趣。每瞻园花开，必招余游赏，不以属吏待。适阶下蚁斗，公用扇拂之，作诗云：“退食展良觐，逍遥步深院。树根见群蚁，纷纷方交战。呼童前布席，拂以蒲葵扇。顷刻缘草根，求穴各奔窜。伊有记事臣，载笔应上殿。大书某日月，两军正相见。忽然风扬沙，师溃互踏践。收队各依垒，蓄锐更伺便。人生亦保虫，扰扰盈赤县。嗜欲各有求，情伪递相煽。吞噬蠢然动，吉凶见常变。岂无飞仙人，乘鸾注遐盼”余按宋人诗云：“瞧螟杀敌蚊眉上，蛮触交争蜗角中。何异诸天观下界，一微尘里斗英雄”即此意也。先生《郊行》云：“芳园青草绿离离，好是人家祭扫时。何处纸钱烧不尽，东风吹上野棠枝”又，《女儿曲》云：“睡眼朦胧春梦觉，不知额上有梅花。”

八

鲁星村《得雨》诗云：“一雨人心定，歌声四野闻。”何南园《春雨》诗云：“芳草不知春，一一雨猛然省。”曹澹泉《偶成》云：“东风力尚微，一雨众山绿。”同用“一雨”二字，俱可爱。

九

福建郑王臣，为兰州太守，年未六十，以弟丧乞病归。《留别寅好》云：“畏闻使过频移疾，懒答人言但托聋。”《闺情》云：“最怜待月湘帘下，银烛烟多怕点灯。”俱暗用故事，使人不觉。杭堇浦题其《归来草》云：“东京风俗由来厚，每为功便去官。陈实、谯玄吾目汝，莼鲈人错比张翰。”“东皋舒啸复西畴，人较柴桑更远游。《七录》异时标别集，竟应题作郑兰州。”在随园小住，一日，买书两船，打桨而去。

一〇

湖州徐溥雨亭，在金陵为人司织局；每吟诗，与机声相和。《钱塘竹枝》云：“芳心脉脉夜迢迢，郎在江南第几桥欲寄尺书写肠断，西湖只恨不通潮。

”“落尽杨花郎未归，空烦刀尺制罗衣。人前怕卷珠帘看，蝴蝶一双相对飞。”《虎丘题壁》云：“好景半藏峰顶寺，美人多住水边楼。”

一一

常熟王介祉之弟，名岱，字次岳，能继其家风。宿随园见赠云：“贫分鹤俸还留客，老惜鸿才尚著书。”其他句云：“片雨前村过，微云半岭阴。”“故山解慰归人望，隔水先迎一髻青。”《清明》云：“忽忽春光过半时，浴蚕天气雨如丝。无端柳色侵书幌，忆着河桥折处枝。”

一二

锡山邹世楠过孟庙，梦悬对句云：“战国风趋下，斯文日再中。”觉而异之。遍观廊庑，无此十字。后数年过苏州，得黄野鸿集读之，乃其集中句也。岂孟子爱之，而冥冥中书以自娱耶田实发《题孟庙》云：“孔门功冠三千士，周室生虚五百年。”似逊黄作。黄以论诗忤沈归愚，故吴人多摈之。然其佳句，自不可掩。《夜归》云：“儿童喧笑各纷纷，未解灯前刺绣纹。夜半醉归人不觉，叩门独有老妻闻。”

一三

在都，余与金质夫文淳、裘叔度日修居最相近。金棋劣于裘，而偏欲饶裘。金移居，裘以诗贺云：“追趋秘阁两年余，一日何曾赋索居。雪苑对裁新著稿，风帘同校旧抄书。吟筒惠我宁嫌数，棋局饶人实自誉。早有声华传白下，故知名士定无虚。”余作七古一首，中四句云：“我愿同年如春树，枝枝叶叶相依附。不愿同年如落花，鸾漂凤泊飞天涯。”裘读而叹曰：“子才终竟有性情。”呜呼！此皆四十年前事。今裘官至尚书，声施赫奕；而质夫为太守，两遭罪遣，谪戍以死。岂亦如花之飞茵飞溷，各有前因耶金死后，余搜其遗诗，了不可得；仅得其《游张园》云：“绿杨门外板桥横，新水如船接岸平。三月春寒花尚浅，一帘烟重雨初成。欹危瘦竹扶衰步，高下疏畦入晚晴。莫便酒阑催晚棹，野怀吾欲与鸥盟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一虫吟到晓，两客淡无言。”

一四

阎百诗云：“百里不同音，千年不同韵。《毛诗》凡韵作某音者，乃其字之正声，非强为押也。”焦氏《笔乘》载：古人“下”皆音“虎”：《卫风》云：“于林之下”，上韵为“爰居爰处”；《凯风》云：“在浚之下”，下韵为“母氏劳苦”；《大雅》云：“至于岐下”，下云：“率西水浒”。“服”皆音“迫”：《关雎》云：“寤寐思服”，下韵为“辗转反侧”；《候人》云：“不濡其翼”，下句为“不称其服”；《离骚》云：“非时俗之所服”，下句为“依彭咸之遗则”。“降”皆音“攻”：《草虫》云：“我心则降”，下句为“忧心忡忡”；《旱麓》云：“福禄攸降”，上韵为“黄流在中”。“英

”皆音“央”：《清人》云：“二矛重英”，下句为“河上乎翱翔”；《有女同车》云：“颜如舜英”，下句为“佩玉将将”；《楚词》云：“华采衣兮若英”，下句为“烂昭昭兮未央”。“风”皆读“分”：《绿衣》云：“凄其以风”，下句为“实获我心”；《晨风》云：“鴝彼晨风”，下句为“郁彼北林”；《熏民》云：“穆如清风”，下句为“以慰其心”。“忧”皆读“口要”：《黍离》云：“谓我心忧”，上句为“中心摇摇”；《载驰》云：“我心则忧”，上句为“言至于漕”；《楚词》云：“思公子兮徒离忧”，上韵为“风飒飒兮本萧萧”。其他则“好”之为“吼”，“雄”之为“形”，“南”之为“能”，“仪”之为“何”，“宅”之为“托”，“泽”之为“铎”：皆玩其上下文，及他篇之相同者，而自见。“风”字，《毛诗》中凡六见，皆在“侵”韵，他可类推。朱子不解此义，乃以后代诗韵，强押《三百篇》，误矣！至于“委蛇”二字有十二变，“离”字有十五义，“敦”字有十二音：徐应秋《谈荟》言之甚详。

一五

王氏《续通考》言：“唐武夷山人吴械深恶沈约、周颐之韵，以为穿凿无理。乃稽考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，而别为韵书，分‘麻’‘遮’、‘归’‘飞’为二，合‘东’‘冬’、‘江’‘阳’为一。”予以为此《洪武正韵》之先声也。然积习已久，虽帝王之力，尚不能挽；况其下乎文公逆祀，去者三人；定公顺祀，叛者三人。商鞅废井田而天下怨，王莽复井田而天下怨。一改旧习，人以为怪。从前解经者，河北宗王，河南宗郑。今之经解，专宗程、朱，亦《诗韵》类耳。

一六

山左朱文震，字青雷，在慎郡王藩邸；善画，能诗，兼工篆刻。偶宿随园，为镌小印二十余方。余惊其神速。君笑曰：“以铁画石，何所不靡凡迟迟云者，皆故作身份耳。”记其《红桥晚步》云：“西风开遍野棠花，垂柳丝丝数点鸦。多少画船归欲尽，夕阳偏恋玉钩斜。”《过扬子江》云：“笑对篷窗酒一罍，黄梅时节恰扬龄。凭君说尽风波恶，贪看金、焦漫不听。”《雨霁》云：“雨霁碧天阔，夕阳蝉复吟。偶然行树下，余点湿衣襟。”

一七

杨公子搢，父笠湖公，刺邳州。公子自任上归，其弟蓉裳索蜀中土宜。公子赠蜀椒、雅莲，附诗云：“宦久并无囊，土物置何许且开药笼看，赠子辛与苦。”有《雨后》一联云：“坐吹紫玉树声杂，行近白莲人影香。”《渔父词》云：“若使樵青绝世，闲身愿作渔童。”

一八

随园西有放生庵。余偶至其地，见僦居一寒士，衣敝履穿，几上有诗稿，题是《夏日杂吟》，云：“香焚宝鸭客吟哦，万轴牙签手遍摩。此事未知何日了，著书翻恨古人多。”余惊问姓名。曰：“丁珠，字贯如，怀宁人，访亲不值，流落于此。”因小有馈赠，劝其攻诗。作札，荐与安庆太守郑公时庆。郑拔作府案首入学，次年即举乡试。记其《遣怀》云：“我口所欲言，已言古人口。我手所欲书，已书古人手。不生古人前，偏生古人后。一十二万年，汝我皆无有。等我再来时，还后古人否”《咏淮阴侯》云：“淮阴当穷时，乞食一饿殍。及其封王后，被诛尤草草。穷不能自保，达不能自保：万古称人杰，为之一笑倒。”陈古渔尤爱其“江心浪险鸥偏稳，船里人多客自孤”之句。

一九

乙酉乡试，徽州汪秀才廷防，以诗受业。《路过淳安》云：“扁舟一叶枕江滨，邑小如村俗尚淳。出郭千家围竹木，浪游五日识风尘。云垂有脚疑成雨，水落无声欲断津。倭指故园归信早，天涯极目倚闾人。”俄而竟以丁忧归。

二〇

卢抱经学士，有《张迁碑》，拓手甚工。其同年秦涧泉爱而乞之，卢不与。一日，乘卢外出，入其书舍，攫至袖中。卢知之，追至半途，仍篡取还。未半月，秦暴亡。卢往奠毕，忽袖中出此碑，哭曰：“早知君将永诀，我当时何苦如许吝耶今耿耿于心，特来补过。”取帖出，向灵前焚之。予感其风义，为作诗云：“一纸碑文赠故交，胜他十万纸钱烧。延陵挂剑徐君墓，似此高风久寂寥。”

二一

卢抱孙先生转运扬州，名流毕集，极东南坛坫之盛。己卯十月，余饮署中，见其少子谟，年甫十五六，玉雪可念。后三十年，家籍没矣。公子虽举孝廉，而飘泊无归。《上渤海公》二首，云：“城旦余生剩藐孤，十年飘泊到江湖。桐花久堕怀中羽，香饭谁抛屋上乌。踽踽葛衣留冻骨，栖栖蹇足耐征途。年来鸡鹜同争食，不是当年小凤雏。”“拂拭知谁眼独青，褫徒弱鸟许梳翎。量来碧海输愁浅，嗅到黄粱感涕零。将母谁怜栖逆旅，忍饥犹勉诵残经。箫声吹彻吴门市，敢望山阳旧雨听”

二二

用巧无斧凿痕，用典无填砌痕，此是晚年成就之事。若初学者，正要他肯雕刻，方去费心；肯用典，方去读书。

二三

宝山范秀才起凤，字瘦生，有诗癖。咏《梅》云：“微月云际升，独鹤踏花影。”又：“风急众香齐渡水，夜深孤月独当天。”皆可喜也。万华峰应馨赠云

：“瘦真同鹤立，命若与仇谋。”其困蹶可想。《送别》云：“酒惟可化当前泪，诗尚能传别后情。”咏《桃源》云：“树木自生无税地，子孙常读未烧书。”“避地不知谁日月，成仙可惜废君臣。”范后遭奇祸，竟得脱免，终落托以死。

二四

吴下进士苏汝砺，宰黄陂。有句云：“水面星疑落，船头树似行。”与宋人“山远疑无树，湖平似不流”相似。吾乡王麟徵有句云：“鸟翻仍恋树，波定尚摇人。”与宋人“窥鱼光照鹤，洗钵影摇僧”相似。李铁君：“斗禽双堕地，交蔓各升篱。”与唐人“惊蝉移别树，斗雀堕闲庭”相似。

二五

诗情愈痴愈妙。红兰主人《归途赠朱赞皇》云：“大漠归来至半途，闻君先我入京都。此宵我有逢君梦，梦里逢君见我无”许宜嫫《寄外》云：“柳风梅雨路漫漫，身不能飞着翅难。除是今宵同入梦，梦时权作醒时看。”

二六

吴竹桥太史见访湖上，赠诗，有“湖气逼人将上楼”之句。范瘦生《观梅太湖》亦云：“湖光都欲上楼来。”两意相同。吴《题扬州天宁寺》云：“铃声得露清如语，塔势随云远欲奔。”尤妙。

二七

欧公学韩文，而所作文，全不似韩：此八家中所以独树一帜也。公学韩诗，而所作诗颇似韩：此宋诗中所以不能独成一家也。

二八

七律始于盛唐，如国家缔造之初，宫室粗备，故不过树立架子，创建规模；而其中之洞房曲室，网户罽恩，尚未齐备。至中、晚而始备，至宋、元而愈出愈奇。明七子不知此理，空想挟天子以临诸侯；于是空架虽立，而诸妙皆捐。《淮南子》曰：“鹦鹉能言，而不能得其所以言。”

二九

朱竹君以学士降编修，分校得老名士程鱼门，京师传为佳话。歿后，张中翰垞哭以一律，后四句云：“丹腕书铭前学士，青山送葬老门生。从今前辈无人哭，拼与先生泪尽倾。”瘦铜诗多雕刻，而此独沉着。

三〇

郑板桥爱徐青藤诗，尝刻一印云：“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。”童二树亦重青藤，《题青藤小像》云：“抵死目中无七子，岂知身后得中郎”又曰：“尚有一灯传郑燮，甘心走狗列门墙。”

三一

二树名钰，山阴诗人。幼时，女史徐昭华抱置膝上，为梳髻课诗；及长，少所许可。独于随园诗，矜宠太过。奈从未谋面。今春在扬州，特渡江见访。适余游天台，相左。嗣后，寄声欲秋间再来。余以将往扬州，故作札止之。旋为他事滞留。到扬时，则童已歿十日矣。闻其临终时，帘开门响，都道余之将至也。故余入哭，作挽联云：“到处推袁，知君雅抱千秋鉴；特来访戴，恨我偏迟十日期。”童病中梦二叟，自称紫阁真人、浮白老人，手牵鹤使骑。童辞衣装未备。真人晓以诗曰：“昔从赤身来，今从赤身去。一丝且莫挂，何论麻与絮不若五铢衣，随风自高举。”童答云：“多谢群真招我归，殷勤持赠五铢衣。相从化鹤吾真愿，要傍先人陇上飞。”吟毕，求宽期。紫阁真人立二指示之。果越二十日而卒。二树临终，满床堆诗，高尺许；所以殷殷望余者，为欲校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。余感其意，为编定十二卷、作序外，录其《黄河》云：“一气直趋海，中含万古声。划开神禹甸，横压霸王城。几见荣光出，刚逢彻底清。浮槎如可借，应犯斗、牛行。”《金山》云：“三山名胜岂寻常彼岸居然一苇航。重叠楼台知地少，奔腾江海觉天忙。梵音只许鱼龙听，佛面时分水月光。回首蓬莱应不远，几声长啸极苍茫。”五言如：“落花随棹转，隔树看山移。”“蚁闲缘水过，蜂健负花归。”“山远云平过，天空月直来。”《观潮》云：“一气自开辟，众星相动摇。”《齿落》云：“无烦重漱石，所恨不关风。”七言如：“秋声如雨不知处，落月带霜还照人。”“风梅落纸画犹湿，松雪扑弦琴一鸣。”“客感每从孤馆集，老怀常觉暮秋多。”“茶声响杂花梢雨，帘影晴通竹坞烟。”“诂有庚寅同正则敢夸丁卯是前生。”“花犹解媚开如笑，水不忘情去有声。”皆可传也。二树画梅，题七古一篇，叠“须”字韵八十余首，神工鬼斧，愈出愈奇。余雅不喜叠韵，而见此诗，不觉叹绝。易箒时，令儿扶起，画梅赠我。梅成，题诗三句，而气绝矣。余装潢作跋，传子孙，以表不识面之交情，拳拳如此。

三二

芜湖观察张茝亭先生，性耽风雅，工诗善书。有《散步》一首云：“霜林落叶点人衣，散步郊原趁夕晖。禾熟更经新雨润，雀驯常傍旧檐飞。余霞近水添红艳，远岫排空接翠微。洗却纤尘天宇近，闲吟不觉带星归。”乙酉秋，来江宁监试。余以竹叶裹粽馈之，附诗云：“劝公莫负便便腹，不嚼红霞嚼绿云。”公和云：“倘得携筇亲奉访，管教嚼尽岭头云。”汉军董元镜，在京师市上买端砚，中有黄气一缕，即《砚谱》中所谓“黄龙”也。旁题云：“虽有虹贯日，竟无客入秦。可怜易水上，愁杀白衣人。”

三四

尹文端公于近体诗，推敲最细。尝招陈太常星斋、申副宪笏山小集。申和“廉

”字云：“得天厚只论诗刻，待客丰惟自奉廉。”余按宋人亦有句云：“诗律伤严似寡恩。”

三五

唐有无名氏诗云：“烈风拔大树，未拔根已露。上有寄生草，依依犹未悟。”明季国事危矣，姚雪庵大司马在朝，有友画猴儿抱藤眠枯树上寄之，题云：“猴儿要醒而今醒，莫待藤枯树倒时。”

三六

白门张启人句云：“书为重看多折角，诗因待酌暂存双。”陈古渔亦有句云：“却恐好书轻看过，折将余页待明朝。”

三七

桐城张文端公，贺同馆翰林某新婚云：“坐对玉人无辨处，只分云鬓与花钿。”可想见其人之美。余，故史文靖公门生，而其子抑堂少司马，则儿女亲家也。壬寅二月，访抑堂于溧阳，席间出文靖公《玉堂归娶图》，命题。画美少年骑马、行亲迎礼于扬州许氏。事在康熙庚辰，公才十九岁，至今八十余年矣。抑堂笑谓余曰：“亲家当日亦系翰林归娶。何不归娶人题《归娶图》乎”卷中前辈诗之最佳者：郭元钤云：“彩灯十道簇香轮，花满游缨踏路尘。似有路人传盛事，公然许史是天亲。”徐葆光云：“华灯夹道拥鸣驺，诏许乘鸾衣锦游。十里珠帘春尽卷，谁家少妇不登楼”蒋仁锡云：“宴罢红绡乐事除，翩翩走马帽檐斜。似闻却扇先私语，谁夺迎门利市花”余题四绝，末一首云：“愧作彭宣拜后堂，绝无衣钵继安昌。算来只有归迎事，曾学黄梁梦一场。”

三八

人问：“妓女始于何时”余云：“三代以上，民衣食足而礼教明，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时，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，醉而缚之。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。不然，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，越王使罢女为士缝衽：固其后焉者矣。”戴敬咸进士，过邯郸，见店壁题云：“妖姬从古说丛台，一曲琵琶酒一杯。若使桑麻真蔽野，肯行多露夜深来”用意深厚，惜忘其姓名。

三九

霞裳从余游琴溪归。次日，同游之盛明经复初以二律见投。余问：“盛公何句最佳”霞裳应声云：“惟‘赤鲤去千载，青山留一峰’。”余曰：“然。果近太白。”后三日，路遇雨。霞裳曰：“偶得‘雨过湿云忙’五字。”余极称其得雨后云走之神，代作出句云：“风停干鹊噪。”家春圃观察曰：“‘噪’字对不过‘忙’字，为改‘喜’字。”霞裳《过鄱阳湖》云：“风能扶水立，云欲带山行。”亦佳。

四〇

余在安庆许司狱席上，见小伶扇上画一白头翁，题曰：“山中一只鸟，独立心悄悄。所欢胡不来相思头白了。”又《题蜡嘴鸟》云：“世味嚼来浑似蜡，莫教开口向人啼。”

四一

高文端公第七公子，字雨亭，从京师寄小照索题：画美少年，着缣单衣，坐松石上。余题就寄去，而公子死矣。其弟广德搜其遗稿，属余为序。录其《七夕》一首，云：“女伴穿针乞巧时，半弯新月动相思。天边星宿人间客，一样明朝有别离。”咏《柳》云：“柳色连溪碧，依依傍玉台。门前无知己，青眼为谁开”又：“怀人随梦去，隔世带愁来。”皆不似富贵人语。

四二

有某以诗见示，题皆“雁字”、“夹竹桃”之类。余谓之曰：“尊作体物非不工；然享宴者，必先有三牲五鼎，而后有葵菹蜃醢之供；造屋者，必先有明堂大厦，而后有曲室密庐之备。似此种题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；终不可开卷便见。韩昌黎与东野联句，古奥可喜。李汉編集，都置之卷尾：此是文章局面，不可不知。”

四三

凡作诗，写景易，言情难。何也景从外来，目之所触，留心便得；情从心出，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，便不能哀感顽艳。然亦各人性之所近：杜甫长于言情，太白不能也；永叔长于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王介甫、曾子固偶作小歌词，读者笑倒，亦天性少情之故。

四四

甬东顾鉴沙，读书伴梅草堂，梦一严装女子来见，曰：“妾月府侍书女，与生有缘。今奉敕赉书南海，生当偕行。”顾惊醒，不解所谓。后作官广东，于市上买得叶小鸾小照，宛如梦中人，为画《横影图》索题。钱相人方伯有句云：“怪他才解吟诗句，便是江城笛里声。”余按：小鸾粤人，笄年入道，受戒于月朗大师。佛法；受戒者，必先自陈平生过恶，方许忏悔。师问：“犯淫否”曰：“征歌爱唱《求凰曲》，展画羞看《出浴图》。”“犯口过否”曰：“生怕泥污嗤燕子，为怜花谢骂东风。”“犯杀否”曰：“曾呼小玉除花虱，偶挂轻纨坏蝶衣。”

四五

余在杭州，杭人知作《诗话》，争以诗来，求摘句者，无虑百首。余只爱朱亦接《春晚书怀》云：“春当三月原如客，人过中年欲近僧。”沈菊人一联云：“双雀露浓移别树，孤萤风静引归人。”福建女子林氏《贺黄莘田重赴鹿鸣》云：“丹桂花开六十秋，振衣人到广寒游。嫦娥细认曾相识，前度人来竟白

头。”

四六

周德卿之言曰：“文章徒工于外者，可以惊四筵，不可以适独坐。”斯言也，余颇非之。文章非比阴德，不求人知。景星庆云，明珠美玉，谁不一见即知宝贵哉吟蛩唧唧，呖语悻悻，彼虽自鸣得意，岂足传之不朽得之虽苦，出之须甘；出人意外者，仍须在人意中：古名家皆然。况四座之惊，有知音，有不知音；独坐之适，有敝帚之享，有寸心之知：不可一概而论。

四七

司空表圣论诗，贵得味外味。余谓今之作诗者，味内味尚不能得，况味外味乎要之，以出新意、去陈言，为第一着。《乡党》云：“祭肉不出三日；出三日，则不食之矣。”能诗者，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！

四八

博士卖驴，书券三纸，不见“驴”字，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语。余以为：用典如陈设古玩，各有攸宜：或宜堂，或宜室，或宜书舍，或宜山斋；竟有明窗净几，以绝无一物为佳者，孔子所谓“绘事后素”也。世家大族，夷庭高堂，不得已而随意横陈，愈昭名贵。暴富儿自夸其富，非所宜设而设之，置械霱于大门，设尊壘于卧寝：徒招人笑。吴西林云：“诗以意为主，以辞采为奴婢。苟无意思作主，则主弱奴强；虽僮指干人，唤之不动。古人所谓诗言志，情生文，文生韵：此一定之理。今人好用典，是无志而言诗；好叠韵，是因韵而生文；好和韵，是因文而生情。儿童斗草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

四九

欲作佳诗，先选好韵。凡其音涉哑滞者、晦僻者，便宜弃舍。“葩”即“花”也，而“葩”字不亮；“芳”，6旷香”也，而“芳”字不响：以此类推，不一而足。宋、唐之分，亦从此起。李、杜大家，不用僻韵；非不能用，乃不屑用也。昌黎斗险，掇《唐韵》而拉杂砌之，不过一时游戏：如僧家作盂兰会，偶一布施穷鬼耳。然亦止于古体、联句为之。今人效尤务博，竟有用之于近体者：是犹奏雅乐而杂侏儒，坐华堂而宴乞丐也，不已慎乎！

五〇

唐人近体诗，不用生典：称公卿，不过皋、夔、萧、曹；称隐士，不过梅福、君平；叙风景，不过“夕阳”、“芳草”；用字面，不过“月露风云”：一经调度，便日月崭新。犹之易牙治味，不过鸡猪鱼肉；华陀用药，不过青粘漆叶：其胜人处，不求之海外异国也。余《过马嵬吊杨妃》诗曰：“金舄锦袍何处去只留罗袜与人看。”用《新唐书·李石传》中语，非僻书也，而读者人人问出处。余厌而删之，故此诗不存集中。

五一

王梦楼云：“词章之学，见之易尽，搜之无穷。今聪明才学之士，往往薄视诗文，遁而穷经注史。不知彼所能者，皆词章之皮面耳。未吸神髓，故易于决舍；如果深造有得，必愁日短心长，孜孜不及，焉有余功，旁求考据乎”予以为君言是也。然人才力各有所宜，要在一纵一横而已。郑、马主纵，崔、蔡主横，断难兼得。余尝考古官制，捡搜群书，不过两月之久；偶作一诗，觉神思滞塞，亦欲于故纸堆中求之。方悟著作与考订两家，鸿沟界限，非亲历不知，或问：“两家孰优”曰：“天下先有著作，而后有书；有书而后有考据。著述始于三代‘六经’，考据始于汉、唐注疏。考其先后，知所优劣矣。著作如水，自为江海；考据如火，必附柴薪。‘作者之谓圣’，词章是也；‘述者之谓明’，考据是也。”

五二

余任江宁时，送尹文端公移督广州，云：“天上本无常照月，人间还有再来春。”未五年，果仍督江南。

五三

元相称韩舍人诗：“欲得人人服，能教面面全。”又曰：“玉磬声声彻，金铃个个圆。”韩舍人，即昌黎也。昌黎硬语横空，而元相以此二联称之。此中消息，非深于诗者不知。

五四

怀古诗，乃一时兴会所触，不比山经、地志，以详核为佳。近见某太史《洛阳怀古》四首，将洛下故事，搜括无遗，竟有一首中，使事至七八者。编凑拖沓，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处。因告之曰：“古人怀古，只指一人一事而言，如少陵之《咏怀古迹》；一首武侯，一首昭君，两不相属也。刘梦得《金陵怀古》，只咏王浚楼船一事，而后四句，全是空描。当时白太傅谓其‘已探骊珠，所余鳞甲无用’。真知言哉！不然，金陵典故，岂王浚一事而刘公胸中，岂止晓此一典耶”

五五

松江有徐媛者，十峰先生之女。黄石牧太史述其《续绣余集》一绝云：“仰视天无星，俯视月如霜。月正人影短，月斜人影长。”其母张夫人能诗，所云《续绣余》者，以母夫人先有此集名也。

五六

黄石牧太史未遇时，馆于青浦盛氏。范笏溪先生访之，为阁人所阻，懊恼而返。华亭至青浦，已百里矣。黄知之，深不自安。赠诗云：“高鸿渺渺过无迹，凡鸟匆匆去未题。妒杀绿杨丝万缕，曾牵范舸在长堤。”后海宁陈文简公延

石牧于家，范所荐也。范于黄为先辈。范卒后，黄为序其《四香楼诗集》，而述其在叶忠节公席上《赠欠山》诗云：“有客夜归迷旧路，隔村树黑远疑山。”

五七

余幼时家贫，除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外，不知诗为何物。一日，业师外出，其友张自南先生携书一册，到馆求售，留札致师云：“适有亟需，奉上《古诗选》四本，求押银二星：实荷再生，感非言罄。”予舅氏章升扶见之，语先慈曰：“张先生以二星之故，而词哀如此，急宜与之。留其诗可，不留其诗亦可。”予年九岁，偶阅之，如获珍宝：始《古诗十九首》，终于盛唐。伺业师他出，及岁终解馆时，便吟咏而摹仿之。呜呼！此余学诗所由始也。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！

五八

阮亭尚书自言一生不次韵，不集句，不联句，不叠韵，不和古人之韵。此五戒，与余天性若有暗合。

五九

甲辰秋，余在广州，有传蒋苕生物故者。未几，接苕生手书，方知讹传。到桂林，告岑溪令李猷乔明府。李喜，《口号》一绝云：“狂生有待两公裁，未便先期一岳摧。岂为路逢章子厚，端明已自道山回。”李心折袁、蒋两家诗，与赵云松同癖。

六〇

余在桂林，淑兰女弟子偶过随园，题壁见怀云：“为访桃源偶驻车，仙云何处落天涯喜看几笔簪花字，犹领春风护绛纱。”“几度蒙招未得过，居然人似隔天河。偷公朝考句。非关学得嵇康懒，半为风多半病多。”

六一

戊辰秋，余宰江宁，将乞病归；适长沙陶士横方伯调任福建；路过金陵，谓余曰：“子现题升高邮州，宪眷如此；年方三十，忽有世外之志，甚非所望于贤者也。”余虽未从其言，而至今感其意。甲辰在广州，遇方伯之孙，诵乃祖《买书歌》曰：“十钱买书书半残，十钱买酒酒可餐。我言舍酒僮曰‘否’，咿唔万卷不疗饥。斟酌一杯酒适口，我感僮言意良厚。酒到醒时愁复来，书堪咀处味逾久。淳于豪饮能一石，子建雄才得八斗。二事我俱逊古人，不如把书聊当酒。虽然一编残字半蠹鱼，区区蠹测我真愚！秦灰而后无完书。”

六二

同年李湖，字又川，巡抚广东，以清严为政。輿人歌云：“广东真乐土，来了李巡抚。”圣眷甚隆，而积劳成疾。薨时，香亭往送入殓，见公面目手足作黄

金色，光耀照人，亦一奇也！巡抚贵州，《入境口号》云：“双旌遥指贵阳城，紫盖红旗夹道迎。自愧书生当重任，不知何以报升平。”

六三

周栎园论诗云：“学古人者：只可与之梦中神合；不可使其白昼现形。”至哉言乎！

六四

乙丑，余宰江宁。有张漱石名坚者，持故人陈长卿札，求见，赠云：“他年霖雨知何处，记取烟波有钓徒。”后岁丙子，同杨洪序来随园，年七十余，喜所居不远，月下时时过从。别三十年，杳无音耗。丙午二月，过洪武街，遇老人，乃其子也；方知先生八十三岁，委化陕中。为黯然者久之。次日，其子抱先生全集，属为点定。《偶成》云：“细雨潇潇欲晓天，半床花影伴书眠。朦胧正作思乡梦，隔院棋声落枕边。”鄂文端公为苏藩司，选《南邦黎献集》，擢君第三。

六五

茗生携妇游摄山，余寄诗调之。茗生答云：“樵夫汲妇互穿云，老佛低眉苦不分。客路偶然携眷属，游踪未必感星文。漫劳史笔传佳语，却被山灵识细君。谁与洪崖描小影，鹿皮冠伴水田裙。”

六六

余得绍兴十八年《题名碑》，朱子乃五甲进士也。王葑亭中翰戏题云：“若使当时无五甲，先生也合落孙山。”朱子小名沈郎，亦载碑中。

六七

武将能诗，皆由天授。刘大刀名挺，本姓龚，湖广人。其七世孙某来作江宁都司，诵其先人遗句云：“剪发接缰牵战马，拆袍抽线补旌旗。胸中多少英雄泪，洒上云蓝纸不知！”戚继光亦有警句云：“风尘已老塞门臣，欲向君王乞此身。一夜秋霜零短鬓，明朝不是镜中人！”

六八

乾隆丙辰，唐公莪村为太常寺卿。余鸿词报罢后，袖诗走谒。公奇赏之。次日，即托其西席朱君佩莲道意，欲以从女见妻。余以聘定辞，公为惋惜。至今感不能忘，垂五十年矣。甲辰到端州，见公《赠关庙瑞公上人》一律云：“何因来古寺冷落二年羁。性拙宜僧朴，身危仗佛慈。险夷无定象，梦幻有醒时。一笑成今别，前途最汝思。”纸尾注云：“甲子冬，缘事来肇庆，羁栖二年。今丙寅夏，将之任山左，赋诗留别。”盖公任广西方伯时，待鞫到此所作；后巡抚江西，三仕三已，以官寿终。名绥祖，扬州人。

六九

余过永州，时值冬月，远望秃树上立数鹭鸶，疑是木兰花开，方忆戴雪村先生“高湍散作低田雨，白鸟栖为远树花”二句之妙。

七〇

周元公云：“白香山诗似平易；间观所存遗稿，涂改甚多，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。”余读公诗云：“旧句时时改，无妨悦性情。”然则元公之言信矣。

七一

王荆公矫揉造作，不止施之政事也。王仲圭“日斜奏罢《长杨赋》，闲拂尘埃看画墙”句，最浑成。荆公改为“奏赋《长杨》罢”，以为如是乃健。刘贡父“明日扁舟沧海去，却从云里望蓬莱”，荆公改“云里”为“云气”，几乎文理不通。唐刘威诗云：“遥知杨柳是门处，似隔芙蓉无路通。”荆公改为“漫漫芙蓉难觅路，萧萧杨柳独知门”。苏子卿咏《梅》云：“只应花是雪，不悟有香来。”荆公改为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。活者死矣，灵者笨矣！

七二

余游南岳，往谒衡山令许公。其仆人张彬者，沅江人，年二十许，见余名纸，大喜，奔告诸幕府，以得见随园叟为幸。既而许公招饮，命彬呈所作诗，有“湖边芳草合，山外子规啼”、“远岫碧云高不落，平湖萤火住还飞”之句：果青衣中一异人也。性无他嗜，酷好吟咏：主人赏婚费，乃不聘妻，而尽以买书。

七三

全祖望字谢山，以丙辰春闱先入词馆，故九月间不与鸿博之试。丁巳散馆外用，谢山不乐，赋诗呈李穆堂侍郎云：“生平坐笑陶彭泽，岂有牵丝百里才秣未成醪身已去，先几何待督邮来”有乱，仙传谢山为钱忠介公后身者，故有《举子》诗云：“释子语轮回，闻之辄加嗔。有客妄附会，云我具夙根。琅江老督相，于我乃前身。一笑妄应之，燕说漫云云。”按谢山年三十六，方娶满洲学士春台之女，逾年举子。时忠介公后人名芍亭者，侵晨入贺。谢山惊曰：“何知之神耶”芍亭曰：“夜来寒影堂中，不知何人扬言曰：‘谢山得子。’故来贺耳。”此事，朱心池为余言之。余悔在都见谢山时，不曾一问。

七四

余在粤，自东而西，常告人曰：“吾此行，得山西一人，山东一人。”山西者，普宁令折君遇兰，字霁山；山东者，岑溪令李君宪乔，字义堂。二人诗有风格，学有根柢，皆风尘中之麟凤也。折君见赠五首，录其二云：“南国多芙蓉，北地饶冰雪。风土固自殊，气类有差别。如何邂逅间，投契若符节。兰馨蕙自芬，松茂柏乃悦。物理有如是，心知不容说。”“经年废吟咏，对客类喑哑。岂无风人怀所嗟和者寡。今逢袁夫子，方寸有炉冶。只字精搜罗，篋衍重包裹

。敬宗讷不聪能知世有我。自惭苦窳姿，一顾成硕果。于我虽无加，益以成公大。谁能充是心，用以宰天下”李君于余起行时，道送不及，到泉州后寄诗云：“岸边双树林，来对兀沉沉。挂席去已远，别醪空自斟。烟寒过客少，江色暮楼深。谁识此时际，寥寥千载心”《湘上》云：“孤月无人处，扁舟先雁来。”皆高淡可喜。

七五

己亥三月，小住西湖。有李明府名天英者，号蓉塘，四川诗人，时来见访。录其《雪后寄施南田》云：“雪汁初融瓦，寒光已在天。大江回望处，清影两萧然。忽发山阴兴，思乘访戴船。风涛夜未息，目断小姑前。”他如：“远梦摇孤榜，残星落酒旗。”“野鸥时避桨，旅雁自为群。”李松圃郎中称其诗有奇气。信然。

七六

金陵闺秀陈淑兰，受业随园，绣诗见赠云：“侬作门生真有幸，碧桃种向彩云边。”张秋崖孝廉见而和云：“书生未列扶风帐，惭愧佳人赋彩云。”秋崖诗笔清雅，《邕城九日》句云：“枫叶落残孤阁雨，菊花开尽故乡心。”

七七

明郑少谷诗学少陵，友林贞恒讥之曰：“时非天宝，官非拾遗，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，可谓无病而呻矣尸学杜者不可不知。

七八

康熙间，杭州林邦基妻曾如兰能诗。邦基死，招之相从。曾矢之曰：“有如皎日。”后立其兄子光节，葬毕舅姑，吞金而亡。吟诗曰：“镜里菱花冷，三年泪未干。已终姑舅老，复咽雪霜寒。我自归家去，人休作烈看。西陵松柏古，夫子共盘桓。”一时和者数百人。未死前十日，先具牒钱塘令周公。周加批，用骈语慰留之，竟不从而死。可谓从容之至矣！

七九

诗分唐、宋，至今人犹恪守。不知诗者，人之性情；唐、宋者，帝王之国号。人之性情，岂因国号而转移哉亦犹道者人人共由之路，而宋儒必以道统自居，谓宋以前直至孟子，此外无一人知道者。吾谁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，谓唐以后无诗，即宋儒习气语。倘有好事者，学其附会，则宋、元、明三朝，亦何尝无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可分乎节外生枝，顷刻一波又起。《庄子》曰：“辨生于末学。”此之谓也。

八零

余引泉过水西亭，作五律，起句云：“水是悠悠者，招之入户流。”隔数年，改为：“水澹真吾友，招之入户流。”孔南溪方伯见曰：“求工反拙，以实

易虚，大不如原本矣！”余憬然自悔，仍用前句。因忆四十年来，将诗改好者固多，改坏者定复不少。

八一

诗人用字，大概不拘字义。如上下之“下”，上声也；礼贤下士之“下”，去声也。杜诗：“广文到官舍，系马堂阶下。”又：“朝来少试华轩下，未觉千金满高价。”是借上声为去声矣。王维：“公子为羸停四马，执辔愈恭意愈下。”是借去声为上声矣。

八二

时文之学，有害于诗；而暗中消息，又有一贯之理。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，其人负重名。郭运青侍讲来，读之，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，曰：“诗虽工，气脉不贯。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”余曰：“是也。”郭甚喜，自夸眼力之高。后与程鱼门论及之，程亦赧其言。余曰：“古韩、柳、欧、苏，俱非为时文者，何以诗皆流贯”程曰：“韩、柳、欧、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，即今之时文也。不曾从事于此，则心不细，而脉不清。”余曰：“然则今之工于时文而不能诗者，何故”程曰：“庄子有言：‘仁义者，先王之蘧庐也；可以一宿，而不可以久处也。’今之时文之谓也。”

八三

前朝番禺黎美周，少年玉貌，在扬州赋《黄牡丹》诗。某宗伯品为第一人，呼为“牡丹状元花主人”。郑超宗，故豪士也，用锦舆歌吹，拥“状元”游廿四桥。士女观者如堵。还归粤中，郊迎者千人。美周被锦袍，坐画舫，选珠娘之丽者，排列两行，如天女之拥神仙。相传：有明三百年真状元，无此貌，亦无此荣也。其诗十章，虽整齐华赡，亦无甚意思。惟“窥浴转愁金照眼，割盟须记赭留衣”一联，稍切“黄”字。后美周终不第，陈文忠荐以主事，监广州军，死明亡之难。《绝命词》云：“大地吹黄沙，白骨为尘烟。鬼伯舐复厌，心苦肉不甜。”一时将士为之陨涕。此外，尚有“莲花榜眼”，其诗不传。

八四

广西岑溪县最小且僻，有诸生谢际昌者，送其邑宰李少鹤云：“官贫归棹易，民爱出城难。”此生可谓阳山之区册矣。或《赠查声山宫詹》云：“地高投足险，恩重乞身难。”

八五

甲戌春，余与张司马芸墅游栖霞，见僧维墨禅，才七岁。其时，山最幽僻，游者绝稀，惟扬州商人构静室数间，春秋一到而已。自尹文端公请圣驾巡幸，乃增荣益观。方修葺时，余屡从公游，有“山似人才搜更出”之句。其时墨禅渐长成，花前灯下，时时以一联相示。随入京师。别十余载，丁未秋相见于紫峰

阁下，则年已三十九矣。追谈往事，彼此怆然。诵其《盘山》诗云：“偶来浮石上，疑是泛沧浪。一鸟堕寒翠，千峰明夕阳。无人垂钓去，有约看云忙。即此惬真赏，萧然世虑忘。”其他如：“树随崖脚断，山到寺门深。”“月白鸟疑昼，山空树欲秋。”“树偏饶曲折，僧不碍逢迎。”皆可爱也。相别又一年，遽示寂而去。

八六

尹公三次迎銮。幽居庵、紫峰阁诸奇峰，皆从地底搜出，刷沙去土，至三四丈之深。所用朱龙鉴、庄经畬、潘涵等州县官，皆一时名士。又嫌摄山水少，故于寺门外开两湖，题曰“彩虹”、“明镜”。余戏呈诗云：“尚书抱负何曾展，展尽经纶在此山。”

八七

扬州四十年前，平山楼阁寥寥，沟水一泓而已。自高、卢两樵使，费帑无算，浚池筑山，别开生面，而前次游人，几不相识矣！刘春池有句云：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。”

八八

山阴陶篁村得汪氏旧庄于葛岭下，葺而新之，自云：“诗不能写者，付之于画；画不能写者，付之于诗。”号曰泊鸥山庄。题云：“高士门庭云亦懒，荷花世界梦俱香。”四诗甫成，忽奉有官檄，占去养马，如催租人败兴一般。

八九

永州太守王蓬心，为麓台司农之后，工诗画。余游南岳，过永州，与其子访愚溪、钴母潭诸处；夕归，太守出小像索诗，而自画《芝城话旧图》见赠。题云：“一别东吴思旧雨，重来南楚鬓添霜。谈天犹是苏玉局，缩地难逢费长房。江水悠悠不知远，山风习习渐加凉。两人情态都如昨，作画吟诗爱夜长。”彼此落笔时，各挑灯倚几。蓬心笑谓余曰：“此夕光景，可似五十年前，同赴童子试耶”记其书斋对联云：“岂易片言清积牍；还留一息理残书。”

九〇

沈子大先生，梦至一处：上坐二儒者，皆姓周；素不识面，笑向沈云：“‘羲画破天烦妹补’，君可对之。”沈沉吟良久，忽唐孙华太史从外来，曰：“我代对‘羿弓饶月待妻奔’，何如”两周为之拍手。唐字实君，沈之业师也。

九一

陈古渔尝为余诵“马过闻沙响，拖霜看雁飞”之句，余甚爱之。后知是曲沃诗人秦紫峰明府所作。紫峰有句云：“看花须看花盛时，盛时难再花亦知。”尤妙。紫峰与客观方竹，客戏云：“世有方竹无方人。”紫峰曰：“有。”问：“何人”曰：“子贡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”曰：“《论语》云：‘子贡方人。’”

” ，

九二

吾乡金长儒先生以时文名，世不知其能诗也。有人为述其《禹庙》云：“授笈俨陪苍水使，奉香犹剩白头僧。”《晚步》云：“打头黄叶忽飘坠，知是隔林松鼠来。”

九三

梅耦长咏《绿梅》云：“闻说绿珠真绝世，我来偏见坠楼时。”归安有五亭山人者，姓吴，名斯洺，咏《桐子》云：“堕地绿珠人不见，至今但觉画楼高。”二诗相似。又，《嘲牡丹》云：“蝶使蜂媒齐用力，万花丛里看擒王。”可云奇绝。

九四

乾隆己未，余乞假归娶，诸公卿有送行诗册，题签者为吴江陆虔石先生。今五十余年矣。甲辰，其子朗夫，巡抚湖南。余从西粤过长沙，中丞款接甚殷，云：“当初先人题签时，我年才十七，侍旁磨墨。”余感其意，到家寄诗谢之。不料诗未到，而中丞已亡。仅传其《梦中自赠》云：“能开衡岳千重云，只饮湘江一杯水。”至今楚人受德者，挥泪诵之。名曜，吴江人。

九五

苏州惠天牧先生，督学广东，训士子以实学；一时英俊，多在门墙。去后，人立生祠，如潮州之奉韩愈也。先生以《珠江竹枝词》试士。何梦瑶赋云：“看月谁人得月多，湾船齐唱浪花歌。花田一片光如雪，照见卖花人过河。”公喜，延入幕中。此雍正年间事。后吾乡杭堇浦太史掌教粤东，与何唱和。《嘲杭病起》云：“门外久疏参学侣，帘前渐立犯斋人。”《咏史》云：“赵宋若生燕太子，肯将金币事仇人”余慕何君之名，到海南访之，则已逝矣。

九六

沈方舟《磁溪早发》云：“北风猎猎水茫茫，多谢吴门鼓柁娘。铁鹿长檣四千里，送人夫婿早还乡。”方问亭宫保未遇时，在汉上，亦有句云：“寄语湘波连夜发，十年我是未归人。”

九七

英梦堂相公，与裘文达公，同在户部，谓裘曰：“有句云；‘官久真成强弩末，归迟空望大刀头。’君猜是何人之作。”裘以为放翁逸诗。已而知是桐城石晓堂，乃大惊叹。石屡欲访余，以官楚南路远，时时托方绮亭明府寄声道意。方诵其《舟行》云：“击汰过解洲，人在烟中语。中流一舟来，空漾数声橹。少妇善操舟，小儿能荡桨。渔翁不捕鱼，船头坐补网。”晓堂，名文成。晓堂亡后，其子某抱遗集来，索余作序，云：“先人志也。”余摘其佳句，五言如

：“角声沉暮雨，雁影起寒沙”；“水喧村碓急，云堕寺门低。”七言如：“沙边水退犹存迹，烟际帆遥似不行”；“买田阳羨宵宵梦，作客并州处处家”；“窥鱼浅渚翘双鹭，待渡斜阳立一僧”；“入店已非前度主，拂墙犹有旧题诗”；“僮嫌解橐寻诗稿，客忌登舟算水程”：皆妙。

九八

张君五典，字叙百，秦中人，九世同居，蒙恩题奖。作宰上元时，时捋诗袖中，入山见访，绝非今之从政者。《祁阳访友》云：“示病手挥群吏散，著书心喜好朋来。”《示安奴》云：“孺人日课郎君读，去就书声认画船。”孺人亡，乃悼之云：“好我果能长入梦，把君竟可当长生。”安奴者，遣接家眷船也。

九九

杭州方夫人芷斋，名芳佩，适汪又新太史。翁霁堂征君，向余诵其《西湖》佳句云：“晓市花间摇短帜，夕阳柳外数归舟。”“烟迷山失浮图影，风紧帆归盍饭僧。”皆有画意。随太史入都，《忆西湖》云：“清凉世界水晶宫，亚字阑干面面风。今夜若教身作蝶，只应飞入藕花中。”《赠霁堂》云：“四海长留知己感，一生惟有爱才忙。”有《在璞草堂集》，一时唱和者，许太夫人而外，杭堇浦之妹清之，嫁赵万曝上舍，寡居守志，有句云：“尽日支床深拥被，不知户外几峰青。”同一能诗女子，方荣贵而杭艰辛，何耶

一00

王阳明集中云：“正德庚辰八月，梦见郭璞，极言王导奸邪在王敦之上。故公诗责导云：‘事成同享帝王贵，事败仍为顾命臣。’璞亦有诗云：‘倘其为我一表扬，万世万世万万世。’”余按此说，与苏子瞻梦中人告以唐杨绾之好杀；陶贞白《真诰》言晋太尉郗鉴之贪酷：皆与史册相反。

一0一

《乐府解题》云：“《毛诗》之‘兮’，《楚词》之‘些’，曹操所不喜。”余颇以操为知音。盖诗有关咏叹者，不得不用虚字，以伸长其音。若直叙铺陈，一用虚字，便成敷衍。近有作七古者，排比未终，无端忽插“兮”字，以致调软气松，全无音节。

一0二

刘霞裳之弟某，风貌远不及其兄，而际遇甚奇。有扬州女子姓陈名素莲者，与交好，抽簪劝学，临别赠诗云：“深闺独醒起常迟，愁上眉峰有镜知。纵使天风能解意，萍踪吹聚又何时”

一0三

酒肴百货，都存行肆中。一旦请客，不谋之行肆，而谋之于厨人。何也以味非

厨人不能为也。今人作诗，好填书籍，而不假炉锤，别取真味；是以行肆之物，享大宾矣。

一〇四

杭州沈观察世涛妻陈氏，名素安，字芝林。咏《卖花声》云：“房栊寂寂闭春愁，未放雕梁燕出楼。应怪卖花人太早，一声声似促梳头。”《水墨裙》云：“百叠波纹绉墨痕，疏花细叶淡生春。窃娘病后腰肢减，钿尺休量旧日身。”《病起》云：“几日无心课小娃，晴窗睡起自分茶。重帘不卷纱帏静，落砚何来数点花”

一〇五

王梅坡妻张氏，能诗。幼子汝翰，初上学，嫌衣服不华。张训以诗云：“簟食应知颜子乐，组袍谁笑仲由寒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花因寒重难舒蕊，人为愁多易敛眉。”生女美绝，年十三；时皇太后驾过见之，抱置膝上，赏藏香一枝。

一〇六

邓英堂秀才偕妻陈淑兰，各画兰竹数枝，赠毛俟园广文。毛谢以诗，曰：“闺中清课剪冰纨，夫写笈笏妇写兰。料得图中爱双绝，水精帘下并肩看。”未几，英堂无故自沉于水。越三月，淑兰殉夫自缢。毛追忆诗中“双绝”二字、“水精帘”三字，早成诗讖，叹悔莫及。余作《陈烈妇传》，兼梓其诗。

一〇七

四川崇宁县蔡酣紫先生，好道术，与汉阳太守王某交好。王年九十余，能驭空而行。言元时玉山堂主人顾阿璞已成地仙，至今犹在青城山中。引蔡见之：绿鬓朱颜，不食不饮，谈笑不异常人；说元末明初之事尤详。王善画古松，题云：“烟墨一螺香一炷，写出长松两三树。月明老鹤忽飞来，踏枝不着空归去。”

一〇八

有人咏《风筝美人》诗曰：“薄怜妾命风吹纸，瘦到腰肢骨是柴。”鲁星村云：“切则切矣，何穷薄乃尔！”因诵台怡庵句云：“红线只今为近侍，飞琼当日是前生。”是何等风华！

一〇九

鲁温卿席上嫌酒不佳，调主人云：“诗近老成多带辣，酒逢寒士不嫌酸。”俞又陶喜席上酒佳，谢主人云：“疏花似月将残夜，好友如醇欲醉时。”

一一〇

余屡娶姬人，无能诗者；惟苏州陶姬有二首，云：“新年无处不张灯，笙鼓元宵响沸腾。惟有学吟人爱静，小楼坐看月高升。”“无心闲步到萧斋，忽有春风拂面来。行过小桥池水活，梅花对我一枝开。”生女，嫁蒋氏。姬年三十而

亡。

康熙间，苏州名妓张忆娘，色艺冠时。蒋绣谷先生为写《簪花图》小照。乾隆庚午，余在苏州，绣谷之孙漪园，以图索题。见忆娘戴乌纱髻，着天青罗裙，眉目秀媚，以左手簪花而笑，为当时杨子鹤笔也。题者皆国初名士。莱阳姜垓云：“十年前遇倾城色，犹是云英未嫁身。今日相逢重问姓，尊前愁杀白头人。”苏州尤侗云：“当场一曲《浣溪纱》，可是陈宫张丽华恰胜状元新及第，琼林宴里去簪花。”沈归愚云：“曾遇当年冰雪姿，轻尘短梦怅何之。卷中此日重相见，犹认春风舞《柘枝》。”“绣谷留春春可怜，倾域名士总寒烟。老夫莫怪襟怀恶，触拨闲情五十年。”余题数绝，有“国初诸老钟情甚，袖角裙边半姓名”之句，人皆莞然。按莱阳两姜先生，以孤忠直节，名震海内；而诗之风情如此。闻忆娘与先生本旧相识，一别十年，尊前问姓，故诗中不觉情深一往云。

前人《过虎丘》句云：“妒他怒马随车客，出色花枝不避人。”陆湄君《过彭城》句云：“休夸洛浦能投枕，不是天台懒看花。”一羨之，一厌之，两人心事，易地则皆然。

——三

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又曰：“素其位而行。”余雅不喜解组人好说在官事迹。钱琦沙方伯有句云：“剧怜到处皆为客，生怕逢人尚说官。”余读之，距跃三百。

卷七

一

同年叶书山太史，掌教钟山。生平专心经学，而尤长于《春秋》，自称啖助、赵匡，不足多也。注《毛诗》“桃兮达兮”一章为两男子相悦之诗，人多笑之。然作诗颇有性情。《出都》云：“行年七十古来稀，东、马、严、徐事已非。检点良方医老病，所须药物是当归。”“白石清泉故自佳，九衢车马漫纷拏。欲知此后春相忆，只有丰台芍药花。”“行色匆匆鬓影疏，骑驴犹忆入京初。蒯缞一剑酸寒甚，今日归装有赐书。”太史讳酉，桐城人。

二

壬戌岁，余改官金陵，寓王侯岩太史家，遇戚晴川太守言：“书生初任外吏，参见长官，不惯屈膝，匆遽间，动致声响。”余试之果然。戏吟云：“书衔笔惯字难小，学跪膝忙时有声。”戚《宿承恩寺》句云：“瓦沟落月印孤榻，檐隙入风吹短檠。”殊冷峭。戚讳振鹭，湖州人。三

舒城任自举学坡，为庄明府记室，好吟咏。一日余访庄公，闻书斋中高唱拍案，细听之，乃余诗也。庄出笑曰：“幸而任先生大赏公诗；如其大骂，则奈何

”后任死，伏魄时口号别亲友云：“六旬失足下蓬瀛，今日才欣返玉京。直以聪明还造化，但凭樵牧话子生。花当春尽应辞树，鸟际冬残合罢声。见说群仙同抗手，迟余受代主蓉城。”

四

通州李方膺晴江，工画梅，傲岸不羁。罢官，寓江宁项氏花园，日与沈补萝及余游览名山，人观者号“三仙出洞”。《题画梅》云：“写梅未必合时宜，莫怪花前落墨迟。触目横斜千万朵，赏心只有两三枝。”《秋葵》云：“肃瑟风吹永巷长，采衣非复旧时黄。到头只觉君恩重，常自倾心向太阳。”晴江牧滁州，见醉翁亭古梅，伏地再拜。其风趣如此。

五

上犹令方绮亭，名求义，聩于耳而聪于心；与人言，必大声高呼，谐谑百出，而一本于天真。《辞官归里》云：“三年政罢喜忘机，老去仍思竹里扉。携取清风随棹去，添来白发湖头归。不妨琴鹤为行李，那计妻孥说是非。力倦眼昏贪稳卧，误传高尚遂初衣。”死后，余为铭墓。陈古渔哭之云：“不见白头凭几坐，尚疑朱履出堂来。”

六

予过苏州，常寓曹家巷唐静涵家。其人有豪气，能罗致都知录事，故尤狎就之。两家妻女无嫌，如庞公之于司马德操，不知谁为主客也。静涵有句云：“苔痕深院雨，人影小窗灯。”《花朝分韵》云：“薄醉微吟答岁华，春寒十日掩窗纱。多情昨夜楼头雨，吹出满墙红杏花。”其少子七郎咏《落花》云：“零落嫣红归不得，杨花相约过邻家。”真佳句也。长子湘昀居随园，吟云：“小住名园又一年，石阑干畔听流泉。夜深怕作还乡梦，月到南窗尚未眠。”“小窗闲坐夕阳斜，对此教人不忆家。喜见香荷才出水，一枝高叶一枝花。”从来荷叶高出水者，必有花；湘昀居园久，故知之。静涵有姬人王氏，美而贤；每闻余至，必手自烹饪。先数年亡，余挽联云：“落叶添薪，心伤元相贫时妇；为谁截发，肠断陶家座上宾。”

七

元人诗曰：“老不甘心奈镜何”李益《览镜》云：“纵使逢人见，犹胜自见悲。”本朝郑玘尺先生云：“朱颜谁不惜白发尔先知。”皆嫌镜之示人以老也。宋人云：“贫女如花只镜知。”又曰：“镜里自应谙素貌，人间只解看红妆。”又曰：“自家怜未了，临去复徘徊。”本朝高夫人有句云：“乍见不知谁靓面，细看真觉我怜卿。”是镜有恩于女子，有怨于老翁也。容成侯何容心哉

八

苏州枫桥西沿塘，有余本家渔洲居士，乃前明六俊之后，爱客能诗。家有渔隐

园，水木明瑟，余为作记，镌石壁间。每过姑苏，必泊舟塘下，与其叔春锄、弟又恺，为剪烛之谈。年甫五十而亡。有《新柳》一律云：“二月韶光媚，春风嫩柳条。含烟初作态，泡露不胜娇。腰细柔难舞，眉疏散欲描。丰神与谁并好女乍垂髻。”

九

香亭弟偶吟，往往如吾意所欲出，不愧吾家阿连也。余三十年前，选妾姑苏，所需花封甚轻；今动至数金。香亭《过吴门》云：“传闻近日选花枝，百两缠头费莫支。争及当年吴市好，一钱便许看西施。”《消夏杂咏》云：“科头赤足徜徉过，一领蕉衫尚觉多。不信热场人不热，红灯围着听笙歌。”

一〇

《南史》言：“阮孝绪之门阀，诸葛璩之学术，使其好仕，何官不可为乃各安于隐退，岂非性之所近，不可强欤”近今吾见二人焉；一为尹文端公之六公子似村，一为傅文忠公从子我斋。似村举秀才，终日闭户吟诗；我斋虽官参领、司马政，而意思萧散，不希荣利。有人从都中来，诵其《环溪别墅》诗云：“将官当隐称畸吏，未老先衰号半翁。”又曰：“不是门前骑马过，几忘身现作何官。”长洲女子陶庆余，嫁大司马彭公孙希洛，年二十二而亡。有《琼楼吟》行世。咏《鹦鹉》云：“一梦唤回唐社稷，千秋留得汉文章。”《婢去》云：“院从汝去长青苔，小榻香消午梦回。不觉疏帘摇树影，风前误认摘花来。”

一一

己卯秋，在扬州遇万近蓬秀才，属题《红袖添香图》。近蓬少时托李砚北写此图，虚拟娉婷，实无所指。裘姓友见画中人，惊笑，以为绝似其家婢；遂延近蓬至其家，出婢赠之。婢姓花。一时题者纷然。余独爱吴玉墀诗曰：“红楼翠被知多少，如此消魂定姓花。”又曰：“聘钱若许名流敛，第一须酬作画人。”廿年后，余至杭州，花姬已下世矣。近蓬访余湖上，不值，投诗云：“惜花人早出，载酒客迟来。”

一二

辛丑秋，忽有浙中校官入山见访，方知即玉墀，字小谷，是吾乡尺凫先生之少子、鸥亭居士之季弟。予少时，乞假归娶，饮于鸥亭之瓶花斋，其时小谷才四岁。故见赠云：“园林心契卅年余，今日真来大隐居。修贄忙于投要路，扣门快比访奇书。相看共讶须眉古，久别浑忘问讯疏。细认双瞳点秋水，依然竹马识君初。”呜呼！四十余年乡里故人，二十年前诗中知己，彼此茫茫，绝无晤期，而天必为两人作合，文章有神，信矣！小谷在随园赏芙蓉，赋五古千言，以太长，不能全录。托罗两峰画《板桥遗迹》，题云：“谈罢罗家《鬼趣图》

，去寻旧院影模糊。芦根瑟瑟如人语，中有莺莺燕燕无” “绿芜一片众香埋，半没桥身半没街。艳迹但余残础在，也曾亲近玉人鞋。” “此柏婆娑似旧人，盘桓几度板桥春。只怜生长烟花里，犹作亭亭倩女身。” “者番游绪已怆然，又对风斜雨细天。画最凄凉天最惨，看君笔上起苍烟。”

一四

余自幼，诗文不喜平熟。丙辰，诸征士集京师，独心折于山阴胡天游稚威。尝言：“吾于稚威，则师之矣；吾于元木、循初，则友之矣；其他某某，则事我者也。”元木者周君大枢，循初者万君光泰也。稚威骈体文，直掩徐、庾，散行耻言宋代，一以唐人为归。诗学韩、孟，过于涩拗。今录其近人者。如《明妃》云：“天低海水西流处，独有琵琶堪解语。断丝枯木本无情，犹胜人心百千许。”咏《谏果》云：“苦口众所挥，余甘几人赏。置蜜锱銛端，或者如舐掌。”《赠某营将》云：“大声当鼓急，片影落枪危。剑血看生瘿，天狼对持髭。”皆奇句也。亦有风韵独绝者，《晓行》云：“梦阑莺唤穆陵西，驿吏催诗雨拂衣。行客落花心事别，无端俱趁晓风飞。”

丁巳春，予与元木、循初同在稚威寓中，夜眠听雨，元木见赠一篇云：“文章之家无不有，袁郎二十胆如斗。”诗甚奇诡，不能备录。壬申岁，余起病至长安，元木再赠七古。起句云：“忆昔相见长安邸，志气如虹挂千里。狂飞大句风雨来，头没酒杯笑不已。”真乃替余少时写照。元木廷试报罢，果毅公讷亲延为上客。每公余之暇，命讲《通鉴》数则，亦想见当日公卿风雅也。元木诗最坚瘦，独咏《桃花》颇婉丽。其词曰：“寂寂朱尘度岁华，又惊春色到桃花。五陵游客知何限，只有渔人最忆家。”《管仲墓》云：“浪说儒门羞五尺，至今江左几夷吾”

早行诗，二人同调，而皆有妙境。梁药亭云：“鸿雁自南人自北，一时来往月明中。”元木云：“行人飞鸟都何事，一样冲寒度晓堤。”周兰坡学士多髯，冬日同元木咏雪，和东坡“尖叉”韵。元木押“盐”字韵云：“修髯绕作离竹，妙句清于《昔昔盐》。”

一五

予宰江宁时，俞来溪秀才见赠云：“谁道楼前多鼓响，只闻花外有琴声。”余道：“不如宋人‘雨后有人耕绿野，月明无犬吠花村’。”又有人赠云：“事到眼前亮于雪，民从心上养如春。”余道：“不如余《沭阳杂兴》云‘狱岂得情宁结早，判防多误每刑轻’。”

一六

人言通天文者不祥。四川高太史名辰，字白云，向为岳大将军西席。尝在金陵观星象，言山东有事。次年，果有王伦之逆，而太史已先亡矣。过随园，命其

子受业门下，赠诗云：“名重随园讷偶然兴来神妙写毫颠。已知葛井来勾漏，岂但香山数乐天入座岚光时拱揖，依人鹤影自翩跹。荀香近处瞻先辈，慰我调饥三十年。”《过定军山吊武侯》云：“三代而还论出处，两朝之际见权宜。”

一七

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学书者初学先求平正；进功须求险绝；成功之后，仍归平正。”予谓学诗之道，何以异是

一八

为人，不可以有我，有我则自恃恨用之病多；孔子所以“无固”、“无我”也。作诗，不可以无我，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；韩昌黎所以“惟古于词必己出”也。北魏祖莹云：“文章当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不可寄人篱下。”

一九

诗有现前指点语最佳。香树尚书《题红叶》云：“一夜流传霜信遍，早衰多是出头枝。”程鱼门《观打渔》云：“旁人束手休相怪，空网由来撒最多。”张哲士《观弈》云：“笑渠敛手推枰后，始羡从旁拢袖人。”宋人诗云：“无事闭门防俗客，爱闲能有几人来”哲士《月夜》云：“恐有闲人能见访，满庭凉影未关门。”两意相反，而皆有味。

二〇

唐以前，未有不熟精《文选》理者，不独杜少陵也。韩、柳两家文字，其浓厚处，俱从此出。宋人以八代为衰，遂一笔抹杀，而诗文从此平弱矣。汉阳戴思任《题文选楼》云：“七步以来谁抗手，‘六经’而外此传书。”

二一

近日文人，常州为盛。赵怀玉字映川，能八家之文；黄景仁字仲则，诗近太白；孙星衍字渊如，诗近昌谷；洪君亮吉字稚存，诗学韩、杜；俱秀出班行。黄不幸早亡。录其《前观潮行》云：“客有不乐游广陵，卧看八月秋涛兴。伟哉造物此巨观，海水直挟心飞腾。龙堂谁作天吴介，对此茫茫八埏隘。才见银山动地来，已将赤岸浮天外。砰崖槌岳万穴号，雄喏雌吟六节摇。是岂乾坤共呼吸，乃与晦朔为盈消。殷天怒为排山入，转眼西追日轮及。一信将无渤海空，再来或恐鸿濛湿。唱歌踏浪输吴侬，曾将何物贳海童。答言三千水犀弩，至今犹敢撻其锋。我思此语等儿戏，员也英灵实难避。只合回头撼越山，那因扶目仇吴地。吴颠越蹶曾几时，前胥后种谁见知潮生潮落自终古，我欲停杯一问之。”《后观潮行》云：“海风卷尽江头叶，沙岸千人万人立。怪底山川忽变容，又报天边海潮入。鸥飞艇乱行云停，江亦作势如相迎。鹅毛一白尚天际，侧耳已是风霆声。江流不合几回折，欲折潮头如折铁。一折平添百丈飞，浩

浩长空卷晴雪。星驰电掣望已遥，江塘十里随低高。此时万户同屏息，但见窗棂齐动摇。涛头障天天亦暮，苍茫却望潮来处。前阵才平罗刹矶，后来又没西兴树。独客吊影行自愁，大地与身同一浮。愿乘世外鹿卢躔，孰职就里阴阳鞞。赋罢观潮长太息，我尚输潮归即得。回首重城鼓角哀，半空纯作鱼龙色。”

二二

余尝谓孙渊如云：“天下清才多，奇才少。君天下之奇才也。”渊如闻之，窃喜自负。《登千佛楼》云：“城东佛楼几年闭，塞径秋棍刺芒利。飞磷射屋鸟啄墙，鬼风吹檐断佛臂。此间非墓非战原，岂有厉魄号烦冤青狸捧骨夜窥月，日气不足罗神奸。迎廊一僧病枯瘠，见惯妖踪讶人迹。老莎出户曲复斜，反锁空堂昼深黑。楼前惨碧竹作围，逼袖细影明寒晖。残霖滴阶渍幽血，败粉剥壁生阴苔。竹梢朦胧上无路，疑堕中宵梦游处。回头不忆隔世来，过眼复恐今生去。檐牙压肩楼脚摇，惊起穴栋千年鸦。屏声独立瓦争落，失势一坠魂难招。原头日落树苍莽，既下心神久恹悦。林端却顾寺角移，那得腾身立平壤。”又，《妻病》云：“眉痕只觉瘦来浓，指爪都从病后长。”抑何哀艳！

二三

洪稚存题某官《散赈图》云：“河流东来不可当，忆昨鱼鳖升君堂。官卑方掇丞簿尉，天险欲合江淮黄。河流决城已旬日，散赈遂呼尉官出。尉官耳聋年六十，验粟呼人百无失。大者屋角狂狐奔，小者树底饥鹰蹲。头颠颈缩三日饿，共闻赈粟来空村。持瓢举釜复携斗，已见千人立沙阜。黄衫小吏足不停，村后村前更招手。深泥没髀无肩舆，尉来村北跨一驴。行筹散尽整鞭去，不遣索米来豪胥。淮阴太守知君绩，早晚台端奏贤迹。君今所补非寸尺，不见遗黎活千百”

二四

裴晋公笑韩昌黎恃其逸足，往往奔放。近日才人，颇多此病。惟王太守梦楼能揉之使迻，炼之使警，篇外尚有余音。录其《在西湖寄都中同年》云：“星河云海望迢迢，八度花朝与雪朝。徼外蛮烟空目极，楚南芳草易魂销。抽身我本疏慵惯，奋翅君方搏击遥。岂是升沉关气类轻舟相继返林皋。”“增城琼苑蕊珠宫，香案西偏紫阁东。梦里似曾闻广乐，归来但觉任樵风。蓬瀛消息无清鸟，烟水生涯有雪鸿。近日愈谙禅悦味，繁华清净两俱空。…‘每向东华散玉珂，相于花下酌红螺。欧、梅自许贤豪聚，苏、李偏教阔别多。棋局居然更甲子，酒垆真自邈山河。何戡解话当年事，也与樽前唤奈何。”“栈道连云粤海霏，星轺先后有光辉。去岁芷塘典试四川，顷竹虚典试广东。吟诗喜得江山助，问字欣添玉笋围。旧雨定知萦远梦，野云端不耐高飞。年来自署西湖长，占取苏堤作钓矶。”

二五

唐人句云：“乡心正无限，一雁度南楼。”宋人句云：“正思秋信到，一叶坠中庭。”古今人下笔，往往不谋而合。

二六

吴中诗人，沙斗初、张昆南外，有张玉谷，诗工古风，在家渔洲处一见后，遂成永诀。仅记其《乌夜啼》云：“参横月落庭乌啼，窗前有女犹鸣机。闻声停梭低头思，乌何夜啼想乌饥。老乌辛苦饥常忍，小乌啾啾老乌恼。劝乌且莫啼高声，娇儿甫眠恐惊醒。”玉谷尤长乐府。有义妇袁氏因夫作窃，劝之不从，乃沉水死。其事其诗，俱足千古。惜太长，不能备录。

二七

佳句有无心而相同者。张宝臣宗伯《晚步》云：“竹枝风影更宜月，荷叶露香偏胜花。”厉樊榭《游智果寺》云：“竹阴入寺绿无暑，荷叶绕门香胜花。”王梦楼《游曲院》云：“烟光自润非关雨，水藻俱香不独花。”梁守存《看新荷》云：“似经雨过风犹扬，未到花时叶早香。”

二八

周幔亭：“山光含月淡，僧影入松无。”鲁星村：“酒中万愁散，诗外一言无。”方子云：“香篆舞来檐际断，水痕圆到岸边无。”陈古渔：“花阴拂地香方觉，桥影横波动即无。”四押“无”字，俱妙。前人《咏始皇》云：“怜君未到沙丘日，知道人间有死无”尤奇。

二九

七夕，牛郎、织女双星渡河。此不过“月桂”、“日乌”、“乘槎”、“化蝶”之类，妄言妄听，作点缀词章用耳。近见蒋苕生作诗，力辨其诬，殊觉无谓。尝调之云：“譬如赞美人‘秀色可餐’，君必争‘人肉吃不得’，算不得聪明也。”高邮露筋祠，说部书有四解：或云：“鹿筋，梁地名也；有鹿为蚊所啮，露筋而死，故名。”或云：“路金者，人名也；五代时将军，战死于此，故名。”或云：“有远裔二人，分金于此，一人忿争不已，一人悉以赠之，其人大惭，置金路上而去。后人义之，以其金为之立祠，故名路金，讹为露涇。”所云“姑嫂避蚊者”，乃俗传一说耳。近见云松观察诗，极褒贞女之贞，而痛贬失节之妇：笨与苕生同。不如孙豹人有句云：“黄昏仍独自，白鸟近如何”李少鹤有句云：“湖上天仍暮，门前草自春。”与阮亭“门外野风开白莲”之句，同为高雅。

三〇

诗有干无华，是枯木也。有肉无骨，是夏虫也。有人无我，是傀儡也。有声无韵，是瓦缶也。有直无曲，是漏卮也。有格无趣，是土牛也。

三一

古词奇奥，多不可解。大抵本其时之方言，而流传失真。如《盘庚》之“吊由灵”，《国语》之“暇豫之吾吾”，《巾舞歌》之“来吾娉”，《伯牙》之“软欽伤宫”，古乐府之“收中吾，羊无夷，何何，吾吾”，《尚书大传》之“舟张辟雍，鸛鸛相从”，皆是也。北魏繆袭仿其体，作《尤射经》，拗涩不可句读，殊觉无谓。

三二

选诗如用人才，门户须宽，采取须严。能知派别之所由，则自然宽矣；能知精采之所在，则自然严矣。余论诗似宽实严，尝口号云：“声凭宫徵都须脆，味尽酸咸只要鲜。”

三三

杨、刘诗号西昆体，词多绮丽。《宋史》：杨文公之正直，人皆知之。刘筠知制诰时，不肯草丁谓复相之诏。真宗不得已，命晏元献草之。后晏见刘自惭，至掩扇而过，其刚正不在杨下。可见“桑间”、“濮上”之音，未必非贤人所作。

三四

杨龟山先生云：“当今祖宗之法，不必分元祐与熙丰也。国家但取其善者而行之，可也。”予闻人论诗，好争唐、宋，必以先生此语晓之。

三五

从古讲六书者，多不工书。欧、虞、褚、薛，不硿硿于《说文》、《凡将》。讲韵学者，多不工诗。李、杜、韩、苏，不斤斤于分音列谱。何也空诸一切，而后能以神气孤行；一涉笺注，趣便索然。

三六

《三百篇》不著姓名，盖其人直写怀抱，无意于传名，所以真切可爱。今作诗，有意要人知有学问、有章法、有师承，于是真意少而繁文多。予按：《三百篇》有姓名可考者，惟家父之《南山》，寺人孟子之《萋菲》，尹吉甫之《崧高》，鲁奚斯之《閟宫》而已。此外，皆不知何人秉笔。

三七

人但知寥寥短章之才短，而不知喋喋千言之才更短。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，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。予尝箴一名士云：“吟诗羞作野才子，行己莫为小丈夫。”

三八

阮亭《诗话》，道晚唐人之“布谷啼春雨，杏花红半村”，不如盛唐人之“兴阑啼鸟缓，坐久落花多”。余以为真耳食之论。阮亭胸中，先有晚、盛之分

，故不知两诗之各有妙境。若以浑成而言，转觉晚唐为胜。

二九

或言八股文体制，出于唐人试帖，累人已甚。梅式庵曰：“不然。天欲成就一文人、一儒者，都非偶然。试观古文人如欧、苏、韩、柳，儒者如周、程、张、朱，谁非少年科甲哉盖使之先得出身，以捐弃其俗学，而后乃有全力以攻实学。试观诸公应试之文，都不甚佳；晚年得力于学之后，方始不凡。不然，彼方终旧用心于五言八韵、对策三条，岂足以传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，只归熙甫一人。然古文虽工，终不脱时文气息；而且终身不能为诗：亦累于俗学之一证。”

四〇

休宁布衣陈浦，字楚南，白髯伟貌。壬辰年，与陈古渔同来，投一册诗而去。余当时未及卒读，度之架上，蠹蚀者过半。庚子春，偶撷读之，乃学唐人能得其神趣者。问古渔。曰：“死数年矣。”余深悔交臂而失诗人。其《庐山瀑布》云：“喷雪万峰巅，风吹直下天。长悬一匹练，飞作百重泉。松近无晴鬣，村遥有湿烟。因知元化大，江海与周旋。”《秋月》云：“秋月一何皎，照人生远哀。闭门不忍看，自上纸窗来。”《孤雁》云：“月因孤影冷，夜以一声长。”《鄱阳湖》云：“岸阔山沉水，天低浪入云。”七言如：“远水无边天作岸，乱帆一散影如鸦。”“割爱折花因赠妾，攒眉入社为吟诗。”皆不凡也。其可怜者，《醉后题壁》云：“贫归故里生无计，病卧他乡死亦难。放眼古今多少恨，可怜身后识方干。”呜呼！余亦识方干于死后，能无有愧其言哉

四一

明季秦淮多名妓，柳如是、顾横波，其尤著者也。俱以色艺受公卿知，为之落籍。而所适钱、龚两尚书，又都少夷、齐之节。两夫人恰礼贤爱士，侠骨棱增。阎古古被难，夫人匿之侧室中，卒以脱祸。厉樊榭诗云：“蛾眉前后皆奇绝，莫怪群公欠致身。”较梅庚“麝芜诗句横波墨，都是尚书传里人”之句，更觉蕴藉。

四二

或问：“太白乐府‘元气是文康之老亲’作何解”余按：周舍《上云乐》曰：“西方老胡，厥名文康。”此其所本。然乐府语多不可解，如：《乌栖曲》之“目作宴填饱，腹作宛恼饥，刀作离娄僻”，措语奥僻。又曰：“既死明月魄，无复玻璃魂。…‘明月魄’，可解也；‘玻璃魂’，不可解也。周宣王时《采薪歌》曰：“金虎入门吸元泉。”“金虎”、“元泉”，的是何物

四三

联句，始《式微》。刘向《烈女传》谓：“《毛诗》‘泥中’、‘中露’，卫

二邑名。《式微》之诗，二人同作。”是联句之始。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联句共韵，《柏梁》余制。”

四四

集句，始傅咸。傅咸有《回文反复诗》；又作《七经诗》：其《毛诗》一篇，皆集经语。是集句所由始矣。

四五

诗文集之名，始东京。《隋经籍志》曰：“集之名，东京所创。”盖指班史某人文几篇，某人诗几篇而言。后人集之，非自为集也。齐、梁间始有自为集者：王筠以一官为一集，江淹自名前后集，是也。有一人之集，止一题者：《阮步兵集》五言八十篇，四言十三篇，题皆曰《咏怀》；应休琰诗八卷，总名曰《百一诗》：是也。亦有一集止为一事者：梁元帝为《燕歌行》，群臣和之，为《燕歌行集》；唐睿宗时，李适送司马承祯《还山诗》，朝士和者三百余人，徐彦伯编而序之，号《白云记》：是也。有一集止一体者：崔道融《唐诗》二卷，皆四言，是也。有数人唱和而成集者：元、白之《因继集》，皮、陆之《松陵集》，温飞卿之《汉上题襟集》，是也。

四六

余尝铸香炉，合金、银、铜三品而火化焉。炉成后，金与银化，银与铜化，两物可合为一；惟金与铜，则各自凝结；如君子小人不相入也。因之，有悟于诗文之理。八家之文、三唐之诗，金、银也。不掺和铜、锡，所以品贵。宋、元以后之诗文，则金、银、铜、锡，无所不掺，字面欠雅驯，遂为耳食者所摈，并其本质之金、银而薄之，可惜也！余《哭鄂文端公》云：“魂依大袷归天庙。”程梦湘争云：“‘袷’字入礼不入诗。”余虽一时不能易，而心颇折服。夫“六经”之字，尚且不可掺入诗中；况他书乎！刘禹锡不敢题“糕”字，此刘之所以为唐诗也。东坡笑刘不题“糕”字为不豪，此苏之所以为宋诗也。人不能在此处分唐、宋，而徒在浑含、刻露处分唐、宋；则不知《三百篇》中，浑含固多，刻露者亦复不少。此作伪唐诗者之所以陷入平庸也。

四七

无题之诗，天籁也；有题之诗，人籁也。天籁易工，人籁难工。《三百篇》、《古诗十九首》，皆无题之作，后人取其诗中首面之一二字为题，遂独绝千古。汉、魏以下，有题方有诗，性情渐漓。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，限以格律，而性情愈远；且有“赋得”等名目，以诗为诗，犹之以水洗水，更无意味。从此，诗之道每况愈下矣。余幼有句云：“花如有子非真色，诗到无题是化工。”略见大意。

四八

秦涧泉修撰将朝考，关庙求签，得句云：“静来好把此心扞。”不解所谓。朝考题是《松柏有心赋》。通篇忘押“心”字韵。总裁列之高等，被上看出，乃各谢罪。上笑曰：“状元有无心之赋，试官无有眼之人。”按宋莒公试《德车结旌赋》，亦忘押“结”字。《谢表》云：“掀天破浪之中，舟人忘楫；动地鼓鼙之下，战士遗弓。”

四九

香亭宰南阳，大将军明公瑞之弟讳仁者，领军征西川，路过其邑。于未到前三日，飞羽檄寄香亭；合署大骇，拆视，乃诗一首，云：“双丁、二陆闻名久，今日相逢在道途。寄问南阳贤令尹，风流得似子才无”呜呼]枚与公绝无一面，蒙其推挹如此。因公在京时，曾托尹似村索诗，枚书扇奉寄，而公已歿军中，故哭公云：“团扇诗才从北寄，雕弓人已赋西征。”

五〇

襄城刘芳草先生，名青芝，雍正丁未翰林。与兄青藜友爱，筑江村七一轩同居。所谓“七一”者，仿欧阳六一居士之义，多一弟，故名七一。先生初入词馆，即请假省兄。座主沈近思留之曰：“顷阅子上张仪封书、与王丰川札，知君有经济之人，何言归也”先生诵其兄寄诗云：“今生不尽团圆乐，那有来生未了因”沈怜而许之。丙辰秋，同征友张雄图引见先生于僧寺中，须已尽白，德容粹然。秀水张布衣庚为之立传。初，先生与张诀，脱珮玉为赠。后闻讣，张奉玉为位以哭云。

五一

或诵诗句云：“鸟声穿树日当午，灯影隔帘人读书。”问：“当是何人之句”余曰：“似宋、元名家。”其人曰：“非也。近人李松圃所作。”

五二

云南蒙化有陈把总，名翼叔。《即景》云：“斜月低于树，远山高过天。”《从军》云：“壮士从来有热血，秋深不必寄寒衣。”有如此才，而隐于百夫长，可叹也！陈凿一山洞，命子俟其死，藏而封焉。

五三

广东珠娘皆恶劣，无一可者。余偶同龙文弟上其船，意致索然。问：“何姓名”龙文笑曰：“皆名春色。”余问：“何以有此美名”曰：“春色恼人眠不得！”

五四

唐殷璠选《河岳英灵集》，不选杜少陵；高仲武选《中兴间气集》，不选李太白：所谓各从其志也。

五五

吴中多闺秀。崔夫人之子景俨娶妇庄素馨，能诗，早卒。夫人为梓其《蒙楚阁遗草》。咏《蝉》云：“吟风双翅薄，饮露一身轻。”《新月》云：“帘卷西风小院门，玉阶凉动近黄昏。蛾眉一曲横天半，疑是嫦娥指爪痕。”洪稚存为志墓云：“景俨感逝既殷，伤心屡赋。十二时之内，欲废黄昏；《三百篇》之间，竟删《蒙楚》。”彭希涑孝廉之妻顾韞玉，亦能诗，早卒。咏《白燕》云：“银剪轻风送晓寒，穿来飞絮讶春残。那知暂向林间宿，犹作枝头霁雪看。”《舟行》云：“鸟啼知月上，犬吠报村来。”

五六

味甜自悦口，然甜过则令人呕；味苦自螫口，然微苦恰耐人思。要知甘而能鲜，则不俗矣；苦能回甘，则不厌矣。凡作诗献公卿者，颂扬不如规讽。余有句云：“厌香焚皂荚，苦腻慕蒿芹。”

五七

古无小照，起于汉武梁祠画古贤烈女之像。而今则庸夫俗子，皆有一《行乐图》矣。古无别号，起于史卫王，纨袴子弟创“云麓”、“十洲”之号，互相称栩。而今则市井少年，皆有一别字矣。索题者累百盈千，余不得已，随手应酬。尝口号云：“别号称非古，题图诗不存。”偶然翻撷《全集》，存者尚多；可见割爱甚难。然所存，亦十分中之一二。

五八

东坡云：“作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。”此言最妙。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，则尤非诗人矣。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，吸取题神；不是此诗，恰是此诗。古梅花诗佳者多矣！冯钝吟云：“羨他清绝西溪水，才得冰开便照君。”真前人所未有。余咏《芦花》诗，颇刻划矣。刘霞裳云：“知否杨花翻羨汝，一生从不识春愁。”余不觉失色。金寿门画杏花一枝，题云：“香骢红雨上林街，墙内枝从墙外开。惟有杏花真得意，三年又见状元来。”咏梅而思至于冰，咏芦花而思至于杨花，咏杏花而思至于状元：皆从天外落想，焉得不佳

五九

余家藏古刺水一罐，上镌：“永乐六年，古刺国熬造，重一斤十三两。”五十年来，分量如故。钻开试水，其臭香、色黄而浓，里面皆黄金包裹：方知水历数百年而分量不减者，金生水故也。《池北偶谈》：“左萝石《咏古刺水》云：‘瓶中古刺水，制自文皇年。列皇饮祖泽，旨之如羹然。’又曰；‘再拜尝此水，含之不忍咽。’似乎古刺水可饮也。明人《宫词》云：“闻道内人新浴罢，一杯古刺水横陈。”似乎宫人浴罢染体之水也。厉太鸿诗曰：“一洒罗衣常不灭，氤氲愿与君恩终。”又似乎熏洒衣服之用矣。三君子者，不知何考耶。严分宜籍没时，其家有古刺水十三罐，人以为奇。则此水之贵重可知。

六〇

骨董家相传：雨过天青色磁，始于柴世宗。按晚唐早有之。陆龟蒙诗曰：“九天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

六一

宋人词云：“斜阳何处最消魂楼上黄昏，马上黄昏。”陈古渔《咏月》云：“闺中少妇关山客，楼上无眠马上看。”《清波杂志·咏望后月》云：“昨夜三更后，嫦娥堕玉簪。冯夷不敢受，捧出碧波心。”本朝杨文叔先生《咏十六夜月》云：“休言三五团圆好，二八婵娟更可怜。”《玉壶清话·咏新月》云：“一二初三四，蛾眉影尚单。待奴年十五，正面与君看。”近人方子云《咏新月》云：“宛如待嫁闺中女，知有团圆在后头。”心思之妙，孰谓今人不如古人耶

六二

前朝广东惠州，有苏神童《咏月》三十首。其最佳者：《初一月》云：“气朔盈虚又一初，嫦娥底事半分无却于无处分明有，浑似先天《太极图》。”《初二月》云：“三足金乌已敛形，且看兔魄一丝生。嫦娥底事梳妆懒终夜蛾眉画不成。”《初三月》云：“日落江城半掩门，城西斜眺已黄昏。何人伸得披云手，错把青天搦一痕。”《初四月》云：“禁鼓才闻第一敲，忽看新月挂林梢。谁家宝镜新藏匣盖小参差掩不交。”《十八月》云：“二九良宵此夜当，镜轮虽破有余光。劝君夜饮停杯待，二鼓初敲管上窗。”《二十一月》云：“破镜缘何少半规，阳精倒迫若相催。弓弦过满知何似，正是弯弓欲射时。”《二十二月》云：“三更半夜未成眠，残月今宵正下弦。若有远行人早起，也应相伴五更天。”神童年十四而卒。人问：“几时再生”应声曰：“五百年。”

六三

吴云岩殿撰，在潮州眷一妓。妓持纸乞诗，吴书一绝云：“涛笺亲捧剪轻霞，小立当筵蹙锦靴。休讶老坡难忍俊，多因无奈海棠花。”此妓声价顿增，人呼“状元嫂”。

六四

谭默斋进士掌教岭南。其同年谢兴士新纳宠，不肯告人。谭寄诗调之，云：“玉指丹唇鸦髻盘，东山丝竹妙吹弹。定知钟得夫人爱，帘卷常教太傅看。”谢笑曰：“既吾家有此故事，敢不自首”谭著《楚庭稗珠录》，皆游黔、粤所得。自序云：“人有到南海得大蚁尺许者，渍盐带归，以夸示人。东坡食蚝而甘，戒其子勿告人，虑有公卿谋谪南海，以夺其味者。余为此书，当蚁以夸人，不学东坡之馋，虑人夺味也。”其言甚隽。谭名萃。

六五

杜云川太史，送周震夫之天长，仆马俱已戒途。《口号》一首云：“招寻有约竟何尝，判袂匆匆语未遑。半晌花前嫌日短，”至第四句久停，乃疾书曰：“一帆江上到天长。”真巧对也！

六六

诗难其真也，有性情而后真；否则敷衍成文矣。诗难其雅也，有学问而后雅；否则俚鄙率意矣。太白斗酒诗百篇，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：不过一时兴到语，不可以词害意。若认以为真，则两家之集，宜塞破屋子；而何以仅存若干且可精选者，亦不过十之五六。人安得恃才而自放乎惟糜惟芑，美谷也，而必加舂揄扬簸之功；赤堇之铜，良金也，而必加千辟万灌之铸。

六七

用典一也，有宜近体者，有宜古体者，有近古体俱宜者，有近古体俱不宜者。用典如水中着盐，但知盐味，不见盐质。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，必须问名探姓，令人生厌。宋乔子旷好用僻书，人称“孤穴诗人”，当以为戒。或称予诗云：“专写性情，不得已而适逢典故；不分门户，乃无心而自合唐音。”虽有不及，不敢不勉。

六八

高青丘笑古人作诗，今人描诗。描诗者，像生花之类，所谓优孟衣冠，诗中之乡愿也。譬如学杜而竟如杜，学韩而竟如韩：人何不观真杜、真韩之诗，而肯观伪韩、伪杜之诗乎孔子学周公，不如王莽之似也；孟子学孔子，不如王通之似也。唐义山、香山、牧之、昌黎，同学杜者；今其诗集，都是别树一帜。杜所伏膺者，庾、鲍两家；而集中亦绝不相似。萧子显云：“若无新变，不能代雄。”陆放翁曰：“文章切忌参死句。”黄山谷曰：“文章切忌随人后。”皆金针度人语。《渔隐丛话》笑欧公“如三馆画笔，专替古人传神”，嫌其描也。五亭山人《嘲鹦鹉》云：“齿牙余慧虽偷拾，那识雷同转可羞。”又曰：“争似流莺当百啭，天真还是一家言。”

六九

人莫不有五官百体，而何以男夸宋朝，女称西施昌黎《答刘正夫》云：“足下家中百物，皆赖而用也；然其所珍爱者，必非常物。”皇甫持正亦云：“虎豹之文必炳，珠玉之光必耀。”故知色彩贵华也。圣如尧、舜，有山龙藻火之章；淡如仙佛，有琼楼玉宇之号。彼击瓦缶、披短褐者，终非名家。

七〇

老学究论诗，必有一副门面语。作文章，必曰有关系；论诗学，必曰须含蓄。此店铺招牌，无关货之美恶。《三百篇》中有关系者，“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”是也。有无关系者，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是也。有含蓄者，“棘心天天

，母氏劬劳”是也。有说尽者，“投畀豺虎”、“投畀有昊”是也。

七一

钟、谭论诗入魔，李崕峒作诗落套。然其佳句，自不可掩。钟云：“子侄渐亲知老至，江山无故觉情生。”《慰人下第》云：“似子何须论富贵，旁人未免重科名。”皆妙。李《游黄曾岭》云：“搔首黄曾霄汉近，旧题应被紫苔封。”《舟饮》曰：“贪数岸花杯不记，已冲江雨缆犹牵。”《春暮》云，“荷因有暑先擎盖，柳为无寒渐脱绵。”俱有风味，不似平时阔落。

七二

乙未冬，余在苏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，谈久夜深。余屡欲起，而孔苦留不已，曰：“小坐强于去后书。”予为黯然，问是何人之作。曰：“任进士大椿《别友》诗也。首句云：‘无言便是别时泪’。”

七三

人有生而潇洒者，不关学力也。傅玉笥先生有句云：“莺花日办三春课，风月天生一种人。”

七四

严冬友最爱陈梅岑“怕锄野草伤新笋，偶检残书得旧诗”之句；以为闲中锄地、翻卷，往往有之。

七五

张南华先生，画白头鸟立桃花上。题者难之。李玉洲先生云：“桃花红满三千岁，青鸟飞来也白头。”

七六

程鱼门多须纳妾，尹公子璞斋戏贺云：“莺啭一声红袖近，长髯三尺老奴来。”文端公笑曰：“阿三该打！”

七七

熊蔗泉观察咏《兰》云：“伴我三春消永昼，垂帘一月不烧香。”予谓第二句并非兰花，的是兰花。

七八

桐城孙容克《题采石》诗云：“从古江山闲不得，半归名士半英雄。”盖一指太白，一指常开平也。虞山陈见复先生《过桐城》云：“弥天险手高人笔，如此村墟大有人。”一指姚广孝，一指李公麟也。

七九

方制府问亭栽棉花，招幕府吟诗，多至数十韵。桐城马苏臣曰：“我止两韵。”提笔云：“五月棉花秀，八月棉花干。花开天下暖，花落天下寒。”方公击节不已。常州杨公子措一联云：“谁知姹紫嫣红外，衣被苍生别有花”

八〇

同年舒瞻，字云亭，作宰平湖，招吾乡诗人施竹田、厉樊榭诸君，流连倡和，极一时之盛。同时，杭郡太守鄂筠亭先生，亦修禊西湖，名流毕集，各有歌行。临去时，布衣丁敬送哭失声。云亭《偶成》一首云：“芳草青青送马蹄，垂杨深处画楼西。流莺自惜春将去，衔住飞花不忍啼。”鄂公《修禊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先王之教也。山水清音，此邦为最。无与合之则调孤，有与倡之则和起。余安得拘俗吏之规规乎此拟《兰亭》之所由作也。”呜呼！似此贤令尹、贤太守，何可再得鄂公名敏，上改名乐舜。

八一

丙辰入都，一时耆士中，得见前辈甚少。惟翁霁堂照曾见西河、竹垞，谢皆人芳莲曾见阮亭。谢风调和雅，如春风中人。阮亭有《香祖笔记》，故自号香祖。其诗淡洁，而蹊径殊小。尚茶洋比部称为盆景诗。《溪村早起》云：“早起杏花白，饭牛人出门。野田多傍水，深柳自为村。比屋尽耕稼，服畴皆弟昆。炊烟犹未散，林鸟乱朝暾。”其弟子王继祖敬亭能传其派。《晓起》云：“晓起临幽槛，无人一径清。淡烟萦竹翠，微露点花明。梁燕梳新羽，林鸦杂乳声。偶然忘盥栉，得句且怡情。”敬亭与余同校甲子科乡试，闱中自诵其《过古墓》云：“古墓郁嵯峨，荒鸱立华表。当时会葬时，车马何扰扰！”余不觉其佳。王笑云：“君且闭目一想。”敬亭牧泰州，为太守杨重英所劾，落职后，《游朝阳洞》云：“洞古层崖上，藤萝挂石扉。白云时出没，一半湿僧衣。”《雨过》云：“阴云初过雨，一半夕阳开。闲立豆棚下，蜻蜓去复来。”

八二

常州陈明善，字亦园，乡居甚富，家有园亭，性好吟咏。《种蔬》云：“闲种半畦蔬，芳叶纷满目。天意答小勤，盘餐遂余欲。”亦清才也。锡山邵辰焕主其家。有《柳枝词》云：“前溪烟雨后溪晴，桃叶、桃根惯送迎。谁似小红桥畔柳，系依画舫过清明”亦园忽有仕宦之志，尽卖其田，出仕远方，家业荡然，园归他姓。余为诵白傅诗曰：“我有一言君应记：世间自取苦人多。”

八三

诗占身份，往往有之。庄容可未遇时，咏《蚕》云：“经纶犹有待，吐属已非凡。”后果以状元致官亚相。唐郭代公元振咏《井》云：“凿处若教当要路，为君常济往来人。”亦此意也。齐次风宗伯，年十二，《登巾子山》云：“江水连天白，人烟满地浮。巾山山上望，一览小东瓯。”龙为霖太史改官为令，咏《大树》云：“但教能覆地，何必定参天”陆双桥贫困，《有感》云：“老骥尚怀千里志，枯桐空抱五音材。”

八四

马观察维翰，字墨麟，嘉兴人，貌不逾中人，而抱负甚大。中康熙辛丑进士，内大臣看验时，诸人皆跪，公不可；九门提督隆科多呵之，公夷然不动。隆转笑曰：“不料渺小丈夫，乃风骨如许！”公曰：“区区一跪，尚未见维翰风骨也。”隆大奇之。从部郎擢四川建昌道。忤总督某，直揭部科，被逮入都。皇上登极，授江南常镇道。在都时，余以后辈礼见，蒙有“三异人”之称。其二，则尚君廷枫、万君光泰也。公《南行漫兴》云：“西方多说无生法，但演刀山即下乘。”咏《梅》云：“雅值心知原欲笑，淡无人赏亦终开。”其心胸可想。与卢雅雨同年，一时号“南马北卢”。亡后，卢哭之云：“前辈典型亡北斗，中原旗鼓失南军。”

八五

眼前欲说之语，往往被人先说。余冬月山行，见柏子离离，误认梅蕊；将欲赋诗，偶读江岷山太守诗云：“偶看柏子梢头白，疑是江梅小着花。”杭堇浦诗云：“千林乌柏都离壳，便作梅花一路看。”是此景被人说矣。晚年好游，所到黄山、白岳、罗浮、匡庐、天台、雁宕、南岳、桂林、武夷、丹霞，觉山水各自争奇，无重复者。读门生邵圯诗云：“探奥搜奇兴不穷，山连霄汉水连空。较量山水如评画，画稿曾无一幅同。”知此意又被人说过矣。

八六

商宝意先生咏《菜花》云：“小朵最宜村妇鬓，细香时簇牧童衣。”其同乡刘鸣玉翻其意云：“半亩只邀名士赏，一生不上美人头。”鸣玉与童二树、陈芝图，号“越中三子”。

八七

《宋诗纪事》载：“有罗颖者，《题汉高祖庙》云；‘果然公大度，容得辟阳侯。’夜梦高祖召而责之，旦遂病卒。”异哉！果有此事，彼伪撰《天宝遗事》者，明皇何以不诛

八八

论诗区别唐、宋，判分中、晚，余雅不喜。尝举盛唐贺知章《咏柳》云：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初唐张谓之《安乐公主山庄》诗：“灵泉巧凿天孙锦，孝笋能抽帝女枝。”皆雕刻极矣，得不谓之中、晚乎杜少陵之“影遭碧水潜勾引，风妒红花却倒吹”；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：琐碎极矣，得不谓之唐诗乎不特此也，施肩吾《古乐府》云：“三更风作切梦刀，万转愁成绕肠线。”如此雕刻，恰在晚唐以前。耳食者不知出处，必以为宋、元最后之诗。

八九

元微之《自嘲》云：“饭来开口似神鸦。”姚武功《某寺》云：“无斋鸽看僧

。”二句皆摹神之笔。

九〇

《古乐府》：“羞涩佯牵伴。”五字写尽女儿情态。唐人因之有“强语戏同伴，希郎闻笑声”之句。他如“从来不坠马，故遣髻鬟斜”；“小胆空房怯，长眉满镜愁”；“密约临行怯，私书欲报难”：皆不愧淫思古意矣。近时杨公子拈一联云：“行来踟躅浑无力，不倚阑干定倚人。”

九一

唐人咏小女诗云：“见爷不相识，反走牵娘裾。”是画小女之神。“发覆长眉侧，花簪小髻旁。”是画小女之貌。“学语渠渠问，牵裳步步随。”是画小女之态。“爱拈爷笔墨，闲学母裁缝。”是写小女之憨。

九二

东坡诗，有才而无情，多趣而少韵：由于天分高，学力浅也。有起而无结，多刚而少柔；验其知遇早晚景穷也。

九三

离别涛最佳者，如：“路长难算日，书远每题年。无复生还想，终思未别前，”“醉中忘却身为客，意欲仍同送者归。”皆读之令人欲泣。又宋人云：“西窗分手四年余，千里殷勤慰索居。若比九原泉路别，只多含泪一封书。”

九四

唐人《女坟湖》云：“应是离魂双不得，至令沙上少鸳鸯。”宋人《青楼》诗云：“与郎酣梦浑忘晓，鸡亦流连不肯啼。”

九五

陆代曰：“凡人作诗，一题到手，必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；老生常谈，不召自来。若作家，必如谢绝泛交，尽行麾去，然后心精独运，自出新裁。及其成后，又必浑成精当，无斧凿痕，方称合作。”余见史称孟浩然苦吟，眉毫脱尽；王维构思，走入醋瓮：可谓难矣。今读其诗，从容和雅，如天衣之无缝，深入浅出，方臻此境。唐人有句云：“苦吟僧入定，得句将成功。”

九六

溧阳相公为大司寇时，奉旨教习庶吉士，到任庶常馆，而此科状元庄容可以在南书房，故不偕诸翰林来。史公怒曰：“我二十年老南书房，不应以此给我。”将奏召之。彭芝庭侍讲为之通其意甚婉，遂为师弟如常。彭故史公本房弟子，而庄又彭公本房弟子也。庄献诗云：“绛帐自然应侍立，蓬山未到总支吾。”溧阳公馆课，出《春日即事》题。同年管水初一联云：“两三点雨逢寒食，廿四番风到杏花。”公擢为第一，同人以“管杏花”呼之。公七十寿旦，某

庶常献百韵诗。公读之，笑曰：“把老夫做题，也还耐得百韵；可惜无一句搔痒处，都是祝嘏浮词，不敢领情。”盖公总督八省，兼领六卿故也。记许刺史佩璜有句云：“三朝元老裴中令，百岁诗篇卫武公。”余有句云：“南宫六一先生座，北面三千弟子行。”俱为公所许可。

九七

余雅不喜杜少陵《秋兴》八首；而世间耳食者，往往赞叹，奉为标准。不知少陵海涵地负之才，其佳处未易窥测；此八首，不过一时兴到语耳，非其至者也。如曰“一系”，曰“两开”，曰“还泛泛”，曰“故飞飞”；习气太重，毫无意义。即如韩昌黎之“蔓涎角出缩，树啄头敲铿”；此与《一夕话》之“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”何殊今人将此学韩、杜，便入魔障。有学究言：“人能行《论语》一句，便是圣人。”有纨绔子笑曰：“我已力行三句，恐未是圣人。”问之，乃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狐貉之厚以居”也。闻者大笑。

九八

余尝教人：古风须学李、杜、韩、苏四大家；近体须学中、晚、宋、元诸名家。或问其故。曰：“李、杜、韩、苏，才力太大，不屑抽筋入细，播入管弦，音节亦多未协。中、晚名家，便清脆可歌。”

九九

《高惠功臣表》，班氏以“符”与“昭”押韵。《西南夷两粤赞》，班氏以“区”与“骄”押韵。王岐公为人作碑铭，俱仿此例。

一00

蔡孝廉有青衣许翠龄，貌如美女，而夭。记性绝佳。尝过染坊，戏焚其簿，坊主大骇，翠龄笑取笔为默出之：某家染某色，及其价值，丝毫不差。主人亡，翠龄哭以诗云：“双泪啼残遗仆在，一灯青入旅魂来。”初孝廉在苏州安方伯幕中请乩，有女仙刘碧环下降，赠诗云：“升沉已定君休戚，他日长安道上人。”孝廉喜，以为东野“看遍长安花”之意，后竟死于陕西。

一0一

福建歌童名点点者，柔媚能文。有客行酒政，要一句唐诗、一句曲牌名，曰：“闲看儿童捉柳花。《合手拿》。”点点应声曰：“有约不来过夜半。《奴心怒》。”点点又唱曰：“柳下惠风和。”合席噤口，以为绝对。

一0二

余已选杨次也、李啸村《竹枝》，自谓妙绝矣。近又得程望川《扬州竹枝》云：“准备明朝谒梵宫，痴情不与别人同。薰笼彻夜衣香透，故意钩人立上风。”“巧髻新盘两鬓分，衣装百蝶薄棉温。临行自顾生憎色，袖底何人泼酒痕。”“长幡飘动绕炉香，摄级同登拜上方。此去下坡苔露滑，依扶小妹妹扶娘。”

”“绣花帘下霭晴烟，特漏全身到客前。忽听后舱人赞好，安排斗眼看来船。”四首皆眼前事，而笔足以达之，殊可爱也。望川名宗洛，桐城人。

一〇三

吴俗以六月二十四为荷花生日，士女出游。徐朗斋作《竹枝词》云：“荷花风前暑气收，荷花荡口碧波流。荷花今日是生日，郎与妾船开并头。”“赤日当天驻火轮，龙船旗帜一时新。东家女笑西家女，桥上人看桥下人。”“葑门城门绕湖，湖光一片白模糊。荷花生日年年去，若问荷花半朵无。”“丹阳段郎官长清，天然诗句自然成。怪郎面似荷花好，郎是荷花生日生。”

卷八

一

讽世语最蕴藉者，某《游春》云：“地湿莎青雨后天，桃花红近竹林边。游人本是农桑客，记得春深要种田。”《咏桑》云：“采采东风叶满篮，御寒功已在春蚕。世间多少闲花草，无补生民亦自惭。”《雨中作》云：“布被装棉梦黯然，晓看遥岫锁轻烟。蹇驴尽避当风马，也有香泥湿锦鞞。”

二

西崖先生云：“诗话作而诗亡。”余尝不解其说，后读《渔隐丛话》，而叹宋人之诗可存，宋人之话可废也。皮光业诗云：“行人折柳和轻絮，飞燕含泥带落花。”诗佳矣。裴光约譬之曰：“柳当有絮，燕或无泥。”唐人：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诗佳矣。欧公讥其夜半无钟声。作诗话者，又历举其夜半之钟，以证实之。如此论诗，使人天阏性灵，塞断机括；岂非“诗话作而诗亡”哉或赞杜诗之妙。一经生曰：“‘浊醪谁造汝一醉散千愁。’酒是杜康所造；而杜甫不知；安得谓之诗人哉”痴人说梦，势必至此。

三

天长诗人陈烛门进士，名以刚。余宰江宁，蒙其过访。余爱买书，而官廨甚小，都堆签押处；故赠诗云：“六朝山立帘钩外，万卷书横簿领中。”即姚武功“印朱沾墨研，户籍杂经书”之意。

四

有箍桶匠老矣，其子时时冻馁之。子又生孙，老人爱孙，常抱于怀。人笑其痴。老人吟云：“曾记当年养我儿，我儿今又养孙儿。我儿饿我凭他饿，莫遣孙儿饿我儿！”此诗用意深厚，较之“因子不孝，抱孙图报仇”者，更进一层。

五

诗讖从古有之。宋徽宗《咏金芝生》诗，曰：“定知金帝来为主，不待春风便发生。”已兆靖康之祸。后蜀主孟昶《题桃符贴寝官》云：“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”后太祖灭蜀，遣吕余庆知成都。王阳明擒宸濠，勒石庐山，有

“嘉靖我邦国”五字。亡何，世宗即位，国号嘉靖。扬州城内有康山，俗传康对山曾读书其处，故名。康熙间，朱竹垞游康山，有“有约江春到”之句。今康山主人颖长方伯，修葺其地，极一时之盛；姓江，名春：亦一奇矣！

六

乾隆初，江西有四子：杨、汪、赵、蒋是也。赵山南早夭，诗失传。汪鞏云名轲，少孤贫，为人执炊。有句云：“积晦云疑斗，新晴草欲焚。”杨子载名垦，才最高，与蒋心余相抗。其先本云南土司，改籍江西。五言云：“山鬼常联臂，溪虹倏现身。”“早霞随日上，败叶拥潮行。”“有客嫌庭仄，无书觉昼长。”七言云：“寒星欲灭见渔火，小雨无声添落花。”“栏边花草牛羊路，寺里人家杵臼声。”“客少长留不鸣雁，睡酣翻喜失晨鸡。”

七

又有何在田者，《偶成》云：“月借日光成半面，雨收云气泛余丝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野径无人问，随牛自得村。”“近市原非隐，能诗岂是才。”“樵室薪为榻，渔舟网作帆。”皆可传之句也。甲辰三月，余赴东，过南昌；心余病风，口不能言，犹以左手书此数联。

八

心余手持诗集廿卷，向余云：“知交遍海内，作序只托随园。”余感其意，临别涕下。其子知让见赠五古，洒洒千言，合少陵、香山而一之，篇什太长，故未抄录。与余论古尤合，又赠三律，有句云：“公所读书人亦读，不如公处只聪明。”心余书舍，有扬州汪端光孝廉赠句云：“置酒好招乡父老，解衣平揖汉公卿。”汪字剑潭，少年玉貌，佳句如：“水定渔灯出，风骄戍鼓沉。”“路长行应独，舟小买宜双。”“月明又是无边水，半照行人半照鱼。”皆有别趣。

九

鱼门《哭董东亭》云：“然疑未定先抛泪，日月都真旋得书。”云松《哭韩廷宣》云：“久客不归无异死，故人入梦尚如生。”

一〇

庐州守备徐椒林，每到金陵，与余款洽。在满洲城，《夜饮》诗云：“为恃将军司锁钥，几番痛饮月沉西。”

一一

士大夫宦成之后，读破万卷，往往幼时所习之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都不省记。癸未召试时，吴竹屿、程鱼门、严冬友诸公毕集随园。余偶言及“四书”有韵者，如《孟子》“师行而粮食”一段广五人背至“方命虐民”之下，都不省记。冬友自撰一句足之，彼此疑其不类，急翻书看，乃“饮食若流”四字也。

一座大笑。外甥王家骏有句云：“因留僧话通吟偈，为课儿功熟旧书。”甥多佳句。如：“乍见波微白，方知月骤明。”“一编如好友，宜近不宜疏。”“衣因乱叠痕常约，书为频翻卷不齐。”“宿云似幕能遮月，细雨如烟不损花。”“停足恰逢曾识寺，入门先问旧交僧。”“曲引急流归远港，微删密叶显新花。”“伏枕苦吟无好句，描诗容易做诗难。”皆有放翁风味。

一二

钱文端公，庚午典江西试。写榜吏陈巨儒，须鬓如雪，求公赠手迹为荣；自陈年七十，手写文武试三十二榜。公赠诗云：“桂籍凭伊腕力传，白头从事地行仙。自言作吏中书省，曾侍朱衣四十年。”十月，复写武榜，解首则其孙腾蛟也。名初唱，掀髯一笑，笔堕于地。中丞阿公喜极，遣牙校驰笺，索藩司彭公家屏赠诗。彭方有剧务，幕中客拟数首，不称公意。遣吏飞马请蒋苕生来。蒋方与友饮酒肆；恋不肯行。吏敦促至再，扶鞭上马，比至，则促召之使已四辈矣。彭公遽起，告以中丞索诗之使，立马檐下。蒋笑曰：“某不知公有此急也。”濡笔立题一绝云：“榜头题处笑开眉，六十年来鬓若丝。官烛两行人第一，夜阑回忆抱孙时。”彭公得诗狂喜，复酌苕生，送轻纱四端。苕生太夫人钟氏，名令嘉，晚号甘茶老人；生心余，四岁，即断竹丝作波磔，教之识字。尝登太行山云：“绝磴马萧萧，群峰气势骄。苍云横上党，寒色满中条。极目河如带，拦车云未消。龙门划诸水，禹力万年昭。”乙酉岁，心余奉母出都，画《归舟安稳图》，一时名公卿，题满卷中。尹文端公谓余曰：“此卷中无佳作，惟太夫人自题七章，陆健男太史四首，足传也。”惜未抄录。

一三

尹文端公和余“飞”字韵云：“鸟入青云倦亦飞。”吟至再三，唏嘘不已，想见当局者求退之难。古渔有句云：“未游五岳心虽切，便到重霄劫又多。”

一四

尹文端公督两江时，爱才如命。宛平王发桂以主簿派管行宫，有句云：“愧我衙官无一事，宫门持帚扫闲花。”公见而大喜，即超迁贰尹。秀才解中发有句云：“多读诗书命亦佳。”公于某扇上见之，即聘作西席。

一五

或问：“李师中将出兵，在韩魏公席上赋诗云：‘归来不愿封侯印，只向君王觅爱卿。’不知所用何典。”余按：《宋史·王景传》：“景仕唐，归晋，高祖厚遇之，问其所欲。对：‘受恩已厚，无所欲。’固问之。乃曰：‘臣为小卒，常负胡床，从队长过官妓侯小师家弹唱，心颇慕之。今得小师为妻，足矣。’高祖大笑，即以赐之，封楚国夫人。”疑师中即指此事。后蔡攸出兵，指帝座刘妃求赏，其事在后。或云：“爱卿者，即魏公席上之妓名。”

一六

梅诊为文穆公第六子，弱冠时，从张芸墅游随园，云：“随园耳久熟，游历自今初。买得小山隐，名仍太傅余。主人能爱客，高士幸携余。幽径入萝薜，知应世味疏。”又曰：“岸分双沼水，壁满一朝诗。”呜呼！式庵学醇行端，年未五十竟亡，诗多散失矣。

一七

余幼时《咏史》云：“若道高皇胜项羽，试将吕后比虞姬。”后见益都王中丞遵坦有句云：“垓下何必更悲歌，虞兮吕公较若何”两意相同。王又有句云：“亚父不用乃寿终，淮阴枉死未央宫。”意亦新。

一八

马驩宛斯作《绎史》，叙三代事，极博雅；而诗笔甚清。《池上》云：“种鱼有术寻渔父，断酒无心学醉翁。”渔洋题其像云：“今日黄山山下路，只余书带草青青。”

一九

陈古渔云：“今人不知诗中甘苦，而强作解事者。正如富贵之家，堂上喧闹，而墙外行人，抵死不知。何也未入门故也。”宋人《栽竹》诗云：“应筑粉墙高百尺，不容门外俗人看。”

二〇

余游九华山；青阳沈正侯字伦玉，少年韶秀，延候于五溪，已三日矣。见赠云：“大抵高人能下士，于今童子得瞻师。”又句云：“风狂欲折依墙竹，菊萎犹开卧地花。”又，陈明经名芳者，相待于陵阳镇。呈诗云：“岸曲桥横草树萋，书堂佛寺水东西。溪亭日映栏干外，九十九峰影尽低。”两人俱不事科举，以吟咏自娱。

二一

诗虽新，似旧才佳。尹似村云：“看花好似寻良友，得句浑疑是旧诗。”古渔云：“得句浑疑先辈语，登筵初借少年人。”偶过西湖，见陈庄题壁云：“一叶蜻蜓似缺瓜，年年荡桨水云涯。叉鱼射鸭娇无力，笑入南湖摘藕花。”“苏小楼头杨柳风，小姑斗草语芳丛。阿侬家住胭脂岭，怪底花枝映日红。”末署“竹屿”二字：苏州吴进士泰来也。新安江寺见题壁云：“昨与邻舟姊妹逢，香风暖处话从容。低头怕有渔郎至，不看莲花只看侬。”“滩头漠漠起炊烟，折罢莲花正暮天。却怪鸳鸯不解事，偏依依艇并头眠。”末署“鲁凤藻”三字。

二二

黄莘田落第，赋《无题》云：“秃尖成冢还成阵，未抵灵犀一点通。”吴竹桥

落第，赋《无题》云：“闻说千金才买笑，紫骝休系莫愁家。”王介祉落第，亦有《无题》云：“盼得纤儿还荡子，传来小婢又夫人。”

二三

古渔《路上》诗云：“年来一事真堪笑，只见来船是顺风。”戴喻让云：“莫羨上流风便好，好风也有卸帆时。”荣方伯名柱者，有句云：“风自横来无顺逆，水当涨处失江湖。”余则云：“东窗关后西窗启，犹喜风无两面来。”

二四

甲子秋，余遗失诗册，心郁郁者一年。古渔云：“癸巳冬，得诗百篇，怀之访人，带宽落地，竟无觅处。乃题云：‘拈断吟髭费苦猜，已抛偏又上心来。关情似与良朋别，撒手如沉拱壁回。薄祭可能分酒脯，孤飞未必出尘埃。多应掷地无声响，一堕人间便永埋。’”

二五

朱竹垞先生诗名盖世，而自称本朝第二。故扬州方近雯观察诗云：“骈体莫轻嗤沈、宋，古音休易许曹、刘。试看前辈诗如此，只负皇朝第二流。”商宝意先生云：“诗品官阶两不高。”前辈之虚心如此。王葑亭御史亦有句云：“宦情似墨磨常短，诗境如棋着不高。”

二六

“莫凭无鬼论，终负托孤心。”何言之沉痛也！“升沉阁下意，谁道在苍苍！”何求之坚切也！“知亲每相见，多在相门前。”何刺之轻薄也！“生应无辍日，死是不吟时。”何吟之溺苦也！俱非唐人不能作。李少鹤《哭人》云：“世缘犹有子，死日始无诗。”亦本于唐。

二七

查他山先生诗，以白描擅长；将诗比画，其宋之李伯时乎近继之者，钱玅沙方伯、光禄卿申笏山。笏山卒后，毕秋帆尚书梓其全集。五言云：“雨声凉入砚，花气润侵帘。”《看桂》云：“香于半路先迎客，花已全开正及时。”

二八

谢茂秦云：“凡作近体，诵之流水行云，听之金声玉振，观之朝霞散绮，讲之异茧纛丝。”

二九

万柘坡《赠钱坤一》云：“雨中听屐到，灯下出诗看。”程南溟有句云：“佳句奚囊盛不住，满山风雨送人看。”

三〇

近人佳句有相同者。董曲江太史《历城》诗云：“寺塔插天云外影，人烟近市日中声。”江于九太守《游九华山》云：“松竹分峦翠，云烟隔寺声。”陈梅

岑句云：“津鼓声沉寒雨急，渔灯影乱夜潮来。”蒋心余句云：“守堠兵多官舫过，拔篙声缓乱滩来。”李竹溪句云：“相逢马上摇头者，得句知他胜得官。”李怀民句云：“思苦如中酒，吟成胜拜官。”

三一

近日诗僧甚少。余游天台，得梅谷；到净慈寺，得佛裔；游九华，得亦苇；游粤东，得澄波、怀远、寄尘。亦苇《野步》云：“傍晚欲归寻别径，忽惊沙鸟出苗飞。”澄波《折木樨》云：“莫怪灵山留一笑，如来原是卖花人。”怀远《江行》云：“片帆高趁大江风，过眼云山笑转蓬。行尽断堤杨柳岸，夕阳犹在板桥东。”佛裔者，让山弟子也，有句云：“鱼亦怜依水中影，误他争啜鬓边花。”绮语自佳，恰不似方外人所作。怀远云：“雍正间，广东有诗会。好事者张饮分题，聘名流品题甲乙，首选者赠绫绢，其次赠笔墨：亦佳话也。”寄尘本姓彭，工诗、能画，《游长寿寺》云：“净坛风扫地，清课月为灯。”

三二

山阴邵太守大业，字厚庵，治苏有惠政，以忤大府罢官。有《口号》一联云：“江山见惯新诗少，世味尝深感慨多。”又：“老来儿女费周旋”七字，亦颇是人情。

三三

吾乡任武承太史，名应烈，出守怀庆。中年乞病，买鉴湖快阁以居，乃陆放翁旧地。作诗四首，和者如云。先生句云：“叠石略存山意思，蒔花聊破睡工夫。风流何处追狂客踪迹重教记放翁。”甲戌岁，札来索和，并招往游。余寄诗奉答，终不果往。壬寅游天台，始登快阁，先生亡久矣。精舍数间，全览鉴湖之胜：想在日清福，不减贺知章。

三四

康熙戊戌探花傅玉莛先生，名玉露，年八十有：同在湖船，自诵《陪申尚衣游西湖绝句》云：“正是金牛纪瑞年，小春风景似春天。蓬莱原近孤山寺，游舫多停六一泉。”“一到湖心眼界宽，云光霭爵接风湍。三朝恩泽深如许，莫作瑶池清浅看。”先生耳聋，与谈者以手画字，即能通解。癸未春，来游摄山，与之谈，声振屋瓦。

三五

学士春台典试福建，过吴下买妾方大英，美貌能诗；以南北地殊，服食不惯，雉经而亡。搜其遗稿，有句云：“户闭新蛛网，梁空旧燕泥。”

三六

孙补山尚书，先以中翰从傅文忠公征缅甸。《见虏氛日恶口号一首付诸同事》

云：“军容荼火盛，不戢便成灾。水土本来恶，乌鸢晓便来。功成原有数，我死愧无才。腰下防身剑，摩挲日几回”呜呼！先生当艰险时，赋诗如此，岂料日后之总督两广，晋爵宫保，世袭轻车都尉哉《孟子》云“天之将降大任”，信然！

三七

或戏村学究云：“漆黑茅柴屋半间，猪窝牛圈浴锅连。牧童八九纵横坐，‘天地玄黄’喊一年。”末句趣极。

三八

尹文端公妾张氏，封一品夫人，与内廷恩宴。大将军某与忠勇公在上前，戏尹云：“张有贵相，十指皆箕斗，无罗纹。”会伊里平定，诸功臣画像内廷，例有赞语。上命公自为张夫人赞。尹应声云：“继善小妻，事臣最久。貌虽不都，亦不甚丑。恰有贵相，十指箕斗。遭际天恩，公然命妇。上相簪花，元戎进酒。同画凌烟，一齐不朽。”忠勇公曰：“欲戏尹某，反为尹某戏耶！”上大笑。

三九

壬午春，迎銮淮上，雨久不止。钱文端公戏尹相国云：“阁下燮理阴阳，只燮阴而不燮阳，何也”按《西清诗话》载：“宋时，宋琪、沈义伦俱在黄阁，久旱得雨，雨复不止。琪苦之，戏沈曰：‘可谓“燮成三日雨”。’沈应声曰：‘调得一城泥。’”

四〇

丁酉七月，庆两峰赴湖北臬使之便，《过随园留别》云：“天外飞鸿迹又过，衡门深处叩烟萝。交情共指青山在，别意相看白发多。祖帐一杯江上酒，秋风八月洞庭波。才人老去须珍重，漫把遗编日苦摩。”到湖北后，又寄红抹肚与阿迟，系以诗云：“一个锦兜寄儿着，要他包裹五车书。”自此一别，两峰出镇塞外，遂永诀矣。余哭之云：“平原自是佳公子，刘秩终非曳落河。”伤其不耐塞外之风霜也。其诗集甚多，不知流落何所。

四一

对联有解颐者。康熙时，广东诗僧石莲，住海珠寺，交通公卿。寺塑金刚与弥勒环坐，题对联云：“莫怪和尚们这般大样；请看护法者岂是小人。”杨兰坡题倒坐观音像云：“问大士缘何倒坐；恨世人不肯回头。”江西某题养济院云：“看诸君脑满肠肥，此日共餐常住饭；想一样钟鸣鼎食，前生都是宰官身。”

四二

古诗人遭际，有幸不幸焉。唐宰相郑畋之女，爱读罗隐诗，后隔帘窥其貌寝

，遂终身不复再诵。明谢茂秦眇一目，貌不扬，而赵穆王爱其诗。酒阑乐作，出所爱贾姬，光华夺目，奏琵琶，歌谢所作《竹枝词》，即以赠之。宋真宗时，宋子京乘车，路遇宫人，知为状元，呼曰：“小宋耶”子京赋诗，有“更隔蓬山一万重”之句，流传禁中。真宗知之，赐以宫女，曰：“蓬山不远。”正德南巡，翰林谢政年少美貌，迎驾西江，见宫眷船，误为御舟，跪迎报名，适宫人开窗泼水，见之一笑。谢赋诗云：“天上果然花绝代，人间竟有笑因缘。”亦复流传宫禁。武宗怒，削籍遣归。

四三

儿童逃学，似非佳子弟。然唐相韦端己诗云：“曾为看花偷出郭，也因逃学暂登楼。”文潞公幼时，畏父督课，逃西邻张尧佐家，后有灯笼锦之贻：盖与贵妃本属世交，常通缟伧故也。可见诗人、名相，幼时亦尝逃学矣。阿通九岁，能知四声，而性贪嬉戏。重九日，余出对云：“家有登高处。”通应声曰：“人无放学时。”余不觉大笑，为请于先生而放学焉。其师出对云：“上山斫竹。”通云：“隔树鸟含花。”

四四

讳老染须，似非高人所为。南朝陆展有“媚侧室”之讥。然司空图清风亮节，唐季忠臣，其诗曰：“髭须强染三分折，弦管听来一半愁。”可知染须亦无伤于雅士。

四五

黄石牧先生以翰林中允，督学闽中，因公落职。吾乡徐文穆公，荐举博学鸿词，与余同试保和殿。先生年过七旬，神明衰矣；以不完卷，累荐主议处：盖马伏波自忘其老之过也。《唐堂诗集》生新超隽，美不胜收。姑录短句，以志一啻之嗜。《芭蕉》云：“日不红三伏，天惟绿一庵。”《北路买饼》云：“驻马一钱交易，羁留三刻行程。”《玫瑰花》云：“生来合是依人命，从不容渠在树看。”集中七古，远胜潘稼堂。

四六

余泛舟横塘，有踏摇娘蕊仙者。素矜身份，隔窗对话，不肯进舱侍饮，而颇知文墨。客许重赠缠头，拒而不受。少顷，月出矣，蕊仙持扇求诗。余戏题云：“横塘宵泛酒如淮，十里桃花四面开。只恨锦帆竿上月，夜深不肯下舱来。”蕊仙一笑进舱。

四七

孝感程蔚亭先生，名光钜，甲辰翰林，出为杭州粮道。有《闺词》云：“东家姊妹与西邻，听说相招去踏春。料得今年花事好，晚归都语画眉人。”“青衫薄薄衬宫绯，上绣鸳鸯并翅飞。勉强着来都不称，可身还是嫁时衣。”余己未

归娶，先生留饮，云：“老夫次首，有不惯外任、仍思内用之意。”

四八

诗人少达而多穷。汪可舟舸，自称客吟先生，诗笔清绝；而在扬州，竟无知者。己丑除夕，忽过白门，意大不适，有汉江之行。余坚留之，不肯小住，遂成永诀。未十年，其子中也，家业大昌；买马氏玲珑山馆，造亭台，招延名士，而可舟不及见矣。其《听雨》诗云：“檐外几声才淅沥，胸中何事不分明”又曰：“侧身已在江湖外，绕屋宁堪竹树多。但觉有声皆剑戟，不知何物是笙歌。”其纾郁可想。仲小海《听雨》云：“明知关我心何事，只觉撩人梦不成。”宋人有小词云：“薄暮投村急，风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里人，分明叶上心头滴。”

四九

余行路见远树，疑为塔尖。高翰起司马云：“平畴见喜滕成绣，远树看疑塔露尖。”每见门神相对，似怒似笑。赵云松云：“无言似厌人投刺，含笑应羞客曳裾。”

五〇

文尊韩，诗尊杜：犹登山者必上泰山，泛水者必朝东海也。然使空抱东海、泰山，而此外不知有天台、武夷之奇，潇湘、镜湖之胜；则亦泰山上之一樵夫，海船上之舵工而已矣。学者当以博览为工。

五一

王次回有句云：“天台再许刘晨到，那惜干回度石梁。”宝意先生反其意，作《秋霞曲》云：“天台已入休嫌暂，尚有终身未到人。”

五二

近日书院一席，全以荐者之荣落，定先生之去留。蒋春农掌教真州，移主扬州梅花书院。《留别诸生》云：“自惭头脑太冬烘，两载盩江作寓公。提举原如宫观例，量移还与职官同。痕留雪爪栖难定，老困盐车步未工。却忆来时春正晚，海棠飞雨堕阶红。”“风雪交加腊尽时，临歧握手意迟迟。丰碑昔拜文丞相，遗像今瞻史督师。山长头衔聊复尔，英雄末路合如斯。诸生莫作攀辕计，撰杖重游未可知。”

五三

东坡云：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如两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。”京口解李瀛善画。有人聘往写真，而主人久卧不出。解戏改苏诗赠云：“无事此静卧，卧起日将午。若活七十年，只算三十五。”山阴人有三乳者，金上清进士调之，云：“胸罗星宿素襟披，下字成文亦太奇。四乳曾闻男则百，君应七十五男儿。”

五四

程鱼门云：“时文之学，有害于古文；词曲之学，有害于诗。”余谓：“时文之学，不宜过深；深则兼有害于诗。前明一代，能时文，又能诗者，有几人哉！金正希、陈大士与江西五家，可称时文之圣；其于诗，一字无传。陈卧子、黄陶庵不过时文之豪；其诗便有可传。《荀子》曰‘艺之精者不两能’也。”

五五

黄陶庵先生，性严重，馆牧斋家，不肯和柳夫人诗。然其诗，极有风情。《竹枝歌》云：“东湖西湖莲茵开，一日摇船采一回。莲叶田田无限好，只因曾见美人来。”“柳条不系玉蹄轔，拗作长鞭去路斜。春色也随郎马去，妆楼飞尽别时花。”

五六

戊申春，余阻风燕子矶，见壁上题云：“一夜山风歇，僧扫门前花。”又云：“夜闻柝代声，知有孤舟泊。”喜其高淡，访之，乃知是邵明府作。未几，以诗见投，长篇不能尽录。记《竹枝》云：“送郎下扬州，留依江上住。郎梦渡江来，依梦渡江去。”“若耶湖水似西泠，莲叶波光一片青。郎唱吴歌侬唱越，大家花下并船听。”又梦中得句云：“涧泉分石过，村树接烟生。”皆妙。邵名帆，字无恙，山阴人。

五七

许子逊先生有女孟昭；《寒夜曲》云：“金剪生寒夜漏长，玉人纤手懒缝裳。素娥偏耐秋光冷，肯照鸳鸯瓦上霜”江宾谷有室陈氏；《哭某夫人》云：“忽驾青鸾返碧虚，琼花吹折痛何如。修文应是才人尽，征到嫦娥旧时书。”

五八

明季误国臣马、阮，皆庸人也，奸而不雄，较之曹操，直奴才耳！宿迁女子倪瑞璇嘲之云：“卖国仍将身自卖，奸雄两字惜称君。”《忆母》句云：“暗中时滴思亲泪，只恐思儿泪更多。”

五九

绥安孝廉诸邦协，值耿逆之变，率家人避兵石窠寨。贼兵过索犒，不与；怒焚其寨，全家灰没。族人国枢哭以诗云：“三年抗节万山行，密箐深林母子并。谁遣多生逢浩劫，直教一死重移名。阖门眦决朝探磔，枯骨灰飞夜请兵。青草年年寒食路，招魂惟有杜鹃声。”

六〇

闽人崔众十三岁，有《遇雨》一绝云：“叶香乱打冷霏霏，輿梦寻秋雁影稀。烟雨满溪行不了，渡头扶伞一僧归。”雅有画意。

六一

董浦先生曰：“冯钝吟右西昆而黜西江，固矣！夫西昆沿于晚唐，西江盛于南宋；今将禁晋、魏之不为齐、梁，禁齐、梁之不为开元、大历，此必不得之数。风会流传，人声因之，合三千年之人，为一朝之诗，有是理乎二冯可谓能持诗之正，未可谓遂尽其变者也。”

六二

吾乡多才女。河督吴公树屏，有女名苕华；《留别淮阴官署》云：“三载依依玉镜前，旧梳妆处最相怜。不知今后红窗里，又是何人点翠钿”《古镜》云：“阅世兴亡疑有眼，辨人好丑总无声。”

六三

山阴古无吼山，因采石者屡凿不休，遂成一小湖。远望山如列城；山顶种禾麦；中开一洞，摇船而入，别有天地。大鱼长一二丈者，纷然游泳。邵无恙诵某“船进有鱼听”五字，以为贴切。余曰：“方官保泊岳州，亦有句云：‘莫使火惊孤雁宿，且吟诗与大鱼听。’”

六四

罗两峰诵人《孔庙》诗云，“阳虎可能同面目，祖龙空自倒衣裳。”顾立方《法藏寺》云：“拂衣人柳碧，覆瓦佛桑青。”以“龙”对“虎”，以“人”对“佛”，皆工对也。孔庙着笔尤难。

六五

满洲永公名福，字用五，守湖州。作《吴兴竹枝》云：“香雪西崦处处栽，终朝结社赏梅来。儿家门户敲不得，留待月明人静开。”“练裙如雪浣中单，二月风多草色寒。片雨过窗红日现，家家楼上晒衣竿。”公礼贤爱士，蒙见访杭州，于公事如麻时，苦留宴饮。遣人以手板到大府处，乞假谈诗。

六六

《漫斋语录》曰：“诗用意要精深，下语要平淡。”余爱其言，每作一诗，往往改至三五日，或过时而又改。何也求其精深，是一半工夫；求其平淡，又是一半工夫。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，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。朱子曰：“梅圣俞诗，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。”何也欠精深故也。郭功甫曰：“黄山谷诗，费许多气力，为是甚底”何也欠平淡故也。有汪孝廉以诗投余。余不解其佳。汪曰：“某诗须传五百年后，方有人知。”余笑曰：“人人不解，五日难传；何由传到五百年耶”

六七

吾乡沈方舟用济，诗宗老杜。常来金陵，与姚雨亭、袁古香诸人唱和。余宰江宁时，先生已老，不复来矣。杭人有谋梓其诗者，托余访之归愚尚书。尚书云：“闻其全稿藏张少弋家。”少弋已亡，竟难搜葺。雨亭之子记其《留别》云

：“青尊断送流光易，白社重寻旧雨难。”自此永诀。

六八

青田才女柯锦机，有宣文夫人之风；绛帙问字者数十人。同乡韩太守锡胙犹及见之。诵其《送夫应试》云：“剑匣书囊自检详，冬裘夏葛赋行装。西风忽送来朝别，明月休沉此夜光。见说试文容易作，须知客感最难防。莫夸司马题桥柱，富贵何如守故乡”《调郎》云：“午夜剔银灯，兰房私事急。薰菘郎不知，故故偎侬立。”又云：“合线烦君申食指，拾钗为我屈儒躬。”《自题小像》云：“焚香合受檀郎拜，一幅盘陀水月身。”

六九

汪大绅道余诗似杨诚斋。范瘦生大不服，来告余。余惊曰：“诚斋一代作手，谈何容易！后人嫌太雕刻，往往轻之。不知其天才清妙，绝类太白；瑕瑜不掩，正是此公真处。至其文章气节，本传具存；使我拟之，方且有愧。”

七〇

王弁州推尊李于鳞，而弁州之才，实倍于李。予爱其《短歌》数句云：“不必名山藏，不必千金悬。归去来，一壶美酒抽一编，读罢一枕床头眠。天公未唤债未满，自吟自写终残年。”《弃官》云：“人生求官不可得，我今得官何弃之。六月绣襦黄金垂，行人拍手好威仪。与君说苦君不信，请君白衣当自知。”本传称先生论诗，呵斥宋人；晚年临终，犹手握《苏子瞻集》。此二诗，果似子瞻。

七一

严沧浪借禅喻诗，所谓“羚羊挂角”，“香象渡河”，有神韵可味，“无迹象可寻”。此说甚是。然不过诗中一格耳。阮亭奉为至论，冯钝吟笑为谬谈：皆非知诗者。诗不必首首如是，亦不可不知此种境界。如作近体短章，不是半吞半吐、超超玄箸，断不能得弦外之音、甘余之味：沧浪之言，如何可诋若作七古长篇、五言百韵，即以禅喻，自当天魔献舞，花雨弥空，虽造八万四千宝塔，不为多也；又何能一“羊”一“象”，显“渡河”、“挂角”之小神通哉总在相题行事，能放能收，方称作手。

七二

余雅不喜苛论古人。阮亭骂杜甫无耻，以其上明皇《西岳赋表》云：“惟岳授陛下元弼，克生司空。”指杨国忠故也。不知表奏体裁，君相并美；非有心阿附。况国忠乱国之迹，日后始昭。当初相时，杜甫微臣，难遽斥为奸佞。即如上哥舒翰诗，亦极推尊；安能逆料其将来有潼关之败哉韩昌黎《赠郑尚书序》，郑权也；颜真卿《争坐位帖》，与郭英义也：本传皆非正人，而两贤颇加推

奉。行文体制，不得不然。宋人訾陆放翁为韩侂胄作记，以为党奸；魏叔子责谢叠山作《却聘书》，以伯夷自比，是以殷纣比宋：皆属吹毛之论。孔子“与上大夫言，阁阁如也”。所谓“上大夫”者，独非季桓子、叔孙武叔一辈人乎

七三
随园席间咏六月菊，储秀才润书云：“秋士偶然轻出处，高人原不解炎凉。

”余叹为独绝。何南园一联云：“隐士静宜荷作侣，东篱闲爱日如年。”虽差逊，而心思自佳。何南园《望晴》诗云：“风都有意收残暑，云尚多情恋太阳。莫怪人间无易事，一晴天且费商量。”春过随园，见游女，又云：“送与名园助春色，水边来往丽人多。”

七四

《北史》称：庾自直为隋炀帝改诗，许其诋呵。帝必削改至于再三，俟其称善而后已。炀帝虽非令主，如此虚心，亦云难得。第“改章难于造篇，易字难于代句”，刘勰所言，深知甘苦矣。

七五

余己未同年，多出任封疆、内调鼎鼐者，可谓盛矣！近都薨逝，惟余以奉母故，空山独存。想勤劳王事者，毕竟耗心力、损年寿耶嵇康有“圉马不乘，寿高群厮”之语，似亦有理。宋人吟《古树》云：“四边乔木尽儿孙，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，也应随例作灰尘。”《闺词》云：“羨他村落无盐女，不宠无惊过一生。”

七六

文、沈、唐、仇，以画名前朝。仇画从无题咏。唐能诗，恰无佳句。诗画兼工者，惟文、沈二公。而笔情超脱，则沈为独绝。《落花》云：“美人天远无家别，逐客春深尽族行。”“苦戒儿童莫摇树，空教行路欲窥墙。…‘渔艇再来非旧径，酒家重访是空村。”《咏影》云：“算来只有鳏夫称，老去犹堪作伴行。”《金山》云：“过江如隔世，入寺不知山。”有《爱日歌》、《七十自寿》两篇，奇绝，惜篇长难录。

七七

杨刺史潮观，字笠湖，与予在长安交好。以运四川皇木，故再见于白门，垂四十年矣。《山行遇雨》云：“广厦千万间，不免炎暑热。盖头一把茅，亦避风雨雪。”《马跑泉》云：“十月，冰霜洁，真阳坎内全。任教无底冻，不到有源泉。”所言皆有道气。笠湖在中州作宰，乡试分房，梦淡妆女子褰帘私语曰：“桂花香卷子，千万留意。”醒而大惊。搜落卷，有“杏花时节桂花香”一卷，盖谢恩科表联；其年移秋试在二月故也。主司是钱东麓司农，见之大喜，遂取中焉。拆卷，乃侯元标，是侯朝宗之孙也。杨悚然笑曰：“入梦求请者

，得非李香君乎”一时传李香君荐卷，以为佳话。

七八

尹文端公，与陈文恭公同年交好，各任封疆四十余年，先后入相。乾隆己丑，尹公卧病，陈以老乞归。尹在枕席间，力疾赠诗云：“闻公予告出都门，白发还乡锦满身。早岁《霓裳》分咏句，卅年玉节共班春。到家绿酒斟应满，回首黄粱梦岂真我老颓唐难出钱，将诗和泪送行人。”未数日，尹公薨。陈在天津，闻信欲回舟作吊，家人止之。未几，舟至德州，亦薨。

七九

或有句云：“唤船船不应，水应两三声。”人称为天籁。吾乡有贩鬻者，不甚识字，而强学词曲，哭母云：“叫一声，哭一声，儿的声音娘惯听；如何娘不应”语虽俚，闻者动色。

八〇

诗人爱管闲事，越没要紧则愈佳；所谓“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”也。陈方伯德荣《七夕》诗云：“笑问牛郎与织女：是谁先过鹊桥来”杨铁崖《柳花》诗云：“飞入画楼花几点，不知杨柳在谁家。”

八一

虞山王次岳妻席氏能诗。《端阳日寄次岳》诗曰：“菖蒲斟玉卑，独泛已三年。”亡何，夭亡。次岳哭云：“蛾眉月易沉天际，鸟爪仙难住世间。”“旧雨每来先治饌，残灯欲炮尚论诗。”“几夕殡宫移榻伴，还如同病对床眠。”

八二

人有邂逅相逢，慕其风貌，与通一语，不料其能诗者；已而以诗见投，则相得益甚。丙辰冬，余游土地庙；见美少年，揖而与言，方知是李玉洲先生第三子，名光运，字傅天。问余姓名，欣然握手。次日见赠云：“燕地逢仙客，新交胜故知。高才偏不偶，大遇合教迟。书剑怀俦侣，风霜感岁时。惭予初学步，何以慰相思”时予才弱冠，广西金抚军疏中首及其年；傅天阅邸报，先知余故也。丙戌二月，余游寒山；一少年甚闲雅，问之，姓郭，名淳，字元会，吴下秀才，素读予文者。次日，与沙斗初同来受业。方与语时，易观手中所持扇；临别，彼此忘归原物。次日，诗调之云：“取来纨扇置怀中，忘却归还彼此同。摇向花前应一笑，少男风变老人风。”秀才见赠五古一篇，洋洋千言，中有云：“琴书得余闲，判花作御史。飞絮泥不沾，太清云不滓。多情乃佛心，泛爱真君子。禅有欢喜法，圣无缁磷理。所以每到处，风花缠杖履。”乙酉三月，尹文端公扈驾坠马，余往问疾。在军门外，遇美少年，眉目如画；未敢问其姓名，怅怅还家。俄而户外马嘶，则少年至矣。曰：“先生不识东兴阿乎阿乃总镇七公儿。幼时，先生到馆，曾蒙赠诗。兴阿和韵云：‘蒙赠珠玑几行

字，也开智慧一分花。’先生忘之乎”余惊喜，问其年。曰：“十八矣，已举京兆。”

八三

松江顾小崖先生，讳成天，康熙丁酉举人。世宗簿录某大臣家，得其哭圣祖诗，有“已增虞舜巡方岁，竟少唐尧在位年”之句。遂钦赐编修，上书房行走。乾隆二年，以老乞归，上加侍讲衔，年八十二而卒。亦诗人异数也。

八四

乾隆间以老受恩得官者，当涂有二人焉：徐位山名文靖，曹洛程名麟书。徐同余丙辰召试，而曹乃丙辰同盟友也。徐年九十余，授翰林院检讨。甲戌秋，寄所注《竹书纪年》、诗一册来。《湖居》云：“天将幽致敞湖滨，共我盘桓几十春。守业愿为清白吏，著书羞傍草玄人。妻缘贫惯无交谪，子未骄成肯负薪。那得向平婚嫁毕，三江烟雨任垂纶”“白驹几向隙间过，荏苒年华长薜萝。闲极有时评北苑，愁来无梦寄南柯。文标司马尊元狩，帖检来禽署永和。湖上游行湖上立，颓唐老大竟如何”又：“云生渐觉桐弦润，潮上徐看钓艇斜。

”“酒缘斋日陈三雅，茶为眠时试一枪。”皆典雅可诵。曹官至侍读学士，少时与鲁之裕亮侪夺槊舞剑，权奇倜傥。后行走上书房，予告归。戊寅年，入山话旧。有《留影杂记》一编，即生平行述也。曾入黄山，遇老入传道，年九十余，行走如飞。诗亦清矫。《金山》云：“日月不离水，荻芦难辨霜。”《饮昭亭》云：“泉细但闻响，山香不见花。”《题泰山》云：“日观天门上几回，层云雪海荡胸开。年来懒读人间字，曾探金泥玉简来。”《寄樊姬》云：“天外云寒暮雨多，音书何处寄烟波他乡动觉愁千种，小小双鱼载几何”古渔赠以诗云：“黄山早有神仙遇，白首才蒙圣主知。”余题其《留影》册子云：“人天踪迹两漫漫，欲画飞仙影最难。只有上清曹学士，自家留影自家看。”“我亦人间有半生，三山五岳等闲行。雪中爪迹分明在，可惜飞鸿记不清。”人间先生：“纳交之道，从子夏乎从子张乎”先生曰：“皆从。”问：“何以皆从”曰：“朝廷之上，从子夏；乡党之间，从子张。”

八五

己未，余在孙文定公署中，见亮侪先生。其时观察清河；年七十余，银髯垂腹，口若悬河，向制府述水利，娓娓万言，无一涩语闲字。使屏后侍史录之，即可作奏疏读也。初从河南县令起家，忤总督田文镜，每被劾一次，世宗召见，必升一官。真奇士也。作令不用牌票，书片纸召吏民。作府道不用文檄，书尺牍谕下属。有令必行，无情不烛。《登黄鹤楼》云：“名胜迹随颓浪卷，孤危身托画栏凭。好把江波成地醴，遍教沟瘠饮天浆。”其抱负可想。

八六

诗有极平浅，而意味深长者。桐城张征士若驹《五月九日舟中偶成》云：“水窗晴掩日光高，河上风寒正长潮。忽忽梦回忆家事，女儿生日是今朝。”此诗真是天籁。然把“女”字换一“男”字，便不成诗。此中消息，口不能言。

八七

许太监者，名坤，杭州人，在京师颇有气焰，而性爱文士。尝过杭太史堇浦家，采野苋一束去，报以人参一斤。欲交郑太史虎文，郑不与通。人疑郑故孤峭者。然其咏《红豆》诗，颇有宋广平赋梅花之意。词云：“记取灵芸别后身，玉壶清泪血痕新。伤心略似燃于釜，绕宅何缘幻作人一点红宜留玉臂，十分圆欲上樱唇。只嫌不及榴房子，空结团圆未了因。”梁瑶峰少宰和云：“采绿何曾胜采蓝猩红端合摘江南。且看沉水星星活，得似灵犀点点含。秋汉可烦桥更驾，朝云应有梦同甘。石榴消息分明是，朱鸟窗前仔细探。”按红豆生于广东。乾隆丙戌，郑督学其地，梁为粮道，故彼此分咏此题。

八八

戊戌秋，余小住闾门。诗人张昆南每晚必至，年七十三矣。诵其《登灵岩》云：“振衣同上落虹亭，古塔云深入杳冥。香径草荒秋露白，山村雨过暮烟青。天空一雁来胥口，木落诸峰见洞庭。莫向西风更怀古，菱歌清绝起遥汀。”予叹曰：“此中唐佳境也。”昆南喜，次日呈诗三册，属余轮替观之。其佳句如：“潮痕沙岸落，露气渚兰闻。”“松间细路通僧寺，花里微风扬酒旗。”皆妙。昆南别去，后钱景开来，又诵其《虎丘》诗云：“蘼芜亦解怜倾国，多傍贞娘墓上生。”《春去》云：“月上帘钩风太急，落花如雨不闻声。”

八九

常熟孝廉邵君培德，每秋试，必以诗见投。记其《观灯》云：“红罗碧绮间琉璃，远近龙鸾一望齐。楼下花钿楼上曲，留人偏在画桥西。”《路上》云：“昨日晴和今日雨，萧萧篷底作春寒。分明即是来时路，顿觉烟波别样看。”

九0

游仙诗大半出于寄托。方南塘居士云：“到底刘安未绝尘，昨宵相与共朝真。漫将富贵夸同列，手板横腰道寡人。”此刺暴贵儿作态者也。陆陆堂太史云：“寻真台上紫云高，阿母宵分降节旄。臣朔读书破万卷，不甘呵叱小儿曹。”此刺妄庸人傲士者也。方近雯观察云：“一痕轻绿画春山，冰剪双眸玉炼颜。不解大罗天上事，兰香何过谪人间”此惜词臣外用之诗也。

九一

桐城姚康伯有《闺怨》云：“分明赚得两眉开，手折黄花上镜台。侍女无端忙报道：邻家昨夜远人回。”

九二

蒋苕生与余互相推许，惟论诗不合者：余不喜黄山谷，而喜杨诚斋；蒋不喜杨，而喜黄：可谓和而不同。

九三

孙文定公为冢宰时，余以秀才修士相见礼，投诗云：“百年事在奇男子，天下才归古大臣。”又曰：“一囊得饱侏儒粟，三上应无宰相书。”公读之，忻然延入曰：“满面诗书之气。”已而，戊午科出公门下。

九四

王昆绳曰：“诗有真者，有伪者，有不及伪者。真者尚矣，伪者不如真者；然优孟学孙叔敖，终竟孙叔敖之衣冠尚存也。使不学孙叔敖之衣冠，而自着其衣冠，则不过蓝缕之优孟而已。譬人不得看真山水，则画中山水，亦足自娱。今人诋呵七子，而言之无物，庸鄙粗哑；所谓不及伪者是矣。”

九五

谢梅庄讳济世，广西浔州人；作御史三日，即奏劾河东总督田文镜。朝廷疑有指使，交刑部严讯。先生称指使有人。问：“为谁”曰：“孔子、孟子。”问：“何为指使”“读孔、孟书，便应尽忠直谏。”世宗怜其呆，谪军前效力。时雍正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也。先生《次东坡(狱中寄子由)韵寄从弟佩苍》云：“严霜初陨陡回春，留得冲寒冒雪身。纶綽乍传浑似梦，亲朋相庆更为人。敢愁弓剑趋戎幕，已免银铛礼狱神。早晚扶归君莫恻，婴孺勃牢亦前因。”“尚方借剑心何壮，牒背书辞气渐低。已分黄泉埋碧血，忽闻丹阙放金鸡。花看上苑期吾弟，萱树高堂仗老妻。且脱南冠北庭去，大宛东畔贺兰西。”今上登极，赦还原职。先生疏求外用，授湖南粮道。长沙士人，感其遗爱，片纸只字，俱珍重之，故传此二首。先生不信风水之说，《题金山郭璞墓》云：“云根浮浪花，生气来何处上有古碑存，葬师郭璞墓。”晓世之意，隐然言外。

九六

赣州总兵王公，字午堂，名集，工诗、善书。与余相慕二十年，终不得一晤。弟香亭过赣，公寄我鹅研一方，集古句一联云：“中天悬明月，绝代有佳人。”

九七

过润州，见僧壁对联云：“要除烦恼须成佛；各有来因莫羡人。”过九华寺，有一对云：“非名山不留仙住；是真佛只说家常。”

九八

香亭以《雪狮》为题，令诸少年分咏；而糊名易书，属余评定。余奇赏二句云

：“蹲伏尚能惊百兽，强梁可惜不多时！”拆封，乃胡甥吉光所作，书巢之子也。诗人有后，信哉！

九九

朱竹君学士曰：“诗以道性情。性情有厚薄，诗境有浅深。性情厚者，词浅而意深；性情薄者，词深而意浅。”

一〇〇

番禺何梦瑶工诙谐；为催租吏所窘，戏为《牛郎赠织女》云：“巧妻常为拙夫忙，多谢天孙制七襄。旧借聘钱过百万，织来云锦可能偿”《织女答》云：“织锦空劳问报章，近来花样费商量。人间债负都堪抵，第一天钱不易偿。”

一〇一

夏醴谷督学广东，有门生郑齐一者，年少貌美，舟中妓醉而逼之。郑勃然怒曰：“使不得！”夏赠以诗云：“柔情似水从头抹，硬语如刀带酒听。”程鱼门北上，旅店主人招妓侑酒。鱼门与同饮，而却其眠，作诗曰：“花明野店春无主，月黑秋林幸有灯。”潘筠轩笑曰：“次句，有小说秉烛达旦之意。”

一〇二

蔡持正贫时，寓僧寺。僧厌之，蔡题《松树》云：“常在眼前君莫厌，化为龙去见应难。”黄之纪寓随园。或轻之，黄亦题《松树》云：“寄人篱下因春好，听我风声在老来。”

《随园诗话》中（清）袁枚著

卷九

一

白下布衣朱草衣，少时有“破楼僧打夕阳钟”之句，因之得名。晚年无子，卒后葬清凉山。余为书“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”，勒石坟前。余宰溧水，蒙见赠云：“叠为花县一江分，来往惟携两袖云。待客酒从朝起设，告天香每夜来焚。自惭龙尾非名士，肯把猪肝累使君却喜循良人说遍，填渠塞巷尽传闻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乱鸦多在野，深树不藏村。”《与客夜集》云：“羁身同海国，归梦各家乡。”《大观亭》云：“长江围地白，老树隔朝青。”《晚行》云：“土人防虎门书字，水屋叉鱼树有灯。”《赠某侍御》云：“朝罢宫袍多质库，时清谏纸尽抄书。”

二

随园地旷，多树木，夜中鸟啼甚异，家人多怖之。予读王葑亭进士《平沟早发》云：“怪禽声类鬼，暗树影疑人。”先得我心矣！其他佳句，如：“大星高出树，残月细流溪。…‘月斜人影忽在水，风过秋声正满山。’”“满帽黄花逢醉

客，一肩红叶识归樵。”皆妙。

三

湖州潘进士立亭，名汝晟，诗宗韩、杜，五古尤佳。《偶成》云：“静士难为介，静女难为媒。嫁容静女丑，交面静士羞。盛年易畹晚，独抱无驿邮。桃李非我春，蒲柳非我秋。鹤老心万里，鹏怒翼九州。未免笑樊援，岂屑伍喧啾。搜春润章句，摘卉膏吟哦。非无兰苕玩，风骚旨已讹。诗涛与诗骨，韩、孟两嵯峨。昆体逮铁体，滔滔同一波。金天削秀华，碧海鸣神鬣。义色少姚佚，吉词无淫颇。褒中南风手，请为《南风歌》。寥寥发古响，羯鼓如予何”潘宰直隶某县，以迂缓故，几被劾矣。适傅忠勇公平金川归，潘献《饶歌》；公大夸赏，乃改为卓荐。

四

鲍进士之钟，字雅堂，诗人步江之子。诗有父风，而清逸处，往往突过前人。《秋雨乍晴》云：“箬帽芒鞋准备秋，稍晴便拟看山游。江潮入郭无三里，溪水到门容一舟。亭午白云开野径，夕阳黄叶下僧楼。闲身自笑如闲鹤，欲度前峰却又休。”五言如：“一鸟掠溪镜，四山明画帘。”“鱼跳重湖黑，蒲喧急雨来。”七言如：“道心静似山藏玉，书味清于水养鱼。”“翻书细检遗忘事，拨火闲寻未过香。”“岸柳带鸦明远照，塔铃和月语清宵。”皆可爱也。雅堂尝言：“作七古诗，雅不喜一韵到底。”余深然其言。顾宁人云：“诗转韵方活，《三百篇》无不转韵。”

五

秦中诗人杨子安鸾见访，适余外出；归后见贻一册。《雪霁》云：“寒瘦自性情，苦吟工未能。晚晴窗上日，先晒砚池冰。”《闻砧》云：“满院苔痕合，重门树影深。”

六

余宰江宁时，所赏识诸生秦涧泉、龚云若、涂长卿，俱登科第。而流落不偶者，惟车静研与沈瘦岑。沈工古文，不为诗。车诗有可存者。《河南道中》云：“三月春阳淡不浓，老冰如石漱寒风。蹇驴觅路人家远，日暮山坳虎眼红。”《农家》云：“筑场如镜草堆山，绕屋黄花映碧潭。闲倚茅檐看客过，南人北去北人南。”

七

宝应王孟亭太守，为楼村先生之孙。丁卯，见访江宁。携胡床坐门外，俟主人请见乃已，遂相得甚欢。聘修江宁志书，朝夕过从。尝言楼村先生教人作诗，以“三山”为师：一香山、一义山、一遗山也。有从子嵩高，字少林，少年倜傥，论诗不服乃伯，而服随园。《大梁怀古》云：“摇落偏惊旅客魂，秋风

回首眺中原。三花树色开神岳，万里河声下孟门。形胜郁盘终古在，英雄慷慨几人存。信陵策士俱黄土，独有侯生解报恩。”太守讳箴輿。

八

扬州张哲士，与蒋秋泾交好。蒋尤自负，作《游山》一首，程鱼门夸为“小谢”。勃然怒曰：“分明‘大谢’，何小之有”《留别哲士》云：“竟挂秋帆决计行，关心天末倚闾情。便归只好留三月，浪迹无端已半生。人世乘除苍狗幻，名山期许白头成。殷勤相属还相慰，愁听西风雁一声。”哲士《寄怀》云：“恋友心空切，宁亲去敢迟。才为三夕别，已是百回思。避日帘仍下，追凉榻未移。不知江上路，秋暑可曾衰”哲士咏《胭脂》云：“南朝有井君王入，北地无山妇女愁。”以此得名，人呼“张胭脂”。

九

中州李竹门过随园，见赠云：“园在六朝山色里，一筇先要问高台。碧梧叶响秋将至，红藕花香客正来。”其诗颇清。惜年甫三十而卒。余爱其《咏鞭》云：“一事思量转惆怅，不能行到祖生先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山势趁潮多北向，人心如雁只南飞。”

一〇

芜湖施长春，曼郎少年，有卫叔宝之称。余宰江宁时，秦涧泉屡为致意，云“将渡江求见”。已而病亡。有《上冢歌》云：“白杨树，城东路，野草萋萋葬人处。挈植提壶出郭行，可怜今日又清明。富家冢高高傍岭，贫家冢低低亚畛；冢中贫富人不同，一样酒浇不能饮。暝烟惨淡日西斜，挈植提壶还返家。一线阴风旋不定，纸钱飞上棠梨花。”

一一

吴门顾星桥进士，诗才清冠等夷；家有月满楼，藏书万卷，海内知名之士，无不交投縞衽。予目为今之郑当时。《龙潭》一律云：“微风缓缓送江声，最好龙潭道上行。碧树数丛堪作障，青山一半不知名。闲情转向尘中得，幽景偏宜客里生。晚觅茅斋投一宿；花前试看酒旗轻。”进士名宗泰。

一二

姚申甫方伯与沈永之观察，本中表亲，姚姊嫁沈。二人年少时，与余同肄业书院。每见方伯家遣僮担盒，供其子婿。二人同登乡、会科。沈寄姚诗云：“辛勤二老训喃喃，爱婿犹如爱长男。甘脆每教常健饭，苦吟犹记许分甘。”沈殿试二甲第三，姚二甲第二，自后官阶沈必差姚一级：姚为观察，沈为太守；沈为观察，则姚为方伯矣。沈又寄诗云：“平生每好居人后，今日还应让弟先。”余将赴广西金抚军之聘，姚赋诗相留曰：“就使将军重揖客，何如南国有词人”后四十年，姚竟巡抚广西。余寄书云：“不料当日所谓‘将军’，即此时

之阁下，惜我不能来作揖客耳！”永之在书院寄内诗云：“深院蝶娇无语坐，小园花嫩卷帘看。”为掌教杨文叔先生所赏。

一三

余在都时，永之引见满洲学士春台。春白云：“年三十时，目不识丁。从一禅师静坐三月，颇以为苦。一夕，提刀欲杀禅师。仰头见月，忽然有悟，赋诗便工。”《塞外》云：“野水吞人面，青山瓮马声。浮云连帽起，残雪带鞭行。”殊雄伟。公爱永之与枚，以为两少年必贵；每至，必留饮、留宿，遣妾捧觞。

一四

桐城相公七十生辰，余与诸翰林祝寿。宴罢，各赐诗扇一柄，诗写《田园杂兴》云：“不识风尘劳扰，但知云水盘桓。买畚偶来城市，祀神一着衣冠。”“桥流水村近，疏柳长堤路斜。车马不闻叩户，鸡豚自识还家。”“烟生茅屋云白，雨过菱塘水新。今岁秋田大稔，稻苗高过行人。”“竹屋正临流水，槿篱曲绕闲亭。此是吾庐本色，被人偷作丹青。”“作苦最怜田妇，布衣椎髻无华。磕饷并携稚子，采桑不摘闲花。”公终身富贵，而诗能淡雅若此。

一五

严公瑞龙作湖北布政使，续《汉上题襟集》，招诸诗人唱和；亦公卿雅事也。傅辰三《感春》云：“恰恰春分二月半，分春妙手爱东君。但愁过却花朝后，一日春容减一分。”“月落参横夜向晨，半醺花意欲留人。夜阑莫怯风吹袂，为爱梅花不惜身。”《大雨戏作》云：“雨师一夕兴淋漓，笔尖乱点西窗纸。初犹落落蝌蚪分，继则盈盈垂露似。须臾漫漶一片湿，直似秦碑没字体。”殊有东坡风趣。沈树德《落花》云：“飞燕蹴归帘影里，游鱼吹起浪花中。”叶声木《送人》云：“吹酒凉风穿树过，破烟水月隔楼生。”

一六

康熙壬寅，余七岁，受业于史玉瓚先生。雍正丁未，同入学。先生不甚作诗，而得句殊隽。《偶成》云：“好鸟鸣随意，幽花落自然。”《病中》云：“廿年辛苦黔娄妇，半世酸辛伯道儿。”终无子。余为葬于葛岭。

一七

沈归愚尚书，晚年受上知遇之隆，从古诗人所未有。作秀才时，《七夕悼亡》云：“但有生离无死别，果然天上胜人间。”《落第咏昭君》云：“无金赠延寿，妾自误平生。”深婉有味，皆集中最出色涛。六十七岁，与余同入词林。《纪恩》诗云：“许随香案称仙吏，望见红云识圣人。”

一八

与余同荐鸿词者，有户部主事尚庭枫，号茶洋，陕西人。为人诡诞不羁，忽而

结驷连骑，忽而布衣蓝缕。赋诗有奇气，如：“落花平地二尺厚，芳草如天万里青。”“月华照树有乌鹊，云气上天如白羊。”皆警句也。

一九

余爱诵金寿门“故人笑比庭中树，一日秋风一日疏”之句。杭堇浦先生曰：“此句本唐人高蟾：‘君恩秋后叶，一日一回疏。’不足为寿门奇。寿门佳句，如：‘佛烟聚处都成塔，林雨吹来半杂花。’咏《苔》云：‘细雨偏三月，无人又一年。’乃真独造。”余按古人佳句，都有所本：陈元孝：“池花对影落，沙鸟带声飞。”本李群玉：“沙鸟带声飞远天。”梁药亭：“龙虎片云终王汉，诗书余火竟烧秦。”仿唐人：“半夜素灵先哭楚，一星遗火下烧秦。”杨诚斋：“不知落得几多雪，作尽北风无限声。”仿唐人：“流到前溪无一语，在山作得许多声。”

二〇

闺秀李金娥咏《路上柳》云：“折取一枝城里去，教人知道是春深。”湖州高氏小女有一联云：“也知春色归人早，邻女钗边有杏花。”

相传江宁南城外瑞相院后丛竹中，为马湘兰墓。望江鲁雁门题诗云：“叶飘难禁往来风，未肯输怀向狡童。画到兰心留素素，死依僧院示空空。知音卓女情虽切，薄幸王郎信未终。一点怜才真意在，青青竹节夕阳中。”“绝世英雄寄女妆，荆家曾说十三娘。年来文士动相挤，始识伊人不可忘。零露似熏香豆蔻，百花想见绣衣裳。平生除拜要离冢，到此才焚一瓣香。”严侍读冬友曰：“瑞相院前之墓，少时亦误以为湘兰；后往访之，见题碣云‘新安贞女某氏之墓’。碑阴载为某商人之妾，商人不归，守贞而死。以为湘兰，有玷逝者矣。尸陈楚筠制锦曾效长吉体，为诗证明其事，云：“古钗耿耿蚀黄土，千岁老蟾啸秋雨。苍茫落日掩平坡，风入黄蒿作人语。”“新安山高江水遥，卷施原不生倡条。贞魂夜号月光晓，儿童莫赋西陵草。”

二二

余过京口，丹徒宰徐天球，字天石，贵州人，见示诗集。一别之后，遂永诀矣。余爱其《风筝》一绝云：“谁向天边认塞鸿但凭一纸可腾空。任他风信东西转，百丈游丝在掌中。”

二三

沈光禄子大、许明府子逊，二人齐名。沈如：“竹光晨露滑，池静夜泉生。”许如：“钟声凉引月，江气夕沉山。”真少陵也。行役绝句，有相同者。沈云：“惟有梦魂吹不断，月明犹自逆风归。”许云：“明月有情应识我，年年相见在他乡。”子逊先生与余为忘年交，论诗尊唐黜宋，失之太拘。有某少年，故意抄宋诗之有声调者试之，先生误以为唐。少年大笑。余赠云：“前生合

是唐宫女，不唱开元以后诗。”

二四

松江王太守名祖庚，与乃祖文恭公同日生，故号生同。丁未进士，终身以不入词馆为恨。两子皆入翰林，而先生不乐也。与彭芝庭尚书，同出尹文端公门下。有《纳凉闻笛》云：“碧空如水净无云，斗转参横夜欲分。长笛不知何处起，好风偏送此间闻。江梅片片伤春暮，岸柳丝丝绾夕曛。曲罢无端倍惆怅，阶前凉露湿纷纷。”亦同余召试友也。

二五

学人之诗，吾乡除诸襄七、汪韩门二公而外，有翟进士讳灏、字晴江者，《咏烟草五十韵》警句云：“藉艾频敲石，围灰尚拨炉。乍疑伶秉箭，复效雁衔芦。墨饮三升尽，烟腾一缕孤。似矛惊焰发，如笔见花敷。苦口成忠介，焚心异郁纡。秽惊苓草乱，醉拟碧筒呼。吻燥宁嫌渴，唇津渐得腴。清禅参鼻观，沆漉润咙胡。幻讶吞刀并，寒能举口驱。餐霞方孰秘，厌火国非诬。绕鬓雾徐结，荡胸云叠铺。含来思渺渺，策去步于于。”典雅出色，在韩慕庐先生《烟草》诗之上。又，《薄暮骤雨》云：“黑云留替西南来，狂飙挟势惊奔雷。夕阳仓卒收不及，划住半壁青天开。”句殊奇险。

二六

余自幼闻姨母章氏，嫁非其偶，时诵“巧妻常伴拙夫眠”之句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后阅谢在杭集，方知故是谢诗。其词曰：“痴汉偏骑骏马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世间多少不平事，不会作天莫作天。”

二七

从弟凤仪《旅店》云：“迎面有山皆客路，问心无日不家乡。”吕柏岩有句云：“天果有涯行易尽，家虽无路梦常通。”

二八

余知江宁时，和尹公“通”字韵云：“身如雨露村村到，心似玲珑面面通。”史文靖公闻之，笑曰：“画出一个尹元长。”

二九

长沙太守陈焱，陕西人，与余在苏州花宴甚欢。《口号》云：“此地若教行乐死，他生应不带愁来。”未二年，竟卒。然他生无愁，亦可知矣！

三〇

某公子惑溺狭斜，几于得疾。其父将笞之，公子献诗云：“自怜病体轻于叶，扶上金鞍马不知。”父为霁威。所惑者亦有句云：“朝朝梳洗临江水，一路芙蓉不敢开。”又曰：“世间未有无情物，蜡烛能痴酒亦酸。”

三一

方敏恪公六十一岁生儿，当八月十四日；赋《得子》诗云：“与翁同甲子，添汝作中秋。”一余酒席歌场、乘人斗捷之作，多不载集中。乙未二月，避生日于苏州，有旧识女校书任氏，以扇索诗。余题云：“隔年相见倍关情，楼上金灯楼下箏。难得相逢好时节，再迟三日是清明。”“市长陵路狭斜，当檐一树碧桃花。果然六十非虚度，半醉天台玉女家。”校书喜，次日引余见其第四妹。妹亦持扇索诗。余题云：“玉立长身窈窕姿。相逢从此惹相思。云翘更比云英弱，知是瑶台第四枝。”“若非月姊通消息，争得玄霜见少君一样珍珠两行字，替他题上藕丝裙。”嗣后任家姊妹，逢能文之客，必歌此四章，不落一字，亦慧人也。余初意庆六旬，欲仿康对山集名妓百人，唱《百年歌》；而不料称觞之日，仅得五人。御史蒋用庵同席，后将往杭州，留诗见赠云：“喜是寻芳到未迟，唐昌观里正花时。芝兰九畹春如许，却让芝房第一枝。”谓芝仙校书。“风月东南属主盟，买花亲自载花行。未知桃叶曾迎否，先占扬州小杜名。”“寿域欢场不易全，介眉见说有初筵。分明一样称觞酒，纤手扶来便欲仙。”“馆娃回首梦虚无，又挂风帆西子湖。不识玉钗罗袖畔，可曾闲忆到狂夫”余后四年，再过苏州，任氏姊名翠筠者，持旧扇相示，纸已破矣；犹装裹护持，为余唱曲。余感其情，再题二绝云：“四年前赠扇头诗，多谢佳人好护持。不是文君才绝世，相如琴曲有谁知”“为侬重唱《玉珑玲》，啾啾莺声绕画屏。一曲歌终人一世，那堪头白客中听”苏州太守孔南溪，风骨冷峭，权贵不敢以情干。青楼金蕊仙以事挂法，一时交好，无能为之道地。乃遣人至白下，求余关说。余与金甚疏，仅半面耳。窃念书中语倘不佯为亲狎，转生孔之疑；乃寄札云：“仆老矣，三生杜牧，万念俱空；只花月因缘，犹有狂奴故态。今春到治下，欲为寻春之举；而吴宫花草，半属虚名；接席衔杯，了无当意。惟女校书金某，含睇宜笑，故是矫矫于庸中。遂同探梅邓尉而别。刻下接萧娘一纸，道为他事牵引，就鞫黄堂，将有月缺花残之恨。其一切颠末，自有令甲，凭公以惠文冠弹治之，非仆所敢与闻。只念此小妮子，蕉叶有心，虽知卷雨；而杨枝无力，只好随风。偶茵溷之误投，遂穷民而无告。似乎君家宣圣复生，亦当在‘少者怀之’之例，而必不‘以杖叩其胫’也。且此辈南迎北送，何路不通何不听请于有力者之家，而必远求数千里外之空山一叟可想见夫子之门墙，壁立万仞；而非仆不足以替花请命耶元微之诗云：‘寄与东风好抬举，夜来曾有凤凰栖。’敬为明公诵之。”孔得札后，覆云：“凤鸟曾栖之树，托抬举于东风；惟有当作召公之甘棠，勿剪勿伐而已。”二札风传一时。未二年，余又往苏州。过京口，已解缆矣，丹徒徐令挽舟相留道：“妓戴三与太守淮树章公司阁者狎，章知之，逐阁人，而不罪戴。戴往城隍庙焚香还愿，一庙欢然。章怒其张扬，严檄拘讯，将使荷校以徇。徐婉求不听，乞余解围。”余召

见戴三，则雾鬓风鬟，春秋老矣。然马骨干金，不可以不援手也。草札与太守云：“昔钱穆父刺常州宴客，将笞一妓。妓哀请。钱云：‘得座上欧阳永叔一词，故当贷汝。’欧公为赋一阕，遂释之。仆虽非永叔，而公则今之穆父也。请为二章，以当小调。词曰：‘东风吹散野鸳鸯，私蒸神前一瓣香。为祝长官千万福，缘何翻恼长官肠’樊川行矣一帆斜，那有情留子夜家只问千秋贤太守，可曾几个斫桃花”’交书徐公，即挂帆还白下。终不得消息，心殊倦倦。半月后，章寄函来，开看只七字曰：“桃花依旧笑东风。”

三四

汉阳戴喻让诗，有奇气，出吾乡陈星斋先生门下。有《临漳曲》云：“暮云深，霸桥逝；水天横，歌台废。玉龙金凤已千年，古瓦还镌‘铜雀’字。卖履分香儿女情，读书射猎英雄气。如何横槊对东风老年想作乔家婿。”末二句，老瞞在九泉亦当笑倒。又，《咏雪》云：“未添庾岭三分白，预借章台一月花。”

三五

邵子湘作《韵略》，以“江”、“阳”为必不可通。余读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、韩昌黎《此日足可惜》及李翱《祭韩公》诸篇，“江”、“阳”皆通。犹以为彼固合“东”、“青”、“庚”而通之甚广，未足据也。及读岑嘉州《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》一篇云：“常爱张仪楼，西山正相当。车马隘百井，里门盘三江。”此短篇五古也，唐人用韵甚严，何滥通乃尔因而广考之，方知子湘之陋。《尚书》：“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。”《戴记》：“无服之丧，以畜万邦。”此“六经”通“江”、“阳”之证也。《孔雀东南飞》云：“东家第三郎，窈窕世无双。”樊毅《西岳碑》云：“其德休明，则有祯祥。荒淫臊秽，笃灾必降。”《柳敏碑》云：“山陵元室，建斯邦兮；不飨不凋，隕履霜兮。”《三国志》杨戏《蜀君臣赞》云：“保据河江，家破军亡。”《晋语》云：“二陆三张，中兴过江。”《宋书·大社之祝》曰：“地德普施，惠存无疆。乃建大社，以保万邦。”汉《紫玉歌》云：“一日失雄，三年感伤。虽有众鸟，不为匹双。”荀勗《正德舞歌》云：“焕炳其章，光乎万邦。”庾信《柳遐墓铭》云：“起兹礼数，峻此戎章。长离宛宛，刷羽凌江。”《吴越春秋·河梁歌》云：“诸侯怖惧皆恐惶，声传海内威远邦。”吕温《昭陵功臣赞》云：“经纶八方，晏海澄江。”李翰《裴晏射虎赞》云：“弧矢之说，以威四方。群虎既夷，狄人来降。”此汉、唐乐府通“江”、“阳”之证也。至宋诸大家，尤不胜屈指。

三六

余作骈体文，押曹丕“丕”字为上声，为人所嗤。不知“丕”与“不”通，又

与“负背”通，不止“攀悲切”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是有丕子之责于天。”《史记》作“负字”。《索隐》引郑氏曰：“丕读为负。”《石经》、《尚书》亦作“负子”。惟今之韵书，摭摭浅漏，未经收拾。沈存中笑香山押“饿殍”为夫。又笑杜牧之《杜秋》诗“厌饫不能飴”，误飴糖之飴，作饮啖用。不知杜牧之用“飴”字，本东汉《童谣》：“飴我大豆烹芋魁。”又，晋《盛彦传》：“婢使蛭螬炙飴之。”香山之押“殍”作平声，本《唐韵》“敷”字下收“殍”，作“抚俱切”。犹之今平韵不收“纠”字，而嵇康《琴赋》亦竟作平声押也。

三七

《玉台新咏》实《国风》之正宗，然有不可学者。如湘东王《春日》，一句用两“新”字。鲍泉、沈约有诗八首；以五言一首为题。如“秋衰悲落桐”之类，反复千言，殊觉可憎。为唐人试帖赋得题所自仿也。

三八

人无酒德，而贪杯勺，最为可憎。有某太守在随园赏海棠，醉后，竟弛下衣，溲于庭中。余次日寄诗戏之云：“客是当年夷射姑，不教虎子挈花奴。但惊羸者此阳也，谁令军中有布乎头秃公然愤似屋，心长空有腹如瓠。平生雅抱时苗癖，日缚衣冠射酒徒。”

二九

年家子龚友，青年好学，来诵其《白门小住》云：“秋生黄叶声中雨，人在清溪水上楼。”余为叹赏。临别，忽向余正色云：“友不好名，先生切勿以友诗告人。”余雅不喜，曰：“此子矜情作态，局面太小。”已而竟不永年。

四〇

余《哭鄂制府虚亭死节》诗云：“男儿欲报君恩重，死到沙场是善终。”乙酉天子南巡，傅文忠公向庄滋圃新参诵此二句，曰：“我不料袁某才人，竟有此心胸。闻系公同年，我欲见之，希转告之。”余虽不能往谒，而心中知己之感，惻惻不忘。第念平生诗颇多，公何以独爱此二句后公往缅甸，受瘴得病归，薨。方知一时感触，未尝非讖云。鄂公拈香清凉山，过随园门外，指示人曰：“风景殊佳。恐此中人，必为山林所误。”有告余者。余不解所谓。后见宋人《题吕仙》一绝曰：“觅官千里赴神京，得遇钟离盖便倾。未必无心唐社稷，金丹一粒误先生。”方悟鄂公“误”字之意。

四一

宋刘子仪为夏英公先得枢密，乃咏《堠子》诗曰：“空呈厚貌临官道，更有人从捷径过。”本朝朱草衣咏《雪》云：“正愁前路迷樵径，先有人行路一条。”陈古渔《看桃花》云：“回头莫羨人行处，曾向行人行处来。”

四二

同年李竹溪棠，性诚恇，而诗独清超。《感怀》云：“罢官便有闲人集，才老旋生后辈嫌。”《得家书》云：“急开翻恼缄封密，朗诵频教句读差。”其子燧年十岁时，余命属对“水仙花”，渠应声曰“罗汉松”。平仄虽不协，而意境极佳，遂大奇之。归河间后见怀云：“韦司风味陶潜节，野鹤闲云伴此身。四海声名双管笔，六朝花柳一家春。须眉每向诗中见，函丈偏从梦里亲。此日著书深几许，瓣香心事属何人”末二句，其自命亦不凡矣。

四三

杭州张有虔先生，年九十三，皇上钦赐举人。余自幼蒙提携，故求其诗，不得。得其子名济川号南皋生者《微雨》云：“无声着林木，有色引莓苔。”《欲雪》云：“风号平野急，云重暮山连。”

四四

有人诵常州汪玉珩咏《泪》佳句云：“江干斑竹墙阴草，壶内红冰镜里潮。”余以为不如其第一首云“商女含愁歌一曲，楚妃无语过三年”更觉耐想。又《偶成》云：“高阁对层峦，屋角烟萝接。山雨欲来时，萧萧下黄叶。”

四五

胡稚威云：“诗有来得、去得、存得之分。来得者，下笔便有也；去得者，平正稳妥也；存得者，新鲜出色也。”

四六

刘霞裳与余论诗曰：“天分高之人，其心必虚，肯受人讥弹。”余谓非独诗也；钟鼓虚故受考，笙竽虚故成音。试看诸葛武侯之集思广益，勤求启诲：此老是何等天分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；颜子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：非谦也，天分高，故心虚也。

四七

梁文庄公之兄启心，字守存，入翰林后，即乞归养。其子山舟侍讲，亦早乞病，使其弟敦书仕于朝。一门家风如此。守存除夕约同人游吴山，不果，乃寄诗云：“何堪岁尽复迁延夙约都为俗事牵。多谢分吟留一席，不妨属和待明年。空山响答千门爆，落日寒迷万瓦烟。想见诸公高会处，下方人指地行仙。”《除夕》云：“旧赐官袍聊一着，新颁春帖懒重书。”《晚过山庵》云：“清依古佛原无梦，老笑秋虫尚有丝。”山舟性木近妇人，不宴客，亦不赴人之宴。惟余还杭州，则具华馔，一主一宾，相对而已。故余《寄怀》云：“一饭矜严常选客，半生孤冷不宜花。”山舟有《反游仙》云：“漫说长生有秘传，餐芝绝粒几经年。登仙直是寻常事，鸡犬由来亦上天。”“瑶林琼树生来有，玉宇云楼望里深：上界不闻阿堵贵，道人偏要炼黄金。”“曾侍朝正三殿来，遥瞻

旌节下蓬莱。如何一片飞凫影，也被人间网得回” “赚他刘阮是何人，毕竟迷楼莫当真。我是天台狂道士，桃花多处急抽身。” “扰扰蜉蝣奈若何寸田尺宅竟蹉跎。自从偷吃嵇康髓，只觉胸中块垒多。”

四八

尹望山相公，四督江南；诸公子随任未久，多仕于朝。惟似村以秀才故不当差，常侍膝下，诗才清绝。余骈体序中，已备言之。犹记其订余往过云：“清谈相订菊花期，正慰幽怀入梦时。空谷传书鸿屡至，闲庭扫径仆先知。关心尚忆他乡客，时以诗寄三兄。因病翻添数首诗。闻道芒鞋将我过，倚栏只恨月圆迟。”《绚春园》云：“莫唤池边贪睡犬，隔林恐有看花人。”乙酉别去，庚子八月忽奉太夫人就芜湖观察两峰之养，重过随园。见和云：“迎人鸡犬闲如旧，满架琴书卖欲无。”《临别》云：“故人垂老别，归舫任风移。退一步来想，斯游本不期。”似村，名庆兰。

四九

张松园方伯不甚作诗，而落笔新颖。见张素云女校书扇上有余赠诗，乃题其后云：“小住青楼醉好春，偶教踪迹落红尘。昨宵月下看歌扇，忽见文星照美人。”

五〇

嘉禾征士曹廷枢古谦，与葛卜元同教习宗学。葛北方人，长于考据，自负博雅。而曹专工词章。二人不相能。虞山蒋公、满洲世公，各有所庇，遂相参劾。古人洛、蜀之分，皆由门下士起也。曹诗自佳，咏《春雨》云：“两两溪边水鸟呼，渐看檐际湿模糊。凭栏花重红疑滴，隔座山横翠欲无。吟苦莫愁春冷淡，病多偏稳睡工夫。卷帘自爱虚无景，未要潇湘入画图。”

五一

杭州柴南屏先生，名谦，作中书时，和圣祖《冬至》诗，有“雪花欲共梅花落，春意还同腊意舒”之句。圣祖谓有翰苑才，超升御史。余与其曾孙景高交，先生年八十余矣，咏《西湖》云：“月出惯留歌舞席，风生不送别离船。”

五二

世有口头俗句，皆出名士集中：“世乱奴欺主，时衰鬼弄人。”杜荀鹤诗也。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无钱明日愁。”罗隐诗也。“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”崔戎《酒筹》诗也。“闭门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张。”南宋陈随隐自述其先人诗也。“大风吹倒梧桐树，自有旁人说短长。”宋人笑赵师罩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诗也。“晚饭少吃口，活到九十九。”古乐府也。见《七修类稿》所引。“难将一人手，掩得天下目。”曹邴诗也。“易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女真蕙兰诗也。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。”张唐卿诗也

。“平生不作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”邵康节诗也。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与儿孙作马牛。”徐守信诗也。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”；“自家扫去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”：并见《事林广记》。“黄泉无客店，今夜宿谁家”见唐逸诗。

五三

河督姚小坡，作别驾时，以“祭葬”二字命题。余宰江宁时，无子，《咏祭》云：“血食满天下，但看所树恩。羞将好魂魄，饥饱仗儿孙。”

五四

余作庶常时，寓年家花园。同年吴自堂与其兄飞池借寓园中。飞池与吴女金娘有三生之约，畏妻不敢聘。金寄诗云：“残泪未消和影拭，旧书重展背人看。”诗既佳，书法亦秀媚。

五五

云间沈大成，字学子，皓首穷经，多闻博学；尝见古庙有九原丈人之碑，不知所出。后阅《十洲记》，始知乃海神，司水者也。因作《九原丈人考》一篇。《赠邵檀波》云：“异书勘后兼金重，古砚磨多似臼深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楼头风定钟初动，湖上云开舫渐行。”

五六

浙中遂昌教谕王世芳，字芝圃，年一百十岁，入都祝太后万寿，赐翰林侍讲衔。还乡，陈太常星斋赠诗云：“华皓何来云水头，宠加新秩返扁舟。酒钱未卜凭谁与，壶药翻叨为我投。薄宦梦惊山北檄，散仙行逐海东鸥。独留佳话传台阁，曾与耆英大父游。”王面长尺许，腰若植鳍。自言：“少居乡，遭耿逆之变。与诸妹豆棚闲坐，一妹头忽不见，盖为飞炮击去也。”与第三子同来，白发飘萧，背转伛偻。问其长子。曰：“不幸夭亡矣。”问夭亡之年。曰：“八十五岁。”乾隆辛未，圣驾南巡，有湖南汤老人来接驾，年一百四十岁。皇上先赐匾额云“花甲重周”。又赐云“古稀再度”。

五七

余夏间恶蚊，常误批颊甚痛，而蚊乃飞去。偶读叶声木《谯蚊》诗，不觉大快。词曰：“虎狼偶食人，人犹寝其皮。独怪蚤虱咬，嗜人甘如饴。虬虱我自生，自孽将怨谁。蚤出尘土间，跳梁亦暂时。尔蚊何为者，薨薨声殷雷。订盟如点将，歃血遣欲飞。聚昏更为市，利析秋毫微。穿衣巧刺绣，中肤惊卓锥。深入石饮羽，潜侵剑切泥。三伏凉夜好，清风吹满怀。时方爱露坐，鸣镝一声来。误愤自批颊，怅望空徘徊。亦或中老拳，磔裂歼渠魁。无奈苦搔痒，汗粘变疮痍。咄咄么麽虫，阴毒乃如斯。长喙不择肉，呼吸若乳儿。怪底入夏瘦，毛孔成漏卮。安得通身手，左右时交挥！”叶讳诚，钱塘孝廉。

五八

王安昆，字平圃。予少在都中，与交好，常宿其家，见其题尤贡甫《墨竹》云：“几个琅玕几点苔，胜他五色笔花开。分明满幅萧萧响，似带江南风雨来。”《买竹》云：“南郊过雨绿生香，底事劳人买竹忙。我一出城君入市，两边风味各分尝。”又，《送罗两峰归邗上兼示舍弟瘦生》云：“别时冰雪到时春，万树寒梅照眼新。邂逅若逢江上客，已归须劝未归人。”

五九

余宰沭阳，有宦家女依祖母居，私其甥陈某，逃获。讯时值六月，跪烈日中，汗雨下；而肤理玉映。陈貌寝，以缝皮为业。余念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，殊不可解。问女何供。女垂泪云：“一念之差，玷辱先人，自是前生宿孽。”其祖母怒甚，欲置之死。余以卓茂语，再三谕之。笞甥，而以女交还其家。搜其篋，有《闺词》云：“蕉心死后犹全卷，莲子生时便倒含。”亦诗讖也。隔数月，闻被戚匪胡丰卖往山东矣。予至今惜之。尝为人题画册云：“他生愿作司香尉，十万金铃护落花。”

六〇

宰江宁时，有南乡钱贡甫之子某，买张某妻陈氏为妾；得价后，屡诈不遂，遂来控官。余召讯之。钱烧窑，张为其采煤者也，貌如石炭，妻嫣然窈窕。钱美少年，能诗。余意天然佳偶，欲配合之，而格于例，乃发官媒，免其笞。有役某素黠，探知官意，密授钱计，仍买归焉。钱故乡居，事过后，余不便再问消息。后十余年，余游牛首山，路见鬻鬚者，率三婴儿，捧香伏地。问何人。曰：“钱某也。年来妻亡，扶陈氏为正室。此三儿皆其所生。某亦入上元学矣。妻闻公游山，命我来谢。”献诗云：“酬恩两个山村雀，含着金环没处寻。绿叶成阴满枝子，费公多少种花心尸”

六一

李笠翁词曲尖巧，人多轻之。然其诗有足采者。如：《送周参戎之浦阳》云：“儒将从来重，君其髯绝伦。三迁无喜色，百战有完身。灰里求遗史，刀边活故人。仙华名胜地，细柳正堪屯。”《婺宁庵》云：“谁引招提路，随云上小峰。饭依香积煮，衣倩衲僧缝。鼓吹千林鸟，波涛万壑松。《楞严》听未阕，归计且从容。”尤展成赠云：“十郎才调本无双，双燕双莺话小窗。送客留髭休灭烛，要看花影照银缸。”

六二

杭州姚君思勤、黄君湘圃、吴君锡麒八九人，同作《新年百咏》，俱典雅；而吴诗尤超。《门神》云：“问尔侯门立，能知深几重”倪经培云：“爵封万户外，秩满一年中。”姚咏《拜年》云：“履吉弓鞋换，催妆岁烛然。胜常称再

四，利市乞团圆。”《风菱》云：“面目为谁槁心肠到底甜。”黄咏《爆竹》云：“买来还缩手，毕竟让人工。”《面鬼》云：“一半头衔用，几重颜甲生。”皆佳句也。金雨叔宗伯为题辞云：“回首辞家十载余，旧乡风土梦华胥。卷中重认新年景，却认初来占籍居。”

六三

《清波杂志》载：“元祐间，新正贺节，有士持门状遣仆代往；到门，其人出迎，仆云：‘已脱笼矣。’谚云‘脱笼’者，诈闪也。温公闻之，笑曰：‘不诚之事，原不可为！’”及前朝文衡山《拜年》诗曰：“不求见面惟通谒，名纸朝来满敝庐。我亦随人投数纸，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可见贺节投虚帖，宋朝不可，明朝不以为非：世风不古，亦因年代而递降焉。

六四

余有诗不入集中者，嫌其少作未工也。然终竟是尔时一种光景，弃之可惜，乃追忆而录之。九岁《咏盘香》云：“空梁无燕泥常落，古佛传灯影太孤。”十五岁《咏怀》云：“也堪斩马谈方略，还是骑牛读《汉书》。”《题田古农〈卖书买剑图〉》云：“丈夫穷后疑无路，犹有神仙作退步。”《舟行》云：“山云犹辨树，江雨暗移春。”《咏柳》云：“新丝买得刚三月，旧雨吹来似六朝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莫讶万枝随雨尽，须知一片自天来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红豆相思多入骨，绿萝着处便生根。”在都中，《为徐相国耕籍应制》云：“水到公田龙脉转，风翻仙仗杏花飞。”颇为相公称许。《和金沛恩<咏昭君纸鸢〉》云：“玉门春老恨难忘，犹逐东风谒汉王。环巩影沉天漠北，琵琶声在白云乡。素丝解作留仙带，细雨弹成坠马妆。莫怪洛城多纸贵，画图终日对斜阳。”

六五

丁卯冬，余宰江宁，以公事往扬州，阻风燕子矶。宏济寺僧默默，年九十余，导余游山；并出西林、桐城两相国及诸公卿诗相示。余亦赠四律而别。后辛未南巡，默默接驾。上问其年。奏曰：“一百二岁。”上笑曰：“和尚还有二十年寿。”随赐紫衣。默默谢恩而出。乾隆二十年，竟圆寂矣。方知天语之成讖也。高文定公赠以诗云：“默默僧年八十余，麦塍犹爱荷春锄。抬头见客心先喜，款坐烹茶意自如。千尺娑罗庭外树，两朝丞相壁间书。救生舟送风帆稳，利涉长江信不虚。”

六五

陶贞白云：“仙人九障，名居一焉。”余不幸负虚名。丁丑过书肆，见有作《金陵怀古》诗者，姓王，名颠客，假余序文。诗既不佳，序亦相称，余一笑置之。后三年，再过书肆，见《清溪唱酬集》一本，载上海彭金度、殳山汪元琛

、太仓毕泂等，共三十余人；前骈体序，亦假我姓名。诗序俱佳，不能无讶。因买归，示程鱼门。程笑曰：“名之累人如此。虽然，如鱼门之名，求其一假，尚未可得。”后十年，集中王陆提、曹锡辰、徐德谅、范云鹏四人，都来相见。而诸君子则终未谋面。姑录数首，以志暗中因缘。范《采菱曲》云：“采莲莫采菱，菱角刺侬手。采菱莫采莲，莲心苦侬口。刺手苦侬苦不深，苦口兼欲苦侬心。”汪《金陵杂诗》云：“清江一曲鸭头波，相约湔裙踏浅莎。双桨月明桃叶渡，但闻人语不闻歌。”

六七

王西庄光禄，为人作序云：“所谓诗人者，非必其能吟诗也。果能胸境超脱，相对温雅，虽一字不识，真诗人矣。如其胸境齷齪，相对尘俗，虽终日咬文嚼字，连篇累牍，乃非诗人矣。”余爱其言，深有得于诗之先者，故录之。

六八

丙辰，余将赴广西。吾乡有孔先生者，年八十，赠诗云：“画眉声里推篷坐，不是看山便读书。”

六九

张宫詹鹏翮，受今上知最深。侍值乾清门，方宣召，而张已归。上以诗责之云：“传宣学士为吟诗，勤政临轩未退时。试问《羔羊》三首内，几曾此际许委蛇”命依韵和呈，聊当自讼。张奉旨呈诗，上喜，赐以克食。张进谢恩诗，有“温语更欣天一笑，翻教赐汝得便宜”之句。后数日，和上《柳絮》诗，托词见意云：“空阶匀积似铺霜，忽起因风上玉堂。纵有别情供管领，本无才思敢轻狂。散来欲着仍难起，飞去如闲恰又忙。剩有鬓丝堪比素，蜂粘雀啄底何妨”《嘲春风》云：“封姨十八正当家，墙角朱幡弄影斜。扫尽乱红无兴绪，强将余力管杨花。”先生咏物诗，尤为独绝。如集中《泥美人》、《雁字》、《粉团》、《玉环》诸题，皆能不脱不粘，出人意表。少时游楚南，太守张苍崖懋赠以序云：“好穷七泽之游，勿遽吞吾云梦；试问郢中之客，谁能和汝《阳春》”

七0

康熙庚子，常熟杜昌丁入藏，过澜沧百里；其部落日估保，有小女名伦几卑，聪慧明艳，能通汉语。昌丁来往，屡主其家，见辄呼“木瓜呀布”。“木瓜”者，尊称也；“呀布”者，犹言好也。彼此有情。临行，以所挂戒珠作赠，挥泪而别。归语士大夫，咸为恍然。沈子大先生作诗云：“估僚小女年十六，生长胡乡服胡服。红厨窄衫小垂手，白氍贴地双趺足。汉家天子抚穷边，门前节使纷蝉联。慧性早能通汉语，含情何处结微缘。杜郎七尺青云士，仗剑辞家报知己。匹马翩翩去复回，暂借估棕息行李。解鞍入户诧嫣然，万里归心一笑

宽。笑迎板屋藏春暖，絮问游踪念夏寒。自言去日曾相见，君自无心妾自怜。妾心如月常临汉，君意如云欲返山。私语闲将番字教，烹茶知厌酪浆膻。雨意绸缪俄十日，谁言十日是千年留君不住归东土，恨无双翼随君举。聊解胸前玛瑙珠，将泪和珠亲赠与。一珠一念是妾心，百回不断珠中缕。尘起如烟马如电，珠在君怀君不见。黄河东流黑水西，脉脉空悬情一线。”

七一

郭晖远寄家信，误封白纸。妻答诗曰：“碧纱窗下启缄封，尺纸从头彻尾空。应是仙郎怀别恨，忆人全在不言中。”

七二

苏州谢沧湄老于游幕，为淮关榷使年希尧之上客。有得意句云：“惟有多心消不得，又随一雁落江南。”每旅夜高吟，则声泪俱下。《过惠山》云：“路转弓弯三里赊，好风犹趁半帆斜。莺声满店二泉酒，春雨维舟一树花。白发来游嗟已晚，青山如画欲移家。几时来傍禅灯宿，惠麓云中汲井华。”

七三

征士王载扬，吟诗以对仗为工，有句云：“百五正逢寒食节，十千谁醉美人家”爱余《滕王阁》诗“阿房有焦土，玉楼无故钉”一联。湖州徐阶五先生《赠沈椒园》诗云：“诗派同初白，官情共软红。”以沈乃初白先生外孙故也。王亦爱而时时诵之。徐知予于未遇时。记其《关山月》一首云：“大牙旗卷夕阳残，旋见城边涌玉盘。鼓角无声霜气肃，山河流影镜光寒。白头汉将占星立，红泪胡姬倚马看。净扫烟尘天阙迥，清辉多处是长安。”先生名以升，雍正癸卯翰林，官臬使。

七四

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，与余从未识面；有误传余死者，板桥大哭，以足蹋地。余闻而感焉。后廿年，与余相见于卢雅雨席间。板桥言：“天下虽大，人才屈指不过数人。”余故赠诗云：“闻死误抛干点泪，论才不觉九州宽。”板桥深于时文，工画，诗非所长。佳句云：“月来满地水，云起一天山。”“五更上马披风露，晓月随人出树林。”“奴藏去志神先沮，鹤有饥容羽不修。”皆可诵也。板桥多外宠，常言欲改律文笞臀为笞背。闻者笑之。

七五

戴雪村学士典试顺天，为忌者所伤，落职家居。其饮酒如长鲸吸海，卒以此成疾，亡沅州。《立秋》云：“沅州秋信悄然生，旅思无烦雁到惊。月落尚余山桂白，露零先着海棠清。梦如蝶不离纹簟，静觉蛩都就画楹。愧是上方旬日住，禅观曾未遣微情。”《镇远》云：“泉脉自来檐可接，箐端时暝雨旋倾。只愁归说人难信，安得吟成更画成”

七六

杜茶村为国初逸老，人多重其五律。余以为袭杜之皮毛，甚觉无味。独爱其咏《海棠》一句云：“全树开成一朵花。”

七七

晁君诚诗：“小雨悄悄人不寐，卧听羸马齧残刍。”真静中妙境也。黄鲁直学之云：“马龀枯箕喧午梦，误惊风雨浪翻江。”落笔太狠，便无意致。

七八

隐仙庵道士周明先善琴，能诗，离随园甚近，年未五十亡。余录其佳句云：“神仙乐事君知否只比人间多笑声。”“竹间楼小窗三面，山里人稀树四邻。”“壁琴风过闻天籁，香碗灰深袅篆烟。”“雨中破壁蜗留篆，醉后余腥蚁起兵。”又：“新笋成时白昼长。”七字亦妙。

七九

姑苏隐者殷如梅，字羽调。咏《桃花》云：“望去分明临水岸，开残容易逐杨花。”咏《梅》云：“自是岁寒松竹伴，无心要占百花先。”《谢人惠佛手启》云：“数来千指，屈伸总是无名；看去两枝，大小岂能垂手”《憎蚊》云：“以启其毛，何堪供汝流歌不濡其味，亦且惊我虚声。”

八〇

杭州多高士。梁秋潭先生，因从子诗正贵，后遂不乡试，耻以官卷中故也。《垂钓》云：“一溪新涨失前汀，照见青山处处青。香饵自香鱼不食，钓竿只好立蜻蜓。”《题{采芝图>}》云：“山间石上烂生光，曾受青城道士方。自采自餐还自寿，不来朝市说珍祥。”宋杏洲先生《咏槐花》云：“寄语世间诸举子，不应才到此时忙。”周征士西穆《湖上》云：“野鸥导我有闲意，新柳笑人成老夫。”施文学《竹田湖心亭》云：“六时但有藏风至，五月来看梅雨晴。”

八一

余读《汉书》，雅不喜董广川，而最喜贾太傅。偶读钱竹初《洛中怀古》云：“南来莫再寻遗宅，第一人才是贾生。”苏州薛皆山云：“一篇削鹄赋》离形相，才子回头是道人。”二诗皆推崇太傅，实获我心。

八二

余幼时游西湖，见酒楼号五柳居者，壁上题诗甚多，不久即圯去。惟西穆先生一首，墨沈淋漓，字写《争坐位帖》，历七八年如新。酒楼主人及来游者皆护存之，敬其为名士故也。题是《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，念栳城、赤鳧都已下世，弥觉清游之足重也，分韵同作》，云：“一角西山雪未消，镜光清照赤阑桥。小分寒影看梅色，半入春痕是柳条。闲里安排尘外迹，酒边珍重故人招。孤

烟落日空台榭，岁晚重来话寂寥。”后四十年，余再至湖上，则壁诗无存。西穆、樊榭，久归道山，而酒楼主人，亦不知名士为何物矣！惟陈庄壁上有蒋用庵侍御《酬王梦楼招游》一首云：“六朝风物正妍和，珍重乌篷载酒过。一串歌珠人似玉，四围峦翠水微波。狂夫兴不随年减，旧雨情于失路多。争奈严城宵漏急，未知今夜月如何。”

八三

吾乡诗有浙派，好用替代字，盖始于宋人，而成于厉樊榭。宋人如：“水泥行郭索，云木叫钩辖。”不过一蟹一鹧鸪耳。“岁暮苍官能自保，日高青女尚横陈。含风鸭绿鳞鳞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。”不过松、霜、水、柳四物而已；座词谜语，了无余味。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，所见说部书多，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，有类《庶物异名疏》、《清异录》二种。董竹枝云：“偷将冷字骗商人。”责之是也。不知先生之诗，佳处全不在是。嗣后学者，遂以“瓶”为“军持”，“桥”为“略杓”，“箸”为“挟提”，“棉”为“芮温”，“提灯”为“悬火”，“风箱”为“扇曠”，“熨斗”为“热升”，“草屨”为“不借”；其他“青奴”、“黄奶”、“红友”、“绿卿”、“善哉”、“吉了”、“白甲”、“红丁”之类，数之可尽，味同嚼蜡。余按《世说》：“郝隆为桓温南部参军。三月三日作诗曰：‘鰕隅跃清池。’桓问何物。曰：‘鱼也。’桓问：‘何以作蛮语’曰：‘千里投公，才得蛮部参军，那得不作蛮语’”此用替代字之滥觞。《文选》中诗，以“日”为“耀”，“灵风”为“商飏”，“月”为“蟾魄”，皆此类也。唐陈子昂出，始一洗而空之。

八四

宝意先生：“恩同花上露，留得不多时。”万柘坡：“相逢似春雪，一夜不能留。”元微之：“伤心落残叶，犹识合昏期。”三诗意味相似。

八五

李穆堂先生诗，以少作为佳；位尊后，有率易之病。予所喜者，皆其未第时及初入翰林之作。《东平州看杏花》云：“断云斜日过东平，杨柳风来叶叶轻。莫为春阴便惆怅，杏花如雪更分明。”《落叶》云：“寒来千树薄，秋尽一身轻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欲问春深浅，桃花淡不言。”《汤泉》云：“汉井炎方炽，周京德肯凉”《日暮》云：“鸟声隔屋山初暗，灯影当窗纸未温。”《驿铺》云：“短堞一空鸡绝唱，败槽百啮马无声。”晚年不屑为此种诗，亦不能为此种诗。

八六

王阮亭尚书未遇时，受知于先达某；故诗集卷首，即录其所赠五古一篇，用“萧豪”韵。穆堂未遇时，受知于阮亭；故哭阮亭五古一篇，功；用“萧豪

”韵。姜西溟《哭徐健庵司寇》诗，用张文昌《哭昌黎》韵，想见古人声应气求，后先推挽之盛。

八七

吾乡文学曹芝，字荔帷，以好名贫其家。中年遽亡，诗稿甚富。《宿随园》见赠云：“蓬藿年年静掩扉，好风吹上芰荷衣。青山一觉鹤同梦，白发满头花打围。肯与凡禽争饮啄果然天马脱鞍轨。陶归邴罢关何事出处如公世所稀。”

八八

丁丑春，陈古愚袖诗一册，来告予曰：“得一诗人矣。”适黄星岩在山中。三人披读，乃常州董潮、字东亭者所作也。其《京口渡江》云：“轻帆如叶下吴头，晚景苍茫动客愁。云净芜城山过雨，江空瓜步雁横秋。铃音几处烟中寺，灯影谁家水上楼最是二分明月好，玉箫声里宿扬州。”想见其人倜傥。癸未阅邸抄，知与香亭同中进士，入词馆。予方喜相交之日正长。不料散馆后，竟病卒。余因思未见其人，先吟其诗而相慕者，一为蒋君士铨，一为陶君元藻，皆隔十余年，欣然握手；惟董君则始终隔面。渠未必知冥冥中有此一知己也，呜呼！

八九

曹澹泉诗：“含雨花如抱恨人。”方子云云：“向日花如暴富人。”陈古愚云：“新绿树如人少年。”三人调同而各妙。

九0

湖广彭湘南廷梅，与长沙陈恪敏公交好；过随园时，年已七十，即席赋诗，有“落日红未尽，遥山青欲来”之句。余爱赏之。在秦淮河口占云：“秦淮河畔乱沙汀，芳草魂生六代青。春去雨中人不惜，杜鹃啼与落花听。”湘南画小像：一隻坐室中，旁有偷儿，持斧穴洞而窥，号“窃比于我老彭图”。见者大笑。《秋夕宿凭虚阁》云：“寻幽住此山，秋声即吾性。一阁衔夕阳，半江红不定。淡淡暮云低，漠漠松阴暝。遥见隔林灯，寒空生远映。”

九一

昔人称王粲精思，不能有加于宿构，故拙速不如巧迟。此言是也。然对客挥毫，文不加点，亦是乐事。余平生所见敏于诗者四人：前辈中，一为宫詹张南华鹏翮，一为学士周兰坡长发；同学中，一为侯夷门嘉缙，一一为金进士兆燕：俱可以击钵声终，万言倚马。乙丑予宰江宁，侯为贰尹，招之小饮。侯即席有“龙蟠虎踞江山助，璧合珠联文字交”之句，惜忘其全篇。后得狂易之疾，死镇江黄太守署中。秦涧泉哭以诗云：“客传京口讣音来，无际愁云望不开。妻子半船归海峤，图书千帙付蒿莱。龙蛇应有前生梦，宇宙谁为旷世才懊恼人天今异路，新诗定已满泉台。”又曰：“若使九原真及第，胜教五斗恋微官

。”

九二

余散馆出都，走别南华先生。先生取纸，疾书《送别》云：“清时重民牧，临御简良才。经术平生裕，文章我辈推。醉辞鹈鹭侣，吟向凤凰台。民力东南急，君其保障哉。”“眷言桑梓近，郑重惜分襟。暂辍《三都》笔，将听《五袴吟》。风流为政美，恺悌入人深。千里同明月，相思寄好音。”

九三

癸酉夏五，周兰坡、潘筠轩两学士同饮随园；见案上有东坡诗，撷之笑曰：“我即用其仇池石韵，序今日事，可乎”余曰：“幸甚。”磨墨申纸，日影未移，诗已毕矣。曰：“千章夏木清，一雨洗浓绿。前月游随园，林峦看未足。北牖贪昼眠，人谯边韶腹。云开峰黛妍，水长波纹蹙。窈窕离市廛，疏狂狎樵牧。恐费十千沽，何曾再三读榴火吐红蕤，林篁削青玉。老友中州归，陈人案前伏。相约饮无何，联吟日可卜。为爱好轩楹，不辞屡征逐。绝类仲蔚园，恍入子真谷。无酒君须谋，有鱼我所欲。看锄邵圃瓜，敢顾周郎曲。剧喜天已晴，莫讶客不速。”

九四

棕亭在江氏秋声馆，即席和余四绝云：“坐对名山列绮筵，篱花争艳暮秋天。百年传得诗人宅，先把黄金铸浪仙。”“近郭遥峰左右当，帆樯历历远天长。女墙穿过疏林外，放出残霞衬夕阳。”“山腰奇石最伶俜，矮作阑干曲作屏。选得云根坐吹笛，新声分与万家听。”“惠郎中酒眼波斜，一曲清歌遏众哗。安得将身作么凤，香丛长伴刺桐花”

九五

善写客情者，昔人诗，如：“只因相见近，转致久无书。”“近乡心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”善写别情者，如：“可怜高处望，犹见故人车。”“相看尚未远，不敢遽回舟。”

九六

“为学心难足，知君更掩扉。”项斯《赠友》诗也。“一点村前火，谁家未掩扉。”唐山人《村行》诗也。两押“扉”字，均妙。

九七

何南园馆于汪氏，其尊人礼之甚至；后其子非解事者，而苛责馆课转严。南园赋诗云：“急管繁弦《子夜》声，宫商强半不分明。老夫听惯开元曲，听到残唐刻刻惊。”

九八

诗有音节清脆，如雪竹冰丝，非人间凡响；皆有天性使然，非关学问。在唐则

青莲一人，而温飞卿继之。宋有杨诚斋，元有萨天锡，明有高青丘。本朝继之者，其惟黄莘田乎

九九

吴鲁斋贤，宰甘泉，有惠政；不幸无子，四十而殁。其诗稿失散，仅记其《送友》云：“遥知白发相思苦，马上逢人便寄书。”《过洛阳》云：“最羨少年能挟策，至今天子重书生。”《衙斋偶成》云：“候吏解投山客刺，奚童不扫印床花。”《京江》云：“扬子江头月正明，夜深风露怯凄清。邻舟有客横吹笛，似说故人离别情。”

一〇〇

偶见晚唐人辞某节度七律一首，前四句云：“去违知己住违亲，欲策羸骖屡逡巡。万里家山归养志，十年门馆受恩身。”读之一往情深，必士君子中有至性者也。恨不友其人于千载以上。惜不能记其全首与其姓名。他日翻撷《全唐诗》，自能遇之。

卷一〇

一

江宁吴模，字元理，应童子试时，年才十三，举止端肃。因唤入署，啖以果饵。旋即入泮。邑中名士沈瘦岑，以女妻之。嗣后十年，不复相见。诗人李晴洲告予曰：“元理小秀才，近诗曰佳。比其外舅，骚骚欲度骅骝前矣。”诵其《迎秋》一首云：“碧天霭霭暮山晴，一片秋心趁月明。暑退渐教葵扇弃，风高已觉葛衫轻。绕阶草色笼烟淡，隔树蝉声咽露清。为读《离骚》更漏永，幽兰时有暗香迎。”未几，元理来，读余《外集》，呈二律云：“陶令无官通刺易，崔嵬有室入门难。”又曰：“传有其人应久待，我生虽晚未嫌迟。”是年，与周青原同受知于学使李鹤峰，拔贡入都。予喜，贺以诗云：“人夸籍、浞居门下，我道班、杨在意中。”

二

余以紫玻璃镶窗，一时咏者甚多。太仓闻省谦云：“一天花气镜边浮，朵朵晴霞入望收。槛外电光何处雨山中暮色最宜秋。”尤贡父云：“四面有山皆夕照，一年无日不花光。”江宁高庙僧亮一工栽菊，能使月月有花。

三

戊辰秋，席武山别驾招余同蒋用庵侍御、姚云岫观察，同往赏花。用庵分得“有”字韵，诗云：“天地之大何不有造化乃出山僧手。山僧一手种菊花，花高十尺大如斗。四时群卉递凋残，僧寮月月如重九。石头城外普陀庵，相思半载游终负。初冬髯八书相招，盍簪花下中山酒。座客呼僧相愕眙，问讯神方乞谁某。僧云‘我绝鲜师传，蕴崇只在三时厚。料寒量燠细锄泥，剔秽芟芜重缚

帚。雨无苦湿晴无干，如期各有神明寿’。此言虽小可喻大，士夫身世宜遵守。万物从来栽者培，枯菀纷纷都自取。东风桃李剧芳妍，此时可保秧华否经得冰霜受得春，毕竟此花能耐久。坐中听者大轩渠，花亦从旁如点首。街鼓催人月到窗，篮舆还带余香走。”

四

“关防”二字，见《隋书·酷吏传》，原非作官者之美名。故余知江宁时，记室史正义茗湄，时出狎游。予爱其才，而不禁也。其《南归留别得‘青’字》云：“浪迹深惭水上萍，漫劳今夜饯邮亭。鬓从久客无多绿，灯入篱筵分外青。海国归帆随候雁，天涯知己剩晨星。何时载得兰陵酒，重向红桥共醉醒”又曰：“酒沾双履雨，人坐一庭烟。”

五

六安秀才夏宝传，生而任侠，出雅雨卢公门下。卢谪戍军台，僮仆无肯随者。夏奋曰：“我愿往。”竟策马出塞。三年后，与卢同归。卢再任转运，为捐学正一官，所以报也。程鱼门题其《橐中集》云：“磨刀冰作石，暖客火为衣。”卢亦有句云：“手僵常散辔，泪冻不沾衣。”可想见塞外之苦矣。乾隆庚子科，以年过八十，钦赐举人。陈古渔赠句云：“八旬乡榜无消息，一纸天书有姓名。”又曰：“三征尚却连城聘，一诺能轻万里行。”

六

苏州顾禄百，张匠门先生外孙也。晚年不遇，为归愚先生权记室。凡先生酬应之作，皆顾捉刀。《咏红叶》云：“秋树忽春色，晓山皆暮霞。”余常叹陆放翁临终时，犹望九州恢复，而终于国亡家破，不遂其愿。禄百有句云：“散关铁马平生愿，愁绝他年家祭时。”

七

蒋心余太史居金陵时。除夕，梦与余登清凉山，得句云：“三春花鸟空陈迹，六代江山两寓公。”闻山寺钟鸣，掷笔而寤。

八

唐人诗曰：“欲折垂杨叶，回头见鬓丝。”又曰：“久不开明镜，多应为白头。”皆伤老之诗也。不如香山作壮语曰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余霞尚满天。”又，宋人云：“劝君莫恼鬓毛斑，鬓到斑时也自难。多少朱门年小子，被风吹上北邙山！”

九

杭州布衣何琪，字东甫，《咏帘钩》云：“高牵缠臂金无色，误触搔头玉有声。”《金银花》云：“可能华屋开常好，只恐柴门种亦难。”

一〇

学问之道，“四子书”如户牖，“九经”如厅堂，“十七史”如正寝，杂史如东西两厢，注疏如枢闾，类书如厨柜，说部如庖湔井匱，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。厅堂正寝，可以合宾；书舍花园，可以娱神。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，犹之有厅堂大厦，而无园榭之乐也。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，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。是皆可偏废。

一一

江宁涂爽亭，善小儿医，能诗，年九十有九。有句云：“船底水鸣风力大，芦中雁语月光高。”余小女病危，爽亭活之，因来往甚欢。辛丑九月，以书来诀，一切身后事，亲自检校。予挽联云：“过九秩以考终，从古名医，都登上寿；痛三号而未已，伤吾老友，更失诗人。”

一二

或传程鱼门《京中移居》诗云：“势家歇马评珍玩，冷客摊钱问故书。”予笑曰：“此必琉璃厂也。”询之，果然。因记商宝意移居，周兰坡与万晴初访之，见门对云：“岂有文章惊海内；从无书札到公卿。”万笑曰：“此必商公家矣。”询之果然。

一三

王菊庄孝廉，名金英，性孤冷而工诗，有“残雪坠仍起，如尘空际盘”之句。余尤爱其《杨柳店梦归》云：“征骑尚栖杨柳岸，归魂已到菊花庄。杖藜父老闻声喜，停织山妻设饌忙。生菜摘来犹带露，新醅笃得已闻香。堪怜稚女都齐膝，羞涩牵衣立母旁。”《掌教永平书院》云：“生徒散后庭阶静，知己逢来礼法疏。”《邗沟》云：“负郭人家堤下住，酒帘扬出树梢头。”

一四

鲁星村“猫迎落花戏，鱼负小萍移”，与宋笠田“护篱小犬吠生客，曝背老翁调幼孙”之句，皆诗中有画。鲁《沙桥道上》云：“山下竹林林下屋，门前溪水带花流。”王兰泉方伯《云阳驿》云：“明月似霜霜似雪，云阳驿外夜三更。”二句相似。

一五

予有句云：“开卷古人都在眼，闭门晴雨不关心。”龚旭开《登石台》诗云：“短墙南畔接烟林，啼罢山禽又海禽。甚日晴明甚日雨，不曾出户不关心。”抑何暗合耶龚有《连理枝》词云：“晓尚衣衫薄，未许开帘幕。小婢来言：东风料峭，动花铃索；海棠轩外石阑边，有风筝吹落。”

一六

山阴布衣茅商隐，客死汴城。桑S叟甫为梓其诗。《晚村》云：“带声鸦易树，偶语客归村。”《山行》云：“郭外髑髅眠野草，坟前翁仲戴山花。”皆佳

句也。越中故事：娶新妇至，必选处女迎之，号曰“伴姑”。茅吟曰：“十六作伴姑，含情语邻姆。今日新嫁娘，问年才十五！”

一七

王进士又曾，字谷原，诗工游览。《同人看白莲》云：“船窗六扇拓银纱，倚桨风前落晚霞。依约前滩凉月晒，但闻花气不看花。”“皋亭来往省年时，香饮莲筒醉不辞。莫怪花容浑似雪，看花人亦鬓成丝。”《游陶然亭》云：“岸芦进笋妨游屐，林蝶翻灰浣袷衣。春浓转怕形人老，官冷真宜伴佛闲。”皆传诵一时。有《丁辛老屋集》。

一八

岳水轩名梦渊，为督抚上客。居与随园相近。丁丑秋，忽作诗会，大集名流，其豪气犹勃勃可想。《江行》云：“荻港人维雪里舟，雪花飞较荻花稠。篷窗人醉荻中卧，时被雪花飞上头。”《荷花》云：“兰舟载丽人，摇入荷花荡。亭亭红粉姿，花与人相仿。其中有莲的，心苦惟侬赏。欲以掷奉郎，生憎金钏响。”两诗有古乐府遗音。

一九

金江声观察，名志章，在吾乡与杭、厉齐名。《壬子月夜登虎丘》云：“一片深宵月，明明照虎丘。松杉交影静，蘋藻上阶流。夜舫吹箫客，春灯卖酒楼。他乡有朋好，竟夕此淹留。”庚辰年，余过虎丘，山僧出此诗见示；不知余故观察年家子也。尤爱其《过冷水铺》云：“白鸥傍桨自双浴，黄蝶逆风还倒飞。”《宿灵隐》云：“窗虚暗觉云生壁，夜静时闻雨滴阶。”

二〇

或问：“刘勰言陆机‘亦有锋颖，而腴词勿剪，终累文骨’。近日才人，如宝意、鱼门，时蹈此病。”余晓之曰：“韦端己云：‘屈、宋亦有芜词，应、刘岂无累句但须精选斯文者，食马留肝，烹鱼去乙可耳。此《极玄集》之所由作也。’”

二一

汉杜钦兄弟，任二千石者十人。钦官最小，名最著。韩文公之孙袞中状元后，人但知布衣方干，不知状元韩袞。甚矣人传不在官位也！唐人诗曰：“孟简虽持节，襄阳属浩然。”简之名自在浩然下。然余到桂林，见独秀峰有简题名，笔力苍古。今之持节者，如孟简其人亦少矣。

二二

薛中立幼时见蝴蝶，咏诗云：“佳人偷样好，停却绣鸳鸯。”大为乃翁生白所赏。且云：“宋时某童子有句云：‘应是子规啼不到，致令我父不还家。’都是就一时感触，竟成天籁。”

二三

闺秀少工七古者；近惟浣青、碧梧两夫人耳。碧梧咏《李香君媚香楼》云：“秦淮烟月板桥春，宿粉残脂腻水滨。翠黛红裙竞妆裹，垂杨勾惹看花人。香君生长貌无双，新筑红楼唤媚香。春影乱时花弄月，风帘开处燕归梁。盈盈十五春无主，阿母偏怜小儿女。弄玉虽居引凤台，萧郎未遇吹箫侣。公子侯生求燕好，输金欲买红儿笑。桃花春水引渔人，门前系住游仙棹。奄党纤儿想纳交，缠头故遣狡童招。那知西子含颦拒，更比东林结社高。楼中刚耀双星色，无奈风波生顷刻。易服悲离阿软行，重房难把台卿匿。天涯从此别情浓，锦字书凭若个通桐树。已曾栖彩凤，绣帟争肯放游蜂。因愁久已抛歌扇，教坊忽报君王选。啼眉拥髻下妆楼，从今风月凭谁管。《柘枝》旧谱唱当筵，部曲新翻《燕子笺》。总为圣情怜腼腆，桃花宫扇赐帘前。天子不知征战苦，风前且击催花鼓。阿监潜传铁锁开，美人犹在琼台舞。银箭声残火尚温，君王匹马出宫门。西陵空自宫人泣，南内谁招帝子魂。最是秦淮古渡头，伤心无复媚香楼。可怜一片清溪水，犹向门前鸣邑流。”碧梧即孙云凤，和余《留别》诗者。有妹兰友，名云鹤，亦才女也。咏指甲作《沁园春》云：“云母裁成，春冰碾就，裹住葱尖。忆绿窗人静，兰汤悄试；银屏风细，绛蜡轻弹。爱染仙葩，偶调香粉，点上些儿玳瑁斑。支颐久，有一痕钩影，斜映腮间。摘花清露微粘，剖绣线，双虹挂月边。把《霓裳》暗拍，代他象板；藕丝白雪，掏个连环。未断先愁，将修更惜，女伴灯前比并看。消魂处，向紫荆花上，故逞纤纤。”

二四

梁文庄公弟梦善，字午楼，生富贵家，而娟洁静好，《孟子》所谓“无献子之家者也”。年十五，举于乡，六上春闱，不第；出宰蠡县，非其志也。年过四十而卒。《出都》一首，便觉不祥。其词云：“何处人间有雁声暮云无际且南征。西风禾黍临官道，落日牛羊近古城。生意渐如衰柳尽，浮生只共片帆轻。劳劳踪迹年年是，凄绝天涯此夜情。”咏《熏炉》云：“梦去恰疑怀堕月，抱来错认玉为烟。”《饮沈椒园太史家》云：“微吟韵许追前辈，中酒身还耐薄寒。”《述怀》云：“洗马清羸潘令鬓，外人刚认一愁无。”皆清词丽句，楚楚自怜。亦有壮语，如：“出塞不辞三万里，著书须计一千年。”恰不多也。

二五

国初逸老某《赠妾》云：“香能损肺熏宜少，露渐沾花采莫频。”王健庵妻张瑶英《示儿》云：“教儿宝鸭休添火，龙脑香多最损花。”瑶英有《绣墨诗集》，余已为刊刻矣，兹再录其佳句。《送健庵》云：“纵无多路情难别，须念衰亲游有方。”《病目》云：“岂为愁多清泪落，却缘烟重午炊迟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无梦不愁鸡唱早，有书只望雁飞过。”“荒院草删三径阔，破窗风入

一灯危。”“蛛知网湿添丝急，月待云开到槛迟。”

二六

戊戌春，余在杭州。两姬置酒，招女眷游西湖。瑶英以诗辞云：“呼女窗前看刺凤，课儿灯下学涂鸦。韶光一刻难虚掷，那有闲看湖上花”既而，遣人劫之，曰：“娘子不来，怕作诗耶”果飞舆而至，到湖心亭，书二十八字云：“酿花天气雨新晴，一片清光两岸平。最好湖心亭上望，满堤人似水中行。”

二七

李宏猷秀才，设帐尹制府署中。咏《新竹》云：“节已凌云未出头。”未几病重，荐其友周青原入署相代。青原来见，袖中出《西园池上》诗云：“目不窥园已浹旬，小池春涨绿鳞鳞。得鱼鸟胜垂纶客，临水花如照镜人。欲扫闲庭苔莫损，偶扳芳树蝶相亲。笑余三月裘还着，只为调停病起身。”末句，余略为酌改，周欣然辞出。良久，闻门外尚有吟哦声，则以肩舆未至，故得意而徐步呻吟也。其风趣如此。后官中书，在京师寄怀云：“我如脱衔驹，恣意骋原隰。不读五千卷，辄入崔偏室。又如恬丹鼠，吐肠还自悼。空得成连师，未谙《水仙操》。川虽难学海，磁则曾引针。千秋一瓣香，顶礼优钵林。”

二八

金陵妓郭三为讼事，江宁王令拘讯之。香亭为关说求免。王覆札云：“昨承简翰，诚恐狼藉花枝；欲于园中立五彩幡，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势。然弄郭郎者，只是逢场作戏；须俟上台时，看作如何扮演，再理会下场，可耳。”香亭乃寄诗云：“一波才定又生波，屡困风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，总缘柳弱受风多。”“登场更比下场难，牛鬼威风色已寒。要识李夫人面目，何如留待帐中看”

二九

秦邮沈均安，字际可，官江右，以廉洁称。能诗工书。由赣邑令擢莲花厅司马。《留别邑人》云：“民称张旭书堪宝，我比时苗犊并无。”

三〇

真州郑中翰坛，字晴波，新婚北上；《留别闺中》云：“来年春到江南岸，杨柳青青莫上楼。”其同年周舍人发春喜诵之。时有陈庶常濂，与周相善，而未识郑。一日公宴处，周、郑俱在，陈忽语周曰：“昨闻有人赠内之句，情韵绝佳，当是晚唐人手笔。”周急叩之。则所称者，即郑诗也。郑闻而愕然。周因指郑示陈曰：“此即赋‘杨柳青青’之晚唐人矣！”三人大笑。真州程灌夫亦有句云：“春风自绿垂杨色，何事羁人怕倚楼”

三一

宝意先生告余云：“己卯秋，过龙潭，见旅壁题诗四绝，清丽芊绵，后书‘桂

堂’二字，横胸中数十载，终不知其为谁。题作《秦淮偶兴》云：‘淡黄杨柳晓啼鸦，丝雨温香湿落花。应有鲟鱼吹雪上，水边亭子正琵琶。’水榭湘帘特地清，朝烟上与曲栏平。旧时红豆抛残处，只恐风吹子又生。”篱门过雨绿烟铺，檀板金尊俗有无小艇已将烟月去，人间空说女儿湖。”鳞鳞碧瓦照春菜，智井宵深鸟语哀。第一林泉谁省得数枝犹发旧宫槐。”’

三二

冬友自言：“九岁时，侍先大父过淮，舟中人限‘吞’字韵为诗，多未稳。予有句云：‘横桥风定帆全卸，小艇潮来势欲吞。’大父曰：‘此子将来必无患苦。’或问其故。曰：‘凡诗押哑韵而能响者，其人必贵；押险韵而能稳者，其人必安。生平以此衡人，百不失一。’大父讳馨，字星标。”

三三

吴中七子中，赵文哲损之诗笔最健。丁丑召试，与吴竹屿同集随园，爱诵余“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”一联。后从温将军征金川，死难军中。过襄阳时，以《怀诸葛故居》诗四首见寄云：“洵美躬耕地，千秋一草庐。勋名微管亚，出处有莘如。巾服渔樵里，川原战阵余。西风渭滨路，尚忆沔南居。”“四海占龙卧，萧条一亩宫。泊如明厥志，行矣慎吾躬。变化遭非偶，栖迟道岂穷可知《出师表》，慷慨本隆中。”“崔、徐二三子，来往定欣然。逸事风尘外，高评月旦前。襟期《梁甫曲》，生计汉阴田。当日如终隐，鸿妻亦最贤。”“宇宙声名大，遗踪锦水长。人歌千尺柏，公念百枝桑。涕尚沾遗老，魂应恋故乡。溪毛如可荐，此地合祠堂。”

三四

江宾谷在楚中寄信托家人山庄栽树云：“老去菟裘身后冢，他年都要此中来。”何言之亲切而有味也！《汉上喜晤汪丈》云：“他乡执手感前盟，白发垂肩阅变更。问旧可堪皆后辈，抱书犹记拜先生。渐成安土如秦赘，别后添丁尽楚声。客况中年复谁遣，一尊寒雨故人情。”

三五

香亭弟随叔父健磐公，生长广西。叔父亡后，余迎归故里。年十五，即见赠云：“坐无尼父为师易，家有元方作弟难。”又，《即目》云：“山气腾空欲化云。”余早知其能诗也。孤甥陆建，号豫庭，字湄君，幼为余所抚养，与香亭同岁。己巳春，余辞官，挈两人读书随园，时相唱和。后予官秦中，二人过随园见忆。香亭云：“共寻幽径访柴扉，遥见高台出翠微。蜡屐重临秋色冷，青山如故客情非。枯荷带雨碧连水，荒藓盈庭绿染衣。满树寒鸦鸣不已，斜阳烟草更依依。”豫庭云：“自别青山两载余，风光较昔更何如竹梅添种阶前树，诗史空堆架上书。窗外叶飞人去后，天边月冷雁来初。灞桥此日秋风早

，应向江南忆故庐。”豫庭赘于宿州刺史张公处。张名开士，字轶伦，杭州壬戌进士，历任有循声。谓豫庭曰：“作时文则我教卿，作诗则卿教我。”豫庭年三十余，以瘵亡。张忽忽不乐，如支公之丧法虔也，月余亦亡。豫庭赠妇翁云：“喜我绛纱深有托，半为娇客半门生。”赠妇云：“未有肉能凭我割，不妨酒更向卿谋。”张诗亦佳；《宿华严寺》云：“竹里琴声秋涧落，定中灯火石床分。”《感怀》云：“臣心自问清如水，世道尤难直似弦。”

三六

余三妹皆能诗，不愧孝绰门风；而皆多坎坷，少福泽。余已刻《三妹合稿》行世矣，兹又抄三人佳句，以广流传。三妹名机，字素文。《秋夜》云：“不见深秋月影寒，只闻风信响阑干。闲庭落叶知多少，记取朝来着意看。”《闲情》云：“欲卷湘帘问岁华，不知春在几人家。一双燕子殷勤甚，衔到窗前尽落花。”他如：“女娇频索果，婢小懒梳头。”“怕引游蜂至，不裁香色花。”皆可诵也。遇人不淑，卒于随园。香亭弟哭之云：“若为男子真名士，使配参军信可人。无家枉说曾招婿，有影终年只傍亲。”豫庭甥哭之云：“谁信有才偏命薄，生教无计奈夫狂。”“白雪裁诗陪道韞，青灯说史诗班姑。”

三七

四妹名杼，字静宜。《游鸡鸣寺》云：“苍苍烟树带斜晖，石塔层峦傍翠微。无复萧梁宫殿在，台城犹见纸鸢飞。”《秋园踏月》云：“蔼蔼山光映碧空，参差树影乱西风。芦花几朵明如雪，吹在横桥曲涧中。”他可诵者，如：“描花嫌纸窄，学字借书抄。”“宾鸿云作路，蟋蟀草为城。”“画阁偏闻雏燕语，乱书常被懒猫眠。”《课女》云：“花簪一朵休嫌少，字课三张莫厌多。”《挽葛姬》云：“断线几条犹委地，南楼一榻已生尘。”

三八

堂妹棠，字秋卿，嫁扬州汪楷亭。家颇温饱，伉俪甚笃。咏《燕》云：“春风燕子今年早，岁岁梁间补旧巢。华堂叮嘱主人翁，珍重香泥莫轻扫。吁嗟乎！千年田土尚沧桑，那得雕梁常汝保？”余读之不乐，曰：“诗虽佳，何言之不祥也！”已而竟以婉难亡。又二年，楷亭亦卒。妹《寄二兄香亭》云：“鹏程人与白云齐，君独年年借一枝。闻道故交多及第，更怜归客尚无期。琴书别后遥相忆，雪月窗前寄所思。常对芙蓉染衣镜，堪嗟依不是男儿。”《于归扬州》云：“不堪回忆武林春，娇养曾为膝下身。未解姑嫜深意处，偏郎爱作远游人。”“绿杨堤畔行游子，红粉楼中冷翠帷。为问秦淮江上月，今宵照得几人归”亡后，香亭哭以诗云：“最苦高堂念，怀中小女儿。至今传死信，未敢与亲知。书远摹多误，人稠语屡歧。调停两边意，暗泣泪如丝。”

三九

余在苏州，四妹《寄怀》云：“长路迢迢江水寒，萧萧梅雨客身单。无言但劝归期速，有泪多从别后弹。新暑乍来应保重，高堂虽老幸平安。青山寂寞烟云里，偶倚阑干忍独看”余读之凄然。当即买舟还山。四女琴姑，从妹受业。妹赠以诗云：“有女依依唤阿姑，忝为女傅教之无欲将古典从容说，失却当年记事珠。”妹嫁韩氏，生一儿，名执玉。十四岁咏《夏雨》云：“润回青簟色，凉逼采莲人。”学使窦东皋先生爱之，拔入县学。未一年，得暴疾亡。目将瞑矣，忽坐起问阿母曰：“唐诗‘举头望明月’，下句若何”曰：“低头思故乡。”叹曰：“果然！”遂点头而仆。故妹哭之云：“伤心欲拍灵床问：儿往何乡是故乡”

四〇

诗有情至语，写出活现者。许竹人先生督学广西，接弟石榭凶问云：“望书眼欲穿，拆书手欲争，抱书心忽乱，隔纸字忽明。挥手急屏置，忍泪雨暗倾。老亲中庭立，念远心悬旌。病讯百计匿，矧可闻哭声违心方饰貌，哀抑喜且盈。趋言梦弟至，所患行已平。”

四一

随园每至春日，百花齐放。家中内子及诸姬人，轮流置酒，为太夫人寿。太夫人亦尝设席作答。余有句云：“高堂戒我无他出，阿母明朝作主人。”盖实事也。香亭《同赏梅》诗云：“为爱梅花敞绮筵，合家春聚画堂前。忽怜香气传风外，却喜花开在雨先。人影共分千竹翠，帘光高卷一山烟。知他万片随云去，还赴墙楼宴列仙。”呜呼！自先慈亡后，此席永断；而香亭亦远宦粤中矣。

四二

江宁城中，每至冬月，江北村妇多渡江为人佣工，皆不缠足；间有佳者。秦芝轩方伯席上集唐句戏云：“一身兼作仆，两足白于霜。”

四三

桐城诗人分咏古镜：方正瑗云：“绝代应怜颜色少，六宫曾识旧人多”姚孔铎云：“相对不知何代物，此中曾老几朝人”皆佳句也。姚又有句云：“病后精神当酒怯，静中情性与香宜。”

四四

余己未座主，为泰安相国赵公仁圃。公以长垣令有政声，受知世宗，晋秩卿贰。平生爱时文，虽入纶扉，犹手校成、弘诸大家，孜孜不倦。《晚泊小米滩》一绝云：“回桡舣艇傍平沙，客路停舟便是家。坐久鸟惊山吐月，话长人喜烛生花。”作令时以勘灾故，足浸水中三日，故病跛。每入朝，许给扶以行。讳国麟，山东人。

四五

余习国书，读十二乌朱，受业于邹泰和学士。记其《丁香》一首云：“春空烟锁缀星星，两树琼枝占一庭。交网月穿珠络索，小铃风动玉冬丁。傍檐结密人难折，拂座香多酒易醒。只恐天花散无迹，拟将湘管写娉婷。”又，《白云寺》云：“飞鸟没边孤塔见，乱山缺处夕阳明。”先生戊戌翰林，和雅谦谨，有爱猫之癖。每宴客，召猫与儿孙侧坐，赐孙肉一片，必赐猫一片，曰：“必均，毋相夺也。”督学河南，按临商丘毕，出署失一猫，严檄督县捕寻。令苦其烦，用印文详报云：“卑职遣干役四人，挨民家搜捕，至今逾限，宪猫不得。”

四六

陕西薛宁庭太史，与江宁令陆兰村为同年。丙戌到白门相访，偕公子雨庄与其师高东井泛舟秦淮，作诗云：“衣带一条水，兰舟小亦佳。南朝留胜览，北客壮吟怀。绰约虹桥束，参差画槛排。冲炎偶然出，记取始秦淮。”“谁与偕来者诗人高达夫。看山挥玉麈，忘暑对冰壶。乍可清谈足，宁教佳句无士龙尹弟子，架笔也珊瑚。”

四七

金陵承恩寺僧行葺，能诗。有句云：“雨晴云有态，风定水无痕。”其师闾乘有五绝云：“香气透窗纱，风轻日未斜。午堂春睡起，双燕下含花。”又有句云：“才展《金刚经》了了，《金刚经》夹小吟笺。”余尝云：“凡诗之传，虽藉诗佳，亦藉其所居之位份。如女子、青楼，山僧、野道，苟成一首，人皆有味乎其言，较士大夫最易流布。”

四八

余改官江南，赋《落花》诗；祁阳中丞内幕程南耕爱而和之。记数联云：“燕垒漫教留粉在，马蹄几度踏香来。”“升沉我已参名理，落莫人还惜异才。”程名嗣章，绵庄先生之弟，中年病聋。每来，则以笔代口，先以一函相订。故余赠句云：“见面预安双管笔，焚香先捧一函书。”

四九

朱学士筠，字竹君，考据博雅，不甚吟诗。有《登湖楼》一律云：“载月来登湖上楼，飘然便可御风游。帆如不动暮天没，岸竟欲斜秋水流。何寺一声孤磬远长空万点乱鸦愁。酒杯频劝君何苦，未使春波负秀州。”

五〇

姊夫王贡南，名裕琨；《雨过富春》云：“历乱如丝小雨微，相呼舟子授蓑衣。鱼争新水穿萍出，鸟怯寒风贴地飞。宿雾半藏临涧屋，好花多落钓鱼矶。纷纷鱼艇随波散，撒网闲歌何处归”《寄内》云：“好奉慈姑勤菽水，莫同邱嫂戛杯羹。”余时年十四，爱而记之。即健庵父也。

五一

海宁许铁山惟枚，与余同官金陵，一时有“二枚”之称。余已荐牧高邮，而许犹有待，意有所感，和余《河房宴集》诗云：“朱帘斜卷晚风前，杨柳萧疏隔岸烟。一样楼台都近水，向南明月得来先。”《园梅》云：“腊尽还微雪，春来尚薄寒。迎风飞片易，背日坼苞难。疏蕊明高阁，低枝韵小栏。莫教吹短笛，我正倚阑干。”许性严重，秦淮小集，坐有歌郎，君义形于色，将责其无礼而笞之。余急挥郎去，而调以诗云：“恼煞隔帘纱帽客，排衙花底打鸳鸯。”

五二

同试鸿博陈鲁章士璠，杭州人，以诸生中式，即授庶常。《途中纪事》云：“月映湖光分外明，芦花影里一舟横。夜深闻有乡音在，晓起开篷问姓名。”

五三

毛西河言：“古人诗题，所云‘遥同’者，即遥和也。谢朓《同谢咨议〈铜雀台〉诗》、卢照邻《同纪明〈孤雁〉诗》，皆是和诗，非同游也。”

五四

见吴小仙画《骑驴图》题云：“白头一老子，骑驴去饮水。岸上蹄踏蹄，水中嘴对嘴。”顾赤芳题云：“张果倒骑驴，不知是何故。为恐向前差，忘却来时路。”庆两峰《落齿》云：“无端一齿落，探口不知故。且喜刚者亡，免与世龃龉。”

五五

乙亥年，高文端公为江宁方伯，过访随园。余上诗云：“邻翁争羨高轩过，上客偏怜小住佳。”亡何，巡抚皖江，将瞻园牡丹移赠随园。余谢云：“忘尊偏爱山林客，赠别还分富贵花。”两诗俱以折扇书之。后戊子年，公总制两江，招饮，席间出二扇，宛然如新。余问：“公何藏之久也”公笑曰：“才子之诗，敢不宝护”余自念平日受人诗扇，不下千百，都已拉杂摧烧；而公独能爱惜如此，不觉感叹，因再作诗献。有句云，“旧物尚存怜我老，爱才如此叹公难。”后公薨于黄河工所，口吟云：“梦中还有梦，家外岂无家”

五六

张药斋宗伯，予告还桐城。兄文和公为首相，作诗送云：“七十悬车事竟成，轻车远称秩宗清。几人引退能如愿先我归休觉不情。图籍开缄珍手泽，墓田作供好躬耕。阿兄他日还初服，拄杖花前一笑迎。”周长发太史和云：“从古人伦重老成，秩宗真不愧寅清。引年久切归田志，予告翻增恋阙情。万卷缥緲藏古篋，一犁烟雨课春耕。龙眠山色春如黛，知有群仙抗手迎。”清真绵丽，一时和者，皆不能及。

五七

乾隆癸酉，尹文端公总督南河。赵云松中翰入署，见案上有余诗册，戏题云：“八扇天门诀荡开，行间字字走风雷。子才果是真才子，我要分他一斗来。”

五八

先师史玉瓚先生，以朱笔书《仆固怀恩传》后云：“怀恩本不负君恩，青史何曾照覆盆万里灵州荒草外，至今夜夜泣英魂。”余时七岁，偷读而记之。

五九

余绍祉布衣有《黄山》诗四首。警句云：“松生绝壁不知土，人住深崖只见烟。”又曰：“山中人习闻天乐，石上松曾见古皇。”余游黄山，至佳处，叹其言之果然。

六〇

余过苏州，许穆堂侍御极夸方大章名燮者之诗；蒙以诗册见投。七古学少陵，颇有奇气；七律似明七子。录其《题内子桃源放舟小照》云：“碧桃湾里听鸣榔，水复山重路渺茫。过此便为仙世界，来时还着嫁衣裳。云中鸡犬应同听，月下房栊好对床。愿种秣粳三十亩，画眉窗下话羲皇。”尹文端公有紫骝马，骑三十年矣，怜其老毙，以敝帷瘞之。穆堂吊以诗云：“万里云霄空怅望，一生筋力尽驰驱。”又曰：“朽骨漫留贤士口，敝帷应念主人恩。”尹公读之泣下。

六一

人闲居时，不可一刻无古人；落笔时，不可一刻有古人。平居有古人，而学力方深；落笔无古人，而精神始出。

六二

萍望张宏勋名栋，自号看云山人，工诗善画。与余在长安，有车笠之好。同谱中，如沈椒园、张少仪、曹麟书，俱显贵。庄容可官至大学士；而宏勋终不一第。晚依扬商汪怡士以终。有《看云楼诗集》。《闺怨》云：“镜台寂寂掩芳尘，又换深闺一度春。除却殷勤花上鸟，他乡应少劝归人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春来是处足春游，风转长堤草色柔。客过不须频勒马，花扶人影出墙头。”

六三

余有汪甥兰圃，名庭萱，亦能诗，为贫所累，未尽其才。有句云：“潮落岸从洲外露，风高云向岭头平。”又：“杨柳护田蒙绿雾，桃花隔水坠红云。”皆妙。

六四

余在端州，丰川令彭翥，字竹林，云南人，以诗来见。有句云：“一官手板随人后，万里乡心入雁先。”余击节不已。竹林喜，见赠云：“盛世岁星终执戟，南华隐吏有随园。”“云里筇才双足峙，鸥边舫已万花扶。”

六五

高要令杨国霖兰坡，作吏三十年，两膺卓荐，傲兀不羁，与余相见端江，束惰之馈，无日不至。闻余游罗浮归，乞假到鼎湖延候，以诗来迎云：“山麓峰峦秀色殊，如何海内姓名无全凭大雅如椽笔，为我湖山补道书。”道书：海内洞天二十四，福地三十六，鼎湖不与焉。“杖履闲从天上来，教人喜极反成猜。飞骑为报湖山桂，不到山门不许开。”及余归时，送至十里外，临别泣下，《口号》云：“送公自此止，思公何时已有泪不轻弹，恐溢端江水。”

六六

余丙辰到广西，蒙金抚军荐入都，今五十年矣。因访亲家汪太守，故重至焉。吴树堂中丞垣，引余至署，周历旧游。余席间称金公任藩司时，作官厅对联云：“坐此似同舟，宦情彼此关休戚；须臾参大府，公事何妨共酌商。”用意深厚，有名臣风味。公因诵其乡人徐公士林作臬司题庭柱云：“看阶前草绿苔青，无非生意；听墙外鹃啼雀噪，恐有冤魂。”真仁人之言。树堂见和一律，有“洞箫声重三千玉，《铜鼓》词传五十春”之句。所云《铜鼓》者，丙辰余试鸿博赋题也。金公刻入《省志·艺文》类中，今五十载矣。重得披览，恍若前生。

六七

桂林向有诗会。李松圃比部、马嶧山中翰、浦柳愚山长、朱心池明府、朱兰雪布衣，时时分题吟咏。余到后，得与文酒之会，同访名山古刹。临行时，五人买舟相送，依依不舍，见赠篇什，不能尽录。仅记心池云：“五十年前跨鹤行，重来无复旧同群。一囊新句千丝雪，万叠青山两屐云。好古不求唐后碣，论文谁撼岳家军灵皋健笔渔洋句，才力输公尚十分。”“卅载心惊绝代才，何缘杖履得追陪文章真处性情见，谈笑深时风雨来。一棹方回仙掌外，片帆又挂楚江隈。湘灵也解延名士，九面奇峰次第开。”柳愚云：“筋力登临老尚优，每逢佳处辄勾留。谁能鹤发六千里，来证鸿泥五十秋旧事略知余白足，僧明远，能谈金中丞遗事。残碑尽拓付苍头。闻公欲挂湘帆去，又向衡山作胜游。”兰雪云：“六朝偶恋烟花迹，一代先收翰墨勋。”

松圃父丹臣先生少贫，以笔一枝，伞一柄，至广西；不二十年，致富百万。松圃诗才清绝，不慕显荣。父子皆奇士也。《晓行》云：“朦胧曙色噪归鸦，风撼疏林一径斜。满地白云吹不起，野田荞麦乱开花。”“芦荻飞花白满汀，停车小憩水边亭。前林一线炊烟起，画断遥山半角青。”《秋思》云：“凉笛声

兼风叶下，归鸦影带夕阳来。”

六八

余试鸿词报罢，蒙归安吴小眉少司马最为青盼。五十年来，其家式微。今年游粤东，过飞来寺，见先生题诗半山亭云：“西径崎岖上，东峰宛转行。半山山过半，飞鸟一身轻。”读之，如重见老成眉宇。先生讳应菜，弟讳应枚。其封君梦苏眉山兄弟而生，故一字小眉，一字小颖。小眉巡抚湖北，平反麻城冤狱，为海内所称。小颖亦官至礼部侍郎。

六九

李怀民与弟宪桥选《唐人主客图》，以张水部、贾长江两派为主，余人为客；遂号所咏为《二客吟》。怀民《赠人盆桂》云：“送花如嫁女，相看出门时。手为拂朝露，心愁摇远枝。”《送张明府》云：“在县常无事，还家只有身。随行一舟月，出送满城人。”宪桥咏《鹤》云：“纵教就平立，总有欲高心。”“不辞临水久，只觉近人难。”《历下厅》云：“马餐侵皂雪，吏扫过阶风。”《送流人》云：“再逢归梦是，数语此生分。”二人果有贾、张风味。

七〇

余过大庾，邑宰袁镜伊欣然相接，自言倾想者三十年。同游了山，又亲送过梅岭。自诵《雪》诗云：“远近枝横千树玉，往来人负一身花。”赠人云：“雪调静听孤唱远，云程遥望一痕青。”本籍宣化，故有句云：“山排云朔从天下，水合桑沟入地无。”皆佳句也。镜伊名锡衡，乙酉孝廉。有助贵过境，慊从殴伤平民，镜伊缚置狱中，取保辜限状。嗣后过者肃然。

七一

山左朱海客先生，名承煦，素无一面。忽遣人投书，署云“上天下大才子某”。余感其意，过京口时，访于海岳书院。先生已七十矣，留饮再四。余因风扬帆，不克小住。未半年，先生竟归道山。又六年，遇其子銓坡于广州，急索乃翁诗稿，得《示内》二句云：“剪刀声歇栽花后，井臼功余问字初。”

七二

余病广州。乐昌令吴公世贤，每公事稍暇，必至床前问讯。余爱其诗笔清丽，可作陈琳之檄。咏《钓竿》云：“淇园笊筐折新枝，人到忘机鸥鹭知。风雪寒江应忆我，英雄末路悔抛伊。”《羽扇》云：“常使指挥天下事，不羞憔悴月明中。”《皮蛋》云：“个中偏蕴云霞彩，味外还余松竹烟。”吴号古心，松江人。

七三

海阳令邱公学敏，闻余到端州，即驰书与香亭，必欲一见。果不远千里，假公事到省，畅谈竟日，馈遗殊厚。记其佳句云：“山连齐、鲁青难了，树入淮、

徐绿渐多。”

七四

鱼门太史于学无所不窥，而一生以诗为最。余寄怀云：“平生绝学都参遍，第一诗功海样深。”寄未一月，而鱼门自京师信来，亦云“所学，惟诗自信”，不谋而合，可谓知己自知，心心相印矣。屡托余买屋金陵，为结邻计。不料在广州，孙补山中丞招饮，告以鱼门歿于陕西毕抚军署中。彼此泣下，衔杯无欢。因思毕公一代宗工，必能收其遗稿；然鱼门所刻《葢园集》，仅十分之三耳。记其未梓者：《书怀》云：“才难问生产，气不识金银。”《题阮吾山行卷》云：“无劳叹行役，行役是闲时。”《对雪》云：“闹市收声归阒寂，虚堂敛抱对寒清。”《乞假》云：“官书百卷从担去，病牒三行有印铃。”呜呼！此乾隆三十五年，假归寓随园，以近作见示，而余所抄存者也。不意竟成永诀！

七五

余戊午秋闱，与锡山李君时乘，同寓马姓家，同登秋榜，垂五十年。今岁在粤东，其子邕来见访，出诗见示。录《山居》二首云：“一从疏世事，终日把犁锄。村色牛羊外，秋砧水石余。山深迟刈麦，潭冷不生鱼。倘有诗人至，犹堪剪韭蔬。”“闲云上小楼，落日林塘幽。溪雨蛙声聚，山风榭叶秋。一囊方朔米，卅载晏婴裘。便欲烟霞外，将身作隐侯。”

七六

余宰江宁时，侯君学诗苇原，年十四，应童子试。后夏醴谷先生屡称其能诗，终未见也。今宰新会。余往相访，同游圭峰望海。读其诗，长于古风，盖深于杜、韩、苏三家者。佳句云：“绿遮人外柳，红落渡前花。”“狂药看人频动色，樗蒲到老不知名。”

七七

风情之事，不宜于老；然借老解嘲，颇可强词夺理。康节先生《妓席》云：“花见白头花莫笑，白头人见好花多。”余仿其意云：“若道风情老无分，夕阳不合照桃花。”方南塘六十岁娶妾，云：“我已轻舟将出世，得君来作挂帆人。”

七八

余幼居杭州葵巷，十七岁而迁居。五十六岁从白下归，重经旧庐、记幼时游跃之场，极为宽展；而此时观之，则湫隘已甚：不知曩者何以居之恬然也。偶读陈处士古渔诗曰：“老经旧地都嫌小，昼忆儿时似觉长。”乃实获我心矣。

七九

掌科丁田澍先生乞假归，《留别都人》云：“亦知葑菲才无弃，其奈桑榆影渐

低”“论事偶然分洛、蜀，交情原自比雷、陈。”“晓钟催去朝天客，过巷车声枕畔听。”皆妙。

八〇

苏州缪孝廉之惠妻王氏咏《马》云：“死有千金骨，生无一顾人。”《漫兴》云：“天有风云常欲暮，山无草木不知秋。”

八一

桐城马相如、山阴沈可山，少年狂放，路逢亲迎者，不问主人，直造其家，索纸笔。《替新妇催妆》云：“江南词客太翩跹，打鼓吹箫薄暮天。应是天孙今夕嫁，碧空飞下两云仙。”“随郎共枕心犹怯，别母牵衣泪未干。玉箸休教褪红粉，金莲烛下有人看。”娶妇家颇解事，读之大喜；饮以玉爵，各赠金花一枝。

八二

余最爱言情之作，读之如桓子野闻歌，辄唤奈何。录汪可舟《在外哭女》云：“遥闻临逝语堪哀，望我殷殷日百回。死别几时曾想到岁朝无路复归来。绝怜艰苦为新妇，转幸逍遥入夜台。便即还家能见否一棺已盖万难开。”《过朱草衣故居》云：“路绕丛祠鸟雀飞，依然门巷故人非。忆寻君自初交始，每渡江无不见归。问疾榻前才转盼，谈诗窗外剩斜晖。绝怜童仆相随惯，未解存亡欲扣扉。”沙斗初《经亡友别墅》云：“千古鱼陂占水乡，四时烟景助清光。弟兄不隔东西屋，宾主无分上下床。斗酒几番当皓月，题诗多半在修篁。今朝独棹扁舟过，回首前欢堕渺茫。”厉太鸿《送全谢山赴扬州》云：“生来僧衲偏多病，同往林宗又失期。两点红灯看渐远，暮江惆怅独归时。”王孟亭《归兴》云：“漫理轻装唤小舫，何缘归兴转萧骚。老来最怕临歧语，灯半昏时酒半消。”宗介帆《别母》云：“垂白高堂八十余，龙钟负杖倚门闾。泣惟张口全无泪，话到关心只望书。”某妇《送夫》云：“君且前行莫回顾，高堂有妾劝加餐。”

八三

壬辰年，王光禄礼堂来自白下，访江宁令陆兰村。予问：“有新诗否”光禄书《赠内》云：“几载东华不自聊，绿窗并坐感萧骚。寒闺刀尺陪宵读，瓦鼎茶汤候早朝。马磨劳生还忆共，犬台残魄可能招。却嗤割肉容臣朔，但把清斋学细腰。”“一室流尘玉漏穷，更阑深掩小房栊。何妨放诞时卿媵，听唱风波欲恼公。天畔登楼长客里，灯前拥髻只愁中。一龕低处双栖稳，雪北香南结托同。”又《从围》句云：“日占戊好军容壮，牡奉辰多典礼偕。”“霜浓牛马通身白，林冻乌鸦闭口喑。”一用《毛诗》，一用《北史》，俱典雅。

八四

安庆诗人，以“二村”为最。一李啸村莼，一鲁星村宾。鲁五言如：“久客神常倦，还家似在舟。”“鸟散雪辞竹，烟消山到门。”“风竹不留雪，冰池时集鸦。”七言如：“舟行忽止冰初合，窗暗还明月未沉。”“避雪野禽低就屋，忘机小鼠渐亲人。”皆可诵也。又：“雀浴乘冰缺。”五字亦佳。

啸村工七绝，其七律亦多佳句。如：“马齿坐叨人第一，蛾眉窗对月初三。”“卖花市散香沿路，踏月人归影过桥。”“春服未成翻爱冷，家书空寄不妨迟。”皆独写性灵，自然清绝。腐儒以雕巧轻之，岂知钝根人，正当饮此圣药耶乾隆丙寅，观补亭阁学，科试上江，点名至啸村，笑曰：“久闻秀才诗名，此番考不必作《四书》文，作诗二首，可也。”题是《卖花吟》。李有句云：“自从卖落行人手，瓦缶金尊插任君。”又曰：“自笑不如双粉蝶，相随犹得入朱门。”阁学喜，拔置一等。

八五

朱竹君学士督学皖江，任满，余问所得人才。公手书姓名，分为两种：朴学数人，才华数人。次日，即率黄秀才名戊、字左君者来见，美少年也。其《京邸夜归》云：“入城灯市散，有客正还家。新仆欲通姓，娇儿不识爷。春光满茅屋，喜气上灯花。乍见翻无语，徘徊月正华。”七言如：“小艇自流初住雨，夹衣难受嫩晴风。”殊有风流自赏之意。

八六

乾隆丙辰，予于李敏达公处，见厉子大先生，时为少司寇。以豕宰文恭公之子，未弱冠即入翰林。诗才清妙。《岁除和韵》云：“一年清课为花忙，无事花间倒百觞。日落归鸦喧古木，家贫饥鹤唳空仓。楸枰静设迟棋客，彩笔吟成和省郎。官柳未黄桃已烂，春风早晚亦何尝。”《独酌》云：“萍分云散故人离，尊酒应怜独酌时。夜漏渐沉烧烛短，残书未了引眠迟。罗江春信盆梅报，纸帐宵寒鹤梦知。皎皎庭除余落月，屋梁相照此心期。”

八七

金陵曹淡泉秀才，以“一夕春风暖，吹红上海棠”一联，为予所赏；遂刻意为诗。《赠妹》云：“吾妹何贤淑，能箴女史词。倩人教织素，随嫂学蒸梨。母病翻经早，家贫得婿迟。天然心爱好，常诵阿兄诗。”《伞山道中》云：“南陌草萋萋，新秋插未齐。投村先问路，隔陇但闻鸡。坝断溪声急，山高日影低。夜来经雨过，牛迹满荒堤。”他如：“老牛舐犊沿修埂，雏燕分巢过别家。岁逢闰月春来早，山背朝阳雪化迟。”俱妙。

八八

桐城刘大槐耕南，以古文名家。程鱼门读其全集，告予曰：“耕南诗胜于文也。”《听琴》云：“香台初上日，檐铎受风微。好友不期至，僧庐同叩扉。弹

琴向佛坐，余响入云飞。余亦忘言说，鸟栖犹未归。《飞独宿》云：“江村黄叶飞，犹掩萧斋卧。时有捕鱼人，橹声窗外过。”真清绝也。《哭弟》云：“死别渐欺初日诺，长贫难作托孤人。”

八九

苏州孝廉薛起凤，字皆三，性孤冷；亡后，彭尺木进士为梓其遗诗，《过范文正公祠》云：“忧乐平生事，夤咸志在斯。由来天下任，只在秀才时。”《对雪》云：“天风剪水水争飞，飞上寒山浣石衣。一夜雪深迷涧道，不知何处叩岩扉。”

九0

金陵龚秀才元超，字旭开，余诗弟子也。《月夜》云：“江水洗江月，荻花寒不飞。林园足烟景，屋宇湛霜辉。戍角宵将半，溪船渔未归。沿堤采芳芷，似胜北山薇。”《送从兄酌泉夜归》云：“前番不识路，闻语碧萝丛。此次逢招饮，衔杯红叶中。山深花木好，客妙性情同。归路谁先醉应扶白发翁。”《渔家》云：“轻縠纹生玉溆斜，晚风吹雨湿桃花。红裙双腕急摇橹，前面垂杨是妾家。”

九一

杭州吴飞池，学诗于樊榭先生。先生爱其“红蓼花深冷葛衣”一句，谓可镌入印章。其《澧州杂诗》云：“晨光黯黯树稀微，云带炊烟湿不飞。多少人家秋色里，满天白露漫柴扉。”《过洛阳问牡丹》云：“花浓洛下种应真，我却来时不是春。到耳尽夸颜色好，未开先赏断无人。”他如：“林间一鸟过，池面数花欹。”“岸仄疑无路，灯明似有村。”“晓月光微难辨树，西风吹冷不知衣。”皆清脆可喜。

九二

余祖居杭州艮山门内大树巷。邻有隐者桑文侯，鬻粽为业，性至孝：父病膈，文侯合羊脂和粥以进；父死，乃抱铛而哭。人为绘《抱铛图》，征诗。万君光泰诗最佳。其词曰：“羊脂数合米一掬，病父在床惟啖粥。父能啖粥子亦甘，粒米胜于五鼎肉。升屋皋某无归魂，束薪断火铛寡恩。床前呼父铛畔哭，抱铛三日铛犹温。呜呼！恨身不作铛中米，临歿犹能进一匕，谓铛不闻铛有耳。”文侯之子叟甫先生，性孤癖，能步行百里，弃主事官，裹粮游五岳。《留别袁石峰》云：“莫定畸人物外踪，梦魂飞入碧霞重。浮云形似世情幻，秋树色添游兴浓。白练横过天际马，乌藤直上岭头龙。凭将一斗喻糜汁，洒遍天门日观峰。”《过华山》云：“华山门下雨盈盈，玉女秋期会玉京。十万云鬟梳洗罢，漫空盆水一齐倾。”《嵩洛杂诗》云：“铁梁大小石纵横，似步空廊原有声。世外多情一明月，直陪孤影到三更。”非深于游山者不能言。先生名调元

。

九三

姬传姚太史云：“诗文之道，凡志奇行者易为工，传庸德者难为巧。”理固然也；然亦视其人之用笔何如耳。吾族柳村有侧室韩氏，年逾二十，即守节教子，居竹柏楼十五年而卒。子又恺请旌于朝，又画《楼居图》志痛。一时士大夫咏其事者如云，号《霜哺遗音集》。此庸行也。余独爱少詹钱辛楣七古云：“郊居岑蔚竹柏交，秋霜辄物群英凋。小楼一灯青不摇，课儿夜诵声啾咬。柳村岳岳古英豪，山丘华屋如惊泡。淑姬寤言矢络宵，手持刀尺敢惮劳《离鸾别鹄》哀弦操，可怜荻影风萧萧。熊丸茹苦胜珍肴，湛侃复见良足褒。伫看紫诰庆所遭，乌头绰楔荣光高。何图蕙草谢一朝，楼存人去魂难招！郎君玉立森兰茗，春晖未报心忉忉。音徽追溯倩画描，披图展拜恒号眺。我为歌咏辉风骚。”又，无锡进士顾钰五律第二首云：“非拟怀清筑，萧然坐一林。竹森环户翠，柏古落庭阴。画荻慈亲志，登楼孝子心。当年纺绩处，倾听有遗音。”柳村名永涵，苏州人。

卷一一

一

古陶太尉、欧阳少师之母，俱以教子贵显，名传千古。然两母之著述不传。即宣文夫人讲解经义，几与孔子并称，而吟咏亦无闻焉。近惟毕太夫人，兼而有之。夫人名藻，字于湘，印江令笠亭先生之女，余同征友少仪观察之妹也。偶咏《梅》云：“出身首荷东皇赐，点额亲添帝女装。”首句本出无心，未几秋帆尚书果殿试第一，继王沂公而起。吉人之词，便成诗讖，事亦奇矣。太夫人虽在闺阁，而通达政体。尚书出抚陕西，太夫人作诗箴之云：“读书裕经纶，学古法政治。功业与文章，斯道非有二。汝宦久秦中，游膺封圻寄。仰沐圣主慈，宠命九重贲。日夕为汝祈，冰渊慎惕厉。譬诸樽杓材，斫小则恐敝。又如任载车，失诫则惧蹶。扪心五夜惭，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，持重戒轻易。教敕无烦苛，廉察无猥细。勿胶柱纠缠，勿模棱附丽。端已励清操，俭德风下位。大法则小廉，积诚以去伪。西土民气淳，质朴鲜糜费。丰镐有遗音，人文郁炳蔚。况逢郅治隆，陶钧综万类。民力久普存，爱养在大吏。润泽因时宜，樽节善调理。古人树声名，根柢性情地。一一践履真，实心见实事。千秋照汗青，今古合符契。不负平生学，不存温饱志。上酬高厚恩，下为家门庇。我家祖德诒，箕裘罔或坠。痛汝早失怙，遗教幸勿弃。叹我就衰年，垂老筋力瘁。曳杖看飞云，目断秦山翠。”读其诗，可谓训词深厚，不减颜家庭诰。未几太夫人就养官署，一路关心，访察政声。闻长安父老俱称尚书之贤，太夫人喜，抵署又赋诗曰：“驂啡乍解路三千，风物琴川慰眼前。到处听来人语好，频

年丰乐使君贤。”“连朝话旧到更深，不尽娄江望远心。莫怪老人添白发，儿童几辈换乡音。”“周遭竹屿与花潭，槛外云光映翠岚。尽有琐窗诗料在，不须回首忆江南。”太夫人受封极品，考终官署。庚子上巡江、浙，尚书居忧里门，谒于行在，具陈母氏贤行。上赐“经训克家”四字。尚书建楼于灵岩别业，以奉宸章，当世荣之。有《培远堂诗集》行世。

《培远堂集》中，美不胜收，摘其尤者。五古如《灵岩山馆夜坐》云：“圆景下绝壁，山馆忽已暝。石磴静张琴，雪泉清淪茗。不知夜已深，月上青松顶。”五律如《正月十二夜》云：“银钗暗画堂，坐数漏偏长。雁影半墙月，鸡声万瓦霜。夜吟多遣兴，春梦不离乡。庭下微风起，梅花入幕香。”《落叶》云：“微霜零木叶，秋气乍萧森。乱逐西风下，多随凉雨深。纸窗延皎月，苔磴失层阴。偶尔凭栏立，平林露远岑。”七律如《小园》云：“小园半亩寄西城，每到春深信有情。花里帘栊晴放燕，柳边楼阁晓闻莺。《汉书》旧读文犹熟，晋帖初临手尚生。自笑争心犹未忘，闲招邻女对棋枰。”七绝如《探梅》云：“光福寺前日欲曛，上阳村外望纲组。干林万壑浩无际，不辨湖光与白云。”《春残》云：“斐几熏炉百衲琴，绿阴门巷昼沉沉。春来小苑无人扫，花落窗前一寸深。”《松径》云：“曲径弯环石级高，满亭山色绿周遭。松风似厌泉声小，自写云门百尺涛。”五排如《雁字》云：“一片云蓝纸，鸿文绝点瑕。《禽经》殊古雅，羽檄等纷拏。每作缠联起，何曾叙次差。衔芦如运笔，游雾类涂鸦。凡鸟徒贻诮，家鸡讵用夸。情来塞北，传信向天涯。四出惊风急，低横远岫遮。谐声呼伴侣，破体遇弓权。行断疑从缺，书空点不加。奇姿多缥缈，取势故欹斜。敛翰停搞藻，临池戏划沙。鹅群犹逊巧，凤策足联华。水映腾清稿，烟笼护碧纱。挨天才不愧，逸兴寄云霞。”五言绝如《雨夜》云“广向晚花冥冥，独坐理琴谱。一缕茶烟生，疏帘散春雨。”六言绝如《夏日作》云：“拨火炉香扬来，卷帘梁燕飞去。吴门六月犹寒，雨在江南何处”皆有清微淡远之音，真合作也。其他名句，五言如《望华》云：“日生常夜半，云到只山腰。”《尝新茶》云：“未干春露气，犹带晓云香。”《虎丘》云：“隔花皆有阁，入寺始知山。”《江村寓目》云：“山吞将落日，风抵欲来潮。”七言如《梅花》云：“独与白云如有约，遥疑积雪亦生香。”《闻虫》云：“花径雨过苔乍冷，豆棚风定月初明。”《野望》云：“雨余霜叶红于染，风定炊烟白欲凝。”《灵岩怀古》云：“香径花开人去后，磔廊风响月明中。”《登澄观楼》云：“积雪明多能淡日，远山寒极不生烟。”

二

仁和沈椒园庭芳，查声山学士外孙也。其尊甫麟洲先生，宰文昌，被累，戍宁夏。母查太淑人留居嘉善，不从行。椒园每岁南北省亲，极行路之苦。有诗云

：“秋生红豆辞南国，春到青铜赴朔方。”“青铜”者，宁夏山名。又：“云影有心随望眼，泪痕和线绽征衣。”为厉樊榭孝廉所赏。沈歿后，张少仪有诗哭之，云：“塞上草枯双泪白，瀛州云净一襟清。”“草枯”，用裴子野事，盖纪实也。观察尊甫笠亭先生，宰印江，与沈同戍。观察徒跣万里，号呼求救，卒获安全。呜呼！三君皆与余同举词科，而沈、张两观察，又同举诗社于李玉洲先生家，往来尤狎：今皆先后化去。追思六十年中，升沉聚散，音尘若梦，可为於邑！张母顾恭人若宪，即毕太夫人母也。有《挹翠阁集》。与武林林以宁、顾似齐名。随宦胖舸，卒于官所。太夫人有《得黔中信》二首最凄恻，诗云：“黔中驿使到，肠断血沾襟。绝域怀归意，频年忆女心。不曾虚药物，犹为寄华簪。凄绝离亭语，迢遥遂至今。”“官舍千山外，飘飘丹旆悬。望云空白发，绕膝待黄泉。犹有清吟在，应教彤管传。阿兄归日近，负土在明年。”其后，尚书迎养秦关，少仪自滇中解组来署，白头兄妹，唱和终朝。太夫人又作云：“千里迢遥客乍回，相逢岁尽笑眉开。廿年发逐梅花白，一夜春随爆竹来。谁料异乡逢雁序，细谈旧事划垆灰。殷勤传语司更者，漏箭城头莫浪催。”

三

吴中诗学，娄东为盛。二百年来，前有凤洲，继有梅村；今继之者，其弁山尚书乎《过吴祭酒旧邸》诗云：“我是娄东吟社客，瓣香私淑不胜情。”其以两公自命可知。然两公仅有文学，而无功勋；则尚书过之远矣！尚书虽拥节钺，勤王事，未尝一日释书不观；手披口诵，刻苦过于诸生。诗编三十二卷，曰《灵岩山人诗集》。灵岩者，尚书早岁读书地也。

四

蒋用庵有句云：“花以春秋分早晚，天子才命各升沉。”斯言是也。然有才无命，终不能展布经纶。徐英公遣将，必用方面大耳者，曰：“取彼福力，成我功名。”余按：嵩阳，毒地也；代公到而龙远徙。乐阳，苦泉也；房豹临而味变甘。此其明效也。天子知宾山尚书最深，故中州奇荒，移公于秦中；荆州水灾，移公于楚省。公所到处，便能变醴养瘠，元气昭回：古今人若合一辙。然非有至诚惨怛之怀，亦不能上格天心，而下孚民望。公有《荆州述事》诗十首，仁人之言，不愧次山《舂陵行》。今录其八，云：“一色长天接混茫，登高无地问苍苍。突如祸比焚巢惨，蠢尔危于破釜忙。海市应开新聚落，渚宫重见小沧桑。最怜豸绣乌台客，披发何由诉大荒鲁侍御赞之，全家陷没。”“凉飊日暮暗凄其，棺娶纵横满路歧。饥鼠伏仓餐腐粟，乱鱼吹浪逐浮尸。神镫示现天开网，闻水患前数日，江上时有神镫来往。息壤难埋地绝维。那料存亡关片刻，万家骨肉痛流离。”“浪头高仄望江楼，眷属都羁水府囚。人鬼黄泉争路

出，蛟龙白日上城游。悲哉极目秋为气，逝者伤心泪进流。不是乘桴便升屋，此生始信即浮沤。”“生生死死万情牵，骚客酸吟《哀郢》篇。慈筏津迷登彼岸，滥觞势蹶竟滔天。不知骨化泥涂内，只道身经降割前。此去江流分九派，魂归何处识穷泉”“云梦苍茫八九吞，半皆饿口半游魂。蛟绡有泪珠应滴，鳌足无功极恐翻。救急城填成死劫，劈空刀落得生门。若非帝力宏慈福，十万苍灵几个存”“手敕亲封遣上公，勤氏堂陛一心通。金钱内府催加赈，版筑《冬官》记《考工》。直欲犀然穷罔象，肯教鹑结哭鸿濛宵衣五夜批章奏，饥溺真如一己同。”“大工重议筑方城，免使蚩氓祝癸庚。凉月千家嫠妇泪，清霜万杵役夫声。蚁生渐整新槐穴，虎旅重开旧柳营。我有孝侯三尺剑，誓将踏浪斩长鲸。”“江水茫茫烟霭深，纸钱吹满挂枫林。冤埋鱼腹弹湘怨，哀谱鸿鸣写楚吟。南国郑图膏雨逮，西风潘鬓镜霜侵。莫嗟病骨支离甚，康济儒生本素心。”

五

古名臣共事一方，赓唱叠和，最为佳话。唐白太傅刺杭州，而元相观察浙东，彼此以诗往来，为升平盛事。近日秋帆尚书总督两湖，适蒙古惠椿亭中丞来抚湖北，致相得也。尚书知余作《诗话》，因寄中丞诗见示，读之钦为名手。仅录其《过哈密》云：“西扼雄关第一区，鞭丝遥指认伊吾。当年雁碛劳戎马，此日人烟入版图。路向车师云黯淡，天连吐谷雪模糊。寒威阵阵催征骑，不问村醪尚有无。”《过潼关》云：“百二秦关万古雄，片帆黄水渡西风。马嘶沙岸寒涛外，人倚山城夕照中。眼界一时穷古碛，爪痕三度笑飞鸿。余自湟中往返，并此凡三次。来朝又入华阴道，饱看霜林几树红。”《果子沟》云：“山势嶙峋水势西，过沟百里属伊犁。断桥积雪迷人迹，古涧堆冰碍马蹄。驿骑送迎多旧雨，征衫检点半春泥。数间板阁风灯里，犹有闲情倚醉题。”中丞早岁工诗，后即立功青海、伊犁及天山南北，凡古之月支、鄯善，足迹殆遍。以故以所见闻，彰诸吟咏；宜其沉雄古健，足可上凌七子，下接黄门矣。中丞诗不专一体，亦有清微委婉，得中唐神味者。如：《静坐》云：“夕阳留恋最高枝，帘影垂垂小困时。梦里不忘身是客，镜中怕见鬓如丝。黄花秋绽东篱早，紫塞人怜北雁迟。悄蒸一炉香静坐，篆烟缕缕结相思。”《秋宵》云：“离怀轻易岂能休，打叠新愁换旧愁。宿酒大都随梦醒，残灯多半为诗留。月扶花影偏怜夜，风得棋声亦带秋。渐觉宵寒禁不起，笑披鹤氅也温柔。”《过华峰题壁》云：“主人爱客独超群，小队招邀过渭、汾。三十六峰无所赠，随缘分与一溪云。”《题画》云：“谁家亭子碧山巅，白板桥通屋几椽。远树层层山半角，杖藜人立夕阳天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柳围双沼水，花掩一房山。”“渡口云连春草碧，波心浪涌夕阳红。”皆可传也。

六

湖北陈望之方伯，为其年检讨之后人，诗才清妙，绰有家风。官楚时，适与毕、惠两公共事，可谓天与诗人作合也。第方伯诗，余只录见赠佳句入三卷中，此外未窥全豹。忽有松江廖某持《养鹤图》见题，中有方伯一绝云：“美人自结岁寒盟，入座云山照眼明。料理鹤粮门尽掩，松花如雨扑帘旌。”清脆绝尘。尝鼎一脔，亦可知味矣。

七

毕尚书宏奖风流，一时学士文人，趋之如鹜。尚书已刻黄仲则等八人诗，号《吴会英才集》。此外，尚有吴下张琦，字映山者，亦在幕中。生平不甚读书，而工作韵语。五言如：咏《帘》云：“西北小红楼，湘帘懒上钩。织成千缕恨，添得一层愁。夜逗玲珑月，风穿琐碎秋。炉香隔不断，偷出画檐浮。”七律如：《登妙高台》云：“海门中折大江开，浩浩风涛白雪堆。楼阁自盘飞鸟上，淮、徐争送好山来。千秋吊古空搔首，二月怀人正落梅。满池江湖双白眼，与谁同覆掌中杯”《夏日感怀》云：“笠泽湖边是我家，钓竿鱼艇足生涯。酒泉恋酒不归去，开过几番菡萏花”和人《寒食忆旧》云：“春好因寻方外交，小楼高出万松梢。山童遥指向予笑，开土作家如鸟巢。”“六桥春水曲还通，载酒舟行夕照中。指点莺声好楼阁，小桃斜出一枝红。”“醉笔灯前杂草行，已闻遥巷一鸡鸣。登床尚有梦归去，好趁半街残月明。”《游霭园》云：“峰峦曲折水淙淙，花映藩篱竹映窗。最好小亭东北望，青山缺处露秋江。”五言绝句咏《温泉》云：“欲访阿房迹，平原烟树昏。楚人一炬后，赢得水长温。”映山弟名瑗，字慕蘧，予于吴门见之。听其言，令人不衣自暖；诗有家风。《道中》云：“人家屈曲居山腹，客骑盘旋走树头。”《舟中》云：“远滩沙涨疑分港，顺水帆飞似逆流。”《应山道中》云：“危峰有路人烟少，破庙无门水鸟栖。”《黄鹤楼》云：“巴蜀浪喷天欲湿，荆襄云起树全无。”《题高校书小照》云：“胭脂山接楚王宫，人好先知境不同。一阁苔苔阑曲曲，春深门闭百花中。”

八

王梦楼从云南归，尝诵宝意先生《忆旧》一绝云：“莺花庭院绮罗年，箏语琴心记不全。剩有旧时金屈戌，画楼深锁五更天。”

九

上元有任东白者，《哭方行之》云：“此日曾无杯酒奠，夜台应谅故人贫。”陈古渔为予诵而伤之，未几任亦死。

一〇

隐僻之典，作诗文者不可用，而看诗文者不可不知。有人诵明季杨维斗先生诗

，曰：“吾宫萝卜火，咳唾地榆生。”所用何书”余按，《北史》：“魏昭成皇帝所唾处，地皆生榆。”“萝卜火”不知所出。后二十年，阅《洞微志》：“齐州有人病狂，梦见红裳女子，引入宫中，歌曰：‘五灵楼阁晓玲珑，天府由来是此中。惆怅闷怀言不尽，一丸萝卜火吾宫。’旁一道士云；‘君犯大毒也。少女心神，小姑脾神，知萝卜制面毒，故曰火吾宫。火者，毁也。’狂者醒而食萝卜，病遂愈。”夏醴谷先生督学楚中，岁试题《象日以杀舜为事》。有一生文云：“象不徒杀之以水，而并杀之以火也。不徒杀之于火，而又杀之以酒也。”幕中阅文者大笑，欲批抹而置之劣等。夏公不可，曰：“恐有出处，且看作何对法。”其对比云：“舜不得于母，而遂不得于父也；舜虽不得于弟，而幸而有得于妹也。”通篇文亦奇警。夏公改置一等；欲召而问之，而其人已远出矣。余按：舜妹娥皇与舜相得，载《帝王世纪》。祖君彦檄炆帝云：“兰陵公主逼幸告终，不图娥皇之贤，反蒙齐襄之耻。”是此典六朝人已用之。惟以酒杀舜，不知何出。又十余年，读马辅《绎史》，方知象饮舜以药酒，见刘向《列女传》。

一一

许太夫人《夜坐》云：“瘦削吟肩诗满腔，春灯独坐影幢幢。可怜落月横斜照，画稿分明印纸窗。”毕太夫人《夜坐》云：“晚睡才兴理鬓鸦，侍儿擎到雨前茶。爱看写月桃花影，移上红窗六扇纱。”两题两诗，工力悉敌。

一二

严东有选《宋人万首绝句》，采取最博。余流览说部，嫌有遗珠；为录数十首，以补其缺。未及交付，东有已亡。乃仿王渔洋《池北偶谈》采宋绝句之例以补之。其题、其作者姓名，俱不省记也。其诗云：“镇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遍陇头云。归来偶过梅花下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”“昨日厨中乏短供，娇儿啼哭饭箩空。阿娘摇手向儿道：爷有新诗上相公。”“十年山馆始围墙，竹里开门笋最长。一辆小车行得过，不愁花露湿衣裳。”“行尽疏篱见小桥，绿杨深处有红蕉。分明眼界无分别，安置心头不肯消。”“白头波上白头翁，家逐船移浦浦风。一尺鲈鱼新钓得，儿孙吹火荻芦中。”“桃花雨过碎红飞，半逐溪流半染泥。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含到画梁西。”“金针刺破南窗纸，偷引寒梅一阵香。蝼蚁也知春富贵，倒拖花片上宫墙。”“白云山上白云泉，泉自无心云自闲。何必奔流下山去，又添波浪在人间。”“与郎相期月上时，及至月上郎不知。妾在平地见月早，郎在深山见月迟。”“风急云惊雨不成，觉来春梦甚分明。当时苦恨银屏影，遮隔仙娥只听声。”“寄语沙边鸥鹭群，也须从此断知闻。诸公有意除钩党，甲乙推排恐到君。”“浪静风平月正中，自摇柔橹驾孤篷。若非三万六千顷，把甚江湖着此翁”“小桃无主自开花，烟草茫茫带

晚霞。几处败垣围故井，向来一一是一家。” “校猎山阴几度春，雕弓羽箭不离身。于今老去浑无力，看见飞鸿指示人。” “鸣髓直上三千尺，风紧秋高雪正干。碧眼胡儿三百骑，尽提金勒向云看。” “花前洒泪临寒食，醉里回头问夕阳。不管相思人老尽，朝朝容易下西墙。” “桑麻不扰岁常登，边将无功吏不能。四十二年如梦醒，春风吹泪过昭陵。” “绣袖翻翻上翠茵，舞姬犹是旧精神。座中莫怪无欢意，我与将军是故人。” “相思无路莫相思，风里杨花只片时。惆怅深闺独归客，晓莺啼断落花枝。” “嘱咐花香莫过墙，隔墙人正绣鸳鸯。闻香定要停针线，绣不成双不寄将。” “花飞一片减春光，恰逐春风送夕阳。莫放珠帘遮燕子，好教含得上雕梁。” “春风永巷闭娉婷，长使青楼误得名。不惜卷帘通一顾，怕君着眼未分明。” “南邻北舍牡丹开，年少寻芳日几回。惟有君家老松树，春风来似未曾来。” “雾里江山看不真，只鸡犬认前村。渡船满板霜如雪，印我青鞋第一痕。” “牛渚矶边渺渺秋，笛声吹月下中流。西风不识张京兆，画得蛾眉如许愁！” “未得霜晴不是晴，霜晴无复点云生。鹭鸶不遣鱼惊散，移脚惟愁水作声。” “竹里茅茨竹外溪，粼粼白日护鱼矶。想因日日来垂钓，石上蓑衣不带归。” “春山灵草百花香，谁识仙家日月长。满院莓苔绿阴匝，棋声何处隔宫墙” “田家汨汨水流浑，一树高花明远村。云意不知残照好，却将微雨送黄昏。” “小白长红又满枝，筑球场外独支颐。春风自是人间客，主张繁华得几时。” “月团新碾瀹花瓷，饮罢呼儿课《楚词》。风定小轩无落叶，青虫相对吐秋丝。” “夜凉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种花。棋罢不知人换世，酒阑无奈客思家。” “胡虏安知鼎重轻，指踪先自汉公卿。襄阳耆旧惟庞老，受禅碑中无姓名。” “欲挂衣冠神武门，先寻水竹渭南村。却将旧斩楼兰剑，买得黄牛教子孙。” “一年春事又成空，拥鼻微吟半醉中。夹道桃花新雨过，马蹄无处避残红。” “帘里孤灯觉晚迟，独眠留得画残眉。珊瑚枕上惊残梦，认得萧郎马过时。” “淡黄越纸打残碑，都是先王御制诗。白发内人含泪读，为曾亲见写诗时。”

一三

唐开元之治，辅之者：宋璟以德，姚崇以才，张说以文：皆称贤相。本朝巡抚苏州者：汤潜庵以德，宋牧仲以文：皆中州人也。近日中州胡云坡司寇秉臬苏州，继二公而起，政简刑清，屡开文宴，一时名士如平遥海太史、顾星桥进士，时时过从。余至吴门，必招赴会。公领尚书后，都中犹寄怀云：“过江名士久推袁，吴下相逢月满轩。鸾掖文章留旧价，仓山著述综群言。平生契合惟元老，半世栖迟为寿萱。我上燕台每南望，最关情处是随园。”后又寄《扈从纪事诗》十二首来，不作颂扬泛语，自出心裁。《从围》云：“一望灯光列星斗，始知身在五云边。”想见待漏晨趋，身傍九霄之光景。“策马上山寻别路

，忽闻绝壑响松涛。”想见热处冷行，不争冲要之识力。至于“才过残月又新月，几度排班看打围”，则又明写湛露龙光、昼日三接之恩荣焉。有札命余和韵。余以诗贵清真；目所未瞻，身所未到，不敢牙牙学语，婢作夫人：故不敢作也。

一四

携李顾牧云流寓襄阳。一日独游隆中，凭吊武侯遗迹，避雨临龙冈；见山腰有茅庵，一叟出迎，风貌奇古。正欲与言，则庵侧蹲一猛虎，顾惊且仆。老翁笑曰：“子无惧，此虎已归依我作弟子矣。”且曰：“知子能诗，盍题数言见赠”顾辞以目疾。翁取几上芋与食，命瞑坐一刻，开眼，果察秋毫。顾异之，即题石壁云：“一衣一钵一军持，云水天涯任所之。莫笑道人无侣伴，新收猛虎作童儿。”“偶向山前咒毒龙，风雷欲拔万株松。须臾明月当空起，归到茅檐打晚钟。”翁留宿庵中。临别，曰：“明年正月上寅日，吾开丹炉，与子服一粒，体轻成仙；勿忘此嘱！”次年，及期赴约。行未十里，风雪大作，山无行径，又恐老翁不在，猛虎独存，怅怅而返。后十余年，目渐昏，体渐衰，悔从前向道之心不勇。又赋诗云：“老堪嗟，驻颜何处觅丹砂老堪恼，五官虽具无一好。凋零浑似过时花，憔悴不殊霜后草。手频战，头屡颠，行来蹙蹙足不前。自憎容貌改，人恶性情偏。吁嗟乎！我今八十已如此，愁煞蓬莱千岁仙。”

一五

《毛诗·伐木》章有“求其友声”之语。杜陵有“文章有神”之句。余初不信此言；后历名场五十年，方知古人非欺我也。戊申八月，年家子许香岩告余云：其同乡程蕲园明府，宰武进。六月望后，苦热移榻桑影山房，读《小仓山房诗》而爱之。《夜梦题后》云：“吟坛瓠北及新畬，盟主当时让本初。抟古为丸知力大，爱才若命见心虚。仙人偶戏蓬壶顶，下士争酣墨沈余。格调不能名一体，香山窃比意何如”满洲诗人法时帆学士与书云：“自惠《小仓山房集》，一时都中同人借阅无虚日；现在已抄副本。洛阳纸贵，索诗稿者盈集；几不可当。可否再惠一部。何如”外题拙集后云：“万事看如水，一情生作春。公卿多后辈，湖海有幽人。笔阵驱裙屐，词锋怖鬼神。莫惊才力猛，今世有谁伦”此二人者，素不识面，皆因诗句流传，牵连而至；岂非文字之缘，比骨肉妻孥，尤为真切耶又有皖江鲁沂者，见赠云：“此地在城如在野，其人非佛亦非仙。”却切随园。敕园名明愨，孝感人。时帆名式善，满洲人。

一六

有僧见阮亭先生，自称应酬之忙，颇以为苦。先生戏云：“和尚如此烦扰，何不出家”闻者大笑。余按：杨诚斋有句云：“袈裟未着嫌多事，着了袈裟事更多。”

一七

虞山赵再白孝廉作诗，如武侯出师，志吞吴、魏，而气力不足。摘其《中秋呈鄂文端公》云：“楼虚贮月光常满，水阔涵星影自稀。”可谓颂扬得体。《真州朝阳楼》云：“万重山去围如海，千里江来折到楼。”《自嘲》云：“名士本来如画饼，古人原不好真龙。”又，《渡江》有“水立不动天无容”七字，殊奇。曾为余诵鄂公未遇时句云：“一饭便留客，得钱仍与人。”相公气局之大，早可想见。

一八

齐田骈不屑仕宦，而家甚富。或戏之曰：“臣邻女貌称不嫁，行年三一卜而有七子；不嫁则不嫁，然而嫁过毕矣。今先生设为不宦，譬养干钟；不宦则不宦，而宦过毕矣。”孙芷亭仿其意，咏《息夫人》云：“无言空有泪，儿女粲成行。”

一九

沈永之与余同榜。五十年，官云南驿盐道。乞病归，途中信来，道生一女；适余生阿迟。念二人俱是么豚暮鸮，遂相订为婚。沈寄诗云：“天留蔗境与公尝，六十逾三学弄璋。”又曰：“兰谱同年交最旧，锦绷合璧事尤奇。”未几，沈来山中，云：“女为旁妻殷氏所出，本籍江宁。父某，康熙间作云南守备，侨居滇中，年八十余，闻沈失配，愿以女供箕帚。沈辞年老。殷强黜不已。问何故。曰：‘我本江南人，坟墓现在金陵。公南人也，以女从公，庶几留江南一脉耳。’”吁！当殷翁起念时，岂料真有余之侨居江宁者一段因缘哉天下事巧凑之奇，往往如此。为赋《感婚》长篇，中数句云：“果然此，老嬉游处，安置他家女外孙。万里合教青鸟使，一函先报白头人。”殷夫人号称国色，携其女来随园相婿；故又云：“娇娃抱出珠相似，阿母同来花见羞。”沈得诗，以示梁瑶峰相公。公连读此二句，音较响。胡云坡尚书在座，不觉大笑。

二〇

金陵太守谢程，抵任时，索余对联。余赠云：“太守风清，江左依然迎谢傅；先生来晚，山中久已卧袁安。”陈省斋先生继其父，署守镇江。余代作对联云：“守郡继先人，问江水长流，剩几个当年父老；析薪绵世泽，愿黄堂少住，留一枝此日甘棠。”

二一

偶过竹林寺，见题壁云：“晓来一雨动新凉，独展残编坐竹房。无数风枝堕残滴，红阑干外即潇湘。”或云：“此近人赵鲁瞻诗也。”

二二

李方膺明府善画梅，性傲岸，而与余交好。歿后，其子某见赠云：“记得先君

交两友，一子才子一梅花。”殊有风趣。有郭耕礼者，嫌其称父执之字为不恭。余曰：“‘仲尼祖述尧、舜。’子思且字其祖矣，何不恭之有”

二三

桐城张文和公七十寿辰，上赐对联云：“潞国晚年犹矍铄；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梁文庄公乞假养亲，上赐诗云：“翻祝还朝晚，卿家庆更深。”常州陈文恭公某相国挽联云：“执笏无惭真宰相；盖棺还是旧书生。”

二四

予幼时，大母常为予言：大父旦釜公，性豪侠，与沈通声秀才交好。秀才中表杨大姑，有文君夜奔之事，托先祖为之道地。杨纤足，夜行不能逾沟。先祖助沈，为扶而过之。事发，藏匿余家。大姑纤腰美盼，吐属娴雅。大母亦怜爱之。母家讼于官。太守某恶其越礼，鬻与驻防旗下。大姑佯狂披发，自啖其溺。旗人不能容。沈暗遣人买归，终为夫妇，生一女而亡。后阅《香祖笔记》载此事，称武林女子王倩玉者，盖即杨氏，讳其姓为王也。其寄沈《长相思》一曲云：“见时羞，别时愁，百转千回不自由；教奴争罢休！懒梳头，怕凝眸，明月光中上小楼：思君枫叶秋！”

二五

戊申过虞山，竹桥太史荐士六人。孙子潇《长干里》云：“门前春风其来矣，珠箔无人自卷起。”《对酒》云：“黄金能买如花人，不能买取花时春。”陈声和《西庄草堂》云：“水高帆过当窗影，风起花传隔岸香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生怕晓风吹絮落，愿为残烛照花眠。”皆少年未易才也。

二六

余不耐学词，嫌其必依谱而填故也。然爱人有佳作。老友何献葵之长郎名承燕者，其《寿内》云：“纸阁芦帘偕老，欣欣十载于兹。算百年荏苒，三分去矣；半生辛苦，两个同之。弄杼秋宵，检书寒夜，常伴窗前月半规。惭相对，把青云稳步，望了多时。今宵喜溢双眉，是三十平头设悦期。记去年寿我，一杯新酿；我今寿尔，一曲清词。尔本荆钗，我非纨袴，风味儒家类若斯。还堪笑，笑梅花绕屋，又放枝枝。”《春雨》云：“帘外轻寒傍晓多，试问鹦哥：春色如何为言昨夜雨婆娑；红了庭柯，绿了檐萝。流水茫茫卷逝波，春事蹉跎，花事蹉跎。寻芳休待楚云过，放下香螺，披上烟蓑。”《留须》云：“马齿频加，鹏程屡蹶，还容尔面添何物丈夫欲表必留须，试问那个些儿没窥镜多惭，染羹谁拂鬢博得罗敷悦。从今但拟学诗人，闲吟便好将他捋。”咏《眼镜》云：“非关四十视茫茫，也欲借君光。自从与子，囊中相处，一鉴休亡。谁为白眼准青眼，相对总无妨。阅人世上，观书灯下，只怕心盲。”《吸烟美人》云：“吐纳樱唇，氛氲兰气，玉纤握处堪怜。脂香粉泽，分外觉清妍。岂是

阳台行雨，刚来自十二峰边阑干外，风鬟雾鬓，犹自绕云烟。流连，怎禁得相思暗结，闲闷难捐算消遣春愁、，此最为先。怪底鸳鸯绣倦，停针坐，便尔情牵。恰喜有知心小婢，一笑递婵娟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遮遮掩掩，心下难抛秋一点。微露鞋尖，妾隔珠帘郎轿帘。帘垂人远，只道西风吹不卷。风更风流，不卷帘儿誓不休。”记黄仲则有《禽言》断句云：“谁是哥哥莫唤生疏客。”尖新至此，令人欲笑。

二七

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，得金字扇一柄，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书。扇尾署名曰：“金陵荡子妇某”。古尊喜甚，求题于厉太鸿先生；得《卖花声》一阕，云：“花月秣陵秋，十四妆楼。青溪回抱板桥头。旧日徐娘无觅处，芳草生愁。金粉一时休，团扇谁留碍人只有小银钩。句尾可怜书‘荡妇’，似诉漂流。”余读之，不觉魂消，亦以《挥扇士女图》索题。先生为填《南乡子》，云：“思梦髻慵梳，鸚鵡惊回依井梧。扇影似人人似月，圆初。十六盈盈十五余。并蒂点红蕖，更有关心好句书。不用近前频掩面，生疏。水院云廊见也无”

二八

心余未入翰林时，彼此相慕未见，寄长调四首来。其《贺新凉》云：“记向秦淮水，问何人、小楼吹笛。劝人愁死，雨皱岚皱多偃蹇，我与蒋山相似。白下柳、又添憔悴。却到江山奇绝处，遇双鬟、都唱袁才子。情至者，竟如此！罗衫团扇传名字，比风流、淮南书记，苏州刺史。常听东华故人说，肠断江南花底。何苦较、天都人世。楼阁虚无平等看，谪尘寰、终是神仙耳。花落恨，莫提起。”《百字令》云：“才人为政，羨宦成、三十居然不朽。互听参观如善射，转侧皆能入彀。游戏奇情，循良小传，千里传人口。西清余子，旁观且袖双手。底事抛掷西湖，勾留南国，展放林端牖六代青山横浅黛，都做袁家新妇。酒客清豪，名姬窈窕，小令歌红豆。香名艳福，几人兼此消受。”《梦芙蓉》云：“忽拜鱼书贶，有十分思忆，十分惆怅。不曾相识，相识如何样。泛词源春涨，十队飞仙旗仗。情至文生，纵编珠组绣，排比亦清旷。眼底金刚纷变相，问谁能寂坐莲幢上低首前贤，焉敢角瑜、亮几人怜跌宕，难觅酒楼歌舫。一卷新词，待求君按节，分遣小红唱。”《迈陂塘》云：“拣乡山、绝无佳处，躬耕又乏南亩。尘容俗状真难耐，待觅灌夫行酒。寻犀首。奈泪洒黄垆，渐失论文友。小人有母，但北望京华，徘徊小院，寂寞倚南斗。食肉者、俊物粗才都有。半是望秋蒲柳。东涂西抹年华改，说甚色丝紊白。牛马走、约丁字帘前，共剪春盘韭。故人归否唱‘山抹微云’，‘大江东去’，准备捉秦九。谓涧泉同年。”

二九

乾隆戊辰，李君宗典，权知甘泉，书来，道女子王姓者，有事在官，可作小星之赠。予买舟扬州，见此女于观音庵；与阿母同居，年十九，风致嫣然，任予平视，挽衣掠鬓，了无忤意。欲娶之，而以肤色稍次，故中止。及解缆，到苏州，重遣人相访，则已为江东小吏所得。余为作《满江红》一阙云：“我负卿卿，撑船去、晓风残雪。曾记得庵门初启，婣娟方出。玉手自翻红翠袖，粉香听摸风前颊。问嫦娥何事不娇羞，情难说。既已别，还相忆；重访旧，杳无迹。说庐江小吏公然折得。珠落掌中偏不取，花看人采方知惜。笑平生双眼太孤高，嗟何益！”

三〇

随园四面无墙，以山势高低，难加砖石故也。每至春秋佳日，士女如云；主人亦听其往来，全无遮拦。惟绿净轩环房二十三间，非相识者，不能遽到。因摘晚唐人诗句作对联云：“放鹤去寻三岛客；任人来看四时花。”

三一

舒城沈生本陞，字季堂，年已艾矣。戊申秋，以诗求见，各体俱工。古风如《白石山》、《古柏行》等篇，诗长不能备录。五言如：《西施洞》云：“香草美人远，春山古洞寒。”见赠云：“记吟诗句从黄口，得傍门墙已白头。”俱妙。余三首，已采入《续同人集》中。其祖名长祚者，康熙间举鸿博，有《竹香园集》。《过友人草堂》云：“春云遮不尽，柳色认君家。到径听微雨，开门见落花。古心微直谅，闲语及桑麻。饭量年来减，村醪莫更赊。”《哭友》云：“修短难将理问天，人间福慧应难全。他生好向空王乞，少占才华自永年。”

三二

张南垣以画法垒石，见者疑为神工。吴梅村、黄梨洲皆为之传，载文集中。太仓菴菱园，为王麟洲奉常别业；园中假山，南垣遗制。后归弁山尚书，为奉母地，更名静逸园。毕太夫人《秋日闲居诗》题五律云：“胜迹留城市，幽居得小园。吾生澹相寄，往事漫追论。人忆乌衣旧，名怜香草存。只今耽静逸，秋景满丘樊。…‘字摹王内史，诗爱郑都官。石色青书幌，花阴冷画阑。池鱼一二寸，庭竹两三竿。于此端居好，身闲梦亦安。’”“地迴人稀到，风清暑罢侵。竹帘香细细，桐阁绿情悄。隐几时看画，安弦静谱琴。夜凉明月上，扫石坐深林。”“磴小花枝密，廊深书舍藏。有时翻秘帙，随意坐匡床。诗遇前春稿，炉凝隔夜香。庭前蹲石丈，亲见历沧桑。”

三三

金陵秋试之年，上下江名士毕集。余止而觴之，各有赠诗，约三千余首。其尤佳者，梓入《续同人集》矣。尚有断句可采者，如：虞山王陆提云：“丛丛著

述皆千古，草草功名只十年。”长洲顾星桥云：“渡江名士推前辈，扶鞬门生半少年。”王又云：“休夸翁子乘车日，已是悬车十七年。”三押“年”字，俱妙。金陵管松年云：“四海文章经口贵，百年心事问花知。”无锡徐焉云：“姓氏直疑前代客，语言妙是一家诗。”青阳程蔚云：“一将治绩乘时著，便把尘缘当梦看。”

三四

以部娄拟泰山，人人知其不伦。然在部娄，私心未尝不自喜也。秋帆尚书德位兼隆，主持风雅。枚山泽之癯，何能及万分之一乃诗人好相提而并论。孙渊如太史云：“惟有先生与开府，许教人吐气如虹。”徐朗斋孝廉云：“弁山制府仓山叟，海内龙门两扇开。”

三五

壬戌年，余改官外出，客送诗者，动以王嬙见戏。余因口号云：“琵琶一曲靖边尘，欲报君恩屡顾身。只是内家妆束改，回头羞见汉宫人。”后十年，再入朝，则凤池诸客，都非旧人。又戏吟云：“晓日瞳胧玉殿开，春风回首认蓬莱。三千宫女如花貌，都是明妃去后来。”

三六

张文敏公同南华先生上朝，值春雪初霁。南华见午门外檐下冰柱，赋七律一章。文敏公疑为宿构。南华请面试。文敏出所佩小玉羊为题。南华应声云：“宛尔成形质，居然或寝讹。”方欲续下，而皇上有旨，命和《汤圆》诗。南华在朝房，立进二十四韵。警句云：“甘白俱能受，升沉总不惊。”文敏叹服曰：“不料仓卒间，先生犹能自见身份也。”为序其集云：“春雨着物，万花怒开；神工鬼斧，不可思议。似之者病，学之者死。”

三七

秋帆尚书抚陕时，有《上元灯词》十首，庄重高华，是金华殿上语。一时幕中学士文人，俱不能和。为录四章云：“碧榭红阑万点明，戟门莲漏转三更。交春便抱祈年意，不听歌声听雨声。”“鼓钲殷地走轻雷，宝焰千枝百戏开。瞥见广场波浪直，双龙争挟火珠来。”“仙馆明辉丽绛霄，铜驼四角缀琼翘。夜长桦烛添寒焰，春晓终南雪未消。”“十年持节驻秦关，梦断蓬瀛供奉班。记得披香频侍宴，红云万朵驾鳌山。”

三八

裴二知中丞，巡抚皖江，每至随园，依依不去。举家工琴，闺阁中淡如儒素。其子妇沈岫云能诗，著有《双清阁集》。《途中日暮》云：“薄暮行人倦，长途景尚赊。条峰疏夕照，汾水散冰花。春暖香迎蝶，天空阵起鸦。此身图画里，便拟问仙家。”《在滇中送中丞枢归》云：“丹旌秋风返故乡，长途凄恻断

人肠。朝行野雾笼残月，暮宿寒云掩夕阳。蝴蝶纸钱飘万里，杜鹃血泪落千行。军民沿路还私祭，岂独儿孙意惨伤？”读之，不特诗笔清新，而中丞之惠政在滇，亦可想见。余方采闺秀诗，公子取其诗见寄，而夫人不欲以文翰自矜。公子戏题云：“偷寄香闺诗册子，妆台佯问目稍嗔。”亦佳话也。中丞名宗锡，山西人。公子字端斋。

三九

韩慕庐尚书，虽为徐健庵司寇所识拔，而在朝中立不倚，于牛、李之党，两无所附；然官爵崇隆，终身平善：可知仕途之不须奔竞也。近今张警堂先生，以县令起家，官至监司；皆委怀任运，不营求而自得。诗才清妙。《过卢生庙》云：“快马冲风急，添衣御晓寒。平生无好梦，醒眼过邯郸。”其襟怀之淡，定可知矣！又，《宣城夜行》云：“夜半张灯起，披衣上马鞍。月明如欲曙，风敛不知寒。此景人谁见，长途心转安。襄阳旧游处，明日且盘桓。”刘霞裳秀才出公门下，仿其意作《铅山夜行》云：“车比龕尤仄，心闲坐颇安。清冰明似镜，冻月小于丸。灯远知村到，更深唤渡难。渐看浮草白，霜重夜将阑。”可谓工于窃比者矣。先生又过铜雀台云：“可怜肠断分香日，输与开门放婢人。”使老瞒在九原，为之汗下。先生名铭，江西己卯孝廉。

四〇

金陵张止原居士，立身端谨，为秋帆尚书所重，以家政托之。尝腊底冒雨招余游灵岩山馆，其襟怀可想。舟中诵其《春暮书事》云：“山苑浓阴覆绿苔，意行敷坐自徘徊。池边柳弱莺难驻，庭畔花残蝶未回。酒盏怕空先料理，柴门喜静且长开。人生得丧何须计，一任浮云过眼来。”《步尚书<青门柳枝>韵》云：“绿烟漠漠袅晴岚，紫陌轻阴月正三。怕上乐游原上望，引人离恨到江南。”居士名复纯，兼通医理，工赏鉴。

四一

壬寅冬，余游雒皋。何春巢引见其亲家徐湘圃司马。其人吐气如虹，不可一世；家有园亭之胜，招致名姝，宴饮竟夜。见赠云：“一病经年喜再生，西风吹客过江城。虎溪大笑酬前愿，雁宕闲游寄远情。荒径漫劳携杖访，倾心不待整冠迎。夜来天际文星聚，珠玉惊闻掷地声。”“飒飒空林乱叶声，相逢慰我寂寥情。多邀红袖同行酒，小摘寒蔬为煮羹。对月且拼三五夜，看花莫问短长更。幽怀万种愁千斛，不遇先生不肯鸣。”

卷一二

一

戴喻让有句云：“夜气压山低一尺。”周蓉衣有句云：“山影压船春梦重。”皆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

二

人人共有之意，共见之景，一经说出，便妙。盛复初《独寐》云：“灯尽见窗影，酒醒闻笛声。”符之恒《湖上》云：“漏日松阴薄，摇风花影移。”女子张瑶英《偶成》云：“短垣延月早，病叶得秋先。”郑玘尺《雪后游吴山》云：“人来饥鸟散，日出冻云升。”顾文炜《立夏》云：“病骨先愁暑，残花尚恋春。”女子孙云凤《巫峡道中》云：“烟瘴寒云起，滩声骤雨来。”沈大成《登净慈寺》云：“花气随双屐，湖光纳一窗。”姜西溟《野行》云：“桥欹眠折苇，槛倒坐双凫。”

三

有全首在人意中者：门生蔡家璋《舟中》云：“孤客心情急去旌，榜人带月趁宵征。去舟时共来舟语，残梦依稀听不明。”汪舟次《田间》云：“小妇扶犁大妇耕，陇头一树有啼莺。儿童不解春何在，只向游人多处行。”此种诗，儿童老妪，都能领略。而竟有学富五车者，终身不能道只字也。他如：汤扩祖之“事当失路工成拙，言到乖时是亦非”；方子云之“优孟得时皆贵客，英雄见惯亦常人”；“酒常知节狂言少，心不能清乱梦多”；吴西林之“贫士出门非易事，豪门投刺岂初心”：皆使闻者人人点头。

四

吾乡郑玘尺先生，名江，康熙戊辰翰林。幼孤贫，里中有商人张静远者，助其读书。先生貌寝，眇一目，湛深经学，而诗独风骚。《自嘲》云：“自号小冠杜子夏，人嗤一日江东王。”藏花片于书中，题云：“卷里崔徽帐中李，何如通替见殷妃”

五

咏云者：吴尺凫焯有句云：“芦花摇雪碍船过，云叶随风逐雁飞。”陈心田寅有句云：“一雁披霜千树冷，片云移日半山阴。”嫌饭迟者：刘悔庵云：“冷早秋衣薄，天阴午饭迟。”顾牧云云：“衣轻晓寒逼，薪湿午炊迟。”咏新仆者：汪舟次云：“见事先人往，应门答语轻。”吴野人云：“长者尊难近，新名答尚疑。”四人皆无心之雷同而俱妙。又张哲士咏《老仆》云：“旷职身常病，应门语每讹。”亦趣。

六

六合彭厚村，家资百万，慷慨好施，年六十，而家资罄矣。不得已，辞家远出，卒于乃弟孝丰署中。葛筠亭哭以诗云：“头盈白发翻为客，手散黄金可筑台。”又曰：“侠传众口难为富，患在无钱不认贫。”真厚村小传。其弟迪庵，葛弟子也。葛往访之，赠诗云：“笑随童叟来听政，要借云山去赋诗。”《在西湖夜望》云：“月光山色静窗扉，夜景空明水四围。多少渔灯风不定，满

湖心里作萤飞。”葛诗笔绝佳，半生为时文所累；然高达夫五十吟诗，故未迟也。

七

有人画七八瞽者，各执圭、璧、铜、磁、书、画等物，作张口争论状，号《群盲评古图》；其诮世也深矣！刘鸣玉题云：“耳聋偏要逢人聒”，足跛转喜登山滑。可惜不逢周师达，眼珠千个金篦刮。”

八

又有人画《牵车图》，将妻子、奴婢、器具、食物，尽放车中；一枯瘦男子，牵长绳背负而走。空中一鬼，持鞭驱之。亦醒世意也。余题云：“人世肩头各一担，梅花驮过杏花残。暗中何必长鞭打就作神仙懒亦难。”

九

宝意先生有女曰可，字长白，有才而夭。咏《苔》云：“昨宵疑有雨，深院久无人。”《题画》云：“黄雪稿袂点翠环，秋光一抹上房山。彩云飞尽碧天远，半夜月明响玳环。”宝意编其诗，号《昙花一现集》。

一〇

张麟圃计偕入都，与某同寓。梦至大海，四望皆五色牡丹，鸾麟翔跃；有女郎容貌绝世，袖中出碧玉版，如桐圭，曰：“此‘女娲笈’也，求郎题诗。”张题一绝。女曰：“郎诗固佳，未嫌妾意。须倩某郎为之。”所云某者，即其同寓友也。次早起行，述所梦相同。是科张竟落第，而某捷南宫矣。某所题仅记二句云：“泪花逗雨蛟珠死，画屏几叠扶桑紫。”

一一

山阴女子陈淑脐《晚思》云：“弱质怯春寒，名花带月看。惜花兼惜影，不忍倚阑干。”

一二

余乙卯科试，考列前茅。其时在帅学使幕中阅卷者，邵君昂霄也。相遇湖上，有所赠云：“韵到梅花清有骨，软于杨柳怯当风。”余有知己之感，故至今诵之。

一三

山阴沈冰壶，字清玉，有《古调独弹集》。以新乐府论古事，极有见解。如：辨永王磷之非反，李白之受诬，作《夜郎行》；雪李赞皇之非党，作《崖州行》；笑隋主诛宇文，身死于宇文，作《南氏怨》。以何平叔之不父曹瞒为孝，不从司马为忠，其粉白不离手之说，即梁冀诬李固之胡粉饰貌也。人言崔浩毁佛遭祸，乃咏《崔浩》云：“仙不能救，佛岂能厄”尤为超脱。

一四

汤中丞莘来聘湖上，云：“小桥隔岸时通马，细柳如烟不碍莺。”江西杨子载《偶成》云：“渔灯欲灭见渔火，细雨无声添落花。”

一五

胡伟然《钓台》云：“在昔披裘客，浮名着意逃。江流日趋下，益见钓台高。”钱相人方伯《钓台》云：“图画功名安在哉，高风千古一渔台。此情惟有江潮解，流到滩前便急回。”余过钓台，见石刻林立；独爱此二首。

一六

题画诗最妙者：徐文长《画牡丹》云：“毫端顷刻百花开，万事惟凭酒一杯。茅屋半间无住处，牡丹犹自起楼台。”唐六如《画山水》云：“领解皇都第一名，猖披归卧旧茅衡。立锥莫笑无余地，万里江山笔下生。”余之扫墓杭州也，苏州陆生鼎画扇赠云：“一枝兰桨鸭头波，两个渔翁载酒过。好看旧山似新妇，迎门先为扫双蛾。”

一七

诗中用虎点缀者最少。吴尊莱有句云：“樵声密云隔，虎迹落花封。”雪峤大师有句云：“残雪枝头雪未消，熟眠老虎始伸腰。”唐人句云：“夜深童子唤不起，猛虎一声山月高。”

一八

崔尚书应阶督浙、闽，自称研露老人；书扇赠歌者樱桃云：“柳禅花娇已断魂，春风空自与温存。歌筵一曲当年事，犹识金环旧指痕。”

一九

松江何啸客有《西湖诗》四十首。或诵二首云：“秦亭山头暖气匀，秦亭山下早梅新。嫁郎愿嫁秦亭住，占得梅花第一春。”“长短兰桡拂渚汀，声声箫鼓集西泠。为谁唱出《桃花曲》尽着萧郎帘外听。”

二〇

诗改一字，界判人天，非个中人不解。齐己《早梅》云：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几枝开。”郑谷曰：“改‘几’字为‘一’字，方是早梅。”齐乃下拜。某作《御沟》诗曰：“此波涵帝泽，无处濯尘缨。”以示皎然。皎然曰：“‘波’字不佳。”某怒而去。皎然暗书一“中”字在手心待之。须臾，其人狂奔而来，曰：“已改‘波’字为‘中’字矣。”皎然出手心示之，相与大笑。

二一

沈存中云：“诗徒平正，若不出色，譬如三馆楷书，不可谓不端整；求其佳处，到死无一笔。”此言是也。然求佳句，诗便难作。戴殿撰有棋句云：“但得闲身何必隐，不耽佳句易成诗。”

二二

宋人咏《五月菊》云：“为嫌陶令醉，来就屈原醒。”咏《十月桃》云：“刘郎再来岁云暮，王母一笑天为春。”两用事，俱清切。近日姜绍渠咏《诸葛菜》云：“至味于今思淡泊，军行到处寓农桑。”

二三

己卯秋，陈竹香从都门来，替余长女成姑议婚。所议者曹来殷舍人也。诵其句云：“水连铁瓮无边白，山到金陵不断青。”余极赏之。陈以书寄曹。曹欣然允诺。两家已有成说矣，适苏州故人蒋诵先别黟不已，遂定蒋而辞曹。嫁未半年，女与婿俱亡。数之不可挽也如是！曹旋入词林。

二四

圣人称诗“可以兴”，以其最易感人也。王孟端友某在都娶妾，而忘其妻。王寄诗云：“新花枝胜旧花枝，从此无心念别离。知否秦淮今夜月，有人相对数归期”其人泣下，即挟妾而归。

二五

杭州汪秋御夫人程慰良，咏《秧针》云：“陌旁柳线穿难定，水面罗纹刺不禁。”可谓巧而不纤。又有句云：“事从悟后言皆物，诗到工时心更虚。”真学者之言。有二女，皆能诗。长女娴，和母句云：“松留石下千年药，雨引池中二寸鱼。”次女肿云：“皓日穿窗飞野马，平池贮水数浮鱼。”

二六

王生同太守母夫人杨氏，江都人，为昭武将军讳捷者之女孙。咏《琴》云：“游鱼浮水听，大蟹出沙行。”年十九，生生同，十四日而亡。故生同有《十四日儿谱》行世。

二七

余入学，年才十二。龚立夫名木者，亦髫年；同复试时，立夫着绣领红裤，为学使王交河先生所呵。今五十余年矣，老而不遇。有人传其《看庭桂》一首，云：“牡蛎墙阴碧藓封，连蜷古干影重重。晓风吹过叶微动，夜雨渍来香更浓。好就曲栏敷坐具，时从幽境策吟筇。天香满院娱清昼，一任泥深断客踪。”

二八

余泊高邮，邑中诗人孙芳湖、沈少岑、吴螺峰招游文游台；是东坡、莘老、少游、定国四人遗迹。席间沈自诵其《春草》云：“山经烧后痕犹浅，雪到消时色已浓。”余甚赏之。屏上有王楼村诗，云：“落日倒悬双塔影，晚风吹散万家烟。”真台上光景。螺峰云：“楼村以七律一联，受知于宋商丘中丞；遂聘在门墙，列江左十五子中，大魁天下。诗云：‘尊中腊酒翻花熟，案上春联带草书。’不过对仗巧耳。前辈之爱才如此。”十五子中，宰相、尚书，不一而

足；惟李百药一人以诸生终。而诗尤超绝。

二九

熊观察学骥，字蔗泉，自楚中归，两目盲矣。其晋接周旋，较胜有目者。居秦淮水阁，与余晨夕过从，死前半月，赋《秦淮杂咏》，云：“秦淮三月画帘开，便有游人打桨来。燕子不归春又暮，几家闲煞好楼台。”“笑语勾留画舫停，红妆绿鬓影娉婷。帘前灯映楼头月，十里人家一画屏。”亡后，余哭之哀，作挽联云：“生祭有祠，楚国至今歌善政；风骚无主，秦淮那可丧斯人！”

三〇

六合孝廉张廷松，清才不寿；诗不多，而饶有唐音。《古意》云：“荷叶风香隔水涯，吴姬荡桨湿裙纱。晚来满载新莲子，月上横塘正到家。”

三一

金坛虞广文景星，康熙壬辰进士；年八十，与余相遇苏州。诗才清妙，都未付梓。《偶成》云：“贫不卖书留子读，老犹栽竹与人看。”“将雪论交人尚暖，与梅相对我犹肥。”《解组》云：“人情验自休官后，我意浑如出梦时。”《训儿》云：“偶然为汝父，未免爱吾儿。”

三二

壬戌，余与陶西圃鏞，俱以翰林改官。陶先乞病。庚午，余亦解组随园。陶与余同踏月，云：“偷得闲身是此宵，白门何处不琼瑶。芒鞋醉踏三更月，犹认霜华共早朝。”壬申，余从陕西归。陶方起病赴都，见赠云：“草草销魂过白门，故人招我住随园。同看昨岁此时雪，仍倒空山累夕尊。竹压千竿青失影，峰铺四面白无痕。君行万里诗奇绝，何意重逢一快论！”余置酒，出路上诗相示。陶读至《扁鹊墓》云：“一坏尚起膏肓疾，九死难医嫉妒心。”不觉泪下。询其故，为一爱姬被夫人见逐故也。余欲安其意，适家婢招儿，年将笄矣，问：“肯事陶官人否”笑曰：“诺。”遂以赠之。正月七日，方毓川掌科、王孟亭太守、朱草衣布衣、吕星垣进士，添箱赠枕，各赋《催妆》。陶有诗云：“脱赠临歧感故人，相携风雪不嫌贫。当他意处无多少，未老年华欲仕身。”余和云：“故人临别最销魂，万里携囊袱被身。欲折长条无别物，自家山里一枝春。”十余年后，陶从山右迁楚中司马，挈招儿再过随园，则子女成行矣。子时行，小名佛保，亦能诗。《听雨》云：“连朝三日碧苔生，疏馆萧条夜气清。红烛当筵花拂帽，爱听春雨到天明。”《雨窗》云：“照眼花枝亚短墙，晓看风雨太颠狂。生憎帘卷危檐近，点点飘来溅笔床。”佛保入泮后，年二十，以瘵疾亡。

三三

山东曾南村尚增，风貌伟然，以庶常改知芜湖。尝诗戏西圃云：“几载柴桑为

刺史，当年元亮是州民。”因西圃居芜湖故也。同舟访余白下，一路唱和，云：“潮通燕子趋京口，帆带蛾眉认小姑。”“风微渔火重生焰，寺僻钟声半代更。”皆佳句也。后刺郴州，署中不戒于火，女以救母故，与母俱焚。郴人为立孝女祠，南村亦以悸卒。

三四

漕帅杨清恪公锡绂，德望冠时，而诗才清妙。《夜行》云：“好风潜入夜，明月正当头。宇碧兼空阔，舟轻足泳游。微凉双袖薄，小照一萤流。此意凭谁识前矶有钓钩。”《杨村》云：“微云不成雨，片月复宵明。柳外烟无际，河边市有声。飞流缘涨急，气肃为秋清。咫尺杨村近，吾宗有送迎。”《泊北夏口》云：“舟维凉雨后，人坐晚灯初。叶湿全低柳，波寒不上鱼。揽衣嫌葛细，得酒爱更余。亦有耽吟客，瑶篇孰起予”《夕阳》云：“一棹秋风里，行行又夕阳。飞还鸦影乱，舞罢柳丝黄。客意衔山急，帆阴卧水凉。何人方独立觅句向苍茫。”

三五

裘文达公曰修，与余同出蒋文恪公门下。己未入都，过阜城，悦女校书采玉，意殊拳拳。后乞假归觐，余《送行》诗戏云：“阜阳女儿名采玉，当筵一曲歌《杨柳》。今日临邛负弩迎，可还杜牧寻春否”又十年，余入都补官，裘典试江南，相逢在平道上。见赠云：“车中遥指影翩翩，忽讶相逢古道边。粗问行藏知大概，谛观颜色胜从前。南来我愧山涛鉴，北去君夸祖逖鞭。后会分明仍有约，归程期在暮春天。”是夜宿旅店，见余壁上有诗，和其后云：“漫空飞絮揽春情，十日都无一日晴。水断虹桥迷古渡，云埋雉堞隐孤城。故人已别心犹惜，旧壁来看眼忽明。我正耸肩闲觅句，不劳津吏远相迎。”己卯秋，裘又典试江南，到山中为余诵之。

公出使伊犁，襄赞军事；《在黄制府行台即席有作》云：“使相钧衡大将旗，西来宾阁喜追随。谈深席上杯行数，坐久窗间日过迟。任事肩无旁卸处，安边功是已成时。天兵讨叛非勤远，此意须教万姓知。”又《元旦试笔》云：“年年染翰挥毫手，乍喜金鞭控铁骢。”呜呼！以一书生，而能走万里，赞军机，与沈文愬公以诗人而受帝宠者，皆近今所未有。可称吾榜中得人最多，张乖崖不得擅美于前。

三六

卢雅雨先生转运扬州，以渔洋山人自命，尝赋《红桥修禊》四章；一时和者千余人。余俱未见。而先生原唱，余亦不甚爱诵也。及其致仕，《留别扬州》诗，竟成绝调：真所谓欢愉之词难工，感怆之言多妙耶其词曰：“脱却银黄敢自怜不才久任受恩偏。齿加孙冕余三岁，归后欧公又九年。犬马有情仍恋主，参

苓无效也凭天。养痾得请悬车日，五福谁云尚未全” “平山回望更关愁，标胜家家醉墨留。十里亭台通画舫，一年箫鼓到深秋。每看绛雪迎朱旆，转似青山恋白头。为报先畴墓田在，人生未合死扬州。” “长河一曲绕柴门，荒径遥怜松菊存。从此风波消宦海，始知烟月足家园。岁时社集牛歌好，乡里筵开鹤发尊。痴愿无多应易遂，杖朝还有引年恩。” 呜呼！后公果将杖朝矣，乃竟不得考终。余吊之曰：“潘岳闲居竟不终，褚渊高寿真非福。” 《列子》云：“当生而生，福也；当死而死，福也。” 其信然欤！

三七

余髫年入泮，人来相贺，而余不知其何以贺也。读宋人李防《赠贾黄中童子》云：“见榜不知名字贵，登筵未识管弦欢。” 方知古人措词之切。

三八

声音不同，不但隔州郡，并隔古今。《谷梁》云：吴谓“善伊”为“稻缓”。淮南人呼“母”为“社”。《世说》：王丞相作吴语曰：“何乃淘” 《唐韵》：“江淮以‘韩’为‘何’。” 今皆无此音。

三九

偶见坊间俗韵，有以“真元”通“庚青”者，意颇非之。及读《三百篇》，爽然若失。“山榛”、“隰苓”、“十蒸(按：原作“真”，据民国本改。)” ，通“九青”。“有鸟高飞，亦傅于天。彼人之心，于何其臻。曷予靖之，居以凶矜。” 是“一先”、“十一真”、“十蒸”俱通也。《楚辞》：“肇锡余以佳名”，“字余曰灵均”；“八庚”通“十蒸(按：同上。)” 也。其他《九歌》、《九辨》，俱“九青”通“文元”。无怪老杜与某曹长诗，“末”字韵旁通者六；东坡与季长诗，“汁”字韵旁通者七。

四0

余祝彭尚书寿诗，“七虞”内误用“余”字，意欲改之。后考唐人律诗，通韵极多，因而中止。刘长卿《登思禅寺》五律，“东”韵也，而用“松”字。杜少陵《崔氏东山草堂》七律，“真”韵也，而用“芹”字。苏颋《出塞》五律，“微”韵也，而用“麾”字。明皇《钱王腹巡边》长律，“鱼”韵也，而用“符”字。李义山属对最工，而押韵颇宽，如“东、冬”、“萧、肴”之类，律诗中竟时时通用。唐人不以为嫌也。

四一

沈总宪近思，在都无眷属。项霜泉嘲之，云：“三间无佛殿，一个有毛僧。” 鲁观察之裕，性粗豪而屋小，署门曰：“两间东倒西歪屋；一个南腔北调人。” 薛征士雪善医而性傲，署门曰：“且喜无人作狗监；不妨唤我作牛医。”

四二

同年成卫宗，宰南安。小婢春桂于后园获石印，文曰“忠孝传家”，成题云：“孔龟张鹄难重覩，此石摩挲亦颇宜。愧我干生期许在，尽教世守作良规。”余宰江宁时，聘史荅湄为记室，成识之于署中；后为台湾司马。史馆冯观察家，相见甚欢。秩满将西渡，留别史云：“卅年旧雨各西东，忽漫相逢大海中。自是壮怀同作客，不堪衰鬓已成翁。世情转烛贫交久，物态浮云老眼空。他日故园应聚首，一樽相对话松风。”

四三

寇莱公梦中诗云：“渡海只十里，过山已万重。”后贬雷州渡海，方悟前诗成讖。范文正公咏《月》云：“已知千里共，犹讶一分亏。”后终于参知政事。

四四

姑母嫁沈氏，年三十而寡，守志母家。余幼时，即蒙抚养。凡浣衣盥面，事皆依赖于姑。姑通文史。余读《盘庚》、《大诰》，苦聱牙，姑为同读，以助其声。尝论古人，不喜郭巨，有诗责之云：“孝子虚传郭巨名，承欢不辨重和轻。无端枉杀娇儿命，有食徒伤老母情。伯道沉宗因缚树，乐羊罢相为尝羹。忍心自古遭严谴，天赐黄金事不平。”余集中有《郭巨埋儿论》，年十四时所作；秉姑训也。

四五

江西帅兰皋先生，名念祖，督学浙江，一时名宿，都入网罗；半皆苏耕余广文为之先容。苏故癸巳进士，长于月旦；吾乡名士，多出其门。惟余年幼未往。帅公来时，余年十九，考古学，赋《秋水》云：“映河汉而万象皆虚，望远山而寒烟不起。”公加叹赏。又问：“‘国马’、‘公马’，何解”余对云：“出自《国语》，注自韦昭。至作何解，枚实不知。”缴卷时，公阅之，曰：“汝轻年，能知二马出处足矣；何必再解说乎”曰：“‘国马’、‘公马’之外，尚有‘父马’；汝知之乎”曰：“出《史记·平准书》。”曰：“汝能对乎”曰：“可对‘母牛’。出《易经·说卦传》。”公大喜，拔置高等。苏先生闻之，招往矜宠，以不早识面为恨。先辈之爱才如此。后帅公为陕西布政使，窜死台上。余赋五古哭之，末四句曰：“青蝇宦海飞，白骨沙场抛。何当抱孤琴，塞外将魂招”

四六

诗有正喻夹写，似是而非之语，最妙。王介祉咏《铁马》云：“依人檐宇下，底作不平鸣”香亭《阻风》云：“想通天上银河易，力挽人间风气难。”周之桂咏《秋暑》云：“傍晚灯偏光焰大，罢官人更热中多。”董曲江太史《过十八滩》云：“漫夸利涉乘风便，始信中流立脚难。”周诗成时，适有罢官者冒酷暑入都，读者愈觉其佳。

四七

余少时气盛跳荡，为吾乡名宿所排。惟柴秀才名致远、号耕南者，一见倾心。乙卯春，柴读书孤山，余寄札云：“秋将至矣，颇欲掩帷；春实佳哉，未能端坐。”余数行，泛论友朋。柴答云：“赤炜未来，青春可爱。足下端坐未能，仆且懒索香熏矣。来书倦倦人物，此间俗子如春萍，何从觅佳客昨无聊，闲步登孤山之巅，折梅谁赠可怜可怜！某某辈，仆不能定其为人。鄙意：以仲翔针芥之言求知己，以君子全交之道待泛交：如是而已。晴日早来，当以此论，质之逋老。”余爱其措词隽雅，有谷子云笔札之妙，藏篋中五十余年。耕南《夜游孤山》有句云：“月行疑踏水，花坐当熏衣。”后客死广西。己亥年，余至其家；夫人出见，白发萧然：有陆鲁望重过张处士故居光景。

丙辰春，余欲西行，苦无路资。适耕南之兄东升就馆高安，挈余同至署中，赠金一笏，裁得裹粮至粤。一路舟中联句。过鄱阳湖，野有树，大可蔽牛，已朽折委地矣；旁一小枝，穿根而出，高十丈余。相传，明太祖与陈友谅战时，此树代受炮，故封为“将军”。至今尚有烧灼痕。柴首唱云：“大树兵火余，枯根尚委地。”余续云：“曾抱纪信忠，一死代汉帝。”柴云：“轮困根盘存，焦枯枝叶弃。”余云：“丛丛莓苔痕，郁郁霜露气。”柴云：“祖干扶桑倾，孙枝小龙继。”余续云：“穿出盘古坟，犹作挈云臂。”东升叹曰：“二语险绝，可不必续成矣。”彼此一笑而罢。东升赠余五古，仅记二句云：“浩气盘九疑，晴襟豁万谷。”呜呼！当日无柴君，则余何由得见金公又何由得从粤西至都下哉后戊戌年，余往杭州访柴。邻人云：“全家都在广东。”东升亡后，未曾归葬。余哭以诗，载集中。

四八

余弱冠时，与王复旦卿华为至交。其父星望公官御史。丙辰春，余从广西入都。卿华举浙江乡试。漏尽，作家信，报其尊人，犹再三道余不置。已而同到京师，彼此失意，往来更密。其大父子坚先生，亦以国士相待。次年八月，卿华归娶，同骑马至彰仪门外，两人泣别。戊午秋，星望公病笃，犹读余闾墨，许为第一。初十日，榜发，余获隽，而先生即于是日委化。余感生平知己之恩，往视含殓，颜色惨凄。其戚唐某疑余落第，再三道屈，坐客无不掩口而笑。卿华赠余改官云：“朝士尽将韩愈惜，都人争作李邕看。”又数年，闻其再落第，缢死长安。余哭以七古一章，载集中。己亥春，余归杭州，访其墓，则四至埏道，被势家侵占；为告之官，而断还其后人。

四九

余六十三岁，方生阿迟。时家弟春圃观察在苏州，勾当公事；接江宁方伯陶公飞檄文书，意颇惊骇，拆之，但有红笺十字云：“令兄随园先生已得子矣。

”常州赵映川舍人诗云：“佳问有人驰驿报，贺诗经月把杯听。”

五〇

余弱冠在都，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，终不得一见。庚寅七月，患臂痛，乃买舟访之，一见欢然。年将八十矣，犹谈论生风，留余小饮，赠以良药。门邻太湖，七十二峰，招之可到。有佳句云：“一生那有真闲日，百岁仍多未了缘。”《自题墓门》云：“满山灵草仙人药，一径松风处士坟。”灵胎有《戒赌》、《戒酒》、《劝世道情》，语虽俚，恰有意义。《刺时文》云：“读书人，最不齐；烂时文，烂如泥。国家本为求才计，谁知道，变做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道是圣门高弟。可知道‘三通’、‘四史’，是何等文章！汉祖、唐宗，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：读得来肩背高低，口角嘘唏，甘蔗渣儿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！辜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他骗得高官，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！”

五一

唐当治平时，或咏所见，曰：“可惜数枝红艳好，不知今夜落谁家。”及世乱矣，或咏所见，曰：“无穷红艳烟尘里，骤马分香散入营。”

五二

广东称妓为“老举”，人不知其义。问土人，亦无知者。偶阅唐人《北里志》，方知唐人以老妓为都知，分管诸姬，使召见诸客；一席四环，烛上加倍，新郎君更加倍焉。有郑举举者，为都知；状元孙惺颇惑之。卢嗣业赠诗云：“未识都知面，先输剧罚钱。”广东至今有“老举”之名，殆从此始。

五三

谢深甫云：“诗之为道，标举性灵，发舒怀抱，使人易于矜伐。”此言是也。然如杜审言临终谓宋之问曰：“不见替人，久压公等。”袁嘏自称己所作诗，“须以大材迳之：不尔，飞去。”言虽夸，尚有风趣。汉桓帝时，马子侯自谓知音，弹《陌上桑》，左右尽笑，而子侯犹摇头自得。则蚩犷太过矣。今之未偕竞病而诗狂欲上天者，毋乃类是。

五四

孙兴公说曹（按原为“高”，据民国本改。）辅佐“如白地光明锦，裁为负版裤。虽边幅颇阔，而全乏剪裁”。宋诗话云：“郭功甫如二十四味大排筵席，非不华侈，而求其适口者少矣。”一以衣喻文，一以食喻诗：作者俱当录之座右。

五五

淮南程氏虽业禹莢甚富，而前后有四诗人：一风衣，名嗣立；一夔州，名盗；一午桥，名梦星；一鱼门，名晋芳。四人俱与余交，而风衣、夔州，求其诗

不得。鱼门虽呼午桥为伯父，意颇轻之。余曰：“午桥先生古风力弱，近体风华，不可没也。”如《看花不果》云：“蜡屐也思新草色，病醒偏负晓莺声。”《赠僧》云：“楼前常设留宾榻，岩下多栽献佛花。”《桐庐》云：“百里烟深因近水，一年秋早为多山。”皆佳句也。

五六

齐武帝于兴光楼上施青漆，谓之“青楼”；是青楼乃帝王之居。故曹植诗“青楼临大路”；骆宾王诗“大道青楼十二重”：言其华也。今以妓为青楼，误矣。梁刘邈诗曰：“倡女不胜愁，结束下青楼。”殆称妓居之始。

五七

《小雅》：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考上下文，并无乡里之说。张衡《南都赋》：“永世克孝，怀桑梓焉。真人南巡，睹旧里焉。”后人因之，遂以桑梓为乡里。

五八

宋潜溪曰：“人皆云：‘陶渊明不肯用刘宋年号，故编诗但书甲子。’此误也。陶诗中凡十题甲子，皆是晋未亡时，最后丙辰，安帝尚存，琅琊王未立；安得弃晋家年号乎其自题甲子者，犹之今人编年纂诗，初无意见。”

五九

黄鲁直诗“月黑虎夔藩”，用少陵《课伐木》诗序，云：“有虎知禁”，“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”。夔者，夔州人也。鲁直以“夔”字当“窥”字解，为益公《题跋》所讥。

六〇

郭注《尔雅》：“阙逢摄提格，未详。”司马贞《索隐》以《尔雅》为近今所作，所记年名不符古。钟鼎从未有以阙逢摄提纪年者。郑夹漈曰：“今人编年，好用《尔雅》，名甲为阙逢，乙为旃蒙：是以一元大武为牛也。夫隐语为智井逃难之言，岂可施于简编乎”顾宁人有古人不以甲子纪岁之说。又云：“古人不以王父字为字。”按《通志》历举春秋时以王父字为字者八十余条。顾最博雅，竟不曾见过《通志》，何耶

六一

吴冠山先生言：“散体文如围棋，易学而难工；骈体文如象棋，难学而易工。”余谓古诗如象棋，近体如围棋。

六二

何南园咏《野菊》云：“绝无人处偏逢我，不寄篱边独羨君。”写“野”字妙。李琴夫咏《瓶菊》云：“未许园林终晚节，不妨风雨到重阳。”写“瓶”字妙。李又有“风定雨丝直”，五字亦佳。

六三

鱼门太史云：“古文有可读者，有可观者。”余谓诗亦然：有可读者，有可观者；可观易，可读难。

六四

鲍雅堂之妹，诗人步江女也，名季姒，工吟诗。金棕亭赠云：“续史正堪兄作伴，工吟恰好父为师。”

六五

己卯冬，余在扬州，见门生刘伊有《游平山诗册》；作者十余人，俱押“卮”韵。余独赏如皋顾秀才驹“清响忽传楼外笛，严寒争避手中卮”之句。后官湖北归，卜筑于如皋百步。余过其居，主人感二十年前知己，欣然款接，宴饮水窗，出新诗相示。《西湖》云：“白沙堤外荡舟行，烟雨空濛画不成。忽见斜阳照西岭，半峰阴间半峰晴。”“花坞斜连花港遥，夹堤水色淡轻绡。外湖艇子里湖去，穿过湖西十二桥。”《虎丘》云：“片石尚留金虎迹，千花都是玉人魂。”

六四

余过如皋，访冒辟疆水绘园。荒草废池，一无陈迹；惟败壁上有断句云：“月因恋客常行缓，风为吹花不忍狂。”刘霞裳有句云：“一片乱红吹满地，看来最忍是东风。”正与此意相反。

六七

杭州何春巢年少耳聋，而风情独绝。有《秦淮竹枝》云，“猩红一点着樱唇，淡抹春山黛色匀。压鬓素馨三百朵，风来香扑隔河人。”“远近听来笑语声，板桥西畔泛舟行。寻常一柄芭蕉扇，摇动春葱便有情。”“兰桡最是晚来多，万点红灯映碧波。我已三更鸳梦醒，犹闻帘外有笙歌。”“夕阳两岸画楼台，红藕香中一棹回。别有芳心卿不解，扁舟岂为纳凉来”

六八

吾乡王百朋先生《过李白庙》云：“气吞高力士，眼识郭汾阳。”只此十字，可以概太白生平。

六九

郭明府起元，字复堂，闽中孝廉，受业于蔡闻之宗伯。蔡为理学名儒，而郭以任侠闻。蔡有家难，郭为证佐，至受官刑；交臂历指，口无二辞。后宰盱眙，与余同官。有《客中秋思》一绝云：“销魂何处盼仙槎，客鬓逢秋白更加。遥指断桥垂柳岸，前年曾宿那人家。”《赠方南堂》云：“一瓢自可轻千乘，三径还堪抵十洲。”《比舍》云：“熏衣香出红窗外，斗草声喧绿树边。”其母夫人陈玉瑛，自称左芬侍史。佳句云：“欲别难为别，吞声古渡头。妾心如此

水，相送下渝州。”

七〇

刘悔庵有句云：“石交惟旧砚，火伴是寒炉。”陈古渔《吊六朝松》云：“剧怜儿辈不及见，真似古人难再生。”俱有东坡风味。

七一

霞裳与其父役于慈湖，舟覆江中。时当腊月，两人赖衣裘，故浮水不沉。有救船至，父曰：“我老矣，速救我儿！”儿曰：“不救吾父，我不受救！”父子推让，适又有船来，遂得两全。陶景山明府赠以诗曰：“本是龙门客，龙宫今到来。孝慈应默佑，风浪不为灾。”其孙涣悦亦赠云：“从今吸尽西江水，吐属文章更不同。”

七二

程鱼门《覆舟》诗原稿，写眼前惊悸情景最真。后改本有意修饰，转不如前。今特录其原作云：“扬州西去一宵程，小艇无端夜忽倾。制命不烦沧海润，澡身先试暮流清。诗书失后无余本，戚友来时话再生。莫叹遭逢磨蝎重，世间风浪几曾平”“客舟猛疾势如风，南北相持力不同。绝叫已惊身在水，举头犹见月如弓。慈航倏至关天幸，只履飘然悟大空。时失去一履。揽芷褰裳平日愿，险随骚魄葬珠宫。”余赋诗调之云：“《水经》注疏河渠考，此后输君阅历深。”

七三

善写风水之险者，吾乡粮道程公光钜有《华阳行》云：“滔滔汨汨长江水，扁舟一叶天涯子。船头船尾白浪高，片云黑处狂风起。舟子喧呼语未终，布帆半曳浪浇篷。桅竿百尺横斜立，欲卧不卧奔涛中。涛涌如山高莫比，青山头落江心里。一倾一仄强撑风，欲上船舷见船底。小儿无知向母啼，大儿解事欲登堤。面面相看心胆折，男号女哭一齐歇。翻身挣立唤邻舟，邻舟早向潮头没。须臾岸回风势顺，回首惊魂才一瞬。电掣雷轰万马驱，举头已到华阳镇。华阳已到惊未平，老妻尚有念佛声。”

七四

金陵张秀才培，饶有风貌。正月间，与画师邹若泉来。余心识之。亡何，又与常君得禄来。余转问：“可认张某乎”已而知即前人，自惭老眼之昏。乃诵刘悔庵诗曰：“闲行那可忘携杖，欲揖还愁错认人。”

七五

杭州孙中翰传曾，与余三世通家；诗才清逸。《春朝》云：“莺啼迎晓霁，蝶梦怯花寒。”《上巳》云：“人临曲水偏愁雨，天惜桃花忽放晴。”

七六

近人起句之妙者：新安张节《夜坐》云：“雨霁月忽满，墙阴树影摇。”陈月泉《舟中》云：“独起对江月，满船闻睡声。”某《春早》云：“不待清明近，莺花已自忙。”三起俱超。结句之妙者：“月中无事立，草上一萤飞。”

“殷勤语江岭，归梦莫相妨。”“远山深树里，钟断有余声。”三结俱超。惜忘题目及作者姓名。

七七

丁未，余游武夷，夜泊江山，闻邻舟有客说鬼，口杭音。余喜语怪，乃揖而进之。其人姓陆，名梦熊，字莹若，乃吾乡诗人也。别后蒙寄《晚香堂诗》二十余卷。《晓起见雪》云：“夜静无风冷莫支，檐前冻雀早应知。关心喜见头番雪，扫径先扶竹树枝。红友有情还爱我，绿梅无梦亦相思。断桥久废冲泥屐，欲踏琼瑶访莫迟。”《鹅湖寺》云：“地寒花未放，僧朴语无多。”皆妙。

七八

读诗不读史，便不知作者事何所指。李焘《长编》载：宋真宗为李沆还债三十万。故宋人诗云：“新祠民祭祀，旧债帝偿还。”《唐书》载：王毛仲奏明皇：愿得宋壕为客。帝许之。故徐骑省《赠陈侍郎花烛》云：“坐客亦从天子赐，更筹须为主人留。”

七九

高文端公之父嵩瞻都统，《赠弟斌》云：“与君一世为兄弟，今日相逢第二场。”想见勋贵家国尔忘家之义。有《积翠轩诗集》。文端公属余为注释，编上、下两卷。

八〇

雅谑自佳。或以诗示仲小海。仲曰：“诗佳矣，可惜太甜。”其人愕然问故。曰：“有唐气，焉得不甜”蔡芷衫好自称“蔡子”，以诗示汪用敷。汪曰：“打油诗也。”蔡怒曰：“此《文选》正体，何名打油”曰：“菜子不打油，何物打油”

八一

前朝说部，有俚语可存者。如：《晓学仙者》云：“服药求长生，莫如孤竹子。一食西山薇，万古长不死。”戒豁刻者云：“幸门如鼠穴，也须留一个。若皆堵塞之，好处都穿破。”刺暴贵者，咏《鸱吻》云：“而今抬在青云上，忘却当年窑内时。”嘲官昏者，《咏伞》云：“常时撑向马前去，真个有天没日头。”刺好谮人者，《咏蝉》云：“莫倚高枝纵繁响，也应回首顾螳螂。”刺代人劾友者，《咏金》云：“黄金自有双南贵，莫与游人作弹丸。”

八二

元人《吊脱脱丞相》云：“百千万贯犹嫌少，堆积黄金北斗边。可惜太师无脚

费，不能搬运到黄泉。”

八三

杨子载《漫兴》云：“客中恍过曾游境，梦里常逢未见书。”郭磨秀才见赠云：“园疑曩昔曾窥处，人似生平未见书。”

八四

耿上舍湘门《题素斋舫壁》云：“背郭临河静不哗，一轩深筑抵山家。茶烟出户常蒙树，池水过篱欲漂花。小睡手中书欲堕，半酣窗下字微斜。丛兰不合留香久，勾引游蜂入幕纱。”

八五

海宁陈心田寅，与诸友以禁体咏《梅》云：“已看无不忆，未见必先探。”汪秋白云：“一枝怀故宅，几度忆前生。”陈谷湖云：“交枝香不断，一白树难分。”顾竹坡咏《绿梅》云：“窥春自怯荷衣薄，倚竹谁怜翠袖寒”俱妙。又有梅花宜称诸咏：《夕阳》云：“残香漠漠山家暝，犹作宫人半额黄。”《疏篱》云：“有客来探门未启，先从鹿眼认琼枝。”《微雪》云：“料峭寒凝天半黄，霏烟漠漠集池塘。是梅是雪两三点，飞絮因风想谢娘。”《枰下》云：“花底消闲对弈时，棱棱石角拥寒枝。微风吹堕两三朵，绝似山人落子时。”

八六

戊寅二月，过僧寺，见壁上小幅诗云：“花下人归喧女儿，老妻买酒索题诗。为言昨日花才放，又比去年多几枝。夜里香光如更好，晓来风雨可能支巾车归若先三日，饱看还从欲吐时。”诗尾但书“与内子看牡丹”；不书名姓。或笑其浅率。余曰：“一片性灵，恐是名手。”乃录稿问人；无知者。后二年，王孟亭太守来看牡丹，谈及此诗，方知是国初逸老顾与治所作。余自负赏识之不误。王因云：“国初前辈，不登仕途，与老妻相对，往往有此清妙之作。”因诵吴野人《寿内》云：“潦倒丘园二十秋，亲炊葵藿慰余愁。绝无暇日临青镜，频过荒年到白头。海气荒凉门有燕，溪光摇荡屋如舟。不能沽酒持相祝，依旧归来向尔谋。”觉风趣更出顾诗之上。

八七

尹文端公曰：“言者，心之声也。古今来未有心不善而诗能佳者。《三百篇》，大半贤人君子之作。溯自西汉苏、李五言，下至魏、晋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，所谓大家、名家者，不一而足。何一非有心胸、有性情之君子哉！即其人稍涉诡激，亦不过不矜细行，自损名位而已。从未有阴贼险狠，妨民病国之人。至若唐之苏涣作贼，刘叉攫金，罗虬杀妓：须知此种无赖，诗本不佳，不过附他人以传耳。圣人教人学诗，其效可睹矣。”余笑问：“曹操何如？”公曰

：“使操生治世，原是能臣。观其祭乔太尉，赎文姬，颇有性情：宜其诗之佳也。”

八八

余以雍正丁未年入泮。今又丁未矣，戏仿重赴鹿鸣故事，作《重赴泮宫诗》，云：“记得垂髫泮水游，一时佳话遍杭州。青衿乍着心虽喜，红粉争看脸尚羞。梦里荣华如顷刻，人间花甲已重周。诸公可当同年看，替采芹香插白头。”杭州同入学者，只钱珣沙方伯一人。和云：“岁岁黉门文运开，刘郎老去又重来。壶中日转前丁未，册上名存旧秀才。两领青衫真法物，一头白发笑于意。平生几枕邯郸梦，屈指黄粱第一回。”此外，和者百余人。如毛俟园广文云：“久于馆阁推前辈，又向宫墙领后生。”梅衷源云：“锦袍笑赴青衿会，似把灵光照泮宫。”卢元珩云：“子衿一赋年周甲，圣阙重来岁又丁。”

八九

余不喜时文，而平生颇得其力。壬寅游天台，渡钱塘江，到客店，无舟可雇；遇查广文耕经有赴任船，用名纸借之，欣然来见，曰：“向读先生文登第，让船所以报也。”余赠诗云：“一只孝廉船肯让，期君还作后来人。”到新昌，邑令苏公曜，素不相识，遣车远迎，供张甚饰。余骇然，询其故，如查所语。余赠诗云：“羁旅忽逢倾盖客，文章曾是受知人。”苏宣化孝廉，作官有惠政，解饷入都，后任反其所为，民苦之。余到时，适苏回任，邑人争迎，上匾云“还我使君”，对联云：“三春花雨重携鹤；百里笙歌早入云。”不料新昌僻县，竟有文人颂扬甚雅。

九0

余过处州，想游仙都峰，以路远中止。出县城，到黄碧塘，将止宿矣；望前村瓦屋圣如，随缓步焉。与主人虞姓者，略通数语，即还寓；将弛衣眠，闻户外人声嗷嗷；询之，则虞氏见余名纸，兄弟六七人来问：“先生可即袁太史耶”曰：“然。”乃手烛上下照，诧曰：“我辈读《太史稿》，以为国初人。今年仅花甲，是古人复生矣，岂容遽去愿作地主，陪游仙都。”于是少者解帐，长者卷席，诸奴肩行李，相与舁至其家。余留诗谢云：“我是渔郎无介绍，公然三夜宿桃源。”

九一

游仙之梦，斑竹最佳。离天台五十里，四面高山乱滩，青楼二十余家，压山而建。中多女郎，簪山花，浣衣溪口，坐溪石上。与语，了无惊猜，亦不作态，楚楚可人；钗钏之色，耀入烟云，雅有仙意。霞裳悦蒋校书，为留一宿。次日，天未明，披衣而至，云：“被四面滩声惊醒。”余赋诗云：“茅屋背山起，山峰枕上看。饭香人弛担，梦醒客闻澜。花野得真意，竹多生暮寒。青溪蒋

家妹，欢喜遇刘安。”

九二

温州虽多佳丽，而言语不通。有织藤盘者，甚明媚；彼此寒暄，了不通晓。余戏赠云：“安得巫山置重译，替郎通梦到阳台”

九三

温州风俗：新婚有坐筵之礼。余久闻其说。壬寅四月，到永嘉。次日，有王氏娶妇，余往观焉。新妇南面坐，旁设四席，珠翠照耀，分已嫁、未嫁为东西班。重门洞开，虽素不识面者，听人平视，了无嫌猜。心羨其美，则直前劝酒。女亦答礼。饮毕，回敬来客。其时向西坐第三位者，貌最佳。余不能饮，不敢前。霞裳欣然揖而酹焉。女起立侠拜，饮毕，斟酒回敬霞裳；一时忘却，将酒自饮。僮相呼曰：“此敬客酒也尸女大惭，媿然而笑，即手授霞裳。霞裳得沾美人余沥以为荣。大抵所延，皆乡城粲者，不美不请；请亦不肯来也。太守郑公以为非礼，将出示禁之。余曰：“礼从宜，事从俗：此亦亡于礼者之礼也。”乃赋《竹枝词》六章，有句云：“不是月宫无界限，嫦娥原许万人看。”太守笑曰：“且留此陋俗，作先生诗料可也。”诗载集中。

九四

雁宕观音洞最高敞，可容千人；石坡共三百七十七级，余贾勇登焉。相传：嘉靖二十年，按察使刘允升偕二女，成仙于此。塑像甚美。余低徊久之，下坡留恋，《口号》云：“垂老出仙洞，一步一踌躇。自知去路有，断然来时无。”

九五

余游览久，得人佳句，必手录之。过安庆，见司狱许健庵扇上自题云：“权支薄俸初成阁，自爱闲曹好种花。”到黄公垆杏花村，见陈省斋太守有对云：“至今村酿黄公酒，依旧花开杜牧诗。”庐山开先寺见程巨山有对云：“树里月光才露影，山中云气不分层。”小姑山有俞楚江对句云：“入寺恍疑雨，终宵只觉寒。”巨山姓程名岩，余己巳同年，官至少宰。

九六

罗浮只华首台、五龙潭数处，景尚幽渺；其余如梅花村、冲虚观，平衍散漫，颇无足观。不知何以洞天福地，负此盛名。节相李侍尧勒石云：“黄土卧黑石，此外一无有。只可一回来，不堪再回首。”

九七

游武夷，路过苏岭，见关庙中公卿题句甚多。庄培因太史云：“竹林初过雨，僧寺乍生凉。”朱石君侍郎《己亥过》云：“山僧谈旧雨，使者阅流星。”《癸卯再过》云：“字迹惊分雁，参居竟隔星。”盖第一次与其兄竹君作学使交代，第二次伤竹君之已亡也。秦大士学士题云：“幽境爱耽禅悦永，老僧

阅尽使星忙。”

九八

武夷胜处，以第七曲天游一览亭为最。寺中揭炼师字子文者，颇能诗，留宿一宵。诵其《自寿》云：“病能自药容身健，道不人谈免俗讥。”庭柱有对云：“世间有石皆奴仆；天下无山可弟兄。”末署“毛大周题”。

卷一三

一

李穆堂侍郎云：“凡拾人遗编断句，而代为存之者，比葬暴露之白骨，哺路弃之婴儿，功德更大。”何言之沉痛也！余不能仿韦庄上表，追赠诗人十九人。乃录近人中其有才未遇者诗，号《幽光集》，以待付梓。采取未毕，姑先摘数首及佳句，存《诗话》中。归安姚汝金，字念慈，初名世铎，性落拓，冠履欹斜，有南朝张融风味。《谢吴眉庵少司马荐鸿博启》云：“十年老女，犹画蛾眉；百战将军，空争猿臂。”一时传其工整。《题〈李将军夜逢醉尉图〉》云：“陇西将军雄且武，猿臂闲来聊射虎。良宵与客饮田间，饮罢归遭亭尉侮。将军醉矣尉未醒，宿之亭下良复苦。羸马单车野次偕，昏灯淡月残更吐。是时将军正失官，意岂须臾忘灭虏暂屈龙沙熊豹姿，试听鹭堠虾蟆鼓。画师摹写如目睹，面带微酣色微怒。古者门官各有司，彼候人兮实主之。夜行必禁犯必罚，由来启闭惟其时。今将军尚不得尔，斯言良是非醉词。倪师文帝奖细柳，此尉应得蒙恩知。或如丙相怨酒失，异日可藉闻边机。请俱一旦快私忿，将军之量宜偏裨。”《看剑》云：“齐金楚铁擅名高，碧血模糊旧战袍。不跃不鸣兼不化，问渠何处异铅刀。”念慈受知于鄂文端公。公卒，念慈哭云：“未报公恩徒一恸，自怜此泪亦千秋。”在山左时，有讹传其死者。后入都，诸桐屿太史赠诗云：“学道终朝银阙去，入都快比玉门还。”念慈答云：“欠来一事能逃否，闻到同心自愕然。”

二

金陵刘春池，名芳，织造府计吏也。不戒于火，将龙衣贡物，俱付焚如。赔累后，既贫且老，而诗兴不衰。如：“贫难好客如当日，老觉逢人羨少年。

”“三间屋仅栖儿女，一领裘还共祖孙。”“从古诗惟天籁好，万般事让少年为。”皆佳句也。其《忆半野园旧居》云：“半野园堪遂隐沦，山为屏障水为邻。林亭已入天然画，休息难终老去身。乔木昔曾经我种，好花今复为谁春。伤心最是重来燕，不见堂前旧主人。”《吊香櫟树》云：“自别园林甫二旬，忽枯此树是何因。伊如义不迎新主，我独悲同哭故人。物与情通原有感，木经岁久岂无神。尚须留取根株在，犹望仍回旧日春。”刘以欠帑入狱，予向尹文端公诵其诗。尹惊其才，即命宽限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其子曾，字悔庵，亦好吟诗，不

省家事，人目为痴。然得一二句，便写示余。《岁晏》云：“檐以低常暖，裘因敝转轻。”见赠云：“新稿只呈萧颖士，长裾不谒郑当时。”呜呼！胸襟如此，何得目为痴哉？春池尚有佳句云：“道在己时惟自适，事求人处总难凭。”“衰龄转作无家客，多寿还须有福人。”“异地几忘身是客，禅门今已熟于家。”春池富时，有穷胥倚以生活，后竟负之。故咏《落叶》云：“积怨堆愁委地深，西风衰草乱虫吟。此时狼籍无人间，谁记窗前借绿阴”《雨中海棠》云：“黑云若得明朝霁，红雪犹余未放枝。我独笑花花笑我，今年俱未得逢时。”此虽仿罗隐赠妓诗意，而运用恰新。

三

乌程凌云，字香坪，少有《吴门纪事》诗，极酒场花径之乐。晚年就馆李参戎家，郁郁不得志而卒。《胥门感旧》云：“金阊曾度五清明，选胜携朋取次行。杨柳堤边调细马，杏花村里听娇莺。春风久负青山约，旧雨难寻白鹭盟。今日胥江重舫棹，斜阳芳草不胜情。”《过分水龙王庙》云：“汶河西注水汪洋，南北中分界两行。从此空弹游子泪，随波流不到家乡。”他如：“雨积山多瀑，烟收树满村。”“鱼跳惊烛影，鸡唱乱孳音。”俱有风味。

四

表弟章蕝斋秀才，名袁梓，性迂碎，有洁癖，好神仙吐纳之术；自谓可长生，而卒不验。《睢阳客兴》云：“几度飘蓬动客嗟，况逢迟日感韶华。阶前杖响谁看竹，月下烟飞自煮茶。游骑踏残零露草，幽禽含过隔墙花。寻芳孺子知时节，也着新衣到酒家。”《对雪》云：“素光灿烂映檐楹，未许疏狂叹独清。隔夜江山都改色，连朝猿鸟并无声。风飘堕瓦寒冰响，鼠灭残灯外户明。画帐香茵初睡起，举头错认是天晴。”其他佳句云：“有梅人坐静，踏雪鹤行徐。”“风枝挑瓦堕，石笋引藤缠。”“宵柝暗惊孤客梦，寒鸡时作故乡声。”“蜂能负子应知老，燕屡升堂若贺贫。”“花香夹路人归缓，水影摇天月上迟。”“投杖惊逃穿屋鼠，围棋引进过门人。”俱妙。

五

高文照字东井，少年韶秀，嶷嶷自立。父植，宰德化，有贤声。所得俸，尽为东井买书。年未二十，诗已千首。目空一世，于前辈中所心折者，随园与心余而已。举甲午乡试，后卒于京师。诗稿不知流落何处。见赠云：“万壑千峰裹一门，仙家住老百花村。重开朱户楼台出，未改青山面目存。执手各探新得句，惊心难定旧离魂。怜才谁似先生切，替拭襟前积泪痕。”“宏奖何人得到斯，文章风义一身持。眼无后起偏怜我，座有先生敢论诗。转舵风看收舵候，在山泉话出山时。才名官职谁多少，未要区区世上知。”“此身几肯受人怜，低首为公拜榻前。不朽文章传郭泰，得闻丝竹许彭宣。女要骂予申申日，邓禹嗤人寂寂

年。想到平生知己报，商量只有祖生鞭。”其他佳句如：《过衢州》云：“水回双碓落，滩急一篙争。”《寿山庵》云：“一磬隔花出，片幡当殿阴。”《送人》云：“且将一点思乡泪，洒向君衣好寄归。”《赠方子云》云：“门外市声三日雨，帘前风色一床书。”《过阮怀宁故宅》云：“鸟语尚疑偷法曲，池波无复照明妆。”

六

昆山徐柱臣，字题客，健庵尚书之孙，余亲家也。《饮外舅张氏青山庄》云：“东风报花信，春色来南枝。辍棹风渐细，到门香已知。绿野占胜迹，青山似昔时。登楼俯林杪，雪影何离离。”《舟中晚眺》云：“天垂余霭横，船在镜中行。拍手沙禽起，回头明月生。向南寒气减，入夜酒怀清。不有兰陵酿，衔杯空复情。”题客性耽词曲，晚年落魄扬州，为洪氏司音乐以终，惜哉！又有句云：“看惯旧书多脱线，移来新树少开花。”

七

徐绪字徵园，苏州人，貌短小，为李守备炯记室。终日以酒一壶、杜诗一卷自娱。此外，不知有人间事。余题其小像云：“吴市布衣大，杜陵诗骨尊。”卒贫死。诗稿散失。余录其《雨阻胥江》云：“击柝严城闭，相依再宿舟。一天惟是雨，六月竟如秋。渐觉江湖满，能无稼穡忧。萍踪怜乞食，华发早盈头。”《移居》云：“剥啄衡门启，时过话老农。却欣环泮水，不厌此萍踪。对酒东邻树，催诗南寺钟。隔城山色好，落日见芙蓉。”《归舟至盘溪》云：“漂泊仍长铗，归来买钓槎。顺流风势缓，近岸雨声多。小鸟冲烟起，低桥拨棹过。家人应识我，篷底远闻歌。”《盆菊》云：“束瓦为花盆，无须金屋藏。带霜移牖下，就日列阶旁。种细开尤晚，名多记辄忘。到残应匝月，不限举壶觞。”《寒檐》云：“寒檐短景如风驰，迢迢长夜占八时。弱女刺绣补不足，一灯豆大燃残脂。呼儿剧论千古事，老妻来聒明朝炊。掩耳疾走且相避，隔屋吾弟能吟诗。不图转落乃嫂笑，小郎亦有儿啼饥。”《西邻哭》云：“夜闻西邻哭，哭声一何悲！云是母哭儿，声声哭入老夫耳。老夫亦有丈夫子，同日辞家分路死。死弗及见哭凭棺，三月到今泪未干。伤心有口那能言；君不见，乌生八九子，一一飞上青林端。”《新竹》云：“森森碧玉已成行，一雨长梢尽过墙。微露粉痕初解箨，疑君已带九秋霜。”

八

杭州仲蕴槩，字烛亭，与余同庚。雍正癸丑，两人初学为诗，彼此吟成，便携袖中，冒雨欣赏。后余官白下，而烛亭亦就幕江南，常得把晤。岁辛卯，相见苏州，怪其消瘦，不类平时壮佼；然意致尚豪，犹令小妻出拜，尚无子。亡何，讣至。记其《长至日饮随园》云：“老大空怜役库车，清樽小语过精庐。二

千里客易中酒，半百外人无熟书。断雁贴云寒雨后，归鸦拥树晚晴初。今朝罨画轩西醉，觅句差贪一线余。”《莫愁湖》云：“晴波嫩柳旧歌台，一眺愁心略小开。湖影淡拖山色去，春烟冷送夕阳来。游丝不绾金跳脱，水调空沉《阿滥堆》。谁更风流问徐九，销魂无那索茶杯。”《郊行》云：“雨霁郊圻笑语哗，裙腰碧过四娘家。游思解渴问荒店，春尚慰人留病花。远寺钟随迟日度，隔江山挟晚青斜。零星落地榆钱好，贱买村醪敌岁华。”他如：“月于低处作湖色，山渐暝时生水烟。”皆瘦硬自喜。

九

余甲子分校南闱，题《乐则韶舞》。有一卷云：“一人奏琯，而八伯歌风。”爱其文有赋心，荐而未售。出榜后，遇外监试商宝意先生，曰：“我收卷，见一文绝丽。问之，乃吴梅村先生孙也。我告之曰：‘此文若遇袁太史，必能赏识。’”因诵此二句。予告以果力荐矣，彼此大喜，觉论文有心心相印之奇。未几，吴到沭来谒，貌如美女，年才弱冠，益器重之。癸酉余从秦中归随园，而吴已中经魁；来见，则呕血失音，非复曩时玉貌。予心忧之。赴都会试，竟死场中，年二十七；其时同荐者，有松江廪生陈迈晴，亦奇才也。场后赋百韵诗来谒，惜未存其稿，先吴卒。吴在席上题《盆中飞白竹》云：“渭水清风谱，流传有别支。出蓝夸逸品，飞白擅奇姿。名以中郎重，根从子敬移。森然一笔起，暖若八分披。卷叶轻于鬣，抽枝弱比丝。映花风独转，拂草露俱垂。细细分龙节，轻轻洗玉肌。生来凤尾贵，不怕雀头痴。影落屏风小，香传荣几迟。恰添承旨石，同上伯英池。专室居何愧登床赏自奇。地依萧寺好，人在晚晴宜。擢彼东南秀，珍逾十二时。品题无与可，笃好有羲之。北馆承家学，南宫得画师。绿窗窥窈窕，红烛照参差。兰墨传新样，鱼笺写折枝。好将端献笔，追取顺陵碑。”吴讳维鹗，太仓人。佳句尚多，仅录其吉光片羽者，不料其即赴玉楼也。陈生五策，博引群书，两主试愕然不知来历。余尔时年少气盛，语侵主司，以故愈不得售；亦其命运使然耶有《哀两生》诗，存集中。

一〇

常熟王陆提，字介祉，瘦长骨立，两眸荧然。家贫母老，又遭冯敬通之厄，客死长沙，年三十二。其诗清丽。《苏台纪事序》云：“仆本恨人，尤希好事。趁兰膏之余焰，述花月之新闻。则有参佐名流，弘农妙裔。王昌居处，迹近金堂；韩寿来时，香通青琐。墙头一笑，秋风客钻穴相窥；枕畔五更，夜度娘凿坏而遁。不须青鸟，为约佳期；何必玄驹，始谐欢梦。手提金缕，逾沓冒以声希；怀落钿钗，胃流苏而影乱。轻拢屈戌，潜由顾恺之厨；反合仓琅，永匿梁清之洞。遂致空闺大索，徒劳阿母阅门；邻壁旁求，共讶彼姝履困。倘属无妻之牧犊，或易牵丝；偏为有婿之罗敷，难收覆水。雾生三里，叶不翳蝉；风挂

一帆，花终恋蝶。可怜月姊，随蟾魄以俱奔；讵耐冰人，赋鼠牙而作讼。谋成秘计，大都鹦鹉之禅；下得官符，不是鸳鸯之牒。怅三生兮永别，未消圆泽之烟；纵九死以无辞，难觅茅山之药。是则炼娲皇之石，莫补离天；弯后羿之弓，长仇怨日者矣。呜呼！人生行乐，难禁赠芍遗椒；我辈钟情，未免焚芝叹蕙。触哀弦于旧轸，侬亦情狂；戒覆辙于前车，卿休放诞。不逢白傅，谁裁《长恨》之歌为语双文，我作《会真》之记。”诗云：“东风如梦春如画，萝蔓须扶薇待架。黄雀飞飞镜槛边，班骓得得楼栏下。绿杨门巷是几家，青粉墙高隔乱鸦。惜艳羞窥留影镜，耽闲懒逐斗风车。柔怀脉脉惨幽独，少小红丝曾系足。萧史迟吹引凤箫，马卿忽奏《求凰曲》。寻常声息互知闻，促漏遥钟两断魂。侧帽望残窗竹影，抽钗划遍砌苔痕。蓬莱咫尺休嗟远，缥缈轻裙便往返。晓把豪犀故剔梳，宵扞了鸟还加键。怀中转侧掌中檠，殷茜难描婀娜形。蛤帐霞光犹恍忽，蜃窗日彩更晶荧。刻骨恩同胶漆洽，迷藏秘戏贪嬉狎。连天梦雨罨阳台，平地风波生楚峡。无端阿母唤匆匆，卷幔披帷室是空。鹦鹉搅翻脂盈粉，狸奴搔乱绣床绒。侍儿寻觅争牵惹，瞥见微光抽替闻。间道斜通鸟鼠山，颓垣近接鸳鸯社。防闲始悔未周遭，直待亡羊与补牢。瓜字分明惭碧玉，藕丝宛转怨金刀。多生久作双飞侣，岂忍禁持别离苦携手潜登范蠡舟，齐眉共寄梁鸿庑。夭桃已放出墙枝，元稹从题《决绝词》。无奈鸩媒偏作恶，不容雁婿永追随。诉牒控惚控花县，狐城兔窟征求遍。里胥排日计邮签，亭长分程驰驿传。替戾冈旋劬秃当，可怜屈体受银铛。淋铃雨泣红颜妇，贯索星临白面郎。铡誓从今消旧宠，刀环约在要离冢。驮金纵许赎文姬，化玉何时见韩重君不见：雪絮漫空扬作尘，沾衣拂幌总前因。柳枝逸去樊娘嫁，我亦情伤潦倒人。”《留须》云：“渐看郁郁复离离，忍遣芟除累剃师潘鬓见来增老态，飞胡学得忆儿嬉。依稀草活抽芽日，仿佛花残露蒂时。犹自堪摩未堪捋，免教人把彦回嗤。”“属体风怀梦里春，鬢鬢羞忆啮妃唇。好陪觅句拈髭客，休对熏香菇面人。青缕细含微见影，紫珍才展便伤神。从渠长到星星日，敢向中涓戏效颦”咏《题名录》云：“倚棹向通津，红笺哄市尘。买时惭启齿，展处暗伤神。千佛名经录，三生慧业因。未看先郑重，回视更逡巡。几辈曾盟笠，伊谁是积薪名场惊绝迹，号舍记比邻。药铍相依切，风檐问讯频。独怜叉手客，未遇点头人。何敢轻余子徒教怨不辰！穷通知有命，俯仰总嫌身。”《孙园剪牡丹归》云：“寻春闲访野人家，扶醉归来日未斜。买得扁舟小于叶，半容人坐半容花。”其他如：《落梅》云：“驿使再来休问信，美人已嫁莫相思。”《杏花》云：“开当落日怜微倦，嫁与东风恐不甘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误书因想得，微倦觉眠佳。”介祉好作无题诗，如：“衣上石华新唾迹，帐中霞彩旧丰神。”“登墙不惜三年望，展画谁甘百日呼。”人诮其轻薄，则云：“毕竟《闲情

》累何德不言惟有息夫人！”

十一

常州李检讨英，字芋圃，余甲子科所得士。为人醇古淡泊，一望而知为君子。年老乞归，掌教六安州，过随园，宿十日去，竟永诀矣！卒无子。《归雁》云：“清秋雁声落屋檐，春早急去程期严。此邦之人非汝嫌，高飞冥冥去且盍。稻粱虽谋退亦恬，江湖暑湿难久淹。吁嗟物性尚避炎！”《春深》云：“春深淹久客，门掩即山家。闷遣摊书坐，吟耽倚杖斜。晚风敲径竹，微雨润窗花。不觉苍苔暗，深林已暮鸦。”《僻处》云：“僻处无喧嚣，闲中耐寂寞。一卷味可耽，双屐懒不着。荏苒春将残，东风卷罗幕。庭前碧桃花，迟开亦迟落。”

十二

丙辰在都，诗人大会。有常州储君师轼、字学坡者，年最长，为坐中祭酒。后三十年，会试出余门生李英名下，选作校官，监钟山书院。久不来见。余与庄君念农先往，大呼而入，曰：“太老师来捉小门生矣尸彼此大笑。招饮随园。见赠云：“廿年名姓达安昌，应许彭宣到后堂。问字久辞松径杳，传觞重嗅竹林香。楼台近水千层曲，草木连山一带长。只恐征书来北郭，未容老住白云乡。”“高筑天风百尺楼，凭栏怀古意悠悠。声诗不堕开元后，法物还从宣政收。借箸风生磨盾鼻，读与某将军书。登山云起遂菟裘。中林猿鹤无猜忌，绕树银灯蜡屐游。”卒，无子。诗多散失。

十三

杭州潘涵，字字情，宰六合，以循吏称。两子早卒，家竟绝嗣；甚矣，天道之难知也！仅录其《随园小集》云：“安住林亭远放舟，境随人转水随鸥。好山刚近长江口，老屋深藏大树头。叱驭原同招隐别，买园先为种花愁。解还墨绶铜章贵，换得繁英与素秋。”“香名弱冠饮都城，壮志空山踽踽行。陶令获田偿酒债，敬姜操绩伴书声。渔童歌好垂丝听，长者车来拂袖迎。一片仓山梅影水，回头还比玉堂清。”“西亭北榭斗阑干，阁引天风猎猎寒。旧约飞鱼传去杳，新诗走马借来看。风生咳吐追唐调，礼失威仪谢汉宫。笑我热中心未死，偷闲来弄钓鱼竿。”

一四

同年许朝，字光庭，常熟人。诗似放翁，歿后家无继起者。录其佳句云：“泉碍石流无意曲，草经霜陨不须芟。”“倚床爱就肱边枕，照镜贪看背后山。”“得月便佳还值望，是山都好不须名。”“预思煮雪垆先办，不会裁花谱借抄。”五言如：《病骡》云：“眠沙深有印，啮草懒无声。”《山村》云：“峰乱向人涌，泉分界石流。”又：“舟隔堤撑半露篙”，七字亦佳。

一五

苏州周钰，字其相，相遇于江雨峰家；蒙一见倾心。每过苏州，必主其家。家道甚丰，而性嗇且傲，卒无子；以葬亲故，坠水死。见赠云：“零乱花飞又一年，思君时间北来船。随园清夜三更月，应照幽人独自眠。”“空吟场藿《白驹》诗，往事伤心不可思。南国至今悲贾谊，为他偏值圣明时。”咏《落花》云：“莺从此日空啼树，人到明朝懒上楼。”

一六

张长民秉政，予表侄也。父灏，官侍读学士。长民十五举京兆，三十夭亡。送余出都云：“芙蓉双阙致君身，误逐飘风落九曼。丹穴有天翔凤鸟，金羁何术扰麒麟。关前候吏覘青犊，江介行舟荡白蘋。此去未须怜左授，下方欲识谪仙人。”

一七

史梧冈进士，名震林，湛深禅理，半世长斋。知余不喜佛，而爱与余谈，以为颇得佛家奥旨。余亦终不解也。记其《观荷》云：“露折朱霞裹旭开，凄凉心付蓼花猜。银河正晒天孙锦，风雨欺香禁早来。”“蕊绽华峰斗锦年，序班宜在牡丹先。携琴笑坐如船藕，去访蓬莱海外天。”梧冈言：“修行无他慕，只求免入轮回，少认世间无数爷娘耳尸”

一八

闽人刘南庐，名芳，貌若枯僧，以布衣云游；所到必栖深山古刹，受群僧供养。问何不还乡，笑而不答。晚年卒于通州之狼山。群僧为葬于骆右丞墓侧，置石碣焉。丁丑九月宿随园，见赠七律，仅记中二联云：“安仁尚有栽花兴，孟博全无揽辔心。水影到窗知月上，松风搅枕信秋深。”《焦山避暑》云：“千丈洪涛一小舶，乘危逃暑到僧寮。衣沾湿翠晴犹滴，榻拂凉云午不消。压槛有天连水阁，开门无路入尘嚣。浊醪我欲酬高隐，千古幽魂未可招。”《瓦官寺》云：“瓦官瓦破佛庐荒，三绝空怀旧讲堂。曲径云深僧笠重，闲门花落客鞋香。行经河畔闻箫鼓，坐近台边想凤凰。吊古一尊沽未至，烟钟风磬立斜阳。”《军山夜坐》云：“星辰夜影窗间落，江海秋潮枕上生。”

一九

汤西崖少宰，幼有美人之称。其幼子名学显，戊寅见访，长身玉立，想见少宰风仪。有《慧山》二首云：“九峰郁云根，蜿蜒罗青苍。夤缘入幽磴，长史旧草堂。只今法象空，宝幡驯鸽翔。叶落拂床尘，花放见佛光。癯僧不谈禅，哦诗草木香。孤意与俱永，随在如坐忘。”“飒洒林风生，寒空弄清樾。山禽隔叶鸣，好音闻不绝。访碣剔烟萝，钗脚半磨灭。蝶老抱秋花，松疏漏凉月。际此孰含毫秀采芙蓉发。”

二〇

李嘯村最长绝句，人有薄其尖新者；不知温子升云：“文章易作，逋峭难为。”若嘯村者，不愧逋峭矣！其《泰州舟次》云：“烟汀月晕影微微，办得宵衣草上飞。垂发女儿知荡桨，不辞风露送人归。”《夜泛红桥》云：“天高月上玉绳低，酒碧灯红夹两堤。一串歌喉风动水，轻舟围住画桥西。”《废园》云：“谁家亭院自成春，窗有莓苔案有尘。偏是关心邻舍犬，隔墙犹吠折花人。”《青溪》云：“粉墙经扫落花尘，一带楼台树影昏。雨细风斜帘未卷，纵无人亦消魂。”《却人写真》云：“有影正嫌无处匿，不才尚觉此身多。”此是嘯村最佳诗；而归愚《别裁集》只选《上巳忆白门》一首，云：“杨柳晚风深巷酒，桃花春水隔帘人。”不过排凑好看字面，最为下乘。舍性灵而讲风格者，往往舍彼取此。

二一

白太傅云：有唐衢者爱其诗，亡何唐死；有邓访者爱其诗，亡何邓死。吾于金陵，得二人焉：一金光国，一高步瀛。诗笔超隽，受业未及三年，俱死。金之诗，惟存《祝寿》数章。高有《未灰稿》二编。《晚春》云：“百花开落草芊芊，杰阁层楼白石边。埋没春光全是雨，初长天气却如年。客来未惯惊雏燕，人到无愁爱杜鹃。荣几一灯三径晚，垂帘影里是茶烟。”七绝云：“风刀瘦剪绿杨丝，一路芳菲落日时。山曲不妨随径转，隔云早见酒家旗。”“静里消磨墨数升，封书远问作诗僧。寻君曾到闻钟后，流水村桥照蟹灯。”佳句云：“不是近霜偏爱菊，要需时日始看梅。”“灯非报喜花争结，人惯离家梦转无。”“同人催上马，临水废观鱼。”“名每输王后，嫌终避周前。”皆有精心结撰，不入平浅一流。

二二

绍兴布衣俞楚江，名瀚，久客京师；金少司农辉，荐与望山相公。公称其诗有新意，卒无所遇，卖药虎丘而亡。《登九龙山遇雨》云：“浮生徒碌碌，冒雨渡寒津。策马山头过，云横不让人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安贫求自寡，书剑漫相从。且筑数椽屋，将为一老农。亭空云可贮，院小树还容。居近开元寺，卧听清夜钟。”“戒饮原因病，村旗莫浪招。忙酬花事毕，闲养睡魔骄。霜色归蓬鬓，秋声上柳条。竹炉茶未熟，一缕细烟飘。”他如：“谁与吾来往西山一片云。”“柳倦欲眠风劝舞，鸟歌未和雨催归。”俱有意趣。

二三

仪真诸生张日恒，受知梁瑶峰学使，写诗一册，属尤贡父先容，将来见余；呼舟未行，以暴疾亡，年未三十。册书《山中早春》云：“不知芳信转，但觉鸟声和。倚槛听溪水，纡行绕竹坡。池香生草细，树暖着花多。雅意春风愜，还

应倒白鹇。”《青山守风》云：“野戍依沙岸，孤帆守客涂。劳心虚怅望，终夜恋菰芦。江影时明灭，星光乍有无。晓风狂不定，神女弄波珠。”《江令宅》云：“南都多旧第，江令最知名。长板双桥合，青溪一水迎。仙台回骑杳，高树晚鸪鸣。怅望城东路，年年春草生。”

二四

杭州宋笠田明府，名树谷，宰芜湖，有贤声；罢官再起，补陕西两当县，过随园一宿而别。闻为甘肃案，谪戍黑龙江，年近七旬，恐今生未必再见。幸抄存其诗。《立秋柬顾孝廉》云：“前宵白雨昨清风，烁石炎威转眼空。万窍商声先蟋蟀，一年落叶又梧桐。花开凉夜香偏久，吟入秋来句易工。为报湖头二三子，好修游屐理诗筒。”《独步净业湖》云：“风吹堤柳绿斜斜，净业湖波乱似麻。京国清明初断雪，故园二月已飞花。青帘易买三升酒，白乳空思七碗茶。日暮一行飞雁落，知渠曾否过吾家”《山村小步》云：“如此春光不自持，宽鞋短策步来迟。得时花柳有矜色，入画云山无定姿。佳节放闲村学散，丰年预兆老农知。日斜碧水桥头坐，何处饴箫向客吹”《出京留别》云：“六年燕市聚游踪，酒席歌场处处同。一夕西风人去远，便从天上望诸公。”《对月》云：“桂花庭院晚风轻，帘卷西窗看月生。只费一钩悬树杪，已教秋思满江城。”《盆梅》云：“数枝也复影横斜，惹得羁人乡梦赊。抛却西溪千树雪，瓦盆三尺看梅花。”《山塘闲步》云：“疏狂犹记少年时，几处歌场斗雪诗。今日旧游零落尽，酒痕只有故衫知。”“似此风光绝可怜，相携朋好踏春烟。怪他杨柳舒青眼，只向长街看少年。”《红花埠题壁》云：“六年京国梦江城，此是江南第一程。为算还家多少事，昨宵枕上听三更。”《林处士墓》云：“岩居尚恨云常出，世事惟余诗未删。”《僧舍》云：“新花倚石俨相待，古佛候门如欲迎。”《近郊小饮》云：“风吹池水干何事人映桃花忆此门。”笠田诗甚多，子又年幼，虑其散失，故再录其咏《屋上草》云：“秋雨积我檐，秋草繁我屋。分行随瓦沟，踞胜等山麓。得天虽有余，资地苦不足。践踏幸免加，滋蔓遂逞欲。率尔占万间，偶然余一角。下止骇飞鸟，仰望馋奔犊。垂垂映垣衣，密密成翠幄。高先偃疾风，柔能格响雹。惯被炊烟遮，不受樵采辱。鸱吻日以藏，龙鳞日以驳。省牵萝补苴，代索绚约束。宁肯事剪除，留作百花褥。”

二五

孤甥陆建与香亭弟同受诗于余，而建早亡。余已梓《湄君集》行世矣。其弟忻，年未及冠而夭。咏《小沧浪》云：“十里横塘路，船摇明月春。鸳鸯相识否前度采莲人。”《春暮》云：“吟窗昼静独徘徊，绿上疏帘认翠苔。忽见飞花三两片，回风舞过小溪来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伤春无奈落花红，夹在《离骚》

一卷中。葬汝自怜非玉匣，开书到底见春风。”

二六

湖州进士沈澜，字惟涓，诗近皮、陆，人多轻之；然典雅处，不可磨灭。《寄怀杭堇浦》云：“休向江潭怅独醒，青山偃蹇称闲庭。枕函自秘《螂娱记》，农社还修《耒耜经》。小艇瓜皮乘月泛，清歌菱角隔帘听。朝衫抛却饶幽兴，好伴维摩著素屏。”“步屐经过屡结趺，同床各梦一悲吁。谓举阳马事。篷窗听雨都元敬，酒郡移官张藐姑。琴作家资空送别，鹤分俸料耐偿逋。偶耕他日期相访，稳卧瓜牛号野夫。”

二七

丹徒朱竹楼《怀人》云：“何处飞来残笛声西窗月落鸟争鸣。谁言夏夜夜偏短万里梦回天未明。”

二八

苏州汪缙，诗学七子。《游穹隆》云：“星满天坛河泻影，月离海峤树生烟。”《栖霞》云：“云埋大壑封秦树，雷劈阴崖见禹碑。”乙酉秋闱，遗才不录，遽登舟归。余闻之，急往见学使彭公芸楣。公谦云：“某在此衡文三年，得毋有人怨我乎”答曰：“有。”彭骇然变色。余笑曰：“公毋惊也。诗人汪大绅，公不许其入场。何也”彭更骇云：“此某所拔岁考案首也，岂有遗才不取之理”余云：“渠已买舟归矣。”乃手书其名，补付提调，而遣人追之；时已八月初七日矣。傍晚汪到。见谢诗云：“业已湛卢归越国，忽蒙追骑唤王孙。”

二九

考据家不可与论诗。或訾余《马嵬》诗，曰：“‘石壕村里夫妻别，泪比长生殿上多。’当日贵妃不死于长生殿。”余笑曰：“白香山《长恨歌》‘峨嵋山下少人行’，明皇幸蜀，何曾路过峨嵋耶”其人语塞。然太不知考据者，亦不可与论诗。余《钱塘江怀古》云：“劝王妙选三千弩，不射江潮射汴河。”或訾之曰：“宋室都汴，不可射也。”余笑曰：“钱谬射潮时，宋太祖未知生否。其时都汴者何人，何不一考”

三〇

唐相陆层云：“士不饮酒，已成半士。”余谓：诗题洁，用韵响，便是半个诗人。

三一

芜湖洪进士奎，以“江山好处浑如梦，一塔秋灯影六朝”句驰名。沈归愚爱其“夕阳无近色，飞鸟有高心”二句。余道不如“窗边落微雪，竹外有斜阳”之自然也。七言云：“人居客馆眠常早，家寄空书写最难。”

三二

壬戌秋，余补官江宁，途逢豫长卿，以弟子礼见。其人修洁自好，以《咏帘波》为戴雪村先生所赏。诗宗温、李。其《秦淮曲》云：“灯船歌吹酒船迟，天鼓声闲唱《柘枝》。石上暗潮呜咽语，无人解拜侍中祠。”可谓曲终奏雅矣。咏《竹床》云：“微吟留枕席，残梦入潇湘。”

三三

癸未四月，京口程君梦湘同游焦山，一路论诗；渠最心折於吾乡樊榭先生，心摹手追，几可抗手。有绝句云：“昨宵忘记下帘钩，吹得梅花满竹楼。五夜兰衾清似水，梦凉酒醒雪盈头。”《在随园赏海棠》云：“隔着紫玻璃一片，夕阳红得可怜生。”又曰：“朦胧月色温馨酒，错认钗钿列两行。”呜呼！有才如此，宰湘阴未二年，以事罢官。《口号》云：“舌在犹生路，诗多即宦囊。”甫四十岁而死，惜哉！然《松寥山房集》四卷，颇足不朽。君字荆南，天资绝高，好吟诗，畏作时文。壬午乡试，向家人诡云入闱，乃私匿随园数日，为余斟酌诗集，颇受其益。

三四

尹似村诗，虽经付梓，而非其全集也。集外佳句云：“鹊非报喜何妨少，雨纵浇花也怕多。”“欲穿竹笋泥先破，才放春花蝶便忙。”“水去砚池防夜冻，春生布被藉炉温。”“买将花种分儿女，试验谁栽出最多。”《接尚方伯书》云：“惹得妻孥来笑我，柴门那说没人敲。”数联可谓专写性情，独近剑南矣。

三五

甲午二月，予过真州南监，掣张东皋招观并头牡丹。一时作诗者，无不以二乔为比；独杨鯤举二句云：“似承周、召桃夭化，绝胜渔阳麦两岐。”

三六

古名士半从幕府出，而今则读书不成，始习幕，此道渐衰。犹之古称秀才，杨素以为惟周、孔可以当之；非若今之读时文诸生也。康熙、雍正间，督抚俱以千金重礼，厚聘名流。一时如张西清、范履渊、潘荆山、岳水轩等，皆名重一时。范诗最清，无从访觅。只记西清《过浔阳》云：“浔阳江上客，一岁两经过。去日梅花好，归时枫叶多。橹声摇夜月，帆影落晴波。为向山僧问：尘容添几何”

三七

杨蓉裳金陵乡试，偕舅氏顾公斗光来。顾长不满四尺，而诗笔特佳。仿铁崖《咏史乐府》，《伏生女》云：“坑不得阍内儒，烧不得腹中书。伏生父女皆口授，典谟训诰如其初。吁嗟伏生女！强记人不如。”《漂母》云：“哀王孙，在

淮阴，一饭之恩如海深。哀王孙，不求报，千金之赠不可少。千金容易一饭难，沛公家有辄釜嫂。”

三八

吾乡王麟徵秀才，名曾祥，工古文，不甚作诗，而五言独工。如：“星芒林际大，雪滴晚来疏。”《慰某落第》云：“曾说捐金能市马，俄闻买椽竟还珠。”

三九

山右王峨园先生名师，为江苏方伯；为巡抚安公所劾，夺职归。余时宰江宁，赋诗送行云：“他日终为黄阁老，此时权作白云夫。”公回廊留月久；中庭老树阅人多。”

四〇

苏州刘潢，字企山，有清才，与顾景岳齐名。尝因召试，来随园。貌瘦而弱，旋以瘵亡。仅记其《晚步》云：“缺月依桥断，孤云背郭流。”

四一

明铁崖孝廉，性肮脏不羁，年四十早亡。其兄竹岩为诵其《落花》云：“薄命谁怜倾国色受风偏是最高枝。”《赠友》云：“空肠得酒生芒角，交友因人判浅深。”

四二

己未年，余乞假归娶，见吕观察守曾于完颜臬使署中。读其《松坪集》，乐府最佳。如云：“雨雪思见睨，观去泪如霰。来时笑相迎，啼时欢不见。夏日冬之夜，犹有旦暮时。与郎情难满，如醅酏漏卮。”《登云山》云：“石径巉岩花气纷，偶乘余兴送斜曛。不知绝壑何人啸，遥带钟声入暮云。”未二年，署布政使，以卢案受内臣周内，愤而雉经；非其罪也。

四三

洞庭山人蒋愚谷喜吟诗，致贫其家，以瘵疾亡。其《成仁庵》云：“心安静看闲云过，地僻浑忘夏日长。”《虎丘》云：“鸟栖深树斜阳影，风过虚堂贝叶声。”愚谷每来随园，往往有匆遽之色。死后，予挽联云：“生为谁忙，学业未成家已破；死亏君忍，高堂垂老子初啼。”

四四

余知江宁，过观象台，见有题壁者云：“草色荒台过雨迟，短墙古柏暮云垂。桃花红引游人去，独自斜阳读断碑。”问之僧人，乃嘉兴夏培叔名复森者所题。因聘修志书。耳聋兴豪。一日，从嘉兴还金陵，告余曰：“家中手植老梅一本，去冬为僮所伐，乃吊之云：‘老梅移种廿余载，客里归看已作薪。无复横斜旧时影，负他多少后来春。’”《秦淮夏集》云：“傍晚纷纷载酒卮，有

箏琶处过船迟。一一河风月无人管，都付桥南杨柳枝。”亡何，归里卒。相隔三十余年，闻其子鼎，中庚子副车。余感诗人有后，为之狂喜。

四五

沈归愚选本朝诗，不知杭州王百朋，几有遗珠之叹。余告之曰：“百朋，诸生，名锡，毛西河高弟子也。有《啸竹轩集》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灯暗频疑虚室响，衾多不敌半床寒。”“金针入处心俱痛，素线添时恨共牵。”皆余幼时所熟诵句。其子厚斋与余邻居交好，和余《落花》云：“乍惊彼美从天降，直觉斯文扫地来。”余觉不祥，果一第而卒。厚斋名风淳。

四六

人但知商宝意先生以诗名海内，而不知其弟名书、字响意者，亦诗人也。作贵州吏目。有《消夏吟》云：“雨后壑全响，日中崖半阴。壤檐蛛网结，嘉树雀巢深。永日无公事，闲居有道心。短衣随意着，凉意满衣襟。”又：“六月无三伏，一朝有四时。”“蜂巢当午闹，蚓壤趁凉歌。”真能写黔中风景。

四七

唐人诗中，往往用方言。杜诗：“一昨陪锡杖。”“一昨”者，犹言昨日也。王逸少帖：“一昨得安西六日书。”晋人已用之矣。太白诗：“遮莫枝根长百尺。”“遮莫”者，犹言尽教也。干宝《搜神记》：“张华以猎犬试狐。狐曰：‘遮莫千试万虑，其能为患乎’”晋人亦用之矣。孟浩然诗：“更道明朝不当作，相期共斗管弦来。”“不当作”者，犹言先道个不该也。元稹诗：“隔是身如梦，频来不为名。”“隔是”者，犹云已如此也。杜牧诗：“至竟薛亡为底事”“至竟”者，犹云究竟也。

四八

《古乐府》：“碧玉破瓜时。”或解以为月事初来，如瓜破则见红潮者，非也。盖将瓜纵横破之，成二“八”字，作十六岁解也。段成式诗：“犹怜最小分瓜日。”李群玉诗：“碧玉初分瓜字年。”此其证矣。又诗中用“所由”者，盖本《南史·沈炯传》。文帝留炯曰：“当敕所由，相迎尊累。”一解以为州县官，一解以为里保。又，和凝诗：“蝥蛄领上诃梨子。”人多不解。朱竹谔曰：“诃梨，妇女之云肩也。”吕种玉《言鯖》云：“禄山爪伤杨妃乳，乃为金诃子以掩之。或云即今之抹胸。”

四九

偶读冯益都相公集，有《吊明季杨、左二公》诗，云：“忠魂莫再伤冤抑，今日犹能廑圣衷。”下注：“面奉圣祖云：‘二臣死于廷杖，非死于狱也。’”

五〇

相传世有空青，人无瞽目。其真者，余未之见也。惟南兰张天池家藏一颗石巖

，趾仅寸许，面带波痕，光彩空灵，中伏一兔。兔腹下藏银母浆，摇荡有声。据云：其先人得自海上，传家已三世矣。同年储梅夫太史题七古云：“白云缥缈太素含，波光隐现细浪蹙。入水能教霞彩生，舟行怕有馋龙逐。”《博物志》：龙嗜空青燕肉。

五一

海盐马世荣，字焕如，墨林观察之祖，与陆稼书先生交好。所著诗集，有《白生歌》云：“白生者，蛇精也，化美男子，为钱千秋孝廉所狎。孝廉谪戍出塞，白与偕行，情好绸缪。后遇赦归。钱官司李，白以手帕托钱求张真人用印，事破受诛。乃乞钱以玉瓶装其骨，道百年后，可仍还原身。”事甚诡诞。而马乃理学人，非诳语者；惜诗有百韵，不能备录。

五二

苏州老红豆惠周迪先生有句云：“花浮小盏三投酒，乳拨深炉七品茶。”人疑“七品”当是“七碗”之误。余曰：非也。金人七品官，才许饮茶，事见《金史》。惟“三投酒”未详所出，或是“三辰酒”之讹。先生有《香城驿》一绝云：“縵田乘雨破春耕，落日柴车带犊行。绕屋马通高一尺，地名还自号香城。”

五三

桐城二诗人，方扶南与方南塘齐名。鱼门爱扶南。余独爱南塘；何也以其诗骨清故也。扶南苦学玉溪、少陵两家，反为所累，夭阏性灵。南塘如：“风定孤烟直，天遥独鸟沉。”“因潮通估客，隔苇见渔灯。”“闰年入夏花犹在，积雨逢晴草怒生。”皆扶南所不能。至于“无意怀人偏入梦，未报恩门羞再入”，其妙在真。又：“清风时一来，悠然复徐歇。”真陶诗之佳者。

五四

顾侠君先生选《元百家诗》，梦有古衣冠者数百人，拜而谢焉。杭州严曙声娘赠云：“但见三吴书板盛，不知十载选楼忙。”王介眉撰《通鉴》，成而未梓。储梅夫赠云：“二十一史加前明，王郎镂板胸中行。”

五五

凡咏险峻山川，不宜近体。余游黄山，携曹震亭、江鹤亭两诗本作印证。以为江乃巨商，曹故宿学；以故置江而观曹。读之，不甚谦意，乃撷江诗，大为叹赏。如：《雨行许村》云：“昨朝方戒途，雨阻欲无路。今晨思启行，开门满晴煦。雨若拒客来，晴若招客赴。山灵本无心，招拒讵有故”又曰：“非是山行刚遇雨，实因自入雨中来。”皆有妙境。《云海》云：“白云倒海忽平铺，三十六峰遭吞屠。风帆烟艇虽不见，点点螺髻时有无。一笑看（按：“看”字据民国本加。）尘中，局缩辕下驹，曷不来此登斯须垣遮瓦压胡为乎”《云谷》

云：“领妙如悟禅，搜秘等居雒。看山得是法，善刃无全牛。”其心胸笔力，迥异寻常。宜其隐于禺莢，而能势倾公侯，晋爵方伯也。卒无子，年逾六十而终。呜呼！非余与交四十年，又谁知其能诗哉

五六

正喻夹写之诗，前已载数条矣。兹又得黄莘田《骤冷》云：“今日蒙茸昨缔络，炎凉只在一宵中。”阐乘僧《园上》云：“纵教吹出桃花去，自有山风吹送回。”王云《上山行》云：“敢云阅历多艰苦，最好峰峦最不平。”

五七

闽中郑兰州太守《无题》云：“此身愿化催归鸟，到处逢人苦劝归。”余仿其意，贺人致仕云：“我是嘉宾慕高隐，喜人归胜自家归。”郑有骈体自序云：“羊叔子不如铜雀妓，虽近于谐；卓文君得嫁马相女口，尚嫌其晚。”

五八

合肥才女许燕珍《元夜竹枝》云：“鳌山烟火照楼台，都把临街格子开。椒眼竹篮呼卖藕，金钱抛出绣帘来。”题余三妹素文遗稿云：“彩凤随鸦已自惭，终风且暴更何堪不须更道参军好，得嫁王郎死亦甘。”呜呼！班氏《人物表》，原有九等。王凝之不过庸才中下之资，若妹所适高某者，真下下也。燕珍此诗，可谓“实获我心”。

五九

同年钱文敏公维城，在都时所居绿云书屋，陈乾斋相国之故宅也。公女浣青，有诗才，与婿崔君龙见、弟维乔、戚里庄君忻、管君世铭五人倡和。宅有古桑，绿阴毵毵，映一亩许；视其影将逾屋，则公必退朝。各呈诗请政，公欣然为甲乙之。有《鸣秋合籁集》两卷，真公卿佳话也。余尝戏之曰：“唐、虞之际，于斯为盛；有妇人焉，四人而已。”诸君诗不能备录，惟摘浣青《通天台》云：“当涂代汉逾百年，铜人之泪流作铅。移经灞水亦伤别，回头立尽东关烟。”《华清宫故址》云：“新台之水古所耻，老奴遂为良娣死。盛衰转眼五十年，始知李峤真才子。”

六〇

余甲子科从沭阳就聘南闾，过燕子矶，见秦秀才大士题诗壁上，有“渔火真疑星倒出，钟声欲共水争流”之句，心甚异之。次年，奉调江宁，秦以弟子礼见。见赠一律，中二联云：“门生半为论文至，大吏都邀作赋还。玉麈清谈时善谑，乌纱习气已全删。”予月课多士，拔其尤者，如车研、宁楷、沈石麟、龚孙枝、朱本楫、陈制锦及秦君等，共二十人，征歌选胜，大会于徐园。有伶人康某为余所赏，秦即席赋诗云：“秋云暮历午阴长，舞袖风回桂蕊香。忘是将军门下客，公然仔细看康郎。”一坐为之解颐。余尤爱其《游秦淮》云：“金

粉飘零野草新，女墙日夜枕寒津。兴亡莫漫悲前事，淮水而今尚姓秦。”后中状元，官学士。

六一

徐园高会时，余首唱一绝，诸生和者十九人。龚孙枝绘图以记其胜。挂冠后，诗画俱遗失，园亦荒圯。越四十年，有邢秀才作主人，葺而新之，求亭上对联。余题曰：“旧地怕重经，记当年丝竹宴诸生，回头似梦；名园须得主，看此日楼台逢哲匠，着手成春。”

六二

庚申在京，余与裘叔度同年同车遇雨。裘诵其师梁仙来太史一联云：“飞雨不到地，轻烟吹若尘。”太史名机，雍正癸卯翰林，外出为令；高安相公荐鸿博，入都，与余相遇于琉璃厂书肆中。咏《桃花》云：“浑疑人面隐，下马误题门。”《赠妓》云：“欲作歌声畏花落，选词先唱《锁南枝》。”《蹙策》云：“老去还嗟耳力退，自吹羌管不闻声。”《沙丘》云：“荆卿匕首渐离筑，可惜不逢祖龙三十六。”

六三

扬州江宾谷白首名场。余每过邗江，宾谷必呼子侄出见，曰：“余少时得见前辈某某，至今夸说于人。汝等不可与随园先生当面错过。”余感其意，录其《与弟蔗畦夜坐》云：“宵中更警严城柝，暑退人亲小室灯。”《冬晴》云：“剩菊尚支苔径赏，冻蝇微触纸窗闻。”咏《古梅》云：“乍见根疑石，旋惊雪作香。”蔗畦名恂。咏《穹庐雪》云：“穹庐雪，嚼复咽。毡毛已尽雪不歇，雪能冷骨不冷心，十九年来觉长热。风沙大地惨无春，只有手中之节冻不折。君节臣执臣不辞，臣节君薨君不知。泪零红雪吞不得，洒在茂陵松柏枝。”蔗畦刺亳州，守徽州，俱有善政。所藏金石文字最多。

六四

余作《春寒》诗，黄星岩和云：“寒深疑历误，春久没花知。”何士颐和云：“流细水初活，花迟春转宽。”

六五

常州徐太史昂发，《上韩慕庐尚书》云：“佳士姓名常在口，好官阶级不关心。”孔雱谷《赠龙明府雨樵》云：“有意怜寒士，无心媚长官。”呜呼！古之人欤！

六六

丙戌三月，余过京口，宿茅耕亭秀才家。庭宇幽邃，膳饮精妙，灯下出诗稿见示。余为加墨，记其佳句云：“邻船通客语，虚枕纳潮声。”“千里月明天不夜，五更风急海初潮。”《官亭道上》一绝云：“细道绕平畴，时听农歌起。

回头不见人，声在禾麻里。”未数年，秀才入词林。丁酉乡试，作吾乡副主考。

六七

淮宁诗人黄浩浩《秋柳》云：“小驿孤城风一笛，断桥流水路三叉；”余曰：“佳则佳矣，惜其似梅花诗。”有某公咏《梅》云：“五尺短墙低有月，一村流水寂无人。”或笑曰：“此似偷儿诗。”

六八

许竹人侍御《题路上去思碑》云：“君看去思官道石，深镌镌不到人心。”足补白太傅《咏碑》之所未及。

六九

壬寅春，余游西湖，寓漱石居；闲步断桥，遇一少年问路，愁容可掬。扣其故。曰：“我平湖秀才，来游湖上，进钱塘门，行李被窃，无处投宿。”予疑不实。问：“既是秀才，可能诗乎”曰：“能。”命咏《落花》。操笔立就，有句云：“入宫自讶连城价，失路偏多绝代人。”余大惊，留宿赠金而别。但记姓郁，忘其名。

七〇

余苦春寒不已。中州吕柏岩诗云：“朔风烈烈知何意不许江春入得来。”张自南云：“春寒不逐早已去，今日又从何处来”两押“来”字，俱妙。

七一

王中丞恕，四川人，号楼山。《过潮州感旧》诗曰：“金山遥对凤凰洲，策马崆峒忆旧游。二十七年如昨日，八千里外是并州。空余大树翻斜日，尚有遗丁说故侯。路过西州秋欲老，旧参军也雪盈头。”通首唐音。许竹素先生为余诵之。

七二

余尝谓鱼门云：“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，为其胸中书太少。我辈所以不如古人者，为其胸中书太多。昌黎云：‘非三代、两汉之书不敢观。’亦即此意。东坡云：‘孟襄阳诗非不佳，可惜作料少。’施愚山驳之云：‘东坡诗非不佳，可惜作料多。诗如人之眸子，一道灵光，此中着不得金屑；作料岂可在诗中求乎’予颇是其言。或问：‘诗不贵典，何以少陵有读破万卷之说’不知‘破’字与‘有神’三字，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。盖破其卷，取其神；非囫圇用其糟粕也。蚕食桑而所吐者丝，非桑也；蜂采花而所酿者蜜，非花也。读书如吃饭，善吃者长精神，不善吃者生痰瘤。”

七三

严冬友曰：“凡诗文妙处，全在于空。譬如一室内，人之所游焉息焉者，皆空

处也。若窒而塞之，虽金玉满堂，而无安放此身处；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矣，耳不空则聋矣。”范景文《对床录》云：“李义山《人日》诗，填砌太多，嚼蜡无味。若其他怀古诸作，排空融化，自出精神。一可以为戒，一可以为法。”

七四

保励堂侍郎《送人纳妾》七律，后四句云：“席上偶然教进酒，灯前何敢遽呼郎只因未识夫人性，试问明朝那样妆+”

七五

明季用兵时，有女子刘素素者，被掠，题诗店壁云：“天明吹角数声残，将士传呼上玉鞍。恰忆当时闺阁里，晓妆犹怯露桃寒。”

七六

宛平袁明府增，字保侯，宰江宁时，与余通谱。有句云：“天远望穷飞去鸟，春寒误尽早开花。”咏《瓶》云：“饮水自知胸最冷，衔花应觉口常香。”

七七

先慈九十生日，祝寿诗无虑百余首；予独爱龚旭开秀才五律一结云：“为有称觴客，今朝户不扃。”淡而有味。

七八

杭州风俗：人家作酱，瓮上镇压，必书“姜太公在此”五字。余尝疑之。孙文和秀才笑曰：“君岂不知太公不能将兵，而善将将乎”又过张息侯家，见其奴携灯笼来，上题“赖有此耳”四字。两用史书语，令人莞然。

七九

蒋戟门观察招饮，珍馐罗列，忽问余：“曾吃我手制豆腐乎”曰：“未也。”公即着犊鼻裙，亲赴厨下。良久擎出，果一切盘餐尽废。因求公赐烹饪法。公命向上三揖；如其言，始口授方。归家试作，宾客咸夸。毛侯围广文调余云：“珍味群推郇令庖，黎祈尤似易牙调。谁知解组陶元亮，为此曾经三折腰。”

八0

南宋末年，士大夫簋簋不饬。有郑熏者，素作贼，以军功得主簿，众不礼焉。郑乃献诗云：“郑熏素行本非端，熏有狂言上众官。众官作官还作贼，郑熏作贼还作官。”

八一

方亨咸《论画》云：“神品如孙、吴。能品是刁斗森严之程不识。逸品则解鞍纵卧之李将军。”又曰：“厚不因多，薄不因少。”余爱其言可通于诗，故录之。

八二

唐太宗云：“泥龙竹马，儿童之乐也；翠羽明珠，妇女之乐也。”余亦云：“急流勇退，后起有人，士大夫之乐也。”今之人，惟扬州秦西岩先生以观察致仕，子又继入翰林，宜其诗之自然殆宕也。《南庄题壁》云：“郭绕村烟水绕堤，数椽屋可托卑栖。百年老树留花坞，二顷荒田杂菜畦。庾信小园枝下上，王询别墅涧东西。谁云巢、许买山隐家在城南认旧溪。”“策杖登楼眼界宽，邗沟一水迅奔湍。天边漕运梯云上，江外山光带雾看。南北塔高双鹤立，东西桥锁九龙蟠。往来多少风帆急，孤棹何如斗室安”

卷一四

一

嘉兴江浩然幕游江西，于市上得一银光笺楷书云：“妾年十五许嫁君，闻说君情若不闻。十七于归见君面，春风乍拂心长恋。为欢半载奈离何，千里江山渺绿波。未成锦字肠先断，零落胭脂泪更多。西江、浙江隔一水，天上银河亦如此。银河犹有渡桥时，奈妾奄奄病将死。伤心未见宁馨育，仰负高堂愆莫赎。倘蒙垂念旧时情，有妹长成弦可续。君年喜得正英英，莫更蹉跎无所成。无成岂特违亲意，泉下亡人亦不平。要知世事皆前定，明珠一粒遥相赠。非求见物便思人，结缡来世于今定。”后书：“政可夫君。康熙癸酉仲夏，垂死妾颜玉敛衽。”玩此诗，盖有才女子也。第所谓政可者，不知何人。

二

选家选近人之诗，有七病焉；其借此射利通声气者，无论矣。凡人全集，各有精神，必通观之，方可定去取；倘摭摭一二，并非其人应选之诗，管窥蠡测：一病也。《三百篇》中，贞淫正变，无所不包；今就一人见解之小，而欲该群才之大，于各家门户源流，并未探讨，以己履为式，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：二病也。分唐界宋，抱杜尊韩，附会大家门面，而不能判别真伪，采撷精华：三病也。动称纲常名教，箴刺褒讥，以为非有关系者不录；不知赠芍采兰，有何关系而圣人不删。宋儒责蔡文姬不应登《列女传》；然则“十七史”列传，尽皆龙逢、比干乎学究条规，令人欲呕：四病也。贪选部头之大，以为每省每郡，必选数人，遂至勉强搜寻，从宽滥录：五病也。或其人才力与作者相隔甚远，而妄为改窜；遂至点金成铁：六病也。徇一己之交情，听他人之求请：七病也。末一条，余作《涛话》，亦不能免。

三

冬友侍读昵伶人登元，将之陕西，未能携去；路上见笼中卖相思鸟者，戏题云：“同眠复同食，何处号相思”

四

山左冯康斋观察，名廷丞，学颇渊博，居官以廉闻。其夫人为吾乡周叔大太史之女，亦好客，观察诗云：“谈经客过频搜字，脱珥妻贤解治厨。”

五

丙辰召试，有康熙癸巳编修云南张月槎先生，名汉，年七十有余，重入词馆。先生以前辈自居，而丙辰翰林欲以同年视之：彼此牴牾。后五十年，余游粤东，饮封川邑宰彭公竹林署中。西席张旭出见，询知为先生嫡孙，急问先生遗稿，渠仅记《秋夜回文》一首云：烟深卧阁草凝愁，冷梦惊回几树秋。悬壁四山云上下，隔帘一水月沉浮。翩翩影落飞鸿雁，皎皎光寒静斗牛。前路客归萤点点，边城夜火似星流。”余按：回文诗相传始于苏若兰，其实非也。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回文所兴，道原为始。”传咸有《回文反复诗》，温太真亦有《回文诗》：俱在窦滔之前。

六

真州张啸门游鸠江，遇邻舟一女子，倚篷窗而哦，与语，凄绝不言。但见其《题青罗带寄人》云：“扁舟一夜灯如雪，无限深情羞不说。东风何苦又天明，抵死催人江上别。”

七

咏史有三体：一借古人往事，抒自己之怀抱：左太冲之《咏史》是也。一为隐括其事，而以咏叹出之：张景阳之《咏二疏》、卢子谅之《咏兰生》是也。一取对仗之巧：义山之“牵牛”对“驻马”、韦庄之“无忌”对“莫愁”是也。

八

周月东游海潮庵，得谢文节公小方砚，额镌“桥亭卜卦砚”五字，背有元人程文海铭。周珍重之，抱砚以寝；临死，乃赠查恂叔。一时题者如云。钱辛楣云：“眼中只有石丈人，江南更无厮养卒。”纪心斋云：“远过一片韩陵石，留伴千秋玉带生。”尤贡甫在真州市得东坡石铍，容水升许，以铜为提，铸茨菰叶一瓣，上篆“元祐”二字：盖即周撞所馈东坡物也。郑炳也题云：“炼石天留云气古，煎茶人去水云干。”谢登隽云：“毋矜酒户大，独许石文深。”未几，有人买献上方矣。一砚一铍，主人俱绘形作册，传播艺林。余在扬州汪鲁佩家，见桓圭，长七寸，葵首垂纛，质粹沁红，真三代物也。惜无人题咏，终年蕴椟而藏。物亦有幸有不幸焉。

九

前明万历五年，常熟赵文毅公劾张江陵，廷杖谪戍。其友庶子许国铭兕觥为赠。盖取神羊一角触邪之义。后流传数易其主。五世孙王槐探知在山左颜衡斋家，乃制玉觥银船，托宫詹翁覃溪先生作诗，请易之，竟得返璧。一时题咏如云。覃溪作七古一篇，后八句云：“颜公奉觥向君笑，赵叟倾心誓相报。觥喜多

年逢故人，叟泣还乡告家庙。昔人赠觥事偶然，今日还觥世更传。谱出兕觥新乐府，压倒米家虹玉船。”

一〇

安庆徐兰坡，少年好学，得余断章零句，必手抄之。余游黄山，来舟中诵所作。《夏夜》云：“萤火绕篱飞，风轻荷气微。几竿斜竹影，随月上人衣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屋边松树经春长，栖鸟不知巢渐高。”《大观亭宴集》云：“新旧痕留衣上酒，往来影乱席前船。”又：“绿杨深护倚楼人。”七字亦佳。

一一

平湖张香谷，与其兄教坡最友爱。教坡歿后，香谷逾年亦病；临终，有“清魂同到梅花下”之句。教坡之子熙河孝廉，继先人之志，墓旁种梅三百树，题云：“卜兆经营亲负土，栽花爱护当承欢。”可谓孝矣。熙河爱游山，作《梅花诗话》一百卷，至随园，一宿去。《登峨嵋绝顶》见怀云：“峨嵋高绝天，八月雪浩浩。我持谪仙筇，飘然上秋昊。众星向檐低，群峰入望小。佛光日中明，圣灯夜半皎。五色兜罗绵，叠叠岩前绕。苍茫四顾间，忽忆随园老。奇景不共赏，何以愜幽抱焉得缩地方，与公立云表”熙河在峨嵋，见神灯佛光，又到净土山下，观小龙在池中，长四寸，五爪，携过雷洞坪便死。佛光飞至台上，掬之，乃木叶一片。

一二

余知江宁时，胡秀才某招饮，席间出乃祖《甲戌胪唱图》属题，系邗江王云所画。卷首何义门云：“鸿胪三唱名姓香，一龙骧首群龙翔。金吾仗引从天下，长安门外人如堵。方山神秀信有钟，焦夫子后生胡公。江左周星推首冠，意气肯输渴睡汉”胡公名任舆，字芝山，康熙甲戌状元，未十年而卒。同年高章之哭云：“十年不分君终此，累月犹疑死未真。”卷中题者如彭定求、陈恂、杨仲讷，大半追挽之章。余题云：“九阙天门荡荡开，先皇亲手策群才。南宫莫讶祥云见，臣自白门江上来。”“我亦曾追香案踪，卅科前辈企高风。人间春，梦醒何速，未了浮云一梦中。”“名园晚到夕阳斜，老树无声覆落花。赢得儿童齐拍手，县官还醉状元家。”此乙丑冬月事也。诗不留稿，丙午闰七夕，重展此卷，为之恍然。

一三

叶书山侍讲，常为余夸陶京山同年之孙、名涣悦者，英异不群，时才八九岁。稍长，好吟诗，尤好余诗，大半成诵。《偶成》云：“午课初完卧短床，立春节过昼微长。高檐向日难留雪，小室藏花易贮香。阶下绿初浮远草，路旁青未上垂杨。呼僮添贮炉中火，午后温馨薄暮凉。”又：“人因待月窗常启，书是

传诗口不封。”贺余生子云：“公有未全天必补，老犹得见子非迟。”俱有剑南风味。惜侍讲先亡，未之见也！

一四

中州吕公滋，字树村，宰介休归；因从子仲笃宰上元，来游白下，见赠云：“地兼白下三山胜，诗比黄初七子工。”读三妹集云：“鸳鸯飞来因绣好，蠹鱼仙去为香多。”年未老而乞病。有劝其再出者，乃作《老女嫁》云：“自制罗纨五色裳，晶帘低卷绣鸳鸯。不如小妹于归日，阿母殷勤为理妆。”“检点新妆转自思，于今花样不相宜。嫁衣肥瘦凭谁剪，羞问邻家小女儿。”《戏仲笃》云：“冷余增马齿，看尔奏牛刀。”《潼关》云：“三峰天外立，一骑雨中行。”

一五

唐李揆自负才望；嘲人云：“龙章凤姿，士不见用；獐头鼠目，乃欲求官耶”或反其意，赠相士云：“相法于今大不伦，我将秘诀告诸君。要看世上公侯相，先取獐头鼠目人。”

一六

余游武夷，过浦城，遇钮明府之弟闾圃，有诗三册求阅。《七夕》云：“黄昏无伴说牵牛，独对江山半壁愁。今夕卢家楼上月，莫愁未必不知愁。”又句云：“星沉残月鱼吞饵，月上空廊犬吠花。”皆可诵也。余按宋曾三异云：“莫愁乃古男子，神仙隐逸者流，非女子也。楚石城有莫愁石像，男子衣冠。见刘向《列仙传》。”语虽不经，亦可存此一说。犹之龙阳君、郑樱桃，古皆以为女妃：一见《国策》鲍注，一见《十六国春秋》。

一七

锡山钱秀才泳，字立群，居梅里。丙午腊月七日，张止原居士招游灵岩，与秀才两宿舟中；谈古文金石之学，极渊博。《游西湖》云：“十年不识钱塘路，今到翻疑是梦中。峦翠难分南北寺，舟轻易扬往来风。数湾碧水通仙宅，一带苍烟没宋宫。何处吾家表忠观几回搔首问渔翁。”“跃马登山松四围，梵王宫殿郁崔巍。老僧迎客来幽径，少女焚香上翠微。鹫岭楼高沧海阔，冷泉水急湿云飞。何当端坐三生石，说破游人去路非”是日舟泊木渎鹭飞桥。秀才往访其友孙镜川。俄而同至舟中，见余即拜；背《小仓山房古文》，琅琅上口，亦奇士也。

一八

新安王氏，一家能诗。葑亭《李夫人歌》曰：“生能一顾留君心，死不肯一顾留君忆。乃知结君自有术，擅宠非徒在颜色。君不见，生长门，死钩弋！”其兄于庭比部，不轻作诗，而多佳句。《病起》云：“修竹似怜人病起，青青垂叶

不摇风。”《示儿》云：“寸阴劝汝须知惜，到底秋花总让春。”其子名养中者，《醉归》云：“不是老奴扶住好，模糊几打别人门。”《咏虾》云：“须髯似戟双睛瞪，失水蛟龙见亦惊。”其弟孔祥，年十七，亦有句云：“见月忙将蒲扇掩，怕教花影上身来。”

一九

《荆楚岁时记》以七月八日雨为“洒泪雨”，说本荒唐。然赋诗非失之笨，便失之迂；将错就错，以伪为真，方有风味。一说煞味又索然。余与香亭同作，忽王甥健庵有句云：“不解女、牛分别意，一年有泪一年无。”两人叹其超绝。

二〇

马相如有《渔父》诗，云：“自把长竿后，生涯即水涯。尺鳞堪易酒，一叶便为家。晒网炊烟起，停舟月影斜。不争鱼得失，只爱傍桃花。”真王、孟也。有人传其“月影分别三李白，水光荡漾百东坡”，则弄巧而反拙矣。

二一

福建布政使张廷枚，有《瓶花绝句》云：“垂帘莫放西风入，留取寒香在草堂。”吾乡诗人沈方舟主于其家，遗稿在焉。张三使高丽，杭堇浦赠云：“一参羽猎长杨乘，三绘《宣可奉使图》。”

二二

咏始皇者：朱排山先生云：“诗书何苦遭焚劫，刘、项都非识字人。”崔念陵进士云：“刘、项生长长城里，枉用民膏筑万里。”

二三

刘介石请仙，忽乱盘大书云：“眼如鱼目彻宵悬，心似柳条终日挂。月明风紧十三楼，独自上来独自下。”众人惊曰：“此缢鬼诗也！”至夜，果有红妆女子犯之。乃急毁其盘而迁寓焉。

二四

写怀，假托闺情最蕴藉。仲烛亭在杭州，余屡为荐馆；最后将荐往芜湖，札问需修金若干。仲不答，但寄《古乐府》云：“托买吴绫束，何须问短长妾身君惯抱，尺寸细思量。”宋笠田宰鸠江，官罢，想捐复。余劝其不必再出山。已而宰两当，以事谪戍，悔不听余言，亦札外寄前人《别妓》诗云：“昨日笙歌宴画楼，今宵挥泪送行舟。当时嫁作商人妇，无此天涯一段愁。”某明府欲聘陈楚南，以路远不决。陈寄《商妇怨》云：“泪滴门前江水满，眼穿天际孤帆断。只在郎心归不归，不在郎行远不远。”

二五

鲍步江《有赠》云：“双烟已换博山香，正对金荷卸晚妆。手剔兰煤须仔细

，好留半焰解衣裳。”

二六

安庆鲁凤藻《有赠》云：“携得芳枝返故村，悔将玉貌共花论。低声还向小姑嘱：阿母跟前莫要言。”陈梦湘《嘲某》云：“画鸾衫子褪轻红，料峭春寒豆蔻风。双鬓乱云堆未稳，日高犹是背人拢。”商宝意《喜环娘到》云：“药饵急须调病后，玃环亲自解灯前。”金台衡《赠妓》云：“春葱欲送玫瑰酒，冷暖先教樱口尝。”皆善言儿女之情。

二七

写景有句同而意不同者：元人云：“石压笋斜出。”宋人云：“断桥斜取路。”近人刘春池云：“鸟喧晴树乐于人。”鲁星村云：“炎天几席热于人。”啸村云：“雪中无陋巷。”星村云：“远岸无高树。”皆句同而意不同也。亦有句不同而意同者，如：“岸阔树难高”、“远树浪头生”，与“远岸无高树”意思相同，皆不害其为佳也。

二八

余有句云：“人无风趣官多贵。”一时不得对。周青原对：“案有琴书家必贫。”吴元礼对：“花太娇红子必稀。”

二九

雍正乙卯春，余年二十，与周兰坡先生同试博学鸿词于杭州制府。其时主试者：总督程公元章，学使帅公念祖。诗题是《春雪十二韵》，因试日下雪故也。先生有句云：“堆从梨蕊销难辨，进入梅花认亦稀。”今乾隆戊申矣，其孙云翻为上海令，招余入署，谋刻先生诗集，因得重读一过。追忆五十四年前同试光景，宛然在目。

三〇

余方送鲁星村出门，而雨势将下。鲁吟云：“雨声犹在云，风色已到树。”余为击节，命司阍者录登门簿中。鲁曰：“我不料公之爱诗若此也。”大笑去。

三一

余泊舟滕王阁下，有扬州孙生名湘者见访，自言相慕垂三十年。见示《蕉窗八咏》：《蝇》云：“飞扬莫入幽人室，一种芬芳不称君。”《蝶》云：“偶因误堕金钱劫，耻逐青蚨一处飞。”孙故庠生，工吟咏，为人司禹笑事；既而悔之，故寄托如此。

三二

余在南昌，谢蕴山太守招饮，以诗见示。题其妾姚秀英小照云：“宜男花小最宜春，故故相偎意态真。并作一身形与影，不应仅号比肩人。”太守有《升官图》五排最佳，警句云：“森森罗众宿，粲粲列周庐。考制遵三百，登贤占

一隅。凭陵争入局，将相遂分途。唾手功名得，推班气象殊。握拳矜后获，制胜在中枢。偶尔观成败，从何论智愚云泥区尺幅，升降在须臾。”

三三

余七十以后，遇宴饮太饱，夜辄不适。读黄莘田诗曰：“老似婴儿防饮食，贫如禁体作文章。”叹其立言之妙。然不老亦不能知；古渔有句云：“老似名山到始知。”

三四

讥刺语用比兴体，便不露。英梦堂云：“桃花嗜笑非无故，燕子矜飞太自轻。”陈古渔云：“无名草长非关雨，得暖虫飞不待春。”皆有所指也。

三五

余游天台，诗人张雨村外出；其子秀墀，极尽东道之谊。雨村寄诗，有“千山结翠延词客，一杖挑云过石梁”之句。余读其《天台游稿》，一路访求，如得导师焉。

三六

李竹溪守广东惠州，《归赠》云：“此行曾向贪泉过，留得冰心见故人。”呜呼！竹溪真能不愧此言，故记之。

三七

严冬友尝诵厉太鸿《感旧》云：“‘朱栏今已朽，何况倚栏人’可谓情深。”余曰：“此有所本也。欧阳詹《怀妓》云：‘高城不可见，何况城中人’或称东坡‘冻合玉楼寒起粟，光摇银海炫生花。”余曰：“此亦有所本也。晚唐裴说诗：‘瘦肌寒起粟，病眼馁生花。”

三八

钱竹初《题豫让桥》云：“爱士须爱彻，畜马尽马力。长刍数束豆数升，纵有骅骝气先塞。”余亦题《养马图》云：“一挑刍草三升豆，莫想神龙轻死生。”

三九

近人怀古诗，有绝佳者，不能全录。如：光禄沈子大《赤壁》云：“漫讶东风烧北岸，可知赤帝在南军”太史杜紫纶《戏马台》云：“尽教宿土归刘氏，剩有斯台与项王。”王麟照侍郎《平原村》云：“八王兵甲无臣主，两晋文章有弟兄。晚节不堪思鹤唳，旧交闻已赋菹羹。”姜西溟《乌江诗》云：“《虞歌》曲尽怨天亡，潮落沙平旧战场。千里江东羞不渡，六朝曾此作金汤。”

四〇

汉军刘观察廷玠，号葛庄，康熙间诗人。或嫌其诗过轻俏；然一片性灵，不可磨灭。《渔家》云：“一家一个打鱼舟，结得姻盟水上浮。有女十三郎十五

，朝朝相见只低头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闲花只好闲中看，一折归来便不鲜。”

四一

沈椒园太史所居烂面胡同，接叶亭汤西崖少宰之故居也。丁巳余主其家，记其《秋夜》云：“薄病闲身坐小厅，乡心三度见流萤。水云凉到庭前树，一夜秋声带雨听。”

四二

布衣史青溪诗云：“多情自古空余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。”余反其意云：“只求无好梦，转觉醒时安。”唐人《咏梦》云：“乍觉犹言是，沉思始觉空。”

四三

宋牧仲抚苏州，为唐六如修墓。韩宗伯慕庐题云：“在昔唐衢常恸哭，只今宋玉与招魂。”俗传太白捉月而死。李孚青《题太白楼》云：“脱身依旧归仙去，撒手还将月放回。”余按：《宋史》有唐寅，名伯虎，亦在《文苑传》。

四四

蒲城雷国楫，字松舟，撰《龙山诗话》二卷，官松江丞；有“云行花荡水，风动草浮山”之句。彭芝亭先生赠以诗云：“官阁哦诗思不群，一编风雅抗吾军。情亲吴会山间友，身带函关马上云。吊古频怀杨伯起，论诗应继杜司勋。篋中剑气双龙跃，那向江头看夕曛。”

四五

凡诗带桀骜之气，其人必非良士。张元咏《雪》云：“战罢玉龙三百万，败鳞残甲满天飞。”咏《鹰》云：“有心待捉月中兔，更向白云高处飞。”韩、范为经略，嫌其投诗自媒，弃而不用。张乃投元昊，为中国患。后岳武穆驻兵之所，江禁甚严。有毛国英者投诗云：“铁锁沉沉截碧江，风旗猎猎驻危樯。禹门纵使高千尺，放过蛟龙也不妨。”岳公笑曰：“此张元辈也。”速召见，以礼接之。

四六

咏雪佳句：缪雪庄云：“卷帘半树带花落，吹烛一窗如月明。”章智千云：“伏枕旅人惊看月，扫阶童子学为山。”陈明卿云：“填平世上嵌崎路，冷到人间富贵家。”曾昔人所未有。

四七

游山诗贵写得出。陶庭珍《盘豆驿》云：“丛山如破衣，人似虱缘缝。盘旋一线中，欲速不得纵。”沈石田《天平山》云：“登临风扶身，谈笑云入口。直上忽左旋，方塞复旁剖。”洪稚存《林屋洞》云：“盘涡既深入，覆釜不获仰。微白怵来踪，扞黑撼虚象。凭湍同矢注，转径识蛇枉。不惜口耳濡，惊此腹背响。”梅岑《极乐峰》云：“碎石随足动，危径不容步。支筇愁孤撑，扞葛

等悬度。欲止势难留，将前意终怖。”万柘坡《盘山》云：“青山喜客来，马首相拱揖。中峰极云深，旁岭俨鱼立。行人踏树梢，飞鸟触履齿。后来用尾衔，先到试足揣。”宗介帆《磨盘山》云：“分明寻丈恰隔里，指点平夷偏落陡。东西俄转望若失，呼应已逼待还久。中央簇簇攒牛宫，四角层层布鱼笥。更疑去路即来处，几讶迷途欲退走。入世敢云肱折三，立峰顿觉肠回九。”沈树本《磨盘山》云：“回顾不见入山处，此身已在盘中住。百千旋折眼生花，三五回环神失据。才思左往复右行，正欲仰登先俯注。坡平幸获寻丈宽，径仄只留分寸度。鞭丝帽影蚁悬窗，马足车轮蛇绕树。乍阴乍阳日向背，在前在后风来去。山远不逾三十里，山高不越万余步。从卯到酉历未穷，自壮至老陟犹误。”

四八

余常劝作诗者，莫轻作七古。何也恐力小而任重，如秦武王举鼎，有绝膑之患故也。七古中，长短句尤不可轻作。何也古乐府音节无定而恰有定，恐康昆仑弹琴，三分琵琶，七分箏弦，全无琴韵故也。初学诗，当先学古风，次学近体，则其势易。倘先学近体，再学古风，则其势难。犹之学字者，先学楷书，后学行草，亦是一定之法。杭堇浦先生教人多作五排，曰：“五排要对仗，不得不用心思。要典雅，不得不观书史。但专作五言八韵之赋得体，则终身无进境矣。”

四九

汤扩祖《春雨》云：“一夜声喧客梦摇，春风送雨夜潇潇。不知新水添多少，渔艇都撑进板桥。”庄廷延《听雨》云：“梅花风里雨霏霏，人卧空堂静掩扉。一夜沧浪亭畔水，料应陡没钓鱼矶。”二诗相似，均有天趣。

五〇

有中丞某，自称平生不好名。余戏之曰：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以其好名也。孔子曰：‘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’又曰：‘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’大圣尚且重名如此！后世人不好名而别有所好，则鄙夫事君，无所不至矣。”屈悔翁云：“才子多贪色，神仙不好名！”不如司空表圣曰：“名能不朽轻仙骨，理到忘机近佛心。”高东井《赠方子云》曰：“从来贫士贪留客，未有庸人解好名。”

五一

王次回诗，往往入人心脾。余年衰无子，宾朋来者，动以此事相询，貌为关切。余深厌之，有诗云：“厌听人询得子无，些些小事不关渠。逍遥公有儿孙累，未必云烟得自如。”后见次回句云：“最是厌人当面问：凤凰何日却将雏”余评女以肤如凝脂为主。次回亦有句曰：“从来国色玉光寒，昼视常疑月下

看。”

五二

《爱日斋丛谈》云：“《琵琶记》为明初王四弃妻而作。太祖恶之，谪戍海外；致伯喈贤者，蒙此恶声。”不知南宋时，有诗刺高宗云：“陌头盲女无愁恨，犹抱琵琶说赵家。”放翁亦云：“身后是非谁管得沿村听唱蔡中郎。”似乎《琵琶记》宋时已作。

五三

厉太鸿《宋诗纪事》，采取最博。余阅《j匕盟会编》，为补所未采者，如：徽宗在五国城诗曰：“噬脐有愧平燕日，尝胆无忘在莒时。”李若水曰：“五鼓可回千里梦，一官妨尽百年身。”宇文虚中云：“传闻已筑西河馆，自许能肥北地羊。”皆佳句也。金主亮中秋无月词云：“(惟)恨剑锋不快，一一挥断紫云根，要见嫦娥体态。”亦颇豪气逼人。

五四

作诗能速不能迟，亦是才人一病。心余《贺熊涤斋重赴琼林》云：“昔着官袍夸美秀，今披鹤氅见精神。”余曰：“熊公美秀时，君未生，何由知之赴琼林不披鹤氅也。”心余曰：“我明知率笔，然不能再构思。先生何不作以示我”余唯唯。迟半月，成七绝句，心余以为佳。余乃出箧中废纸示之，曰：“已七易稿矣。”心余叹曰：“吾今日方知先生吟诗刻苦如是；果然第七回稿胜五六次之稿也。”余因有句云：“事从知悔方征学，诗到能迟转是才。”

五五

黄莘田《重赴鹿鸣》云：“得染新香本旧栽，桂花重为故人开。月宫不是玄都观，也学刘郎去又来。”“云阶月地事如何谁共《霓裳》咏大罗未免被他猿鹤怨，小山连日有笙歌。”

五六

《全唐诗》凡和尚、道士、仙人，都无好诗；不如才鬼、山魃，却有佳句。

五七

诗人笔太豪健，往往短于言情；好征典者，病亦相同。即如悼亡诗，必缠绵婉转，方称合作。东坡之哭朝云，味同嚼蜡；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。阮亭之《悼亡妻》，浮言满纸，词太文而意转隐故也。近时杭堇浦太史《悼亡妾》诗，远不如樊榭先生。今摘数首为比例。厉《哭月上》云：“一场短梦七年过，往事分明触绪多。搦管自称诗弟子，散花相伴病维摩。半屏凉影颓低髻，三径春风曳薄罗。今日书堂觅行迹，不禁双鬓为伊皤。”“无端风信到梅边，谁道蛾眉不复全双桨来时人似玉，一奁去后月如烟。第三自比清溪妹，最小相逢白石仙。十二碧栏重倚遍，那堪肠断数华年！”“病来倚枕坐秋宵，听彻江城漏点遥。

薄命已知因药误，残妆不惜带愁描。闷凭盲女弹词话，危托尼蚶祝梦妖。几度气丝先诀别，泪痕兼雨洒芭蕉。”“郎主年年耐薄游，片帆望尽海西头。将归预想迎门笑，欲别俄成满镜愁。消渴频频供茗碗，怕寒重与理薰篝。春来憔悴看如此，一卧枫根尚忆否”廖古檀《悼亡》云：“合欢花瓣委轻尘，风雨边城不见春。若忆小窗扶病起，脂残粉褪写遗真。”商宝意《哭环娘》云：“待年略住娉婷市，却聘曾嫌富贵家。”“还余清净三生体，欠汝滂沱泪数行。”宝山黄燮鼎《悼亡》云：“无多奠酒谙卿量，未就埋香谅我贫。”皆言情绝调。

五八

董浦先生诗，以《岭南集》为生平极盛之作。《题陈元孝遗像》云：“南村晋处士，汐社宋遗民。湖海归来客，乾坤定后身。竹堂吟暮雨，山鬼哭萧晨。莫向崖门去，霜风正扑人。”“秋井苔花渍，荒庐蜃气蒸。飞潜两难问，忧患况相仍。拄策非关老，裁衣只学僧。凄凉怀古意，岂是屈、梁能”“巢覆仍完卵，皇天本至公。《蓼莪》篇久废，薇蕨采应空。劫已归龙汉，家犹祭鬼雄。等身遗著在，泉下告而翁。”“袁粲能无传嵇康亦有儿。古人谁汝匹信史岂吾欺！寂寞徒看画，苍凉只益诗。怀贤兼论世，凄绝卷还时。”此种诗，悲凉雄壮，恐又非樊榭、宝意所能矣。

五九

金陵何南园、陈古渔俱能诗而贫，余不能资助，尝诵唐人句云：“相知惟我独，无补与人同。”又《自讼》云：“兰草同心多半弱，海棠自恨不能香。”

六〇

诗者，人之精神也；人老则精神衰惫，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。香山、放翁尚且不免，而况后人乎故余有句云：“莺老莫调舌，人老莫作诗。”

六一

劝人知足者，杭州汪积山先生有句云：“盈虚物理都如许，那有东餐宿又西尸楚中戴喻让孝廉有句云：“天地犹憾尧舜病，人生何必为其尽”二意相同，而俱足以醒世。戴屡赴礼闈，不第，归颜其室曰“佳士轩”。人间：“君自命为佳士乎”曰：“非也。‘佳’字不成‘进’字，为欠一‘走’耳。”

六二

本朝高文良公，诗为勋业所掩；不知一代作手，直驾新城而上。如：《值夜》云：“一暮新寒雨后生，宫槐黄叶下童城。意中故国偏无梦，风里银河似有声。万马夜嘶秋待猎，一封宵奏远论兵。杞人孤坐听残角，落月光中太白明。”其他佳句，雄壮则：“宴罢白沉干帐月，猎回红上六街灯。”“自在骑牛今豎子，苦辛逐鹿昔英雄。”奇警则：“风铎闲同山魅语，鬼灯红出寺门游。”“万点城乌惊曙鼓，一垆村酒闪风灯。”绵丽则：“白蘋风细鱼苗长，红杏

花深燕子低。”“老树无花三月半，旧游如梦六年余。”委婉则：“白月无声秋漏永，红灯有影夜楼深。”“天涯日日思归日，觉有归期日倍长。”淡宕则：“长河暂伏潜仍出，高岭遥看到恰平。”“才穿云过扣衣润，欲觅诗行任马迟。”至于“东南生意偕谁计数仰江云掉白头”，则又大臣报国忧民，深情若揭矣。本朝赏花翎、黄马褂，最难着笔。公诗云：“冠飘孔翠天风细，衣染鹅黄御气浓。”庄雅独绝。

六三

望海诗：朱草衣云：“地影全无着，天形转不高。”沈子大云：“天水无边孤月在，鱼龙欲起大风生。”王次岳云：“晓传鼙吼占风起，夕闪鱼睛讶日生。”江舟次云：“万里全凭针作路，六时只见浪摇天。”

六四

诗文之道，全关天分。聪颖之人，一指便悟。霞裳初见余时，呈诗十余首。余不忍拂其意，尽粘壁上；渠亦色喜。遂同游天台，一路唱和，恰无一言及其前所呈诗也。往反两月，霞裳归家，急奔园中，取壁上诗，撕毁摧烧之，对余大笑。余亦戏作桓宣武语，曰：“可儿！可儿！”

六五

苏州汪端揆秀才，与婢小珠有情。咏《秋海棠》云：“海棠花嫩不禁秋，小朵含烟月下愁。记得旧时庭院里，凭人看杀只垂头。”

六六

陈鲁斋太守梦人赠句云：“梦回碧落三千里，笔泻银河十二时。”醒后不解。后守端州，卒于亥年。“十二时”，亥也；碧落山，在端州。

六七

余幼《咏怀》云：“每饭不忘惟竹帛，立名最小是文章。”先师嘉其有志。中年见查他山赠田间先生云：“语杂诙谐皆典故，老传著述岂初心”近见赵云松《和钱屿(按：疑为“屿”之误。)沙先生》云：“前程云海双蓬鬓，末路英雄一卷书。”皆同此意。

六八

洪素人朴性冷官京师，独与陈梅岑最厚，督学楚中，寄诗云：“三十六湖湖水清，使君鉴此自分明。琉璃砚匣生花笔，诗为怀人倍有情。”洪在部时，某相国问：“汝向人说我刚愎自用。有之乎”曰：“然。”相国怒曰：“汝是我门生，乃谤我”洪谢曰：“老师只有一‘愎’字，何曾有‘刚’字门生因师生故，妄加一‘刚’字耳！”

六九

尹氏昆季皆能诗，而推三郎两峰为最。一日文端公退朝，召两峰曰：“今日我

惫矣。皇上命和《春雨》诗，我不及作，汝速拟一稿，我明早要带去。”两峰构成送上，公已酣寝。黎明公盛服将朝，诸公子侍立阶下，两峰懦懦，虑有嗔喝。忽见公向之拱手，曰：“拜服！拜服！不料汝诗大好。”回头呼婢曰：“速煨我所吃莲子，与三哥儿吃。”两峰大喜过望。四公子树斋笑曰：“我今日却又得一诗题。”诸公子问何题。曰：“《见人吃莲子有感》。”两峰名庆玉。

七〇

如皋布衣江干，字黄竹，貌陋家寒。咏《疲驴》云：“落叶踏不碎，四蹄今可知。”咏《巢》云：“草穷一生力，风碎五更心。圆影月中堕，冻痕霜外深。”《登大观台》云：“残夜海明知月上，隔江风远送钟来。”又：“飘零何地托孤踪古佛门空或见容。”俱有孟郊风味。

七一

余游天台诸寺，僧多撞钟鼓，请余礼佛。余不奈烦，书扇示之云：“逢僧我必揖，见佛我不拜。拜佛佛无知，揖僧僧现在。”王梦楼见之，笑曰：“君不好佛，而所言往往有佛意。”陈梅岑《赠朱竹君》云：“游山灵运常携客，辟佛昌黎也爱僧。”

七二

杭州应仔传秀才《过弋阳》云：“沙清鱼上晚，春冷燕来稀。”《郊外》云：“断崖残照晚将入，隔岸野风波欲秋。”

七三

余赴广东，过鸠江，适梅岑官其地。与之别，扬帆二十里矣；梅岑遣人追送肴燕，剪江而至。余诗谢云：“远记荒江酒一尊，一帆穿破水云奔。蛟龙知是先生馔，白浪如山不敢吞。”霞裳亦谢云：“羹调金屋里，香入浪花中。”

七四

唐荆川云：“诗文带富贵气者，便不佳。”余道不然。金桧门总宪《郊西柳枝》云：“西直门边柳万枝，含烟带露拂旌旗。长是至尊临幸地，世间离别不曾知。”程午桥太史《菊屏》云：“低枝芬馥当书幌，细蕊离披近笔床。六曲屏风花万叠，人间何处五更霜”两绝句俱富贵，何尝不佳又记宋人富贵诗曰：“踏青骏马未还家，公主传宣赐早茶。十二阑干春似海，隔窗闲杀碧桃花。”“画烛烧阑暖复迷，殿帷深锁下银泥。开门欲作侵晨散，已是明朝日向西。”“千官已醉犹教坐，百戏皆呈未放休。共看拜恩侵晓出，金吾不敢问来由。”

七五

赵云松观察谓余曰：“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，而无如总作第三人。”盖云松辛巳探花，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故也。云松才气，横绝一代；独王梦楼不以

为然。尝谓余云：“佛家重正法眼藏，不重神通。心余、云松诗，专显神通，非正法眼藏。惟随园能兼二义，故我独头低；而彼二公亦心折也。”余有愧其言。然吾乡钱玛沙前辈读《瓯北集》而奇赏之，寄以诗云：“忽堕文星下斗台，声华藉藉冠蓬莱。探花春看长安遍，投笔身从绝域回。风雅名谁争后世乾坤我欲妒斯才。登坛老将推袁久，不道重逢大敌来。”

七六

常州杨青望《南涧晚归》云：“岳寺风声起暮钟，残阳归去兴尤浓。停车欲认登临处，忘却西南第几峰。”陈郁庭《造假山》云：“历尽嶙峋兴愈浓，归来犹自忆芙蓉。阶前叠石·呼童问：认是曾游第几峰”两首相似，俱有“羚羊挂角”之意。

七七

癸未圣驾南巡。尹太保欲觅任书记者。庄念农太守荐其族弟忻。尹公甚重之。亡何试京兆，不第。赵云松《送行》云：“科因一士关轻重，迹有群公问去留。”想见在都文名之盛。其子伯鸿，有父风；咏《帘钩》云：“待引春云入槛不高悬画阁结青楼。心通恨隔玲珑望，腕弱怜将窈窕收。多宛转时能约束，未团圆处好勾留。漫言眼底除牵挂，放下依然万缕愁。”

七八

郭秀才麇《彭城中秋》云：“西风联袂鹿城秋，旧侣偕行话旧游。罗袜双钩人半臂，夜深谁立板桥头”诗非不幽艳，而觉有鬼气。吴竹桥《法源寺》云：“街头日仄渐风沙，步屐闲寻古寺花。一树绿阴两黄鸟，春深门巷是谁家”同一风调，恰是人间光景。

七九

名士气习多傲兀，惟锡山之顾立方进士、嘉定之李书田孝廉，恂恂讷讷，虑以下人。顾《不雨叹》云：“外河水浅今成沟，内河水涸今成丘。螺蚌纷纷杂瓦石，童稚踏歌桥下游。大船抽却舵，小船沙上过。长年袖手篙师饿，估客篷窗三月坐。清晨妇子喜，浓云在天雨至矣。雨不来，风颺颺，先讹作乌尾，后涣作鱼鳞，六龙跃出光陆离。朝不雨，夕不雨，老农低头泪如雨，浮云闲闲自来去。安得侬家稻，多于原上草有雨固佳晴亦好。安得侬家田，生近沧海边朝潮暮汐高于天。无水不可车，有稻不可割，路逢一士大笑乐：先世薄田今卖却。”李见赠云：“一百八十八征士，只有先生最少年。风雅偏能兼乐寿，聪明直欲傲神仙。官如抱朴怀勾漏，人指栖霞作洞天。若使悬车须此岁，转因簪笏误林泉。”

八〇

某画《折兰小照》，求题七古。余晓之曰：“兰为幽静之花，七古乃沉雄之作

：考钟鼓以享幽人，与题不称。若必以多为贵，则须知米豆干甑，不若明珠一粒也。刀枪杂弄，不如老僧之寸铁杀人也。世充万言，何如阮咸三语成王冠，周公使祝雍作祝词曰：‘达而勿多也。’此贵少之证也。若夫谢艾虽繁不可删，王济虽少不能益，则各极其妙，亦在相题行事耳。唐人句云：‘药灵丸不大，棋妙子无多。’或问：“如先生言，简固佳乎”余曰：“是又不可以有意为也。宋子京修《唐书》，有意为简，遂硬割字句，几于文理不通。顾宁人摘出数条。余摘百十余条，载《随笔》中。”

八一

人言黄鹤楼无佳对；惟鲁亮侪观察一联云“到来径欲凌风去，吟罢还思借笛吹”差胜。鲁星村云：“‘凌风’二字，改‘乘云’二字，更佳。”

八二

文字之交，有无端而契合者；殆佛家之所谓缘耶乙酉秋试，四方之士，来修士相见礼者甚多。予答拜章姓，误投刺于张秀才处。张大惊，次日来答。见其仪容秀整，遂招饮之。张赠诗云：“僦得濒江小屋居，敢将踪迹混樵渔平生不识金闺彦，剥啄无端到敝庐。”“篮舆款款赴清凉，夹路松花闻稻香。一院青山人不见，飞来岚翠满衣裳。”折柬招邀酌旧醅，主人原是拨天才。两江月旦归名士，又报文星入座来。时梁阶平先生适至。”“《霓裳》曲度广寒宫，鉴槛银灯照碧空。夜半酒阑星斗醉，天风吹堕小池中。”秀才名邦弼，苏州人。

八三

河东君藏一唐镜，背铭云：“照日菱花出，临池满月生。官看巾帽整，妾映点妆成。”查他山《金陵杂咏》刺之云：“宗伯奩清世莫知，菱花初照月临池。点妆巾帽俱新样，不用喧传镜背词。”

八四

诗以进一步为佳：杜门悬车，高尚也；而张宝臣《致仕》云：“门为看山宁用杜车还驾鹿不须悬。”别离，苦事也；而黄石牧《送别册子》云：“一度送行传一画，人生那厌别离多。”《寄衣》，古曲也；而盛青楼《出门》云：“检点篋中裘葛具，早知别后寄衣难。”“打起黄莺儿”，惧惊梦也；而朱受新《春莺》云：“任尔楼头啼晓雨，美人梦已到渔阳。”

八五

春学士台，常言其门人谢又绍侍郎乞病养母。人问：“何不奏终养而奏病耶”曰：“为人子，养可也；闻‘终’字，便伤心耳。”其《忆母》诗云：“儿来前；自尧经今凡几年儿可记；自尧经今凡几帝儿时应对稍逡巡，母怒变色旋喝嗔。陈篋逊志学人责，稽古胡不如妇人吁嗟！母言在耳，儿颜犹讷，安得吾母常嗔儿常讷于今劝学无闻矣！”呜呼！今上大夫溺于时文之学，谈及史鉴，褒如

充耳；读先生诗，能无恻乎先生名道承，福建晋安人。

八六

解中发秀才，馆尹文端公家。一日，鲍雅堂来访，见十四公子庆保。问年几何。曰：“十四岁。”鲍戏出对云：“十四世兄年十四。”解应声曰：“三千弟子路三千。”杭州沈既堂在高相公署中，公出对云：“可能子面如吾面”沈应声曰：“未必他心即我心。”

八七

永安寺壁上有梅田女史题诗云：“灵妃齐驾玉龙回，留得清阴满绿苔。来岁春风一相待，囊琴便约懒仙来。”所云懒仙，不知何人。

八八

金姬小妹凤龄，幼鬻吴门作婢，余为赎归；年十四矣，明眸巧笑，其姊劝留为篷室，凤龄意亦欣然。余自伤年老，不欲为枯杨之梯，因别嫁隋氏，为大妻所虐，雉经而亡。余哭以诗。一时和者甚多。新安巴隍堂中翰云：“粉蛾贴幃尘沾幕，绰约佳人嗟命薄。恼鸦打凤海难填，桃叶离根泪珠落。往事泥中善说诗，吴音娇软含春姿。因情割爱反成悔，缔非其偶尤堪悲。弩材讵足亲仙骨狮子，何曾怜委发风传柑果味全殊，雨暗合欢花不发。锄兰门内影伶俜，伤哉逝水难归瓶！芳魂仍返仓山早，虚廊簌簌鸣幽篴。”杨蓉裳亦有《凤龄曲》云：“汝南太史人中杰，文采风流世无敌。羊侃筵前舞袖围，马融帐外金钗列。我是彭宣到后庭，隔帟丝竹许同听。酒酣枵触平生事，向我低徊说凤龄。凤龄本是苏台女，贫向豪家傍门户。牙郎那解惜娉婷，灶妾由来耐辛苦。携出淤泥一瓣莲，青衣乍脱便登仙。漫拈郭璞三升豆，判费初明十万钱。关情三五韶年纪，逋发初齐试罗绮。碧玉娇痴未有夫，桃根宛转长依姊。爱惜盈盈掌上身，恐教辜负永丰春。谁言络秀堪同老，愿把西施别赠人。堂前文宴多宾从，隋郎风貌偏殊众。照影人夸城北徐，嬉春女爱东墙宋。珍偶相看已目成，许将红粉嫁书生。重重锦幔凭私语，叩叩香囊易定情。兰期初七银河度，啼痕满面登车去。从此茫茫万劫尘，回头迷却仙山路。铜街别馆贮娇姿，踪迹难教大妇知。绡帐香浓檀枕暖，一绚丝络几多时。宜城郡主威名重，搜牢惊破巫云梦。浪说王家九锡文，短辕长柄成何用架上抛残金缕衣，篋中夺去紫鸾篴。粉痕狼籍云鬟卸，扶入车中不敢啼。檀郎隔绝无由见，秋雨秋风闭空院。九转柔肠对暗灯，千行愁泪吟团扇。绝粒非关爱细腰，典衣何计度寒宵。肤凝寒玉心还热，口嚼红霞怨不销。忍苦含辛经半载，九死穷泉更何悔！只是难忘旧主恩，留将一线残魂待。更念同根两地分，兰帟应亦痛离群。一朝恶梦花辞树，百种痴情泥忆云。谁知路比蓬山峻，更无青鸟通芳讯。绣幃频迎那许还，黄柑遥赠知无分。二句用本事。絮果兰因去住难，弃将弱息自摧残。腰间三尺冰文练，百转千回掩泪看。黄

昏人静重门闭，逡巡竟向南枝系。红蜡才灰辗转心，冰蚕永断缠绵意。郁郁埋香土一抔，长干西去板桥头。空林鹃语三生恨，幽圻萤飞独夜愁。浮花浪蕊消弹指，毕竟韶颜为谁死。杀粉亲书堕泪碑，燃脂好续伤心史。只悔当初作鸩媒，生将珠玉委蒿莱。纵教采尽中州铁，铸错无成剧可哀。”洪稚存嫌蓉裳诗，多肉少骨。余曰：“张燕公评许景先丰肌腻理，惜乏风骨；李华文词绵丽，气少雄杰。宋子景亦云：‘恃华者质少，好丽者壮违。’人各有性之所近也。”蓉裳年十六，即来受业；为余注四六文方半，而出宰甘肅矣。与陈梅岑皆翰林才，而困于风尘俗吏，亦奇！

八九

断句入耳，有终身不能忘者。言情，则周兰坡《送别》云：“临行一把相思泪，当作珍珠赠故人。”写景，则周起渭《西湖》云：“若把西湖比明月，湖心亭是广寒宫。”寄托，则朱赞皇《咏牡丹》云：“漫道此花真富贵，有谁来看未开时”感慨，则徐方虎《赠冒辟疆》云：“人逢沧海遗民少，语听开元旧事多。”

九0

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，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。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；而不知其于友朋、弟妹、夫妻、儿女间，何在不一往情深耶。观其冒不韪以救房公，感一宿而颂孙宰，要郑虔于泉路，招李白于匡山；此种风义，“可以兴，可以观”矣。后人无杜之性情，学杜之风格，抑末也。蒋心余读陈梅岑诗，赠云：“一代高才有情者，继袁夫子是陈君。”

九一

何义门曰：“冯定远谓：‘熟观义山诗，可免江西粗俗槎丫之病。’余谓熟观义山诗，兼悟西昆之失。西昆只是雕饰字句，无义山之高情远识；即文从字顺，犹有间也。”

九二

彭尺木进士，为大司马芝亭先生之子。生长华腴，而湛深禅理；中年即茹素，与夫人别屋而居。每朔望，即相勸曰：“大家努力修行。”彼此一见而已。后闭关西湖，恰不废吟咏。尝作《钱塘旅舍杂句》云：“处士当年百不营，偏于梅鹤剧多情。梅枯鹤去人何在，冷彻孤亭月四更。”“结趺终夕复终朝，眼底空华瞥地消。尚有闲情消不得，起寻松子当香烧。”酸蕴薄粥少人陪，雪霁南窗昼懒开。不是一枝梅破萼，阿谁与我报春回”《病起》云：“帘深蝇自进，花尽蝶无营。”皆见道之言，不着人间烟火。

九三

龙铎，字震升，号雨樵，宛平己卯举人。十二岁时，杭州老宿朱桂亭先生命即

席赋瓜子皮。应声曰：“玉芽已褪空余壳，纤手初抛乍有声。莫道东陵无托意，中间黑白尽分明。”朱叹曰：“此子将来必以诗名。”《观鱼》云：“子不知鱼乐，君其问水滨。”《题画》云：“乱泉寻石窦，归雾断山腰。”《赠友》云：“篷转三年雨，兰言一夕秋。”皆少作也。后宰吴江。余扫墓杭州，必过其署。美膳横列，如入护世城中；豪气飞腾，胜坐元龙床上；淘风尘中一奇士也。

九四

小伶凤珠，善歌，能解人意。雨樵即席赋《浣溪沙》（按：此调乃《减字木兰花》），以“凤珠可儿”为韵。词云：“彩云么梦，何处飞来红玉凤。笑倩人扶，一曲《梁州》一斛珠。眉欢目妥，教人坐立如何可偏解相思，学语雏莺小意儿。”

九五

康熙间，汪东山先生绎，精星学。桐城吴贡生某以女命与算。汪云：“此一品夫人命也；但必须作妾。”吴愕然怒，以为轻己。汪曰：“我早知君之必怒也。然君不信我言，请待我某科中状元时，君方信我。”及期，果中状元。吴再问汪。汪曰：“勿急。待我再算郎君命中有一品者，而后许之。”半年后，走告吴曰：“桐城张相国之子名廷玉者，将来官一品。现在觅妾。君何不以女归之”吴从之。遂生若霭、若澄，受两重诰封。汪题其灯笼“候中状元某”，人多笑之。在京师与方灵皋、蒋南沙、汤西崖齐名。三人皆疏放，而方独迂谨，时相抵牾。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，所狎二美伶来，错呼白菜；人因以“双白菜”呼之。方大加规谏。先生厌之，乃署其门曰：“候中状元汪，谕灵皋，免赐光。庶几南蒋，或者西汤；晦明风雨时来往，又何妨双双白菜，终日到书堂。”先生自知不寿，《自赠》云：“生计未谋千亩竹，浮生只办十年官。”又尝望岱云：“闲云莫恋山头住，四海苍生正望君。”

九六

钱塘令曹江庐明府，有子名一熊，乳名顺生，聪颖异常，有李邕侯、晏元献之风。对客挥毫，赋《秋声》云：“西风飒飒日相催，桐叶飘摇满绿苔。最爱秋霜添逸韵，树中传出一声来。”其时曹公方逐土娼。客问：“娼应逐否”笑曰：“好事者为之也。”客又问：“汝想作官否”曰：“要作，又不要作。”问：“何也”曰：“学而优则仕；学而不优则不仕。”问：“作官可要钱否”曰：“要钱，又不要钱。”问：“何也”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取之；取之而燕民不悦，则不取。”

九七

宋元俊作四川提督，有恩威，苗人畏而爱之。王师征金川，颇立功。以性刚犯

上，被劾。临讯时，苗民护从者千余人，挥之不散。宋公怒，取其头自杖四十，终不忍去。有参戎哈某，宋素轻之。哈画牡丹花于扇。宋戏题曰：“已缩征西节，新吹幕府笳。如何贪富贵，又画牡丹花”哈衔之刺骨，卒为所构。

九八

扬州洪锡豫，字建侯，年甫弱冠，姿貌如玉；生长于华腴之家，而性耽风雅，以诗书为鼓吹，与名流相过从。昔人称谢览芳兰竟体：知其得于天者异矣。为余梓尺牍六卷，寄诗请益。其《暮雨》云：“衰柳拂西风，虫鸣乱叶中。片云将暮雨，吹送小楼东。萤火生寒碧，檐花坠小红。那堪终夜里，萧瑟傍梧桐。”《春日》云：“青蓑白袷了春耕，上冢人归月二更。灯影半残眠未稳，碧空吹落纸鸢声。”意思萧散，真清绝也。

九九

苏州闺秀江铭玉，有《堂上视膳》诗云：“明知温清时时缺，隐惧春秋渐渐高。”真能道人子之心。余读之，为泣下。

一〇〇

如皋张乾夫有《南坪集》八卷。其子竹轩太守，托其宗人荷塘明府索序于余。余适撰《诗话》，为摘一二，以志吉光片羽之珍，其《荆溪》云：“离墨山前路，千林望郁苍。人烟聚茶市，沙鸟绕渔梁。白雨江声急，孤舟水气凉。今宵高枕梦，不减在潇湘。”《不寝》云：“春更隐隐夜迢迢，愁不能祛酒易消。断送落花窗外雨，生憎一半在芭蕉。”《夜出南郊》云：“霜华散白满长堤，堤柳萧萧带月低。树上冻鸦栖不定，屡惊人影过桥西。”《慕园即事》云：“松影平分半窗月，漏声散作满城霜。”《癸酉除夕》云：“要问春从何处到，开元寺里一声钟。”皆可爱也。

一〇一

仁和高氏女，与其邻何某私通。女已许配某家，迎娶有日，乃诱何外出，而自悬于梁。何归，见之大恸，即以其绳自缢。两家父母恶其子女之不肖，不肯收殓。邑宰唐公柘田，风雅士也，为捐赀买棺而双瘞之；作四六判词，哀其越礼之无知，取其从一之可悯。城中绅士，均为赋诗。余按此题着笔，褒贬两难。独女弟子孙云鹤诗最佳。词曰：“由来情种是情痴，匪石坚心两不移。倘使化鱼应比目，就令成树也连枝。红绡已结千秋恨，青史难教后代知。赖有神君解怜惜，为营鸳冢播风诗。”后四句，八面俱到，尤为得体。钱谢菁枚，玳沙方伯第五子也，亦有句云：“解识巫山云雨意，始知唐勒是骚人。”亦佳。

一〇二

近见作诗者，好作拗语以为古，好填浮词以为富；孟子所谓“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”者也。朱竹君学士督学皖江，来山中论诗，与余意合。因自述其序池州

太守张芝亭之诗，曰：“《三百篇》专主性情。性情有厚薄之分，则诗亦有浅深之别。性情薄者，词深而转浅；性情厚者，词浅而转深。”余道：“学士腹笥最富，而何以论诗之清妙若此”竹君曰：“某所论，即诗家唐、宋之所由分也。”因诵芝亭《过望华亭》云：“昨夜望华亭，未睹九峰面。肩舆复匆匆，流光如掣电。当境不及探，过后心逾恋。”“九叠芙蓉万壑深，登临不到几沉吟。何当直上东峰宿海月天风夜鼓琴。”又《江行》云：“犬吠人归处，灯移岸转时。”《端阳》云：“看人悬艾虎，到处戏龙舟。”《太白楼》云：“何时江上无明月，千古人间一谪仙。”《同人自齐山泛舟》云：“聊以公余偕旧友，须知兴到即新吾。”皆极浅语，而读之有余味。昔人称陆逊意思深长，信然。芝亭字仲谟，名士范，陕西人，今观察芜湖。其长君汝骧亦能继声继志。《题署中小园》云：“风吹花气香归砚，月过松心凉到书。”《将往邳州》云：“此去正过桃叶渡，归来不负菊花期。”又，《华盖寺》云：“曲径松遮洞，岩深寺隐山。”皆清雅可传。

卷一五

一

元相《连昌宫词》：“夜半月高弦索鸣，贺老琵琶定场屋。”因《隋书·音乐志》：每岁正月十五日，“于端门外、建国门内，绵亘八里，列为戏场。百官起棚夹路，从昏达旦以观之”，谓之“场屋”故也。今误称场屋为试士之处。

二

今人动称“勾栏”为教坊。《甘泽谣》辨云：“汉有顾成庙，设勾栏以扶老人。非教坊也。”教坊之称，始于明皇，因女伎不可隶太常，故别立教坊。王建《宫词》、李长吉《馆娃歌》，俱用“勾栏”为宫禁华饰。自义山倡家诗有“帘轻幕重金勾栏”之词，而“勾栏”遂混入妓家。

三

今人以荷包为荷囊，盖取刘伟明诗曰“西清寓直荷为橐，左蜀宣风绣作衣”之句。按：紫荷者，以紫为夹囊，服外，加于左肩，是周公负成王之服，一名“契囊”，见张晏注《丙吉传》。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朝服肩上有紫生夹囊，缀之朝服外，呼曰‘紫荷’。以盛奏章。”是紫荷非今之荷包明矣。惟《三国志》云：“曹操好佩小鞶囊。”似今之荷包。

四

柴钦之年少貌美，赋诗自夸云：“即今叔宝神清少，敢坐羊车有几人”余按：《汉书》注：“羊车，定张车也。非羊所牵之车也。”然晋武帝在宫中乘羊车游，宫人以竹叶洒盐以引羊。是牵车者羊也。犹之如淳注：“《楚歌》，《鸡鸣歌》也；非楚人所歌也。”然高帝谓戚夫人曰：“若为吾楚歌，吾为若楚

舞。”又明是楚人之歌。

五

《魏书·礼志》曰：“徒歌曰谣，徒吹曰和，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。”然则素琴以示终，笙歌以告哀，不可谓之乐也。宋王黼传遭钦圣之丧，犹召乐妓，舞而不歌，号曰“哑乐”。余故题《息夫人庙》有“箫鼓还须哑乐迎”之句。

六

人疑东坡诗云“龙钟三十九，劳生已强半”，三十九不得称“龙钟”。按：苏鹗《演义》：“龙钟，谓不昌炽、不翘举之貌。”《广韵》：“龙钟，竹名。老人如竹摇曳，不能自持。”唐人《谈录》载：“裴晋公未第时，过洛中，有二老人言：‘蔡州未平，须待此人为相。’仆闻，以告。公笑曰：‘见我龙钟，故相戏耳。’”王忠嗣以女嫁元载，岁久，见轻，游学于秦，为诗曰：“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。”二人皆于少年未第时，自言龙钟。

七

张平子《归田赋》：“仲春令月，时和气清。”盖指二月也。小谢诗因之，故曰：“首夏犹清和，芳草亦未歇。”今人删去“犹”字，而竟以四月为“清和”。

八

今动以“苜宿”、“广文”称校官。余按非也。唐开元中，东宫官僚清淡，薛令之为左庶子，以诗自悼曰：“朝日上团团，照见先生盘。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。”盖是东宫詹事等官，非今之学博也。说见朱林洪《山家清供》。杜诗曰：“诸公衮衮登华省，广文先生官独冷。”按《唐书》：“明皇爱郑虔之才，欲置左右，以不事事，更为置广文馆，以虔为博士。虔闻命，不知广文曹司何在，诉之宰相。宰相曰：‘上增国学，置广文馆以居贤者。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，不亦美乎’虔始就职。”是“广文”者，乃明皇为虔特设之馆，非今之学官也。

九

今人动以“金马玉堂”称翰林。余按：宋玉《风赋》：“徜徉中庭，比上玉堂。”《古乐府》：“黄金为君门，白玉为君堂。”泛称富贵之家，非翰林也。汉武帝命文学之士，待诏金马门。“金马”二字，与文臣微有干涉。至于谷永对成帝曰：“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玉堂，嬖幸之舍也。《三辅黄图》曰：‘未央宫有殿阁三十二，椒房、玉堂在其中。’”是“玉堂”乃宫闱妃嫔之所，与翰林无干。宋太宗淳化中赐翰林“玉堂之署”四字，想从此遂专属翰林耶

一〇

今称人还居曰“莺迁”，本《诗经》“迁于乔木”之义。按《伐木》章：“鸟鸣嚶嚶，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”是“嚶”字不是“莺”字。“嚶”乃鸟之鸣声耳。“绵蛮黄鸟”，当是莺，而又无“迁乔”字样。然唐人有《莺出谷》诗题，《卢正道碑》有“鸿渐于磐，莺迁于木”之文：则以“嚶”为“莺”，自唐已然。

十一

《生民》之诗曰：“诞弥厥月。”《毛笺》：“诞，大也。弥，终也。”此诗下有八“诞”字：“诞置之隘巷”，“诞置之平林”。朱子以“诞”字为发语词。今以生日为诞日，可嗤也！余又按：古人以宴享为礼，而以介寿为节文。故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，逐日可以为寿。今人以生日为礼，而以宴饮为节文，故介寿必生日。

一二

《珍珠船》言：“萱草，妓女也。人以比母，误矣。”此说盖本魏人吴普《本草》。按《毛诗》：“焉得萱草，言树之背。”注云：“背，北堂也。”人盖因“北堂”而傅会于母也。《风土记》云：“妇人有妊，佩萱则生男。故谓之宜男草。”《西溪丛语》言：“今人多用‘北堂萱堂’于鳏居之人，以其花未尝双开故也。”似与比母之义尚远。

一三

戴氏《鼠璞》云：“鲁颂》所称‘泮宫’者，泮，鲁水也，非学宫也。若以泮水为半水，则下文‘泮林’，岂是半林乎况《鲁颂·泮宫》诗，乃是僖公献馘演武之所，非尚文之地。《王制》：‘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’是汉儒误解《鲁颂》，而至今因之。”

一四

杜诗有“起居八座太夫人”之句。今遂以八《人扛舆者为八座。按宋、齐所云“八座”者：五尚书、二仆射、一令。《唐六典》曰：“后汉以令、仆射、六曹尚书为八座。今以二丞相、六尚书为八座。唐不置令。”考《宋书》，《六典》之言，是“八座”者，八省之官；非八人舁之而行之谓也。南齐王融曰：“车前无八驂，何得称丈夫”是则有类今所称“八座”之说矣。

一五

“老泉”者，眉山苏氏莹有老人泉，子瞻取以自号：故子由《祭子瞻文》云：“老泉之山，归骨其旁。”而今人多指为其父明允之称；盖误于梅都官有老泉诗故也。

一六

今人称伶人女妆者为“花旦”，误也。黄雪槎《青楼集》曰：“凡妓以墨点面者号花旦。”盖是女妓之名，非今之伶人也。《盐铁论》有“胡虫奇姐”之语。方密之以“奇姐”为小旦。余按：《汉郊祀志》：“乐人有饰女妓者。”此乃今之小旦、花旦。“奇姐”二字，亦未必作小旦解。

一七

程绵庄云：“孔子庙有棂星门，其误已久，不可不知。《诗经》小序云：‘《丝衣》，绎宾尸也。’高子曰：‘灵星之尸也。’汉高祖始令天下祀灵星。《后汉书》注云：‘灵星，天田星也。欲祭天者，先祭灵星。《风俗通》：‘县令问主簿：“灵星在城东南，何法”曰：“惟灵星所以在东南者，亦不知也。’’《宋史·礼志》云：‘仁宗天圣六年，筑南郊坛，外地周以短垣，置灵星门。’夫以郊坛外垣为灵星门者，所以象天之体，用之于圣庙，盖以尊天者尊圣也。其移用之始，始于宋。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金陵新志》并言：‘圣庙立灵星门。’惟《元志》误以‘灵’作‘棂’，后人承而用之，则不知义之所在矣。《晋史·天文志》云：‘东方角二星为天关，其间天门也。’与《后汉书》注正相印证。俗儒解‘棂星’，以为养先于教，犹知‘棂’之为‘灵’也。今竟解作疏通之义，则大谬矣1”余戏题云：“绎祭灵星有乐章，故将圣庙比天阊。如何解作疏通义钻入窗棂上讲堂。”

一八

刘孝威《结客少年场》云：“少年李六郡。”李，使也。故《左氏》：“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。”杜注：“李，使人也。”凡言信者，亦使人也。《古乐府》：“有信数寄书，无信长相忆。”今误以“行李”为作客之衣装。

一九

今称夫妻为“结发”，女拜曰“敛衽”，皆误也。按《李广传》：“广自结发与匈奴战。”苏武诗：“结发为夫妻。”泛称自幼束发之意，非指称结两人之发也。成婚之夕，男左女右，合其髻曰“结发”，始于刘岳《书仪》。《战国策》：“江乙谓安陵君曰：‘国人见君，莫不敛衽而拜。’”《留侯世家》曰：“陛下南面称霸，楚君必敛衽而朝。”皆指男子也。今称女拜为“敛衽”，不知始于何时。

二〇

今人称诗题为“题目”。按：二字始见于《世说》：“山司徒前后选百官，举无失才，凡所题目，皆如其言。”又：“时人欲题目高坐上人而未能。桓公曰：‘精神渊箸。’是“题目”者，品题之意，非今之诗题、文题也。

二一

余到南海，阅《粤峽志》：“景炎二年，端宗航海，有香山人马南宝献粟助饷

，拜工部侍郎。帝幸沙浦，与丞相陈宜中、少傅张世杰即主其家。居数日，广州陷。南宝募乡兵千人，扈送至香山岛。元兵追至碙州，陈宜中走占城求救。帝崩。卫王昺立，走崖山，以曾子渊充山陵使，奉梓宫，殡于南宝家。宋亡，南宝泣不食。作诗曰：‘目击崖门天地改，寸心不与夜潮消。’又曰：‘众星耿耿沧波底，恨不同归一少微。’后卒殉节。”其诗其事，正史不传，故志之。

二二

李太守棠《喜晤故人》云：“问年人是旧，见面老惊新。”储宗丞麟趾《落齿》云：“失辅悲新别，观颐念旧勋。”

二三

江南俗例：登科报捷者，例用红绫书喜帖。方近雯方伯家本寒素，举京兆，报到，夫人仓猝无力买绫，不得已，截衫袖付之。家婢戏云：“留取一半，待明年中进士作赏。”先生闻之，在长安寄诗云：“朔风寒到柔荑手，忆杀麟衫两袖红。”次年，果宴琼林。先生又寄诗云：“榜下忆来常欲泣，朝中说去半能知。”

二四

诗人能武艺，自命英雄，晚年有王处仲击唾壶之意。许子逊《咏飞将》云：“垂老犹横槊，穷愁未废诗。荐章终日上，不到傅修期。”沈子大《咏怀》云：“落笔一身胆，结交寸心血。”薛生白《咏马》云：“尔不嘶风吾老矣，可知俱享太平时。”

二五

西林相公勋业巍巍，而赋诗时有感慨。《石桥扫墓》云：“石桥西下白杨堆，宿草初从暖气回。一陌纸钱三滴酒，几家坟上子孙来”

二六

诗有无意相同者：蔡太夫人咏《蝶》云：“试向青陵台上望，可曾飞上别家枝”王次岳咏《蝶》云：“果是青陵旧魂魄，不应到处宿花房。”

二七

《封氏闻见录》曰：“切字始于周颐。颐好为体语，因此切字，皆有纽：纽有平上去入之分。沈约遂因之，而撰《四声谱》。”沈括、曾糙俱以切字始于西域佛家。汉人训字，止曰读如某字而已，无反切也。吴獬以为始于后魏校书令李启撰《声韵》十卷、夏侯咏撰《声韵略》十二卷。李涪《刊误》亦主其说。至于叶韵之说，古人所无。顾亭林以为始于颜师古、章怀太子二人。王伯厚以为始于隋陆法言撰《切韵》五卷。余按：汉末涿郡高诱解《淮南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，有“急气、缓气、闭口、笼口”之法。盖反切之学，实始于此。而孙

叔然炎犹在其后。

二八

诗赋为文人兴到之作，不可为典要。上林不产卢橘，而相如赋有之。甘泉不产玉树，而扬雄赋有之。简文《雁门太守行》而云“日逐康居与月氏”；萧子暉《陇头水》而云“北注黄河，东流白马”：皆非题中所有之地。苏武诗，有“俯看江汉流”之句。其时武在长安，安得有江汉《尔雅》：“山有穴为岫。”谢玄晖诗：“窗中列远岫。”徐浩文：“孤岫龟形。”皆误指为山峦。刘琨《答卢谌》诗：“宣尼悲获麟，西狩涕孔丘。”宣尼即孔丘也。谢眺《秋怀》诗：“虽好相如色，不同长卿慢。”长卿即相如也。康乐：“扬帆采石华，挂席拾海月。”“扬帆”即“挂席”也。孟浩然：“竹间残照入，池上夕阳微。”“夕阳”即“残照”也。使后人为之，必有“关门闭户掩柴扉”之谓矣！杜少陵《寄贾司马》诗：“诸生老伏虔。”东汉服虔并不老。所云伏虔者，伏生也；伏生不名虔。《示僚奴阿奴》云：“曾惊陶侃胡奴异。”胡奴，侃之子；非奴仆也。“不闻夏殷兴，中自诛褒、妲。”褒、妲是殷周人，与夏无干。杜诗：“乘槎消息近，无处问张骞。”此即世俗所传张骞乘槎事也。然宋之问诗云：“还将织女支机石，重访成都卖卜人。”是明用《荆楚岁时记》织女教问严君平事。独不知君平为王莽时人，张骞乃武帝时人：相去远矣！汪韩门云：“《檀弓》：‘齐庄公袭杞。杞梁死焉。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。’《孟子》：‘杞梁妻善哭其夫，而变国俗。’《左传》但言杞妻辞齐侯之吊，而不言哭。《檀弓》、《孟子》虽言哭，未言崩城事也。《说苑·立节篇》云：‘其妻闻夫亡而哭，城为之弛。’《列女传》云：‘枕其夫之尸于城下，哭十日而城崩。’亦未言长城也。长城筑于齐威王时，去庄公百有余年；而齐之长城，又非秦始皇所筑长城。唐释贯休乃为诗曰：‘秦人筑土一万里，杞梁贞妇啼呜呜。’则竟以杞梁为秦时筑长城之人，而其妻所哭崩，乃即秦之长城矣。”俗传梁灏八十登科，有“龙头属老成”七言诗一首。《黄氏日抄》、《朝野杂记》俱驳正之，以为灏中状元时，年才二十六耳。余按《宋史》灏本传：雍熙二年举进士，赐进士甲科，解褐，大名府观察推官。景德元年卒，年九十二。雍熙至景德相隔只十余年，而灏寿已九十二，则八十登科之说，未为无因。

二九

班史称霍光不学无术，故不知伊尹放太甲之事。乃《西京杂记》载光《答孛生兄弟书》，先引殷王祖甲，再引许董公一产二女，楚唐勒一产二子，事甚博雅。《蜀志》：刘巴轻张飞云：“大丈夫何暇与兵子语”似飞椎鲁无文。乃涪陵有飞所作《刁斗铭》，流江县有飞所书题名石。前明张士环有诗云，“江上祠堂横剑凋，人间刁斗重银钩。”

三〇

宋人多称曾子固不能诗。乃《上元祥符寺宴集》云：“红云灯火浮沧海，碧水瑶台浸远空。”又，《享祀军山庙歌》：“土膏起兮，流泉驶兮。”凡二百余言，俱不减作者。

三一

或问唐沈佳期诗云：“不如黄雀语，能免冶长灾。”余按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云：“冶长从卫还鲁，见老嫗当道哭，问：‘何为哭’云；‘儿出未归。’冶长曰：‘顷闻乌相呼，往某村食肉：得毋儿已死耶’嫗往视，得儿尸，告村官。官曰：‘冶长不杀人，何由知儿尸’遂囚冶长。且曰；‘汝言能通鸟言，试果验，裁放汝。’冶长在狱六十日，闻雀鸣而大笑。狱主问何笑。冶长曰：‘雀鸣啧啧喙喙：白莲水边，有车翻黍粟；牡牛折角，收敛不尽。相呼往啄。’狱主往视，果然。乃白村官而释之。”余爱雀言音节天然，有类古乐府。

三二

萧子荣《日出东南隅》云：“三五前年暮，四五今年朝。”梁元帝《法宝联璧序》云：“相兼二八，将兼四七。”此等算博士语，最为可笑。其滥觞盖起于东汉《唐君颂》，曰：“五六六七，训道若神。”用曾点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”也。棠邑《费凤碑》曰：“菲五五。”言居丧菲食二十五月也。皆割裂太过，不成文理。

三三

或问：“梅定九先生诗云；‘乾道炎三伏，坤灵乐四游。’作何解”余按《史记》秦德公二年“初伏”注：“三伏始于秦，周无伏也。”刘熙《释名》云：“金气伏藏也。故三伏皆庚。”王大可云：“三伏者，庚金伏于夏火之下。金畏火，故曰伏。”惟“四游”不得其解。后见《尚书·考灵曜》曰：“地体虽静，而终日旋转，如人坐舟中，舟自行动，人不能知。春星西游，夏星北游，秋星东游，冬星南游。一年之中，地有四游。”此定九先生之所本也。

三四

毛西河以诗赋为试帖。按唐“明经”；先帖文，然后试帖经之法，以所习经，帖其两端，中留一行试之，非指诗赋也。然“明经”亦有试诗者：王贞白有《帖经日试宫中瑞莲诗》。

三五

今举子于场前揣主司所命题，而预作之，号曰“拟题”。按：宋何承天私造《铙歌》十五篇，不沿旧曲，而以己意咏之，号曰“拟题”，此二字之始。今遂以为士子揣摩之称。

三六

俗传黄崇嘏为女状元。按《十国春秋》：“崇嘏好男装，以失火系狱，邛州刺史周庠爱其丰采，欲妻以女。乃献诗云：‘幕府若容为坦腹，愿天速变作男儿。’庠惊召问，乃黄使君女也。幼失父母，与老妪同居。命摄司户参军，已而乞罢归，不知所终。”今世俗讹称女状元者，以其献诗时，自称“乡贡进士”故也。严冬友曰：“徐文长《四声猿》剧，末一折为《女状元》，即崇嘏事。此俗称所始。”

三七

孔毅夫《杂说》称退之晚年服金石药致死。引香山诗“退之服硫黄，一病讫不痊”为证。吕汲公辩之云：“卫中立字退之，饵金石，求不死反死。中立与香山交好，非韩退之也。韩公之痛诋金石，已见李虚中诸人墓志矣：岂有身反服之之理”

三八

近人新婚，贺者作催妆诗，其风颇古。按：《毛诗》“间关车之牵兮”一章，申丰曰：“宣王中兴，士得行亲迎之礼，其友贺之而作是诗。”北齐婚礼，设青庐，夫家领百余人，挟车子，呼新妇，催出来。唐因之有催妆诗。中宗守岁，以皇后乳媪配窈从一，诵《却扇诗》数首。天祐中，南平王钟女适江夏杜洪子，时已昏暝，令人走乞《障车文》于汤簧。簧命小吏四人执纸，倚马而成：即催妆也。《芥隐笔记》、《辍耕录》俱云：今新妇至门，则传席以入，弗令履地。唐人已然。白乐天《春深娶妇》诗云：“青衣捧毡褥，锦绣一条斜。”两新人宅堂参拜，谓之拜堂。唐人王建《失钗怨》：“双杯行酒六亲喜，我家新妇宜拜堂。”

三九

诗能令人笑者必佳。云松《咏眼镜》云：“长绳双日系，横桥一鼻跨。”古渔《客邸》云：“近来翻厌梦，夜夜到家乡。”张文端公云：“姑作欺人语，报国在文章。”尹似村《咏贫》云：“笥能有几衣频典，钱值无多画幸存。”刘春池《立春》云：“门前久已无车马，尚有人来送土牛。”古渔《哭陈楚筠》云：“才可闭门身便死，书生强健要饥寒。”蒋心余咏《京师鸡毛炕》云：“天明出街寒虫号，自恨不如鸡有毛。”香亭和余咏《帐》云：“垂处便宜人语细。”余乍读便笑。香亭问故。余曰：“纵粗豪客，断无在帐中喊叫之理。”又咏《杖》曰：“隔户声先步履来。”皆真得妙。

四0

曹震亭与史梧冈潜心仙佛，好为幽冷之诗。曹云：“肃肃秋乾风，萧旷野无已。桥孤朽柱摇，落日动野水。”史云：“一峰两峰阴，三更五更雨。冷月破云来，白衣坐幽女。”皆阴气袭人。曹又有句云：“秋阴连朔望，黯黯白云平。”

似听前村里，呼鸡有妇声。”此首便冷而不阴。

四一

诗有听来甚雅，恰行不得者。金寿门云：“消受白莲花世界，风来四面卧中央。”诗佳矣，果有其人，必患痲症。雪庵僧云：“半生客里无穷恨，告诉梅花说到明。”诗佳矣，果有其事，必染寒疾。

四二

今人称曲之高者，曰“郢曲”，此误也。宋玉曰：“客有歌于郢中者。”则歌者非郢人也。又曰：“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和者数千人。《阳春白雪》，和者不过数十人。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，则和者不过数人。”是郢之人能和下曲，而不能和妙曲也。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，不亦讹乎

四三

《毛诗》：“流离之子。”《郑笺》：“流离，鸟名。”今讹以为离散之词。犹之“狼狈”，兽名也；今讹以为困顿之词。“琐尾”二字，《笺》：“美好也。”今亦讹为琐碎之词。

四四

谢位联《贺进士》云：“赴宴琼林早，题名雁塔高。”余有旧拓《雁塔题名记》十余张，皆缙绅大夫、僧流羽士之名，非止新进士也。唐进士于曲江宴赏之余，多有各题名姓者。今人遂以“雁塔题名”为称贺进士之言。

四五

世传苏小妹之说，按《墨庄漫录》云：“延安夫人苏氏，有词行世，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。”《菊坡丛话》云：“老苏之女幼而好学，嫁其母兄程潜之子之才。先生作诗曰：‘汝母之兄汝伯舅，求以厥子来结婚。乡人婚嫁重母族，虽我不肯将安云。’考二书所言，东坡止有二妹；一适柳，一适程也。今俗传为秦少游之妻，误矣！或云：“今所传苏小妹之诗句对语，见宋林坤《诚斋杂记》，原属不根之论。犹之世传甘罗为秦相。”按《国策》：“甘罗年十二，为少庶子，请张卿相燕。又事吕不韦，以说赵功，封上卿。”并无为秦相之说。然《仪礼疏》亦云：“甘罗十二相秦。”则以讹传讹久矣。

四六

张翰诗：“黄花若散金。”菜花也。通首皆言春景，宋真宗出此题，举子误以为菊，乃被放黜。

四七

外祖章师鹿诗云：“高足多金紫，先生已白头。”人间“高足”出处。按《世说新语》：“郑康成在马融门下，三年不得相见；高足弟子传授而已。”言融不能亲教，使高弟子传授之耳。然颜师古注《高祖本纪》云：“凡乘传者，四

马高足为置传，四马中足为驿传，四马下足为乘传。”是“高足”二字，在汉时以之名马；而《世说》竟以之称弟子，何也师鹿先生年八十四，犹冒雨着屐，赴康熙庚子乡试。使遇今上，必受殊恩无疑也。《与及门游西湖》云：“师弟同游兴不孤，呼僮挈植更提壶。分明柳暗花明处，年少丛中一老夫。”

四八

今人称女子加笄为“上头”。按《南史·孝义传》：“华宝八岁，父成往长安，临别曰：‘须我还，为汝上头。’长安陷，父不归。宝年至七十，犹不冠。”是“上头”者，男子之事。今专称女子，心颇疑之。读《晋乐府》云：“窈窕上头欢，那得及破瓜”则主女说亦可。

四九

唐耿纬《长门怨》云：“闻道昭阳宴。”杨衡云：“望断昭阳信不来。”刘媛云：“愁心和雨到昭阳。”按：昭阳为成帝时赵氏姊妹所居，与武帝之陈后长门无涉。

五〇

章槐墅观察曰：“泰山从古迄今，皆言自中干发脉。圣祖遣人从长白山，踪至旅顺口，龙脉入海，从诸岛直接登州，起福山而达泰山，凿凿可据。”余虽未至旅顺福山，然山左往来，不惟岱岳位震而兑，即观汶、泗二水源流，亦皆自东而西：则泰山不从中干发脉，又一确证也。因纪以诗云：“两条汶、泗朝西去，一座泰山渡海来。笑杀古今谈地脉，分明是梦未曾猜。”

五一

《乐府》云：“五马立踟蹰。”香山诗云：“五匹鸣珂马，双轮画戟车。”注：“五马者，不一其说。按《汉官仪》：四马载车，惟太守出，则增一马：故称太守曰五马。”此一说也。程氏《演繁露》以为始于《毛诗》：“良马五之。”亦一说也。《南史·柳元笑传》：“兄弟五人，同为太守，各乘一马出入；时人荣之，号柳氏门庭，五马委蛇。”则又一说矣。

五二

《古乐府》：“十五府小史，三十侍中郎。”似令史之年轻者名小史，即今之小书办也。张翰有《周小史诗》，曰：“翩翩周生，婉孌幼童。年甫十五，如日在东。”谢惠连有《赠小史杜德灵》诗，似乎褒狎。然吴祐举孝廉，乃越道，共雍丘小史黄真欢语移时，人以为荣。则小史又以人重矣。高俅为东坡小史，后见苏氏子孙执礼犹恭。

五三

唐人争取新进士衣裳以为吉利。张文昌诗曰：“归去惟将新诰命，后来争取旧衣裳。”唐宣宗自称“乡贡进士李道隆”。进士之荣，至于天子慕之。宋时尤

重出身；无出身者，不得入相。故欲相此人，必先赐同进士出身，而后许其入相。其重如此。然亦有时而贱。李赞皇不中进士，故不喜科目，曰：“好骡马不入行。”金卫绍王喜吏员，不喜进士，曰：“高廷玉人才非不佳，可惜出身不正。”嫌其中进士故也。

五四

宋咸淳辛未，正言陈伯大议：考试士子，诸路运司牒州县，先置士籍，编排保伍，取各人户贯三代年甲，书明所习经书；年十五以上能文者，许其乡之贡士结状保送。一样四本，分送县、州、漕、部。临唱名时，重行编排保伍，各人亲书家状，以验笔迹。士人苦之，赋诗云：“刘整惊天动地来，襄阳城下哭声哀。庙堂束手全无策，只把科场闹秀才。”

五五

邵又房《赠友》云：“《广陵散》里求知己，不特弹无听亦无。”余叹其意包括甚广。按《文苑英华》顾况序：弹琴者王女继之，名“日宫”、“月宫”；有《归云引》、《华岳引》诸曲，皆《广陵散》之遗音。是叔夜所弹，未尝绝也。《唐书·韩皋传》，解《广陵散》为嵇康思魏之意。因毋丘俭、诸葛诞俱起兵于广陵，思兴复魏室，而兵皆散亡，故曰从此绝矣。非专指琴也。

五六

或问：“杨升庵有句云：‘一桶水倾如佛语，两重纱夹起江波。’应作何解”余按：徐骑省不喜佛经，常云：“《楞严》、《法华》，不过以此一桶水，倾入彼一桶中。倾来倒去，还是此一桶水。识破毫无余味。”此升庵所本也。方空纱用一层糊窗，原无波纹；夹以两层，必有闪烁不定之波。恐升庵即事成诗，未必有本。余亦有句云：“水痕泻地方圆少，雪片经风厚薄多。”一用《世说》，一用《东坡志林》。

五七

熊蔗泉观察《听雪》云：“一夜朔风急，重衾尚觉寒。料应阶下白，及早起来看。”童二树《盼月》云：“佳绝娟娟月，秋窗逼晓开。卧看桐竹影，渐上卧床来。”两首格调相同。商宝意《顾曲》云：“一曲明光三十段，自弹先要听人弹。”赵云松《论诗》云：“背人恰向菱花照，还把看人眼自看。”两首用意相反。

五八

诗文自须学力，然用笔构思，全凭天分。往往古今人持论，不谋而合。李太白《怀素草书歌》云：“古来万事贵天生，何必公孙大娘浑脱舞”赵云松《论诗》云：“到老始知非力取，三分人事七分天。”

五九

士大夫热中贪仕，原无足讳；而往往满口说归，竟成习气，可厌！黄莘田诗云：“常参班里说归休，都作寒暄好话头。恰似朱门歌舞地，屏风偏画白蘋洲。”

六〇

近人佳句，常摘录之，以教子弟；过时一观，亦有吹竹弹丝之乐。明知收拾不尽，然拮据一二，亦圣人“举尔所知”意也。毛琬云：“乍寒童子怯，将雨野人知。”童钰云：“病闻新事少，老别故人难。”张节云：“行善最为乐，观书动畜疑。”孔东堂云：“纤低时掠水，帆饱不依桅。”廖古檀云：“山风枯砚水，花雨慢琴弦。”王卿华云：“断香浮缺月，古佛守昏灯。”汪可舟云：“客久人多识，年高众病归。”吴飞池云：“凉风不管征衣薄，落日方知行路难。”李穆堂云：“云在岫无争出意，石当流有不平鸣。”何南园云：“闲愁早释非关酒，旧学重温为课孙。”杨次也云：“浅水戏鱼如可拾，密林藏鸟只闻声。”周青原云：“鸟自下山人自上，一齐穿破白云过。”刘果云：“花间看竹嫌逢主，梦里闻鸡似到家。”章智千《送春》云：“青山驻景如留客，绿树成阴已改妆。”姚念慈《哭孙虚船》云：“有泪直从知己落，无文可共别人论。”尹似村《送南园出京》云：“乍亲丰采归偏速，不惯风尘住自难。”袁蕙纓云：“功名何物催人老车马无情送客多。”宝意《哭环娘》云：“乍分烟岛情犹恋，略享春风死未甘。”香亭《渡淮》云：“田家饭麦风仍北，游女拖裙俗渐南。”春池《顺风》云：“天上鸟争帆影速，岸边人恨马行迟。”又有五七字单句亦妙者。鲁星村之“老怕送春归”，杨守知之“随身只有影同来”，王家骏之“园不栽梅觉负春”，啸村之“诤老偏逢人叙齿”，飞池之“孤鸿与客争沙宿”：皆是也。

六一

孔子曰：“刚毅木讷近仁。”余谓：人可以木，诗不可以木也。人学杜诗，不学其刚毅，而专学其木；则成不可雕之朽木矣。潘稼堂诗，不如黄唐堂：以一木而一灵也。余选钱文敏公诗甚少，家人误抄十余章。余读之，生气勃勃，悔知公未尽。居亡何，有人云：“此孙渊如诗也。”余自喜老眼之未昏。

六二

余尝极赏健庵甥咏《落花》云：“看他已逐东流去，却又因风倒转来。”或大不服，曰：“此孩童能说之话，公何以如此奇赏”余曰：“子不见张燕公争魏元忠事乎燕公已受二张嘱托矣！因宋琬一言而止。一生名节，从此大定。在甥作诗时，未必果有此意；而读诗者，不可不会心独远也。不然，《诗》称‘如切如磋’，与‘贫而无谄’何干《诗》称‘巧笑倩兮’，与‘绘事后素’何干而圣人许子夏、子贡‘可与言诗’：正谓此也。”

六三

高文良公巡抚江苏，为制府某所凌，势岌岌乎殆矣，而公声色不动，咏《天平山》云：“倚天峭壁无尘玉，堕地孤留不动云。”其时沈子大先生在幕府，和云：“白浪静教翻石下，碧云高不受风移。”

六四

阐乘上人《对月吊以中》云：“共玩君何往江头独怆神。难将一片月，分照九泉人。”余在小市，买一古镜，背有诗云：“宝匣初离水，寒光不染尘。光如一轮月，分照两边人。”毛西河咏《镜》云：“与余同下泪，惟有镜中人。”三押“人”字，俱佳。

六五

高翰起司马《路上喜晴》云：“声传干鹊喜，步觉蹇驴轻。”乔慕韩《舟中》云：“雨声篷皆重，鸥影浪头轻。”

六六

有人过刘智庙，见壁上题云：“明时如此拔幽沦，荐祿须看士贡身。敢拟石渠容散木，竟教尘海作劳薪。变名梅尉非无地，捧檄毛生尚有亲。异日《儒林》与《循吏》，一编位置听他人。”诗尾署“竹初”二字。自命如此，可想见其不凡。

六七

王梦楼作云南太守，有纳楼夷民李鹤龄献诗云：“玉堂老凤留衣钵，沧海长虹卷钓丝。”梦楼喜，即用其二句为起句，续六句以赠别云：“旧事都随云变灭，新诗喜见锦纷披。殊方那易逢佳士，识面无如是别时。自负平生能说项，珊瑚几失网中枝。”

六八

昌黎云：“横空盘硬语。”硬语能佳，在古人亦少。只爱杜牧之云：“安得东召龙伯公，车干海水见底空。”又云：“鲸鱼横脊卧沧溟，海波分作两处生。”宋人句云：“金翅动身摩日月，银河翻浪洗乾坤。”本朝方问亭《卜魁杂诗》云：“龙来阴岭作游戏，雷电光中舞雪花。”赵秋谷《秋雨》云：“油云泼浓墨，天额持广帕。风过日欲来，艰难走云罅。”《大雨》云：“日月皆归海，蛟龙乱上天。”赵云松《从李相国征台湾》云：“人膏作炬燃宵黑，鱼眼如星射水红。”赵鲁瞻云：“江星动鱼脊，山果落猿怀。”

六九

丙辰召试鸿词，到丙申四十余年矣。申笏山在都中，与钱箴石、曹地山小集，赋诗云：“尺五城南逐散仙，欢场一散似飞烟。多生那得离文字，后死何容卸仔肩。醉后吟声惊户外，雨余山色入窗前。百人尚有三人在，似得天怜亦自怜

。”呜呼！笏山歿又十余年矣！今海内召试者，只余与箠石二人尚在。而近闻其年过八十，亦已中风。然则“天怜自怜”，能无再三诵之乎

七〇

周青原咏《杨妃》云：“彩舆花下禄儿狂，此说终疑是渺茫。惟小刘郎曾爱惜，坐怀亲为画眉长。”用史事，补前人未有。将录寄秋帆中丞，镌杨妃墓上。

七一

水仙花诗无佳者；惟杨次也先生七律，前半首云：“汀蘅洲草伴无多，以水为家奈冷何生意不须沾寸土，通词直欲托微波。”余按：《焦氏易林》云：“凫雁哑哑，以水为家。”杨暗用之，而使人不觉：可为用典者法。

七二

赵云松太史入闈分校，作《杂咏》十余章，足以解颐。《封门》云：“官封恰似悬符禁，人望居然入海深。”《聘牌》云：“金熔应识披沙苦，礼重真同纳采虔。”《供给单》云：“日有双鸡公膳半，夜无斗酒客谈孤。”《分经》云：“多士未遑谈虎观，考官恰似划鸿沟。”《荐条》云：“品题未便无双士，遇合先成得半功。佛海渐登超渡筏，神山犹怕引回风。”《落卷》云：“落花退笔全无艳，食叶春蚕尚有声。沉命法严难自诉，返魂香到或重生。”《拨房》云：“未妨螺赢艰生子，笑比琵琶别过船。”

七三

余自幼闻“月华”之说，终未见也。同年王大司农秋瑞，梦月华而生，故小字华官。后见平湖陆陆堂先生云：“康熙辛酉八月十四夜，曾见月当正午，轮之西南角，忽吐白光一道。已而红黄绀碧，约有二十余条，下垂至地。良久结轮三匝，见月不见天矣。”先生赋云：“今宵才见月华圆，织女张机也失妍。五色流苏齐着地，三重轮廓欲弥天。”先生名奎勋，掌教桂林，作《礼经解义》，请序于金中丞。中丞命余代作，先生夸不已。中丞以实告之。先生曰：“此古文老手，不似少年人所作也。”记先生有句云：“檐低丝网蛛常断，沼浅莲房子半空。”

先生祖名藁，字义山。当国初鼎革时，马将军兵破平湖，掠其父，将杀之。菜才九岁，伏草中，跳出，抱将军膝求代。将军爱其貌韶秀，取手扇示之曰：“儿能读扇上诗，即赦汝父。”菜朗诵曰：“收兵四解降王缚，教子三登上将台。”此宋人赠曹武惠王诗也。将军不杀人，即今之武惠王矣。”将军大喜，抱怀中，辟珥曰：“汝能随我去，为我子乎”曰：“将军赦吾父，即吾父也。”遂哭别其父而行。将军为之泪下。已而将军身故，菜得脱归。康熙己未，举鸿博，入词林。圣祖爱其才，一日七迁，从编修、赞善、庶子，授内阁学士。才一年，先生引疾归。又十年，卒。自题华表云：“一日七迁千古少；周

年致政寸心安。”有病不治，吟曰：“无药能延炎帝寿，有人曾哭老聃来。”

七四

相传“天开眼”，余亦未之见也。平湖张教坡，晓步于庭，天无片云；忽闻有声割然，天开一缝：当中宽，两头狭，状类大船。宽处有圆睛闪闪，光芒照耀，似电非电。眼旁碎芒，如人之有睫毛。良久乃闭。教坡赋诗曰：“霹雳年年响，何曾殛恶来今朝才省悟，天眼不轻开。”

七五

诗含两层意，不求其佳而自佳。或咏《太行山》云：“但有路可上，再高人也行。”咏《烛》云：“只缘心尚在，不免泪长流。”咏《相见坡》云：“劝君行路存余步，山水还留相见坡。”

七六

余十二岁入学，廪生程鄢渠云：“渠甥吴冠山，名华孙，亦以髫年入学。今已赋鹿鸣，年才十五。”袖文一册示余。余读之，望若天人。及余登词馆，先生督学闽中，无由相见。五十午后，先生致仕在家，年八十矣。余游黄山，新安何素峰秀才招游仇树汪园，离先生所居，仅十里余，竟未走谒。别后，心恫恫如有所失。乃作诗寄之。先生见和云：“英才硕望是吾师，咫尺相逢愿又违。自昔直庐欣识面，己未科，收掌试卷，公所相识。于今花径少抠衣。屡想访随园未果。无人不挹神仙度，独我偏教遇合稀。犹忆神交年尚幼，两株弱柳共依依。”

七七

张仪封观察谓余曰：“李白《清平调》三章，非咏牡丹也。其时武惠妃薨，杨妃初宠，帝对花感旧，召李白赋诗。白知帝意，故有‘巫山断肠’、‘云想衣裳’之语；盖正喻夹写也。至于‘名花倾国’，则指贵妃矣。”余按《唐书·李白传》称：“帝坐沉香亭，意有所感，乃召李白。”则观察此说，未为无因。张名裕谷，字诒庭。

七八

曹子建《美女篇》押二“难”字。谢康乐《述祖德》诗押二“人”字。阮公《咏怀》，押二“归”字。以故，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、香山《渭村退居》、昌黎《寄孟郊》诗，皆沿袭之。

七九

田实发云：“我偶一展卷，颇似穿窬入金谷，珍宝林立，眩夺目精；时既无多，力复有限，不知当取何物，而鸡声已唱矣。”此语甚隽。鱼门《晒书》诗云：“老饕对长筵，未啖空颐朵。”

八〇

如皋布衣林铁箫有“老至识秋心”五字，余颇赏之。《与吴松崖看海棠》云：“万朵仙云轻欲滴，多情红向白头人。”松崖云：“娇来浑欲睡，愁杀倚栏人。”两押“人”字，俱妙。林名李，买得古铁箫，能吹变徵之音，因字铁箫，盖取王子渊“愿得谥为洞箫”之意云。

八一

乱仙诗，都无佳者；惟盱眙许家有仙降坛，咏《燕》云：“燕子衔泥认旧巢，飞来飞去暮连朝。哺儿不耐秋风老，回首空梁月正高。”读者云：“诗虽佳，恐非吉兆。”果未十年，许零落殆尽。当许与仙倡和时，分咏“薛涛笺”，限“陵”字。诸客搁笔。仙云：“便宜节度高千里，错过诗人杜少陵。”

八二

余不解词曲。蒋心余强余观所撰曲本，且曰：“先生只算小病一场，宠赐披览。”余不得已，为览数阙。次日，心余来问：“其中可有得意语否”余曰：“只爱二句，云：‘任汝忒聪明，猜不出天情性。’”心余笑曰：“先生毕竟是诗人，非曲客也。”余问何故。曰：“商宝意《闻雷》诗云：‘造物岂凭翻覆手，窥天难用揣摩心。’此我十一个字之蓝本也。”

八三

余梓诗集十余年矣，偶尔翻撷，误字尚多；因记椒园先生咏《落叶》云：“看月可知遮渐少，校书真觉扫犹多。”

八四

王载扬接家信，知两子孪生，喜赋诗以寄云：“可无致语来清照，会有明妆避伯喈。”用典切而雅。

八五

昆山城隍祠四宜轩有积土，道士将筑亭其上。阶石甫瓮，雷击之，三瓮三击；掘地，乃是黄子澄墓。邑志载：公被戮，其门下士拾骨葬此。钱溉亭进士诗云：“昔时诛戮无遗婴，此日风雷护残骨。”

卷一六

一

徐朗斋嵩曰：“有数人论诗，争唐、宋为优劣者，几至攘臂。乃授嵩以定其说。嵩乃仰天而叹，良久不言。众问何叹。曰：‘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！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，则宋、元、明三朝诗，俱号称唐诗，诸公何用争哉！须知论诗只论工拙，不论朝代。譬如金玉，出于今之土中，不可谓非宝也；败石瓦砾，传自洪荒，不可谓之宝也。’众人闻之，乃闭口散。”余谓诗称唐，犹称宋之斤、鲁之削也，取其极工者而言；非谓宋外无斤、鲁外无削也。朗斋，癸卯科为主考谢金圃所赏，已定元矣；因三场策不到而罢。谢刊其荐卷，流传京师，故

朗斋咏《唐寅画像》云：“锦瑟华年廿五春，虎头金粟是前身。虚名丽六流传遍，下第江南第一人。”“丽六”者，其场中坐号也。次科亦即登第。

二

明季士大夫，学问空疏，见解迂浅，而好名特甚。今所传三大案，惟“移宫”略有关系。然拥护天启，童昏瞽乱，遂致亡国，殊觉无谓。杨慎《大礼》一议，本朝毛西河、程绵庄两先生引经据古，驳之甚详。“挺击”一事，则汉、晋《五行志》中，此类狂人，不一而足。焉有一妄男子，白日持棍，便可打杀一太子之理蕪州顾黄公诗云：“天伦关至性，张桂未全非。”又曰：“深文论宫阙，习气恼书生。”议论深得大体。黄公与杜茶村齐名；而今人知有茶村不知有黄公。因《白茅堂诗集》贪多，稍近于杂，阅者寥寥；然较《变雅堂集》，已高倍蓰矣。

黄蒙圣祖召见，宠问优渥，以老病乞归；再举鸿词，亦不赴试：有杨铁崖“白衣宣至白衣还”之风。《忆内》云：“静夜停金剪，含情对玉缸。数声风起处，花雨上纱窗。”《观姬人睡》云：“玉腕明香簟，罗帷奈汝何不知梦何事，微笑启腮窝。”风韵独绝。余尝见小儿睡中，往往启颜而笑，讶其不知缘何事而喜。今读先生诗，方知眼前事，总被才人说过也。

三

同年杨大琛太史，在部以聋告归，专心攻诗，见示一册。有句云：“金钏手摇春水影，玉楼帘卷卖花声。”风致嫣然。惜未录其全稿。今太史已亡，诗稿不知散落何处。太史字宝岩，苏州人。

四

古人诗集之多，以香山、放翁为最。本朝则未有多如吾乡吴庆伯先生者。所著古今体诗一百三十四卷，他文称是，现藏吴氏瓶花斋。先生乳哺时，哑哑私语，皆建文逊国之事。年过十岁，方闭口不言。初为前朝马文忠公世奇所知，晚为本朝李文襄公之芳所知。康熙戊午，荐鸿词科，不遇而归。少时，在陈公函晖家作诗会，以《芙蓉露下落》为题，操笔立就，赠陈云：“一辈少年争跋扈，明公从此愿躬耕。”陈大奇之。惜其集浩如烟海，不能细阅，欲梓而存之，非二千金不可。著述太多，转自累也。

五

余在广东新会县，见憨山大师塔院，闻其弟子道恒，为人作佛事，诵诗不诵经。和王修微女子《乐府》云：“剥去莲房莲子冷，一颗打过鸳鸯颈。鸳鸯颈是睡时交，一颗留待鸳鸯醒。”殊有古趣。圆寂后，顾赤方征士哭之云：“已沉千日磬，犹满一床书。”

六

丹阳鲍氏女自称闻一道人，遭难流离，嫁竟陵陆蓑云，年二十四而夭。咏《溪钟》云：“溪外声徐疾，心中意断连。是声来枕畔，抑耳到声边”颇近禅理。昔朱子在南安闻钟声，矍然曰：“便觉此心把握不住。”即此意也。

七

康熙时，吾乡女子卞梦珏有句云：“夕阳交代笙歌月，曙色轻移灯火楼。”又曰：“花谢六桥春色暗，雨来三竺远山无。”

八

吴文溥咏《月》云：“清晖半边缺，似妾独眠时。”顾赤方咏《月》云：“不分月宫人耐老，蛾眉一月一回新。”

九

国初说书人柳敬亭、歌者王紫稼，皆见名人歌咏。王以黯昧事，为李御史杖死，有烧琴煮鹤之惨。顾赤方哭之云：“昆山腔管三弦鼓，谁唱新翻《赤风儿》说着苏州王紫稼，勾栏红粉泪齐垂。”王送公卿出塞，必唱骊歌，听者不忍即上马去；故又云：“广柳纷纷出盛京，一声呜咽最伤情。行人怕听《阳关曲》，先拍冰轮上马行。”悼王郎诗，只宜如此，便与题相称。乃龚尚书竟用“坠楼”、“赋鹏”之典，拟人不伦，悖矣！御史名森先，字琳枝，性虽伉直，诗恰清婉。《过云间亭》云：“空亭积水松阴乱，小阁张灯夜气清。”卒以忤众罢官。

一〇

龚芝麓尚书失节本朝，又娶顾横波夫人，物论轻之。顾黄公为昭雪云：“天寿还陵寝，龙輓葬大行。义声归御史，疏稿出先生。浮议千秋白，余生七尺轻。当年沟渎死，苦志竟谁明”“怜才到红粉，此意不难知。礼法憎多口，君恩许画眉。王戎终死孝，江令苦先衰。名教原潇洒，迂儒莫浪訾。”文士笔墨，能为人补过饰非，往往如是。

一一

余过于忠肃公墓，题诗甚多；惟山阳阮中翰紫坪五排最佳，警句云：“汉统愁中绝，周京喜再昌。股肱知己竭，日月得重光。天意还思祸，星躔又告祥。遁荒非太伯，守节异曹臧。未睹遗弓剑，先闻缺斧折。三章凭翕訾，一剑答忠良。象少祈连冢，歌怜石子冈。谁怜十世宥，难赎百夫防”

一二

庚午春，苏州韩立方先生掌教钟山，以其姑名韞玉者《寸草轩诗集》见示；慕庐宗伯之季女也。诗只十一首，而风秀可诵。《病中》云：“月落霜寒叶满墀，卧疴正及晚秋时。风檐网结长垂幌，砚匣尘封久废诗。瘦影怕从明镜见，泪痕空有枕函知。何因乞得青囊术拟向《南华》叩静师。”又有顾颉亭之妻黄汝蕙

、字仙佩者，有《送春绝句》云：“九十春光暗里催，花飞红雨变芳埃。流莺日日枝头唤，底事东皇驾不回”“柳絮穿帘燕扑衣，林园红瘦绿偏肥。可怜花底多情蝶，犹恋残香绕树飞。”

一三

万华亭云：“孔子‘兴于诗’三字，挾诗之精蕴。无论贞淫正变，读之而令人不能兴者，非佳诗也。”华亭，进士，名应馨。

一四

毗陵黄仲则有《岁暮怀人诗·怀随园》云：“近来词赋谐兼则，老去心情宦作家。建业、临安通一水，年年来往看梅花。”

一五

“小姑嫁彭郎”，东坡谐语也。然坐实说，亦趣。胡书巢《过小姑山》云：“小姑眉黛映秋空，衫影靴纹碧一弓。不识彭郎缘底事，凭他抛掷浪花中。”

一六

义山讥汉文：召贾生“问鬼神”，“不问苍生”。此言是也。然鬼神之礼不明，亦是苍生之累。嗣后武帝巫蛊祸起，父子不保；其时无前席之间故耳。余故反其意题云：“不问苍生问鬼神，玉溪生笑汉文君。请看宣室无才子，巫蛊纷纷死万人。”

一七

丁未八月，余答客之便，见秦淮壁上题云：“一溪烟水露华凝，别院笙歌转玉绳。为待夜凉新月上，曲栏深处撤银灯。”飞盏香含豆蔻梢，冰桃雪藕绿荷包。榜人能唱湘江浪，画桨临风当板敲。”“早潮退后晚潮催，潮去潮来日几回。潮去不能将妾去，潮来可肯送郎来”三首深得《竹枝》风趣。尾署“翠云道人”。访之，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崖所作，名延福。有才如此，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。雪芹者，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。相隔已百年矣。

一八

吴门张瘦铜中翰，少与蒋心余齐名。蒋以排再胜，张以清峭胜；家数绝不相同，而二人相得。心余赠云：“道人有邻道不孤，友君无异黄友苏。”其心折可想。《过比干墓》云：“只因血脉同先祖，真以心肝奉独夫。”《新丰》云：“运至能为天下养，时衰拼作一杯羹。”读之，令人解颐。瘦铜自言，吟时刻苦，为钟、谭家数所累。又工于词，故诗境琐碎，不入大家。然其新颖处，不可磨灭。咏《风筝美人》云：“只想为云应怕雨，不教到地便升天。”《借书》云：“事无可奈仍归赵，人恐相沿又发棠。”真巧绝也。至于“酒瓶在手六国印，花露上身一品衣”：则失之雕刻，无游行自在之意。

一九

近日十三省诗人佳句，余多采录《诗话》中。惟甘肃一省，路远朋稀，无从搜辑。戊申春，忽江宁典史王柏崖光晟见访，贻五律四首，一气呵成，中无杂句。余洒然异之，问所由来。云：“幼讲诗于吴信辰进士。”吴诗奇警。咏《蜡梅》云：“阳春如开辟，盘古即梅花。牡丹僭称王，富贵何足夸群芳。诉天帝，鹅雁纷喧哗。乃呼罗浮仙，冒雪诣殿衙。帝曰咨尔梅，首出冠群葩。白袷与绛襦，何以惩奇邪。梅花未及对，黄袍已身加。”《榆钱曲》云：“桃花笑老榆，汝是摇钱树。不解济王孙，飞来复飞去。”《午梦》云：“竹径凉飙入，芸窗午梦迟。偶然高枕处，便是到家时。”《木兰女》云：“绝塞春深草不青，女郎经久戍龙庭。军中万马如挝鼓，只当窗促织听。”或訾其存诗太多，乃答云：“诗自心源出，妍媸惑爱憎。譬如不才子，挝杀竟谁能”或訾其存诗太少，又答云：“诗似朱门宴，谁甘草具餐。三千随赵胜，选俊一毛难。”吴名镇，甘肃临洮人。

唐高骈节度西川，又调广陵。咏《风筝》云：“依稀似曲才堪听，又被风移别调中。”吴官山左，又调楚江。《咏怀》云：“阿婆经岁抚婴孩，饥饱寒暄总费猜。才识呱呱真痛痒，家人又报乳娘来。”两意相同。余雅不喜陈元礼逼死杨妃。《过马嵬》云：“将军手把黄金钺，不管三军管六宫。”吴《过马嵬》云：“桓桓枉说陈元礼，一矢何曾向禄山”亦两意相同。吴又有《韩城行》云：“良人远贾妾心哀，秋月春花眼倦开。忍死待郎三十载，归鞍驮得小妻来。”咏《虞美人花》云：“怨粉愁香绕砌多，大风一起奈卿何。乌江夜雨天涯满，休向花前唱楚歌。”柏崖《送客》云：“握手才经岁，含情复送君。不堪秋色老，重使雁行分。岳麓山前月，崇台岭外云。都添孤客恨，回首念同群。”诗甚清老，不料衙宫中乃有此人。

二〇

李义山诗云：“愿得化为红绶带，许教双凤一齐衔。”黄甘泉秀才《途中》诗云：“惘惘行百里，多情毋乃太。安得笼鹅生，全家口中带”风趣殊佳。甘泉名世埏，徽州人。

二一

庐江孙啸壑工琴，有《琴余集》。咏《蔷薇》云：“半红半白袅风条，雨后春光未寂寥。自笑看花人渐老，让他一岁一回娇。”《夜吟》云：“有灯相对好吟诗，准拟今宵睡更迟。不道兴长油已没，从今打点未干时。”余爱其结句，颇近禅悟，故录之。又：“得意水流壑，无心云出山。”亦佳。

二二

杭州秋闱榜发，仁、钱两县，往往中者五六十人。赴鹿鸣宴时，倾城士女，垂

帘而观，见美少年，则啧啧叹羨。戊午科，年少尤多。有周孝廉名鼎者，年才三十，而满面于慧。尝谓余曰：“人以赴鹿鸣为乐，我以赴鹿鸣为惨。”余问：“何也”曰：“余在路上揭帘坐，则儿童妇女攫喙曰：‘大胡子，何必赴鹿鸣’余下轿帘，则又簇簇然笑指曰：‘此人不敢揭帘，定坐一白发翁矣。’岂非教我进退两难乎”徐朗斋有句云：“有酒休辞连夜饮，好花须及少年看。”真阅历语。又句云：“幽榻琴书偏爱夜，异乡风月不宜秋。”新凉半床月，残醉一帘花。”皆可爱也。

二三

山左李呈样少詹谪戍时，有李现田者赠云：“洗耳自同高士洁，披襟不让大王雄。”及到辽东，押解者姓高名士洁。抵戍所，后至者为侍郎王舜，舜初名雄。归后偶话其事。尤展成曰：“二句是余戏作‘浴乎沂，风乎舞雩’诗也。”

二四

胶州李世锡进士，字霞裳；咏《甘草》云：“历事五朝长乐老，未曾独将汉留侯。”借人咏药，真甘草身份。又有人咏《菊枕》云：“野人枕此增颜色，似有床头未尽金。”亦酷是菊枕。

二五

冯益都相国溥，访高念东侍郎于松云僧舍，竟日留连。高赋绝句云：“户倚双扉禅宇开，无人知是相公来。相看一笑忘尘市，风味依然两秀才。”冯答曰：“隐几僧寮户不开，天亲无着忆从来。而今相对浑忘却，但识维摩是辩才。”相传：公二十一岁，乡举报到，而公酣眠不醒；太夫人大惊，以水撲面，乃张目曰：“梦登泰山，云气拥身而行，至一殿上。碧霞元君迎之，置锦幔，张乐饮酒；未终，见海日如车轮，大惊而醒。”醒时犹带酒气。

二六

李杜字云帆，山阴人，贫不能自存，流转燕、赵、吴、楚间，依僧而居。年三十余，卒于京师。性耽吟咏，尝有“黄河水阔秋飞雁，银汉风疏夜堕星”之句。友人某书之扇头，过查楼。有江南顾姓者，见而爱之，询姓名往访，知其寒困，为赠金置裘而去：殊难得也。云帆又有《题伍大夫庙》诗云：“入吴虽是成兄志，破楚终非望子心。”《客怀》云：“一江凉月呼同载，到处名山恨独看。”皆有逸气。

二七

元遗山惜义山诗无人笺注。渔洋先生亦有“一篇锦瑟解人难”之句。近时冯养吾太史注《玉溪集》断定以为此悼亡之诗。“思华年”，原拟偕老也，“庄生晓梦”，用鼓盆事；“蓝田日暖”，用吴宫事：皆指夫妇而言。曰“无端”、曰“不忆”者，云从何得此佳妇。曰“惘然”者，早知好物不坚牢。《湘素杂

记》以“锦瑟”为令狐家青衣者，非也。又注《漫成》五章，专为李卫公雪冤而作。“代北”二句，为石雄发。“韩公”、“郭令”，推尊德裕也。以史证之，殊为确切。

二八

寿光安致远诗曰：“试罢三雅与‘五经’，密云小酌付樵青。”“雅”字读平声，人以为疑。按刘表“三雅”之说，出于《典论》。一作“蛋”，《方言》曰：“盈、杯也。秦晋三郊谓之蛋。”《周礼》：“大胥、小胥”，即《诗》之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也。《诗》曰：“边豆有且，侯氏宴胥。”《太玄》曰：“不宴不雅。”宴胥犹宴雅也。

二九

孙子未先生襄幼孤贫，鬻某家为青衣，聪颖非凡。伴主人之子读书，代其作文。塾师大奇之，告知主人，养为己子。遂中康熙乙丑进士，官至通政司参议；以时文名重天下，诗亦清超。有《鹤侣斋集》。《次渔洋&l;谢公村》云：“荒凉九龙口，寂寞谢公村。溪水空浮岸，风帆不到门。”马墨麟维翰与卢抱孙见曾未第时，出公门。公赠云：“卢仝、马异总能诗，韩、孟云龙意可师。交比芝兰投臭味，韵将丝竹叠参差。古人不作原无恨，此日齐名更勿疑。老去自怜才力尽，恰欣二妙正同时。”

三〇

余幼时闻吾乡督学何公世瑾之贤，和若春风，廉如秋月。世宗时总督直隶，赠尚书，谥端简；渔洋先生之高弟子也。有《畅春苑诗》云：“出郭逢新霁，垂鞭信马蹄。松林微见日，沙路净无泥。鸟语含风软，杨花扑水低。不妨随意歇，流水小桥西。”《咏史》云：“丞相安知狱吏尊，将军争似外家亲。七诸侯破亚夫死，社稷臣非少主臣。”

三一

余幼时府试，见杭州太守李慎修，长不满三尺，而判事明决，胆大于身，吏民畏之。与卢雅雨同年，一时有“两短人”之号。李喜步韵。卢道：“非古也。”规以诗云：“每以歌行矜短李，笑将月旦诩前卢。”李初不以为然，后和“卢”字，屡押不妥，乃喟然服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引见时，尝劝上勿以吟咏劳圣躬。上嘉纳之。出外，不言。后恭读《御制初集》，始知有此奏；其慎密如此。

三二

徐公士林，巡抚苏州，凡讞决，先摘定案大略，牌示于外，而后发缮文册：所以杜书吏之影射也。世宗谓曰：“尔风格凝重，当为名臣。”程中丞元章荐三人：一公，一卢雅雨，一陈文恭公也。后皆称职。卢赠云：“贤名久讶龙图近

，异相应从麟阁看。”

三三

李远敬太史以刚直将被劾，惠半农先生救之，得免。或谓曰：“何不劝以和柔”曰：“渠尚不肯为朱考亭折腰，何能降心当道耶”其《咏怀》云：“临风一杯酒，对水一曲琴。嵇生禽鹿性，庄叟濠鱼心。”自成冲淡一家。注书与朱子不合。

三四

王清范太守，观察浙江，月课诸生。余以童子受知。后落职再起，来守江宁，到园文宴，自诵其《海塘》诗云：“沧桑直似争三岛，捍御时防溃六州。”公名敛福，与卢抱孙辛丑同年，时相过从。卢赠云：“席当散后犹呼坐，马到门前总不行。”

三五

余在李晴洲家，见高南阜山人小像，须眉奇伟，颇似先大夫。晴洲为言；山人宰歙县时，人诬以赃。卢抱孙转运两淮，营救甚力，有指为党者，并卢谪戍。故山人诗云：“几曾连茹茅同拔，却为锄兰蕙并伤。”卢和云：“不妨李固终成党，到底曾参未杀人。”山人诗才敏捷，制府尹文端公试以“雁字”，操笔立就，警句云：“无意回波风错落，有时泼墨雨模糊。”又曰：“落霞点出簪花格，骤雨催成息就章。尹公喜，将欲荐拔之，而公调云贵矣。在狱中诗云：“敢道案无三字定，终期心有一人知。”山人《泰州题壁》曰：“鸢堕无端逢腐鼠，角触那信有神羊。”按：“触”字韵本无平声，惟毛西河引《西京赋》：“百兽凌遽，骏瞿奔触。丧精忘魄，失归妄趋。”作平声押。其博览如此。《游孤山》云：“寒香飞尽不成花，何处清风问水涯石罅竹根残雪里，还留数点认林家。”山人落魄扬州，适卢守水平，贫不自聊，乃以书告急，卢尚未答，而山人化去矣。卢哭云：“巫咸不为刘蕡下，邑宰谁迎杜甫来”

三六

牛进士运震，字阶平，号真谷，学问渊雅，年五十有三，无疾而终。未死前一月，屡梦游金碧楼台，光华照耀。一日谓家人曰：“昨夜我又游前庭，殆将复位。临去时，汝辈慎毋惊我。”次日，无疾而终。余得公文集，未得其诗，但见《题画》一绝云：“泼墨似云林，秋意森满幅。石气翻空青，古树寒如束。樵径寂无人，西风下丛竹。”

三七

孙子未先生尝于其师秀水徐华隐座中，见一贫客，乃徐年家子也。先生仰体师意，留养家中，待之甚厚。忽谓孙公曰：“受恩未报，明年当生公家。”未几卒，公果生女。六岁时，戏抱之谓家人曰：“此华隐师客也，说来报恩。乃是

女儿，恐报恩之说虚矣。”女勃然曰：“爷憎我女耶当再生为男。”逾十日，以痘殇。明年，公果举子，顶有痘瘢，名于盘，字庄天，雍正乙卯举人。有《织锦词》一首，载《山左诗钞》；诗不佳，故不录。

三八

功臣子孙封荫多袭武职，其中颇多文学之士，用违其才。然唐以前，文武原无分途；具韬略者，未尝不雅歌投壶也。吾所交好者，如威信公岳公之三子游、昭武将军杨公之玄孙大壮，皆官参戎，宾宾好学。现任赣州总镇王午堂先生，世袭冠军侯，尤好吟诗；《登鸡母澳演炮》云：“小队来秋阅，穷崖出石陔。沙喧山雨白，龙过海天青。远舶千帆挂，苍溟一气停。自惭非锁钥，烽静仰皇灵。”又，《黄冈即事》云：“贾航风是路，蛋户水为家。”俱有唐音。公讳集，正红旗人。杨《巡海》云：“欲回刁悍俗，将吏先和衷。多谢良守令，君子之德风。”其胸次可想。

三九

吾乡高翰起司马，髫年入学，会稽王瞻山广文命赋《琢玉亭听雨诗》，有“未见草逾碧，先看花减红”之句。王大奇之，许以少女，未婚而卒：方知诗已成讖也。高同余举戊午乡试，而入学则后余一年。和余《重赴泮宫诗》云：“难老依然在泮身，飞腾逸乐两奇人。玁沙方伯与于才同入学。我嗟迟暮呼庚癸，岁到明年又戊申。蒲柳滋生空度日，鸳鸪决起不离尘。只余往事堪追想，琢玉亭边雨后春。”

四〇

余向读孙渊如诗，叹为奇才。后见近作，锋锷小颓。询其故，缘逃入考据之学故也。孙知余意，乃见赠云：“等身书卷著初成，绝地通天写性灵。我觉千秋难第一，避公才笔去研经。”

四一

投赠佳句，余摘录甚多；今又得常州钮牧村云：“一语惯申寒士气，五云常护老人星。”年家子管粤秀云：“刻鹄每为童稚喜，登龙还仗祖宗缘。”孙键云：“《比红》得句寻花笑，飞白挥毫对雪书。”郭磨云：“生尚见公休恨晚，天留此老亦多情。”

四二

杭州钱进士圯，号北庭，过随园；余晨卧未起，乃题壁而去。亡何，患奇疾，一日夜饮三石水，犹道渴甚，遂卒。其诗云：“三径亭台水一隈，萧萧落叶点莓苔。小舟隔岸穿花出，怪树当门揖客来。看竹何妨人竟入，题诗好是雨先催。袁安稳卧云深处，怕引西风户未开。”北庭乃玁沙方伯之族弟，在随园赏梅，一见陈梅岑，即妻以女。梅岑大父省斋，向作江宁司马，余旧长官也。梅

岑年十五，即携至山中，命受业门下，曰：“此儿聪明跳荡，非随园不能为之师。”果一见相得。为取名曰熙，其梅岑则渠所自号也。性爱吟诗，不爱时文。余每见其诗必喜，见其文必嗔。尝规之曰：“此事无关学问，而有系科名：奈何勿习耶”卒以此屡困场屋。后受知于李香林河督，得官河厅司马，亦以诗也。

四三

吴涵斋太史女惠姬，善琴工诗，嫁钱公子东，字袖海。伉俪笃甚。钱善丹青，为画探梅小照。亡何，钱入都应试；而惠姬亡，像亦遗失。钱归家，想像为之，终于不肖。忽得之于破篋中，喜不自胜，遂加潢治，遍求题咏，且载其《鸳鸯吟社笺诗稿》。《赠夫子》云：“白云红叶青山里，双隐人间读道书。”后《入梦》云：“已托生吴门赵氏。郎可以玉鱼为聘。”钱因自号玉鱼生，赋诗云：“可怜女士已成尘，翻使萧郎近得名。听说只今吴下路，歌场人说玉鱼生。”

四四

龚端毅公《定山堂集》，有《观袁鳧公水部演西楼传奇》一首。所云“虞叔夜”者，即鳧公之托名，盖康熙初年事也。王子坚先生曾亲见鳧公：短身赤鼻，长于词曲。莫素辉亦中人之姿，面微麻，貌不美，而性耽笔墨。故两人交好。为赵某所忌，故假赵伯将以刺之。龚诗云：“词客幸随明月在，新声应逐彩云飞。”

四五

常州钮牧村，天才纵逸，倜傥不羁。壬申岁，在苏州福仁山邑宰幕中，与余元旦登妓楼，遍召诸姬，评花张饮。今三十六年矣，历幕楚、粤、中州，为督抚上客，忽来见访。见赠云：“才子神仙且莫论，襟期当代有谁伦惊人眉宇光先照，传世文章笔有神。天下已无书可读，意中惟有物同春。香山蕴藉东坡达，知是前身是后身”昔年吴下许从游，元日寻春上酒楼。桃叶娇持名士笔，梅花亲插美人头。板桥歌舞轻云散，庄令（按：疑为“念”之误。）农席上。铃阁壶觞逝水流。谓望山相公署中。忽漫相逢怀旧侣，空余江上几沙鸥。”牧村名孝思，受业于李芋圃检讨。李故余本房弟子，牧村亦自称弟子。或訾之。牧村曰：“曾皙、曾参同事孔子，未闻有太老师之称。”人莫能难。余亦鄂文端公之小门生也，公命称师，曰：“太老师尊而不亲，不必从俗。”

四六

余尝谓：美人之光，可以养目；诗人之诗，可以养心。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；议论多而性情漓矣。

四七

吾乡王文庄公际华，与余有总角之好。余游粤西，借其手抄《韩昌黎集》，久假不归；诗学因之大进。同举戊午科，与罗在郊三人为车笠之会。后三十年，余乞养随园，而公官司农，典试江南，班荆道故。今公委化已久，次子朝扬选江宁司马，来修通家之礼，与谈竟日，清远绝尘，真《孟子》所谓“无献子之家者也”。见赠云：“梦想名园二十年，今朝花里识神仙。款门行处真如画，人胜浑疑别有天。槛外烟云饶供奉，榻前图史任丹铅。久知福慧双修到，赢得声名海内传。”先生风味爱林泉，循吏词林总偶然。杖履晚游天下半，文章早列古人前。三层楼阁居宏景，一卷《螂娘》记茂先。公著《子不语》，我劝上清姑少待，缓迎公返四禅天。今年二月八日，公梦有僧道二人，来请公复位。”

四八

余读钱注杜诗，而知钱之为小人也。少陵“郾州月”一首，所云“儿女”者，自己之儿女也。钱以为指肃宗与张后而言，则不特心术不端，而且与下文“双照泪痕干”之句，亦不连贯。善乎黄山谷之言曰：“少陵之诗，所以独绝千古者，为其即景言情，存心忠厚故也。若寸寸节节，皆以为有所刺；则少陵之诗扫地矣！”

四九

余幼时赋《古别离》云：“无情生山川，无情造舟车。今日君与妾，遂至泪盈裾。”后五十年，见陈楚南有句云：“天不欲人别，星辰分方隅。地不欲人别，山河界道涂。吁嗟古圣贤，乃造舟与车！”

五〇

余每作诗，将草稿交阿通誉正。通不识草书，往往误写。刘悔庵句云：“诗稿儿童猜草字，书声病妇笑华颠。”叹其真实情实事。

五一

沭阳吕观察名昌际，字峰亭，出身非科目，而诗似香山，字写东坡，好谈史鉴：真豪杰之士也。乾隆癸亥，余宰沭阳。观察尊人又祥为功曹，有异才，相得甚欢，官至常德太守。其时观察才四岁，今作冀宁道，养母家居，书来见招。余欣然命驾。则须已斑白，相对恍然。主于其家，园亭轩敞，膳饮甘鲜，致足感也。因赋诗云：“黄河水照白头颅，重到潼阳认故吾。竹马儿童三世换，琴堂书吏一人无。笑非丁令身为鹤，喜是王乔舄化凫。四十六年如顷刻，沧桑何处问麻姑”“此邦赖有吕公贤，肯读淮南《招隐》篇。旧雨不忘云外客，官声久付晋阳烟。萧斋论史灯花落，子舍承欢彩服鲜。我奉慈云三十载，喜君追步到林泉。”一时和者如云。钱接三文学云：“百姓讴歌随路有，使君城府一分无。”吴南昫中翰云：“胸中武库谁能测，天下名山历尽无”余因近体易招人和

，故草草赋此二章，而别作五古四首，存集中。

峰亭闻余到，以诗迎云：“使回捧读五云笺，如获珍珠满百船。引领南天非一日，者番望月月才圆。”“膏泽流传五十年，甘棠蔽芾已参天。忽闻召伯重来信，父老儿童喜欲颠。”又和余《留别》云：“半月追陪兴正豪，平生饥渴一时消。相逢不敌相思久，忍听骊歌过野桥”“河桥送别满城悲，驻马临风怨落晖。人影却输原上草，江南江北傍征衣。”

五二

沭阳教谕朱黻，字竹江，江阴诗人也。闻余至，朝夕过从，间一日不至，余与吕公必遣人促之。咏《落花》云：“名园酒散春何处剩有归来屐齿香。”《春草》云：“萋萋那得不关情画裙拂遍花时节。”皆清丽可爱。为余送别云：“世间皆小住，诗卷已长留。”和五古四章尤佳，因太长，载《续同人集》中。

五三

有礼房吏张朝魁者，年八十三矣，甲子科，因其工书，携入秋闱；此番献诗云：“南天旭日光同翥，灵鹊惊飞噪高树。恍似青牛紫气来，那知旧尹帽帷驻。三门初见城四围，黄童白叟未全非。汉南依依柳将落，东篱团团菊正肥。忆昔瀛洲推独步，殿前曾作摩空赋。让他老凤蹲池边，着我双凫下云路。蓬莱顶上飞朱霞，散作河阳一县花。仁风不负东山扇，甘雨真随百里车。尔时给役有小吏，簿书堆里常陪侍。眼看剖决速如流，直疑手口同游戏。药笼参苓得土賒，采珠几辈握灵蛇。争褰夫子扶风帐，不眯欧阳贡举纱。出宰郎官移列宿，叹息当年难借寇。岂料睽违五十年，尚教胥吏瞻依就。喜见商山采药行，敢随杖履话平生。仙人不弃凡鸡犬，许向云中作吠鸣。”

五四

又有吴廷贡秀才者，赠诗云：“五十年来迹已陈，新侯不及故侯亲。追思竹马欢迎日，一世人如两世人。”

五五

《金陵怀古》诗，最难出色。皖江潘兰如瑛云：“《玉树庭花》唱已遥，金陵王气又重消。龙蟠不去怀双阙，牛首空回望六朝。故垒云低天漠漠，荒林秋尽雨潇潇。石头城畔多情月，夜夜来看江上潮。”通首音节清苍。又，《宛转歌》云：“宛转松上萝，松枯萝色喜。同体不同心，安望同生死”殊堪风世。又：“船头山月落，人指海云生。”活对亦佳。

五六

新安方如川秀才，来金陵乡试，赠墨百螺，上镌“随园先生著书之墨”。余不觉惊喜，觉弟子束惰，未有雅如秀才者。录其《席间有赠》云：“烟笼明月月

笼烟，十里湘帘卷画船。阿翠不知秋已老，调箏犹唱杏花天。”

九七

曹剑亭侍御《胥江》云：“市近人声杂，船多夜火明。”王廷取太守《沙河》云：“危巢双燕宿，破屋一驴鸣。”汪守亨秀才《佛寺》云：“塔影冲霄直，亭阴向午圆。”王麓台司农《题画》云：“蛟龙疑有窟，风雨若闻声。”此数联皆闻人传诵，而余爱之，故摘记者也。曹又有《送梁阶平司农随驾木兰》云：“猎猎旌旗拥玉珂，森森帐殿碧嵯峨。三秋月色临边早，万马风声出塞多。晨捧金泥随犂草，暮翻玉靶落天鹅。知君奏罢《长杨赋》，合有新诗寄薛萝。”通首唐音。

五八

宋荔裳《赠犬》云：“榻边饱饭垂头睡，也似英雄髀肉生。”高念东《过邯郸》云：“愿作卢生不愿寤，饱食黄粱追梦去。”皆读之令人欲笑。

五九

余常谓收帆须在顺风时，急流勇退，是古今佳话；然必须嘿而不言，趁适意之际，毅然引疾，则人不相疑。若时时形诸口角，转觉落套；而上游闻之，以为饱则思扬，翻致挂碍矣。钱竹初擅“郑虔三绝”之才，抱梁敬叔州郡之叹，屡次书来，欲赋遂初。余寄声规其濡滞。今秋才得解组，余贺以诗。渠答云：“海上秋风江上莼，尘颜久已怅迷津。窃公故智裁今日，劝我抽身有几人。世事楸枰留黑白，老怀齏臼杂酸辛。退闲自此陪裙屐，长作田间识字民。”

“劳生那复计年华，归识吾生本有涯。未定新巢同燕子，早营孤冢付梅花。千秋欲借先生笔，十亩从添处士家。他日并登皇甫《传》，始知真契在烟霞。”

六〇

诗余之佳者，余已附载数首入《诗话》矣。兹检旧册，又得蒋用庵侍御送余出都《沁园春》二首，时侍御尚作秀才也。其词云：“聊作粗官，萧然一琴，五月治装。正中朝元老，闻而扼腕；西林、铁崖两相公。一时学者，望辄沾裳。仆窃有言：先生此去，厚意还须识彼苍。江南好，舍惊才绝代，管领谁当。江山东晋南唐，便雨打风吹未就荒。更画船七里，灯烘虎阜，珠帘二月，花绣雷塘。洗马愁乎，阿龙超矣，人物由来数过江。凭君到，把斜阳草树，收入春光；”“一代词场，谁则如君，历落多姿。每奋衣而起，词都滚滚；酒酣以往，语更霏霏。随意判花，闲情顾曲，赢得三生杜牧之。今行矣，剩东涂西抹，付并州儿。城南频岁栖迟，笑末坐偏容平子知。记绛纱剪烛，纵横商略；平台啜茗，次第敲推。侬本阿蒙，君将南去，肯向缁尘恋染衣须记取，待杏花春雨，予亦遄归。”又，周之桂作《金缕曲·送同刘郎游天台》云：“春是先生主，怎频年寻春不倦，又摇柔橹家有梅花愁轻别，一半娇波不语。看瘦减云英

如许，只有多情新桃李，逐春风、还共寻南浦。杨柳钱，《柘枝》舞。谁知密意留行苦，似花神从天暗乞，者回风雨。烟水确人应难出，况是江流寒阻。唤不到吴娘六柱。我本冲泥遥相送，乍闻言、也觉宽离绪。歌《水调》，且延伫。”及余返棹，周喜，又赠《沁园春》云：“如此先生，老更清豪，行歌采芝。正西湖妆靓，重牵乡梦；天台花笑，易惹游思。足任生云，怀堪贮月，万壑千岩一杖携。掀髯处，每逢人夸健，涉险忘疲。文章流播天涯，听处处推袁事更奇。恁瓣香争奉，人间香祖；一经难质，旷代经师。忽拜灵光，都疑绛岁，苦向三生认鬓丝。归来笑，似还乡羽客，出梦希夷。”

六一

先君子幕游楚南，旧主人高公名清者，在衡阳九年；亡后，以亏帑故，妻子下狱。先君子出全力援之，竟得归殡。有杨朗溪太史赠诗云：“袁夫子，当今真义士。一双冷眼看世人，满腔热血酬知己。恨我相见今犹迟，湘江倾盖缔兰芝。”余时尚幼，读而记之，今忘其全首矣。太史名绪，武陵人，权奇倜傥，诗宗少陵，字写《争坐位》。雍正间，苗民蠢动，王师征之，未捷。公学邠生，单身入洞说之，群苗罗拜乞降。亦奇士也。

六二

康熙间，山左名臣最多，如：相国李文襄公之芳之勋；湖广总督郭瑞卿锈之刚正；两江总督董公讷之经济：皆赫赫在人耳目；而皆能诗。世人不知者，为其名位所掩也。李《与施愚山陪祀郊坛》云：“太乙瑶坛接露台，龙旌遥拂翠华来。仙韶细度《云门》奏，玉殿初明泰时开。千尺炉烟天外转，九重环佩月中回。祠官解有登封意，独愧甘泉作赋才。”董《兴化道中》云：“村从烟际出，草逼浪头生。”《沅州道中》云：“云里诸峰堪入画，雨中无树不含秋。”郭撰《太皇太后挽词》云：“抚孤三十载，两世际和丰。渭水开姬历，涂山助禹功。鸡鸣问曙切，乌哺报刘同。遥想含饴日，徽音宛在躬。”又，《偶成》云：“去官人易懒，无累病常轻。”皆可诵也。相传：郭公之劾纳兰太傅也，趁其庆寿日，列款奏之。旋带疏草，登门求见。太傅疑此人崛强，何以忽来称祝。延之入，长揖不拜，而屡引其袖。太傅喜曰：“御史公亦有寿诗见赠乎”曰：“非也，弹章也。”太傅读未毕，公从容曰：“郭诱无礼，应罚尸自饮一巨觥，趋而出。满座愕然。少顷，太傅廷讯之旨下矣。一说：郭初宰吴江，簋簋不饬，闻汤潜庵来抚苏州，自陈改悔之意，请另择日到任，果声名大震。汤遂荐之。后汤为太傅所倾；郭故劾之报师恩，亦以申公论也。

六三

久闻广东珠娘之丽。余至广州，诸戚友招饮花船，所见绝无佳者，故有“青唇吹火拖鞋出，难近多如鬼手馨”之句。相传：潮州六篷船人物殊胜，犹未信也

。后见毗陵太守李宁圃《程江竹枝词》云：“程江几曲接韩江，水腻风微荡小般。为恐晨曦惊晓梦，四围黄篴悄无窗。”“江上萧萧暮雨时，家家篷底理哀丝。怪他楚调兼潮调，半唱消魂绝妙词。”读之，方悔潮阳之未到也。太守尤多佳句：《潞河舟行》云：“远能招客汀洲树，艳不求名野径花。”《姑苏怀古》云：“松柏才封埋剑地，河山已付浣纱人。”皆古人所未有也。又，《弋阳苦雨》云：“水驿萧骚百感生，维舟野戍听鸡鸣。愁时最怯芭蕉雨，夜夜孤篷作此声。”《珠梅闸竹枝词》云：“野花和露上钗头，贫女临风亦识愁。欲向舵楼行复止，似闻夫婿在邻舟。”

《随园诗话》下（清）袁枚著

补遗卷一

一

《诗》始于虞舜，编于孔子。吾儒不奉两圣人之教，而远引佛老，何耶阮亭好以禅悟比诗，人奉为至论。余驳之曰：“《毛诗三百篇》，岂非绝调不知尔时，禅在何处佛在何方”人不能答。因告之曰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。近取诸身而足矣。其言动心，其色夺目，其味适口，其音悦耳：便是佳诗。孔子曰：‘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’又曰：‘诗可以兴。’两句相应。惟其言之工妙，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；倘直率庸腐之言，能兴者其谁耶”

二

李玉洲先生曰：“凡多读书，为诗家最要事。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，欲其助我神气耳。其隶事、不隶事，作诗者不自知，读诗者亦不知：方可谓之真诗。若有心矜炫淹博，便落下乘。”又有人问先生曰：“大题目用全力了却，固见力量；倘些小题目，亦用长篇，岂不更见才人手段”先生笑曰：“狮子搏兔，必用全力：终是狮子之愚。”

三

同一乐器：瑟曰鼓，琴曰操。同一著述；文曰作，诗曰吟。可知音节之不可不讲。然音节一事，难以言传，少陵“群山万壑赴荆门”，使改“群”字为“千”字，便不入调。王昌龄“不斩楼兰更不还”，使改“更”字为“终”字，又不入调。字义一也；而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。其他可以类推。

四

沈云椒侍郎未遇时，馆于陈梅岑家；其时梅岑尚髻也。然梅岑诗笔清新，实为先生传授。谚云：“开口乳要吃得好。”此之谓也。梅岑尝诵先生《午日秦淮》云：“菖蒲绿映石榴红，罌盎东西放几丛。不辨谁家妆阁底，远山多在画屏中。”“阑干影里绮疏横，艾酒齐酣笑语迎。楼上衣风楼下水，一帘香雾不分明。”“丹符风飏佛幡如，扇影参差漾碧虚。一片湖光星万点，家家水阁上灯

初。”“柳阴槛外泊船头，都向尊前听短讴。却到中流清景好，蒋王山上月如钩。”《晚过枫桥》云：“雨不成丝柳带烟，暮天远水正无边。客愁最怕钟声搅，不向枫桥夜泊船。”《泛舟城北》云：“最是长条柳，依依一怆情。芦花犹未白，已解作秋声。”

五

郑玘尺先生咏《镜》云：“朱颜谁不惜白发尔先知。”可谓佳矣。后闻俞鹤龄秀才咏《镜》有“白发朱颜管一生”，七字尤佳。其妙处在一“管”字。

六

赵云松《过苏小坟》云：“苏小坟邻岳王墓，英雄儿女各千秋。”孙九成《过琵琶亭》云：“为有琵琶数行字，荻花枫叶也千秋。”句法相似。

七

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诗，必须穷经读注疏，然后落笔，诗乃可传。余闻之，笑曰：且勿论建安、大历，开府、参军，其经学何如，只问“关关雎鸠”、“采采卷耳”，是穷何经、何注疏，得此不朽之作陶诗独绝千古，而“读书不求甚解”；何不读此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《与湘东王书》云：“夫六典、三礼，所施有地，所用有宜。未闻吟咏情性，反拟《内则》之篇；操笔写志，更摹《酒诰》之作。‘迟迟春日’，翻学《归藏》；‘湛湛江水’，竟同《大诰》。”此数言振聋发聩；想当时必有迂儒曲士，以经学谈诗者，故为此语以晓之。

八

人问：“杜陵不喜陶诗，欧公不喜杜诗：何耶”余曰：“人各有性情。陶诗甘，杜诗苦，欧诗多因，杜诗多创：此其所以不合也。元微之云：‘鸟不走，马不飞，不相能，胡相讥’”

九

宋人《渔父》词云：“归来月下渔舟暗，认得山妻结网灯。”又云：“不愁日垂还家错，认得芭蕉出槿篱。”二语相似。余寓西湖德生庵，夜深断桥独步，常恐迷路，紧望僧庵灯影而归，方觉二诗之妙。

一〇

凡菱笋、鱼虾，从水中采得，过半个时辰，则色味俱变；其为菱笋、鱼虾之形质，依然尚在，而其天则已失矣。谚云：“死蛟龙，不若活老鼠。”可悟作诗文之旨。然人莫不饮食也，鲜能知味也。作者难，知者尤难。

一一

尹文端公出将入相，垂四十年，常谦谦然不自喜。惟小妻张氏以所生女入宫，为皇子妃，诰封一品夫人，逢人必夸。故《纪恩》诗曰：“瑞日瞳眈展翠屏，环阶拜舞祝慈宁。争传王母瑶池会，竟见仙班列小星。”

一二

余屡觅同年杨兼山大琛诗不得。今年到苏州，得其《古香堂诗稿》。《秦宫》云：“五丈旗飘复道宽，晓妆人试绿云盘。虚悬照胆秦宫镜，不见长城白骨寒。”《舟中》云：“断云作意横遥岭，明月多情送短篷。最爱风标两公子，一生消受绿芦风。”又：“春衣典尽还赊酒，鹤俸分来又买花。”皆骀荡可喜。

一三

庚申初春，余与兼山及诸同年在京师游陶然亭。兼山《次壁间田退斋少宰韵》云：“欲雨不雨春昼阴，城南亭子同登临。雪痕消尽苇根出，磬响断时禽语深。且喜僧寮无俗韵，漫将宦迹托沉吟。丁香几树才含萼，记取花时策杖寻。”兼山晚年宠妾，与夫人反目。余戏之曰：“君可记四十年前《赠内》诗乎”兼山请诵之。曰：“‘百杵午窗频捣药，一灯子夜尚缝衣。’此与唐明皇、王夫人，脱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读之可作《同心院》矣。”兼山笑而不答。田少宰讳懋，山西相公从典之子，立朝有声。

一四

杭堇浦论七律，不喜拗体。余道诗境甚宽，实有因拗转峭者。因诵倪紫珍先生《客中忆西湖》云：“江水不如湖水澄，南峰凉暖时堪登。入云但问采樵客，踏叶偶随归寺僧。一掬泉因瘦蛟活，满山桂与青霞蒸。白波渺渺未可渡，空倚葛陂三尺藤。”似此八句，一调平仄，便索然无味矣。杭亦以为然。先生官御史，古貌清标，识余于未第时。余学写殿试卷，先生教以偏旁点画：致足感也。记其《渡江遇风》云：“越阴已夙戒，涉波复新懦。忽然冯夷怒，叶舟竟掀播。命只比毛轻，心已拼甑破。且守舵樯立，独抱忠信卧。须臾洪涛平，白鸥浮一个。”《在试院中答厉衣围侍郎》云：“文入彀中须赏识，棋于局外易分明。”《赠丹桂》云：“老干十年看独立，丹心一点早平分。”其存心之公正可想。《宿泸溪》云：“避风先泊岸，过雨更观澜。”皆妙。先生名国珉。

一五

李谨珩芝游灵隐寺：云林大师出示右军《感怀札》，纸墨残缺，如裂春冰。又出山谷、襄阳二札。李题云：“玉印何时勒，贞观十五年。不多完笔墨，一半补云烟。稀世无人信，名山有佛怜。我来长跪读，深幸见残笺。”《观梅》云：“步步梅花里，迟迟过石梁。两山清涧合，一路白云香。偶约探春侣，同登选佛场。羨他修得到，愧我半生忙。”又：“顾我忽无影，前峰落照微。”十字亦超。

一六

余游武夷，至大藏峰；望半字山，穴中有桥板梁柱，大小百千根，参差堆架，灰墨色，长短不齐，既不朽烂，又不倾落。其下湍急，舟难停泊。有某官

，击以鸟枪，落木梯数片。朱子云：“是尧时民，避洪水居此。水平时，人下而木存。”想亦有理。余还杭州后，与孙景高世讲谈及之。孙出所藏虹桥板一片，长尺许，薄三分，云得自张芑堂，张又得于吴达夫。梁山舟题云：“虹桥之板长径尺，付与幽人镇玉格。延陵家藏东海题，题处天然一角白。书不可信字可传，非松非柏无人识。即今散落市廛中，君独何缘收拾得。当年吹堕武夷峰，仙凡惆怅将毋同。须防一夜风霜起，飞上青天化断虹。”主人题云：“虹桥遗迹倩谁搜，千载犹看片板留。莫道仙踪渺难问，有人曾向武夷游。”“九曲环溪锁翠烟，仙风吹堕几何年。题来好句尤珍重，慰我平生嗜古缘。”

一七

人馈得心大师鸡子四十，师大吞咽。人笑之。师作偈云：“混沌乾坤一口包，也无皮血也无毛。老僧带尔西天去，免在人间受一刀。”

一八

金陵山川之气，散而不聚；以故土著者绝少传人。王、谢渡江，多作寄公，亦复门户不久；此其证也。然街衢宏阔，民气淳静，至今士大夫外来者，犹喜家焉。桐城姚姬传太史掌教钟山，有移居之志。赋诗云：“又向金陵十日留，依然双阙望牛头。交游聚处思移宅，衰病行时爱棹舟。萧寺风多疑作雨，后湖烟淡总如秋。僧书拟共舒王读，不吊兴亡惹泪流。”余谓第四句尤合余意。余当未衰时，亦喜舟行，畏陆行也。

太史七古雄厚，惜篇长难录。录其《岳阳楼见月》云：“高楼深夜静秋空，荡荡江湖积气通。万顷波平天四面，九霄风定月当中。云间朱鸟峰何处，水上苍龙瑟未终。便欲拂衣琼岛外，止留清啸落湘东。”《吊王彦章》云：“乱世鸟飞难择木，男儿豹死自留皮。”《哭刘耕南》云：“别来书到长安少，死去才教天下空。”《淮上》云：“只愁天上桃花水，浸失淮南桂树山。”《钓台》云：“可怜高鸟尽，回忆钓鱼矶。”皆绝妙也。己巳岁，余《中秋夜渡江》云：“世上夜深秋正半，江心风定月当中。”亦与先生《岳阳》三四联相似。先生从父南青讳范，在长安与余有车笠之好，学问淹博，而不喜吟诗。余改官江南，送行诗麻集，而南青无有也。余调之云：“南青爱人如老姬，初入翰林殊栩栩。平时著述千万言，临别赠我无一语。”

一九

闺秀吾浙为盛。庚戌春，扫墓杭州，女弟子孙碧梧邀女士十三人，大会于湖楼，各以诗画为贽。余设二席以待之。徐裕馨，相国文穆公之孙女也，画法南田，诗吟中、晚。《即景》云：“读罢《黄庭》卷懒开，静中消息费推裁。吹灯欲禁花留影，刚卷珠帘月又来。”《暮秋》云：“寒蝶低飞月满枝，海棠红冷桂凋时。笑侬竞比黄花瘦，青女多情知未知。”《画眉》云：“柳梢枝上晓风柔

，梦醒雕栏语未休。莫向碧纱窗畔唤，美人犹是未梳头。”《暮春》云：“残红片片卸檐前，树有余香蝶尚怜。士女不来芳草外，秋千犹系绿杨边。中庭风静游丝落，绣户帘垂紫燕穿。恰好送春诗未就，瑶台有妹赠云笺。”《夜雨》云：“夜雨小窗多少，春唤子规去了。起来收拾余花，又把五更风恼。”

二〇

汪绅，字巽为，号顺哉，秋御先生之女也。《春日山居》云：“山居无事起常迟，不断溪声雨过时。最爱学飞新燕子，帘钩低拂影差池。”《闻虫》云：“四壁乱虫鸣，闻声暗自惊。独怜秋一色，可奈月三更。叹息余如助，丁宁梦未成。可知为客者，缘尔倍关情。”《秋月》云：“古戍鸣寒柝，孤城急暮砧。”俱饶有唐音。孙春岩观察滇南，娶姬人王氏，名玉如，善画工诗，与女公子云凤、云鹤闺房唱和，有林下风。《喜弟自滇至》云：“既见翻疑误，凝眸各审详。九年云出岫，一夕雁成行。别后沧桑换，途中岁月长。旧容惊半改，乡语叹全忘。对月秋垂泪，听猿夜断肠。逢人问消息，觅便寄衣裳。剪烛心方慰，回头意转伤。自余离故土，赖尔奉高堂。感逝餐应减，思儿鬓恐霜。弟能支菽水，妹可护温凉。闻已调琴瑟，曾无弄瓦璋。当年送我处，今日遇君场。彼此皆如梦，依依两渺茫。”此诗置白太傅集中，几不可辨。钱塘陆飞，字筱饮，乾隆乙酉解元。性高旷，善画工诗，慕张志和之为人，自造一舟，妻孥茶灶，悉载其中，遨游西湖，以水为家。《扬州遇雪》云：“雨随微霰集，船与断冰争。”《渡钱江》云：“万弩尚余沉铁在，群山浑欲勒潮回。”《爆竹》云：“组袍易裂抛宜远，浊酒能醒近未妨。”

近来习尚，丈夫多臂缠金镯，手弄椰珠。余颇以为嫌。而谨厚者，亦复为之。陆作诗刺之云：“我闻远贾多艰虞，缠金或以资穷途。途穷未必非怀宝，怀藏亦足来萑苻。世人金多挥不足，举袖满堂黄映肉。指环臂钏乃女子，男化女儿何日始南方草木椰最久，实大如瓜浆作酒。何年落子比玄珠，一串摩尼时在手。有手不弄琴与书，有手不把犁与锄：可惜白日空摩挲，不有博弈犹贤乎”

余尝求陈望之先生诗而不得，《诗话》中所载甚少。近日王梦楼从楚中归，诵其《月夜登黄鹤楼》云：“丹楼天外峙，皓月空中行。银涛与玉魄，相进出光明。树暗汉阳渡，云低鄂渚城。不知何处笛，解作落梅声。”《泛舟登伯牙台》云：“伯牙台畔晓莺飞，梅子山前绿渐肥。舟共鳧鹭聊泛泛，柳遮楼阁似依依。人琴千古知谁在，江汉残春照鬓稀。我欲临风弹一曲，落红成阵乱斜晖。”

二四

丙辰召试者二百余人，今五十五年矣，存者惟钱箴石阁学与余两人耳。庚戌五月，相访嘉禾，则已中风，半身不遂；年八十有三，犹能酩酊清谈。家徒壁立，卖画为生，官至二品，屡掌文衡，而清贫如此：真古人哉！刻《箴石斋诗集》

四十九卷，最后，题春圃弟《茶舫图》云：“清凉山后阿兄题，大令名看小令齐。三月柳遮江路水，十年人隔夕阳低。”拳拳念旧，盖物稀为贵，理应然也。先生吟诗，多率真任意，有夫子自道之乐。其《村居》云：“村居谁为闭门高夜雨频添水半篙。杨柳初丝亚文杏，木兰如玉照樱桃。王官谷小云同住，华子冈深犬夜噪。短杖一枝扶便出，西轩北陌又东皋。”《先人别业》云：“屋于高处非忘世，志欲终焉此读书。”皆有骀宕之致。先生名载，嘉兴人。

二五

家常语入诗最妙。陈古渔布衣咏《牡丹》云：“楼高自有红云护，花好何须绿叶扶。”国初徐贯时《寄妾》云：“善保玉容休怨别，可怜无益又伤身。”

二六

秋霜初下，木叶未凋，而浮萍先悴。松江张梦喈之女玉珍有句云：“梧阴尚覆阶前草，秋信先残水面花。”虽眼前景，无人道过。又《赠归燕》云：“空巢为汝殷勤护，重到休迷故主楼。”真仁人之言。玉珍嫁太仓秀才金瑚，有孝子之称。

二七

凡攻经学者，诗多晦滞。独苏州江郑堂藩诗能清拔；王兰泉司寇之高弟子也。《登齐云山》云：“危梯高百步，曲折径通幽。人与鸟争路，僧邀云住楼。山收千里翠，石放众溪流。空际闻钟磬，声从何处求”《寓楼》云：“东风料峭觉衣单，楼阁虚空梦未残。病里已教花事去，愁来肯放酒杯宽画图劝客看山色，书卷留人忍夜寒。去岁家书今岁达，老亲为我定加餐。”《送兰泉从方伯升司寇入都》云：“民情爱冬日，朝命转秋官。”抑何工切！

二八

余十二岁，受王交河先生兰生知，入学；十五岁，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，补增；十九岁，受帅兰皋先生念祖知，食饩。感知己之恩，求王、李二公诗不可得。近在汪松萝《清诗大雅》中，得帅公《春园》云：“群香多扑鼻，空翠总沾衣。良以得春趣，因之忘世机。径幽当晓寂，禽小见人飞。我意适如此，看云何处归。”又，《秋信》云：“柳残池受月，花落径添泥。”《弹琴》云：“耳边犹有韵，空外绝无声。”

二九

彭湘南布衣，与陈沧洲先生同乡交好。陈歿后，无所依归，以选诗为生。癸酉来金陵，年七十余矣，杖头挂古钱数枚，朱履白发，招摇过市。为余言：沧洲诗宗少陵；诵其《石峡看月》云：“薄暮村难辨，依微古渡旁。空江悬网罟，落日下牛羊。水落滩声缓，山高树影凉。开篷看月色，夜久渐为霜。”他如：“夜雨邻灯舟似市，经年旅泊水为家。”“竹榻耳随天籁寂，纸窗云共佛香

飘。”皆佳。

三〇

松江提督张云翼，以公侯世职；而《严滩》一首，独出新裁。其词云：“漫整荷衣拜逸民，滩声犹自动星辰。富春近日谁渔父天子当年有故人。名到先生才是隐，贤如光武不称臣。只因曾作梅家婿，外氏家风爱隐沦。严先生为梅福之婿，事见《逸史》。”又：“明月到楼忘是夜，桃花无水不成春。”俱有意思，不似贵人笔墨。

三一

康熙末年，布衣能诗者，金陵有屈思齐景贤，苏州有李客山果。二人俱落落孤高，与朱草衣别一风格。客山诗，余见甚少。屈长于五古，工夫胜草衣，而性灵不如。在僧壁见《与马秋田、沈方舟、姚玉亭观秋色》云：“香阁层峦上，登临落照边。钟声传下界，人语近诸天。红叶齐争艳，秋花静可怜。萧然林壑外，归鸟度寒烟。”《莫愁湖》云：“一自美人去，至今芳草生。”诗境冷淡，可以想见其人。余宰江宁，从从来一见。

三二

天长陈烛门以刚壬辰进士，与王孟亭同年，论诗两不相合：以王好险拗，而陈平和故也。陈长于投赠。《赠顾侠君》云：“心厌承明恋钓槎，题名江上有笼纱。鼓钟清庙元和笔，箫管扬州大业花。重碧千卮倾北道，软红十丈忆东华。相看淮海诗人尽，携手平山日又斜。”

三三

沈阳唐俊公英司关九江，四方诗人游者，必有唱和。余于《诗话》中已详言其坛坫之盛；先生诗，尚未见也。近始得其《归舟即景》云：“逸兴忙中减，兹游片刻清。岸虫随橹急，渔火贴波明。山暗残阳灭，江寒夜气生。莫教惊野浦，恐散白鸥盟。”《环翠亭纳凉》云：“古亭雅集趁新凉，明月依人照异乡。老树静风鸦睡稳，山衙报漏鼓声忙。向平心事谁知己，庾亮襟期自笑狂。《白雪阳春》歌满座，不堪回首少年场。”读之，想见盛世升平，官领闲曹之乐。其子名寅保，貌如冠玉，早入翰林，出锡山嵇公之门：人以为先生礼士尊贤之报也。

三四

杜紫纶先生选《唐人叩弹集》，专尚中、晚。学者从兹入手，可免粗硬槎丫之病。而宗法少陵、山谷者，意颇轻之。先生《虎丘雨后》云：“六宫花老泪胭脂，点点残红坠晚枝。自是东风无着处，本来西子有归时。锦帆冷落青帘舫，玉管阑珊《白伧》词。双桨绿波留不住，半塘烟柳雨如丝。”先生翰林前辈，与余同试光明殿，恰未一握手。

三五

沈归愚言沈方舟诗，藏少弋家。少弋已亡，求之不得。杭堇浦言方舟诗在福建布政使张廷枚家。或少弋即方伯之宗人，未可知也。沈诗音节沉雄，得明七子梗概，而新颖过之。足迹所到，足以助其豪宕之气。如《下朝阳》云：“似闻风雨作，前有大滩来。一气双江合，孤城百粤开。鳌身移岛屿，蜃口出楼台。倚棹怀湘子，桥成力大哉。”余每过滩，先闻声响，读此方知其妙。他如《叫、泊》云：“竹喧归鸟后，村静饲蚕时。”《天启德陵》云：“内竖一朝祠宇遍，爱书三案士林空。”《怀宗思陵》云：“一剑割将公主爱，九门报道寺人开。”《泰山》云：“四岳共推青帝长，一峰还古丈人尊。”皆脍炙人口。有长安陶友兰者，爱其诗，临卒，命以《方舟诗集》置棺中为殓。亦异人哉！

三六

虎丘山塘有白傅旧堤，其碑为居民埋匿。汪松萝掘得之。沈赋诗云：“片石苔封阅岁华，凭君磨洗认龙蛇。从今觅得春风路，送与吴娘踏落花。”王昊庐宗伯捐贖甲寅难妇百余口。沈赠云：“红泪千行溅铁衣，倾家不惜援重围。挥金欲笑曹瞒吝，只赎文姬一个归。”

三七

雍正间，宣城有布衣葛鹤、字云衢者，诗笔颇清，年未四十而亡。陈古渔诵其佳句云：“巢倾争宿鸟，鞭响过桥驴。”“衣雨屡迁孤客馆，秋风先瘦异乡人。”

三八

诗用眼前之典，能贴切便佳。陈烛门《赠李天山》云：“老人吹火窥刘向，天子临轩问长卿。”杨兼山《在户部岁暮》云：“孙簿当年犹祭灶，崔丞近日只哦松。”姚姬传《赠陶生》云：“贫无素业弹长铗，行入朱门着小冠。”语俱妙。而姚诗似有所讽。

三九

诗有无心而相同者。陶篁村《偶成》云：“闭户浑如坐佛幢，弹琴作伴影成双。多情只有萧萧竹，时带斜阳绿到窗。”姚姬传亦有《凉阶》一首云：“凉阶今夕又飞萤，倚槛风前已涕零。人迹不如修竹影，每随明月到中庭。”陶《题阅江楼》云：“木落天空阔，鼙鸣岸动摇。”亦奇伟可喜。沈方舟《出峡》云：“舟掷波心去，人穿石罅来。”王兰泉《舟至玉屏》云：“人从激箭流中坐，船在崩崖罅里行。”

四〇

丙子，年家子陶时行以胡氏《一房山诗集》见示，作者六七人。壬寅秋，余过芜湖。主人漱泉淳邀游其处，屋不甚多；而窗对赭山，门临湖水，洵鸠江一胜

景也。集中管松崖太史干珍云：“日夕山水碧，泠然秋更清。微风湖面至，初月竹稍生。排雁银筝柱，跳鱼玉尺声。不愁归路晚，村火似星明。”淡霞山明府如水云：“入室菊排三径秀，开窗风送一山秋。”仲烛亭蕴槃秀才云：“小阁乍开双白板，秋山刚借一屏风。”宋笠田明府树谷云：“沙外鸥眠闲胜客，竹间禽语妙于诗。”主人《晓起》云：“残月林中挂，晴云空际生。北窗幽梦觉，天色欲微明。露沮蕉花重，烟凝竹叶清。迎风倾两耳，恰好一蝉鸣。”

四一

出入权贵人家，能履朱门如蓬户，则炎凉之意，自无所动于中。宋人咏《松》云：“白云功成谢龙去，归来自挂千年松。”汪易堂苍霖咏《菊》云：“不蒙春风荣，讵畏秋气肃”可谓见道之言。汪又有《白桃花》云：“褪尽铅华露一丛，轻阴漠漠淡烟笼。渔郎错认仙源路，洞口春深雪未融。”《七夕呈冰玉主人》云：“神光瑗谴有无中，灵驾云衢一水通。欲乞天孙为补拙，明朝移巧到城东。”皆言外有意。

四二

宝山徐水乡，名崧，不事举业，专攻诗，年三十三而卒。卒前十日，病卧床，语其父云：“儿往谒洞庭阴君矣。惟一生心血在诗，可以遗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。”其时浦犹未知其死也，梦与水乡谈甚乐，自言已死四日矣。今游赵秋谷先生门下，讲诗工夫大进，一笑而去。浦为刻其诗，号《百删小草》。《海上秋兴》云：“鱼鳞千户县初成，高筑回塘似带横。天任孤城沦碧海，帝争尺土与苍生。扶桑日射帆樯出，碣石云开岛屿明。极目滔滔烟水阔，秋风无浪总堪惊。”《吊韩蕲王》云：“宋家犹有西湖在，且自骑驴遣暮年。”《此夕》云：“明知惜玉须完璞，无那看花想折枝。”皆有性灵。孔北海云：“今之后生，喜谤前辈。”水乡咏《鹦鹉》刺之云：“怪依巧弄无多舌，才解人言便骂人。”又刺元稹云：“君臣儿女情无二，报国曾无薄行流。”

四三

水乡有友吕步瀛，字仙客，亦工诗而早亡。《赠冯云九》云：“名士门生羽士师，仙坛步上少年时。男儿只道封侯易，误到头颅白未知。”冯弃儒入道，故吕羨之。亡何，二人俱亡。

四四

余尝谓陆放翁、康对山俱一入权门，名为小损。然士大夫宁为权门之草木，勿为权门之鹰犬。何也草木不过供其赏玩，可以免祸，恰无害于人；为其鹰犬，则有害于人，而已亦终难免祸。东坡《咏马季长》云：“不碍依梁冀，何须害李公！”虽是落第二层身份而言之，亦可悲也。

四五

王兰泉方伯诗，多清微平远之音。拟古乐府及初唐人体，最擅长。自随阿将军征金川，在路间寄《南斗集》一册。读之，做诡奇险，大得江山之助；方信古人云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缺一不可也。

《过瓮子洞》二首云：“急溜从东来，锐石忽西拒。水为石所搏，奔流竟回注。岂知限坡飏，欲走不得去。回旋蹴浪花，蓄势作驰鹜。何为一叶舟，竟往杀其怒舟水相撞舂，进退屡犹豫。乘间突而前，奇绝诧径度。”大石如覆舟，小石如断臼。其色侔猪肝，其状肖熊首，其积累重嬴，其裂豁破缶。谲诡非一形，争出扼溪口。三石更颀然，似结烟霞友。临空出窍穴，大小靡不有。俾受篙师篙，真宰信非偶。”《舁舆短歌》云：“下山走坂丸，上山逆水船。下用四人夹，上用四人牵。长绳系板当胸穿，舁者二耦趋而前。二十四足相后先，如鱼逐队蚁附膻，如羊倒挂禽齐蹇，我身托舆舆托肩。肩上尺木垣以缘，莫怪倪倪走不前，脚底千峰方刺天。”

四六

人间：“惧内之说，始自何时”余戏云：始于专诸。《越绝书》称专诸与人斗，有万夫莫当之气；闻妻一呼，即还：岂非惧内之滥觞乎五代时，朱温虽凶暴，亦有专诸之风。其他文学之士，如王、谢两公，张稷、李阳诸典故，固无论矣。人又问：“惧内可见于诗歌否”余只记唐中宗宠韦后，优人因裴谈与宴，知君臣同病，唱《回波词》曰：“回波尔似栲栳，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边只有裴谈，内里无如李老。”后喜，以束帛赐之。

四七

“哥”字最俗，不入诗文。惟唐时张元一主司郎中《咏静乐县公主》云：“马带桃花锦，裙拖绿草罗。定知帔帽底，仪容似大哥。”其时，武懿宗短丑，而其妹甚长，人呼妹为“大哥”。公主与则天并行，则天命元一嘲之，故云尔也。此外，白香山诗有“何似沙哥领崔嫂，碧油幢引向东川”。沙哥者，杨汝士小名。居易，则杨之妹婿也。元世祖称其臣董文炳为“董大哥”，亦奇。

四八

仪真石大年有《渔父》词云：“橛头艇子送生涯，来往苕溪与若耶。手把一竿春又老，钓丝牵上野桃花。”浦翔春《渔父》词云：“水之涯，山之麓，蓼花行，芦花宿，不脱蓑衣酣睡足。得鱼换酒笑向天，月落空江自歌曲。”二诗俱妙。石又有句云：“手劈芭蕉充茧纸，眼看蝌蚪学虫书。”

四九

路途行役之诗，明将军瑞有句云：“沿途听爆竹，逐驿读春联。”邵元直孝廉有句云：“行旌最喜晴，畏热转思雨。”皆行路之实情实景也。邵又有句云：“马蹄易碍非芳草，鸦背难留是夕阳。”“浮生若寄谁非梦，到处能安即是

家。”“剧怜车马驰驱苦，幸喜山川应接忙。”皆妙。又，“车前细雨织成帘”七字，亦颇是路中雨景。

五〇

杨升庵曰：“诗至杜而极盛；然诗教之衰自杜始。理学至程、朱而极明；然理学之暗自程、朱始。非杜与程、朱之过也，是尊杜与程、朱者之过也。”《客座赘语》曰：“李于鳞诗律细而调高；然似吴中暴富儿局面，止是华美精致。若杜少陵，便如累世老财主，家中百物具足；即偶然陈朽间错，愈见其为富有也。”两段议论甚佳，故录之。

五一

余丁巳流落长安，馆高怡园先生家三月。后四十余年，先生亡矣。余感其德，为撰墓志以报。不料又隔数年，张蒙泉果寄《梦中缘》一册来，云：先生亡时，贫甚，家有九棺未葬，夜见梦于童君二树，以笺纸索画梅十幅。童素不相识，惊醒，则案上有余所作墓志存焉。所谓“短而癯者”，即其貌也。以告蒙泉。蒙泉曰：“得毋高公欲假君画以归土耶”盖其时二人同客中州，而童画甚贵重故也。童欣然握笔，及画成，买者无人。适河南施我真太守来，见之叹曰：“画梅助葬，真盛德事。”乃取其画，而助葬资二百金。题诗曰：“十幅梅花十万钱，诗中之伯画中仙。耶溪太守捐清俸，了却幽人梦里缘。”张招同人和其诗，号《梦中缘》云。高公名景藩，官至观察。

五二

余亲家徐题客画《穿云沽酒图》。余题云：“玉貌仙人衣带斜，腰间瓶插绿梅花。穿云何事频来往天上嫌无卖酒家。”后读《王荆公集》，有句云：“花前若遇余杭姥，为道仙人忆酒家。”与余意似不谋而合。

五三

某太史诗集四十余卷，余与交好，欲采数言入《诗话》，苦其太多，托门下士周午塘代勘之。周戏题见覆云：“何苦老词坛，篇篇别调弹。披沙三万斛，检得寸金难。”余不觉大笑，戏和云：“消夏闲无事，将人诗卷看。选诗如选色，总觉动心难。”

五四

黄煊，号补山，泰州别驾也。有昏夜献金者，题其函云：“感君厚意还君赠，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余仿其意，题《镜》云：“从无好丑向人说，只等君看自己知。”

五五

泾县赵星阁先生青藜，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也，后官侍御，以耳聋去官。为人古淡朴质，有诗集高尺许，记其祝某云：“退食常随鹤，闲行不杖鸠。”《夜

行》云：“高树引凉生腋下，远山衔月挂舆前。”又，《阻风》云：“客舟牢系客心飞。”七字尤妙。

五六

余买小仓山废园，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，故仍其姓，易“隋”为“随”，取随之时义大矣哉之意。居四十余年矣，忽于小市上购得前朝顾尚书东桥先生手书诗幅，题云：“茂慈词丈就北山之麓，构园，名随园，索余赋诗。因赠云：‘霜松雪竹忆归初，千载犹堪借客居。雨过泉声飞卷幔，云生岚翠拥行裾。金尊座对贤人酒，石室山藏太史书。共说高情丘壑在，苍生凝望意何如’”又曰：“谁向山居同掖咏主人原是谢公才。”读其诗，想见主人亦是词馆文学之士而归隐者。北山之麓，当即在小仓山左右。末署“天启五年，友弟顾起元书”。事隔二百年，而园名与余先后相同，事亦奇矣。惜茂慈二字，是字非名，终不知其为谁也。后考邑志：茂慈名润生，焦弱侯之长子，守云南殉节。

五七

余丙辰年过广西全州，见江上山凹有匣，非石非木，颇类棺状。甲辰再过观之，其匣如故，丝毫无损。相传武侯藏兵书处。或用千里镜睨之，的系是木匣，非石也；但其上似无盖耳。庚戌夏间，偶阅朱国祯《涌幢小品》云：“嘉靖时，上遣南昌姜御史访求奇书，入全州，张云梯募健卒探取，乃一棺；中函头颇甚巨，两牙长尺许，垂口外，如虎豹状。卒取其骨下山。卒暴死，姜埋其骨，而复奏焉。”余曾戏题石壁云：“万叠惊涛百尺崖，山凹石匣有谁开此中毕竟藏何物枉费行人万古猜。’尔时未见《涌幢》所载，故用疑猜；若见此书，亦无可猜矣。惜武夷山之红桥板，不得姜御史搭云梯而一探之！”

五八

康熙辛亥，赵斗瞻从晋入都，道经定州清风店，宿逆旅。主人家姓陈，号继鸣。壁上有绝句一首云：“马足飞尘到鬓边，伤心羞整旧花钿。回头难忆宫中事，衰柳空垂起暮烟。”后跋云：“妾，广陵人也。从事西宫，曾不一年，被虏旗下，出守秦中，马上琵琶，逐尘而去；逆旅过此，语不成章，非敢言文，惟幸我梓里同人见之，知妾浮萍之所归耳。时庚寅秋杪也。广陵叶眉娘题。”

五九

桐城张映沙若瀛倜傥负气，作热河巡检。銮舆驾临，有太监某，横索金帛，其势汹汹。知县遁矣，张以理谕之，太监大骂。张命役擒下，重杖二十。总督方公大惊，以为颠，据实参奏。上嘉其官卑而能执法，将太监登时充发，而擢张为河北同知。余按：唐敬宗五坊小儿，骚扰百姓。长安令崔发遣人拘之，尚未讯也，中官率百余人，持棒直入，殴崔几薨。敬宗犹怒其擅拘中人，下崔于狱

。以今较昔，圣主之圣，庸主之庸，岂不相悬万万哉映沙恃圣明在上，得行其志。在北路时，有上公庄头，强赎民田，戴花翎来说情者数辈。映沙尽行挥去，拘强赎者杖之，众为慑伏。映沙虽刚正，而喜诙谐。桐城土俗呼“叔叔”为“椒椒”。其时族弟曾敞编修，乡试分房，有叔某为大兴县丞，遵例迎送。榜后，门生有献狐裘二裘者。映沙赋诗嘲之云：“恩旨分房第一遭，马前迎送有椒椒。鹿鸣宴罢怀银器，虎榜人来捏纸包。白发门生双膝屈，蓝圈文字七篇高。莫言分校无他乐，夫妇同时着大毛。”

六〇

人有以诗重者，亦有诗以人重者。古李、杜、韩、苏，俱以诗名千古。然李、杜无功业，不得不以诗传。韩、苏有功业，虽无诗，其人亦传也，而况其有诗乎金陵方伯康茂园先生，清风惠政，人所共知。在睢宁治河，落水中，神扶以起。余记其事，载文集中。公岂藉诗以传者哉然重其人，则其诗亦因人而重。今春三月，诗弟子陈熙为抄一册见寄。录其《繁峙学署有怀》云：“吾怀仲夫子，负米欣然归。吾爱楚老莱，翩跹舞斑衣。人生离膝下，忽忽欲何之忆我少年时，井里从儿嬉。甫壮营薄禄，出门意迟迟。一官为亲喜，山城复羁縻。官冷饭不足，嗟哉无蚱遗！感此伤客心，晨昏忍暂违。寒风生四壁，瑟瑟砭人肌。以我念母日，知母忆儿时。忆儿怜其少，忆母虑其衰。人生愿为儿，结念常在兹。”《登焦山》云：“浮玉摇天碧，回澜障海门。人从初地入，峰到上方尊。吴楚当轩合，云山远水吞。我寻高士宅，三诏石犹存。”此两首，一征仁孝之思，一存清妙之旨：读者如食绥山桃，虽不得仙，亦足以豪矣。公讳基田，丁丑科进士，山西兴县人。

六一

鳌沧来明府有妹名洁，为紫庭太史之女。性爱吟诗，年十六，适四品宗室魁明，年二十而寡，守志抚孤。尝寄沧来云：“织尽人间寡女丝，三更涕泪一灯知。近来焚却从前稿，不为怀兄不作诗。”“儿女干啼湿哭余，偷闲才得寄家书。望兄好继襄勤业，莫使官声竟不如。”沧来，襄勤公成龙之曾孙也，历宰吴下，清慎勤敏，绰有祖风。

六二

俗称女子不宜为诗，陋哉言乎！圣人以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冠《三百篇》之首，皆女子之诗。第恐针黹之余，不暇弄笔墨，而又无人唱和而表章之，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。家龙文弟妇黄氏雅宜、香亭篷室吴氏香宜，俱有窈窕之容，同居一室，互相切磋。黄咏《灯花》云：“银钗夺月吐光华，影入窗棂透碧纱。未忍轻挑私问汝，不知何喜报吾家。”吴咏《梅》云：“为爱春寒花放迟，游人偏采未开时。依心恰爱天然好，不忍临风折一枝。”《春晴》

云：“细雨连宵湿软尘，今朝晴放一窗春。柳丝低舞花添笑，都似风前得意人。”皆清妙可诵。又有淑端内史者，见二人诗而爱之，赠一绝云：“诵君佳句爱君才，未对菱花卷已开。想是瑶池曾结伴，诗仙逃下一双来。”余按：苟奉倩云：“女子以色为主，而才次之。”李笠翁则云：“有色无才，断乎不可。”有句云：“蓬心不称如花貌，金屋难藏没字碑。”龙文候补粤西，家无担石，而家信来，诡云娶妾。雅宜答以诗云：“郎君新得意，志气入云骄。未置黄金屋，先谋贮阿娇。”盖揶揄之也。香宜知余采其诗入《诗话》，以诗谢云：“有志红窗学咏诗，绛帷深幸侍良师。微名也许登《诗话》，荣似儿夫及第时。”戏香亭也。雅宜名桢，香宜名蕙，淑端姓孟，名楷。

六三

梁山舟侍讲南山扫墓，见方姓人家张壁一帧，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《题名录》一纸，即市卖之。物完好如故，且刻板精洁，比近日百倍。正榜仅五十名，副榜十名，同考十二房，并主司官爵、表字、乡贯，一一详载于尺幅。又监临提调三场题目皆全。解元於潜伍涵芬，第七名即查声山先生也。榜姓邱，百余年前故纸，居然不毁，亦一奇也。梁中乾隆丁卯举人，是科有重预鹿鸣之周名天相者，因题其后云：“我年二十五，卯岁领乡荐。再上六十年，此榜实羔雁。忆余乡赋时，群集随诸彦。领袖鹤发翁，谓中《录》第四十二名。周翁天相，钱塘人。巍然灵光殿。风貌既甚古，章服亦不贱。私窃问姓名，爱莲分一瓣。少年曾筮仕，秩视诸侯半。归卧田里间，后生蔑由见。恭逢盛典举，重预嘉宾宴。今后卅年余，翁久随物变。即余同年生，八九已露电。乃于山人庐，忽睹纸半片。上镌千佛名，一佛曾识面。当年取士严，额解才大衍。主司及同考，一一载乡贯。字迹颇工整，首尾无漫漶。想见玲卖时，狼籍坊市遍。此纸逾百年，独再优昙现。贤哉方山子，拾得常自玩。藏弃比吟笺，装背作画卷。某也后进入，彰美在所先。率书五字诗，留下一重案。”余道：此与康熙年间，吴鳞潭祭酒在启圣祠掘得元人题名三碑：一蒙古，一色目，一汉人：皆有正副。余买得绍兴十八年朱子《题名碑》相仿。

补遗卷二

一

福建高南畴观察，官江南时，与余交好。遭患难后，三十年不通音问。庚戌秋，其子竹筠袖诗相访。《寿阳》云：“陟险攀藤上，吕晓势百寻。路危迟马步，峰峻怯人心。残梦扶鞍续，愁怀对月深。前程都莫辨，云雾湿衣襟。”《青玉峡》云：“人随飞鸟渡，僧带断云来。”《平山堂》云：“紫蝶缓随人影去，绿杨低护画船行。”皆佳句也。呜呼！余见公子时，年才六七，方疑流落何所，而竟能清词丽句，卓然成家；可谓佳公子矣！

二

吾乡金江声观察有句云：“萧寺秋声流夕磬，酒楼红影上春灯。”阳湖杨宇昭有句云：“满林黄叶通樵径，绕郭红灯半酒家。”

三

余丙辰入都，胡稚威引见徐坛长先生，己丑翰林，年登大耋，少游安溪李文贞公之门，所学一以安溪为归。诗不求工，而间有性灵流露处。《赠何义门》云：“通籍不求仕，作文能满家。坐环耽酒客，门拥卖书车。”真义门实录也。

《幽情》云：“酒伴强人先自醉，棋兵舍己只贪赢。”《安居》云：“入坐半为求字客，敲门都是送花人。”亦《圭美集》中出色之句。

四

溧阳彭贲园先生，素无一面，寄《云溪诗集》见示。有笔有书，亦唐亦宋，不愧作者。佳句如：《雨阻淮上》云：“春气勒堤柳，水光团野烟。”《舟中》云：“长河欹枕过，片月贴帆飞。”《剑津》云：“早知神物终当化，何似丰城便永埋”《无题》云：“月展璧轮宜唤姊，风吹池水最干卿。”皆妙。又《接家书》云：“有客来故乡，贻我乡里札。心怪书来迟，反复看年月。”只此二十字，写尽家书迟接之苦。先生名光斗，出仕闽中。

五

某有句云：“落月铺满地，秋声寻到门。”余爱其中一“寻”字。因忆厉太鸿有“明月出树如相寻”，七字亦复相同。

六

武陵胡少霞蔚老于莲幕，死后，云南彭竹林明府镌其《万吹楼遗稿》付余曰：“此少霞一生心血，先生为存其人，可乎”余录其《渡口》五绝云：“渡口秋来树，迎风叶叶黄。怀人相望久，犹道是斜阳。”《和史梧冈》云：“蓬莱回首隔山河，王子吹笙帝子歌。闻说长春在天上，春秋应比世间多。”

七

苏州汪山樵明府，献《圣祖南巡》诗，蒙召入南书房。一日，圣祖坐内廷，取榻上册顾诸臣曰：“卿等试看此册：是何人笔墨”皆奏曰：“似翰林陈邦彦。”上笑曰：“非也。此是邦彦内弟汪俊所书，诗字俱佳。”其受知如此。旋出宰醴泉，以诗酒罢官。余在薛生白家，与同宴集，来往甚欢，欲觅其遗稿，竟不可得。近见少霞有怀汪一绝云：“几年著作直承明，万寿诗章御榻横。曾说九重亲赏识，是何年少有韩拥！”

八

宜兴储玉函太守，同年梅夫之从子也。诗笔与其弟玉琴相似，而尤长于五言。《过舅氏别业》云：“乞墅欢游地，重来旧业存。敲冰进孤艇，曝日聚闲门。林

影深藏屋，湖光冷逼村。廿年人事改，昔梦向谁论”佳句如：“竹阴清石磴，花色淡秋衣。”“远钟清过水，深竹暮连山。”又：“春烟浮绿野，夜火满丹阳。”对仗亦巧。

九

桐城李仙芝，自称抱犊山人，馆方氏一梅斋；夜半关门，宿鸟惊噪，因得“推窗惊鸟梦”五字，以为似贾浪仙。然终未成篇也。又隔五年，为山馆虫声牀触，方足成一律云：“宵深寒气重，山馆剧凄清。夜月猿僵卧，秋萤鬼拥行。推窗惊鸟梦，就枕听虫声。寂寂孤灯烬，匡床已二更。”又，《客金陵见新燕有感》云：“寻巢择室几经春，故国乌衣梦想频。上苑乔林迁不到，生成薄命是依人。”其寓意亦可悲矣！

一〇

对联之佳者：赵云松见赠云：“野王之地有二老；北斗以南止一人。”龙雨苍见赠云：“羲皇以上怀陶令；山水之间乐醉翁。”余《自题》云：“读书已过五千卷；此墨足支三十年。”黄浩浩啸江有句云：“花怯晓寒思就日，柳摇春梦欲依人。”胡蛟龄蔚人有句云：“前山暖日如修好，昨夜狂风尚贾余。”俱新。

一一

诸襄七检讨性情迂傲，有弟子求题图，先生开卷，见齐次风侍郎、周兰坡学士先题矣，心有所忤，大书曰：“齐大非吾偶，周衰尚有髭。两人都已写，何必我题诗！”凡药之登上品者，其味必不苦：人参、枸杞是也。凡诗之称绝调者，其词必不拗：《国风》、盛唐是也。大抵物以柔为贵：绫绢柔则丝细熟，金铁柔则质精良。诗文之道，何独不然余有句云：“良药味不苦，圣人言不腐。”

一二

常州吕映薇秀才，邀人作《帘钩》诗。首唱云：“荣戟深深钩影微，玉竿又上绮窗衣。呢喃燕语窥巢入，溶漾丝牵入户飞。十里钗钿攀络索，一厅灯烛落珠玑。严公幕下怜才甚，三挂冠巾是也非”

一三

吴谷人太史云：“纵殊画向鸦叉展，宛似书摹蚕尾成。”秦端崖太史云：“游空半学鱼抽乙，倒挂真疑凤是么。”吴古然云：“眼于槛外看么凤，手出楼头见美人。”又，谷人云：“分明赌酒曾笼袖，仔细抬头怕碍冠。”皆可谓工矣！

一四

乾隆庚戌五月二十六日，直隶完县有一产四男者，大吏奏闻。秦西岩观察赋诗

云：“一胎不数三丁异，八士何难两乳成。”

一五

丙戌，方比部坳堂昂见访随园，留诗一册而去。其《感怀》云：“蓑衣翡翠愧坡仙，放浪慵营洛下田。过眼功名花在镜，惊心岁月箭离弦。鬓毛短处人应笑，髀肉生时我自怜。多谢长征识途马，也如名将历幽，燕。”通首气格雄浑。与高东井交好，赠云：“贫多游览怀应壮，少不穷愁句自工。”

一六

真州张湖字愚谷，咏《落叶》云：“曾为上古衣裳用，莫道阑珊是弃材。”此意古人未道。

一七

云南离中国七千余里，而近日文章之士甚多，以彭氏一门为最。香山令彭少鹏、名翥者，在肇庆受业于余，曾载其佳句入《诗话》矣。今秋以获海盗，保荐入都，过金陵，宿山中三日，购书一船而行。其人弱不胜衣，而擒盗入洋，乃有余勇。余为惊喜，赠七古一章，载入集中。彭《狮子洋》云：“到此疑无岸，飘然天际行。珠光随月满，水气与云平。猛虎原名镇，莲花别有城。一声秋夜笛，吹动故乡情。”《澳门》云：“天上风云全护水，海中村落总依山。”他如：“涛声归壑急，海艇搁沙多。”无云天水合，有月海山清。”“舟行未雨前，日落无人处。”皆奇境也。见访云：“升堂由也果，今日到随园。”用《论语》，甚趣。其族人彭印古亦有句云：“云深都失路，叶落不藏村。”“竹里敲诗随鹤步，花间鼓瑟与鱼听。”“窗横野色云千里，松带涛声水一楼。”俱妙。少鹏同舟有苏君名桷者，亦诗人也。《昆明旅次》云：“山光临坐暗，湖气入门凉。”《冬夕》云：“举步霜月中，人寒影亦湿。”又有昆明翰林钱君名泮者，《留宿李氏小饮》云：“二麦将枯老却春，南郊遍访葛天民。九年不共尊前饮，再宿犹疑梦里身。门接山光来异县，墙分花气与芳邻。蓬瀛故事休夸说，看取风前两鬓新。”

一八

赵州龚簪岩名锡瑞者，工古乐府及七言长句。《龙尾关》云：“龙尾关前水，年年带雪流。如闻天宝卒，永恨国忠谋。蜀道仓皇幸，冰山顷刻休。余兵二十万，白骨竟谁收”自注云：“唐时高仙芝攻大食国，安禄山讨奚契丹，杨思勖讨叛蛮，各丧师数万，故及之。”又，《游飞来寺》云：“孤月晴翻江影动，乱松寒送雨声来。”《悼亡》云：“鬼灯如见通宵绩，故突犹疑带病炊。”泪下怜余如隔世，挂遗惊汝尚持家。”赠某云：“从戎二十执戈殳，百战余生胆气粗。饮马长江休照影，恐惊霜雪上头颅。”

一九

周中翰青原娶沈氏，为莲花厅沈司马之长女；常来随园看花，貌明秀而性和婉，不愧名家女，不知其能诗也。歿后，其子之桂从故篋中，检得其《思归》云：“东风吹恨几时消春水连天又长潮。自叹不如梁上燕，一年一度也归巢。”《初晴》云：“晚霞红映碧窗开，雁字摇空入镜台。渐远不知何处去，化为云气过山来。”

二〇

每过池上，见杨柳向人低折；游山见红墙，必是僧寺：皆眼前事也。真州李秀才濂有句云：“往来恰怪沿堤柳，低舞成行欲拜人。”又曰：“约略招提前面是，淡金塔影浅红墙。”

二一

钱辛楣少詹序冯畹庐之诗曰：“古之君子，以诗名者，大都自抒所得，而非有意于求名；故一篇一句，传诵于士大夫之口。后人荟萃成书，而集始名焉。南齐张融自题其集，有《玉海金波》之名。五代和凝集行世，人多笑之。近世士人，未窥六甲，便制五言。又多求名公为之标榜，遂梓集送人。宜于诗学入之不深，而可传者少。”

二二

畹庐者，姓冯，名怀朴，躬耕于太仓之璜径；歿后，其诗始出。《舟中书所见》云：“进鲜河里布帆飞，秋水清涟鲈鳊肥。掠鬓渔娃都带湿，太湖风雨打渔归。”五言云：“远水笼烟阔，江天压树低。”饥年憎闰月，病叟厌余生。”懒僧迟见客，冷寺早鸣虫。”题《韩文公集》云：“一檝投溪旋徙窟，听言犹觉鳄鱼贤。”托词冷隽。又，“客与寒潮共到门。”七字亦佳。

二三

太仓又有许培秀者，《题画》云：“垂柳罨晴烟，微风扬飞絮。一带绿阴浓，莺啼不知处。”末二句，是闻莺真境界，非身历者不知。又《望月》云：“但觉溪光白，不知新月生。”《得友人信》云：“晓起闻啼鸟，书来正落花。”

二四

七夕诗最多。家四妹棠云：“匆匆下顾尘寰处，如此夫妻有几家”近见休宁陈蕙畹湘有句云：“天孙莫尚嫌欢短，侬自离家已五年。”俱有情致。陈又有句云：“蛛网蒙飞絮，蜂须挂落红。”隔岸炊烟起，柴门牧笛归。”《杨花》云：“无赖喜遮游客面，多情时入酒人家。”

二五

芜湖有钟姓女子，名睿姑，字文贞，能诗，能画，能琴，兼工时文，受业于宁孝廉楷。陪其师游冶父山云：“笋舆重去访名山，枫叶才红绿未斑。自把瑶琴

傍溪树，乘风一奏白云间。”无梁殿冷石门秋，铸剑池空水不流。苔藓照人心自古，满天晴雪落峰头。”树里湖光一镜开，水精宫外有楼台。散花不到维摩室，亲捧云珠供佛来。”宁故宿学之士。余宰江宁时，与秦大士、朱本楫诸公，受业门下。五十年来，群贤亡尽，而宁年八十，巍然独存，又得女弟子以衍河汾一脉，亦衰年闻之而心喜者也。

二六

海盐崔应榴秋谷《吴江夜泊》云：“小驿柝初起，孤篷月已上。渐息人语喧，微闻水声响。”《真州客夜》云：“冻雨欲歇声渐微，窥窗残月扬清辉。此时有酒不成醉，明日无风那得归江水翻翻自北上，秋鸿一一皆南飞。矢歌未阕鸡报晓，满庭白露沾我衣。”

二七

壬寅春，余游黄山，路过贵池昭明太子庙，有新撰碑文甚佳，末署名者为邑宰林梦鲤。其文古雅，似出六朝高手。乃拓其文以归，遍问何人秉笔，绝无知者。庚戌夏间，在苏州，门生顾立方敏恒作府学广文，来见，出示古文四篇，其首篇即《昭明太子碑》。余不觉狂喜，自夸老眼之非花。

二八

尹文端公病重时，有人以《秋雨残荷图》求题。公题云：“秋雨满池塘，残荷委流水。可怜君子花，衰来亦如此！”题毕，嘘唏再三，未五日而卒。公诸子皆能诗。四公子树斋以荫得官，有句云：“三代簪缨承雨露，一家机杼织文章。”三公子两峰以科名起家，咏《独秀峰》云：“千丈芙蓉拔空起，为山原不藉丘陵。”文端公见而笑曰：“三儿以我为丘陵乎”

二九

徐上舍涛，吴江人，号江庵，少倜傥不羁。长于近体。《赠龙雨樵明府》云：“客来风篴寻琴谱，人到公庭乞法书。”龙颇重之。又，《题清雾瑶台》云：“石栏屈曲路横斜，流水空山见落花。贪逐胎仙过桥去，不知凉露满轻纱。”《病中与郭频伽秀才邓尉探梅》云：“今朝寻花将命乞，呼童荷锄随我行。死便埋我梅花下，君为立石题我名。后之游者考岁年，手摸其文笑且颠。咄哉此子本多病，不死牖下死花前。”果以是年不起。

三〇

谢康乐诗：“千岩盛阻积，万壑势萦回。”李白诗：“千岩泉洒落，万壑树萦回。”二句不但袭其意，兼袭其词。以太白之才，岂肯蹈袭前人因其生平最喜谢诗，故不觉习而不察。杜少陵平生最爱庾子山，故诗亦往往袭其调，如“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戎衣”之类，不一而足。

三一

余每出门，或远行数千里之外，撒手便行，无系恋之意。及在客边住久，到归家时，宾朋相送，反觉难堪。兴化任进士大椿有句云：“放船归思减，久客别人难。”

三二

新安王勋，字于圣，精于医理。章淮树观察因其长子病重，延之诊视。夫人吴氏顺便请其按脉。王曰：“长郎胎疰，无妨也。夫人脉已空矣，明年三月，恐不能过。”时夫人方强健，闻其言，以为诅咒，群笑而骂之。到期，竟如其言。余患腹疾，访之扬州，蒙其以师礼相事，秤药量水，有刘真长之风。出乃父槐亭森诗见示，录其《新年到家》云：“水陆因由腊及春，到家重庆履端辰。漫谈别后风霜苦，且放尊前岁月新。昨日尚为羁旅客，今宵才属自由身。梅花不是因寒勒，有意含香待主人。”《遣兴》云：“野花村酒堪娱性，山月溪风亦解怀。莫使寒梅和露菊，年年含怨望书鞋。”二诗颇见性情，他作未能称是。初，于圣之意，欲梓乃父全稿。余止之曰：“槐亭集非不清妥，但无甚出色处。虽付枣梨，无人耐看。不如提取佳者入《诗话》中，使人读而慕思，转可不朽。”

庐江胡梦湘孝廉，沈本陞秀才之甥也，名光荣。早岁能吟，《归雁》云：“云淡影相失，月明声更稀。”《秋夜》云：“雁来月夜关河冷，秋到江城枕簟知。”《怀人》云：“绕径蛩声人迹少，一庭烟散月明多。”可谓何无忌酷似其舅。

三四

颜古翁诗，对仗最工，有不可磨灭者，如“天哀孝妇三年旱，山畏愚公一夕移”、“门罗将相文中子，例变《春秋》太史公”之类。

三五

吾乡鲍以文廷博，博学多闻，广镌书籍，名动九重；不知其能诗也。余偶见其《夕阳》二十首，清妙可喜，录其一云：“一匝人间夕又朝，晚来依旧满闲寮。疏分霜叶秋容淡，细点征帆别思遥。淡淡欲随城角尽，明明还带酒旗摇。迷藏惯匿西楼影，不似春愁不肯消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马上看山多倦客，溪边扫叶有闲僧。”问谁闲袖遮西手，老我空怀再少心。”“远引钟来云外寺，渐分灯上酒家楼。”“愿得少留墙一角，悔教高卧竹三竿。”“不愁一去踪难觅，却恐重来事转生。”“山外有山看未足，几回倚杖立衡门。”皆妙绝也。可称古有“鲍孤雁”，今有“鲍夕阳”矣。

三六

异域方言，采之入诗，足补輿地志之缺。古人如“鰕隅跃清池”、“误我一生路里采”之类，不一而足。近见梁孝廉处素履绳《题汪亦沧<日本国神海编

>》云：“贡院繁华系客情，朝朝应办几番更。筵前只爱红裙醉，拽盏何缘号撒羹。”贡院”者，馆唐人处也。佐酒者号“撒羹”。“蜡油拭鬓赋丫鬟，妾住花街任往还。那管吴儿心木石，我邦却有换心山。”妓所居处山名“换心山”。“十幅轻绡不用勾，倩围夜玉短屏幽。通宵学枕麻姑刺，好向床前听斗牛。”其俗以木为枕，号“麻姑刺”，直竖而不贴耳，故至老不聋。李宁圃太守《潮州竹枝》云：“销魂种子阿侬佳，开袂千金莫浪夸。高卷篷窗陈午宴，争夸老衍貌如花。”六篷船幼女呼“阿侬佳”。梳笼谓之“开袂”。幼女梳笼，以得美少年为贵，不计财帛。呼婿曰“老衍”。李公《竹枝》，亦有都知录事之不可不记者，以其人皆有可取故也。其一云：“金尽床头眼尚青，天涯断梗寄浮萍。红颜侠骨今谁是好把黄金铸阿星。”幕客某，流落潮阳，魏阿星时邀至舟中，供给备至，五年不衰；病愈，复资之赴省。又十年，携重货复游于潮，时星已色衰，载客他往。某居潮半载，俟星归，酬以千金，为脱噩籍。其二云：“艳说金姑品绝伦，阿珠含笑复含颦。道侬也有冰霜志，要待蓬莱第二人。”金姑，即“状元嫂”。阿珠，亦一时尤物。有数贵官，艳称“状元嫂”卓识坚操，人所不及。阿珠笑曰：“妾貌虽逊金姑，而志颇向之；惜未遇榜眼、探花耳。”其三云：“日向船头祝逆风，青溪三宿药炉空。星轺不许骑双凤，却悔腰间绶带红。”某学使惑于大风、小风，自潮至青溪六歹里，缓其程至十余日；抵岸，又托病，在船三宿而后去。二风亦为之卧病经年。其四云：“除却萧郎尽路人，宝儿憨态最情真。新诗便是三生约，炯炯胸前月一轮。”湖州某与宝娘交好，特为铸镜一枚，镌其定情诗于背。宝娘日夜佩之。

三七

吕耜堂客分宜，见《严氏家谱》载：世蕃有兄，名世蓝者，家居不仕，睦邻敦族，后不罹于祸。今之子孙，皆其苗裔也。梁孝廉过而吊之云：“兄岂难为非竟爽，子能不肖始称贤。”

三八

考据之学，本朝最盛。然能兼词章者，西河、竹垞二人之外无余子也。近日处素、谏庵两昆弟，颇能兼之。处素将至长沙，遇顺风，云：“江天如拭晚成晴，帆饱舟轻浪不惊。斜日风回草（按：民国本“风回草”作“渐从鸦”。）背落，残霞犹映树边明。饭丸乌接神应助，沙觜风回草有声。频向篙工问前路，烟中指点武安城。”其他，五言如：“怪松连石长，归鸟杂云飞。”星低疑在岸，月近总随船。”淡淡虫语续，人静鼠声来。”“浪花入船窗，添我砚池水。”七言如：“星光堕水白于月，树色粘云暗似山。”荒寺鸣钟惊鹭起，孤村唤渡少人应。”皆妙。

三九

泰州宫霜桥善画能诗。余在李明府屏上，见其《秋夜寄友》云：“新凉如水扑帘勾，唧唧虫声动旅愁。人到饥寒才作客，树无风雨不成秋。静听砧杵催长夜，误煞关河说壮游。正是相思无着处，一声征雁下西楼。”又，《新柳》云：“青未能牵花市鸟，绿将扶出酒家帘。”

四〇

己酉二月十一日，余平昼无事，翻阅近人诗集。正看青阳沈正侯诗未三页，闾者来报：正侯与僧亦苇到矣。余为惊喜：信文章之真有神也。沈呈新作。余爱其《贵池道中》云：“云遮山入梦，风急鸟移家。”“贪睡每教儿应客，好吟且听妇持家。”《登摄山》云：“谁云摄山高我道不如客。我立最高峰，比山高一尺。”《听琴》云：“花含帘外笑，鸟歇树头音。”不料别来七年，诗之进境如此。

四一

戊申冬，余访明竹岩新于武佑场，盘桓三日，极唱酬之乐。追思二十年前，其尊人作江宁方伯，彼此置酒看花，忽忽如梦。惜其弟铁崖亨中年徂谢，余将作哀词以挽之，惜无事实，故匆匆尚未暇也。录其《青冢驿夜行》云：“空山夜静悄无声，皓月霜天分外清。习惯浑忘身万里，途长不觉漏三更。寒星天际时时换，道中竟日所行，多“之”字路。积雪悬崖处处明。历尽高寒清到骨，人生几个陇西行”竹岩尤长于言情，《寄内》云：“料得深闺应有梦，计程先我到辽西。”“细字含情临洛浦，新诗掩卷爱《周南》。”俱秀雅可诵。

四二

湖州姜秀才宸熙，号笠堂，《浮萍》诗云：“春水方三月，杨花又一生。”《晚眺》诗云：“晚烟都在树，春雨不离山。”《岁暮》诗云：“睡重知春近，人忙觉岁残。”赣州太守张公，为余诵之。

四三

“扶桑影里看金轮”，宋文丞相诗也。如皋范秀才昂千赋得此句云：“极目万山犹拱宋，蹉跎一霎恐移阴。”颇写得出忠臣心事。

四四

苏州桃花坞有女子，姓金名兑字湘芷者，诸生金凤翔女也，年甫十三。有人录其《秋日杂兴》云：“无事柴门识静机，初晴树上挂蓑衣。花间小燕随风去，也向云霄渐学飞。”“秋来只有睡工夫，水槛风凉近石湖。却笑溪边老渔父，垂竿终日一鱼无。”

四五

婺源洪丹采朝阳咏《长干塔》云：“浑疑天柱从空降，欲信云梯可上行。”二句殊雄伟。倪司马春岩咏《里湖》云：“段桥合是儿家住，湖水当门作镜奁。

”二句殊清丽。

四六

扬州诸生张本，字友堂，为山长赵云松所赏。张《赠山长》云：“可能当得逢人说，从此专为悦己容。”苏州诗人方大章因刘霞裳而来受业，《赠霞裳》云：“扶持玉局寻花杖，接引龙华会上人。”

四七

上海曹锡辰眉毫尽落，曹赠眉以诗云：“汝能速反乎吾将报汝以扬伸卓竖，誓不与汝以颦蹙低攒。汝来否乎吾将迟汝于天台、雁宕之间。”

四八

诗能入人心脾，便是佳诗，不必名家老手也。金陵弟子岳树德滋园，初学为诗，《铜陵夜泊》云：“橹声乍住月初明，散步江皋宿雁惊。忽听邻舟故乡语，纵非相识也关情。”《古寺》云：“寺荒僧去钟犹在，碑老苔生字半存。”《叫艇》云：“满载谁知都是月，轻飞始信不关风。”其弟树仁，字乐山，亦能诗，《题随园》云：“依山偶盖看花楼，楼上看花五十秋。到此任为门外客，匆匆行过也回头。”《晓步》云：“黄鹂啼破绿杨烟，唤醒东风二月天。宿露欲晞云气散，斩新山色到人前。”“日日循途自往还，胸中绘得好溪山。今朝贪看沿堤柳，走过平桥错转弯。”《春闺》云：“吟罢伊谁共唱酬，金炉香烬漏声稠。侍儿俯仰偷眠态，似向灯旁暗点头。”

四九

白下余秀才曼，吟诗肯刻意，不入平庸一路。余道；从此加功，便能加人一等。《徙榻》云：“得月又愁多受露，迎风还恨不当花。”《洗砚》云：“愿将剩得涓涓滴，洒遍人间没字碑。”咏《风》云：“欲吹山作地，能送海升天。”《种花》云：“垂头不语还遮面，新种花如新嫁娘。”

五〇

吾乡倪春岩司马廷谟有吏才，两宰桐城，讴歌载道。诗亦清新拔俗。尹文端公督两江时，最为赏识。尹公晚年，好平章肴饌之事，封篆余闲，命余遍尝诸当事羹汤，开单密荐。余因得终日醉饱，颇有所称引；惟于春岩治具之日，攒眉不荐。盖春岩但知靡费金钱，而平素不曾训迪庖人故也。春岩知之，作书与余，末署“菜榜刘蕡”四字。余为大笑。今年来金陵，读《随园诗话》喟曰：“何独无我岂诗榜亦作刘蕡乎”余因索其从前呈献尹公之诗。云：“都已遗失，惟抄近作数首见寄。余读之，叹曰；“此护世城中美膳也，加入一等矣。”《辛丑元旦》云：“斗柄才回欲曙天，岁朝风物喜澄鲜。闰随萱荚推重午，人共梅花老一年。椒酒莫辞元日醉，炉香犹篆昨宵烟。江城柳色看初动，已觉春光到眼前。”《上元观灯》云：“罗绮香风拂面来，星桥灯火满楼台

。十分桂魄如春晓，万朵莲花不水开。宝马倾城金作络，彩虹匝地锦成堆。纵难一闰元宵夜，玉漏何须故故催”《红梅》云：“东风为汝洗铅华，又点胭脂学画家。似笑绛桃无骨格，却怜红杏少横斜。新妆照水窥明镜，薄醉当春斗绮霞。蜂蝶未知芳信早，清高到底是梅花。”余年过六十，屡次戒诗，而屡有吟咏，因自号“诗中冯

妇”，正可对“菜榜刘蕢”。闻者輶然。

五一

余门生谈羽仪之孙、名晋者，年少工诗，而累于病，遂潜心岐黄之术。其《送友》云：“登程偏遇还乡客，拈笔愁吟赋别诗。”《闻笛》云：“未向江头寻驿使，先听玉笛《落梅花》。”《三十自寿》云：“萧、曹勋贵由刀笔，李、杜功名非甲科。”皆有风致，而身份亦高。

五二

史梧冈好禅，不甚作诗，而往往有新意。《游仙》云：“佛函佛笈记曾谈，大地如球绕看三。天外有天君到否，杨花都不异江南。”“水云凄冷到初冬，避尽春来蝶与蜂。最是花神不安处，海棠无福见芙蓉。”他如：“弱水到今如有力，好浮花片海西来。”“且放蟾蜍光一个，与他蝴蝶破黄昏。”俱可诵。

五三

纪晓岚先生，在乌鲁木齐数年，辛卯赐环东归。畜一黑犬，名曰“四儿”，恋恋随行，挥之不去，竟同至京师。途中守行篋甚严，非主人至前，虽僮仆不能取一物。一日，过七达坂，车四辆，半在岭北，半在岭南，日已曛黑，不能全度。犬乃独卧岭巅，左右望而护视之。先生为赋诗曰：“归路无烦汝寄书，风餐露宿且随予。夜深奴子酣眠后，为守东行数辆车。”“空山日日忍饥行，冰雪崎岖百廿程。我已无官何所恋，可怜汝亦太痴生！”后被人毒死，先生为冢祀之，题曰“义犬四儿之墓”。

五四

余幼时，曾见人抄女子赵飞鸾《怨诗》十九首。其人家本姑苏，卖与某参领家作妾；正妻不容，发配家奴，故悲伤而作。首章云：“谁怜青鬓乱飘蓬，马上琵琶曲又终。嫁得侗夫双足健，漫言夫婿善乘龙。”味其词，盖旗厮之走差者也。余诗不甚记忆。其最诙谐者，如云：“炕头不是寻常火，马粪如香细细添。”“俗子不知人意懒，挨肩故意唱秧歌。”

五五

关中史舒堂褒官云南，有句云：“掬露连衣湿，奔泉杂骥鸣。”《山行》云：“斜照垂鞭影，轻阴衬马蹄。”颇能写行役之意。因运铜过白下，投诗一册而去。

五六

余十二岁，与张星指应辰侍郎同受知于王交河先生，入泮。张后为翰林前辈。今六十四年矣，其子云墩孝廉，以遗稿索序。录其《督学江西夜坐》云：“丁冬递响到帘栊，何处鸣号万窍风。夜色似年难得晓，灯光如豆不成红。沉忧触拨千端集，旧事云烟一笑空。饥鼠绕床挥不去，睡乡未许梦魂通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帘影日移直，树枝风撼鸣。”“绿树鸟栖连影动，好花风送隔林香。”“树外青山才一角，屋头明月恰当中。”“最贪早起通宵月，先看黄河隔岸山。”皆集中精华也。

五七

余与吾乡柴行之同庚。十八岁时，柴与其表兄张静山见访，珊珊玉貌，彼此酣嬉，致相得也。逾年，张侍其尊人官平陆署中，离桂林二百里。余虽到广西，竟不得见。从此永诀。今年在西湖，静山之女因余系父执，与女弟子孙碧梧姊妹到湖楼相访。谈论之余，方知故一诗人也。有《病起》一首云：“风逼帘栊睡起迟，春寒无计可支持。双眉慵扫因新病，一卷丛残剩旧诗。雪霁庭梅初破冻，日长堤柳暗抽丝。年来忧思凭谁诉，独有妆台明镜知。”

五八

杭州汪秋御秀才绳祖，性倜傥好客，其室程慰良女坤。女婢一家能诗。屡次书来，招余游西湖，而中年抱病，遽卒。仅传其《雪弥勒》云：“拈雪居然壕佛夸，白毫现处绝纤瑕。云中莹彻翼穿霄，掌上玲珑塔聚沙。显相别开严净界，笑拈还有雾淞花。日光应照琉璃室，隔尽诸尘寂众哗。”又，《题<听秋图>》云：“月窟高于绛树庭，桂丛谁占一枝馨。年来我是伤秋客，每遇秋风最怕听。”

五九

张星指先生《吊韩蕲王》云：“卧虎早能知俊杰，跨驴谁复识王公”或咏《淮阴侯》云：“早知结局终烹狗，悔不功成再钓鱼。”两用典作对，其巧相似。

六0

考据之学，离诗最远；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，如《石鼓歌》、《铁券行》之类，不得不征文考典，以侈侈隆富为贵。但须一气呵成，有议论、波澜方妙，不可铢积寸累，徒作算博士也。其诗大概用七古方称，亦必置之于各卷中诸诗之后，以备一格。若放在卷首，以撑门面；则是张屏风、床榻于仪门之外，有贫儿骤富光景，转觉陋矣。圣人编诗，先《国风》而后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何也以《国风》近性情故也。余编诗三十二卷，以七言绝冠首，盖亦衣锦尚纲，恶此而逃之之意。

六一

丹徒女子王碧云琼，年未笄而能诗，与其兄赋《扫径》云：“菊残三径懒徘徊，枫叶飘丹积满苔。正欲有心呼婢扫，那知风过替吹开。”颇有天趣。又：“鸟语乱残梦，鸡声送晓风。”“夕阳不在山，春烟生木末。”俱佳。梦楼侍讲之孙女也。

六二

余少时咏《落花》云：“此去竟成千古恨，好春还待一年看。”弟子汤敬舆和云：“落去尽凭童子扫，飞来还望主人看。”余大叹赏，以为青出于蓝。

六三

广信太守张竹轩朝乐见访，自诵其《无题》云：“小院落花初过雨，空楼归燕又斜晖。”若非鸾镜应无匹，或对芙蓉竟有双。”《闽中杂咏》云：“红了桃花绿了水，春光不管未归人。”俱妙。江西有疑狱控部者，奉旨交制府审办，叠讯不服。其囚云：“得见张某官来，囚死无怨。”已而公果从都中来，为平其事；方知循吏故是诗人。

六四

曹星湖明府诗，清新可喜，近蒙寄示。录其佳句云：“竹声随雨至，花影送晴来。”“霜浓皴地面，树秃减风声。”“花是当窗宜密种，草非碍道莫轻芟。”皆可存也。余性伉爽，坐车中最怕下帘。曹有句云：“平生眼界嫌遮蔽，风雪何妨一面当。”与鄙怀恰合。

六五

嘉兴吴澹川卧病扬州，其族弟鲁暮桥亲为称药量水。澹川赠诗，有“生我父母知我子，骨肉待我救我死”之句。亡何，来金陵，诵暮桥佳句，如：“愁多甜酒苦，客久故乡生。”“花影殿春色，雨声生夏寒。”“云影溪留住，秋声雁送来。”皆倩秀可喜。又见赠云：“词臣循吏老烟萝，天遣湖山付啸歌。官似乐天辞政早，仙如列子出游多。千年蠹饱神仙字，四季花开安乐窝。想见日餐云母粉，不知江上有风波。”

六六

程藹人孝廉元吉，晴岚太史之子，年少工诗。咏《蝴蝶》云：“小雨苔痕新掠过，午晴花气乱飞来。”《即事》云：“满院秋声催落日，一庭黄叶聚诗人。”

六七

壬子春，余在杭州，钱塘曹江庐明府以小照属题。卷中诗甚多，余独爱吴嵩梁一首。询之，云是西江高才生也。癸丑春，王葑亭给谏书来，云：“有诗人吴某南来，索书为介。”余大喜，扫榻以待。又迟半年，始从扬州来，人果倜傥。读所著作，以未窥前豹为恨。忽于除夕前七日五鼓，梦兰雪来，诵其旧句

，数联俱超妙，而以噬不寐》一联为稍逊。言未终，惺惺欲醒，而佳句亦沉沉渐忘。余亦惊怖，如健步捕亡人，苦相捉留，而竟冥然逝矣。仅记《不寐》云：“不倒喜传丹诀好，将衰愁见圣人难。”晨起录出，觉二句未尝不佳，而终不如前所诵之超超玄箸也，为闷闷者久之。因思人海寻针，针非不在海底也，然而不可寻矣，探汤求雪，雪非不在汤中也，然而不可求矣。天仙化人之句，未尝不在人心也。然而兰雪不能知，我亦不能再梦矣。文字之奇，一至于此。

六八

吾乡孙诵芬舍人传曾，性耽吟咏，余久采其佳句入《诗话》矣。今春寄其诗来，属为评定。再录其《秋夜》云：“满林空翠淡烟遮，秋入深宵爽气加。人静莎虫悲砌月，烛残点鼠啮瓶花。洗心只合依三竺，开卷殊难遍五车。光范一书原不上，未须哀怨感琵琶。”《初夏》云：“粉蝶时依草，蛛丝惯恋花。”俱妙。

六九

口头话，说得出便是天籁。诵芬《冬暖》云：“草痕回碧柳舒芽，眼底翻嫌岁序差。可惜轻寒重勒住，不然开遍小桃花。”黄蛟门《竹枝》云：“自拣良辰去踏青，相邀女伴尽娉婷。关心生怕朝来雨，一夜东风侧耳听。”范瘦生有句云：“高手不从时尚体，好诗只说眼边情。”又某有句云：“阶前不种梧桐树，何处飞来一叶风”“贪着夜凉窗不掩，秋虫飞上读书灯。”

七〇

杭州胡沧来涛隐于桥桃师史之术，诗笔甚清。余每到杭州，必相款洽。不幸年未五十而亡。录其《车遥遥》云，“别酒初行第一尊，征夫结束车在门。别酒匆匆三酌过，征夫出门车上坐。天涯万里车遥遥，山程驿店柳花飘。向暮停车侵晓发，人在车中长白发。依依相伴不相离，唯有车前故乡月。勿恨当时造鞅人，行与不行由君身。门前芳草年年长，几时草上归轮响”其他佳句，如：《云共庵》云：“夕阳明似画，僧貌古于松。”《雪霁》云：“山容带粉消难尽，檐泪如珠滴未干。”《湖上》云：“湖波骤长连宵雨，山雾徐收过午风。”《落叶》云：“辞柯早带新霜色，委砌空含旧雨情。”俱极清妙，置之樊榭集中，几不可辨。

七一

孙碧梧女子有句云：“檐前绿堕莺偷果，帘外红翻燕掠花。”张瑶瑛女子有句云：“虫飞成阵知新暖，花瓣穿棂识暮春。”二人风调相似。

张嫁王甥健莽。甥来随园，张《在家闻子规》云：“小院春深绿树肥，闺人任尔自高飞。渡江休去歌新曲，尚有秦淮客未归。”又有句云：“野店未过先

见旆，茅庵将近便闻钟。”“守贫似病医无益，习静如禅悟却难。”《九月桂》云：“瞥见有花疑八月，迟开故意近重阳。”俱可传也。

七二

有人以某巨公之诗，求选入《诗话》。余览之倦而思卧，因告之曰：“诗甚清老，颇有工夫；然而非之无可非也，刺之无可刺也，选之无可选也，摘之无可摘也。孙兴公笑曹光禄‘辅佐文如白地明光锦，裁为负版袴；非无文采，绝少剪裁’是也。”或曰：“其题皆庄语故耳。”余曰：“不然。笔性灵，则写忠孝节义，俱有生气；笔性笨，虽咏闺房儿女，亦少风情。”

七三

康熙间，叔父健磐公访戚镇江，寓某铁匠家，与其妻张淑仪有文字之知，彼此暗投笺札，唱和甚欢，而终不及于乱。微言挑之，则正色曰：“妾故老秀才某之女。幼嗜文墨，父亡，为媒者所诬，误嫁贱工，一字不识。彼方炽炭，我自吟诗，为此郁郁。得遇君子，聆音识曲，使我几句荒言，得传播于士大夫之口足矣。至于情欲之感，‘发乎情止乎礼义’可也。”再三言，则涕泣立誓，以来生为订。健磐公心敬之，不忍强也。归家后，诵其佳句云：“懒妆撩鬓易，私泣拭痕难。”送健磐公归云：“三月桃花怜妾命，六桥烟柳梦君家。”逾两年，再过京口，访之，则铁铺不开，全家不知何往矣。后二十年，在粤中，又遇一刘铁匠者，不能作字，而能吟诗。每得句，教人代写。《月夜闻歌》云：“朱栏几曲人何处，银汉一泓秋更清。笑我寄怀仍寄迹，与人同听不同情。”健磐公尝笑谓余曰：“同一铁匠也，使张女当初得嫁刘某，便称嘉偶矣。”

七四

客冬香亭在杭州归，得诗一册，示余。《满楼观雪》云：“压白万山巅，衬黑一湖水。”余以为首句人人能道，次句古人所无，非亲历者不知。又：“树隐放湖宽”，五字亦妙。

七五

钱塘陈文水孝廉涸设帐于香亭家，性爱苦吟，诗境高洁。为录其《吴山西爽阁》云：“杰阁凭虚起，登临好是闲。凉秋半城树，残雨一湖山。道侣淡相对，诗人去不还。江声、樊榭俱有西爽阁诗。兹游太寂寞，觅径返柴关。”《湖村晚步》云：“几折湖村路，身闲兴自幽。虫声多在草，野色半依楼。树有瓜棚倚，池惟菱叶浮。农人荷锄返，三五话凉秋。”《题天竺寺》云：“求心不可得，慧日正东升。涧道白泉响，山光一路清。偶因松篁转，忽见宫殿生。入拜观音像，无言恰有情。”又：“残雨飞遥甸，晴雷走断云。”我持一筇逸，山为六朝忙。”皆佳句也。或云：“为’字改‘笑’字，更有味。”

七六

金陵张香岩秀才培，以《秋雨斋诗》见示。年甫弱冠，而诗笔甚清。《晚过通济寺》云：“半壁残秋月，藤萝绕寺斜。鼯鼯惊客至，踏落数枝花。”《怀秦楞香》云：“皓月人千里，清风酒一樽。无端下林叶，深夜暗敲门。”《夜梦游秦淮》云：“雨余山色浮天远，月下潮声泊岸多。醉后不知身是梦，半桥疏柳听渔歌。”其人玉貌珊珊，殆亦风情不薄者耶

七七

周青原舍人，一家能诗。余已录其室沈氏、其子之桂之诗矣。今春，其幼子之桐亦以诗来，殆不减谢家昆玉也。《和钮牧村(元夕招饮即送赴皖上)》云：“移宾作主是今朝，绿酒行珍折柬邀。江馆雪泥传彩笔，桃花红雨送春潮。笛吹骊唱成三弄，月满琼楼第一宵。笑指烟江襟带水，皖公山色正相招。”余爱其音节清苍。其他如：“江空风任来三面，舟小人如聚一床。”真能写坐小船光景。《立秋》云：“日斜残暑催应去，人瘦新凉得更多。”《明妃怨》云：“妾未承恩想报恩，女儿身愿犯边尘。只怜照影黄河水，恰比君王照妾真。”就馆邗江，其主人非解文墨者；又有句云：“百卷书堆绣阁宽，故园花事未阑珊。如何苦抱湘灵瑟，来向齐王殿上弹”庄穆堂有押“床”字句云：“岸平山似排千笠，波稳人如卧一床。”与周语意相同。

七八

偶过僧寺，见山水一幅，上题云：“鸳鸯湖上惜无山，烟雨楼头独倚栏。两眼放开无着处，不如自己画来看。”其人姓陈，名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

七九

长洲女孟文辉，适震泽秀才王慕澜，诗思清妙。今录其《秋日》云：“远树蝉声秋意浓，卷帘拂拂度金风。绣余无事消长夜，独数秋花深浅红。”《秋夜》云：“秋夜月明风细，淡淡碧云天际。此时无限愁心，那更莎虫鸣砌！”北榻羲皇梦醒，南山雨过云停。一派洞庭秋色，满窗月透疏棂。”俱妙。

八〇

甲辰春，余过南昌，读谢太史蕴山《题姬人小影》诗而爱之，已采入《诗话》矣。忽忽八九年，先生观察南河，余寄声问安，并讯佳人消息。先生答书云：“姬姓姚，名秀英，字云卿，吴县人。生而梳篦贤淑，持家之余，兼通书史。”《维扬郡斋看桃花》云：“何须种核海边求锦浪，掀空艳欲流。绿绽枝头风乍暖，红看帘外雨初收。仙源只许刘郎问，佳实宁容曼倩偷。颊面他年作光悦，花前暗嘱一樽酬。”《游百花洲》云：“小苑墙低弱柳长，绮罗香散绿池塘。花洲一曲吴江梦，仿佛风回响髻廊。”《姑苏上冢》云：“不到山塘十五年，旧时女伴话依然。双亲奠酌悲泉路，一弟零丁又各天。”《清江即事》云：“碧云暮合望依来，官舫银灯驿路催。底事多愁兼善病，探春懒上禹王台

”不信前身是月华，浮云夫婿宦为家。廿年行遍江南路，又看淮蠕雪作花。

”夫人无子，为先生纳篷室卢氏，生一子，而躬自抚养之。故先生掌教白鹿书院，以诗寄云：“米盐凌杂必躬亲，那得偷闲写洛神小妇持家如大妇，故人织素胜新人。十年出入肩常并，百里云山梦更真。屈指归期槐夏过，云香屋名看拥桂轮新。”余按：庄姜因无子而美愈彰，马后因无子而贤愈显。有子无子，何须掉罄余幼有句云：“花如有子非真色，诗到无题是化工。”又云：“脉望成仙因食字，牡丹无子始称王。”

补遗卷三

一

辛亥端阳后二日，广西刘明府大观袖诗来见。方知官桂林十余年，与比部李松圃、岑溪令李少鹤诸诗人，皆至好也。席间谈及广西官况清苦，独宰天保三年，为极乐世界。其地离桂林二千余里，乾隆四年，改土归流，方设府、县。岁有三秋，狱无一犯。每月收公牒一二纸，胥吏辰来听役，午即归耕。县中无乞丐、倡优、盗贼，亦不知有樗捕、海菜、绸缎等物。养廉八百金，而每岁薪、米、鸡、豚，皆父老儿童背负以供。月下秧歌四起，方知桃源风景，尚在人间。刘《率郡人种花》云：“锄芸植嘉卉，人力助天工。此乐真吾有，分春与众同。暮烟生远水，樵唱散遥空。领得山中趣，横琴坐远风。”《甘棠渡》云：“渡头溪水系渔船，细雨濛濛叫杜鹃。花片打门春已暮，牧童犹枕老牛眠。”

二

吾乡安乐山樵著《燕兰小谱》，皆南北伶人之有色艺者。盖在古人《南部烟花录》、《北里志》之外，别创一格。余采一二，以备佳话。其节义可风者，如张柯亭为某明府所昵，某以罪被诛。柯亭在戏场，奔赴市曹，一恸几绝。诗美之云：“树覆巢倾事可哀，感恩相伴逐舆台。不知金风分飞后，曾为东楼一恸来。”徐双喜身长，嘲之云：“婀娜多姿柳带牵，临风摇扬玉楼前。若教嫁作曹交妇，纵不齐眉也及肩。”《嘲留须而复剃者》云：“儿童瞥见多相笑，西子麻胡两失真。”赠最佳者云：“如意馆中春万树，一时都让郑樱桃。”

三

赵秋谷有《海沔小谱》，半载天津妓名。《赠仙姬》八首最佳，摘其尤者，云：“晚凉新点曲尘纱，半月微明绛缕霞。不忘当筵强索饮，春腮初放小桃花。”新蝉嘈嘈送斜阳，小蝶翩翩过短墙。记得临行还却坐，满头花映读书床。”

四

孔子论诗，但云兴、观、群、怨，又云“温柔敦厚”，足矣！孟子论诗，但云“以意逆志”，又云“言近而指远”，足矣！不料今之诗流，有三病焉：其一填

书塞典，满纸死气，自矜淹博。其一全无蕴藉，矢口而道，自夸真率。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，戒蜂腰、鹤膝、叠韵、双声以为严者，栩栩然矜独得之秘。不知少陵所谓“老去渐于诗律细”，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。元微之云：“欲得人人服，须教面面全。”其作何全法，微之亦不言。盖诗境甚宽，诗情甚活，总在乎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以不失孔、孟论诗之旨而已。必欲繁其例，狭其径，苛其条规，桎梏其性灵，使无生人之乐，不已慎乎！唐齐已有《风骚旨格》，宋吴潜溪有《诗眼》：皆非大家真知诗者。

五

乾隆辛未，余送黄文襄公至浦口，见随行一员，疑为把总；与之谈，方知戊午同年，姓福，名安，字仁山。品端而性爽，遂成莫逆。累官至赣南道。率其幼子来随园作别，余止而觞之，嗣后不通消息矣。庚戌春间，余扫墓杭州，归见几上有诗扇一柄，云是祭陵钦差图大人留赠。初不知为谁，阅札，方知即当年福公之子图敏，字时泉，官礼部侍郎。事隔四十余年，尚能念旧。欲修书作谢，而公竟卒于路，为凄然者久之。扇上诗云：“忆昔儿时此地过，册年重到鬓双皤。先生归日应惊笑，来唱《皇华》即是他。”

六

乾隆庚戌，金陵风雅，于斯为盛。吾乡孙补山宫保为总督，沧州李宁圃翰林为知府，泾阳张荷塘孝廉宰上元，辽州王柏崖廩生为典史，西江陶莹明经为茶引所大使，盱眙毛俟园孝廉为上元广文，随园唱和，殆无虚日。诸公诗，《诗话》中已采入矣。近又得俟园《游邢园》一绝云：“一溪春水一桥横，宠柳娇花夹岸迎。侬自过桥闲处立，放开来路让人行。”此所谓诗外有诗也。俟园因余爱诵其诗，故见赠云：“水惟善下能成海，山不矜高自极天。”又云：“谁云智慧能消福不信穷愁始著书。”

七

王春溪明府在济南，三月三日与李子乔诸人，夜泛大明湖，分得“南”字。王吟云：“久客风尘倦，今宵酒意酣。相随贤有七，刚值日重三。新月如钩上，明湖似镜涵。蒙蒙烟水里，幽梦到江南。”子乔读而笑曰：“君得毋将官江南乎”已而荣选新阳，人惊为诗讖。戊申入闱齿痛，有句云：“易牙思妙术，凿齿鲜良方。”一时主司帘官，俱称其典雅。

八

近时，兄弟怡怡者，多不概见。休宁戴友衡孝廉咏《黄山连理松》云：“狮子峰前连理松，柯交叶互碧重重。为怜同气难分割，纵使风来不化龙。”殊有寄托。又，《江上竹枝》云：“欲雨不雨江上霞，青帘茅屋酒人家。长年阁桨不归去，淡月一丛芦苇花。”亦颇清妙。惜未中年，遽亡。其师吴竹桥太史为余

诵之。

九

芜湖令陈岸亭湛深禅理，诗故清旷。录其《忆梅》云：“春心忽忽在花先，盼到花时倍惘然。一夜梨云空有梦，二分明月已如烟。传来芳讯知何日，别后婵娟近一年。愁绝西溪三百树，冷香飞不到窗前。”“巡遍檐牙十二时，红罗白伫渺难知。相思雪海应同涨，一笛江城忍便吹何逊官忙开阁少，陆郎路远寄书迟。断烟细雨相思苦，拟作逋仙寄内诗。”

一〇

诗家百体，严沧浪《诗话》，胪列最详，谓东坡、山谷诗，如子路见夫子，终有行行之气。此语解颐。（按：此语并非《诗话》语，乃《答吴景仙书，语。）即我规蒋心余能刚而不能柔之说也。然李、杜、韩、苏四大家，惟李、杜刚柔参半，韩、苏纯刚，白香山则纯乎柔矣。

一一

陈去非云：“扬子云好奇，惟其好奇，所以不能奇。”陆放翁云：“后人不知杜诗所以妙处，但以有出处为工，其去杜也愈远。”余爱二人之言，故摘录之。

。

一二

东坡诗云：“惆怅东阑一枝雪，人生能得几清明”此偷杜牧之“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谁倚此阑干”句也。然风调自别。有人说欧公好偷韩文者，刘贡父笑曰：“永叔虽偷，恰不伤事主。”亦妙语也。

一三

晁以道问邵博：“梅二诗，何如黄九”邵曰：“鲁直诗到人爱处，圣俞诗到人不爱处。”其意似尊梅而抑黄。余道：两人诗，俱无可爱。一粗硬，一平浅。

一四

卢仝《月蚀诗》，有“官爵及董秦”之句。人疑藩将董秦来降，赐名李忠臣，现在贵官，卢仝不应讥之。姚宽《西溪丛话》以为“董秦”者，汉之幸臣董贤、秦宫也。此说似有理。

一五

癸卯春，余游黄山，见绝壁之上刻“江丽田先生弹琴处”。疑是古之仙家者流，不复相访。今辛亥三月间，宣州参戎杨公大壮，同一琴客江某来，道其姓氏，盖即丽田先生。余惊喜，往访。见骨格清整，白须飘然，隐天都峰下五十余年，终身不娶。有贵客过者，必逾垣而避。洵异人哉！杨诵其《咏古梅》云：“托根幽谷不知年，雾锁云封得自全。”盖自况也。杨与之过陵阳，作绝句云：“山城重驻有前缘，再到陵阳二月天。笑指宦囊无别物，一船书画一神仙

。”

一六

余刻《诗话》、《尺牋》二种，被人翻板，以一时风行，卖者得价故也。近闻又有翻刻《随园全集》者。刘霞裳在九江寄怀云：“年来诗价春潮长，一日春深一日高。”余戏答云：“左思悔作《三都赋》，枉是便宜卖纸人。”

一七

今州县大堂有《戒石箴》，曰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人但知为宋高宗语也。后读张端义《贵耳集》，方知是蜀王孟昶语。本二十四句，而高宗摘取之。犹云“清慎勤”三字，今奉为圣经贤传；而不知司马昭训长史之言，见《三国志》。

一八

余在沭阳署中，赋《落花》诗，已五十四年矣。今秋，门人方甫参携其尊甫《碧浔居士诗》来，盖当时和余之作。中一首云：“独对园林感不支，残红零落满阶墀。《明妃曲》唱离乡日，金谷魂消堕地时。一夜雨偏添别恨，数声莺尚恋空枝。殷勤好向风前约，莫负春来隔岁期。”又：“玉漏愁听三月雨，金铃谁护五更风”“山鸟解人怜惜意，故含花片往来飞。”皆佳句也。读之，想见其为人。在当时不急急以诗来见，其高雅可知。甫参在余门二十余年，亦迟至今年七月，方袖诗来。岂非风骚显晦，亦有一定之时耶先是，碧浔弱弟子云，以诗受业余门，尚在甫参之前，亦未言及乃兄之能诗。余《诗话》中载子云诗甚多，今裁知其渊源有自云。碧浔，讳正溶，新安人。

一九

香奁诗，至本朝王次回，可称绝调。惟吾家香亭可与抗手。录其《无题》云：“回廊百折转堂坳，阿阁三层锁凤巢。金扇暗遮人影至，玉扉轻借指声敲。脂含垂熟樱桃颗，香解重襟豆蔻梢。倚烛笑看屏背上，角巾钗索影先交。”“一帘花影拂轻尘，路认仙源未隔津。密约夜深能待我，吃虚心细善防人。喜无鹦鹉偷传语，剩有流莺解惜春。形迹怕教同伴妒，嘱郎见面莫相亲。”碧桃花下访临邛，含笑开门有病容。带一分愁情更好，不多时别兴尤浓。枕衾先自留虚席，衣钮迟郎解内重。亲举纤纤偎颊看，分明不是梦中逢。”惺惺最是惜惺惺，拥翠偎红雨乍停。念我惊魂防姊觉，教郎安睡待奴醒。香寒被角倾身让，风过窗棂侧耳听。天晓余温留不得，隔宵密约重叮咛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他日悲欢凭妾命，此身轻重恃郎心。”常防过处留灯影，偏易行来触瑟声。”“劝君莫结同心结，一结同心解不开。”皆妙。余戏谓：“诗中境界，非亲历者不知。然阿兄虽亲历，亦不能如此之细腻风光也。”近又见诒庭张观察亦工此体。《无题》云：“真珠楼翠倚香帷，赤玉阑干白玉墀。人与桃花争一

面，春将柳叶斗双眉。画裾绣凤晨风举，宝镜盘龙夜月移。珍重瀛壶无限好，文莺端合占琼枝。”“每从梦里说相思，梦好翻嫌入梦迟。去后情怀凭酒遣，来时欢喜有灯知。羊权缩地真无术，张硕逢仙更有期。一树夭桃浓着色，梳妆楼上绣帘垂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常启镜奁如对月，应知蝶梦不离花。”不敢当庭愁月掩，未曾却扇怕花羞。”水摇鬓影疑钗坠，身比花香惹蝶亲。”观察又有《山窗》一绝云：“空阶入夜雨萧萧，剔尽银灯漏转遥。为怕客中听不得，小窗先日剪芭蕉。”亦七绝中之姜白石也。观察名裕谷，中州名臣仪封先生之曾孙。

二〇

梁山舟侍讲以书名重海内。余过其家，见笈绢塞满两屋。余笑云：“君须有彭祖八百年之寿，才还清此债。”梁为一笑，赋诗自忏云：“誓墓归来王右军，暮年都付代书人。小生那敢希前哲，只合从人役苦辛。”可笑涂鸦逾四纪，半生白日此中颓。书家纵有凌烟阁，耻把千秋托麝煤。”我自无心结蛇蚓，错传韦陟五云如。世间到底无真赏，认煞题名一字书。”从来得失寸心知，无佛称尊或有之。未必西家胜东宅，却教屈了效顰施。”“手未支离眼未昏，业缘欲断竟何因。从今誓啣工锤指，懒作供官设客人。”语似谦而实傲。

二一

吾乡多闺秀，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。其前后两夫人、两女公子、一儿妇，皆诗坛飞将也。先娶周夫人瑛清，《甲戌闻捷》云：“双眉欲展意犹惊，起听铜钲屋外声。不惜雕梁驱乳燕，泥金帖子挂题名。”秦家上计动经年，闺梦何由向日边。今日离情暂抛却，知君身到大罗天。”《春蚕词》云：“蚕生戢戢满庭隅，但愿蝇无鼠也无。大妇裹盐呼小妇，前村趁早聘狸奴。”典衣买叶不论钱，要趁晴明乍暖天。却似灵和殿前柳，春来三起又三眠。”《令阿緜入学》云：“低鬟怜阿姊，与汝亦齐肩。且令抛针线，相随共简编。双行知宛转，坐咏爱清圆。试看俱成诵，今朝若个先”其他佳句，如；《都门即景》云：“捣杏新添调酪碗，赏瓜不惜买冰钱。”《首夏》云：“花因辞树偏多态，鸟为催春已变声。”《夏日卧病》云：“小倦何心烧白术，薄阴有信近黄梅。”《柳绵》云：“乍从野水官桥见，只傍鞭丝帽影飞。”继娶李夫人含章，《刺绣词》云：“朝绣长短桥，暮绣东西岭。生不识西湖，道是西湖景。罗稀不受针，缣密不容线。绣好有人知，绣苦无人见。”《夏书》云：“午楼风暖试轻纱，语燕声中日未斜。满地绿阴帘不卷，游丝飞上蜀葵花。”《长沙节署感赋》云：“廿年咏絮鸣环地，今日随君幕府开。时外摄中丞事。画阁乍迎新使节，春风犹忆旧妆台。殊恩象服惭难称，遗爱棠阴待补栽。闻道江城輿颂美，如冰乐令又重来。”夫人为吾同年李鹤峰之女。鹤峰曾抚湖北，故有感而作也。《万

固寺》云：“山寺不知路，忽闻流水声。溪随岩石转，塔与白云平。古木上无际，幽禽时一鸣。松根堪小憩，试汲碧泉清。”《题李白诗后》云：“千仞翔孤风，高歌一代中。在天犹补谪，入世岂能容胆落高骠骑，恩深郭令公。再回唐社稷，诸将莫言功。”《望桂儿不至》云：“济南秋八月，接汝数行书。报说重阳日，能回上谷车。已惊枫落后，又到雪飞初。何事归期误临风一倚间。”二篇皆一气呵成，真唐人高手也。其佳句，如：《咏始皇》云：“车载辘掠山有鬼，舟行缥缈海无仙。”《望岱》云：“海外天光明野马，寰中人影动蜉蝣。”《并头蕙兰》云：“风静谢庭群从集，月明湘浦二妃归。”《重至都门》云：“每历旧游疑隔世，暂休征旆当还家。”《常州道中》云：“路已近家翻觉远，人因垂老渐知秋。”又，《两儿下第》云：“得失由来露电如，老人为尔重踟蹰。不辞羽铍三年翻，可有光分十乘车。四海几人云得路，诸生多半壑潜鱼。当年蓬矢桑弧意，岂为科名始读书”见解高超，可与《三百篇》并传矣。

其女公子令仪《春阴》云：“碧窗人起怯春寒，小立闲庭露未干。墙外杏花阶下草，引人长倚碧阑干。”《舟夜》云：“小艇低昂睡不成，夜深犹自促归程。满窗凉月白于雪，船底忽闻鱼斲声。”《初夏偶成》云：“踟躅花开暮雨余，送春天气此幽居。棋枰半取残笺补，诗草时寻退笔书。节序关心殊苦乐，韶华过眼有乘除。年来怕上苏堤望，愁见垂杨绿映裾。”其佳句，如：《村景》云：“帆影多从窗隙过，溪光合向镜中看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多病阶前时晒药，畏寒窗外亦垂帘。”

其长媳长生，吾乡陈句山先生之女孙也。《春晓》云：“翠幕沉沉不上钩，晓来怕看落花稠。纸窗一线横斜裂，又放春风入画楼。”《太真春睡图》云：“秘殿春寒倚绣茵，君前底事效横陈马嵬更有长眠处，也傍梨花一树春。”

《寄外》云：“弱岁成名志已违，看花人又阻春闱。两上春官；以回避不得与试。纵教裘敝黄金尽，敢道君来不下机”“频年心事托冰纨，絮语烦君仔细看。莫道闺中儿女小，灯前也解忆长安。”《春日信笔》云：“软红无数欲成泥，庭草催春绿渐齐。窗外忽闻鹦鹉说，风筝吹落画檐西。”《春园偶赋》云：“卖饧声里日初长，春满闲庭花事忙。楼外软风莺梦暖，篱边疏雨蝶衣凉。碧桃重似垂头睡，红药残如半面妆。看尽韶光应不倦，题诗长倚小回廊。”其佳句，如：《硖石道中》云：“树远作人立，山深疑雨来。”《春夜》云：“湿云压树暝烟重，淡月入帘花气幽。”《闻家大人旋里》云：“去郡定多遮道吏，还山已是杖乡人。”

余旧咏《西施》，有云：“妾自承恩人报怨，捧心常觉不分明。”自道得题之间，载入集中。今读陈夫人《题&1t;捧心图》云：“眉锁春山敛黛痕，君王犹

是解温存。捧心别有伤心处，只恐承恩却负恩。”与余意不谋而合。

方伯次媳周星薇，亦工吟咏，少年早夭，以故诗多失传。仅录其《悼鹦鹉》云：“羽毛才就惨奇霜，敲断银环恨渺茫。连日诵经知有意，昨宵说梦已非祥。绿衣原自藏金屋，丹诏何年下玉皇应伴飞琼充鸟使，彩霞深处任回翔。”

陈夫人之妹淡宜，亦工诗。《都中寄姊》云：“钨原分手隔天涯，风雨联床愿尚赊。两地空烦诗代简，三春只有梦还家。病多渐识君臣药，别久愁看姊妹花。他日相思劳远望，五云深处是京华。”

二二

闻芷方伯精研《易》理，不屑为词章之学；然偶尔挥毫，皆超隽不凡。有《雁字》二十首，为尹文端公所赏。录三首，云：“绿章可待乞天公，笺奏遥传碧落中。不断数行如曳白，有何羁怨惯书空斜阳闪背金泥灿，霁雪梳翎玉箸工。最是关山飞欲倦，数行小草最匆匆。”“来凭月敕去风支，纪录春秋特笔垂。鸳阙联班曾视草，龙湫绝顶好临池。挥成欲献《凌云赋》，过去难摹没字碑。最后失群余片影，西风吹散碎金词。”点染天池付雁王，只今真种更飘扬。将斜重整回波秀，渐远如无削牍忙。体变八分犹鸟迹，天开一画本鸿荒。银河秋老稀乌鹊，锦字重劳讯报章。”

二三

琴柯公子见赠四律，余已梓入《续同人集》矣。兹又录其《寒山即事》云：“山寺不知路，微闻清磬音。松崖春寂寂，石屋昼阴阴。幽坐见空色，寒流无古今。披襟成小住，只愧俗缘深。”又填《金缕曲》写怀云：“挨过酴酸节，怪春来画楼灯影，几番轻别。孤馆悄悄帘不卷，怕放杨花飞入，定添了安仁鬓雪。憔悴天涯人一个，料青衫不为琵琶湿。思往事，计何拙！寻春偶傍栏干立，又侵阶茸茸细草，染成愁碧。沾尽落红三月雨，不见去年蝴蝶。定怪我游踪未歇。几度问春春不应，遣深更杜宇低低说。羁枕畔，正愁绝。”

二四

支公云：“北入学问，如显处观月。”言其博而寡要，今之考据家也。“南人学问，如牖中窥日，约而能明。”今之著作家也。《世说》称：“王平北相对使人不厌，去后亦不见思。”我道是梅圣俞诗。“王夷甫太鲜明。”我道是东坡诗。“张茂先我所不解。”我道是鲁直诗。

二五

宋太祖曰：“李煜好个翰林学士，可惜无才作人主耳！”秀才郭磨《南唐杂咏》云：“我思昧昧最神伤，予季归来更断肠。作个才人真绝代，可怜薄命作君王！”

二六

余好诗如好色，得人佳句，心不能忘。近又得王孝廉芑《偶过行宫赋诗》云：“街子似嫌春不去，平明催扫绣球花。”方扶南《过周公瑾墓》云：“一事不如张子布，墓前飞过白头翁。”汪易堂赋《野树》云：“散才幸免搜林斧，留得清阴与路人。”刘悔庵《偶成》云：“小蝶过墙如使至，短筇在手当孙扶。”又曰：“通宵玩月宁知旦，排日闻歌直到秋。”吾乡王星望先生有句云：“萧纲断酒二百日，王奂长斋十一年。”

二七

孟子曰：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”此是晚年悟道之言。若早见及于此，则捐阶焚廩，舜不告而娶之说，俱付之齐东野语而已矣。即如葛伯以七十里诸侯，而夺童子之黍肉，此是恶丐行径，汤遣一小卒擒之足矣，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尝谓：书中最可信者，莫如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。然《尚书》开口便称“粤若稽古帝尧”，则其相隔必有千百年。若相离不远，史官必不称“粤若稽古康熙、稽古顺治”也。《论语》称陈成子、鲁哀公，都是孔子亡后二人之谥法，可见《论语》之传述，亦去圣人亡后百十年后，追述其言。能无所见异词、所闻异词之虑哉一管仲也，而忽贬忽褒，若出两口。子路往见丈人，至则行矣；子路不仕无义一节说话，是向何人饶舌亦犹赵盾假寐，钮麋触槐死矣，所叹不忘恭敬等语，是何人听得师旷瞽矣，何以见王子晋火色不寿。此种疑窦，不一而足。故尝有句云：“双眼自将秋水洗，一生不受古人欺。”

二八

海虞女子吴静定生氏，嫁项生肇基而寡。妇扃户自经，姑救之曰：“我在，汝不得死。”妇泣而志之。越二年，姑亡，妇又自经，叔母救之曰：“姑与夫未葬，汝不得死。”妇乃复生。遂析家财为三，分其叔、季，葬舅姑与夫，而不食死，年二十六。妇生时，好观《纲鉴》。吴竹桥太史为之立传，录其噬咏史云：“不学何须诋霍光，托孤寄命报先王。匡、张、孔、马多经术，青史于今若个芳”“更有名儒莽大夫，紫阳书法胜南、狐。当年奇字人争问：曾识‘纲常’二字无”

二九

蒋心余太史自称“诗仙”；而称余为“诗佛”，想亦广大教主之义。弟子梅冲为作《诗佛歌》云：“心余太史不世情，独以诗佛称先生。先生平生不好佛，攒眉入社辞不得。佛之慈悲罔不包，先生见解同其超。佛之所到无不化，先生法力如其大。二声忽作狮子吼，喝破炎摩下方走。天上地下我独尊，双管兔毫一只手。人间游戏撒金莲，急流勇退全其天。小仓山居大自在，一吟一咏生云烟。有时披出红袈裟，南天门边缚夜叉。八万四千宝塔造，天魔龙象争纷挈。有时敷坐如善女，低眉微笑寂无语。天外心从何处归，鹊巢于顶相尔汝。眼前

指点说因由，千山顽石皆点头。三唐、两宋撮其总，四大海水八毛孔。一心之外无他师，六合以内皆布施。先生即佛佛即诗，佛与先生两不知。我是如来大弟子，夜半传衣得微旨。放胆为作《诗佛歌》，愿学佛者从隗始。”

三〇

金陵小市，买得水精方印，从横二寸七分，上镌十六字云：“好学忘老，存心对天；行乐一世，传名千年。”印质不甚莹彻，而阳文篆书甚苍劲，语句亦可爱。

洞庭山人徐坚，字友竹，工丹青篆刻，兼能诗，与余交三十余年矣。今春相遇姑苏，以《纫园诗》见示。《红桥暮泛》云：“春风一棹渚烟开，雨洗平皋净碧苔。薄暝花光辞松竹，夕阳人影散楼台。邻船歌吹移灯去，野店鱼虾入馔来。转眼寒梅便零落，共拼酩酊莫催回。”《东行》云：“驱人名利路何穷，叹息劳劳来往同。取次相逢不相识，鞭丝帽影各匆匆。”《抵家》云：“换得轻朋越浒关，此身真个到家山。家山毕竟风光好，久住人偏看等闲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秋风不顾征衣薄，夜雨还同别泪多。”“此际柴门深夜火，几人团坐望归人。”

三一

友竹与秋帆尚书至好。又尝小住扬州汪令闻家。汪故余戚也。尔时宴饮酣嬉，发无二色；而今则彼此皤然，年垂八十矣。班荆道故，不觉凄然。其族侄龙饮尤聪俊，赏鉴书画，一时无两，不幸中年化去。其诗亦散失，但记其《无子》警句云：“空费医钱九千万，阿娇金屋总无儿。”

三二

白下秀才司马章，字石圃，风神潇洒，年少多情；与周麟官校书有三生之约，而格于家范，乃撰《双星会》曲本，以舒结辖。余录其《辛亥记游·浪淘沙》云：“春到风城中，游运方通。闲来指点过桥东，记得当时心醉处，蛛网尘封。人去翠楼空，聚散匆匆。今年花似旧时容。可惜如花人已去，欲折谁同。”又《南柯子》云：“渡口传桃叶，溪头说范云。笑他街市语纷纷，都把文郎情事作新闻。心结愁千缕，人归瘦几分。内人不解问殷勤：今日眉头真个为谁颦”又《临江仙》云：“午睡昏沉偏恋枕，梦魂寻到天涯。几回梦得到卿家：知郎新病渴，亲试六班茶。敛笑问依何好事，将人谱入琵琶，啾啾低语怨郎差。觉来嫌梦短，红日已西斜。”

三四

老友何献葵刺史，喜谈诗，而不轻作。常云：“诗无生趣，如木马泥龙，徒增人厌。”尝住随园，得“梅子肥时落地轻”七字，卒亦懒于成章也。其长子春巢工填词，余已载入《诗话》矣。今年献葵亡，春巢乞余志墓，袖近作见示。

《秦淮感旧》云：“十年不作白门游，忽把孤帆卸石头。闻说旧人都不在，春风愁上十三楼。”“迢迢一水远通江，郎去潮来妾倚窗。羨煞载郎船上桨，随波来去总双双。”《千金亭》云：“空亭千古对平波，野渡斜阳犹客过。莫怪无人留一饭，报恩人少受恩多。”《赠钓叟》云：“萍开风起水生纹，一叶飘然泛夕曛。鱼在绿波竿在手，船头开坐看秋云。”他如：“湖边客到花先笑，树里僧归路半阴。”闲云未必忘舒卷，流水何曾管是非”雨足田车开架树，日斜耕犊稳驮人。”皆佳句也。其次子兰庭《怀兄》云：“远漏声声滴，寒宵故故长。遥思千里客，不觉九回肠。月白鸦翻树，灯昏鼠坠梁。布衾频转侧，有梦到钱塘。”《重到》云：“门巷重来认未差，昏黄月色淡云遮。生憎一幅湘帘影，不隔莺声只隔花。”《放舟》云：“茅屋疏篱绿水湾，泉声入涧响潺湲。篙师莫怪蒲帆满，有客推篷爱看山。”其佳句，如：“插新花似延佳客，读旧书如遇故人。”“百岁开怀能几日一生知己不多人。”烟平疑积水，灯远若孤星。”俱妙。

春巢在金陵得端砚，背有刘慈绝句云：“一寸干将切紫泥，专诸门巷日初西。如何轧轧鸣机手，割遍端州十里溪”跋云：“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，赠之以诗。顾家于专诸旧里。时康熙戊戌秋日。”后晤顾竹亭，云：“顾二娘制砚，能以鞋尖试石之好丑，人故以‘顾小足’称之。”春巢因调《一剪梅》云：“玉指金莲为底忙昔赠刘郎，今遇何郎。墨花犹带粉花香，制自兰房，佐我文房。片石摩挲古色苍顾也茫茫，刘也茫茫。何时携取过吴阊唤起情郎，吊尔秋娘。”

三五

如皋女子石氏学仙，戊辰进士石公为崧之女也。适彰德太守沙公次子又文，善书画，工琴棋。皋邑剪彩贴绒花鸟，自学仙始。著有《冰莲绣阁诗抄》。《过故居》云：“风回玉笛夕阳斜，谁傍山阳谱《落花》喜得春回梁上燕，不曾飞到别人家。”《答吴门女子感怀》云：“兰思蕙怨惺惺语，柳絮春风字字新。自古伤心同此病，深愁多付有才人。”又有熊澹仙者，幼颖悟，妙解声律，适陈氏；配非其偶，郁郁不乐之意，时形诸吟咏。《见蝶》云：“晓露零香粉，春风拂画衣。轻纨原在手，未忍扑双飞。”《村女》云：“柔桑枝上听鸣鸠，晓起提筐过翠畴。借问谁家春梦好，半窗红日未梳头。”《红树》云：“老树经霜色更鲜，半竿斜日影前川。渔郎指点烟波外，错认桃源二月天。”《感旧》云：“刺绣余闲就塾时，也从花里谒名师。贪看夜月憎眠早，倦挽春云上学迟。琴案屡吟《秋柳》句，锦笺频写《落花》诗。而今回忆皆尘梦，怅望当年旧董帷。”调《蝶恋花·咏刺绣美人》云：“二八红闺春似水，几日金针，抛却奁箱里。贪睡朦胧慵不理，帘前鹦鹉频催起。手展蛟绡重着意，鸳谱拈

来，几朵花争丽。绣到双飞私自喜，背人笑向红窗倚。”

三六

句容骆氏，相传为右丞之后，故大家也。有秋亭女子名绮兰者，嫁于金陵龚氏，诗才清妙。余《诗话》中录闺秀诗甚多，竟未采及；可谓国中有颜子而不知。辛亥冬，从京口执讯来，自称女弟子，以诗受业。《游西湖》云：“渺渺平湖漠漠烟，酒楼斜倚绿杨前。南屏五百西方佛，散尽天花总是莲。”《春闺》云：“春寒料峭乍晴时，睡起纱窗日影移。何处风筝吹断线飘来落在杏花枝。

”《云根山馆题壁》云：“寂寂园林日未斜，一庭红影上窗纱。主人难免花枝笑，如此开时不在家。”《对雪》云：“登楼对雪懒吟诗，闲倚阑干有所思。莫怪世人容易老，青山也有白头时。”四首一气卷舒，清机徐引，今馆阁诸公能此者，问有几人

三七

山左任城东关外有泉，相传李白浣笔处也。上有祠堂，祀太白及贺监、少陵三贤。乾隆辛亥，沈清齐观察启震葺而新之，土中得诗碣，署“木兰山人刘浦题”，不知何时人。其词曰：“藓蚀残碑枕废池，开元吟客剩荒祠。空庭古柏吹风处，秋草寒泉落日时。谁采涧毛修冷寺我沽村酒读遗诗。唐宫汉寝无人记，独有才名到处知。”未几，巡漕使者和希斋琳阁学入都，河帅李香林尚书祖饯于祠中。希斋和云：“太白楼临杜老池，此间合祀有专祠。林泉竟属先生地，风雅刚逢我辈时。梁绕骊歌将进酒，壁留鸿爪共题诗。他年重过应相访，直与三公作旧知。”香林云：“当年浣笔有清池，此日名泉葺旧祠。花竹新栽游赏地，歌筵初敞饯行时。标题不亚羲之序，重修浣笔泉，和希斋作记。赓韵如吟白也诗。文水堂前风月好，几人惆怅为心知。”漕帅管公干珍云：“谪仙人去剩空池，剔藓疏泉认古祠。宦迹已沉灵武后，笔花犹及盛唐时。入门合进临波酒，立石重摹出土诗。拊景漫增兴废感，好将觞咏记新知。”中丞惠公龄云：“女墙东处瓮方池，上有云烟罨古祠。谁向寒泉谈旧迹空余文藻忆当时。低徊不少飞觞饮，感慨争留过客诗。拍槛欲狂呼太白，要从旷世结心知。”进士顾礼琥云：“仙在高楼月在池，池光千载抱遗祠。幸逢元老重开宴，转惜先生不并时。绿水澜洄沉彩笔，旧碑林立待新诗。吴都狂客今初到，未要寻常贺令知。”转运阿公林保云：“谪仙遗迹剩荒池，合祀于今拜古祠。盖世才名犹在耳，斯人重聚复何时难寻缥缈神仙路，谁补苍茫客恨诗愧我毫端尘未浣，空凭流水寄心知。”陈公兰森云：“泃水源流故有池，泉开浣笔辟丛祠。风云余墨人千古，仙圣同龛祀一时。胜地从今频集宴，残碑自昔纪题诗。漫言兴寄形骸外，大雅欣逢尽旧知。”观察沈公启震云：“源分泃水辟方池，座列三贤葺旧祠。人地废兴原有数，主宾今古宛同时。新移竹影亭前画，细辨苔痕壁上诗。

樽酒落成兼送别，高情留与后来知。”诸诗俱各清妙，辑而存之，后世想见圣世升平，公卿风雅矣。

三八

桐城汪稼门先生云：“欧阳公《醉翁亭》连用‘也’字，仿唐人杜牧《阿房宫赋》‘开妆镜也’、‘弃脂水也’；杜牧又仿汉人边孝先《博塞赋》‘分阴阳也’、‘象日月也’；不知诗亦有之，《墙有茨》三章，均用‘也’字，《桑扈》三章，均用‘矣’字，《樱木》三章，均用‘之’字，《细衣》三章，均用‘兮’字。又如《螽斯》三章，首句不易一字，《桃夭》、《兔置》皆然。

《汉广》三章，末句不易一字，《麟趾》、《驹虞》皆然。”此论，古人所未有。先生守苏州，廉声为一时冠。然公余不废吟咏。游栖霞山成六韵云：“探幽临胜地，慰我廿年思。高节明僧绍，鸿文江总持。寒云封旧宅，古藓覆残碑。佛法青松护，泉源白鹿知。春催花信早，僧讶客来迟。欲采长生药，灵崖有紫芝。”《咏敝带》云：“人情交久情愈真，肯轻舍旧复图新。凡物关心亦类此，低徊临别尤酸辛。忆我初年通仕籍，带下双双垂影帛。左垂刀佩共坚贞，右拂玉环同洁白。学制惭无夺锦才，戈戈拘束准绳来。但期顺下如流水，岂肯随风着点埃。无那星霜历悴悴，神采渐与当时异。绸缪莫撷茧腾花，暗淡徒存鸡肋意。为凭染人施力覃，浓于河畔草拖蓝。翻旧从新费裁剪，化两为一惩奢贪。重加矜惜风尘外，相依仍作胫衣带。裙履风流我自惭，腰肢瘦损君应怪。个中伸缩有谁知，苏州犹似霍州时。惭愧香山恩意厚，搜肠难续《故衫》诗。香炮光销伴岑寂，俯视带垂增阅历。物理从来有菀枯，人心底事劳欣戚。温凉异态春复春，惟我与汝臭味亲。殷勤什袭藏诸笥，留作衰年老故人。”

三九

鲍步江之女茴香居士，名之蕙，适丹徒张翊和，合刻《清娱阁集》，丐余为序。舸斋游广陵，鲍寄云：“秣陵僧院广陵船，几日游踪附彩笺。怀渴得梅浓较酒，诗狂乘兴乐于仙。二分新月扶残醉，四美佳辰媚少年。珍重宵深风露冷，征衫多半未装绵。”张和云：“卅载休言岁月虚，缥緲差拟茂先车。鬓丝理为茶烟湿，眉妩成从墨沈余。到处胜游常背汝，得来佳句转先余。何年始践诛茅愿，同向湖山赋遂初。”又，《即事》云：“夜雨催归直到明，草痕新与涨痕平。朝曦十里空濛路，双橹飞如小燕轻。”二人才调相匹，故知秦嘉、徐淑，不得擅美于前。

四〇

满洲伊小尹汤安，相国永公之从子，幼即工诗，来作江防司马。《春郊即事》云：“春郊揽辔值新晴，骑马悠悠自在行。雪满沟塍占岁稔，烟浮村落觉寒轻。清风似剪能裁柳，黄犊初肥好劝耕。犹有村氓知礼数，春醪肯为使君倾。

”谢余馈肉云：“捧来西子颯俱美，制自东坡肉亦尊。”

四一

西江曹星湖龙树，大宗伯地山同年之侄也。出知如皋，与余未识面，而时时以诗往来。《劝农》云：“九陌干畴绣错开，停舆荫借绿云槐。羨渠扶杖迎官者，白发飘萧领队来。”农忙翻为看官闲，戴白垂髻喜动颜。莫道使君耕未晓，使君来也自田间。”“鸦鬟小女学当家，阿母教同坐绩麻。触目新红春似海，抽身偷戴满头花。”《桃叶渡》云：“小艇盈盈隔，红楼处处家。昔时花映水，今日水流花。”数首皆有芬芳悱恻之情。

四二

乾隆戊午科，余与阿广庭相公，同出四川邓逊斋先生之门。榜下一别，于今五十四年矣。公出将入相，以忠勋爵至上公，而余乞养还山，卖文为活。先生常向人云：“我门生不多，而一文一武，足胜人千百。”余闻之赧然。哭先生有句云：“共说师门原不忝，敢云文武竟平分”诗载集中。后公在杭州，勾当公事，托今观察方次耘驰檄见招；而余适游武夷，无由进谒。今年冬，奇丽川抚军陛见，公在宫门，垂问余甚殷。奇公于路上吟一绝见寄云：“中侍传宣递膳牌，平明待诏立金阶。白头宰相关心甚，问了黄河问简斋。”

补遗卷四

一

余不信孔子删《诗》之说，而又不料茅鹿门之选八大家，至今奉为定例也。尝有句云：“诗亡原只存三百，文古何曾止八家”

二

张古香太守之诗，余已摘入《诗话》矣。其子玉阶孝廉，诗笔清于乃翁。《花残》云：“花残一树系愁思，断送春光是雨丝。我是主人花是客，纵留他住不多时。”《过赵北口》云：“连天春水晚烟浮，一曲红栏映碧流。绝似江南好风景，跨驴人去又回头。”

三

金陵严翰鸿，虽行贾岭南，而性笃风义。余孤甥汪兰圃将之肇庆，缺于路资，余托严挈之以行，一路彼此倡和。《晚泊》云：“酒旗挑出屋檐斜，古木萧疏挂落霞。吹笛牧童归竟渡，满头多插野山花。”

四

姚姬传太史言：国初有怀宁逸老汪梅湖先生，隐居不仕，诗格甚高；而本朝诸采诗者，竟未收录，殊可惜也！其《田家杂咏》云：“戴胜鸣中园，社燕栖故巢。田田垄水白，秧针日以高。即事欣有赖，襟颜舒郁陶。余其理闲策，步过林塘坳。”蝶子小如叶，沿溪泛藻蘋。系缆甫植杖，柴门见主宾。主宾匪异人

，左右一二邻。科跣各真率，貌简情乃亲。须臾挈酒植，肴核亦具陈。共言禾苗好，瞥眼当食新。”“风日美襟度，钓溪理纶竿。芳饵投文漪，修鳞逝驶湍。众山一色碧，独鸟孤光寒。夕阳冥水村，新月上林端。畅好咏而归，无鱼何所叹”“寒月挟秋气，孤灯耿清影。寥寥天宇旷，迢迢夜漏水。鱼罾响轳轳，鸡窗啄苓笏。遥闻犬吠声，行人枫叶冷。”《秋怀》云：“村静日当午，鸡鸣三两声。篱花催野菊，邻釜熟香粳。读史数行泪，看天万种情。浮云尔何意，只傍陇头生”《晚步》云：“春雨晚来歇，残阳湖上峰。人家烟漠漠，田垄水淙淙。小步林塘路，时闻山寺钟。幽情属何许古道牛羊踪。”诗境清远，是陶、韦家数。又有《寄周栎园侍郎》三首，因栎园往访不值故也。想见当时亦名动公卿云。

五

人常言：某才高，可惜太狂。余道：非也。从古高才，有过颜子与孔明者乎然而颜子则有若无，实若虚矣。孔明则勤求启诲，孜孜不倦矣。曾赠德厚庵云：“不数袁羊与范汪，更从何处放真长骥虽力好终须德，人果才高断不狂。”又有人言：某天分高，可惜不读书；某精明，可惜太刻。余又道：非也。天分果高，必知书中滋味，自然笃嗜。精明者，知其事之彻始彻终，当可而止，必不过于搜求；搜求太苦，必致自累其身。故尝云：“不读书，便是低天分；行刻薄，真乃大糊涂。”

六

唐待士大夫，失之太厚。选官有小选者，凡流外官，兵部、礼部举人，得自主之。又念岭南、黔中人离长安太远，遣御史郎官就其近地，设为南选、东选，以选官。是移粟以就民也。见《选举志》。凡使外国者，许其举州县十员，为远行之费，以便其私，谓之“私覿官”。白居易作学士，自称家贫，求兼领户曹，上许之。守杭州时，余俸太多，存贮库中，后官亦不便领用，直至黄巢之乱，裁用为兵饷。家居后，郡僚太守，犹为之造桥栽树：不已过乎余尝读《长庆集》而嘲之曰：“满口说归归不肯，想缘官乐是唐朝。”

七

士各有志：邴原与郑康成同里，而不肯师康成。人尤之，原曰：“人有登山而采玉者，有入海而求珠者，各宝其宝，不必同也。”余故有诗云：“丁少微，陈希夷，两个神仙有是非。苏子瞻，程伊川，两贤胸中各不然。可惜不见尼山老，狂狷中行尽和好。”

八

偶理旧书，得尹似村断句云：“有月灯常缓，多餐睡偶迟。愁添双鬓雪，怕忆少年时。”盖是似村在京师寄诗嘱批；余就其五律一首，摘而存之者也。又摘

其《赎出典裘》断句云：“老妻见故衣，開箱色先喜。姬人持热升，殷勤熨袖底。无奈绉痕深，熨之不肯起。”独写性灵，清妙乃尔。呜呼！似村为尹文端公第六子，祖、父宰相，兄、弟皆侍郎、尚书；而似村自号“殿试秀才”，不就官职，赋诗种竹，以林泉终：岂非汉之张长公一流人乎“殿试秀才”者，以丁卯科试，诸生闹场，上恶之，亲自监试，似村独蒙钦取故也。熨斗名“热升”，见《庶物异名疏》。

九

闽中杨镜村太守，历任三吴，判狱如神，人亦风流儒雅。中年得狂易之疾。余常郁郁，闵天道之无知。今秋，其子学基以诗来，风格隽永：方信善人之有后也。《吴门杂咏》云：“岩桂香飘艳素秋，石湖风静水悠悠。洞箫吹出山头月，两岸轻烟半未收。”“回塘夜火刺船行，银烛高烧水榭明。两岸采菱歌不绝，木兰舟上又吹笙。”“行春桥畔水云凉，万顷琉璃映夕阳。雾縠衫轻纨扇薄，卷帘低唤卖花郎。”见赠云：“独占词坛五十秋，坡仙老去尚风流。沧桑几见归来鹤，花柳常停不系舟。到处逢迎多士女，半生疏懒薄公侯。天教享尽才人福，饱看溪山至白头。”

一〇

诸升之文思繁富，三赴北闱，不售。高翰起司马赠以诗云：“中原非尔力，患或在才多。”诸旋中庚辰榜眼。辛亥十月，胡少司马希吕督学金陵，为予诵之。诸名重光。

一一

杭州多闺秀，有张夫人者美而贤。郎主喜狎邪，张不能禁，而虑其染恶疾也，规以诗云：“此去湖山汗漫游，红桥白社更青楼。攀花折柳寻常事，只管风流莫下流。”

一二

有某公课士，以《赋得“蜻蜓立钓丝”》限“蜻”字、七排四十韵。人以为难。余笑曰：“此之谓鼠穴寻羊，蜂窠唱戏；非以诗学教人之道也。若以多为贵，则岂不知徐乐传名，一书已足；阮咸作掾，三语犹多乎”

一三

浦柳愚山长云：“诗生于心，而成于手；然以心运手则可，以手代心则不可。今之描诗者，东拉西扯，左支右吾，都从故纸堆来，不从性情流出：是以手代心也。”吴西林处士云：“诗以意为主人，以词为奴婢。若意少词多，便是主弱奴强，呼唤不动矣。”二说皆妙。

一四

金陵庄秀才元燮，弱不胜衣，少年绮旎；作《无题》云：“鬓云撩乱不曾梳

，先向池边饲碧鱼。露滴翠荷擎不定，戏分小妹当珍珠。”可谓诗如其人。

一五

李香林尚书，爱才如命。督南河时，诗弟子陈熙，从州停荐用至铜沛同知。而公移督河东矣，犹书扇寄之，云：“握手河梁别绪萦，忍惊月璃已频更。语凭尺素书难尽，意似层波去又生。风静珠湖应有梦，云横岱岳总关情。水窗此夕君何处重展鸾笺对短檠。”又，尚书在兰阳行馆，《题竹》云：“干霄修竹自漪漪，十载相违每系思。笑我尘劳须鬓改，羨君青翠尚如斯。”亦复有缠绵之旨。昔人云：“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”其公之谓欤1

一六

泾县，古宣州所属，故多诗人；梅宛陵之后，本朝愚山先生，其最著者也。近日泾邑孝廉赵元一帅与其弟琴士，俱工吟咏。丁未秋，在丹徒广文署中，以诗集见示；余为加墨而去。今五年矣。今冬寄《伟堂诗钞》来，凡余所甲乙者、商榷者，无不降心相从，虚怀若谷，宜其造诣之进而弥上也。录其《宿焦山寺》云：“海国秋初到，山堂气更清。林昏星有影，江定夜无声。设席临嘉树，论诗对短檠。依然留卧榻，一枕百虫鸣。”《焦山顶观月出》云：“为看月上海门东，洞口盘纡石磴崇。行到双峰多竹树，不知身在大江中。”《青山晚泊》云：“倒卷长江白浪飞，幽岩钟磬静禅扉。秋风极浦雁初下，暮雨空山僧未归。汉上估樯千树密，洲前渔火一星微。明朝更约齐安过，载酒题诗赤壁矶。”他如：“夕阳低野树，秋水断河桥。”“秋深海国梧桐老，夜静关山鼓角清。”俱不愧唐人音节。

一七

蔡侍郎观澜守江宁时，私宰之禁甚严。余不以为然。一日，余在府署，蔡公坐堂收呈，有回民之黠者，具呈请释牛犯。其状首云：“为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事。”蔡遣家人谓余曰：“君原劝我贵人贱畜，今果惹回民之嗔。然其状词，文理甚佳，须君替我强词夺理。”余书五绝于纸尾云：“太守非牛爱，心原爱老农。耕牛耕满野，百姓岂无功”黠回无词而退。太守牛禁，亦因之稍宽。

一八

余宰江宁时，门下士谈毓奇为刻《双柳轩诗文集》二册。罢官后，悔其少作，将板焚毁。后《小仓山房集》中，仅存十分之三。辛丑清明，游雨花台，谒方正学祠；夜梦有古衣冠者，揖余而言曰：“子诗也，《怀古》有：‘燕王北下金川日，行到《周官》第几章’此诗删之可也。又有句云：‘江山忽见开燕阙，风雨原难对孝陵。’此二句甚佳，如何可删”余唯唯。其人言毕，有仪从呼唱而去。余次日语人。或曰：“此莫非正学先生乎”

人有訾余《诗话》收取太滥者。余告之曰：“余尝受教于方正学先生矣。尝见先生手书《赠俞子严溪喻》一篇云：‘学者之病，最忌自高与自狭。自高者，如峭壁巍然，时雨过之，须臾溜散，不能分润。自狭者，如瓮盎受水，容担容斗，过其量则溢矣。善学者，其如海乎旱九年而不枯，受八州水而不满：无他，善为之下而已矣。’，D书法《争坐位》，笔力苍坚。余道：“先生精忠贯日，身骑箕尾，何妨高以自待，狭以拒人哉然而以此二字，谆谆示戒；则其平日之虚怀乐善可知。余与先生，无能为役；然自少至老，恰恶此二字，竟与先生有暗合者。然则《诗话》之作，集思广益，显微阐幽，宁滥毋遗：不亦可乎”

一九
近学郊、岛诗者最少；独葑亭给谏，于无意中往往似之。《秋虫》云：“直使孤灯死，常催白发生。”又：“瘦篁腰刻字，古树腹藏人。”风多萤贴树，月出鹭巡堤。”皆孟、贾集中佳句。《在闸河水浅》云：“不劳画地还成狱，且喜窥天尚有窗。”何其苦也！及渡江得顺风》云：“大江东去月西走，独客南归风北来。”又何其乐也！诗人善体物情，往往如是。

二〇

余性通脱，遇繁礼饰貌之人，辄以为苦。尝咏《桐花》云：“桐花恰也清香甚，琐碎无人肯耐看。”’

二一

程菴江晚甘园，屋甚少，而春间游女甚多。主人请余作对联，余提笔云：“好（按：原作“时”，据民国本改。）花美女有来时；明月清风没逃处。”主人喜其贴切。香亭以余年衰，劝勿远出游山。余书六言绝句与之云：“看书多撷一部，游山多走几步。倘非广见博闻，总觉光阴虚度。”

新阳明府王春溪向余云：“岁丁酉，课徒山中；夏日偶以陶诗‘中夏贮清阴’命题。有族弟名如山者，结句云：‘夜深微雨过，积翠滴成音。’余赏其作意，而嫌有鬼气。不逾月，病卒。因哭之曰：‘难忘翠滴成音句，是我寻檐腹痛时。’益叹诗讖之说，非漫然也。”余因记壬申入都，遇雪途中，有句云：“仆夫与主人，麻衣无短长。”后五月而丁先君忧。己酉秋，余与金姬同患病，先一月得句云：“好梦醒难寻枕上，落花扶不上枝头。”已而自嫌不祥。刘霞裳曰：“先生非花也，其应在金夫人乎”已而果然。

二四

金陵吴思忠，字孝侯，善画工诗，受知于钱南浦观察。《宿别峰庵》云：“别峰庵结焦山西，庵外诸峰无与齐。双眼摄尽大江水，入门顿觉青天低。月光欲上水气白，送阄斗酒倾玻璃。不辞酩酊欢清夜，好与楹前松鹤栖。”《检黄鹿岩遗稿》云：“怆无儿祭荒凉墓，幸有人抄失散诗。”又，《偶兴》云：“床

头剩有宣和纸，写我当时看过山。”

二五

尹文端公公子大半徂谢，去年尹太夫人亡百日，而十二公子又亡。五郎晴村作青州都统，《哭弟》云：“吾家骏足望腾骧，底事青年竟夭亡百日从亲归地府，九原先我侍高堂。枯荆每见花枝折，倦鸟何堪羽翼伤！才隔一程成永别，余出京之次日。阿兄能不泪干行”可谓情文双至。文端公在九泉，亦必叹赏。

二六

何春巢向余云：“沙竹屿，如皋寒士，性孤傲不群；应试不售，遂弃书远游，足迹遍天下。其所推重者，惟先生一人。”诵其《秋斋》云：“小庭人寂猗兰开，独对幽香一举杯。薄暮闲云不成雨，冷风吹月上帘来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饭罢钟声已断烟，偶来闲倚寺门前。夕阳暝色行人绝，空见群峰乱插天。”又，《读<随园诗话>》云：“瓣香好下随园拜，安得黄金铸此人”

二七

余老矣，最喜人说少年旧事。何兰庭句云：“回思慈母悲今日，最爱山僧说幼时。”为之击节。何又有《江楼看雨》云：“狂风骤雨逼萧晨，万里烟波失远津。稳坐西窗凭几望，几多浪里着忙人”诗外有诗，深得风人之旨。《游理安寺》云：“不信客从山外入，恰疑僧在树头归。”亦真境也。兰庭幼时，其父西舫许我为婿，后以路遥不果，惜哉！

二八

熊澹仙女子，不止能诗，词赋俱佳；以所天非解事者，故咏《萤火》云：“水面光初乱，风前影更轻。背灯兼背月，原不向人明。”作《广怨赋》云：“文采遭伤，久矣人皆欲杀，蛾眉致妒，何能我见犹怜”《闻笛赋》云：“三更不寐，遥知思妇情深；十指俱寒，想见高楼独倚。”

二九

《周易》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”《毛诗》曰：“求其友声。”杜少陵曰：“文章有神交有道。”皆不期其然而然者也。故余尝谓文字之交，比骨肉妻孥犹为真挚，非云泥所能判，关山所能隔者。如惠制府瑶圃、法学士时帆诸公，都已载入《诗话》。近又得何水部道生、刘舍人锡五二贤焉，抱英绝之才，而独倦倦于随园，各赠长律数首，以篇幅稍长，故另刻《续同人集》中。而其所心醉之句，有不忍不标而出之者。如刘云：“闲来志怪都根理，语必惊人总近情。”余道第二句，直指心源，包括小仓山六十四卷《全集》，较胜他人作序万语干言矣。何云：“愿署随园诗弟子，此生端不羨封侯。”矜宠一至于斯，使我颜汗！拟作《山右二贤歌》以美之；而年衰才尽，未敢落笔也。

三〇

余行路喜水而恶陆，闻明日站远，则夜眠不安。· 偶见杨次也先生有句云：“车平终日卧，路远隔宵愁。”可谓先得我心。昔人《骂蚊》云：“满腹经营饱膏血，可知通夜不眠人”又：“山在邻家树上青。”皆能道人意中事。

三一

吴江朱坤隐于市廛，有诗，号《琴思集》，中可采者，如《哭弟》诗一绝云：“寻饴索哺泪双流，随少随多与即休。剩有半盘梨栗在，可怜携去祭坟头。”《旅中送春》云：“旅人从此赋归兮，落絮飞花衬马蹄。莺到今朝声不惜，垂杨阴里尽情啼。”五言绝云：“极怜春意好，随月入花阴。上有双栖蝶，行来亦小心。”又：“花雾着人微似湿，柳风吹面不生寒。”皆可诵也。

三二

仁和俞作梅，号天羹，有《潮州竹枝词》云：“榕树如郎妾女萝，朝朝牵挂在枝柯。根须着处成连理，只是怪他头脑多。”又，《即事》一绝云：“芳竹园林朱槿笆，银环穿耳小蛮娃。见人躲入墙阴去，触堕簪头金风花。”

三三

吴江女史汪玉轸，有诗才，《偶成》云：“夜静更阑犹未眠，熏炉香烬不生烟。且推窗看中庭月，影过东墙第几砖”，“风飘柳絮雨飘花，多少新愁上碧纱。借问过墙双蛱蝶：春光今在阿谁家”

三四

王葑亭《夜行》云：“残星鸡口落，初日马头高。”郑德基《夜行》云：“蝶梦来驴背，鸡声隔陇头。”

三五

诗家红袖多，青衣少。然鲍亨殷胄作杨素家奴，未尝非名士。白下有郑德基者，穆太守仆也。《梅雨》云：“窗前一夜听梅雨，晓看堂前生碧苔。正惜满城花落尽，偏教残蕊燕衔来。”《马嵬》云：“马嵬坡下草萋萋，过客停车望欲迷。知是太真身死处，马蹄何忍踏香泥”《朝天寺》云：“朝天山下川流急，短艇孤篷趁顺风。绝顶不知还有寺，白云深处一声钟。”《上元无月》云：“星桥火树满街红，微雨疏风过碧空。想是嫦娥开夜宴，云帘深锁广寒宫。”《除夕》云：“今夜不眠非守岁，防他有梦到家乡。”《栈道》云：“马盘绝顶青霄近，人到中天壑低。”涧水势催群石走，浮云如拥乱山行。”《与友黄鹤楼分袂》云：“我如黄鹤去，君似白云留。”《赠隐者》云：“读书岂必皆观国，学佛何须定出家”

三六

从来闺秀及方外诗之佳者，最易流传。余编《随园诗话》，闺秀多而方外少，心颇缺然。方坳塘观察过访山中，谈及禅僧智朗，号渔陆，上元人，性至孝

，母歿出家，住持理安。《归省母墓》云：“风木惊心二十年，偷生只为学金仙。谁知杖锡归来日，荒草丛中化纸钱。”“蓬鬓荆钗苧布裙，夕阳影里泪纷纷。趋前欲讯重泉恨，吹过西风一片云。”《改葬》云：“别后匆匆掩一棺，多年浅土忍重看故衣断线痕犹在，静树摇风骨已寒。西崦可怜通夜梦，南陔空说洁晨餐。慈恩欲报终难报，徙向平原意少安。”又，泰州光寺僧西林有句云：“黄花野径僧归寺，红树村庄人倚楼。”亦有画意。

三七

吾乡金秀才霖，眼旁青色，自号青眼山人；幕游金陵，执贖随园，拓汉印百方而去。诗古峭可喜。《西塞山》云：“志和挥手去，冷落少微星。蓑笠高风远，鱼龙夜气腥。江云走虚白，石壁断空青。独有金湖月，年年照翠屏。”《江浪余生歌赠万别驾》云：“海庄别驾量如海，生死关头气不改。飙风促浪高百尺，别驾气稳如鼎鼐。风狂浪急船不支，舵工水师无所为。排风挟浪未顷刻，磅礴一声桅下垂。从人狂叫齐涕泣，船尾向天如壁立。别驾迟徊步慢移，顾谓诸君莫惶急。以手指浪浪即摧，江上风回水倒开。斯须江水几及膝，艇子恍从天上来。嗟哉海庄性笃厚，先唤从人上岸走。笋舆无恙亦相随，有如嫂溺能援手。回眸独剩橈梢动，片舫低昂浪轻送。归来歌啸月满楼，蛟龙影灭秋江空。”他如《郊外》云：“宿云平接地，新涨远浮天。”《画鹰》云：“风边秋影静，堂下鸟声空。”《夜坐》云：“花影一庭虫四壁，江声千里月三更。”《春冷》云：“鸟声着意试空谷，云影有心低汉江。”皆妙。

三八

番人最重铜鼓，即剥蚀而声空空者，可易牛千头；相传为诸葛亮征蛮所铸，不知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已载之矣。余丙辰至粤，金中丞得鼓二面，命余作赋，大加称赏，即命刻广西志书中。甲辰岁，余重游桂林，阅《省志·艺文》一门，国朝首载此赋；且惊且感，题一绝云：“五十年前《铜鼓赋》，自家披览自家怜。不图漓水《崇文目》，竟冠熙朝第一篇。”

三九

刘拨字文白，湖北沔阳州人；少颖悟，过目成诵。比长，刚正不阿。能驱鬼怪，有某氏女为怪所迷，自称丁相公。刘访知是野庙木偶，执而枷之，怪遂绝。诗亦清老。录其《新堤》云：“鼓柑晨光里，弯环一港通。林鸠犹唤雨，樯燕欲凌风。帆影江烟外，人家水气中。谁怜秧李树，如雪吐晴空”他如：《过白湖》云：“微波不动处，新月自然生。”《咏月》云：“宿树鸦声定，侵窗花影移。”俱妙。

四〇

余今岁约女弟子骆绮兰，同游西湖。余须看过梅花方出行，而绮兰约女伴先往

；及余到湖楼，则已先一日归矣。见壁上题诗，咏《秋灯》云：“独坐影为伴，闲窗对短檠。照人虽冷淡，观我自分明。焰小知风急，光寒避月盈。欲挑还住手，无语听残更。”《秋扇》云：“暑消新雨后，人困晚凉天。”余爱其清妙，即手录以归。

四一

方藕堂维翰，与程鱼门因诗文交好，遂结婚姻。后藕堂补官杭州，年四十无子。其夫人为置一妾，而藕堂于役吴兴，竟未知也。归后惊喜，赋诗谢内云：“中年华发渐成丝，羞对红妆入绣帷。冀我免为今伯道，知君曾读古《螽斯》。刚逢灯月交辉夜，乍见衾稠与抱时。良愿早符燕姑梦，春兰花发正盈墀。”又，《芍药》云：“丰台十里春如梦，风软沙平感旧游。悔自南来消息断，一年春尽一回头。”

四二

武臣能文，皆太平盛事。“公侯干城”，见于《周南》；“郁谷悦礼乐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”，见于《左传》。余游贵池齐山，见壁上镌岳武穆诗云：“年来尘土满征衣，偶得闲吟上翠微。好水好山看不尽，马蹄催趁月明归。”想见名臣落笔，自然超妙，不止曹景宗之能谐竞病也。近余又得二人焉：镇江都统阳公俭齐春保，《登北固山用唐人孙鲂韵》云：“古屋倚苍冥，吕虬耸地形。波连湘浦阔，山抱润城青。远树迷江驿，寒烟淡晚汀。故人不可见，岚翠满空庭。”《咏敝裘》云：“自是一腔春意满，故教两袖尽开花。”可称趣绝。松江提督陈公树斋大用《阅兵皖江登大观亭》云：“浩浩长江天际横，地连吴楚一波平。苍茫草树迷遥浦，历落帆樯趁晚征。斜日堕城千堞迥，渔灯点水乱星生。不知多少英雄事，都付潮声彻夜鸣！”《寄怀程也园》云：“今宵夜气剧清寒，底事逡巡欲睡难。明月满庭花树静，料应词客也凭栏。”两公位登极品，而风貌秀整，谦若书生；皆蒙其先来见访。《毛诗》曰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其斯之谓欤

四三

余年十八，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，送入万松书院肄业。离家二十里，夜不能归，辄借榻湖州沈谦之、永之寓所。后永之同举戊午乡榜，官至粮道，晚年结儿女姻亲。而谦之以一孝廉，中年捐馆，深可悲也！今春，其子东桥寄《竹翠溪堂诗集》来，读之，想见当年警咳。《即席赠严崧瞻进士》云：“萍浮梗泛得相亲，酒赋琴歌不厌频。君莫伤时悲不遇，世间多少布衣人！”《钓台》云：“王气终应在茂陵，菟肩麦饭记飘零。故交贫贱如相忘，帝座何由犯客星”二诗皆有寄托，足以风世。又，《谢僧饷茶》云：“幽绝精蓝莫记名，到门惟有老僧迎。烹茶不是在山水，那得一杯如许清”五言如：“雕随远山没，帆

带夕阳飞。”“离情花落后，春病雨声中。”水阔疑无岸，云昏不辨山。”皆佳句也；东桥，名鼎生。

四四

东桥设帐永之家，教其幼女全宝，即许配阿迟者。年才十五，娟好闲静，即已能诗。《寄侄女音保》云：“与君分手忽经年，长自关心望日边。几欲寄书鱼雁少，今朝才得劈云笺。”净几明窗喜不支，曾同砚席曰亲师。而今远隔三千里，忆否春风并坐时”《即事》云：“首夏天光照眼明，绿杨芳草雨初晴。清阴绕径浑如画，闲面窗前听鸟声。”嘻1三首一气卷舒；阿迟与之同年，尚不能作一韵语；岂吾家诗事，将来不传于儿，要传儿妇耶

四五

壬子三月，余与吴门陈斗泉秀才，同游天台。斗泉与余步月云：“作合在山水，南桥风景清。·滩声乱人语，岩月隐江城。共有烟霞癖，谁怜羁旅情来朝理筇屐，华顶拨云行。”又，《杂咏》云：“一行纡回渡翠崖，杳无人迹落苍苔。白云抹断丹台路，知是前峰雨欲来。”斗泉善画，雅得二王神韵，故诗中亦含画意。

四六

余每下苏、杭，必采诗归，以壮行色；性之所耽，老而愈笃。近有闻风而来，且受业者。蒋莘，字于野，年才十九。《游古寺》云：“山外野僧家，孤龕半落霞。磬声流树杪，铃语绕檐牙。波静鱼近镜，香消佛散花。我来无别事，应许问楞伽。”《山行》云：“村古藤为瓦，溪幽树作桥。”《佛手》云：“天下援非易，杨枝洒未忘。有心擎法界，弹指过秋光。”《表忠观》云：“铁券已分唐土地，玺书曾奉宋春秋。”皆妙。其弟名蔚，字起霞，年才十六。《落梅曲》云：“一树幽花世外姿，依依水浅月斜时。无端玉骨飘零甚，不怨东风恰怨谁”神山昨梦夜逡巡，花底闻吹紫玉声。三叩素扉人不见，满庭残雪落无声。”《咏王半山》云：“竟使红羊成小劫，几同白马害群贤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细雨一帘飞燕子，春寒几日又花朝。”两昆季皆未易才也。起霞爱赵云松诗，题七古一章，奇横谲诡，惜篇长，不能备录；为录稿寄与云松。

四七

吴门戈小莲培，吾家侄婿也。诗笔清矫。《天平山》云：“不辨翠微色，苍茫夕照浓。涧喧争一水，寺近锁千峰。烟隔云间月，声传花外钟。近人归去后，只有白云封。”《无题》云：“可奈相逢处，翻生落漠愁。人前浑不语，留意在双眸。”《绣球》云：“团团微雨湿，片片春风冷。蝴蝶窗外来，飘摇乱花影。”

四八

少年之诗，往往有句无篇，能通体完密者最少。京口左墉，字兰城，年才弱冠，而风格清稳。《舟过无锡》云：“梁溪山色好，向晚放舟行。名酒分泉味，吴歌杂橹声。人家多近水，杨柳半遮城。遥见斜阳里，长堤一线平。”《湖楼》云：“夜静披衣坐，湖光浸满身。远山微有月，近岸寂无人。舟小渔成市，村孤树作邻。碧天凉似水，钟鼓报清晨。”《秦淮》云：“客中无酒醉花朝，骑马闲行过板桥。蝶影乱飞芳草路，歌声争送白门潮。重寻旧院人何在，空对斜阳恨未消。惟有春来堤上柳，年年烟雨换长条。”通首音节清苍。

四九

徐心梅秀才备经，住洞庭西山。辛丑余游石公、飘渺二峰，宿其家凡七日。徐手录随园诗成帙。已虽不多作，而落笔甚超。《题一轮上人<禅定图)》云：“我来看蔷薇，高僧正清课。相对寂无言，相看惟对坐。不见天花飞，但见金轮堕。月出三生来，钟残一世过。即此是禅机，如来说破。”

五〇

虞山陈叶宫声和，少年才思艳发，余尝谓可与杨蓉裳抗手。惜年未三十，两耳不聪，想亦学力苦思之故耶。《贺沈芷生领解》云：“沈郎才调领群仙，手种秋香到月边。未必重来无我分，已将此着让君先。榜头喜得真名士，吴下喧传最少年。莫到旗亭夸画壁，《霓裳》留奏大罗天。”沈善歌，故调之。《闻景秋浦讣》云：“知否相思不暂停，两番诗句重叮咛。苦无人寄封仍在，还想君归读与听。”二诗，可谓不着一字，自得风流。佳句如：《长干塔》云：“人影长空落，风声绝顶骄。”《送弟就婚黄平》云：“远游怜汝小，出赘苦家贫。”《韩侯钓台》云：“王楚王齐无寸土，微时翻有钓鱼台。”

五一

余过太仓，秋帆尚书之从子晓山孝廉裕曾苦留小住，至藏匿行李，不许上船。甚矣，主人之尊贤礼士，绰有家风也！示我《春词》四首，云：“细雨空庭长绿苔，梅花零落杏花开。叮咛侍女逢春社，高卷珠帘待燕来。”春光淡荡爱新晴，高树莺啼晓梦惊。红日满窗人未起，隔墙风送卖花声。”自把双眉柳叶描，晓妆成后最无聊。春来女伴多相问：绣阁新添线几条”“满目山川似画屏，绿杨芳草水边亭。花时独爱熏香坐，懒逐邻姬去踏青。”

五二

近日闺秀能诗者，往往嫁无佳偶，有天壤王郎之叹。惟吾乡吴小谷明府之女柔之，适狄小同居士；绍兴潘石舟刺史之女素心，适汪润之解元：皆彼此唱和，如笙磬之调。小同幕游在外，吴寄云：“伊人踪迹又天涯，小别无端感岁华。千里迢迢此寒夜，一般清瘦共梅花。孤桐入爨声难辨，美玉求沽愿久赊。不

为封侯缘底事，纪游诗卷向谁夸”小同答之，有“几行新句机中锦，一瓣幽香雪后花”之句。潘《寄外》云：“瘦影新痕杨柳枝，杏花十里送春时。须知吟咏无闲笔，那向妆台更画眉。”《哭姊》云：“彩笔长辞咏絮人，砚池妆阁久生尘。瑶阶明月空如水，更有何人立满身”俱一时传诵。

五三

吾乡诗多浙派，专趋宋人生癖一路。惟小同以明七子风格救之。《温州感旧》云：“十载曾游地，三秋怅别时。郗生仍入幕，谢客旧题诗。潮落沙痕在，舟轻塔影移。霜华今夜白，偏惹鬓边丝。”

五四

余过山阴，宿徐小汀秉鉴家七日。小汀，乃贵州方伯紫亭同年之子也。抄诗见示。录其《陪刘石帆昆季西园雅集》云：“名园高会启郇厨，诗兴还随酒兴俱。人雅不关居有竹，鸟鸣疑唤客提壶。分争旗鼓凭三雅，领袖词坛有二苏。惆怅柴桑陶处士，秋风匹马独驰驱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万山迎暮霭，一雁下斜阳。”“杏花欲破春将半，竹影初圆月正中。”但使故人长聚首，不妨十日石尤风。”皆可爱也。其友人施汉一政亦耽吟咏，蒋心余弟子也。在僧院怀蒋云：“云烟飘忽此生浮，去住无端我欲愁。镇日萧萧僧院雨，轻风瑟瑟竹床秋。射师示的弓犹在，战马闻钲旆未收。三十年来生老病，不堪同首识荆州。”五言佳句如：“月明孤棹远，波动小桥移。惊电招雷至，残更带雨移。”七言如：“残照有余留水面，淡烟无际到山腰。”

五五

沈石田画蚕一筐，题云：“题诗劝尔多餐叶，二月吴氓要卖丝。”徐文长画葡萄，题云：“满腹珠玑无处卖，闲抛闲掷乱藤中。”

五六

余编《诗话》，为助刻资者，毕弁山尚书、孙稻田慰祖司马也。毕公诗，采录甚多；而孙君不幸早卒。余向其家昆仲搜得遗稿二卷。《岁暮感怀》云：“雪积千重锁翠霞，寒宵戢影怅抟沙。云中怕听回峰雁，风里惊闻过市车。惯趁慵身勤划草，强扶冻足去寻花。卷帘小阁熏香坐，更向晴窗晒画叉。”《杏花》云：“十里轻红罨画楼，柳丝牵雨作春愁。催花一片东风起，村里人归压满头。”调寄《意难忘·赠人》云：“日暮云遮，听声声孤雁，点点栖鸦。添香烧秘辞，拈韵斗尖叉。风萧索，月横斜。临别转含嗟。忆旧游不如归去，我亦久离家。湘江未许乘槎。漫挑灯夜坐，同话桑麻。轻盈低竹叶，屈曲小梅花。三盏酒，一杯茶。这清味堪夸。恨杀了片帆早挂，肠断天涯。”

五七

华亭吴钧诗云：“藤梢橘刺胃烟鬟，芍药捎裙露未干。昨夜剪刀寻不着，晓来

横在竹栏杆。”思致幽隽，于艳体中，独辟一境。吴盖吴松四布衣之一也。

五八

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，临去，同官饯别江浒，村童以马拦头献。某守备赋诗云：“欲识黎民攀恋意，村童争献马拦头。”马拦头”者，野菜名，京师所谓“十家香”也。用之赠行篇，便尔有情。

五九

余萧客咏《病马》云：“旋毛腹下一千里，死骨人间五百金。”汪墨庄咏《老马》云：“末路料难逢伯乐，壮心犹想出邯郸。”

六〇

诗写雏姬情态易，写雏伶情态难。吴玉松进士客河南学使幕，《席上赠顾伶》云：“舞队《大垂手》，歌曹小比肩。问年羞不语，笑指十三弦。”吴苑折垂杨，驱车向大梁。恐伤孤客意，只道不思乡。”读之，觉是儿可爱。

六一

“白水遥连郭，青山直到门。”畏垒山人诗也。“野水白连郭；乱山青到门。”王子乘诗也。二诗各臻其妙。然观杨诚斋“江欲浮天去，山疑渡水来”，则又瞠乎后矣！

六二

虞山蒋文恪公入相后，门生满天下。而从前官至学士，尚未持文衡也。己未初次分房，得予与裘文达公。故尝向公戏引南汉刘铁语云：“若聚饮同门，枚当执挺，为门生之长。”公为莞然。公家子弟多贵显，无以诗名者。今年过常熟，见公孙旭亭居士，诗才偶傥。录其《闺怨》云：“花朝又届好良时，病骨萧疏强自支。鸚鵡不知人去后，窗前犹自背郎诗。”“兽火金盆仔细添，缤纷瑞雪压斜檐。江梅又送春消息，只管沉沉下绣帘。”佳句如：“风透疏窗灯易尽，凉生薄被脚先知。”“银汉远涵秋水淡，小楼斜受夕阳多。”俱妙。

六三

蒋于野莘《初夏》云：“小山如画仿眉青，已润莓苔雨乍晴。满户风来潮未退，卷帘飞入两蜻蜓。”咏《残柳》云：“无物可为长寿客，多情难作后凋身。”陈春华晖见赠云：“花无可恋香难舍，书有何雠校不休”余谓校雠二字，能如此分开用，可称妙手。又，咏《春信》云：“天上若无双鲤至，人间那有万花知”亦善做信字。与蒋生皆少年；诗笔如此，他时何可限量

六四

心梅又有《秋山》一首，云：“秋山静自古，空翠满衣裳。矫首看云岫，支筇过草堂。风清松子落，水动藕花香。中有岩阿乐，欲言意已忘。”《田家》云：“今年春雨足，欢声动茅屋。新妇助插秧，小儿拾桑落。乌鬼船头忙，团桑

篱下绿。”老翁沽酒犹未来，门前野花笑自开。”俱有王、孟逸趣。

六五

宋轶才中丞，为丁巳翰林前辈。在京中，与予比邻而居；两家眷属往返，如姻娅然。后内迁少司农而卒。其公于思仁、思敬，俱与予交好。今年在苏，有持其女孙诗来者，读之清妙。《焚香》云：“一剪清香午夜焚，都梁迷迭静中分。为怜紫玉成烟去，约住帘钩护篆云。”佳句如：“绿浓新雨后，红堕晚风初。”风声到树叶初堕，月色窥窗漏正长。”皆可爱。女名静娟，字守一，好观史鉴，住苏州平桥。

六六

阳俭斋先生诗，已采入《诗话》矣。近又见丽川中丞赠阳一律，奇伟可爱。非中丞不能作，非阳公不能当也。诗云：“玉关双启动风雷，儒将新从瀚海回。座上举杯军令肃，马前得句阵云开。剑留回纥人烟外，笔带单于地影来。公驻回部，多纪其事。移节江南春正好，太平风景供诗才。”

六七

青阳两诗弟子：一陈蔚，一沈正侯也。二人有五绝句，皆天籁而不自知其佳。余为表而出之。陈《春闺》云：“春来花满枝，春去花散飞。几度花开落，栽花人未归。”沈《村晚即事》云：“身安万事闲，日落一村静。携儿向月明，壁上看人影。”皆绝妙天籁，非粗心者所知。

六八

方明府于礼从京师来，说高丽国史臣朴齐家以重价购《小仓山房集》及刘霞裳诗，竟不可得，怏怏而去。亡何，金畹香秀才来，又说此事，与前年方公维翰所云相同，但使者姓名不同耳。余按：史称新罗国请冯定撰《黑水碑》，吐谷浑有《温子升文集》。外夷慕化，往往有之，况高丽原有箕子之余风乎霞裳闻之喜，赋诗曰：“刘颁何幸侍欧公姓氏居然海外通。蝉附高枝声易远，莺初调舌语难工。毛萑诗自传门下，阡泽名疑在月中。多谢蛮姬能识曲，弓衣绣胜碧纱笼。”

补遗卷五

一

如皋汪楚白之子为霖，字春田，家故富饶，而性爱风雅。作部郎时，曾随驾射箭，得中二枝；上喜，赐以花翎。出守思恩府。平生喜读余诗，有“先生宗白我推袁，万古心香共此源”之句。《登独秀峰》云：“拔地超天起一峰，当空高插碧芙蓉。绝无依倚成孤立，细绎磨崖识旧封。蹶级数登三百六，群山遥列几千重。我来顶上凭栏望，万户炊烟暮霭浓。”《游栖霞》云：“乘兴寻秋日日来，堤壶携砚上高台。有官到底难捐俗，毕竟斜阳喝道回。”《厌雨》云

：“竟同恶客驱还至，却共闲愁灭复生。”

二

庚辰余就医薛生白家，遇赵君曾益，谈论甚洽；忽忽三十余年。今年，赵官湖北，忽寄诗来，且云故是尹文端公弟子。尹三公子秉臬楚南时，曾寄诗云：“相国江南开府日，栽培桃李卅余年。只今老去叨三釜，敢忘文成割半毡。廉使爱才垂下问，书生薄命负前缘。囊中一卷风檐草，手泽于今尚宛然。”其诗一气呵成，允推老手。其他佳句，如：“小阁飞花春欲去，幼时熟境梦常来。”茅掀屋角添虚白，土缺墙头见远青。”皆妙。

三

何兰庭、张香岩，同余游天台，何有句云：“灯前笑向妻孥别，遇着桃花便不归。”张在斑竹赠妓云：“劝侬莫向天台去，恐被桃花留住君。”香岩之兄月楼寄弟云：“故园亦有桃千树，莫恋天台久不回。”三人共用桃花事，而皆有风趣。狄小同亦有句云：“天台山下征人路，不为求仙也再来。”

四

钱林，字昙如，吾乡玛沙先生之幼女也，年未及笄。《偶成》云：“独坐西窗下，萧萧雨不成。芭蕉三两叶，多半作秋声。”《落花》云：“觅路乍迷三里雾，含情如怨五更风。”皆佳句也。昙如生时，家中梦有严大将军来，及坠地，娟好妍静，兆乃大奇。其五兄名枚者，戊申孝廉，生于镇江观察署中。是日，适余到署，观察即以我名赐之，长有父风。《题孟庙》云：“杨墨风交煽，仪秦辩复腾。斯文天未丧，夫子道相承。浩气中能养，微言绝更兴。齐、梁无地主，周、孔有云仍。功业尊同禹，经纶小试滕。介应班柳下，醇目过兰陵。七国知矜式，千秋肃豆登。秩宗昭祀典，庙貌仰觚棱。画壁前朝古，丰碑历代增。岩岩泰山色，相对各峻峭。”又，《无题》云：“荡漾愁心已倦排，明明月又入空斋。寄将眼泪惟清簟，付与针箱有旧钗。肠到九回偏未断，人难再得始为佳。无端十一年间事，次第随风入酒杯。”

五

吴兴幼女严静，甫九龄，善书，兼工墨竹。莆田吴荔娘题云：“绣阁遥邻墨妙亭，开帘煤麝动芳馨。晴窗书破洪儿纸，谁识金盃未十龄。”琅玕袅袅影纵横，千尺寒梢一笔成。我看丹青先比较，此君风韵却输卿。”赋茗才华总角年，挥毫风致自翩翩。他时理棹若溪上，好结香闺翰墨缘。”荔娘，年亦十有四

六

余中年以后，遇妓席无欢。人疑遁入理学，而不知看花当意之难也。偶读祝芷塘一绝，为之莞然。词云：“自笑眉愁递酒波，厌厌长夜奈卿何。摩登伽自无神

咒，不是阿难定力多。”

七

柳依依者，乱仙也。自言维扬女子，归方氏，年才十八；遇乱被虏，绝水浆七日，誓死全贞，竟得脱免。书《黄金缕》一阙云：“身裹絮棉难着枕，淡月补窗，乱写飞花影。莫怪青春归步紧，枝头杜宇声声请。”又书一绝云：“归去虚空踏月行，五铢衣重白云轻。自从饮得银河水，吐向毫端一色清。”

八

张若瀛诗，好游戏，咏《眼镜》云：“终日耳边拉短纤，何时鼻上卸长枷”闻者皆笑。《赠兄竹杖》云：“珍重提携竹一枝，枯筇也有化龙时。须知手足关心切，不待颠危始助持。”恰有意义。《眼镜》结句云：“天涯莫道无同调，磨面驴儿是一家。”

九

真州方又晖《春词》云：“鬓含蝉翼影依微，酒晕红潮落翠衣。妒杀梁间新燕子，向人只管学双飞。”又晖少时绝美，今鬢鬢矣；《以所欢让人》云：“老大啼春真强舌，甘将乔木让新莺。”

一〇

湘潭张紫岷九钺年十三，登采石太白楼作歌，人呼“太白后身”。中有数联云：“乾坤浩荡日月白，中有斯人容不得。空携骏马五花裘，调笑风尘二千石。自从大雅久沉沦，独立寥寥今古春。待公不来我亦去，楼影萧萧愁杀人。”果有青莲风味。《将发蓼城寄蔡芷衫》云：“寒云随落叶，渺渺上征衣。淮水正东下，离鸿犹北飞。逢人得消息，入梦见依稀。尺素聊凭寄，梁园亦倦归。”《吊西征战士》云：“裹来马革心原壮，熏作檀香骨未枯。昨夜魂随骠骑出，过河还杀五单于。”

一一

陈豹章有别业在庐江，曰小砾山庄。依山结屋，吟啸其中，作一联云：“王伯舆终当为情死；孟东野始以其诗鸣。”《山庄》云：“藩草诛茅风岭东，几湾流水小桥通。慈菇叶润檐牙雨，粳稻花香屋角风。不断情根连理木，暂羁行脚寄居虫。比邻晨夕时相过，桑柘阴间载酒筒。”

一二

将军魁林，提兵塞外，别其兄传公云：“君去松林莫回首，夕阳天外有孤鸿。”同年成城谪戍塞外，寄诗家人云：“令威纵有归来日，只恐人民半已非。”读者皆为怆然。

一三

山东道上妓女最多，佳者绝少，过客题诗壁上者亦多，佳者亦少。独有无名氏

末二句云：“最是低眉可怜处，在山泉水本来清。”用心慈厚，深得风人意旨。

一四

前朝山阴祁忠悯公彪佳，少年美姿容，夫人亦有国色，一时称为“金童玉女”。后殉国难，赴池而死。余游寓山，为公读书之地，遗像犹存。园中竹上或题诗云：“孤忠愿逐水波清，闻说降幡竖石城。龙种已潜宁惜死，豸冠端坐俨如生。一拳石笋含云气，四负堂开照月明。今日丰碑傍古岸，苔斑犹似旧纵横。”末书“岳峰”二字，不知何人所作。旁又有无名氏在竹上刻三字，云：“此人通。”

一五

壬子三月，余游石梁上方广寺，壁上有诗云：“万山围处泉声急，竹树森森碧汉齐。两寺云分峰上下，一桥水并涧东西。潭深白日雷霆起，秋老苍松鹤鹤栖。欲向洞天寻旧迹，未离尘网路多迷。”又五古一首，太长不能备录，摘其尤佳者，如：“人从涧底行，步步踏泉脉。岩同狻猊蹲，怒欲攫人食。幸凭腰脚健，浑忘衣履湿。虽非深冬时，仿佛飞残雪。”末署“沃洲外史陆以诚题”。余归后访之，方知新昌教官也。悔过新昌，竟未一访。

一六

有医者扇上画李铁拐，求刘霞裳题。刘调之曰：“星冠霞佩踏云行，足跛犹嫌路不平。修到神仙无妙药，世间何处觅医生”

一七

同年徐芷亭方伯《荆州怀古》云：“英雄争战几时休，巨镇天开楚上游。月夜与谁游赤壁江山从古重荆州。帆樯影带巫阳雨，草树声含鄂渚愁。凭吊兴亡已陈迹，严城画角动人愁。”此诗通首雄伟，而选《越风》者，改第四句为：“伯图何处问孙刘”是点金成铁矣。余尝谓：一切诗文，总须字立纸上，不可字卧纸上。人活则立，人死则卧。用笔亦然。徐之原句是立，改句是卧：识者辨之。

一八

青阳吴文简公名襄，字七云。《锡老堂诗集》，半多应制之作。其佳者，如：《雨花庵》云：“黄花应笑客，白发未还家。”《送徐澄斋出使琉球》云：“嗣王册命今三锡，使者才名第一流。”《金山》云：“海气笼天横北固，江涛卷雪走东洋。”

一九

陈明经捷，字露书，文简公高弟也。《五溪》云：“几家帘影人沽月，一路铃声马踏冰。”颇能得其师承。

二〇

子臣弟友，做得到便是圣人；行止坐卧，说得着便是好诗。余尝过桥下，则船篷便有须臾之黑，上山转几个弯，则路便峻。徐洗若秀才有句云：“犬吠知逢市，篷阴识过桥。”又云：“但觉路几曲，不知身渐高。”“只因新水绿，愈觉夕阳红。”徐《阻风燕子矶》云：“隔涧归来踏浅沙，森森古木乱啼鸦。野人问我居何处，笑指孤篷即是家。”刘曾咏《雪》云：“塔顶松尖消也未，呼童先为出门看。”皆眼前实事，而何以人不能道耶

二一

真州太常卿施朝幹，字铁如，与余有世谊。自幼吟诗，熟精《文选》，于汉、魏源流，最为淹贯。《闻曲》云：“琵琶弦急对秋清，弹出关山离别情。借问黄河东去水：几时流尽断肠声”真唐人高调也。余尤爱其《倚枕》诗，有“平世受凡才”五字，真乃包括“十七史”。试观三国、南北朝人才，略差一筹，立形优拙。何也用人之际，那容滥竽不比太平时，尸位者多也。又有句云：“山水清音自幽独，英雄末路即文章。”

二二

姜西溟老而未遇，揆叙《送行》云：“青衫难作还乡客，白发偏欺下第人。”姚启圣尚书《述怀》云：“千里波涛孤枕上，万家饥溺梦魂中。”一悲一壮。

二三

丽川方伯《和高青丘{梅花诗>}》九首，《诗话》第二卷中，仅载数联。今见全璧，为再录二首，云：“枝头何处认轻痕，霜亦精神雪亦温。一径晓风寻旧梦，半林寒月失孤村。吟情欲镂冰为句，离恨应敲玉作魂。寄语溪桥桥上客，莫从香里误柴门。”“点额谁教入汉宫，冻云合处路难通。朦胧斜照月疑路，瓣瓣擎来雪又空。无梦不随流水去，有香只在此山中。松间竹外谁知己，地老天荒玉一丛。”谢蕴山观察《种梅》诗风调，亦与奇公相埒。词云：“修得多生到此花，不分山墅与官衙。惜春如命恒支俸，种树成围便是家。香色都空寒彻骨，栽培要厚玉生芽。他年留作甘棠爱，何用诗笼壁上纱”

二四

红粉能诗者多，青衣能诗者最少。近江宁陈方伯有侍者陈鹏，投诗求见。《端午》云：“羁游当令节，随俗采兰芽。铸尽平生错，飘零何处家。吟看松雨细，醉倚竹风斜。插艾儿时事，而今两鬓华。”又：“残蝉过雨急，疏磬度风迟。”亦五言佳句。询其踪迹，故是旧家子弟。字仪庭，号宾来，武昌人也。

二五

金载羹、聚升昆季，俱有清才。载羹《燕子》云：“呢喃似说绿杨晴，双剪参

差拂水轻。衔得海棠花入垒，画梁红雨落无声。”聚升《水烟》云：“舟向小溪浮，横空练不收。人喧知近岸，橹响辨行舟。鸟去栖何处，萤飞入远流。须臾烟灭后，明镜一轮秋。”《晚起》云：“菜市声喧眠最稳，饼师叫过日将西。小童已报黄粱熟，倦倚藜床听鸟啼。”一名忠鼎，一名忠萃。

二六

余幼作《无题》诗云：“泪珠洗面将毫染，诗句焚灰和酒吞。”胡稚威见而赏之曰：“此少年颇有诗胆。”余自笑二句皆凿空：首句用李后主事，尚可拉扯：至次句，则全是杜撰矣。不料今年偶翻张泌《妆楼记》载：姚月华女子慕杨达之诗，读数过，便烧灰和酒吞之，谓之“款中散”。又，牛应贞女梦裂书而食之，每食一部，则文体一变。杨巨源序其集曰《遗芳》。方知用典，竟有无心而暗合者。

二七

铁冶亭侍郎选《长白山诗》，皆满洲已故之人，命余校勘。余摘其句之佳者，如：国柱《伊犁》云：“举头惟有日，过此便无关。”观补亭保《路行》云：“云气常随马，秋声半在山。”冥心契道妙，谢客养苔痕。”福增格云：“阴崖春色减，废寺夕阳多。”伊福讷云，“落叶聚空巷，饥鸟投远林。”寨音布云：“风定树犹怒，日高霜尚飞。”鄂文端云：“山果随风坠，秋花出叶开。”“一杖立斜日，满园飞落花。”皆妙。

冶亭侍郎，典试江南，先有人抄其两绝句来，云：“镇日丹铅笑未遑，书生习气总荒唐。文魔字债轮番应，客到时闲客去忙。”“不信烟霞癖已成，闲游到处结鸥盟。同行尽道山中好，多少山人喜入城。”后冶亭入场，于开门放水菜时，即托监临以诗幅见寄。佳句如：“水落鱼龙依岸近，天高星斗上船红。”秋悬野色明沙觜，天纵江声到石头。”愁里逢春惊老至，中年得女当儿看。”俱妙。

二八

梦谢山侍郎诗亦奇伟，惜多累句。由中年殒谢，未尽其才故也。惟《广武原》一首最佳。词云：“秋高广武原，日落断云奔。天地一龙斗，风尘千里昏。平沙生朔气，残垒驻征魂。拨马寻遗迹，荒郊战骨存。”

二九

余与鳌沧来交好，尝许寄其曾祖于襄勤公诗来，而至今未到。余于《白山诗选》中，得其《登万寿阁》云：“古寺荒凉草木平，十年人到倍伤情。满城黄叶飞秋色，虚阁寒涛夹雨声。赋税何劳频仰屋，关山行看会休兵。依然故国音书绝，潦倒风尘白雁横。”《闻笛》云：“缭绕飞空短笛声，高天露下共凄清。愁来江汉人何处，望里关山月倍明。万里孤云随绝漠，十年羸马更长征。谁知

一曲终宵怨，霜雪无端两鬓生。”二首皆唐音。

三〇

英梦堂相公，生有诗骨，吐属不同。《除夕》云：“老趣随时异，流光过眼非。善忘心转暇，迟听语因稀。腊酒催拈管，春灯照掩扉。不干儿辈事：鞍马六街飞。”《出郊》云：“隔宵意先乐，今日出郊行。风定有禽语，雪消添雨声。当春山气重，入夜客身轻。预拟重来日，垂杨听早莺。”

三一

德少司空龄在京师，每见余诗，必加称许。托张宏勋栋时时致意。因隔内外城，终不得一见。近见其诗，不在梦堂相公之下。《剑州道中》云：“武连坡下乱烟生，剑阁峰头夕照明。一鸟不喧寒濑寂，满山黄叶马蹄声。”《琉璃河口占》云：“白发苍颜老侍臣，又随豹尾踏芳尘。琉璃河畔毵毵柳，应识三朝扈跸人。”

三二

余与香岩游天台，小别湖楼，已一月矣；归来几上堆满客中来信，花事都残。香岩有句云：“案前堆满新来札，墙角开残去后花。”又，《别西湖》云：“看来直似难忘友，想去还多未了诗。”一片性灵，笔能曲达。

三三

诗有寄托便佳。管松年秀才落第，咏《梳妆》云：“闻说梳妆要入时，不嫌傅粉更涂脂。寄声虢国夫人道，淡扫蛾眉恐不宜。”祝芷塘太史在长安，咏《燕》云：“野店江村少是非，芹泥春暖试乌衣。如何楚楚红襟燕，但向雕梁高处飞”小门生汪口口咏《蚊》云：“乍停纨扇便成团，隐隐雷声夜未阑。漫道纱橱凉似水，明中易避暗中难。”

三四

有人抄吴江三女诗来：一王素芬梦兰，《宫词》云：“寂寞空庭锁绿苔，长门何日为君开泪珠滴地成盐汁，底事羊车引不来”宴罢临春怅落晖，名花无主自芳菲。穿帘怕见寻香蝶，故向愁人作对飞。”袁湘佩兰贞，《春闺》云：“数竿修竹傍溪栽，零落残红带雨开。正是春愁无奈处，卖花声过小桥来。”陆兰姹素心，《即事》云：“曲折篱墙傍水开，落红一雨点苍苔。芹泥满地日初暖，燕子一双花外来。”更有姚栖霞者，幼即能诗，年十七而卒。其父岱摘其诗中“燕剪剪春愁不剪，翻含愁入小窗来”之句，抄存一册，名曰《剪春集》。

《晚凉》云：“影移深树乱鸦啼，目送残阳渐渐低。江有意流凉月去，云无心托暮山栖。”{寄怀邻姊}云：“秋老江关落木初，登楼凝望渺愁余。遥山雨洗螺痕淡，只恐愁眉更不如。”《临终》云：“永夜沉沉更漏迟，无眠起坐强支持。意中多少难言事，尽在低声唤母时。”浮生修短总虚花，幻迹拼归梦里家

。试问窗前今夜月；照人还得几回斜”他如《黄梅》云：“晴还疑雨昏昏过，天亦如人黯黯愁。”皆系不祥之言。

三五

诗有天籁最妙。尹似村《偶成》云：“娇儿呼阿爷，树上捉蝴蝶。老眼看分明，霜粘一黄叶。”陈竹士《山中口占》云：“酌酒松树阴，醉卧云深处。人闲云不闲，松边自来去。”

三六

松江李砚会刻其亡姊一铭心敬及子妇归懋仪佩珊二人诗，号《二余集》，曹剑亭给谏为之作序。一铭嫁常熟归氏，早卒；懋仪乃一铭所生，仍归李氏。集中《晚眺》云：“垂柳斜阳外，如眉媚态生。因怜双黛薄，羞对远山横。”懋仪《赠玉亭四姑于归》云：“闻道云英下九天，翠蛾新扫倍生妍。定知茂苑无双士，始配瑶华第一仙。玉镜晓妆花并笑，金樽夜泛月同圆。征兰他日符佳梦，应见云芝茁玉田。”“咏絮清才拟谢家，神争秋水貌争花。鸡晨问寝常携手，雨夜联诗共品茶。君在潇湘吟水月，我归江海玩烟霞。萍踪重聚知何日回首乡关感岁华。”《夜泊》云：“旷野秋清夜寂寥，明星几点望迢遥。双轮历碌才停响，又向江头听暮潮。”《送粮艘出海》云：“无事量沙成万斛，但闻挟纊遍三军。”雄伟绝不似闺阁语。剑亭有女洪珍，咏《月中桂》云：“万古此秋色，一天生异香。”亦有奇气，惜不永年。

三七

余第五女，嫁六合汪氏，家信来云：松江廖织云女史，汪氏戚也，索余《诗话》，愿来受业。余问其门楣，方知是合肥令廖古檀之女，素以诗画擅长，嫁马氏而寡。古檀有《盥香轩诗话》。故是风雅门风。以画册见贻。题《白桃花》云：“五更风雨惜秾春，晓起看花为写真。双颊断红浑不语，可怜最是息夫人。”《杏花》云：“社后春将闹，风吹蕊欲肥。美人帘外立，初试水红衣。”织云札来云：其表姊徐磬山庄煮，亦工诗画，爱随园诗，有私淑之心。何松江闺秀之多，而老人佛缘之广耶

三八

自余作《诗话》，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，如云而至。殊不知诗话，非选诗也。选则诗之佳者，选之而已，诗话必先有话，而后有诗。以诗来者干人万人，而加话者，惟我一人。搜索枯肠，不太苦耶松江太守李宁圃先生寄三友人诗来，余以此言复之。而过后撷看，见其佳者，又不能自己。录张凤扬翔《夜泊》云：“榜歌声起欲黄昏，初月微茫漏白痕。小泊夜深灯火暗，一丛林影数家村。”《过商州》云：“重关已过数峰西，绕尽羊肠踏尽梯。满耳水声千涧曲，四围山色一城低。”李振声东皋《早发》云：“宵征鸡未唱，梦醒客犹慵。残月

留高树，深山隐曙钟。烟团鸦背重，雪衬马蹄松。渐觉晨光动，邮亭过几重。
”《舟中》云：“暮烟入城郭，灯火作依稀。远水衔天尽，孤云抱月飞。簟凉知露重，酒醒觉风微。坐待东方白，轻桡破浪归。”

三九

同年许红桥朝谓余曰：“余在粤东有句云：‘天低冬日犹堪畏，梅早春风不待催。’颇觉真切。《过仪真》云：‘芦飞两岸白，雁叫一天秋。’自谓佳矣。偶见僧玉峰有句云：‘芦花两岸白，江水一天秋。’自愧不如僧之高浑。”又云：“有友呼僮烹茶，僮酣睡。厉声喝之，僮惊扑地。因得句云：‘跌碎梦满地。’五字奇险，酷类长吉。”

四〇

京口张石帆工诗，尤善歌诗；每诗成，必拍板高吟，听者神移。尝与鲍步江论生平得意诗。鲍以《宿焦山》对，云：“水光终夜晓，海气不成秋。”张亦以《宿焦山》对，云：“烟鸟去无尽，风潮来不知。”

四一

荆溪任绣怀锦者，《看红叶》云：“放棹西湖发浩歌，诗情画意两如何莫嫌秋老山容淡，山到秋深红更多。”结二句，为老年人吐气。

四二

端阳水嬉，姑苏最盛：干船鳞列，歌吹喧阗；然嬉游者意不在龙舟也。汪比部秀峰诗云：“暖日烘云景物新，衣香鬓影漾芳津。少年绮扇篷窗下，不看龙舟只看人。”又，《夜午》云：“半规明月印窗纱，酒醒乡思更觉赊。堪笑西风无赖甚，吹人残梦落谁家”秀峰，婺州人，生长杭州，家素饶裕，慕顾阿瑛、徐良夫之为人，爱交名士，少即与吾乡杭、厉诸公交往。晚刻本朝《闺秀诗》一百卷。赵云松赠诗云：“论交及见诸前辈，刻集能传众美人。”

四三

壬子春，余在西湖，徐谨庵大耘以诗来谒。有佳句云：“燕语只因寻旧垒，莺啼却为别春风。”“自能免俗方知乐，总不关心便是仙。”“世间亦有闲于我，江上轻云水上鸥。”俱可爱也。又有陈春嘘昶明府，诵其《宝石湖楼与明太守夜饮》云：“画楼窈窕镜波清，良会无多趁晚晴。北海有容天下量，西湖端为我曹生。梅花香泛杯中酒，杨柳丝牵醉里情。饮罢不须烧烛照，卷帘春月万山明。”

四四

近得鄂筠亭敏守杭州《修楔西湖诗》，首唱云：“修楔三春好，风花二月天。黄堂无底事，白发有诸贤。笔濯西湖水，花摇鹫岭烟。风光征往事，不减永和年。”一时作者如云。四十年来，风流歇绝。今年，余在湖楼，招女弟子七人

作诗会。太守明希哲先生保从清波门打桨见访，与诸女士茶话良久；知是大家闺秀，与公皆有世谊，乃留所坐玻璃画船、绣褥珠帘，为群女游山之用。而独自骑马还衙。少顷，遣人送华筵二席、玉如意七枝，及纸笔香珠等物，分赠香闺为润笔。一时绅士艳传韵事，以为昔日筠亭太守所未有也。汪解元润之夫人潘素心赋排律三十韵，其曰：“欲话天台胜，西湖折简忙。传经来绣谷，设帐指山庄。云母先生座，金钗弟子行。词宗新染翰，郡伯远贻筐。白璧光如许，红裙礼未将。天当桐叶闰，闰四月。人岂竹林狂来者七人。画舫玻璃嵌，轻簪翡翠妆。逍遥孤屿外，容与断桥旁。送别凭圆月，催归带夕阳。千秋传韵事，佳话在钱塘。”孙臬使女云凤，亦有“羲之虚左推前辈，坡老留船泛夕晖”之句。太守有十二金钗，能琴者名梧桐，能诗者名袖香，最小者名月心：会前一日，皆执贽余门。

四五

潘石舟明府，素心女子之父也，作官有惠政，诗亦清逸。摘其《市居》云：“人声春社散，月色夜航开。”《镇远》云：“头缠白布苗人语，马踏黄花使者来。”《贵阳》云：“十五洞蛮依阿画，八千里路召奢香。”《吴山》云：“江上风帆湖上酒，总输高顶坐观人。”

四六

吴下女子葛秀英，字玉贞，秦澹园鏊之篷室，母梦吞梅花而生，幼时有老尼见而惊，曰：“此青玄宫道贞女也。”劝其出家，父母不许。及长，适秦秀才，二年而卒，年才十九。秦为刻其《澹云楼诗》。《春夜》云：“碧罗衫子怯余寒，花向闲阶带月看。我与嫦娥原约定，不教辜负好阑干。”又有句曰：“人间尽是埋忧地，除却蓬莱莫寄身。”味其词，其超凡而去宜也。尤长于词，《咏杨花·减字木兰花》云：“柳棉如许，搅碎春魂飘泊去。风约萍开，一半相逢在水涯。漫天飞舞，帘外斜阳粘忽住。咏絮无才，孤负东风为送来。”《听雨桂殿秋》云：“衣袂冷，上高楼，繁云遮断碧山头。小窗独坐听秋雨，荷叶芭蕉各自愁。”

四七

颜鉴堂希源有《百美新咏图》，邵无恙帆亦有《历代宫闱杂咏图》，皆乞余为序。余衰老才尽，作散骈两体文以应之。录卷中诗之有意趣者。总题，则《吕燕昭》云：“娉婷玉貌是耶非，绝代风姿见亦稀。我欲呼来谈往事，春风尽化彩云飞。”《孙方仪》云：“天生佳丽尽堪传，遗臭流芳本较然。漫说贞淫编失次，《新台》犹列《柏舟》前。”分题，则鉴堂题《楚莲香》云：“高卷湘帘出艳妆，不关花气自闻香。蝶蜂也似缠头客，乱逐游踪上下狂。”《薛瑶英》云：“衣着龙绡稳称身，风鸾吟作满堂春。可知憔悴西秦道，曾有当时握手

人”无恙题《启母》云：“候野欢歌谢未遑，八年三过感台桑。宫闈欲换唐虞局，生得佳儿嗣夏王。”《妲己》云：“百尺璇台帝宠新，牝鸡莫漫怨司晨。宫中也爱歌《樱木》，曾许宜生进美人。”又，咏《朱希真》云：“袖中空有生花笔，嘉偶常稀怨偶多。”咏《鲁仲子》云：“倘教掌上文都有，世上应无误嫁人。”用意皆翻空出新。又，咏《齐姜》云：“伯业全开一醉中，美人杀妾遣英雄。如何尽逐嬴隗返，不见齐姜入晋宫”余尝疑晋文不迎齐姜，犹汉高之不封纪信也。恐姜竟先亡，信或无子耶鉴堂官盐大使，盖隐于下位者也。《与王甥天津分舟》云：“甥舅欣同一叶舟，渭阳往事记悠悠。想因载得离情重，故使分开两处愁。”《山塘驿》云：“竹屋夜灯青，山窗秋月白。驿夫多故人，笑认曾来客。”

四八

女弟子金纤纤《病起》诗云：“碧梧移影上林扉，西院无人晓日微。病起名香闻不得，花间小立当熏衣。”

四九

芷塘太史携夫人及女公子，扫外舅李鹤峰中丞之墓。五律后四句曰：“女小随娘拜，爷言要汝闻。生前多酌我，莫把酒浇坟。”《望雨》云：“晓傍霞窗度绮朝，夜寒月幌候清宵。无端听得萧萧响，却是桐花满院飘。”此二诗，经许多诗流看过，忽而不取。余独手录之，取其真而有味。

五〇

洪稚存在史馆，得一诗人，必通书相告。今春，盛称蜀中翰林张船山问陶之才，仿青田《二鬼诗》，作《两生行》送张还蜀，云：“一生居坊南，一生住坊北。车声马声不得停，十里路中常若织。我马见君马，鸣声一何高。君僮与我僮，望着手即招。我来时多子来少，马系寺门僮醉倒。青天如磨旋不休，醉里有时来压头。心痴直欲走天外，下瞰日月方开眸。朝沽三升暮盈斗，吸尽东西两坊酒。朝衣典尽百不忧，尚有身上青羔裘。一生皇然开笑口，那着酒钱街上走一生无聊想更奇，酒尽伏舐垆边泥。有时忽下床，有时忽出门。人来雪里衣尽白，疑是送酒柴桑人。幕天席地原无碍，十万人中两人醉；醉中分手亦不辞，泪堕黄公酒垆内。君不见：长安莫复轻酒人，酒人腹里饶经纶。容卿百辈等闲事，烂醉尚复嘘《阳春》。一篇我作们临行曲》，马带离声僮欲哭。从此长安少一生，酒星只照南头屋。”船山答云：“读君《两生行》，涕笑一时作。黑夜关门读不休，打窗奇鬼争来攫。怀诗急走心茫然，远登云栈如登天。人言彼上即吾上，藏诗可以经千年。莫惊鬼夺诗，我为公呵护。且复立斯须，和此好诗去。是时下界冬已残，风狂雪虐天漫漫。一生牵衣愁欲绝，一生和诗呕出血。城南万柳秃无枝，天诏酒星馆离别。重读《两生行》，如见两生情。句句

若吾语，大痛难为赓。翩然一跃入杯底，绕地万人呼不起。双丁两陆偏同时，万古声名今日始。酒星抱月来，掷入两生杯。两生惊起糟丘台，欢呼轰作隆冬雷。忽闻门外征马语，两僮泣下纷如雨。马声高朗童声低，似诉两生离别苦。一生闻之悲，一生闻之喜。两生悲喜人不知，天外浮云地中水。君不见：开天盘古氏，其情最可怜。九州莽莽无人烟，独坐独行一万年。又不见：上帝生平亦孤寂，举酒招人人不得。九天费尽百神谋，仅夺唐朝一长吉。两生把盏同轩眉，居然日日相追随。一生偶送一生去，临歧何必吞声悲我马莫怜君马独，君僮莫向我僮哭。云天万里好联吟，共把长空当诗屋。”

五一

闺秀金兑诗，已采入《诗话》矣。今又寄其母毛仲瑛谷诗来，风格清老，足见渊源有自。《新晴》云：“雨歇干林后，晴开二月天。断霞明极浦，新绿上平田。野水失溪岸，远山横暮烟。忽闻高阁外，几树已鸣蝉。”又，《春深》云：“山窗残梦破，满树落花飘。”

五二

余与吴门蒋元葵进士为己未同年。家业甚富，而中道零落。其子升吉，人尤潇洒，长于填词。余到苏州，必主其家。其第三女犹孩也。后三十年，族侄孙鸿魁寄其诗来，读之，不愧谢家风味。《落花》云：“春梦无凭冷夕阳，万花飘落最堪伤。马嵬坡远空垂泪，金谷楼高枉断肠。吹去未能忘故态，飞来犹自带余香。东皇早去铅华尽，蜂蝶徒劳过粉墙。”《寄兰如姊》云：“水国重阳近，苍凉院宇空。千林飘落叶，一雁下西风。念远书难寄，登高目易穷。遥思故园菊，香满小楼东。”《送妹》调《卖花声》云：“剩得几多春，十二时辰。满庭飞絮糝花茵。添阵潺潺帘外雨，深院黄昏。独坐掩重门，愁倒芳樽，便无离别也销魂。明日那堪南浦去，又送行人。”

五三

戊戌仲春，西泠女子小卿同妹右卿将之楚，再遇皖江，泊大观亭下。小卿登亭赋诗；右卿病，不克偕，倚枕而和，录稿于亭壁。至今十余年，不知何家闺秀。小卿云：“入楚才逢此壮观，春云树杪见朱栏。空亭啼鸟山花早，古殿无人暮雨寒。正苦浮家吊湘水，那能分泪寄长安时兄官关中。小乔况复愁欹枕，每到登临放眼难。”右卿云：“晚泊蓬莱江上寒，高亭烟树雨初残。今朝万壑云中见，昨日孤舟天际看。小病支离空怅望，何时风月倚阑干片帆西去重回首，寄语青山兴未阑。”鲁星村过而和云：“空亭游览寻常事，不意香闺有二难。”

五四

胡小霞者，会稽女子，名云英，嫁赵连城。夫妇能诗。《诫婢》云：“宝鸭篆

烟消，呼奴理茶具。泥饮人未归，阵阵纱窗雨。”二十字中，深情无限。歿后，赵郎仿元相《杂忆》诗云：“孤灯破壁照黄昏，白雨潇潇扰梦魂。忆得夜深同倚槛，花梢一拈尚留痕。”

五五

余少时游吴山，见道士才八九岁，踞案上，与五六十翁下棋，辄胜。心怪而问之。或曰：“此天生次国手也。”姓钱，名选，字仲举。此后，余官京师，与道士别六十余年矣。今年游吴山，道士亦白发苍苍，出诗见示。《寄张处士》云：“闻说先生负郭居，小桥曲巷路何如。稻花蟹大客常满，竹叶酒香诗有余。九月山中秋水落，三年海上雁声疏。知君自是神仙裔，何日来看玉局书”有陈道士名真濂者，来访之，赠句云：“花影不愁双履破，江光都被一窗收。”《咏棋》云：“始交犹两立，既接不俱生。”余谓此二道人俱善弈，又工诗，亦奇。

五六

西泠诗会，有女弟子某，国色也。香岩必欲见之，着家奴衣，随余轿步往。值其病，废然而返。后信来，招我谈诗，香岩喜，仍易服跟轿，冒大雨走五里许，值其家座上有识香岩者，香岩望见大惊奔还，衣服尽湿，身陷坎宫。乃赋诗自嘲云：“听说凌波有洛神，思量靚面唤真真。谁知两次成虚往，始信三王少夙因。红粉得知应笑我，青衣着尽不如人。襄王那有阳台梦，空惹巫山雨一身。”

五七

余丙辰入都，犹及见中州少司农吕公耀曾，长髯鹤立，望而知为正人。后五十余年，公曾孙仲笃来宰上元；未几，其叔树村亦从介休来，与余交好。已采其诗入《诗话》矣。近又得仲笃《登金山》云：“山自中央出，江从万里来。秋生扬子渡，人上妙高台。铁瓮潮声落，金陵霁色开。中泠泉莫辨，汲取试螺杯。”《泛舟城南》云：“野水蒹葭外，飘然一泛舟。波光凌日动，人影带烟流。自得庄周意，能消宋玉愁。快谈忘夜短，长啸入高秋。”二首，皆不落宋、元以后。其他佳句，如：《和树村》云：“三径已荒虚北望，片帆无恙喜南来。”《寓斋即事》云：“汾水南来能到海，华山西去欲齐天。”仲笃，名燕昭。仲笃又有《夜坐》云：“秋入暮天碧，衣沾白露冷。不知山月高，先见梧桐影。”笔意高超，有“羚羊挂角”之意。

五八

“恩怨”二字，圣人不讳。故曰：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”是怨未尝不报也。汉盖勋怨苏正和，后苏受诬，勋救之，苏因此来谢。勋拒不见，曰：“我为国家，非为君也。”怨之如故。使正和有当杀之罪，勋必杀之。不然，如苏模

棱刘仁轨，匿怨沾名，岂正人哉！偶读奇丽川方伯题卢湘鹺《美人宝剑图》一绝，不觉心花怒开。诗云：“美人如玉剑如虹，平等相看理亦同。笔上眉痕刀上血，用来不错是英雄。”

五九

凡地必须亲历，方知书史之讹。相传：禹王《岫嶙碑》在衡岳者为真。余甲辰十月，亲至衡山之巔，见山有粗石一块，长四尺许，篆刻此文，并非碑也；且有斧凿新痕，转不如山下李邕所书《岳麓寺碑》之古。李碑虽断，背有邕跋语百余字，如“庭前无讼，堂上有琴”之句，极古雅。被明人以丑劣行书，麤镌其上，殊可恶也！相传：江西南昌城隍庙，有吴王孙权铜鼎。余亲至鼎下观之，乃后五代杨氏太和年民间所铸，记姓名而已。字阳文歪斜，非孙权所铸。《广輿记》载：广西桂林府开元寺，有褚遂良《金刚经碑》。余到寺相寻，仅存焦土，中屹然一碑，乃后五代楚王马殷之弟马宾所书，非褚公也。字小楷，亦不甚工。又载：天台石梁长数十丈，人不能过。余往观，石梁长不满三丈，阔二尺，厚二丈有余，山顶瀑布三条，冲梁而下。初行者或未免目眩；山僧及輿夫过往如飞。桥尾有前明郑妃小铜殿一座，高不满七尺，平平无奇。石上镌云：“冰雪三千丈，风雷十二时。”二语殊切。少陵诗称：“若耶溪，云门寺，布袜青鞋从此始。”似是一大名胜。壬子三月，余慕而往游，山在平地，数峰高丈许，溪流不及镜湖。深悔为少陵诗所误。盖少陵亦系耳闻，并未亲到也。

六〇

和韵诗，有困难而见巧者。张止原居士在苏州作《白桃花》诗，第八句用“今”字韵。一时和者数十人，押“今”字无一佳者；余亦知难而退。不料刘霞裳和云：“刘郎去后情怀减，不肯红妆直到今。”余夸为独绝。使作者不姓刘，亦妙，而况其姓刘乎使不押“今”字，恐反无此巧妙也。顾伴槩孝廉澍有句云：“化去蝶魂终带粉，重来人面竟消红。”亦妙。

六一

沈谦之在蒋树存先生家文宴，坐客王虚舟、杜雪川、沈瑜翁、徐葆光等共七人。沈有句云：“松老固应三径在，竹深只合七贤来。”中笏山在都中，立春后三日，与胡稚威、周元木、姚念兹等共十人小集。申有句云：“春风帘外刚三日，旧雨樽前恰十人。”

六二

金陵有二诗人：一蔡芷衫元春，一燕山南以筠。蔡专主风格浑古，燕专尚心思雕刻：两家不可偏废也。余偶作《消夏十二题》，和者甚多，而读山南诗，为之叫绝。《补竹》云：“小楼西畔曲栏东，新旧琅玕补几丛。天向墙头加倍绿

，日从窗上不教红。有林便入真高士，乍到还欵是醉翁。毕竟心空能解事，进门先带一身风。”《采莲》云：“儿女也知香解暑，不争莲子只争花。”《辞客》云：“就是嫦娥辞不去，嘱他来也要黄昏。”能句句不脱“消夏”二字，如此构思，李长吉真欲呕出心头血矣！

一时同作者：曹言路《辞客》云：“非关隐者逃名久，惟恐郎官带热来。”《把钓》云：“胸无得失浑忘我，影有浮沉一任他。”《曝书》云：“恰羨便便人晒腹，郝隆比我善收藏。”金绍鹏《辞客》云：“竹尽许看休问主，座毋遽集致挥蝇。”陈文富《补竹》云：“忽看林外窗全隐，似觉篱边径转深。”罗春霆《试香》云：“风怕不来烟怕出，湘帘卷处两踌躇。”王光晟《待月》云：“莫怪嫦娥迟出海，从来怕见早眠入。”俱妙。

毛俟园咏《临帖》云：“窗开浓绿里，纸展硬黄时。”《把钓》云：“为贪临水去，不羨得鱼归。”陶怡云《待月》云：“疑有树遮帘预卷，要迎风坐榻频移。”《曝书》云：“开函忽见干蝴蝶，藏自何年记得无”王孔翔《待月》云：“松径日斜移榻早，水亭灯上放帘迟。”岳树仁尤长于结句，《待月》云：“徘徊不见姬娥面，树密墙高最恼人。”《把钓》云：“忽见水中添一影，始知客到把头回。”《避蚊》云：“营缘有隙争先入，钻刺无功更乱哗。还是青蝇知去就，不来水竹野人家。”

凡学琴者，先和弦必弹“仙”、“翁”二音。山南有句云：“有缺未能成雅乐，不修那得到仙翁。”正喻夹写，一巧至此。又有《消寒》九首，余录其《袖手》云：“严寒无事不蹉跎，有手难伸唤奈何。伏案书频将口揭，吟诗墨亦倩人磨。虽然善舞情都减，未免旁观事太多。欲折梅花还忍俊，空从树下一婆娑。”《糊窗》云：“惊飘小雪沙沙响，丑替寒家事事遮。小女戏将针刺破，要从隙里嗅梅花。”《曝背》云：“晒倦坐几头近膝，生寒愁把面朝天。衰年自笑难担荷，梅影松痕压一肩。”余幼时畏冷，以口揭书破，先生呵责；刚糊一窗纸，小妹以针刺破之。山南诗真，所以可爱。芷衫有少陵之风。咏《古道》云：“九折原通蜀，千盘复向秦。可怜嘶老马，长此怨离人。冰雪关河气，风尘阅历身。年年杨柳发，犹自傍前津。”又《古台》云：“项王空戏马，刘表但呼鹰。”《古松》云：“鹤巢知几换，龙气欲盘空。”

六三

丙辰余荐鸿词入都，宣州同征士梅华豁兆颐，最为交好。时先生年六旬，而余才弱冠。因先生授馆于文穆公家，以诗献公。蒙公奖许。至今五十七年矣，诗不省记。其时所教文穆公子数人，皆孩也，其第八子缪有几名冲者，以诗文受业于余。才气横溢，常嫌其鸿文无范。半年，从新安归，以诗来，学力大进。

《芜湖遇顺风》云：“江行已三日，不迟亦不快。知我将他行，乃示神通大。

一声天乐鸣波中，高浪挟我凌长空。不知两岸孰鞭叱，一齐倒走如飞龙。洲渚玲珑树疏密，层层遮抱如相恤。好峰十里早揖迎，转瞬已嗟交臂失。中流抚掌同笑歌，天公今日赐太多。我谢天公赐不领，误我好景当如何”《题画》云：“青峰如野人，常爱拥蓑笠。苍然翠满身，云开影犹湿。”又，佳句如：“心逐野僧依寺定，梦如芳草入春多。”书声出寺清于梵，松影来窗信似潮。”俱佳。

六四

癸巳年，余与蒋心余、金棕亭游扬州建隆寺，与老僧梦因分韵，赋《送春》诗，忽忽二十年矣。犹记其《探梅》云：“扶筇踏遍千峰秀，忽见溪梅横数枝。却怪天寒开未足，想逢月闰故还迟。深栖岩壑尘应远，历尽冰霜气不衰。花落漫随流水去，出山只恐世人知。”《登金山》云：“一叶乘风白浪堆，维舟独上妙高台。乱云时复生虚壁，疑有苍龙听法来。”今年，渡江与赵伟堂学博游焦山，见其徒孙巨超以诗见示，追忆畴昔，不觉凄怆。盖儒释三人都已化去。而巨超诗笔清超，想见宗风。见赠云：“廿年前遇古邗沟，复见双峰雪满头。天下骚坛名独占，越中山水屐重游。诗成只恐蛟龙听，事往空惊岁月流。相约黄梅时雨节，携筇还上竹筒楼。”《山居》云：“帘卷西风雨乍晴，闲凭小阁听流莺。白云无事长来往，莫怪山僧不送迎。”其他断句，则：“一条帘卷窗前月，几点星摇树里天。”“露浓疑是雨，花堕不因风。”

六五

巨超之外，又有僧碧岩悟霏者，《柳枝词》云：“春风游子唱离歌，杨柳其如送别何。毕竟不知攀折苦，长条更比去年多。”《海云楼坐雨》云：“晓来细雨落潮初，闲客江城兴岂孤。隔院漏听莲叶转，压栏花倩竹枝扶。山亭铭碣残余晋，海国风涛怒入吴。不是阴霾阻归棹，何能信宿此蓬壶！”

六六

焦山释担云，海盐人，能诗。初至焦山，谓人曰：“此我旧居之地。”人不之信，后游五州山，见壁间《宋故宫》诗云：“玉殿尘埋王气终，凤凰已去凤林空。西湖歌舞浮云外，南渡江山落照中。古寺有僧吟夜月，野花无主泣春风。劫灰五百余年后，暮草荒烟思不穷。”曰：“我之旧作也。”山僧惊异。告曰：“此焦山僧郎月之诗，寂去已三十三年矣，其风度语言，与君相似。”后示寂焦山枯木堂。诗稿散失。

六七

圆津庵在河南内丘县南官道旁。康熙间，吕光禄谦恒曾过其庵，题诗云：“花界浓阴日影微，倦途偶憩发清机。长松匝院僧初饭，曲磴环亭鸟自飞。廿载重来如有悟，百年强半渐知非。路旁车马劳劳者，磅礴谁能一解衣”后其子耀曾

奉命使黔，又题诗云：“昔侍严亲此地过，重来风木恨如何随行人忆当年少，相去时惊廿载多。户外松阴仍冪房，篱边菊影自婆娑。追思往事浑如梦，敢以《皇华》续《蓼莪》”乾隆甲申，其孙燕昭赴河南，过其庵，见壁上墨迹犹新，和云：“驿柳参差晓翠匀，寻幽萧寺不辞频。非关此地林泉胜，犹见先人手泽新。风木兴怀追往事，莺花如旧正阳春。他年重过长安道，取次纱笼拂壁尘。”事隔百年，诗题三代，亦德门佳话也。

六八

香亭癸未，同年太常寺少卿戴璐，字菴塘，《送徐溉余、夏渠庄赴伊犁》云：“朝衫乍脱理征辎，惜别无端折柳条。廊望方期偕出谷，壮游何意远题桥。逾葱岭书凭雁，人到榆关学射雕。回首槐阴同调盛，晨星细数最魂消。”香亭称其音节近唐人，为余诵之。

六九

观补亭总宪保，与弟德定圃尚书保，昆季皆丁巳翰林，前余一科。观督学皖江，适余宰江宁；每秋闱到省，必长夜深谈。余服其明达，有古大臣风，勗以尹文端公，而先生意犹未愜，其胸襟可想。德公少余一岁，风采奕奕。都门别后十余年，丁丑天子南巡，余以迎驾故，握手宫门，遂成永诀。今抄得观公《送人守杭州》云：“当年使节小勾留，惜别时时作梦游。何日移家邻葛岭，几人出守得杭州。文忠遗迹诗千卷，武穆精灵土一丘。惟有孤山林处士，梅花开落不曾休。”德公《春晓燕郊》云：“初日出岭晨霞明，一鞭款段春郊行。煮茶野店试新汲，叱犊隔林闻晓耕。前溪浩淼新涨满，远坞断续荒鸡鸣。盘山尺咫望不到，浮岚暖翠生遥情。”壬戌余与曾南村尚增、黄笠潭树纶，同以翰林外用。补亭戏品题云：“黄如鹿，只宜野放，不宜鞍辔，非百里才。曾如象，宜馱宝瓶，排班午门，官不离身。君有治才，肯受驱驾，遇孙阳、伯乐，颇堪千里，而其心终在深山大泽间。”后果如其言。

七〇

白下布衣张士堂，字月楼，咏《七夕》云：“闻说今宵会女、牛，多情我代数更筹。不知自嫁天孙后，此是千秋第几秋”银汉迢迢月影横，人间天上不分明。如何际此团圆乐，不听云中笑语声”张道渥司马亦有句云：“待无天地缘方尽，修到神仙会也难。”

七一

京口诗人，皆奉梦楼先生之教，诗多清雅，有世子申生小心清洁之意。高君青士风雅妍静，耽于道教，而性爱吟诗，近亦出余门下。《过兰若看菊》云：“秋事在僧房，诗人觅晚香。沉沉三径月，淡淡一庭霜。地僻宜花瘦，僧闲笑蝶忙。东篱莫漫采，留取作重阳。”《净慈寺访超尘上人》云：“湖湾凡几

曲，幽折到南屏。萝暗欲无路，松阴落满庭。自缝云水衲，手写《妙莲经》。一笑相逢处，前山烟霭青。”又：“涛寒响逼歌喉细，茶暖香分酒色浓。”“竹影暗移僧舍午，水声凉送客衣秋。”亦佳句也。

七二

壬子余因相士之言不验，重游天台，舟泊燕子矶，遇唐柘田明府仁植，谈诗竟日。将坐船让我，而已换小舟，尾予而行。别后见寄云：“神仙劫后百无忧，风雨横江放胆游。公借依船依借福，大家安稳到瓜洲。”支筇重到女仙家，笑杀桃源洞口花。刘、阮有知应艳羨，输公两度吃胡麻。”

七三

“生面果能开一代，古人原不占千秋。”此余赠赵云松诗也。“作宦不曾逾十载，及身早自定千秋。”此云松见赠诗也。近至扬州书院，见壁上有秀才吴楷集余第一句，配赵之第二句，作对联赠掌教云松，天然雅切。闻吴君亦美少年，惜其病，未得一见。

七四

近日山西多诗人，余已将何、刘两公诗，载入《续同人集》矣。今又有胥明府讳绳武者，读《小仓山房文集》见寄云：“不为韩、柳不欧、苏，真气行间辟万夫。所说尽如人意有，此才岂但近时无扫除理障言皆物，游戏文心唾亦珠。喜是名山藏未得，传抄今已遍寰区。”声名在世任推排，自擅千秋著述才。天为斯文留此老，我思亲炙待将来。风回海上波争立，春到人间花怒开。比拟先生一枝笔，迂儒秃管枉成堆。。

七五

署江宁令汪君苍霖，常为枚道某藩瑶华主人之贤，能诗工画，爱士怜才；惜枚路远年衰，不及见天人眉宇，为今生恨事。忽庆大司马桂以《听泉图》属题，展卷，见其画笔高妙，直逼云林，诗亦唐人高调。其词曰：“主人爱幽僻，坐石听鸣泉。入耳宛寂若，会心应泠然。属余为写照，结想羲皇前。衣绦静以古，骨相清且妍。胸襟澹秋水，气宇和春烟。写来奈笔拙，布置惭周全。拈花眼前理，指月空中禅。似闻空际音，朱琴弹古弦。临流发深省，听响通真诠。何必奏丝竹即景真云仙。尝闻谢幼舆，合置丘壑间。君兼知仁乐，而藉图画宣。我性本疏旷，山水思静便。安得常赓歌，同乐尧时天”

补遗卷六

一

余在山阴，徐小汀秀才交十五金买《全集》三部，余归如数寄之。未几，信来，说信面改“三”作“二”，有摺补痕，方知寄书人窃去一部矣。林远峰云：“新建吴某夜被盗，七人明火执仗，捆缚事主，甚闹，最后有美少年，盛服

而至，翻擷架上，见宋板《文选》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各一部。笑曰：‘此富儿能读随园先生文，颇不俗；可释之。’手两书而去。”余按唐人载李涉遇盗一事，仿佛似之。至于窃书者，则又古人所无。方藕船明府云：高丽进士李承熏、孝廉李喜明、秀才洪大荣等，俱在都中购《随园集》，问余起居、年齿甚殷。嘻，余愧矣！

二

那鉴堂澄为常中丞钧之第四子，牧通州时，入山见访；长身玉立，书气迎人。入都后，寄近作来，读之，如接警咳。《步耕堂韵》云：“纵步高冈望禁城，襟怀豁处念俱清。树排盘磴野花满，水泻深沟新涨平。追想风尘为俗吏，何如耕凿谢浮名。寻幽莫恨无同调，且喜心知共此行。”《悼亡》云：“谢家风味最难忘，不爱浓妆爱淡妆。惜福如何偏减算，生憎检点旧衣箱。”“寻常小别尚依依，况复长眠竟不归。杯酒墓门空一奠，白杨风冷纸钱飞。”

三

毛大瀛海客妻口氏，能诗。初婚时，毛赠云：“他日香闺传盛事，镜台先拜女门生。”妻笑曰：“要改一字。”毛问何字。曰：“门’字改先’字方妥。”毛大笑。后寄毛家信云：“出门七年，寄银八两。儿要衣穿，女要首饰。‘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’，此之谓也。至于年年被放，妾面增羞；此皆妾命不齐，累卿如此。夫复何言”

四

吾乡陈叔毅先生名曾毅，阮亭高弟子也。与汤西崖、姜西溟同时，而至今无人知者。严司马守田寄抄稿来。《东阿道上》云：“岚光到眼忽清虚，不负吟情兀短驴。石井泉浇行客饭，水田衣挂老僧庐。两头云幄张无数，四面烟鬟画不如。尽日小车行百里，坐看山色卧看书。”先生尤长于言情。《好风》云：“轻躯细马独徘徊，自把丝鞭不敢催。足蹬巧将新月隐，面罗刚被好风开。花如欲折心还怯，路到分歧意屡猜。夫婿不教相伴去，阿谁扶下绣鞍来”《哭妾》云：“水晶帘下玉茱葱，十样新蛾画未工。留得青铜三尺镜，更无人影在当中。”半枝桦烛夜荧荧，记得归迟掩曲屏。比玉能温比花活，最难忘是梦初醒。”避人洗手作羹汤，不遣郎知试教尝。直到加餐方笑问，阿依果否胜厨娘”

五

太常卿伊云先生朝棟，素未识面，托王葑亭给谏寄稿商榷，诗多隽逸。《喜葑亭移居相近》云：“借得轻车载具迁，宣南坊地雁秋天。桑林我已淹三宿，花径君初拓一廛。云抹楼头宵共月，烟销井口晓分泉。素心晨夕经过数，佳事应图主客传。”《归舟》云：“残月衔帆影，长江一苇回。烟寒瓜步树，潮走海

门雷。六代销波底，三山落酒杯。儒生仗忠信，涉险兴悠哉。”其子秉绶进士，见寄云：“鲁灵光殿蜀峨眉，犹在寰中见未期。早岁诵诗同尚友，逢人问讯当亲师。名园藏得三山胜，妙笔兼将五色持。闻道朱颜映梅萼，几时来访郑当时”

六

彭太守赍酒馈葛筠亭，路上为仆人所覆，葛调以诗云：“食指而今笑不灵，黄堂佳酿剩空瓶。分甘特教贻‘三雅’，束带忙传接‘五经’。徐氏圣贤来有信，阮家兄弟去无形。路傍破甑公休问，对菊依然我独醒。”余为其友何南园刻诗，葛又谢云：“搜得遗编带泪刊，怜才出自大贤难。鉴空遇物无逃影，花好逢春立改观。恩到九原知己少，名留千载夜台安。从今不羨方三拜，赏识应同及第看。”余尤爱其《吊马湘兰》云：“天教命薄为官妓，人实谁堪作丈夫”

七

对联之佳者：或题禅堂云：“无法向人说，将心替汝安。”佛座云：“大护法不见僧过，善知识能调物情。”题春册云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此时此际难为情。”题戏台云：“做戏何如看戏乐；下场更比上场难。”题书斋云：“无求便是安心法；不饱真为却病方。”或见赠云：“天上何曾有山水；人间乐得做神仙。”

八

李青莲《嘲鲁儒》，有“未行先起尘”之句。余少时（按：民国本后有“咏雾”二字。）云：“张眸始识青盲苦，对面如同学究谈。”有童子某嘲其师云：“褰衣大招方矩步，腐气冲天天亦惧。”有太白《嘲鲁儒》之意。

九

刘知几云：“有才无学，如巧匠无木，不能运斤；有学无才，如愚贾操金，不能屯货。”余以为诗文之作意用笔，如美人之发肤巧笑，先天也，诗文之征文用典，如美人之衣裳首饰，后天也。至于腔调涂泽，则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，其功更后矣！

一〇

武林女士王樨影姐，嫁虹桥居士麟征，诗才清丽。咏《懒猫》云：“山斋空豢小狸奴，性懒应惭守敝庐。深夜持斋声寂寂，寒天媚灶睡蘧蘧。花阴满地闲追蝶，溪水当门食有鱼。赖是鼠嫌贫不至，不然谁护五车书”{晓色}云：“残星天上淡将落，冷露花间滴未晞。”{落花}云：“正值莺啼春树晓，那堪雨歇绿阴生”唐时汪伦者，泾川豪士也，闻李白将至，修书迎之，诡云：“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。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。”李欣然至。乃告云：“‘桃花’者，潭水名也，并无桃花。‘万家’者，店主人姓万也，并无万

家酒店。”李大笑；款留数日，赠名马八匹、官锦十端，而亲送之。李感其意，作《桃花潭》绝句一首。今潭已壅塞。张惺斋炯题云：“蝉翻一叶坠空林，路指桃花尚可寻。莫怪世人交谊浅，此潭非复旧时深。”惺斋乃诗人栖园汝霖司马之子，落笔绰有家风。

一二

满洲嵩孝廉，别字雨韭，闻其玉树临风，为长安才子之冠。陶怡云归，诵其《怀随园》云：“名从五十年前盛，交在三千里外论。”余从未通书，而蒙其推挹如此，以未见其人为恨，赋诗报谢云：“蒹葭倚玉知何日风雨怀人各一天。”

一三

余冬月渡江过永济寺，有人题壁云：“梵宇沉沉袅篆烟，人能到此即为仙。犬心尚且闲如许，镇日如来殿外眠。”末署云：“倘随园老人过此见之，不以为野狐禅否”末署“松岚”二字，不知何许人。

一四

葑亭给谏之次子王凤书，年十七，孔翔之弟也。噬无题》云：“倚舟春思正徘徊，恰值仙郎靚面来。待要郎看还似怯，半窗斜掩半窗开。”《北渡》云：“北过黄河不见山，谁知此地有峰峦抬头绝似人离久，分外褰帘要细看。”又：“村僻犬惊车辙响，地高鸟近屋檐飞。”句亦佳。

一五

咏折花者，潘兰如云：“风枝露蕊夜初开，金剪商量密处裁。为赠美人才折汝，也应笑入手中来。”扬州汪坤云：“手折花枝翠黛颦，殷勤欲寄远征人。明知到日应憔悴，即此梅花见妾身。”

一六

画家有读画之说。余谓画无可读者，读其诗也。偶过书铺，悬杨椒山诗一幅，云：“饮酒看书四十年，乌纱头上即青天。男儿欲画凌烟阁，第一功名不爱钱。”又见薄仲文竹笔筒上雕一诗云：“山外清江江外沙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船头不是仙源近，那得飞来数片花”又，笪江上题画云：“云归忽带雨几点，木落又添山一峰。”

一七

近今夫妇能诗者，《诗话》中已载数人。兹又得孙子潇妻席佩兰、字韵芬者，《南归题上党官署》云：“一回头处一凄然，弱质曾经住两年。呼婢留心检妆合，莫教人拾旧花钿。”雨后棠梨片片残，飞来和泪湿阑干。一花一草寻常见，到得离时却耐看。”《春游》云：“放桨如飞落日迟，并船想见好花枝。春游学得新兴髻，明日梳头更入时。”《惜春》云：“十树花开九树空，一番

疏雨一番风。蜘蛛也解留春住，宛转抽丝网落红。”《噬陆行》云：“脱却风波踏地平，穿将珠颗数邮程。明明马铎车前响，错认闺中铁马声。”《酸酒》云：“个中滋味谁尝遍下第才人被放官。”《哭安儿》云：“一杯凉酝奠灵床，滴向泉台哭断肠。谁是酒浆谁是泪教儿酸苦自家尝。”安儿年五岁，能诵唐诗。爷出对云：“水如碧玉山如黛。”应声曰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。”亦奇儿也。

一八

吾杭高怡园景藩观察之季女淡仙韞珍，诗才清妙，不愧家风。《咏小青》云：“朱门黄土恨年年，草掩孤山墓可怜。消尽红香如逝水，生来薄命敢违天梨花春梦潇潇雨，柳色秋风漠漠烟。多谢檀郎能瘞玉，芳魂流落圣湖边。”《除夕与淡人郎君同作》云：“残年已过春三日，一岁犹余话半宵。”淡人《湖上晚归》云：“荒村犬吠路冥冥，移上天边几个星。山月未高湖面黑，渔灯一点浦烟青。归来远树低飞鸟，遮住横桥半截亭。隔水人家看不见，但闻笑语出寒汀。”

《客中》云：“病后吟诗多感旧，醉中无梦不还家。”与淡仙琴瑟甚调，而淡仙早卒，可悲也！高公甲辰进士，余丁巳年主其家三月。后为铭墓，以报其德。

。

一九

士风卑谄，太史某恶而刺以诗，中有“吮癰舐痔”字样。余规之云：“下愚所为，贤者非特不为，亦不能知。譬如凤凰翔于千仞，下界有蛄蜣转粪之虫；凤凰未必知也。王公贵人，辱骂其仆从，在仆从未必辱，而自己反损威重矣。原壤，狂士也，故孔子以杖叩之。蔡经，半仙也，故麻姑以鞭笞之。其他庸恶之徒，其能受圣人之杖、仙人之鞭也哉所谓‘孔子家儿不知骂，曾子家儿不知愁’，即此意也。”

二〇

凡古人用双字者，如依依、潺潺、悠悠、匆匆之类，指不胜屈。唐、宋名家，从无单用一字者。近今诗人贪押韵，又贪叠韵，遂不得已而往往单用之，此大谬也！作者当以为戒。

二一

吴太史竹桥寄鲍铭山诗来。其人幕游客死，属余采数语入《诗话》中。《秋夕》云：“飒飒长廊落叶声，霞光黯淡照帘旌。芙蓉泣露秋塘晚，络纬吟风小院清。好梦似云回首散，新愁如水逐潮生。无端触眼惊陈迹，洗马茫茫此际情。”他如：“人间不夜皆因月，天上无情岂是仙”“网欹屋角渔人散，犬吠桥边野棹还。”满苑落花刚客到，小楼听雨又春深。”俱佳。

二二

雍正间，孙文定公作总宪，李元直作御史，陈法作部郎：三人巍巍自立，以古贤相期，京师号曰“三怪”。余出孙公门下，采其行略，为作神道碑。后与李公子宪乔交好，为撰墓志。惟陈公观察淮扬时，余宰沭阳，隶其属下，亲承风采，平易可亲。及河帅白公被罪，公独以一疏保之，致革职戍边。信异人哉！仅寄其《卧病》诗云：“高卧新秋及暮秋，酒场文社废交游。萧疏鬓发愁潘令，清瘦形骸笑隐侯。尽日闲书留枕畔，经时残药贮床头。世情肯信吾真懒，奈是维摩疾未瘳。”公字世垂，贵州人，癸巳进士。

二三

金孝廉有句云：“病身对妾庄如客。”黄野翁有句云：“老眼看灯大似轮。”此二句，正可作对。

二四

黄蛟门《寄张香岩》云：“接到手书偏不发，先从函外看平安。”又有句云：“浣衣池浅春无雨，采米人归屋有烟。”金陵有此诗人，而予不知。

二五

余园中种芭蕉三十余株，每早采花百朵，吸其露，甘鲜可爱。恐汉武所谓金茎仙掌，未必有此味也。以一盘飞送香亭。渠谢诗云：“初日瞳瞳灿晓霞，敲门惊起树栖鸦。平头奴子飞笺送，一盒芭蕉带露花。”叮咛开盒便须餐，略缓须臾露已干。从古成仙在顷刻，莫教福薄走金丹。”庄周何必赋《逍遥》一饮醍醐万念消。分与全家儿女吃，也呼鸡犬上烟霄。”不是神仙已是仙，兄锄明月弟耕烟。更期三万六千日，再乞琼浆共上天。”

二六

乾隆庚寅，余在杭州，访蒋苕生太史；闻寓湖州太守张公处，即具名纸往投。蒋未见，乃有一峨冠者，拱手出。心知是太守，素无交，而其意甚亲，未免愕然。太守笑曰：“先生不识我耶？我早识先生，并识先生之夫人，貌作何状，令姊貌作何状，历历如绘。”余益惊，问故。太守曰：“当年公作翰林，住前门外横街。我年九岁，与公陆氏二甥同在蒙馆读书。塾师放学后，嬉游公家。公姊及夫人梳头，常在旁，手进梳篦。公过，犹呼饼饵啖我。公竟忘耶？”余谢曰：“事实未忘，不料昔日圣童，今为公祖也。惜二甥早亡矣！”相与唏嘘者久之。从此遂别，更二十年，公子惠堂孝廉来，权知溧水，又是余改官江南第一次捧檄之所，重重春梦，思之恍然！其前事迹，已作七古一篇赠蒋，梓入集中矣。今年衰，不能再赘，乃作一联赠惠堂云：“后我册年，同为南国亲民宰，通家两代，曾见而翁上学时。”盖实叙平生佳话，非敢挟长也。

二七

张毅斋琰，香岩秀才之兄也，有绝句云：“板桥一望风初晴，映水红栏分外明。底事帘前香不散晚风吹过卖花声。”《闻莺》云：“高士有情频侧耳，香闺无梦亦关心。”

二八

庚戌冬，余有感于相士寿终七六之言，戏作生挽诗，招同人和之。不料壬子春，竟有传余已故者。信至苏州，徐朗斋孝廉邀王西林、林远峰诸人，为位以哭，见挽云：“名满人间六十年，忽闻骑鹤上青天。骚坛痛失袁临汝，仙界争迎葛稚川。著作自垂青史后，彭殇早悟黑头先。望风不敢吞声哭，但祝迟郎继后贤。”余读之，笑曰：“昔范蜀公误哭东坡，有泪无诗。今诸君误哭随园，有诗无泪。然而泪尽数行，诗留千古矣。”

二九

金绍鹏秀才病跛，而诗才清妙，居南门外，甚远。余作诗会，辄肩舆迎之。《炙砚》云：“冻合端溪冷倩烘，炙来欣趁暖炉红。烟云气吐阳春外，铁石心回方寸中。冰释恰如苏地脉，笔耕才得展田功。更夸文阵通兵法，即墨城坚仗火攻。”《糊窗》云：“素楮晶莹赛越绫，书窗面面霁辉凝。不教故纸遮双眼，自有清光透一层。弄影待看梅衬月，敲诗好映雪挑灯。白生虚室神先爽，篇展《南华》几试凭。”《噬呵笔》云：“中书也感吹嘘力，崛强全消听指挥。”

三〇

林竹溪皖《柳絮》云：“一春从未见渠开，只见纷纷点翠苔。忙杀娇痴小儿女，闲庭捧手待飞来。”怀宁劳崇煦云：“笑指半钩飞破镜，戏抛双钏叠连环。”好梦易离欢喜地，春晴难到两三天。”俱眼前语，而拈出便新。

壬子冬过淮，严司马历亭守田，席间诵孙相国士毅《领兵赴台湾》云：“自笑陈琳檄未工，也曾磨盾学从戎。梦惊猛拱涛头白，渴饮官屯战血红。元请一丸封已足，颇遗三矢盼犹雄。感恩何处酬豪末愿得浮江比阿童。”《南征》云：“栳城襟带接重洋，上下思文景物荒。寅雾蛟涎工掩日，丁男鸦嘴惯耕霜。入云坂洞盘千折，夹道翁茶网四张。土人呼“官”为“翁茶”，出入结网为轿。最是马前烦慰劳，槟榔满植当壶浆。”裘带居然遍百蛮，洱河恩许唱刀环。文渊迹已埋铜柱，定远心原恋玉关。二月花浓黄木渡，三年香染紫宸班。只因妖鸟巢犹在，梦绕罗平未肯还。”

汪汝弼梦岩《送春》云：“子规啼急客情牵，婪尾花中罢绮筵。飞到杨花春似梦，立残斜日草如烟。消愁心绪凭杯酒，看好韶光待隔年。我亦欲归归未得，数声长笛暮江天。”又：“夕阳在树蝉声远，凉月坠帘花影生。”皆妙句。其见赠诗，已入《同人集》。

余游天台，离家半载，归后见几上有书一封，署名杜情海，不知何许人也。其

略云：“惟才人能慕才人，而或关山间隔，贫无以聚粮；驹隙流光，命有如朝露。至于题碑挥涕，抱书呜咽，词客有灵，实增遗憾。窃每念及，耿耿终宵。海于海内才人，留意多矣。惟公则才大如天，惟仆则情深如海。自闻名以来，不知何以低徊思慕，朝夕不置。岂三生之说，原有可征，而一代之才，自应作合耶仆常有句云：‘除狂几欲死，不杀定相怜。’倘或相见有阻，而小杜清魂一缕，荡天入地，有不与劫灰俱灭者。所凭青眼，鉴此丹诚。”余因其诗有奇气，姑录之，待访其人。

三四

余作令六年，曾作《俗吏篇》数首，存集中。今读钱竹初明府《吏不可为》六章，觉从前吏治，尚不至此，特录之，以俟采风者。其词曰：“鸡初鸣，侦大府。鼓声隆隆，衔尾疾进如群鼠。坐左箱，日亭午。饥不得餐轮转肚，口燥唇干噤无语。须臾手版如叶飞，曰公不遑诘旦来。如是者再四，乃得侧身入谒升其阶。‘无恒畅雨乎民不疾苦乎’口之所咨非所图，以色示退倮而趋。归告其宾朋，今日上官遇我殊。”（《参谒》）“若者县紧望，若者赋上中，肥瘠揣而知，窳数藏其胸。问吏何所有，一丝一粟民膏脂。交亲组袞来，白着颜忸怩。所爱权锱铢，所畏挥沙泥。山中麋鹿川中鱼，竟陵四尽古有徒。取彼以与此，海波之澜乃自濡。令公喜，令公怒，朱提有神作人语。”（《馈遗》）“官如大鱼吏小鱼，完粮之民其沮洳。官如虎，吏如猫，具体而微舐人膏。二月丝，八月谷；妇出门，鸡登屋。五刑之属邮丽事，役情追呼罪其罪。心所不怒强威之，投签铿然厌且惫。坐堂皇，鞭其尻，役以皮肉更钱刀。彼纵不苦我则劳，署上上考何足高。”（《催科》）“强者盗，懦者贼，明者劫，暗者窃。盗不易捕贼易得，豺狼伏莽鼠跳壁。此辈民之蠹，五毒宜惩凶。及观号呼惨，肢体与我同。所起由饥寒，刑之不可止。单辞鞫徒烦，得情无足喜。穿窬内荏而色厉，取非其有贤充类。乃知天下之贼难尽求，窃钩者诛窃国侯。”（《鞠贼》）“晨起罢盥漱，僮来促官书。官书日几何，堆案二尺余。刊章匡以花，急递插以羽。岁月加封检，字句乏蜘蛛。披之两眸吒，朱墨手倦举。算事耶算丁耶甲乙丙者著令耶决事之比纷如麻。需头辞卑累而上，得一大诺自天降。宜底骈，緘其状。符火速，竿作椽，尾加恫喝视已熟，大胥之叱守令如叱仆，”（《判牒》）“乐莫乐兮见故人，苦莫苦兮对恶宾。胸隔千里万里貌强亲，唯唯诺诺不敢嗔。衔杯引手；视荫不走，使肴核下咽不得腐，烧脑填肠泄且呕。何如还乡独处扃门庭，所不愿见者叩不应。”（《酬宾》）

三五

乾隆己丑，今亚相刘崇如先生出守江宁，风声甚峻，人望而畏之。相传有见逐之信，邻里都来送行。余故有世谊，闻此言，偏不走谒，相安逾年。公托广文

刘某要余代撰《江南恩科谢表》，备申宛款。方知前说，都无风影也。旋迁湖南观察。余送行有一联云：“月无芒角星先避，树有包容鸟亦知。”不存稿，久已忘矣。今年公充会试总裁，犹向内监试王葑亭诵此二句。王寄信来云，故感而志之。

三六

新安王太守顾亭先生，看《随园诗话》有得，顿改从前之作。《养生潭观鱼》诗云：“客亦知鱼乐，相将坐小舟。水深清见底，沙净白疑浮。得食依行棹，成群戏涉流。夕阳横断岸，红蓼几枝秋。”恰有唐人风味。

三七

人间：“诗要耐想。如何而耐人想”余应之曰：“‘八尺匡床方锦褥，已凉天气未寒时。’狎客沦亡丽华死，他年江令独来时。”“烛花渐暗人初睡，金鸭无烟恰有香。”“梦里不知凉是雨，醒来微湿在荷花。”“僧馆月明花一树，酒楼人散雨千丝。”五言如：“夜凉知有雨，庵静若无僧。”问寒僧接杖，辨语犬衔衣。’皆耐想也。”

三八

唐薛能笑杜少陵不敢作荔支诗，香山有之而不佳，自作一首，夸云“不愧不负”，而不知庸浅已甚，可笑也1能诗最佳者，咏{蜀柳}云：“高出军台远映桥，贼兵曾斫火曾烧。风流性在终难改，依旧春来万万条。”

二九

余九岁时，偕人游杭州吴山，学作五律，得句云：“眼前三两级，足下万千家。”至今重游此山，觉童语终是真语。又，《偶成》云：“月因司夜终嫌冷，山到成名毕竟高。”亦似有先知之意。

四0

诗如射也，一题到手，如射之有鹄，能者一箭中，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。能之精者，正中其心，次者中其心之半，再其次者，与鹄相离不远，其下焉者，则旁穿杂出，而无可捉摸焉。其中不中，不离“天分学力”四字。孟子曰：“其至尔力，其中非尔力。”至是学力，中是天分。

四一

康节先生有三不出之戒，谓风不出，雨不出，大寒暑不出也。余七十后，惟暑不出。过中秋裁出，此定例也。今年八月八日，太守松云李公新修莫愁湖成，招余往饮，且云：“能为莫愁破例否”余答云：“老僧入定，闻钗钏声便要破戒，况莫愁乎”即往赴之。适王顾亭太守见访，不值，追至湖上，口号以赠云：“似镜湖光一叶横，白头遥认是先生。•卢家，尚具神通力，竟把闲云引出城。”

四二

新安胡葆亭有句曰：“千里雄心空似骥，百年衰族可无鸠”余爱其典雅。后其子雪蕉比部《闻莺》云：“细雨乍移江上舫，好春又放故园花。”方知胡氏诗学传家，渊源有自。雪蕉有弟岳见赠云：“随口篇章皆绝调，及门弟子总传人。”郭频伽秀才见赠云：“生不佞人何况佛，事惟欠死恐成仙。”吕仲笃读《随园诗话》，赠云：“大海自能含万派，名山真不负千秋。”范瘦生读《随园集》，赠云：“有笔有书有音节，一朝兼者一先生。”

四三

余不信风水之说。人言：“黄巢、李闯，俱因毁墓而败，非风水之验否”余道：“此等逆贼，虽不毁其坟，亦必败也。”因口号一诗，以晓世人云：“寄语形家莫浪骄，《葬经》一部可全烧。汾阳祖墓朝恩掘，依旧荣华历四朝。”

四四

余访京中诗人于洪稚存。洪首荐四川张船山太史，为遂宁相国之后，寄《二生歌》见示，余已爱而录之矣。追忆乾隆丙辰，荐鸿博入都，在赵横山阁学处，见美少年张君名顾鉴者，彼此订杵臼之交，疑与船山有瓜葛，寄信问之，不料即其尊人也。垂六十年，忽通芳讯，知故人官至太守，尚无恙，且有子不凡，为之狂喜。蒙以诗稿见寄，名曰《推袁集》，尤足感也。闻亦玉树临风，兼仲容之姣。有秀水金筠泉孝继、无锡马云题灿，俱愿与来生作妾。船山调之曰：“飞来绮语太缠绵，不独嫦娥爱少年。人尽愿为夫子妾，天教多结再生缘。累他名士皆求死，引我痴情欲放颠。为告山妻须料理，典衣早蓄买花钱。”“名流争现女郎身，一笑残冬四产春。击壁此时无妒妇，倾城他日尽诗人。只愁隔世红裙小，未免先生白发新。宋玉年来伤积毁，登墙何事苦窥臣”余闻而神王，亦戏调之曰：“夫妻喻友从苏、李，贤者怜才每过情。但学房星兼二体，心期何必待来生”

四五

王濯亭廷取别驾，顾亭太守之弟也。有《瓶花》一首，云：“一枝浓艳胆瓶中，习习春生几席风。莫怪无根易凋谢，人情只爱眼前红。”余道：此诗与翁承赞《咏僧寺牡丹》相同。其词云：“烂漫香风引贵游，高僧闲步亦迟留。可怜殿角长松色，不得王孙一举头。”均有寄托可喜。别驾又有《文殊台》诗，云：“文殊台上日初曛，翠影岚光看不分。片石尚堪容独坐，坐寒三十六峰云。”《东溪山庄》有句云：“剩有好山供望眼，自来胜事属闲身。”俱可爱也。

四六

法时帆学士造诗龕，题云：“情有不容己，语有不自知。天籁与人籁，感召而成诗。”又曰：“见佛佛在心，说诗诗在口。何如两相忘，不置可与否”余读

之，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。旋读其《净业湖待月》云：“缓步出柴门，天光隔桥溯。溪云没酒楼，林露滴茶笼。秋水忽无烟，红蓼一枝动。”又：“抠衣踏藓花，满头压星斗。溪行忽有阻，偃蹇来醉叟。攘臂欲扶持，枕湖一僵柳。”此真天籁也。又，《读稚存诗奉柬》云：“盗贼掠人财，尚且有刑辟。何况为通儒，颡颜攘载籍。两大景常新，四时境屡易。胶柱与刻舟，一生勤无益。”此笑人知人籁而不知天籁者。先生于诗教，功真大矣。《咏荷》云：“出水香自存，临风影弗乱。”可以想其身份。又曰：“野云荒店谁沽酒，疏雨小楼人卖花。”可以想其胸襟。

四七

余与和希斋大司空，全无介绍，而蒙其矜宠特隆。在军中与福敬斋、孙补山两相国，惠瑶圃制府，各有寄怀之作，已刻《仓山集》中。兹又从黄小松司马处，得其《西招春咏》云：“莫讶春来后，寒容转似添。小窗欣日色，大漠渺人烟。风怒沙能语，山危雪弄权。花稀名不识，何处听啼鹃藏中入春，风雪转盛。”《中秋德庆道中》云：“山峻肩舆缓，征人夜未休。久忘家万里，惊见月中秋。去岁姜肱被，今宵王粲楼。喜成充国计，含笑解吴钩。”《春夜》云：“银缸闪闪漏迢迢，风送边声助寂寥。残月印窗天似晓，寒鸡叫月梦偏遥。频年客况当春好，一味乡心易鬓凋。莫以沐猴讥项氏，夜行衣锦笑班超。”三诗，虽吉光片羽，而思超笔健，音节清苍。方知皋、夔、周、召，本是诗人；非真有才者，不能怜才也。《寄随园》诗自注云：“当在弟子之列。”与小松札中，又有“久思立雪”之语。虞仲翔得此知己，真可死而无憾。但未知八十衰年，今生尚能一见否，思之黯然！

四八

余春间返故乡扫墓，洞庭朱涧东成入山见访，不值，题壁云：“五十年前父母官，于今八十享清闲。斯民不放袁公去，留得青天在此间。”“四壁琳琅少女辞，山阴应接颇如之。那堪更读童君画绝笔梅花绝笔诗。童二树素未识面，画梅赠先生，题诗未竟而卒。先生加跋，悬诸壁间。”追余至吴门，于山塘相见，又见赠云：“叨作蒹葭倚，名园纪胜游。笙歌今北海，图画古营丘。健合扶红袖，闲宜伴白鸥。公应是萱草，相对日忘忧。”咏物诗难在不脱不粘，自然奇雅。涧东咏《玉簪花》云：“瑶池昨夜开芳宴，月姊天孙喜相见。醉里遗簪直等闲，香风吹落堕人间。醒来笑向阿母索，起跨青天白羽鹤。移时搜到野人家，乃知狡狴幻作花。烟中便欲搔头去，翠袖纷披宝髻斜。”

四九

湘潭张紫岷，老诗人也，于涧东为前辈，仿其体，题渠所画墨兰云：“公孙大娘舞剑器，颠旭得之为草书。涧东兼二妙，写作幽兰图。纵横岂有形与模，天

工人巧相与俱。湘妃愁春隔烟水，古云念雨一十里。《霓裳》玉珉慵斜倚，来降纸窗素瓷里。对之微笑忽通灵，澹无言说天纯青。心苞意萼谢俗墨，九畹辟尽畦与町。我欲置之九嶷峰巅四千丈，不可采兮但遥望。”

五〇

咏桃源诗，古来最多，意义俱被说过，作者往往有叠床架屋之病，最难出色。朱润东来诵黄岱洲其仁《过桃源》一绝云：“桃源盘曲小山河，一洞深深锁薛萝。行过溪桥云密处，但闻花外有渔歌。”淡而有味。《沧浪诗话》所谓作诗不贵用力，而贵有神韵（按：《沧浪诗话》并无此语。）：即此是也。

补遗卷七

一

余九日登紫荫山，见人题句云：“巾子峰前木叶稀，登高望远思依依。天寒海气连云白，风紧城乌作阵飞。红豆裁书难寄远，黄花插帽事多违。年来浪迹东西道，惭愧天涯老布衣。”末题“陈濂”二字。访之，乃余甥婿陈文水孝廉之三弟也。又，《游石门楼》云：“山风吹松云，岩石明齿齿。猿啼两三声，行人尽东视。娟娟山上月，照见山下寺。洞门犹未关，待我游屐至。”他若：“秋声江甸雨，寒色海门烟。”月冷初浮水，星稀欲近人。”皆清绝也。

二

峡江飞来峰寺僧澄波，告何数峰云：“丙寅有闺秀戴蕴玉，偕郎君某诣浔州府署省父，坐飞来亭题诗，诗成泣下。有句云：‘白猿自悟当年事，见说持环返上宫。’人多不解。比至浔州而亡。疑其前身，或猿女耶”

二

二童子放风筝，一童得风，大喜；一童调之曰：“劝君莫讶东风好，吹上还能吹下来。”我深喜之。盖即孟子所谓“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”之意。

四

余至吴门，四方之士送诗求批者，每逢佳句，必向人称说，非要誉于后进也。掌科许穆堂嫌太丘道广，见赠一律云：“先生天下望，眉宇照人清。老至通姻娅，儿时识姓名。风流苏玉局，书卷郑康成。可惜怜才过，揄扬误后生。”余道：史称庞士元称许人才，往往有过其分。老人竟犯士元之病，行将改之。

五

游南明寺，见归愚先生有对联云：“瓶添涧水盛将月，衲挂松梢惹得云。”未知是成语，或先生所撰耶是夕，风雨暴作，楼柱尽摇。余有句云：“楼摇松树顶，人卧海潮中。”

六

京口尼能诗，王碧云女子赠云：“仙子传来噬古雪》篇，步虚声里绛云仙。遥

知静对梅花月，鹤听禅经立晚烟。”

七

直隶迁安县定例，入学八名，而应试者不过六七人。知县胡公作宰，忽有马夫，着红布履来告假。问何事。曰：“明日要赴县考。”胡公大笑，口号以赠云：“红鞋着脚煤磨砚，马粪熏衣笔换鞭。”

八

金贤村太守潢，性倜傥，通音律；有四姬人，俱善歌，常偕至随园度曲吹箫，太守亲为按板：殆古所云风流人豪者耶籍系宛平，临入都时，年逾六十。噬留别》云：“何因执手涕凄然只为分携各暮年。叹我已辞欢喜地，多君还上孝廉船。关山满目新行李，儿女随身旧管弦。此后随园花满日，梦魂还到小仓巔。”

九

程鱼门入翰林后，寄语云：“四十年才为后辈，交游若此古来稀。头衔入手诚清绝，书局羈身未易归。老景真如冬景淡，梅花又共雪花飞。输他居士山窗鹤，镇日从容立钓矶。”呜呼！鱼门家本富商，交结文人，家资荡尽，直至晚年成进士，作部郎，四库馆议叙，才得翰林，分校春闱，可谓有志者事竟成。然而遽卒于秋帆中丞署中，可悲也！

一〇

怀宁诸生劳竹如，诗人也。少年丧偶，里中有陈氏女，美亦能诗，遣媒说之。女窥见竹如，欣然愿嫁。两人已目成矣，为里中富人强聘去。女临行，寄劳生云：“闻说乘鸾许上天，几番临镜自疑仙。不知沦谪缘何事，便隔蓬山路几千。”梦见文箫私语时，想花心事要花知。分明匣底双珠在，不忍还君只泪垂。”

一一

余幼时同赴童子试者，有申君南屏发祥，权奇倜傥，有温庭筠之风。代人赴考，致遭斥革；而终成进士，外出为令。见寄云：“随园居士今方朔，游戏人间作岁星。落笔便同天马下，无人不踞灶觚听。略施鸿爪觚为政，妙用诙嘲当说经。笞风鞭鸾三十载，又叨剪拂到颓龄。”寄此诗时，官已报罢，掌教清江。余未及答，而君已卒。

一二

壬子春，与赵伟堂广文游焦山，遇诗僧巨超，茶话良久，采其诗入《诗话》。今春，庆大司马奉旨到江南，勾当公事，渡江之便，拉同游焦山。别后，巨超寄诗云：“曾向金鳌汗漫游，西风久已别荆州。忽陪天使临香界，却怪神仙也白头。海内山川蒙一盼，人间声价重千秋。须知未满山灵愿，不把琴尊作小留

。”

一三

山阴胡稚威天游旷代奇才，丙辰同举鸿博，终身纾郁而亡。余初抄其骈体文三十篇，为杨蓉裳篡取去。乃于别处搜得《烈女李三行》一篇，初嫌太长，难入《诗话》；然一序一诗，俱古妙，不忍听其炀没，今刻续集，不妨载之。其序曰：“女李三者，河南鹿邑县人。父某业田，尝以隐事与邑大豪相恨疾。豪阴谋杀之：使客阳与亲，召之酒而药以饮，遂发病。心知豪所为，将死，女从母泣于前。某蚘齿切叱，曰：‘何泣若非我子也！且吾为人杀，幸有儿，俟壮或行能复仇。若渺子菟稚，无望也，恨终不吐矣！’女时年十余，闻父言，昼夕愤伤，时时蓄报豪志。更数岁，益长，日誓鬼神，往祝某墓，愿魂魄相助，挟利刃，候道上，期乘便刺豪。豪出入乘马，从僮奴彪彪然，势不得逞。去，丐人为词，屡诉有司、大吏咸遍，列于官者三年矣，一人无肯白其事者。女甚恨，曰：‘此曹虽官人，实盗隶耳！徒知探金钱，取醉饱；何能为直冤痛者乎’遂辞其母，当奔往京师。鹿邑到京师二千里，女孤弱无相携挈，暮托逆旅，主人或怪其独来，疑有他，固不内：往往伏草间。既至，将击登闻鼓自讼，数为吏所阬。以陈于刑部、都察院，交格之，一如有司、大吏在河南者。久之，会有新任令于鹿邑者，颇强直任事。女闻，乃走还。令方升车出，遮前大呼，且涕且陈，伍伯箠驱不能动。令以某死久岁月，且无验，意其未信。更诘将死时语，及奔京师状，乃受牒，缚鞫客与豪，皆自穷服。令已论正豪罪，未即决，豪死牢户中。豪家滋憎女甚，谤为尝受污。有邑公子独心知女贤，请聘之。其母与长老媒媪皆劝之行，矢不许。及母卒殓埋，悉召宗族、亲戚、里邻，告之曰：‘吾痛父见害，楚毒几十年，幸得雪仇。而名为人垢，忍不早就死者，伤无兄弟终奉老母。今吾事大已，其将有所自明。’室而掩之，遂自绞也。于是豪子暮拍之笑，视其面，倏犹生然。将举刀断之，有血激诸口，类喷怒者。豪子骇仆不能动，左右亟扶负归，亦竟得疾以死。女死康熙中，至今且五十载。岁戊午，予居长安，始闻。感当世无能文章扬洗昭暴之，使家说户唱，相与勉劝。乃撰述其事，歌而系之，曰：‘大海何漫漫，千年不能移。太山自言高，精卫衔石飞。朝见精卫飞，暮见精卫飞：吐血填作岨，一旦成路蹊。岂惟成路蹊，崔嵬复崔嵬。女面洁如玉，女身濯如脂。十四颇有余，十五、十六时。婀娜环春风，明月初徘徊。门中姊与姑，邻舍杂姥婆。人笑女无声，人欢女长啼。昔昔重昔昔，破痛不得治。有似食大鲠，祸喉连胁脐。阿母唤不应，步出中间闺。女身亦非狂，女心亦非痴。向母问阿爷：‘阿爷谁所尸昨者门前望，裂眼宁忍窥爷仇意妍妍，走马东西街。我无白扬刃，断作双虹霓。磨我削葵刀，三寸久在怀。一心愿与仇，血肉相齏齑。’仇人何陆梁，挟队健如辈

。前者为饥狼，后者为怒豺。小雀抵黄鹞，徒恐哺作糜。大声呼县官，县官正聒聒。宛转太守府，再三中丞司。堂皇信威严，隶卒森柴崖。官知坐中间，一一梗与泥。何由腐地骨，鬼笑回牙款孤小不识事，闻人说京师；京师多贵官，列坐省舆台。头上铁柱冠，獬腐当胸栖。獬腐角岳岳，多望能矜哀。局我头上发，缝我当射衣。手中何所将血帛斑斓丝。帛上何所书繁霜惨澹埋。细躯诚艰难，要当自防支。女弱母所怜，请母毋攀持。今便辞母去，出门去如遗。是月仲冬节，杀气争骄排。层冰塞黄河，急霰穿矛锥。大风簸天翻，行人色成灰。夜黑不见掌，深林抱枯枝。三更叫轲鹅，四更嗥狐狸；五更道上行，踉蹌增羸饥。举头望长安，盘盘凤凰陴。下着十二门，通洞纵横开。持我帛上书，鬻我囊中桂，跪伏御史府，廷尉三重墀。尚书更峨峨，峨峨唱驺归；头上铁柱冠，獬腐当胸栖。獬腐即无角，岂与群羊齐李女倚柱啸，白日凋精辉。结怨弥中宵，中宵盛辛悲。有地何博博，有天何垂垂；高城不为崩，高陵不为飏。为遣明府来，明府来何迟！长跪向明府，泪落江东驰：“女今千里还，女忧终身罹，女诚不敢给，愿官无见疑。父冤信沉沉，沉沉痛无期。一日但能尔，井底生朝曦。死父地下笑，生仇市中到。顾此弱贱躯，甘从釜羹炊。”语终难成声，声如系庖糜。明府大嗟叹，嗟叹仍嘘唏。翻翻洞庭波，洞庭非渊洄；嶄嶄邛峡坂，九折无险峨。我今为汝尸，汝去行得知。爷仇得妍妍，举家忽惊摧。势似宿疹发，骤剧无由医。同时恶少年，驱至如连鸡。银铛押领头，毕命填牢陴。有马空马鞍，永别街西馗。叩头谢明府，搦骨难相贻。昔为羝乳儿，今为箭还鞭。遥遥望我里，我屋荒蔽菜。寡母倚门唏，唏于杞梁妻。女去母啖柏，啖柏今成飴。虽则今成飴，母悲转难裁。女颜昔如玉，女发何祁祁，女口含朱丹，女手垂春萸。哭泣亲尘沙，面目余瘢劓；宛宛闺中存，黧瘠疑病罍。姑姊看女来，簪笄不及施；邻姥看女来，左右相呼携。各各自流涕，一尺纷涟洏。邻姥少别去，媒媪从容来，三请得见女，殷勤致言辞：“公子县南居，端正无匹侪。金银列两箱，纡纨不胜披。身当作官人，华荣灼房帟。颇欲得贤女，贤女胜姜姬。”回面答媒媪：“身实寒且微。无弟无长兄，老母心偎依。所愿事力作，涩指缝裙鞋。安得随他人，乖违母恩慈”母年风中灯，女命霜中葵。须臾母大病，死父相寻追。棺椁安当中，起坟遂成堆。一一营事托，姑姊可前来。为我唤长老，长老升堂阶；为我召乡邻，乡邻麇如围。十岁随爷娘，幼小惟痴孩。十五衔沉冤，灌鼻承醇醢。二十行报仇，报仇苦且危。三年走大梁，赵北燕南陲。女行本无伴，女止亦有规。皎皎月光明，不堕浊水湄。斑斑锦翼儿，耿死安能翳自此旋入房，重阖双双扉。朱绳八九尺，挂向梁间颓。鲜鲜桂华树，华好叶何奇：葳蕤扬芳馨，生在空山隈。烈火烧昆冈，三日夜未衰。大石屋言言，小石当连辈。萧芝泣蕙草，万族合一煤。烧出白玉姿。皎雪光皜皜。

玉以为女坟，将桂坟上栽。夜有大星辰，其光何离离；错落桂树间，千年照容徽。”

一四

句曲女史，孔静亭退庵太仆之幼女，王孔翔公子之室也。敷腴窈窕，有大家风。辛亥春，随其姑潘夫人来园看花，家人交口誉之。性尤爱静，工诗。记其《寄外》云：“一别看看数月期，孤灯独坐泪如丝。多情最是天边月，两地离愁总得知。”欲写相思寄锦笺，徘徊无语倚窗前。劝君莫失芙蓉约，辜负香衾独自眠。”皆性灵独出。今年六月，忽咏《残荷》云：“丰姿昨夜尚堪夸，开落无端恨转加。早识今番摧太急，不如前日不开花。”孔翔讶为不祥。七月间，竟以产难亡。古人所云诗讖，其信然耶孔翔哭以诗云：“怕见秋尘点镜台，深闺依旧绮窗开。有时忘却人长往，疑是归宁尚未回。”

一五

婺源施兰皋，少有清才，惜弱冠即弃儒就贾；然性颇爱诗，因王孔翔秀才以诗来见。记其《新凉》云，“才听梧桐一叶声，潇潇秋气满江城。罗衣着体初惊薄，羽扇摇时便觉轻。绕榻清风侵簟冷，当阶皓月照窗明。诗吟长夜谁为伴，啾唧寒蛩四壁鸣。”《冬夜晚步》句云：“柳疏宜月上，水浅觉桥高。”又，《秋怀》云：“高梧带雨绿侵窗。”七字亦佳。

一六

蒋于野受业师邵晴岩晓，题《美人春睡图》云：“几分春色上花枝，云鬓慵梳睡起迟。鹦鹉帘前空学语，梦中情事自家知。”闺情诗，古人最多，易于重复，余爱其结句七字蕴藉，得古人所未有。又，《楼中》佳句云：“但得读书原是福，也能藏酒不为贫。”亦妙。

一七

甲寅花朝前一日，余赴友人三游天台之约，买棹渡江，在舟中接到福敬斋、孙补山两公相，和希斋大司空，惠瑶圃中丞见怀诗札，情文双至。窃念四贵人中，惟孙公同乡，惠公曾通芳讯，若福、和二公，则云泥迥隔矣，而何以略分怜才，一至于此。因将来札、来诗潢治一册，题曰《四贤合璧》，以为光耀。装成后，又接贝勒瑶华主人寄怀二律，俱为读《小仓山房诗集》，爱而矜宠之也。因枚有答和之作，故将原唱俱载入《全集》中。兹但录奇丽川中丞题册后云：“飞骑急于风，诗筒逐驿筒。遥从三藏外，传入万花中。落笔成仙句，开函见上公。从知诸大将，同日忆山翁。”阿雨窗转运题云：“白发随园老，诗名鲍、谢如。寸心千古事，万里四函书。文采层霄上，交亲旧雨余。虹装归棹稳，珍重此瑶玛。”太湖司马德卧云福题云：“天下龙门启，抠衣入恐迟。上公争仰镜，万里各裁诗。翰墨连环重，声名绝域知。即看留合璧，文采盛于斯。

”

一八

近日满洲风雅，远胜汉人，虽司军旅，无不能诗。福建将军魁叙斋伦，以指画墨菊，题云：“淡中滋味意偏长，每爱秋英引巨觞。兴到指头涂抹际，墨香还道是花香。”

一九

扬州张椿龄先生，字镜庄，立堂孝廉之父也。《噬咏桐》云：“春去花始开，秋来叶早落。何日作瑶琴，自诉妾命薄”此二十字，觉咏桐者古未有也。

二〇

上海女士朱文毓于归王氏，《抚孤甥》云：“母死谁怜汝相携更痛心。呱呱啼不止，犹是姊声音。”此即元遗山“阿姨怀袖阿娘香”之意。吴兰雪《到家祝母寿》云：“母曰儿归好，连朝鹊噪频。还将生日酒，醉汝到家人。”周琬《到家见母》云：“要见慈亲急步行，隔墙先已识儿声。升堂姊妹一齐问：几日扁舟出石城”吴夫人《调兰雪》云：“满身蝴蝶粉，知是看花回。”四诗，皆天籁也。

二一

江右多宗山谷，而扬州转运曾宾谷先生独喜唐音，素未识面，蒙以诗就正。《晓行》云：“白云渤在地，远望一川水。行入水云中，霏霏收不起。”《秋夜宿万寿寺》云：“幡动微风来，虚堂一钟悄。阶前瘦蛟影，斜月在松杪。”《长生殿》云：“夕殿萤飞星汉流，芙蓉香冷鸳鸯愁。娇姿侍夜玉阶立，月下相看泪痕湿。世缘安得如牛、女，万古今宵会河渚。生生世世比肩人，牛、女在天闻此语。可怜私语人不知，临邛道士为传之。”结句尤蕴藉。

二二

谢蕴山观察公子学墉，年才十二，《送灶》云：“忽闻爆竹乱书声，香黍盛盘酒正盈。莫向玉皇言善恶，劝君多食胶牙饧。”

二三

《荀子》云：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，善为诗者不说。”唐贤相杨绾能诗，终身不以示人，即此意也。杭州太守李晓园先生，政声卓越，而于文翰之事，谦让不遑。偶见方藕堂明府处对联，瘦挺可爱，而不署姓名。其友姚秋槎诵其《咏裙带鱼》云：“潇湘六幅已成尘，尺练谁教弃水滨。试较瘦肥量带孔，蛟宫应有细腰人。”

二四

李沧云给谏槃，与余为三十年前之交。今年信来，叙旧论诗，情文双至。见赠七古一章，已采入《同人集》矣。兹录其《晓发信阳》云：“朝暾隐隐逗晴霞

，秋色微茫路正赊。渡口马如鳧浴起，入山人共鸟行斜。疗饥但欲新尝面，子野前辈喜食面，故及之。解渴何须浪削瓜最喜邮程纤翳净，风光佳处便停车。”《岳阳楼》云：“高楼峭起枕寒流，俯瞰长天万顷秋。云气远连山影动，浪花时蹴日光浮。毫芒不辨千峰树，芥末难分一叶舟。领取晴和景正好，重阳风雨再勾留。”

二五

木元虚赋海后，咏海诗佳者甚少。近日奇丽川中丞云：“一片鱼龙气，茫茫汇万川。谁能量尺寸天独与周旋。包括如斯耳，虚空本自然。举头人共见，何必问张骞”杭州转运阿雨窗林保云：“绝顶凌沧海，双眸万里驰。两潮分昼夜，一气混华夷。脚底虹梁直，樽前雨势奇。恬波通贡道，巨舰集风旗。”二公各有两首，而余以为孟浩然、杜少陵咏洞庭，俱只一首，故割爱而删之。

二六

余过嘉兴，邢鲁堂药太守遗诗笺一束。读之，知其学杜最深。《灌花》云：“残月睡鸦起，鸣蛩犹聒耳。披衣到栏前，幽花向人喜。经旬雨未沛，土脉干无似。呼童转辘轳，取此清冷水。绕根微微灌，侵表徐及里。急遽少成功，俟沃方容止。浇花使花知，培植非尽美。譬如饮酒人，中自具微理。初饮渐醺然，不使伤性始。鲸吸与牛饮，岂是天全子”《临川道中》云：“十里平堤野色攒，柳条残露尚团团。忽看白鸟双飞起，知有渔舟下浅滩。”《醴泉客次》云：“短后衣衫剑佩横，三千里外锦官城。多情今夜关山月，才照征人第一程。”《登庾楼》云：“岩疆曾饮当年马，绣壤闲耕此日牛。”

二七

山阴邵寿民葆祺；即苏州太守厚庵先生之孙也。厚庵名大业，与余同官。而寿民从未谋面，年才二十四，已举孝廉，读余《诗话》，见寄云：“奇才不料人还在，妙论都如我欲言。赖有奚囊收拾尽；世间多少未招魂！”

二八

松江女史庄焘，廖织云之戚也。《季春归家》云：“孤帆乍卸夕阳西，青粉墙边柳线低。正是内街新雨过，郁金裙上浣春泥。”《咏牡丹》云：“几番厄雨殿春开，艳影招摇洛浦回。昨夜月明人静候，舞风疑有佩声来。”

二九

文以情生，未有无情而有文者。韵因诗押，未有无诗而先有韵者。余雅不喜人以一题排挨上下平作三十首，敷衍凑拍，满纸浮词，古名家断无此种。至于上用“秋”字，下用“花”字，如秋月秋云、桃花桂花之类，连绵数十首，是作类书《群芳谱》，非咏诗也。

三〇

余少时自负能古文，而苦无题目，娶篷室多不惬意。故集中有句云：“论文颇似升平将，娶妾常如下第人。”不料晚年，四方索文者如麻，不胜其苦。故又有句云：“征铭索序兼题跋，忙杀人间冷应酬。”

三一

三十年前，徐椒林参府在庐州，与余及蒋心余二人最交好，常以船载薰兰干本，为随园遍栽山中，花开如雪。为人权奇倜傥。余叙其行事，作《相逢行》赠之。后升任贵州，竟成永诀。今春，余过嘉兴，其子双桂秋山，宰秀水，述及交情，彼此悲喜。索乃翁诗稿，得其《自普洱寄儿》云：“万里当关日，葭灰报小阳。三冬称足用，一线莫虚长。瘴疠身偏健，橈枪气已藏。上林好春色，努力看花香。”《题淮阴侯庙壁》云：“一饭尚思酬母德，三齐宁忍背君恩”秋山有父风，《题泗亭驿》云：“天子功成一剑中，故乡鸡犬识新丰。英雄未有无情者，老泪尊前唱《大风》。”

三二

近人薛西原咏《月》云：“何处焚香下阶拜有人私语并肩行。”虽走西昆一路，而幽隽独绝。是即“月出皎兮，姣人僚兮”之余音。

三三

常熟县试，诗题是《野舍时雨润》。某童有一联云：“青沾沽酒肆，红滴卖花篮。”吴竹桥太史拔为第二。长洲县试童子诗，题是《绿满窗前草不除》。陈竹士基有一联云：“秀色三分雨，春痕一抹烟。祝芷塘给谏见之，拔为第七。二人并非看卷之人，而皆与县官交好，故能爱才如此。否则，此诗亦被轻轻点过矣。竹士，即金纤纤之夫也。结缡五年，互相唱和。余到杭州一月，归，纤纤竟死。先是，纤纤有书上我云：“此日碧云秋雁，奉一函于明月楼中，他时绛帐春风，当双拜于海棠花下。”余到苏，果受其一拜，遂成永诀。故吊以一联云：“双拜花前，已偿负笈从游愿，五年灯下，未了抽簪劝学心。”竹士在吴江，纤纤寄诗云：“纸样罗衣秋样瘦，那能禁得水天凉”其伉俪之笃可想。

三四

余所到必有日记，因师丹之老而善忘也。其耳受佳句，亦随记带归。翰林前辈沈蒿师先生荣仁咏《墨床》云：“谁云贪墨无休日，到底磨人有倦时。”咏《鹭鸶》云：“岂有诸君推甲乙可怜公子最风标。”周去华云：“愁生肺腑登临少，贫入衣冠庆吊疏。”庆似村云：“竹因风静平安久，花为春寒富贵迟。”

王云上云：“旧纱帘额寒先入，新粉墙头月更明。”刘熙秀才闻高丽国人来索余诗，并及霞裳诗，故赠刘诗云：“骥尾得名虽较易，人心所好本来公。”

龚云洲秀才《领落卷》云：“囊底尚存无效药，掌中惯画不灵符。”张瑶英女子谢余索诗稿云：“露沾桃柳干株树，次第春风到女萝。”毕慧珠女子《感事

》云：“一样春风分冷暖，桃花含笑柳含愁。”

三五

女伶虞四官拜姚秋槎居士为师，观其演《跌霸》一出，赠云：“壮士至今休说项，美人千古最怜虞。”后度为女道士，号空翠庵主人。姚又赠一《探春令》云：“几番花信暗相催，早自三春暮。杜鹃啼罢东风懒，看满径堆红雨。年年此际归何处，蓦地抛人去。袅斜阳烟外，一寸游丝，怎系得韶光住”

三六

刘霞裳梦中得一联云：“星摇似醉愁他堕，手举难扶笑我低。”醒后续二句云：“安得仙云生袖底，御风飞到斗、牛西”我以为醒语终不如梦语。

三七

云贵总督杨应琚，字秋水，有贤名。入相后，以缅甸僨事，致晚节不终。吾尝以南朝吴明彻相比，殊不愧也。其孙女琼华，嫁江宁方伯永公泰之子明新。明受业随园，而女之父重英、号山斋者，与余有旧。山斋参赞军务，兼侍父疾，被缅匪虏去。其子鹤圃，监禁二十余年。余过泰州，琼华以《寄弟》诗见示，云：“否泰关天意，乘除运莫争。弟兄愁失散，身世感零丁。往者家逢难，潢池盗弄兵。韬铃烦上相，绝域播威名。宠锡从丹禁，旌旗事远征。七擒功未就，五丈病先生。风诏吴江下，先大人秉臬吴门。金鞍洱海行。监军随虎帐，付药听鸡声。画角悲风起，明星大野倾。雄师谁控驭，小丑敢纵横。孤垒知难守，弯弓竟不鸣。迷途伤李广，啮雪感苏卿。马革余生在，鱼书万里惊。天恩犹肆赦，疑狱幸从轻。季弟偏膺难，鹤圃坐狱多年。艰危志不更。珠怜沉汉水，剑恐落丰城。雁影萦离思，鸰原忆旧情。伫看邀雨露，头角再峥嵘。”

三八

余闻人佳句，即录入《诗话》，并不知是谁何之作。甲寅三月，余游华亭，张梦喈先生饮余古藤花下，其郎君兴载耳语曰：“家姊愿见先生。”余为愕然。已而褰帘出拜，执弟子之礼，方知《诗话补遗》第一卷中，曾载其所作《秋信》等诗故也。貌亦庄姝。其母夫人汪佛珍诗，久采入《诗话》第四卷中。始信风雅渊源，其来有自。其姑佛绣嫁姚氏，亦才女也。《不寐》云：“欹枕闲吟梦境空，残灯闪闪影朦胧。梧桐不管人惆怅，翻尽银塘一夜风。”他如：“一径泥香飞燕子，满瓿茶熟乱松声。”何须地僻心方静，才觉身闲梦亦清。”俱妙。

三九

人仗气运，运去则人鬼皆欺之。每见草树亦然，其枝叶畅茂者，蛛不敢结网，衰弱者，则尘丝灰积。偶读皮日休诗：“水痕侵病竹，蛛网上衰花。”方知古人作诗，无处不搜到也。

四〇

顾宁人云：“古不用银。”余颇不以为然。近读张籍《送南迁客》诗云：“海国战骑象，蛮州市用银。”以“用银”与“骑象”对说，可知中国骑马不骑象，用钱不用银矣。

四一

白太傅因李留守相公见过，池上泛舟，话及翰林旧事，因赠诗云：“同时六学士，五相一渔翁。”余已未翰林，亦有两相三尚书；为之恍然。

四二

吴兰雪《瞻园坐月》云：“林塘幽绝似山家，坐转栏阴月未斜。仙鹤一双都睡着，冷香吹遍绿梅花。”徐朗斋《宿泰山》云：“乱石长松路不分，数声钟磬隔林闻。山中夜半烧残烛，自起开窗照白云。”二诗真清绝矣！

四三

陈少阳与欧阳彻救李纲而死，庙在丹阳。乾隆庚申，庙为火所焚，独神像不动，袍笏依然。余过其地，见壁上题云：“两宫消息正茫茫，庙算徒闻罢李纲。不信九门司虎豹，独留三疏动风霜。衣冠白昼悲东市，松柏青磷照北邙。过客漫增桑梓感，里居从古说丹阳。”又云：“草野讵干兴复计，公卿无奈谏书稀。”余读而爱之。末书“于震字一川”五字。方知即二十年前负诗来谒，自称不蒙许可，即要投江死者也。专工明七子一体，未免鸣钲擂鼓，见赏者稀。然佳处不可泯没。见赠云：“声名若不逢元晏，词赋何由重洛阳”《圃峰秋望》云：“岸走涛声吞象岭，树浮天影出狼山。”《延庆寺》云：“地迥人烟浮水气，楼高木叶下秋声。”皆颇雄健。至若《九江》云：“商女至今歌白伾，征人几度换朱颜。”则稍和缓，且降格而为之。其人亡已二十余年，怜其一生苦志，为理而存之。

四四

郭频伽秀才寄小照求诗，怜余衰老，代作二首来。教余书之。余欣然从命，并札谢云：“使老人握管，必不能如此之佳。”渠又以此例求姚姬传先生。姚怒其无礼，掷还其图，移书嗔责。余道：此事与岳武穆破杨么归，送礼与韩、张、二王，一喜一嗔。人心不同，亦正相似。刘霞裳曰：“二先生皆是也：无姚公，人不知前辈之尊；无随园，人不知前辈之大。”

四五

丙辰同召试者，宣州梅兆颐先生，馆文穆公家，年六十许，和蔼朴诚，与余为忘年交。今甲子已周，访其遗稿不可得，近才获其《游敬亭山》云：“春色忽云暮，翦然万木齐。命驾越市尘，扶杖寻岩栖。白云停阴岭，清流贯长溪。碑碣抚残剩，台榭凭高低。好花磴旁出，时鸟林闲啼。古人不可作，胜地无荒蹊

。恐如桃花源，再至渔舟迷。”

四六

尹似村公子，亡后无子。余《诗话》中有意多存之。今又在破篋中检得其《哭松儿》二首云：“呻吟不听有儿音，说起生前感倍深。忍病怕投良药苦，佯欢且慰阿爷心。悠悠短梦今朝醒，小小孤魂何处寻。汝刘家丘墓侧，添衣调食自能任。刘乃余之乳母。”东西未辨合游嬉，天性偏生解孝思。绕膝常将梨枣奉，午眠低唤幔帘垂。看栽花竹携锄立，爱弄图书学父为。老泪抛残作达语，诗人多半见儿迟。末句讽随园。”《和梅岑<忆旧>》云：“一声欵乃荡归般，别泪交流洒大江。乙西北上，梅岑送至浦口。共喜人眠茅店榻，怕听鸡唱五更窗。攀杨难系征车远，代面全凭尺鲤双。记得分歧春二月，翠浓驿路正幢幢。”偶逢花市也闲行，老去风怀总不情。旧雨关心推大弟，青云得路让诸兄。女为儿子姬为友，竹作屏风书作城。自笑未能除结习，与人争处是诗名。”

四七

四十年前，余读钟伯敬《慰人落第》云：“似子何须论富贵旁人未免重科名。”以为佳绝。不料甲寅七月，偶翻唐诗，姚合《送江陵从事》云：“才子何须藉富贵男儿终竟要科名。”钟先生如此偷诗，伤事主矣。

四八

青衣郑德基诗云：“春风二月气温和，麦草初长绿满坡。牧竖也知闲便好，横眠牛背唱山歌。”又，《咏帘内美人》云：“到底春光遮不住，还如竹外看梅花。”此二首，皆天籁也。余命阿通代为评点，竟忽略看过，终究诗学不深。

四九

《学记》曰：“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。”博依”注作“譬喻”解。此诗之所以重比兴也。韦正己曰：“歌不曼其声则少情，舞不长其袖则少态。”此诗之所以贵情韵也。古人东坡、山谷，俱少情韵。今藏园，瓯北两才子诗，斗险争新，余望而却步，惟于“情韵”二字，尚少弦外之音。能之者，其钱竹初乎惜近日学仙，不肯费心矣。

五〇

余亲家蒋梅厂三子，有“河东三凤”之称。其长子莘之诗，久入《诗话》。今春再过苏州，其弟蔚、夔又以诗来。蔚咏《周孝侯射虎歌》云：“将军射虎如射牛，白额横死南山头。将军缚贼如缚虎，枉说使君兼文武。衔命往讨齐万年，忠孝之道难两全。草中狐鼠何足尽英雄受制嗟可怜。援兵四绝鼓不止，按剑一呼创者起。猛虎入槛何能为五千健儿同日死。吁嗟乎！于菟之气能食牛，烈士岂解为身谋不然缚虎莫缚贼，依旧射猎南山头。”《苦雨》云：“别馆深严作总持，焚香扫地坐裁诗。朝来岚气冲帘入，正是山楼雨过时。”夔《春阴》云

：“绿波知共板桥平，香雾霏霏湿落英。寒暖难凭三月候，溟濛未定片时晴。山斋客过苔仍合，水国潮多草乱生。差喜疏疏添逸响，几回细雨和茶铛。”他如：“田中乍熟狙公芋，溪上低开鹿女花。”亦工。

五一

丙辰冬月，余年二十一岁，初识吴江李蕤溪光运于长安小市：《诗话》中曾载其见赠五律一首。今甲寅秋，六十年矣，其子会恩秋试来园，读其诗，喜蕤溪之有子。《吊韩蕲王》云：“枉为君王赋式微，中原不复望旌旗。廉颇披甲心犹壮，魏绛和戎事已非。谁使渡江来白马，竟忘行酒有青衣。千秋遗恨无人识，回首琴台一雁飞。”《咏雪》云：“铺平万户白如海，只有炊烟一缕青。”《新竹》云：“秉节初终才挺干，入林先后渐忘形。”

五二

君子不以人废言。严嵩{钤山堂集}颇有可观，如：“卷幔忽惊山雾入，近村长听水禽啼。”沙上柳松烟雾色，水边楼阁雁归声。”皆可爱也。又，阮大铖有句云：“露凉集虫语，风善定萤情。”后五字颇耐想。

五三

海刚峰严厉孤介，而诗却清和。尝见鹫峰寺壁上有《赠竹园隐者》云：“寂寂江村路，何烦命驾过。羊求忘地远，松竹到门多。野外常无酒，田间别有歌。洗杯深酌处，落日在沧波。”末书“海瑞”二字，笔力苍秀。

五四

余少时读《会真记》，嫌元九薄幸，题云：“疑他神女爱行云，故把鸳鸯抵死分。秋雨临邛头雪白，相如终不弃文君。”程鱼门恪守程、朱之学，批云：“此诗断不可存。”余唯唯否否，而终不能割爱。后读唐太常寺参军秦贯所撰《郑恒及夫人崔氏合拊墓志》，方知唐人小说，原在有无之间，不必深考。余咏诗用意深厚，故可勿删。

五五

同年许红桥朝，一字光庭，诗学放翁。歿后，其子小桥携父诗来谒，无力付梓，摘其{柳州舟次}云：“山战火龙看野烧，水喧铜鼓渡惊滩。”《虎丘》云：“渡口日斜人散影，柳梢风静鸟啼烟。”《雁字》云：“杀青须仗摩天翻，飞札疑追逐日人。”《江上》云：“败芦藏艇炊烟出，古树翻鸦落叶频。”《杂咏》云：“牛后难防烧尾火，马前还怕打头风。”蹄轻骄马嘶风立，声涩荒鸡扑雪啼。”{随大府劝农}云：“风翻樱榭皆垂颈，人仰旌旗尽举头。”又有《谢孝子诗》。孝子会稽人，名振宗，以申父冤故，袖铁椎，打碎天安门内石狮子，投冤状，发黑龙江充军，而父冤卒白，亦异人也1诗长，不备录。

五六

余集中有《佳儿歌》，为同年李竹溪棠之子燧作也。三十余年，问消息不得。今年在杭州遇李婿陈鸿举，为仙居令，诵其近日句云：“体因惯病翻忘药，人不工诗亦自穷。”呜呼！才则犹是也，而近状可想矣。

五七

余在虞山，竹桥太史来，诵其代松云太守赠翩如小词云：“野芳滨水明如镜，忽然照见惊鸿影。来也抑何迟，今宵莫反而。芳名才两字，摹尽真风致。醉眼倒还颠，疑同美少年。翩如男妆。”

五八

人但知诗之新秀者难，而不知诗之奇辟者尤难。镇江张秉钧平伯《游老人峰》云：“空洞足误踏，崩一成众响。历险虽十里，炫奇已百赏。”苏州杨一鸿仪吉《过积溪》云：“路转孤村明，桥横一溪渡。雷雨晴亦惊，蛟龙冻犹怒。”嘉兴戴光曾《宿净慈寺》云：“月色下平地，人影上茅屋。湖上诸螺峰，环拱如匍匐。”又，《常山》云：“缆从山脊牵云去，舟向波中卷雪来。”皆奇峭可喜。五九秀州诗人吴文溥，别十五年，今秋忽来，诗已付梓，读之，转多窒碍，不如从前之明秀：信境遇之累人，而师友之功不可少也。录其新句之可爱者，如：“竹里不知屋，水边闻有鸡。”问径花相引，开门鸟乱啼。”风静溪逾响，云来树欲移。”皆佳。又一绝云：“酒后客来重酌酒，飞花留客送残春。主人醉倒不相劝，客转持杯劝主人。”

六〇

钱玛沙先生公子名枚者，其初生时，适余到，故仿蔡中郎以名与顾雍故事。后举孝廉，诗才清妙。《策马》云：“策马关门外，苍茫未识途。一鞭残照下，回首白云孤。路险愁冰滑，身欹待树扶。自怜依太瘦，髀肉本来无。”《过常州》云：“节过白露寒犹浅，岸近丹阳水渐低。”

六一

太湖有东、西洞庭七十二峰，奇秀可爱。官其地者，事简民淳，最为乐土。司马德卧云先生福招余往游，小住三日。适司李程前川思乐执贄门下。表侄张碧川琴在幕中，出《新月》、《梅花》两诗稿见示。想见僚属多才，主宾风雅，可谓不负此湖山矣。德公咏《新月》云：“一线晶光上画栏，漫疑素魄本非团。微开玉女奁中镜，半吐嫦娥白里丸。曲曲黛眉如淡扫，明明青眼似相看。爱他坐到西山晚，忘却深闺翠袖寒。”又：“漫收兔魄含全璧，深隐云鬟只半妆。”《梅花》云：“瘦态每宜轻雾后，残妆最爱晚香余。”程前川《新月》云：“刚同翠黛新描后，好比秋波乍转余。”蚌珠乍吐仍衔口，宝镜方开未出奁。”张碧川《新月》云：“似竟怕为天晓别，谁能留到夜深看”斗宿自明如昨夕，楼台先得尚依稀。”无多时别仍相见，若太分明岂乍逢”《梅花》云c“那

防触拨香盈袖，忍扫横斜影上阶。”俱佳。

六二

蒋于野莘从余游洞庭两山，吟兴颇豪，多纪游之作。其《登莫厘峰》云：“草深蒸雾湿，地旷受风多。丛树阴犹转，飞禽影不过。”《望太湖》云：“山都包水内，浪欲拍天浮。”《宿石公山禅院》云：“百尺丹梯削翠屏，下蟠曲磴透珑玲。峰头碍足前无路，洞腹穿云上有亭。天阔湖光千顷白，更深佛火一灯青。我来不敢吟高调，多恐蛟龙出水听。”又，{和德司马&1t;新月)}，有“时刚落日半棱多”，七字亦未经人道。

六三

提督杨恺，仪征武进士也。通识懿文，康熙间受知圣祖，召入南书房，与何义门，蒋南沙诸前辈，同校书史。后提督两湖。晚年归老。具盛饌招余文宴。壁挂一器，形如喇叭，长二丈许，糊以黑纱。指示余曰：“此军中所用顺风耳也。将军与军师有密谋则用之。相离甚远，其语只二人闻，他人不闻也。”壁上见许登瀛观察赠一联云：“天禄校书名进士，岳阳持节老将军。”殊切。

六四

红兰主人有句云：“西岭生云将作雨，东风无力不飞花。”其仆和福有句云：“一双白鸟东飞急，知是西山暮雨来。”

六五

溧阳狄梦松梦中得句云：“众鸟归来托，繁林得所天。”初不解所谓。后会试场题与前诗意相合。韵限“天”字，即用梦中句。试官以其诗暗合圣意，遂入选，旋官翰林。

六六

顾仙根，兴化人也，有《买仆》诗云：“我家得一仆，人家失一子。同是父母心，还当慎驱使。”可称仁言。

六七

湖北蒲圻县万羊庵，有吴荆山尚书题壁五律，内有“翻”字、“恩”字。和者如云。褚筠心学士视学其地，有“鱼版空王法，莺花造物恩”。又：“去路原来路，君恩是佛恩。”吴白华侍郎有“小鸟踏花翻”之句，押“翻”韵极新。卢元琰湘搓过其地，云：“断云干树暝，残照一鸦翻。”

六八

奇中丞于苏藩任内，考紫阳书院《鼠须为笔》题。诸生课卷三百余本，绝少佳句。止有黄一机“挥毫惊纸啮，起草忆灯窥”二句，为一时之冠。

六九

卢湘嵯拔贡，朝考被斥，捐州判，赴皖需次。《自嘲》云：“不为折腰吏，权

作磕头虫。”

七〇

吴门多闺秀，近又得袁丽卿椒芳《病起》云：“月照栏杆影半斜，夜凉如水挟衣加。经旬卧病纱窗里，孤负一栏指甲花。”犹自恹恹懒下楼，凭栏闲弄玉搔头。今朝风自来西北，东面珠帘可上钩”汪宜秋玉轸《中秋无月》云：“拟向嫦娥诉幽恨，昏昏月又不分明。”《雪》云：“窗外竹梢三两个，压低渐近碧栏杆。”金纤纤逸《和同人集耘勉斋》云：“绿绮携来横膝上，夜凉弹醒水仙花。”《病起》云：“鸚鵡不知人病久，朝朝楼上唤梳妆。”又，《赠某女士》云：“谢家飞絮苏家锦，如此才真未见来。”余以为此句是纤纤自道。

七一

钱塘项墉金门在吾乡大开坛坫，一时风雅之士，归之如云。余到杭州，必主其家。读其《谢胡葑塘招游湖上》云：“闲于翘足鹭，乐似聚头鱼。”《落叶》四句云：“客径夜随寒雨堕，僧窗晴带白云飘。绕坡屑宰过群鹿，隔水萧疏抱一蝸。”不愧老手。

补遗卷八

一

鳌沧来刺史，从太仓寄近作见示。《菜花》云：“绕村种菜春环屋，铺地黄金人住家。若论生材求济世，万花都合让斯花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薄宦频年鬓欲斑，平生心在水云间。天怜衰吏无他乐，许看东南一带山。”想见襟怀，不愧名臣之后。

二

雍正癸丑，余年十八，受知于吾乡总督程公元章，送入万松书院肄业。其时掌教者为杨文叔先生，讳绳武，癸巳翰林，丰才博学，蒙有国士之知。后掌教钟山，而余适宰江宁，时时过从。先生归道山后，音问遂绝，今五十年矣。甲寅春，其孙仪吉孝廉以诗一册见示。读之，细腻工整，不愧家风，叹德门之有后。《诸葛墓》云：“沔水东流绕定军，秋风遥拜卧龙坟。大星磊落沦荒土，八阵纵横隔暮云。共说公才真十倍，可怜天意竟三分。凭高欲下沾襟泪，筹笔楼高日又曛。”《旅思》云：“十度月圆犹作客，一年秋到倍思家。”《吊刘司户》云：“宦寺岂容操国柄文章原不重科名。”《落第出都》云：“葵藿但知倾晓日，芙蓉何敢怨秋风”孝廉名一鸿。

三

江宁李大绅，号榕庄。《护兰》诗云：“似离故土非其性，才到人家便作难。”移置几番遭仆患，爱怜真当养儿看。”二联殊有风趣。

四

广西罗城县，国初为烟瘴之地。于清端公自记《年谱》云：“同去仆从，死亡殆尽。余族弟秋江涛署罗城尉，赋诗云：‘簇簇奇峰列画屏，万山遥护一城青。地因太险田无税，迹可留仙石有灵。北岭晓钟催曙色，西江秋月冷烟汀。参军未处边陲惯，蛮语还须仔细听。’‘屋后青山舞凤凰，檐前奇石学鸳鸯。挈瓶沽酒同墟寺，吹角引牛归牧场。抱社两株榕树古，沿城一带枣花香。诛茅盖起三层屋，珍重行人指法堂。’”

五

吴江徐君星标善弈秋之技，予既为铭墓。其子山民达源、媳吴珊珊琼仙俱工诗。山民《春晓》云：“廿四番花算不清，黄莺杜宇总春声。伤心只有芭蕉叶，愁雨愁风过一生。”珊珊咏《萤火》云：“月黑谁携星一点，风高吹上阁三层。蒲葵扑堕知何处，笑问檀郎见未曾。”《夜坐闻笛》云：“妆楼风影夜萧萧，检点牙签倦欲抛。何处一声长笛起，隔帘吹月上花梢。”

六

真州郑鸿，字秋影，张南垞之侍史也。能诗，偶以醉失欢，远走京师，竟致客死，年仅二十。员帆山抄其遗诗，嘱张石民追写小像。诗云：“闭门却到夕阳斜，自笑茅檐小小车。偏是西风最多事，书声偷送到邻家。”石民写像毕，题云：“青年谁与颊添毫，惜尔生前未我遭。老去见花都懒画，多情还写郑樱桃。”

七

杭州沈清任观察，余门下门生也，中年殁谢。余求其诗不得，仅录其《b园春》一阙云：“天放憨僧，行脚打包，还归故乡。笑六十年来，电光倏忽，三生石上，梦影荒唐。小住为佳，长行不得，从此舟车不用忙。生花眼、借一编在手，字字行行。吾家老屋颓墙，只糊壁人儿费忖量。看鄂渚书来，归舟待泊，锦官收散，花事终场。鹤发朝梳，金经夜课，随分生涯自主张。闲中趣，写梅花数点，也送清狂。”

八

甲子年，余过宏济寺，见西林相公题壁诗，已录登《诗话》。甲寅阻风，又至寺中，默默七代孙某抄鄂公父子诗来，皆五六十年前事，余为之怆然。再录相公一绝云：“山扉石径上人家，小住清凉引妙车。欲挽江声回树杪，可怜那岸是繁华。”其时公子容安随行，年尚幼，后总督两江，重游此寺，读先人之作，题赠默默云：“少小经行处，江山感旧因。君能重会面，我是再来人。问法心无住，趋庭迹已陈。燃灯览题句，忍泪对青春。”

九

金陵水月庵有僧镜澄，颇能诗。闭户焚修，名场竟不知有此人，殊可敬也。《

惜桐》云：“独树作僧伴，摧枯伤我情。从今茅屋下，无处听秋声。”《落叶》云：“落叶寒生径，冬蔬秀满畦。要将茅舍补，试看稻堆齐。窗破宜糊纸，墙穿合补泥。春风待来岁，也有燕双栖。”

一〇

苏州胡眉峰量见赠云：“青山供养忘机客，红粉消磨用世才。”泰州孙虎山廷颺云：“名到惊人何况早，生当并世不嫌迟。”松江刘春桥熙云：“看花兴致怜才性，此是先生未了缘。”上海李林松仲熙云：“真才子必得其寿，谪仙人未免有情。”淮上程蕙人元吉云：“风流何减白居易，天下不名元鲁山。”又：“有福不离花世界，无愁常喜竹平安。”皆可诵也。

一一

女弟子席佩兰，诗才清妙，余尝疑是郎君孙子潇代作。今春到虞山访之，佩兰有君姑之戚，缟衣出见，容貌婀娜，克称其才。以小照属题，余置袖中，即拉其郎君同往吴竹桥太史家小饮。日未暮，而见赠三律来。读之，细腻风光。方知徐淑之果胜秦嘉也。其诗云：“慕公名字读公诗，海内人人望见迟。青眼独来幽阁里，缟衣无奈浣妆时。蓬门昨夜文星照，嘉客先期喜鹊知。愿买杭州丝五色，丝丝亲自绣袁丝。”深闺柔翰学涂鸦，重荷先生借齿牙。漫拟刘公知道韞，直推徐淑胜秦嘉。解围敢设青绫障，执贄遥褰绛帐纱。声价自经椽笔定，扫眉笔上也生花。”南极文昌应一身，幸瞻藜杖拜星辰。一编早定千秋业，片语能生四海春。诗格要烦裁伪体，画图敢自秘丰神。问公参透拈花旨，可是空王座下人”佩兰小照幽艳，余老矣，不敢落笔，带至杭州，属王玉如夫人为之布景，孙云凤、云鹤两女士题诗词，余跋数言，以志一时三绝云。

一二

余三月间，到狄小同家。柔之夫人挈女儿出见，年才十四，而诗笔清雅，字亦工秀。《赠楼氏姊》云：“巧髻梳成敛翠蛾，芳姿自惜性偏和。婀娜不效杨家舞，婉转犹能薛氏歌。琼树朝朝临日见，莲花步步踏春过。谁家种玉人侥幸，得伴新莺附芰萝”

一三

余饮孙云凤家，饭米粗粝，而价甚昂，知为家奴所给。归寓，适有送白粲者，以一斛贻之。云凤不受，札云：“来意已悉。”盖疑老人以米傲之也。余殊觉扫兴，即题其札尾云：“一囊脱粟远相贻，此意分明粟也知。底事坚辞违长者，闺中竟有女原思！”云凤悔之，寄《贺新凉》一词以自讼云：“傍晚书来速，道原思抗违夫子，公然辞粟。已负先生周急意，敢又书中相渎。况贄礼未修一束。我是门墙迂弟子，觉囊中所赐非常禄。不敢受，劳往复。寸笺自悔忽忽肃，或其间措辞下笔，思之未熟。本借湖山供笑傲，何翻多怒触披读处，难胜

踏服。无赖是毫端，今以前愆，仍付毫端赎。容与否望批覆！”

一四

尝读刘长卿《重过曲江》诗云：“何事最伤心少年曾得意。”盖唐时进士登科，多同游曲江之故。余甲辰到广西，蒙抚军吴树堂先生饮余于八桂堂，是五十年前金震方中丞拜表荐余处。追忆少时恩知，为之凄绝，一坐竟不忍起。口号一律云：“森森八桂翠参天，此处曾经谒大贤。知己平生人第一，白头重到路三千。荐章海内犹存稿，往事风中已化烟。梦自难寻肠自转，几回欲起又留连。”当年留别中丞七排十二韵，仅记一联云：“万里阙前修荐表，百官座上叹文章。”

一五

余过马嵬，前后题诗八首，自谓发挥尽矣。近见祝芷塘给谏题云：“元之政事广平参，谁盍君心逸欲耽若使开元初载入，也同钟鼓乐《周南》。”不作河东妒女津，九原粉黛有余春。美人自恨西方少，身死犹教美别人。”第一首犹是拙集“但使姚崇还作相，君王妃子共长生”之意。第二首专指土人取冢土敷面，可去瘢痕之说。可谓斩新日月。

一六

虞山邵松阿先生为其孙妇作传云：“妇姓赵，名同曜，字洵嫻。幼时学诸姑礼佛，及读《论语》‘攻乎异端’，喟曰：‘吾初以为西方圣人，今乃知铸一大错也！’其敏悟如此。爱作诗，案置王礼堂、赵云松及随园三人诗，谓松阿曰：‘儿以为西庄学富，云松识高，至随园先生，则各体兼该，学识双到矣。’余闻之，甚惭。因记芷塘给谏见赠云：“我读君诗如读史，能兼才、学、识三长。”与其言相合，然祝公是老作家，而洵嫻一弱女子，竟聆音识曲，尤难得哉！年二十余，以婉难亡。咏《七夕》云：“拜罢双星后，穿针上画楼。一钩今夜月，万古此时秋。玉露闲阶湿，金风小院幽。更深人未卧，何处笛声愁”咏《镜》云：“照人空见影，是我总非真。”《菊花》云：“经霜秋正老，带月夜初长。”

一七

昆山徐懒云云路秀才，买书无钱，而书贾频至，乃自嘲云：“生成书癖更成贫，贾客徒劳过我频。聊借读书佯问值，知非售处已回身。乞儿眼里来鸦炙，病叟床前对美人。始叹百城难坐拥，从今先要拜钱神。”余幼时，有“家贫梦买书”之句，盖实事也。今见徐生此诗，触起贫时心事，为之慨然。徐又有句云：“风威两岸获，雪意一天云。”

一八

祝芷塘《咏药》云：“尝遍苦甘千百味，活人常少杀人多。”赵云松《憎蚊》云

：“一蚊便搅人终夕，宵小由采不在多。”程荆南《席上》云：“名士庖厨宫气少，山人冠履古风多。”吴兰雪见赠云：“三朝白发题襟遍，一代红妆立雪多。”四用“多”字，俱妙。余《春日园中》亦有句云：“晴日不愁游女少，美人终竟大家多。”

一九

虞山赵氏多才，有名同钰、字子梁者，疑是洵娴女士之兄。诗善言情，《题若冰妹小照》云：“忆得深闺未嫁年，阿兄把卷妹随肩。小红刚报酴醾放，草草梳妆到最先。”《山塘》云：“春风油壁过山塘，双眼迷离诧艳妆。我亦多情祝飞絮，要他吹上绣衣裳。”《采菱》云：“草草盘头便出湖，水云深处笑相呼。侬家不是贪多得，风信明朝知有无。”《消夏》云：“扫眉深浅费工夫，云髻高低索婢扶。插过珠兰余几朵，不知还够饷人无。”又，《对镜》起句云：“憔悴竟如此，非君我莫知。”可称超绝：惜下半首稍平，故不录。其室人屈婉仙亦能诗，《七夕》云：“花自轻盈露自凄，碧阑干外玉绳低。不知何处凡乌鹊，侥幸云霄一夜栖。”

二〇

纤纤亡后，竹士《过妇家有感》云：“愁听花铃语绣帟，封题如故笑言违。伤心小女无知识，绕膝询姑何日归。”新秋已报海棠开，可奈尘生旧镜台。莫怪见花拼一恸，去年曾折一枝来。”旅窗虫语警秋心，小病奄奄奈夜深。记汝当年珍惜意，露凉不敢立花阴。”{题纤纤小照》云：“绣螭茶烟碧散丝，分明桐院比肩时。干呼不下卿何忍，一一如生我尚疑。絮语曲栏邀月证，寻诗深夜怯花知。可怜病后伶俜甚，莫怪珊珊玉步迟。”又句云：“仙原暂谪留难住，事太伤心泪转无。”

二一

吴江闺秀汪宜秋《春夜》诗云：“坐愁换过烛三条，才向妆台卸翠翘。只恐眠迟难早起，明朝记得是花朝。”《扫墓》云：“略慰九原思子意，今朝弱息挈孙来。病躯只恐难重到，家事从头诉一回。”《夜坐》云：“贪凉自启绿窗纱，风细炉烟缕缕斜。急把残灯遮护好，方才结得一双花。”《病起》云：“手战愈增书格弱，目昏翻厌纸窗明。不知春是何时去，绿满帘栊夏景成。”《题玉函女士小照》云：“空阶策策堕梧桐，怨笛清砧断续风。只恐嫦娥也愁绝，良宵深闭广寒宫。”宜秋家赤贫，夫外出五年，撑拄家务，抚养五儿，俱以针黹供给，而有才如此。

二二

赵子梁《咏白牡丹》云：“断无富贵能安素，莫笑花枝爱着绯。”陈秋史燮《白雁》云：“平沙夜月空留影，远水芦花何处滩”

二三

老友徐灵胎度曲嘲时文及题墓诗，余已载《诗话》中。甲寅八月，其子榆村蟻送其儿秋试，又度曲赠我云：“千山万水，装点了吴越规模。天地又踌躇，须生个奇才异质，风雅超殊。放在中间，空前绝后，著出些三教同参万古书。更不让他才华埋没，又把月中丹桂，天街红杏，阆苑琼株，一一都教攀住。略展经纶，便使那万户黎民，争称慈父。才许他脱却朝衫，芒鞋竹杖，历尽了层峦叠嶂，游遍了四海五湖。方晓得花月神仙，诗文宗主。赢得随园才子，处处家家个个呼。端的是菩萨重来，现身说法，度尽凡夫。咱也乞洒杨枝一滴，洗净尘心，跳出迷途。”

二四

余雅不喜元遗山论诗，引退之《山石》句，笑秦淮海“芍药蔷薇”一联为女郎诗。是何异引周公之“穆穆文王”，而斥后妃之“采采卷耳”也。前于《诗话》中已深非之。近见毛西河与友札云：“曾游泰山，见奇峰怪愕，拔地倚天；然山涧中杜鹃红艳，春兰幽香，未尝无倡条冶叶，动人春思。此泰山之所以为大也。大家之诗，何以异此”其言有与吾意相合者，故录之。

二五

采诗如散赈也，宁滥毋遗。然其诗未刻稿者，宁失之滥。已刻稿者，不妨于遗。

一六

上海明经王梅屿坤培，淹雅能文，秋试屡荐不售，赋诗云：“蓬鬓依然绝世姿，敢将新样画蛾眉。鸳鸯欲绣偏难绣，肠断回针欲刺时。”较之唐人“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更觉深婉。

二七

乾隆乙卯春，予游吴下，海上书生王仲坚钰寄洛花十六株为寿，系诗云：“不羨安期枣似瓜，不须丹鼎炼黄芽。称觞何物堪同献，洛下飞来第一花。”数丛浅碧间深红，艳重香多薄日烘。自笑倾心同小草，也随桃李领春风。”署名称“私淑弟子仲坚”。于余素未谋面，而倾倒若此。旦华女史朱秀甫文毓，其室人也，亦工吟咏。前已采其《抚孤甥》诗，兹复录其《春暮》云：“春去分明有泪痕，丝丝微雨洒黄昏。残红落地无人管，蝴蝶飞来也断魂。”《瓶中海棠》云：“酒后轻红晕玉肌，百花谁及海棠姿。绿窗昼静嫌无伴，拗取名花当侍儿。”

二八

平江卜蕙阶日亨《闲居》诗云：“倚倚松竹绝尘喧，小筑青山郭外村。无数落花浮水面，尽随鸥鸟到柴门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一窝青箬买茶回，忙煮清泉试

几杯。推户恐惊啼鸟去，卷帘喜见落花来。邻翁只护穿篱笋，稚子争偷拂槛梅。诗债为愁多负却，海棠开到牡丹开。”二诗不减放翁。

二九

《如皋志》：“淳熙中，东孝里庄园有紫牡丹一本，无种而生。有观察见，欲移分一株，掘土尺许，见一石，题曰：‘此花琼岛飞来种，只许人间老眼看。’遂不敢移。自后乡老诞日，值花开时，必宴于其下。有李嵩者，三月八日生，自八十看花，至一百九岁。”

三〇

郑鱼门志钥先生督学江南，清廉爱士，所识拔皆一时名流，沈文憲公亦出门下。偶到金陵，游莫愁湖，有句云：“我来湖上愁难了，不信当年有莫愁。”已而落职。行至西湖，《别诸门生》云：“此后相逢明月夜，定知相忆在西湖。”亡何，竟归道山，停柩湖上。人皆以为诗讖。

三一

王元章《西湖》诗云：“湖边欲买三间屋，问遍人家不要诗。”近有以诗干人而索值者，余戏书此以示之。

三二

有汉西门袁某卖面筋为业，《咏雪和东坡》云：“怪底六花难绣出，美人何处着针尖。”又，杭州缝人郑某有句云：“竹榻生香新稻草，布衣不暖旧绵花。”二人皆贱工也，而诗颇有生趣。礼亲王世子檀樽主人，年少多才；客春，托桐城吴种芝太史索和《红豆》诗，余尚未答。今春，又托尤水村以诗索序，读之，美不胜收。姑录其《火盆》十二韵云：“熔铸因良冶，围圆制作严。候移暄冷易，匠巧实华兼。炽炭熔拳石，飞灰散曰盐。兽环分四角，铜耳露双尖。箸拨金茎小，钳挑玉腕纤。非铛茶可沸，象鼎器无嫌。刺绣依秋阁，裁衣傍锦帽。暮霜凝北户，疏雪洒南檐。密室春先到，沉檀燕更添。冰壶初解冻，书案渐生炎。微觉披裘燠，无烦裹手拈。萧条人静后，试卷却寒帘。”以仄韵而能整练若此，是何许才力耶1

三四

闺秀王贞仪字德卿，宣化太守王者辅之女也。随其父谪戍塞外，《过潼关》云：“重门严柝钥，盘岭踞咽喉。白日干岩俯，黄河一线流。”《登岱》云：“谷云蒸万岫，海日浴三宫。”女嫁宣城詹枚，《辰沅道中》云：“雾气昏崖底，猿声咽树间。”俱有奇杰之气，不类女流。同里余秋农秀才赠诗云：“修到詹何定几生，吟红闺里有双声。六朝山色分眉翠，九折黄流沁骨清。海徼宏篇饶健气，莺花小制亦多情。自惭同住乌衣巷，不识西邻道韞名。”

三五

余壬戌外用，走辞首相鄂文端公，蒙公留饭，论当代名臣，公少所许可。虽以杨江阴、尹望山之贤，公意未满足也。余再三问。公曰：“汝此去惟有河督顾用方琮一人耳。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人称为铁牛，我许为铁汉。汝往见之，但告以是我门生，渠必异目相视。”余到清江，走谒，觉丰采温肃，果饶道气。谆谆以勿好名为戒。未几，公移节济宁，遂永诀矣。今五十余年，长安赵碌亭先生寄手卷来，乃公在梦中怀余座主留松斋少宰诗也。原唱云：“岁晚偏多兴，寒山画不成，松披云半岭，人立月三更。飘渺金台远，潺湲济水清。扁舟风雪夜，似听叩门声。”吾师和云：“有梦凭谁寄新诗画里成。信随秋雁远，魂想御风轻。饮水心常淡，观河笑比清。《阳春》虽强和，终让凤凰声。”诗成，会稽王祺为作画，余加跋后，仍送还。碌亭，松斋先生之戚也。

三六

诗有通首平正，无可指摘，而绝不招人爱。晋人称王安北相对不厌，去后人亦不思是也。唐霍王元轨有贤名。或问人，“霍王何长”其人曰：“无长。”问者愕然。乃答曰：“人必有所短也，而后见所长。霍王无所短，又何所见其长”二事皆可参悟。

三七

新安王太守廷言偶过随园，见园丁斫竹补篱，因得句云：“惜花须记把篱编。”苦难于对。一日，独酌无聊，忽得“嗜酒不妨和影醉”七字，急书以示余。余览之，击节不已。因记范味醇《旅思》云：“梦醒挑灯抱影眠。”亦佳。皆本于六朝“闲行影自随”五字也。

三八

伊公子继昌字述之，小尹太守公子也。年少，而诗笔甚佳。今春余过邗江，出诗见示。《霜信》云：“莫道坚冰意尚迟，新寒料峭已霜期。桥头可验惟人迹，镜里难期是鬓丝。凉夜丰山钟暗递，悲风绝塞草先知。枫林染遍如花样，消息传来又几时”

二九

大兴方介亭维祺，藕船主人之弟也。过随园见访，适余已赴苏州，蒙其题壁云：“白门系缆月初生，欲访随园坐待明。若使当年恋斗米，安能此地驻长庚著书久读知风格，好句遥传见性情。人到蓬山还隔面，追公直下润州城。”

四〇

杭州李堂字允升，不事举业，为人权参店事。余到杭州，以诗求见，年才弱冠，貌亦温雅。记其《早秋即事》云：“镇日柴扉掩绿阴，久抛双屐罢登临。入秋病鹤惟耽睡，经雨凉蝉欲废吟。拣墨试磨亲得研，焚香闲抚旧修琴。谦师煮茗通三昧，兴好频携短策寻。”佳句如：“雨声初到树，寒气欲侵衣。”蘋牵花

片聚，水啮树根虚。”冻解空池梅有影，雪铺幽砌月无痕。”皆清雅可诵。

四一

华公子岑松，秋槎明府之子也。《西湖杂诗》云：“人穿柳絮如冲雪，船傍梨花半入云。花压玉楼春至早，月留金管夜归迟。”

四二

松江陈花南韶官居理问，而卜居西湖梅庄，置身吏隐之间。有《君山寻浮远亭》诗云：“不识君山路，偏寻浮远亭。江涛回岸白，树色接城青。樵响来何处，禅扉静不扃。娟娟修竹里，何日读《黄庭》”

四三

吴门樊绍堂善隶书，能画，工篆刻，年三十而亡。诗稿散失，仅记其《别随园》一绝云：“西向仓山谒我师，离魂渺渺有谁知。真空悟彻三千界，待索灵根再学诗。”

四四

康熙己卯，史胄斯宫詹公典试浙江，子文靖公年十八，读书京邸。宫詹令迟岁观场，不必亟亟。文靖公必欲观光，私求其母彭太夫人。彭述宫詹之意，且笑曰：“无力措办考具。”文靖公偷拔太夫人金簪去，曰：“办卷烛足矣。”太夫人佳其志，许之。遂领乡荐。次年，入翰林。宫詹公督学浙西，闻捷音，因事出意外，口占七律寄云：“垂髫何意着先鞭，且喜书香得再延。事业千秋今日始，声名一夕满城传。登科岂足荣乡里，稽古还须及少年。律己贵严人欲恕，昔人明训有遗编。”从此食禄六十四年，官至相国。家有牙牌云“六部尚书，八省总督”，载余撰神道碑中。

四五

学然后知不足。张月楼《自忏》云：“自家谩诩便便腹，开卷方知未读书。最羨两堤杨柳树，看他越老越心虚。”

四六

胡进士森字香海，掌教真州，西江人也，而不染西江派，以诗见示。《真州城东水边》云：“人事难谢绝，我心清且闲。开门送客去，傍水看花还。溪岸春三月，渔家屋半间。桥边有钓石，分坐听潺湲。”《舟中》云：“新月看欲上，水程行未休。雁声沙际起，山色暝中收。心远偶思画，身闲时在舟。忘情羡渔者，垂钓坐溪头。”俱有王、孟遗音。

四七

壬寅，余游天台，《留别送者琴典史齐公子》云：“七十年华千里路，劝依还要再来游。”自分无再来之事，而不料庚戌春，又到天台矣。乙酉，余年五十，题嵇二公子诗云：“者番一别依衰矣，此后难禁三十年。”亦自料必无八十

之寿也。及至乙卯，而又见公子于锡山。屈指计之，刚三十年。

四八

湖南龙阳女史赵玉畦《湖上泛舟》云：“鱼鳞江上碧烟开，月影萧萧度树来。一片渔歌何处起芦花深处小船回。”

四九

丹徒张舸斋之父名堂，字季升，号南原，生有清才，三十岁卒。舸斋以遗稿见示。录其《晚宿丁角村舍》云：“夕晖将敛照，归鸟亦依林。平野烟光合，孤村树色深。倦投茅舍宿，醉拊瓦盆吟。一夕安眠好，来朝向碧岑。”《青山庄》云：“平泉草木徒夸丽，金谷楼台已作尘。剩有斜阳七层塔，天风时复送铃声。”《春日雨霁》云：“新月未生影，余春犹作寒。”《夜过云阳》云：“秋声夹岸荻苇动，夜气入舟衾簟凉。”俱妙。

五〇

长洲秀才蒋砚畲耕堂，少有才名，惜不永年而卒。临终，以诗稿三册，付其门人陈竹士，中多佳句，如：《欲雪》云：“昨夜风高振林薄，萧萧飒飒涛声作。晓来饥雀啄空檐，寒云一片松梢落。”《郭外晚眺》云：“初晴携杖去，郭外望斜晖。野旷寒山出，天清远树微。晚烟依水聚，归鸟背云飞。寂寞江村暮，人家早掩扉。”佳句如《得陈红桥楚中书》云：“江衙吏散鼙鸣鼓，山阁灯寒虎叩门。”亦隽。

五一

前辈宋轶才司农，在京师同作翰林，比邻而居，今已仙去廿余年矣。春间，小住姑苏，其郎君蔼若观察执子侄礼来见，并以司农《红杏斋诗集》属余作序。因录其《湾址道中》云：“别路离怀惨不舒，四郊风物自萧疏。远山到眼青无数，一片晴光落笋舆。”炊烟如线路如弓，水面吹来杨柳风。舞尽榆钱飞尽絮，菜花黄杀野田中。”

五二

近体诗有前用“花”字，后用“葩”字者，皆名手所无也。初学人不可不知。凡他用韵字义之犯重者，皆可类推。

五三

有人好自赞其诗者，人以为嫌。袁陶村云：“勿怪也。彼自己不赞，尚有何人肯赞耶”又有人常露官气者，人以为嫌。陶村云：“勿怪也。彼除官外，一身尚有何物耶”其言颇隽，故录之。

五四

田涵斋文龙宰长洲，政声廉明。其父香泉先生名玉，以武职告老，就养署中；终日跨驴虎丘、石湖间，赏花玩月，而民间无丝毫瓜李之嫌。其清风高节

，可以想见。有《附蓬小草》，涵斋属余序而梓之。如《虎丘宴集》云：“喧喧歌吹趁时游，云敛天香正及秋。清客舫依沿岸树，美人帘卷傍山楼。但看七里花成市，肯信三生石点头自是江南佳丽地，吴侬知乐不知愁。”《渡江即事》云：“不知帆席转，只讶市桥移。”《金山夜月》云：“风定铃无语，江流月有声。”《海昌塔庙思归》云：“长鱼跋浪飞寒雨，宿鸟惊林堕折枝。”{暮投寒庄旅店}云：“遥从寒水孤村外，一角青旂认酒家。”{乐安庄宴集}云：“林塘得雨鲦鱼戏，麦陇连云布谷飞。”《春兴》云，“红杏埭长回蛺蝶，绿杨墙短出秋千。”宽杯酌酒愁心醉，大字抄诗笑眼花。”俱有夷犹自得之趣。其《晋秩自喜》有云：“少有大言身许国，老无恒产宦为家。”更足以想见其胸次矣。

五五

吴江周秉中尚书元理，余戊午同年，宰清远时，余过其邑，小住三日，极为款洽。后官直隶总督，内迁大司空，而芳讯从兹杳然矣。近访得其孙名霁、字朗宇者，年才弱冠，诗笔清嘉。得其《新妆》诗云：“新妆时样髻盘鸦，六幅裙拖越女纱。戏罢秋千身怯怯，倩郎插好鬓边花。”“深院重帘日影斜，当春桃李斗芳华。小姑笑拍肩头问；开否新栽豆蔻花”又《以美人画障赠屠荻庄贺其纳妾》云：“绰约仙姿并藐姑，丹青好手苦为摹。他时打桨迎桃叶，如此人堪作样无”又，《即事》云：“好诗喜自无心得，小别愁从隔夜生。”

五六

锡山吴省曾，传神名手也，为尹文端公所推重。三十年前，为余写《随园雅集图》，五人神采如生。时挈其儿松崖名宝书者来见，年才舞象。别二十余年，相遇上元署中，知己入泮。诗才清雅，而尤长于词。《山行》云：“匹练横空起，光从树杪分。飞来千尺水，散作万重云。鹤唳当风远，琴声隔浦闻。此间堪寄傲，载酒一寻君。谓邵无恙明府。”《梅花落》云：“月痕初挂镜眉新，又见冰梅落砌匀。愁煞江南春雨后，梨花庭院倚栏人。”嵇曼叔诵其《咏蕉》云：“香阶小步碧苔侵，叶叶芭蕉展绿阴。看取风前舒复卷，不知心里又藏心。”词如《更漏子》云：“嫩寒添，香雾软，分付画帘休卷。花漠漠，柳阴阴，夜长闲绣衾。怜瘦影，慵开镜，又是去年春病。睡未足，酒初醒，黄鹂一两声。”《菩萨蛮》云：“无情流水催人去，多情花瓣留人住。今夜酒初阑，教人去住难。明知成远别，心事无凭说。欲道不相思，泪痕衣上滋。”皆有柳屯田风味。

五七

余老矣，年来多不识面之交。今秋，山右茹纶常容斋、陕西崔仰舜悟梅是也。复有京江杜童子克俊者，以诗见寄，云：“大雅于今孰典型德星兼是老人星。

编成文字五千卷，名著乾坤一草亭。北固江声流月去，南徐山色向人青。荷衣此日来趋谒，敢望高人启性灵”《登月华山》云：“孤磬惊飞鸟，微风送落花。”《过击竹山房》云：“渡口梅花曾有信，门前松柏不知冬。”《偕闻抱菽抑庵访蔡芷衫师不遇》云：“忽忆停云来二妙，未邀明月作三人，”童子年甫十三，而诗已清妙如此。

五八

近时闺秀之多，十倍于古，而吴门为尤盛。兹又得松陵严禄华蕊珠女士《春日杂咏》云：“帘锁炉香尽日垂，曲栏低亚坐题诗。慈亲指点桃花笑，忆否当年酿面时”如烟小雨润苔衣，花坞风酣蛱蝶飞。最是无情堤畔柳，绾将春至放春归。”《新秋》云：“凉披薜簟卷帘迟，鸚鵡催成《白雪》诗。怪底凭栏鱼忽聚，鬓花倒影入清池。”震泽王秋卿蕙芳《病中和丽卿小姑诗》云：“长日恹恹坐小楼，未开奁镜懒梳头。负他帘外初三月，眉样教人画一钩。”《送兄公之淮上》云：“才唱邻鸡月尚明，夫君晓起送兄行。逍遥堂后风和雨，千万今宵莫作声。”八公山下柳毵毵，漂母祠边驻客骖。屈指行程容易到，一千里路尚江南。”{病夜》云：“更残又转漏漫漫，瘦骨支离未得安。梦醒时闻儿学语，香微便觉夜生寒。垂头一穗灯花吐，隔帐频搓倦眼看。落月半钩清似水，今宵孤负好阑干。”吴江李风梧《病起探春》云：“轻寒恻恻雨如麻，病里生涯事事赊。起傍阑干探消息，春红又到牡丹花。”其他佳句，如：“青知春树发，红漏夕阳深。”点砚飞花初着雨，当窗高竹预迎秋。”皆楚楚可诵。风梧为玉洲太史孙女，足征渊源有自也。

五九

南齐有才女韩兰英，献《中兴颂》者。吾家侄妇戴兰英，名与之同，而才貌双绝，嫁从子口，口赴京兆试，卒于京师。兰英年才二十余，孀然嫠也，教其孤阿恩，冀他日有陶、欧两母之望。余为题其《秋灯课子图》。兰英赋长句谢云：“翁昔才名噪天下，惜墨南金重无价；春三闻泛武林舟，急命工师绘图画。杖朝今旦客缤纷，欲乞题词日不暇。辱索收录付侍史，顿释从前心胆怕。一回瞻拜一回幸，五月频频三枉驾。白门归棹甫经旬，兔毫跃起珊瑚架。寄来展诵琳琅句，细楷高年真奇诧。九天云影忽下垂，千里河源惊直泻。卷中差比无盐齐，林下惭非咏絮谢。九龄稚子课未成，一盏秋灯贵难卸。蒙公椽笔撰长歌，俨似莲峰耸太华。滥厕弟子十三行，我较名姝有凭藉。夫婿君家旧竹林，一脉师门非外借。仓山山色晚逾青，道远枫江阻亲炙。读尽丹铅万卷书，弱草也沾时雨化。深闺寂处提唱稀，拟托闲吟辄兴罢。从今暗里度金针，络绎抽思昼复夜。蛩音岂作许田易鸿藻翻同郑璧假。敢附齐代韩兰英，终愧君家袁大舍。”

六〇

今人受业于师者，不过学干禄之文，为科第起见。故科第既得，而得鱼忘筌者，往往有之。其他势利之交，更无论矣。独吾门下有两君子焉：一韩廷秀，字绍真，金陵人；一吴贻咏，字种芝，桐城人。二人者，与余相识已久，无师弟称。韩中庚戌进士，吴入癸丑翰林后，都来执贄称师。其胸襟迥不凡矣。余按西汉惟于曼倩宫廷尉后，才北面迎师，学《春秋》。二贤可谓有古人风。韩《题刘霞裳两粤游草》云：“随园弟子半天下，提笔人人讲性情。读到君诗忽惊绝，每逢佳处见先生。经年共领江山趣，一点真传法乳清。努力更成三百首，《小仓集》定不单行。”余道此诗，亦随园派。所云“三百首”者，因余许其合《毛诗》之数，为代刻也。韩为人温恭博学，宰广西马平县，七日而亡。惜哉！吴现馆礼亲王家。平日诗稿，尚未寄来。

六一

溧阳彭贲园先生，因余有《诗话》之选，寄其友京江许乃扬介山诗来。因录其《见燕》云：“是向南飞向北飞，津亭杨柳已斜晖。此行倘过秦桥岸，只恐春归我未归。”《冬日闲步》云：“一路看山出里门，残冬天气比春温。隔篱犬吠生疏客，始悟吟诗过别村。”又，九十三岁沈培龄文茀《燕山寺》句云：“夕阳人散邮亭冷，夜月僧归石径孤。”《石屋山》云：“紫电已飞炉焰熄，青山常在霸图休。”俱清妙可存也。

六二

门下士孙莲水秀才，自山左归，为余言学使阮芸台阁学：风雅绝俗，爱士怜才。渠深感栽培之恩。并诵其《小沧浪雅集诗》云：“北渚离尘鞅，明湖浸翠微。濠梁宜客性，山水愿人归。乐趣庄兼惠，吟情孟与韦。孤亭复虚榭，徙倚意无违。”《莱阳试院晓寒》云：“渤獬阳和犹未回，晓闻听鼓发轻雷。山风入院旆初动，潮气满城关未开。昨夜清樽思北海，何人博议似东莱。此时颇让江南客，官阁春深落古梅。”余为钦迟不已，惜乎未窥全豹。近复持衡两浙，吾乡多士，得一宗工，当何如拧庆耶

六三

秋帆尚书家，一门能诗，自太夫人以下，闺阁俱工吟咏。余已摘所著，梓入《诗话》中。兹又得张恭人绚霄、号霞城者《踏青词》云：“平原芳草乍芊眠，巷陌人家例禁烟。一阵风来闻笑语，绿杨楼外有秋千。”又，《剪秋罗》诗云：“半晌无言倚竹扉，绕丛蛱蝶故飞飞。秋来也有风如剪，裁出香云作舞衣。”尚书长女智珠、号莲汀者《踏青词》云：“绿窗今日下帘钩，女伴相邀结胜游。一样春光分冷暖，桃花含笑柳含愁。”又，《送春诗》云：“韶光九十太匆匆，芳径香残蝶影空。一缕游丝无着处，也随飞絮过墙东。”藻思芊绵，皆不

愧大家风范。其他佳句甚多，因《诗话》不能多载，别刻入诸女弟子集中。但老人未接风裁，而遽蹈好为人师之戒，或未免为扫眉才子所笑耶霞城以子鄂珠贵，诰封恭人，曲阜衍圣公口口，其婿也。智珠善写生，花卉新艳。闲居，与张恭人撰《三唐诗钞》数十卷，嫁松江陈孝泳通政家。

六四

王孔翔秀才自都中归，有添香女史马翠燕者，托其带寄手札一函，诗词三种。不料三千里外，闺阁中犹燕随园一瓣香，尤足感也。来札云，“添香家本维扬，寄居京国。性耽文史，获事才人。虽三五年华，未工染翰，而四千乡路，时切依云。盖以女子尽识韩康，黄金宜铸贾岛，每恨不获撰杖捧履，列弟子班也。郎主小山，宁海查声山之裔。扫眉窗下，许捧盘匝，问字灯前，得窥点画。犹恨小仓山远，大雅堂高，执业有心，望尘无分。谨藉双鱼之便，用申积岁之忱。附以涂鸦，敢求点铁先生乐育为怀，当不挥诸门墙之外。谨呈旧作《鹊桥仙·七夕》词云：‘银湾斜挂，金波徐展，天上人间今夕。黄姑渚畔路迢迢，何处问支机消息锦屏红烛，玉窗罗袜，剩喜鹊桥不隔。青鸾休促紫云车，且良夜倍相怜惜。’”

六五

夫妇能诗，古今佳话。近今如张舸斋之与鲍茵香，尤其杰出者也。久载《诗话》中矣。今冬到京口，茵香出其母陈夫人逸仙诗，方知为海门居士皋之妻，诗才英妙。奩具旁一日无笔砚，便索然不乐。《南归》云：“一载团圞客帝京，儿孙荐酒笑相倾。春风紫陌芳尘软，秋日金门步辇轻。绶带薄沾新雨露，自注：京中绶带花极茂。邮签重叠旧归程。朝朝盼断南来雁，白发何堪远别情”《北河舟中》云：“故国京华两路赊，人从云水泊天涯。闲寻归梦篷窗底，小艇撑来叫卖花。”“乍晴乍雨杏花天，帆带斜阳柳带烟。正是客心惆怅处，晚风樯尾燕翩翩。”《中秋忆姑》云：“丹凤城边转画轮，炷香遥祝北堂春。故乡一样今宵月，应对清光忆远人。”夫人抱此才，宜其子女俱以诗鸣。现任部郎雅堂居士，其长子也。夫人长女之兰、季女之芬，俱耽吟咏。今录之兰《落叶》云：“金飙何意太无情，处处园林似落英。疏柳飘残沟水急，（按：下缺。）”

六六

镇江都统成警斋先生策见访随园，适余在扬州，未得一见。及余到京口，小住女弟子骆佩香家：先生晨夕过从，束脩之使无日不往还。将其见赠诸诗，已刻入《同人集》矣。犹记其佳句咏《风筝》云：“遇雨不妨收掌握，乘风仍可至云端。”《即景》云：“深院飞花随碧水，画帘微雨近黄昏。”《远望》云：“红杏花娇堪驻马，绿杨丝细不遮楼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醇醪饮久翻淡淡

，茶蓼尝多转觉甘。”俱新妙可喜。

补遗卷九

一

班史称河间献王云：“夫惟大雅，卓尔不群。”盖盛称贤王之难得也。本朝文运昌明，天潢之裔，皆说《礼》敦《诗》。前已载瑶华主人、檀樽世子诗矣。今又接到豫亲王世子思元主人诗文四册，殷殷请益。其好学虚怀之意，尤可敬也。录其《从军行》云：“拔剑请长缨，从军古北平。黄云迷野戍，白雪淡荒城。旗卷龙蛇影，弓争霹雳声。燕然勒铭者，投笔本书生。”《咏桂》云：“月里亭亭花发时，天香不散任风吹。繁条细蕊无心折，欲折还须第一枝。”其他佳句，如《观瀑》云：“气喷青嶂雨，凉泻碧天秋。”《秋思》云：“啼蛩欲和相思韵，儿女偏怜薄命花。”草能蠲忿人宜佩，花到将残蝶竞扶。”录见赠一章，入《同人集》中，以志光宠。记《答谢瑶华主人》七律，有二句云：“宗子久钦龙凤质，仙才多出帝王家。”可以移赠。

二

又记瑶华主人《赋得“寒梅着花未”》一律云：“把手问乡关，来时腊雪间。冻枝犹倔强，老铁可弯环。数点先胎玉，千重对面山。只应颜色好，无那鬓毛斑。此兴谁堪寄，何时梦得闲南楼明月共，东阁绮筵攀。霜菊根难萎，烟蒲绿早删。凭君勤恳意，消息慰孤鹇。”末自跋云：“此那东甫祭酒课士题也。友人卢药林请赋之，因见诸人赋此题者，不过一首梅花诗而已。如《随园诗话》中所谓‘相题行事’者，竟无一人。因书此以质之仓山居士。”大道无形，惟在心心相印耳，诗岂易言哉

三

檀樽主人又有《游香界寺》诗云：“暮天微雨歇，松子落深岩。石磴千峰逼，危桥夕照衔。秋声惊客梦，凉意上吟衫。空际妙香发，天花自不凡。”《黑蝶》云：“谱翻别派写滕王，蝉翼轻翎堕马妆。栩栩漆园才入梦，果然身到黑甜乡。”佳句如《秋柳》云：“夕照村墟残万缕，东风楼阁忆三眠。”《寄人》云：“燕台十月清霜冷，江上三春细雨多。”俱能独写性灵，迥非凡响。

四

近日金陵多少年英俊之士，年逾弱冠，而落笔清妙者，有五人焉：一严小秋文俊，《偶成》云：“无缘飘泊少人知，寓目园林任所之。有节竹能经雪压，无根萍总受风欺。好花易惹游人梦，衰柳难留宿鸟枝。独步苍苔添逸兴，月明楼上听吟诗。”又：“好山当户青于画，修竹盈窗绿上书。”青山含月隐深树，红叶随风飞半天。”一金桐轩德荣，《春烟》云：“细草如茵卷翠帘，林阴深处袅轻烟。远山一角人难画，新柳千行昼欲眠。花气小窗风定后，莺声两岸

雨余天。剧怜薄暮长江外，罨霭全迷渡口船。”古寺迷离望不真，晴烟漠漠罩江村。漫山树色浓无影，隔浦岚光淡有痕。嫩绿池塘风荡漾，晚花庭院月黄昏。碧纱剩有熏炉伴，缭绕余香尚满轩。”又：“秋生桐叶怯，凉到葛衣知。”一庄穆堂元燮，《闺情》云：“锦幕低随小院门，阑干深处月黄昏。醉褰翠袖拈花影，笑把银灯照酒痕。好梦醒时云鬓乱，浓香熏罢绣衾温。更阑玉臂还同看，可有蛇医旧印存”又：“月阶坐久惊花梦，病颊秋深褪粉光。”裹山云似絮，远牧马如羊。”一司马颐菁高，《闺情》云：“云情瑗遣画楼西，呼婢熏香翠袖低。不识檀郎千里外，可曾听见子规啼”《访白秋水不值》云：“秋风吹我到君家，秋色犹存野菊花。料得高人行未远，案头杯有带烟茶。”又：“酒醉一枕上，船过几渡头。”一王西林汝翰，《再宿随园》云：“昔年身宿蕊珠宫，此日重披立雪风。山鸟多情如识我，骚坛有主合依公。花栽潘令开应早，琴对师襄鼓易工。一几乌皮书万卷，分明此景旧时同。”《舟行有见》云：“雾鬓烟鬟水上头，兰桡斜倚蓼花洲。眼波欲逐川流去，眉翠如含风色愁。细雨拟教樵燕寄，闲情敢望珉珠投分飞八字帆何驶，还想前途一并舟。”又，《春寒》云：“人间富贵来多晚，天上阳和转亦难。”山翠湿沾帽，水风凉上衣。”独笑对花语，卷帘迎明月。”此五人者，离随园不过二三里。老人不负住秀才村，故录之，亦以勸其再进也。

五

黄蛟门《重到张香岩家》云：“不到华堂廿载余，重来还认旧楼居。墙间半渍儿时墨，架上犹存校过书。满院枇杷阴不改，侵阶萱草茂于初。木公金母多情甚，音问频频说久疏。”此诗情文双至，家亦近随园。

六

和余《八十自寿》诗者多矣，余最爱程望川宗落押“愁”字韵云：“百事早为他日计，一生常看别人愁。”和“朝”字韵云：“八千里外常扶杖，五十年来不上朝。”将“杖朝”二字拆开一用，便成妙谛。

七

吾乡方伯张松园朝缙先生，受知于福敬斋公相、毕秋帆制府，而气局恢宏，架架大才，亦与两贤相似。口不谈诗，而兴到偶作，迥不犹人。《清明后一日和旭亭韵迟随园不至》云：“天亦多情惜好春，故将春仲闰三旬。花当极盛难评色，水到长流不染尘。偶泛烟波摇画舫，每因诗酒盼才人。嫦娥忽掩今宵月，鬓影钗光看未真。”方伯九姬，最爱者春芳叶氏，年将四旬，而风貌嫣然，似服仙家苟草者。以扇索诗，余即席赠云：“一朵仙云出画堂，刘桢平视讶神光。牡丹开到三春暮，终是群花队里王。”八人者皆不悦，而夫人读而喜之。适余向方伯借车，夫人以肩輿相借，因再续云：“偶向公孙借后车，竟逢王

母赐花舆。坐来似欲乘风去，想见天衣重六铢。”

八

溧阳王云谷，与余同寓苏州铜局，代主人杨仁山款待甚殷，诵其《咏秋月》云：“八月西风夜气寒，桂花香冷露初湾。中庭地白三更后，独鹤与人相对看。”可谓清绝，不食人间烟火。

九

苏州陈竹士秀才与余同游四明，一路吟咏甚多。见赠云：“神仙从古恋烟霞，一首诗成万口夸。到处探奇逢地主，避人祝寿走天涯。生来不饮偏知酒，先生不饮，而严于评酒。老去忘情尚爱花。路走二千年八十，山游不遍不归家。”《咏蚕》云：“蚕娘辛苦说天晴，听唱罗敷《陌上行》。蓬底绿云吹不断，采桑风送剪刀声。”《湖庄》云：“晓寒临水重，春梦近花多。”《钱塘江阻风》云：“水能驱岸走，风不放潮归。”皆妙。

一〇

己未座主留松裔讳保先生，于诸门生中待余最厚。乾隆七年，今上有保荐阳城马周之旨，公欲荐余，疏已定矣。余以亲老家贫，苦辞而出。今公去世已久，幸从赵碌亭先生处得公事略，为之立传。又采录其《游天台国清寺》云：“风定幡空月满廊，悄然铃铎梵音长。依依归鸟寻巢语，淡淡闲花带露香。籁静境随云共化，心空声与色俱忘。周围缓步饶幽趣，微妙还须叩法王。”《西湖断桥残雪》云：“湖旁积雪景堪描，点缀春寒属断桥。绝似钱塘苏小小，残妆剩粉不曾消。”

一一

今年二月，余小住真州，京江女弟子骆佩香迟余不至，寄诗云：“柳外江波绿泼醅，高楼延倚首频回。心怜春雨花朝过，目盼先生桂楫来。新作羹汤储夕膳，旧眠吟榻扫尘埃。真州底事勾留久不到寒闺举酒杯。”

一二

香亭弟家居八年，有终老林泉之意。今岁因家事浩繁，治生无策，复作出山之云。恐余尼其行也，不以相告，引见后，方知之。离别之际，黯然神伤：盖余年八十，弟亦六十有六矣。别后，寄诗《留别》云：“不忍留行不送行，去留无计共伤情。明知衰朽深怜弟，怕以穷愁更累兄。未历风波先破胆，欲言离别强吞声。痴心五载乃寻约，还想重来事耦耕。”岭峤分襟昔已伤，此行双鬓更苍凉。人当垂老何堪别花到残枝那得香。誓及来生情可想，会期他日梦偏长。殷勤苦嘱双眶泪，不许临歧洒一行。”

一三

乙卯二月，在扬州见巡漕谢香泉先生，乃程鱼门所拔士也，倜傥不凡。《游泰

山》五古数章，直追韩、杜，以篇长不能备载，仅录其《飞瀑崖》云：“石罅中峰劈，飞濂曳练来。自天张水乐，平地起风雷。题咏此间遍，幽复众妙该。封峦经七二，御帐望中开。”又，{跨虹桥南，见唐陶山勒石绝句，欣然如见故人，时唐宰荆溪诗以寄之》云：“失喜陶山入望来，丹崖赤字独徘徊。吟情正忆鸣琴暇，罨画溪头日几回。”陶山名仲冕。余读之，方知楚南有此诗人，方以不得一见为恨。不料十月间，陶山宰吴江，忽以书至，云爱而不见，今秋以重价购余《全集》。方知天涯又得此知己也。以诗赐观。《扫墓》云：“梦里瞢腾色笑微，九原长恨隔春晖。羊肠细路通樵径，马鬣新阡隐石围。雾满藤萝侵屐湿，草枯蚱蜢傍衣飞。可怜身上拈残线，游子而今尚未归。”余尤爱其五言十字云：“云开如让月，风定为留花。”

一四

陶山有二友：一何君焕，一胡君大观，皆有诗来。何《春望》云：“池馆依稀小谢家，每凭朱槛玩春华。巢分院语东西燕，雨过枝添向背花。田树短篱皆种芋，人归村坞半收茶。渔童小结甲零网，溪畔冲风一笠斜。”《偶兴》云：“风爱约萍行别涧，花如扶槛睡春阴。”胡《客中》云：“乡心秋雨集，旅况夜灯知。”《登城楼》云：“江浮鸭绿晴方好，山带螺青雨后来。”二人诗皆可入画。

一五

曹星湖龙树，江西孝廉，宰如皋，政尚宽和，邑多瑞应。乾隆癸丑春，有白鸟集署，星湖诗云：“曙色遥分小院东，才栖画戟又帘栊。哺成巢子头先白，衔尽桃花口未红。可到瑶池曾浴羽还疑雏鹤学迎风。生成一种幽闲性，莫怪丰标太不同。”未几，邑中麦有一茎二穗至八穗及连理者，又赋诗云：“四野农歌作美谈，荐随春韭赛随蚕。孳生也与人同孕，并种浑如玉出蓝。镰趁日中阴琐碎，糊喧树外亩东南。何当写入丹青里，共庆民间帝泽覃”一时绅士和者千余首。

星湖又有《崇川夜舟》云：“西风吹送一帆斜，树杪危蹲几个鸦。两岸沙滩明似昼，又添霜月与芦花。”《游栖霞》云：“晴日树中疑雨至，隔江风里有云来。”真乃天机清妙。

六

扬州方立堂孝廉之父绳楼居士，有《盲诗》一首云：“情至不能已，氤氲化作诗。屈原初放日，蔡女未归时。得句鬼神泣，苦吟天地知。此中难索解，解者即吾师。”数言恰有神悟。又，《与王晴江进士集平山堂》云：“每逢登眺感遗踪，顿觉尘心似酒浓。不信但听亭子上，迷人楼打醒人钟。”末首云：“江左风流聚一坛，无名终恐是方干。”先生困于巾褐，二句殊可伤也。又，《赠

朱草衣》云：“才高双眼白，吟苦一肩高。”第二句，酷肖诗人穷相。

一七

余在观音门阻风，偕小秋访林铁箫，晚与诸诗人小集六松山庄。栖碧僧有句云：“树密聚啼鸟，庵荒住懒僧。”天上若无难走路，世间那个不成仙“有情山鸟啼深树，无事闲僧扫落花。”董容庵有句云：“麈尾尽听前辈语，春风先上酒人颜。”刘寿轩有句云：“蓬门久盼高轩过，蜡屐偏偕好雨来。”栖碧僧梦人出对句云：“月出波微动。”僧答曰：“风生树渐鸣。”

一八

京江左兰城尝云：“凡作诗文者，宁可如野马，不可如疲驴。凡为士大夫者，宁可在官场有山林气，不可在山林有官场气。”有味哉其言！

一九

昆圃外孙访戚于吴江之梨里镇，有闻其自随园来者，一时欣欣相告，争投以诗，属其带归，采入《诗话》。佳句如邱笔峰《野泛》云：“棹惊归浦鸭，犬吠过桥僧。”沈云巢《杨花》云：“夜月不知来去影，征衫偏点别离人。”屠荻庄《醒庵分韵》云：“老衲一龕依古佛，斜阳半壁恋诗人。”汝阶玉《即事》云：“寒忆衣裘春日典，贫愁薪米闰年添。”

二〇

处州山水清佳，而朴野已甚。余壬寅春游雁宕山，过缙云县，见县官讼堂养猪，为之一笑。伊小尹太守到任后，寄诗来云：“弹丸十邑宰官分，四野谁歌挟纩温。山地畸零休论顷，人家三五便成村。清秋露冷猿啼树，黑夜风号虎到门。利用厚生当务急，就中俗吏恐难论。”又：“四面青山秋意早，一城红叶市声稀。”皆酷是处州光景。

二一

族弟舒亭知守大同，寄诗册属余为序。余家有阿连，而竟不知，殊自愧也！录其《施竹田丈招同泛湖访恒上人》云：“破晓重湖一望收，段家桥畔系扁舟。山寒无处不宜酒，木落有时还带秋。烟景落谁佳句里，好风吹我上方游。慈云佛火殊清绝，始信花宫胜十洲。”《闲吟》云：“倦枕余闲午梦长，萧萧梧叶下虚廊。六时且喜得常静，一雨便成如许凉。花鸟心情闲甲子，湖山风月好家乡。征程千里怀人处，回首旗亭又夕阳。”又，《游园通寺》云：“路回依树曲，屋小抱山幽。”又，《同严历亭、江砚香送李宁圃从江宁移守松江，宴随园听孙啸壑弹琴》云：“六朝风景记当时，伯氏樽开酒敢辞。珂马声嘶芳草渡，江云影入碧波池。喜无俗客开三径，别有清风向七丝。即此仙源欣共到，芳亭倚遍夕阳迟。”其清妙不减樊榭。

二二

青衣郑德基，久选其诗入《诗话》矣。今秋从邳州归，又送诗来。再录其《濠梁题壁》云：“粉壁题诗半有无，好花看遍又非初。十年再到重游路，似理儿时旧日书。”《呈袁椒园先生》云：“奔走天涯岁又阑，孤飞聊借一枝安。琴除自赏知音少，衣代人裁合体难。”吴江唐陶山明府席上，出青衣吴振邦、钱圣达两人九月同游石湖登上方山诗，吴云：“短棹双飞漾白蘋，平湖秋淡胜于春。岭悬一线云边路，客倚残霞画里身。石洞黄花留夕照，佛楼清磬送游人。重寻旧日题诗处，藓壁模糊认不真。”钱云：“策杖登山最上头，一湖帆影去来舟。芦花点白明如雪，枫叶烘丹画出秋。落帽西风传塔语，如钩新月挂钟楼。招邀共举茱萸会，携得双螯酒一瓯。”又有“红蓼滩边一钓人”，七字可绘作小照。余谓诗有因贵而传者，有因贱而传者，如此等诗，出于士大夫之手，而不出于奴星；则余反不采录矣。

昔曹子桓以金币购孔融文章，韩昌黎以光芒夸李、杜；皆追慕古人，非生同时者也。四川李太史雨村先生，名调元，与余路隔七千里，素无一面，而蒙其抄得随园诗，爰入骨髓。时方督学广东，遂代刻五卷，以教多士。生前知己，古未有也。二十年来，余虽风闻其说，终不敢信。今秋，先生寄信来，与所刻《随园诗》、《童山集》。其最擅场者，以七古为第一。啜观钱塘潮》云：“八月十五钱塘潮，吴侬拍手相呼招。士女杂坐列城下，人声反比潮声高。江头日上潮未起，渔子孳舟泊沙嘴。笳鼓乍鸣人竞看，一齐东向沧溟指。忽闻江上声如雷，迢迢一线海门开。万马奔腾自天下，群龙踏跳随波来。潮头十丈飞霜霰，水气横空扑人面。天为破碎城为摇，百万貔貅初罢战。迨遇不闻市声死，群儿夸强弄潮水。小舸颠簸似浮萍，一时出没烟波里。我是人海中一粟，睹此目眩身局促。明朝风静渡钱塘，犹恐再遇灵胥纛。”即此一首，可想见先生之才豪力猛矣。又《登峨嵋》有句云：“但见云堆平地上，始知身在半天中。”方知非有才者不能怜才。

二四

和希斋大司空，为致斋公相之弟，征苗功大，皇上加封伯爵。而公位愈尊，心愈下，寄书黄小松司马云：“袁简斋圣世奇才，久思立雪。客中携《小仓山集》一部，朝夕捧诵，虔等梵经，如亲仪范”，云云。又寄随园札云：“我辈当如生龙活虎，变化不测。宋儒之为道拘，犹士大夫之为位拘也。读先生之文，知先生之为。以故愿为弟子之心，拳拳不释。”呜呼！此丙辰五月间公亲笔也。不料至八月，而公竟薨于军中。余感知己恩深，伤心一恸。除赋诗哭公外，访求公诗，仅得《西招杂咏》十余首，录其{中秋德庆道中}云：“山峻肩舆缓，征人夜未休。久忘家万里，惊见月中秋。去岁姜肱被，今宵王粲楼。喜成充国计，含笑解吴钩。”《答瑶圃中丞问客况》云：“遥想归旌绕乱山，山容

新沐簇烟鬟。行人云际须眉露，恍驾鸾骖拾翠还。”山云初起电光斜，山雨吹来风力加。一霎小楼云雨过，最高峰上落梅花。’《西招四时吟》云：“莫讶春来后，寒容似转添。小窗欣日色，大漠渺人烟。风怒沙能语，山危雪弄权。略存桃李意，塞上也争妍。”“山阳四五月，嫩绿傍溪生。草长刚盈寸，花稀不识名。开窗纨扇废，挟纩衾罗轻。树有浓阴处，都翻弦索声。藏中妇女，无论贵贱，多于树阴连臂踏歌。”《春夜》云：“银缸闪闪漏迢迢，风送边声助寂寥。残月印窗天似晓，寒鸡惊梦酒初消。频年客况春尤甚，一片乡心鬓易凋。莫以沐猴讥项氏，夜行衣锦笑班超。”

二五

赵子昂云：“诗用虚字便不佳。”余按曹孟德亦有此论。不知歌必曼其声裁韵多，舞不长其袖则态少：此《三百篇》中所以多“兮”字也。然唐人恰有诗曰：“险觅天难问，狂搜海亦枯。不同文易赋，为著也之乎。”则又虚字不可多用之明证矣。

二六

余曾咏《夏姬》云：“国色当年出楚宫，自餐苟草泣东风。谁知杀过三夫后，竟与巫臣共始终。”后见宋孙爽《孟子》“伯夷目不视恶色”《疏》引“史记》云：“晋杀巫臣而娶夏姬。”遂删此诗。后考《史记》，并无此语。再按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言：孙爽《疏》兼取陆善经之说，如云：“于莫执中，教人不可执中也。”此解尤奇，而今本无之。盖此《疏》乃邵武士人伪作，见《朱子语录》。

二七

汉平、勃安刘之功，起兵诛诸吕，不诛审食其。唐五王起兵复唐室，不诛诸武，而徒诛竖于无能为之二张，宜其留后患也。余幼时尝作诗曰：“我为五王谋，兴唐欲灭周。全家诛产、禄，远谪辟阳侯。”同学徐鉴元笑曰：“君爱其貌似莲花耶”

二八

陈季常作龟轩。东坡诗云：“人言君畏事，欲作龟头缩。”非讥其惧内也。坡《别季常》云：“家有红颊儿，能唱绿头鸭。”是季常有妾矣。又曰：“开门弄添丁，啼笑杂呱泣。”是季常有子矣。

二九

余出门归，必录人佳句，以壮行色。嘉庆初元，小住扬州，得许祥龄《过筱园》云：“楼当曲处疑无地，竹到疏时始见天。”孙光甲《红叶》云：“偷来花样山全改，费尽秋心树不知。”汪兰圃《夜坐》云：“半夜月明乌鹊噪，一天风急斗星摇。”程赞宁《金山》云：“不知风浪连天涌，只觉楼台尽日浮。”

”《江塔》云：“晓风断渡铃先语，落日中流影渐斜。”郑奇树《遣兴》云：“花落有人常闭阁，风来无客自开门。”林远峰《登大观台》云：“遥看万户炊烟起，一个人家一朵云。”严翰鸿《舟行》云：“船头水响知风顺，林际钟来识寺深。”顾云亭《大江遇风》云：“不信山头还有岸，但看人面总无魂。”亦有七字甚佳者，如汪砚香之“开到桃花雨便多”、张紫珍之“云压炊烟势不高”，皆佳。

三〇

石门孝女闻璞以无兄弟，故不嫁，训蒙养母，有齐婴儿之风。《春暮》云：“桃花落尽柳花飞，啼鸠声中绿又肥。愁绝新来双燕子，帘前相对说春归。”钱塘徐紫珊诗未刻而人死矣。有人记其《过亡姬墓》诗云：“伤心人出武林城，陇上松间鸟雀声。地下想来无日月，人间愁杀是清明。一杯冷酒梨花谢，二月春寒细草生（按：原作“共”，据民国本改。）。老泪无多收拾起，赤山桥畔听弹箏。”《赠谋吉地卜葬者》云：“踏遍千山与万山，寻龙不见又空还。算来此去无多路，只在灵台方寸间。”

三一

余在扬州，年家子方维璋、杨兆品两郎舅，各以诗来，皆翩翩少年。方《踏春词》云：“一层层灿赤城霞，亚字阑干曲曲遮。行过长堤忽回首，碧桃深处阿谁家”《虹桥修楔》云：“名园此日小勾留，荡漾春风意未休。风雨不来波不起，采兰人上木兰舟。”杨《咏美人梳头》云：“低头才理发髻髻，待月临风独倚栏。偶堕鬓边花点点，隔宵抹丽不曾干。”丝丝委地怕沾尘，忙握牙梳半欠身。如鉴发光如玉指，未成云鬓也怜人。”兰膏润后绿油油，蜿若游龙绕指柔。分付小鬟合双镜，要从三面看梳头。”伶人天然官，色艺俱佳，而天性跳荡，如野马在御，躁躩不能自止。余赠云：“何必当筵舞鬓斜，但呼小字便妍华。万般物是天然好，野卉终胜剪彩花。”我欲怜卿先自怜，春蚕老去枉缠绵。摩挲便了三生愿，与汝同超色界天。”

三四

古无别号，所称“五柳先生”、“江湖散人”者，高人逸士，偶然有之，非若今之市侩村童，皆有别号也。作俑自史卫王家纨绔子弟，闲居无俚，创为“云麓十洲”之号，此后，好事者从风而靡。前朝黄东发、本朝姜西溟两先生辨之详矣。近日士大夫凡遇歌场舞席，有所题赠，必讳姓名而书别号，尤可嗤也！伶人陈兰芳求题小照，余书名以赠云：“可是当年陈子高风姿绝胜董娇娆。自将玉貌丹青写，镜里芙蓉色不凋。”叔子何如铜雀妓古人谐语最分明。老夫自有千秋在，不向花前讳姓名。”

三五

以诗受业随园者，方外缁流，青衣红粉，无所不备。人嫌太滥。余笑曰：“于不读《尚书大传》乎东郭于思问子贡曰：‘夫子之门，何其杂也’子贡曰：‘医门多疾，大匠之门多曲木，有教无类，其斯之谓欤’近又有伶人邱四、计五亦来受业。王梦楼见赠云：“佛法门墙真广大，传经直到郑樱桃。”布衣黄允修客死秦中，临危，嘱其家人云：“必葬我于随园之侧。”自题一联云：“生执一经为弟子，死营孤冢傍先生。”

三六

青浦邵明经西樵圯，余甲子分房之荐卷也。后三十年，《过随园》云：“白首再投前荐主，绛帷宁拒老门生”余读而感焉，问其年登八十，家有园林，在朱家角。余甲寅到松江，顺道访之，拟师生再作盘桓，而西樵歿矣I所镌出游山居诗甚多，仅记其《病足》一联云：“跬步疑分域，同居怅各天。”《梧巢》云：“高树送声疑雨至，虚窗弄影怯灯孤。”

三七

山阴王梅卿女子，能诗，精音律。自伊父被议歿后，茕茕无依。余虑名门之女，竟至流落，故认为继女，而教陈竹士秀才聘为继室。合卺后，子固、叔姬双双归宁。梅卿献诗，情词悱恻。并云：“俟干阿奶百年之后，愿持三年之服。”余感其天良，为之泪下。诗曰：“等闲扶上碧云端，得遂依依膝下欢。风力尽催花絮堕，日光能破雪冰寒。回生法试慈悲大，入骨恩深报答难。愿化衔环双喜鹊，为爷百岁报平安。”梅卿有诗稿百余首，余选其尤佳者，交梓人刊入《闺秀集》中。竹士两娶才女，先纤纤，后梅卿，亦奇1梅卿初名雅三。

三八

雅三父名谋文，字达溪，为交河令，《狱中寄女》诗云：“寻常小别已牵愁，况我年衰作楚囚。劝饮花前何日再课诗灯下此生休。舟倾宦海真如梦，柁搅离魂又到秋。料得闺中垂发女，也应北望泪双流。”此诗梅卿记之，而诵与余听者也。

三九

两雄相悦，如变风变雅，史书罕见。余在粤东，有少艾袁师晋，见刘霞裳而悦之，誓同衾枕；忽为事阻，两人涕泗涟如。余赋诗咏之。不料事隔十载，偕严小秋秀才游广陵，遇计五官者，风貌儒雅，亦慕严不已；竟得交欢尽意焉。为严郎贫故，转有所赠。余书扇赠云：“计然越国有精苗，生小能吹子晋箫。哺啜可观花欲笑，芳兰竟体笔难描。洛神正挟陈思至，严助刚为宛若招。自是人天欢喜事，老夫无分也魂消。”临别，彼此洒泪。小秋作《离别难》词云：“花落鸟啼日暮，悲流水西东。悔从前意挚情浓。问东君仙境许依通，为底事玉洞桃花，才开三夕，偏遇东风最堪怜，任有游丝十丈，留不住飞红。春去也，五

更钟。隔云烟、十二巫峰。恨春波一色摇绿，曲江头明日挂孤篷。偏逢着杜宇啼时，将离花放，人去帷空。断肠处，洒尽相思红泪，明月二分中。”

四〇(按：本卷以下十余条原缺，据乾隆本补。)

前人《吊张江陵相公》云：“恩怨尽时方论定，封疆危日见才难。”张船山太史题其曾祖遂宁相国祠堂云：“功名立后田园尽，恩怨消时俎豆公。”余哭西林相公云：“边疆功过青天在，将相荣华碧水沉。”三诗意境，不谋而合。

四一

扬州巨商汪令闻，余姻戚也。己卯、庚辰间，余及见其盛时，招致四方名士徐友竹、方南塘、曹学宾诸公，有琴歌酒赋之欢，然其徽言佳句，竟不传也。今三十余年矣，余过扬州，其孙号源波者，以诗来见。有句云，“高峰匿景昼如晦，野草作花秋似春。”又云：“特地篷窗高卷起，不辞风露为看山。”皆清峭可爱。问其近况，久不名一钱矣。吁！家产尽而后诗人生，异哉！

四二

李松云太守修莫愁湖，游者题咏甚多。有姑苏名士朱滋年题三首云：“亭台好占水云涯，水上雕窗透碧纱。爱煞梁间双燕子，栖来犹恐是卢家。”传神妙笔等分香，雾鬓云鬟浅淡妆。道是洛神生劫后，题诗合写十三行。”玉勒金鞍几辈过，看诗人比看潮多。争呼十五双鬟女，教唱随园《水调歌》。”盖墙上见余诗而作也。

四三

乾隆乙卯，秋闱榜发。主试刘云房、钱云岩两先生入山见访。余告之曰：“今科第二名孙原湘，余之诗弟子也。渠癸卯落第时，室人席佩兰以诗慰之，有‘人间试官不敢收，让与李、杜为弟子’之句。今孙郎出二公门下，唐钱、刘与李、杜并称，伊妇之诗，竟成讖耶”二公大喜。余将此语札致佩兰。渠覆书云：“读先生札，夫妇笑吃吃不休，因兰《贺外》诗，与老人心心相印也。”其诗载《女弟子集》中。

四四

余憎人自称别号，前已论之详矣。偶翻《杨升庵集》，有《讥别号》诗，云：“曾子名参字未传，如今别号转纷然。子规本是能言鸟，恰又教人唤杜鹃。”

四五

圣祖南巡，偶觅《乐府解题》一书，出千金，竟不可得。后见郭茂倩解乐府云：“藁砧’者，砍也。‘山上山’者，出也。‘大刀头’，擗也。‘破镜飞上天’，半月也。言夫在何处，‘山上复有山’，已出门也。‘何当大刀头’，还期不过半月。盖隐语也。”余按：汉景帝时，夏侯宽为乐府令。武帝乃

立乐府采诗。郑樵云：“乐府有因声而造歌者，有因歌而造声者，亦有声有歌者，无声无歌者。崔豹以义说名，吴兢以事解目，其失传一也。”

四六

丁酉二月，陈竹士秀才寓吴城碧风坊某氏。一夕，梦有女子傍窗外立，泣且歌曰：“昨夜春风带雨来，绿纱窗下长莓苔。伤心生怕堂前燕，日日双飞傍砚台，”东风几度语流莺，落尽庭花鸟亦惊。最是夜阑人静后，隔窗悄听读书声。”及晓，告知主人。主人泫然曰：“此亡女所作。”

四七

余过观音门，有《题燕子矶》诗，不知何人之作，虽刻画“燕子”二字，有伤大方，然其苦心难没。诗云：“满岸蒹葭伴侣稀，金陵化石影依依。潮回似欲衔泥去，浪急还疑贴水飞。绝似谢安高第在，还猜杜甫片帆归。矶边莫怪春风冷，岁岁苍苔换羽衣。”又：“山峻喜添龙虎势，台空懒傍凤凰飞。”

四八

香亭在南安舟中书《所见》云：“沿滩鱼网列西东，十网扳来九网空，能狎风波无耐性，也难江上作渔翁。”又：“每到急流争捷处，大船让与小船先。”俱诗外有诗。

四九

乙卯春，余偕陈竹士游四明，渠《路上》诗云：“风外潺潺识坝来，百夫缆曳客船回。波心一掷如飞弩，怒把春江水划开。”

五〇

梅卿与竹士别后寄余诗云：“一春邗上侍清游，赏尽名花扫尽愁。明月招人骑白鹤，轻风先我别红楼。”无端小病孤清兴，寄父原约送至苏州，以病不果。独唱骊歌上钓舟。拟遣梦魂随膝下，奈他潮水不西流。金陵在江之东。”

五一

王符《潜夫论》曰：“脂蜡所以明灯，太多则晦，书史所以供笔，用滞则烦。”近今崇尚考据，吟诗犯此病者尤多。赵云松观察嘲之云：“莫道工师善聚材，也须结构费心裁。如何绝艳芙蓉粉，乱抹无盐脸上来”

五二

诗空谈格调，不主性情，杨诚斋道是“钝根人所为”。近又有每动笔专摹古样者。不知铸钱有范，而人之求之者，买钱不买范也。遗腹子祭奠，备极三牲五鼎，而终不知乃翁之声音笑貌在何所，岂不可笑！

五三

六朝人称诗之多而能工者沈约也；少而能工者谢朓也。余读二人之诗，爱谢而不爱沈。佛书性理，俱叠床架屋，至数十万言，不若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数章

之有味。记某有句云：“闻香知梦醒，见性觉经烦。”

五四

初，相士胡文炳决我六十三而生子，七十六而考终。六十三果生阿迟，心以为神，故临期自作生挽诗索和。不料过期不验，乃又作《告存》诗以解嘲。奇丽川中丞抚苏州，镌白玉印见赠，一曰“仓山叟”，一曰“乾隆壬子第一岁老人”。其见爱甚笃，而落想尤奇。

五五

余四妹嫁扬州汪氏，以婉难亡。妹夫楷亭为梓《绣余吟稿》。丙辰春，见女士程友鹤云著《绿窗遗稿》，有晓岩老人序云：“其诗不在家楷亭室人之下。”余读之恍然。《咏蝴蝶》云：“东风为剪五铢衣，觅叶寻香伴亦稀。未必邻家春独好，如何偏欲过墙飞”《冬夜》云：“帘垂小阁夜生寒，睡鸭香消漏已残。独有梅花心耐冷，一枝和月上阑干。”断句如：“柳飞三径雪，花落一庭烟。”一湾流水下孤鹜，几点远峰横落霞。”俱佳。

五六

乾隆丙辰，余觅馆京师，蒙征士蘧云墀先生，荐与河南张太守讳学林者司书记事，聘定矣，以路远不果行。乃书扇赠云：“十年独坐早知名，又见星轺奉使旌。入谒过蒙追夙好，先生任粤西，与家叔有旧。攀车无那动离情。寒花偶有难开色，德水长流不断声。此日渔阳禾正好，期公一笑比河清。”今又嘉庆丙辰矣，在扬州遇其孙口口，出前扇见示。诗虽不佳，而音尘若梦，乃录而存之。

五七

郑夹漈诋昌黎《琴操》数篇为《兔园册子》，语似太妄，然《羨里操》一篇，文王称纣为“天王圣明”。余心亦不以为然，与《大雅》诸篇不合，不如古乐府之《琴操》曰：“殷道溷溷，浸浊烦兮，炎炎之虐，使我愆兮。”其词质而文。要知大圣人必不反其词以取媚而沽名。余《文集》中辨之也详。

五八

刘宾客诗云：“集中惟觉祭文多。”余按：刘公本传，七十七而薨，宜其祭文之多也。今余年又过之，而平生乐道人之善；凡王侯、公卿及交厚者，不忍其湮没，《文集》中碑志、墓铭、哀词之类，不止二三百首。在当日诸公必不料余为后死之人，而余亦不料天为诸公身后事，而使我后死也。呜呼！

五九

余雅不喜诗坛、吟社之说，大概起于前明末年鸱张门户之恶习。李、杜、韩、苏，坛筑何处社结何方惟刘文房有句云：“遥闻诗将会河南。”以诗称“将”，似为坛坫先声。

六〇

布衣刘南庐死四十年矣，墓在通州。林铁箫来，诵其佳句云：“溪冷鹿驮红叶雨，门闲犬有白云心。”又曰：“茶烹雨里烟俱湿，笑向风前齿亦凉。”铁箫诵毕别去，不十日而病死于观音门僧寺中。余为葬于瑶坊门外，题石碣云“清故诗人林铁箫之墓”。犹记其《龙江关》云：“一带寒山入暮烟，风帆沙鸟尚依然。回思岁月如流水，再过江头十五年。”

六一

“貌将花自许，人与影相怜。”又：“欲语先为笑，将归又转身。”此种绮语，非六朝人不能。唐人李建勋《殴妓》诗云：“当时心已悔，彻夜手犹香。”只此十字，胜罗虬之《比红》百首远矣！

六二

赵云松观察渡江见访，曰：“一幅蒲帆两草鞋，借名送考到秦淮。老夫别有西来意，半为栖霞半简斋。”余请其小饮，以诗辞云：“灵山五百阿罗汉，一个观音请客难。”

六三

《潇湘录》：“高宗患头风，宫人穿地置药炉，有金色虾蟆跳出，头戴‘武’字。”此杜诗所云“王母顾之笑”是也，以为刺杨妃者，误。

六四

余咏宋子京有句云：“人不风流空富贵，两行红烛状元家。”家香亭袭之，赠张船山云：“天因著作生才子，人不风流枉少年。”似青出于蓝。余咏桂林山云：“奇山不入中原界，走入穷边才逞怪。桂林天小青山大，山山都立青天外。”某太史袭之，作《高黎贡山歌》云：“巨灵开荒划世界，奇峰驱出中原外。走入穷边绝徼中，掀天负地逞雄怪。”似青出于蓝而不如蓝。

六五

润笔之说，始于陈皇后以黄金丐相如作《长门赋》。而《北史》所载：高颖笑郑译草上柱国制词曰“笔干”是也。宋汤思退草刘婉仙制词，高宗赐金数万。君之于臣，尚且如此，则刘又所攫者，何足算哉王安石制诰，以所得润笔钱制中书省，欲表廉也。后祖无择代其职，尽取为公费。安石大怒，乃文致其罪而窜之。第古人以有韵者谓之文，无韵者谓之笔，见《文心雕龙》。故谢元善为诗，任随工于笔，称“任笔沈诗”。又，刘孝绰“三笔六诗”。皆见《南史》。

六六

尝读《古诗纪》，而叹六朝之末，诗教大衰：凡吟咏者，皆用古乐府旧题，而语意又全不相合。甚至二陆之仿《三百篇》，傅长虞之《孝经诗》、《论语诗》、《周易、周官诗》，编抄经句，毫无意味。其他《饮马长城窟》，而并无一

字及“马”，《秋胡行》，而反称尧、舜：尤可笑也！至于“妃呼希”、“伴阿那”，则本来有音无乐矣。初唐陈子昂起而扫空之。杜少陵、白香山创为新乐府，以自写性情。此三唐之诗之所以盛也。

六七

骆佩香孀居后，咏《月》云：“不是嫦娥甘独处，有谁领袖广寒宫”余喜其自命不凡，大为少妇守寡者生色。

补遗卷一〇

一

六朝诗有足法者。写景则《咏雨》云：“细落疑含雾，斜飞为带风。”《咏月》云：“山明疑有雪，岸白不关沙。”雨住便生热，云晴时作峰。”言情则：“莫嫌春茧薄，犹有万重丝。”若不信侬来，请看霜上迹。摘门不安横，无复相关意。”又：“回黄转绿无定期，世事反复君所知。”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变为婆。”

二

左思之才，高于潘岳，谢眺之才，爽于灵运。何也以其超隽能新故也。齐高祖云：“三日不读谢眺诗，便觉口臭。”宜李青莲之一生低首也。

三

诗家两题，不过“写景、言情”四字。我道：景虽好，一过目而已忘，情果真时，往来于心而不释。孔子所云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四字，惟言情者居其三。若写景，则不过“可以观”一句而已。因取闲时所录古人言情佳句，如吴（按：民国本作“哭”。）某云：“平生不得意，泉路复何如”《赠友》云：“乍见还疑梦，相悲各问年。”《寄远》云：“路长难计日，书远每题年。无复生还想，还思未别前。”七盲如：“相见或因中夜梦，寄来都是隔年书。”重来未定知何日，欲别殷勤更上楼。”“凉月不知人散尽，殷勤还下画帘来。”钱虽难忍临期泪，诗尚能传别后情。”三尺焦桐七条线，子期、师旷两沉沉。”最怕酒阑天欲晓，知君前路宿何村”愿将双泪啼为雨，明日留君不出城。”“垂老相逢渐难别，大家期限各无多。”若比九原泉路隔，只多含泪一封书。”

四

或《瘞旅客》云：“半面为君申一恸，不知何处是家乡。”无情之情，转觉深远。

五

近时孙廷扬《送客之楚》云：“落日苍苔正晚钟，送君聊复坐从容。亦知少驻终成别，毕竟权留胜再逢。黄叶亭空听络纬，白蘋江冷梦芙蓉。倘经回雁峰头过，珍重平安信一封。”此诗亦复情深。

六

诗不能作甘盲，便作辣语、荒唐语，亦复可爱。国初阎某有句云：“杀我安知非赏鉴，因人决不是英雄。”《咏汉高》云：“能通关内风云气，不讳山东酒色名。”英雄本不羞贫贱，歌舞何曾损帝王”可以谓之辣矣！或《赠道士》云：“炼成云母堪炊饭，收得雷公当吏兵。”或《自述》云：“我向大罗看世界，世界不过手掌大。当时只为上升忙，不及提向瀛洲卖。”可以谓之荒唐矣！

七

宋人绝句有补采者，如：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中扶过平康里，十里珠帘半上钩。”“一百二十四门生，春风初长羽毛成。衰翁渐老儿孙小，他日知谁略有情。”“暮鼓晨钟自击撞，关门欹枕有残缸。白灰拨尽通红火，卧听萧萧雪打窗。”沙软波清山路微，手持筇杖着深衣。白鸥不信忘机久，见我犹穿岸柳飞。”冢上为亭鬼莫嗔，冢头人是冢中人。凭栏莫问兴亡事，除却虚空总是尘。”天一峰前是我家，满床书籍旧生涯。春城恋酒不归去，老却碧桃无限花。”闲把罗衣泣凤凰，先朝曾教舞衣裳。春来却羨庭花落，得逐晴风出苑墙。”

八

每见今人知集中诗缺某体，故晚年必补作此体，以补其数：往往吃力而不讨好。不知唐人：五言工，不必再工七言也；古体工，不必再工近体也；是以得情性之真，而成一家之盛。试观李、杜、韩、苏全集，便见大概。

九

诗有见道之言，如梁元帝之“不疑行舫往，惟看远树来”，庾肩吾之“只认己身往，翻疑彼岸移”：两意相同，俱是悟境。王梵志云：“昔我未生时，冥冥无所知。天公忽生我，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，无食使我饥。还你天公我，还我未生时。”八句是禅家上乘。陈后山云：“美人梳洗时，满头间珠翠。岂知两片云，戴着几村税”四语是《小雅》正风。

一〇

胡书巢太守官罢，两次捐复，家资搜括已尽，第三次再捐。余寄宋人《咏被虏女子》诗云：“到底不知颜色误，马前犹自买胭脂。”胡卒不听以行，未及补官而卒。余为刻其《碧腴斋诗集》，而葬之于金陵瑶坊门外。有童子作《讨蚊檄》云：“成群结队，浑家流贼之形，鼓翅高吟，满眼时文之鬼。”盖憎其师之督责时文故也。语虽恶，恰有风趣。

一二

余曾两题漂母祠，后有所感，又作一首，云：“莫说英雄解报恩，也须早贵似王孙。倘教漂母身先死，谁辇千金到九原”

一三

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，同在浙江志馆，而诗派不合。余道：厉公七古气弱，非其所长，然近体清妙，至今为浙派者，谁能及之如：“身披絮帽寒犹薄，才上篮舆趣便生。”压枝梅子多难数，过雨杨花贴地飞。”白日如年娱我老，绿阴似水送春归。”《入都会试途中除夕》云：“荒村已是裁春帖，茅店还闻索酒钱。”“烛为留人迟见跋，鸡防失旦故争先。”皆绝调也。

一四

唐人最重五律，所以刘长卿有“长城”之号。近日吴门何岂匏锦专工此体。《听铁师弹琴》云：“抱琴来几年，孤寺夕阳天。往往辍残课，泠泠调古弦。未秋先落叶，无壑忽鸣泉。自觉疏慵甚，来听输鹤先。”通首一气呵成，殊难得也。其他佳句如：“衣着旧棉重，窗糊新纸明。”呈诗多越座，避酒或凭栏。”皆是作诗，不是描诗。

一五

田实发进士咏《晓钟》云：“雨云魂梦初惊后，名利心思未动前。”亦妙。

一六

扬州陈又群实孙《秋闺月》云：“欲眠初卷幔，月已到床前。因怯衾稠冷，依然不敢眠。”又，《遣兴》云：“远山明向斜阳后，春睡浓于细雨时。”甘肃吴承禧有句云：“收心强学人端坐，改字频忘墨倒磨。”又曰：“却笑山居人懒甚，落花不扫待风来。”

一七

乙卯春，余在扬州。巡漕谢香泉侍御移尊寓所，有梦楼侍讲、香岩秀才、歌者计赋琴。门下士刘熙即席云：“谢公清兴轶云霄，宾馆移尊慰寂寥。地足骋怀宁厌小，客仍是王不须招。无边烟景刚三月，盖世才人聚一宵。定有德星占太史，千秋高会续红桥。”“一枝玉树冠群芳，入座题襟兴倍长。从古佳人是男子，见《东汉书》。于今问字有歌郎。计郎学诗于随园。酒倾长夜真如海，灯照名花别有光。细数平生游宴处，几回似此最难忘”

一八

离随园数武，地名小桃源，有东岳道院羽士徐景仙直青，颇爱吟咏。《溪上》云：“野塘深柳夕阳斜，断岸无人噪晚鸦。风满绿荷香不定，蜻蜓飞上水藻花。”《漫兴》云：“药炉丹鼎伴闲身，山似屏遮树作邻。自得桃源为地主，不成仙也胜凡人。”他如：“鹤声带月啼萧寺，树里开山对蒋山。”皆佳。

一九

枚少时虽受知于傅文忠公，而与福敬斋公相从未侔面。前年，蒙其在西藏军中通书问讯，见怀四诗，情文双美。今年五月，在楚征苗薨逝。枚不禁泣下，赋

二诗哭之。后见外孙陆昆圃代作四章，更觉庄重，遂加润色，远寄京师，而自己所撰，又不忍割舍，故留于《诗话》中。云：“铜柱勋名万口传，骑鲸人去未华颠。马援力疾犹临阵，祖逖英年早着鞭。底事三军刚洗甲，忽教一柱不擎天。圣恩加到难加处，王爵追封到九泉。”塞外高吟诗四章，远教驿使寄袁羊。未曾识面成知己，才得通书便断肠。万里魂归凭马革，九重亲到奠椒浆。谁知朝野衔哀外，别有闲鸥泣数行”

二〇

王荆公行新法，自知民怨沸腾，乃咏《雪》云：“势大直疑埋地尽，功成才见放春回。村农不识仁民意，只望青天万里开。”祖无择笑曰：“待到开时，民成沟中瘠矣！”荆公初召用度支判官，不就，修起居注，不就。赍册吏拜而求之，乃逃于厕。授知制诰，方起。故有人见其《雪》诗而刺之，云：“不知落得几多雪，作尽北风无限声。”又，咏《泉》云：“流到前溪无一语，在山作得许多声。”余少时读《荆公传》云：“寡识不知《周礼》伪，好谏忘却仲尼尊。”

二一

弟香亭诗才清婉，而近日从澳门寄诗来，殊雄健，信乎江山之助，不可少也！《渡海》云：“万顷碧琉璃，双瞳忽净洗。内洋水色碧如翡翠，至大洋则黑。数点山浮空，四面天垂水。腾身登巨航，渐入重洋里。雨细风不生，水摇浪自起。变态出须臾，奇光闪黄紫。溅沫泼头上，埋舟入井底。尾低头倏昂，左仄右复欹。人若釜内鱼，身作箕中米。惴惴忍颠危，频频问遐迩。出险试凝眸，得岸已在彼。拂拭湿衣裾，检点旧行李。回首一长吁，已渡海来矣。”《越岭至深澳》云：“海风大于天，海山横截浪。山裹风轮中，人行山顶上。风欲拔山飞，山怒与风抗。业已路断绝，强就天依傍。头仰方惧压，踵旋顿迷向。细径曲沿边，侧身与石让。心共悬旌摇，舆作纸鸢放。崎岖万千盘，变幻顷刻状。耻为杨朱泣，强学王尊壮。五体及百骸，安放难稳当。官途竟至此，嗒然神气丧。”又，《忆随园》云：“十年杖履畅追寻，花里弹棋月下吟。过去何曾嫌日永，别来倏已及春深。画非共赏难娱目，诗未经看不放心。万里漫言归路远，梦魂常到旧山林。”

二二

余尝有句云：“水常易涸终缘浅，山到成名毕竟高。”偶阅《词科掌录》载：沈归愚咏《北固山》云：“铁瓮日沉残角起，海门月暗夜潮收。”《渡江》云：“帆转犹龙冲岸出，水声疑雨挟舟飞。”严遂成《曲谷》云：“雕盘大漠寒无影，冰裂长河夜有声。”《太行山》云：“孕生碧兽形何怪，压住黄河气不骄。”二人四诗，皆气体沉雄，毕竟名下无虚。

二三

燕以均年虽老，而诗极风趣。近咏《七夕》云：“相看只隔一条河，鹊不填桥不敢过。作到神仙还怕水，算来有巧也无多。”

二四

人但知满口公卿者为俗，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者为尤俗，必也。素其位而行，不伎不求，无适无莫，其斯谓之君子乎{唐阙史》载；中书舍人路群之高淡，给事中卢宏正之富贵，雪中相过，所服不同，所言不同，而两意相忘，相好特甚。时人两美之。余尝与亚相庄滋圃赴尹文端公小饮，赋七古，有句云：“赤也端章点也狂，夫子难禁莞尔笑。”

二五

宋人诗云：“梧桐直不甘凋谢，数叶迎风尚有声。”又云：“曾经玉貌君王宠，还拟人看似昔时。”此四句，皆为失时者言，恰有余味。

二六

余少年时，最怕早起。国初人有句云：“从来甘寝处，最是欲明天。”凡种松者，初往上长，到五六十年后，便不锐上，而枝叶平铺。六朝人有句云：“泉高下溜急，松古上枝平。”每见雀斗，必一齐下地。李铁君有句云：“斗禽双坠地，交蔓各升篱。”游天台，夜闻雨，自觉败兴，不料早起，而路已干，可游。查他山有句云：“梦里似曾听雨过，晓来仍不碍山行。”方知物理人情，无有不被古人说过者。

二七

代人悼亡，最难落笔。然古人有亡于礼者之礼，则自有亡于情者之情。吴兰雪《过竹士瘦吟楼哭纤纤夫人》云：“片纸吹来已断肠，青青潘鬓乍成霜。今生文字因缘重，此去人天离别长。三岛旧游云惨绿，一楼残梦月昏黄。罗衣单薄仙风冷，鹤背先愁怯晚凉。”书奁药裹乱成堆，日日题笺傍镜台。一代红妆归间气，九闺彩笔杖仙才。生前手草教亲定，病里心花更怒开。闻说前宵犹强坐，挑灯为和一诗来。”文采谁传绛幔经，寄生小凤乍梳翎。夫人继沈散花女史女风珍为女。床前诗卷抛犹满，画里眉峰惨不青。蝴蝶飘来秋影瘦，水仙梦到夜凉醒。旁人只赏流传句，不管酸心不要听。”

二八

金陵燕子矶有永济寺，往来士大夫，往往阻风小泊，辄有题句。国朝相国张文端英、鄂文端尔泰，墨迹淋漓，尚存僧舍。老僧默默，曾刻一集，竟被火焚。余二十七岁游此寺，今八十一矣。今春又为风阻，遣家人抄存。尹少宰会一云：“芙蓉几朵领花宫，钟磬声高递远风。一岭白云归老纳，半潭秋水住渔翁。香林鸟语天机活，古塔龙吟地势雄。为问攒眉陶处士，可能大醉与禅通”收缆

停舟燕子矶，穿云拾级叩僧扉。远公卓锡闲随鹤，惠海蓬头自补衣。欲向三乘窥妙相，却因一语悟真机。此间早识黄梅熟，何必风幡问是非”张宗伯廷璐云：“一径秋阴蹋藓苔，翠萝深处寺门开。悬岩石色窗中出，绕阁江声树杪来。露有禅房容徙倚，尚留先泽重徘徊。流光五十余年事，又到蒲公旧讲台。康熙壬戌，先公有《赠蒲公和尚，诗。”李炯云：“偶因江水阻，散步过林巔。雾隐三台洞，云生一线天。倚松惊戏鼠，坐石盥流泉。惟爱钟山色，朝朝作紫烟。”又：“山开榆力健，桥仄柳身支。”亦佳。

二九

金纤纤女子诗才既佳，而神解尤超。或问曰：“当今诗人，推两大家，袁、蒋并称，何以袁诗远至海外，近至闺门，俱喜读之，而能读蒋诗者寥寥”纤纤曰：“乐有八音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皆正声也。然人多爱听金，石、丝、竹，而不甚喜听匏，土、革，木。于试操此意，以读两家之诗，则任、沈之是非，即邢、魏之优劣矣。”人以为知言。纤纤又语其郎君竹士云：“圣人曰，‘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’余读袁公诗，取《左传》三字以蔽之曰：‘必以情。’古人云：情长寿亦长。其信然耶”

三〇

礼亲王世子汲修主人能诗念旧，近致书王梦楼太史，以故人贾虞龙孝廉诗，属其转寄随园，刻入《诗话》，因梦楼与贾君本系旧交故也。其诗尤工七古，篇长不能备录，录其《梦楼斋中夜话》云：“黄叶愁风雨，青衫感岁华。年来贫到骨，久住即成家。奇数真三黜，吟情尚八叉。多君车笠意，深夜笑言哗。”《别内》云：“莫讶频斟金叵罗，匆匆马首欲如何已迟婚嫁欢情少，为历饥寒絮语多。聊向左家供杖屨，休疑王粲滞关河。他时谱就《房中》曲，留得金徽好和歌。”又句云：“夜月故人千里梦，他乡诗思一天秋。”

方大章秀才诗，初学明七子，后受业门下，幡然改辙，专主性灵，可谓一变至道。近命其门人王鼎来谒，诗颇清新。《过陈山人崖居》云：“为有僵佟癖，诛茅古洞根。山泉飞过屋，崖石巧为门。灶冷青苔长，云屯白昼昏。我来相揖罢，唏发淡忘言。”《过野寺》云：“片片闲云傍水隈，方知香界少尘埃。路于红树丛中出，门向青山缺处开。老衲偶然行药去，游人都为听泉来。偶留鸿爪题新句，一扫空廊壁上苔。”又句云：“诗思因春长，归心在腊先。”行尽深山方见寺，参完古佛未逢僧。”俱佳。

三一

余过同里与从子湘湄、笛生谈诗，其二子皆髫也，倚膝而听，若领解者。余问，“能诗否”其长者陶姓，呈其《咏秋海棠》云：“初过凉雨拓窗纱，绿叶凄凄映晚霞。秋夜月明如水好，上阶先照海棠花。”其弟陶容《舟行》云：“远

望青山似白云，忽闻岸上有人声。夜深那有人来到却见扳罍一盏灯。”

三三

阮芸台学士提学浙中，尝制团扇一柄，自写折枝于上，命多士咏之。钱塘诸生陈文杰赋《团扇词》一篇，末句云：“歌得《合欢》词一曲，想教留赠合欢人。”学士大加称赏，批其旁云：“不知谁是合欢人。”即以团扇赠之。

三四

余过吴江梨里，爱其风俗醇美；家无司阍，以路无乞丐也，夜户不闭，以邻无盗贼也，行者不乘车，不着屐，以左右皆长廊也。士大夫互结婚姻，丝萝不断。家制小舟，荡摇自便，有古桃源风。诗人徐山民邀余住其家三日，率其妻吴珊珊女士，双拜为师。二人诗，天机清妙，已分刻《同人集》及《女弟子集》中矣。又见山民《寄内书》云：“心随书至，何嫌十里之遥，船载人归，当在一更以后。”想见其唱随风致，有刘纲夫妇之思。随放棹吴江，访唐陶山明府。同行者陈秋史、徐懒云、陈竹士、侄笛生。行至八坼，大风阻舟，四人联句云：“荒荒月色逼人寒，头压低篷拥被看。一夜北风吹作雪，天教于此卧袁安。”如吼风声浪欲奔，篷窗人语听昏昏。东船西舫相依住，一夜真成水上村。”笛生《调山民》云：“妆楼上有女门生，应怨先生太不情。已过一更程十里，夺人夫婿一齐行。”懒云《调竹士》云：“留人今夕且团圉，明日分飞雁影单。君欲寻梅问消息，我能替竹报平安。”时懒云先欲辞归，竹士托寄内子梅卿书，故有此诗。时嘉庆丙辰十一月十三日。

三五

吴江多闺秀。徐秀芳，彩霞，山民堂姊也，俱归李氏，以姊妹为妯娌，唱酬无虚日，惜皆早卒。山民仅记秀芳《重九》云：“满帘秋色正重阳，懒去登高倚绣床。旧日愁怀尽抛却，近时诗思已全荒。庭梧叶落寒初动，篱菊花开晚更香。一卷残书聊自遣，消闲此外别无方。”彩霞《读秀芳姊遗稿》云：“一卷丛残稿，蹉跎录未成。开缄双落泪，看杀不分明。”又，陈素芳《春雨次韵》云：“到地初融絮点残，洒空兼润鹊声干。暗添芳草迷香径，尽洗新花出药阑。帘阁夜吟穷百箭，池塘幽梦失三竿。遥山断浦皆生色，未怕春衫有薄寒。”〔新绿〕云：“烟景乍惊梅实七，风情多学柳眠三。”素芳，即吴江茂才李会恩之聘室，未嫁而卒。又，潘掌珍字湘苹，《寒食对雪》云：“今年寒食雪连绵，偏遇佳辰三月天。应是司霜怜好景，故将美玉种春田。难分飞絮盈阶白，只觉残花点地鲜。却笑城南游玩客，春衫空典买舟钱。”《哭丰儿》云：“苦雨凄风暑气微，忍寒扶病启窗扉。偶然想到亡儿话，掩泪回身换袷衣。儿病中常嘱母当保重。”

三六

又有朱文虎字荔生者，惯作无题诗。《闺情》云：“融字阑干白石街，自挑花虱拔金钗。新晴微觉莓苔滑，独自闺房换绣鞋。”好风连夜小桃开，雌蝶雄蜂次第来。采得盆中红豆子，娇憨捉臂要人猜。”又有句云：“芦随小港绿三里，云漏斜阳红半天。”

三七

又有朱尔澄字春池者，《冬夜客舍》云：“客舍灯残淡月斜，夜深岑寂感年华。故园手植梅千树，每到花开不在家。”《过孙明府潢寓斋》云：“携屐盘盘松径回，疏钟远渡寺门开。茶烟透处棋声落，傲吏闲时冷客来。山拥翠鬟罗卷轴，湖浮明镜倒楼台。眼前便觉红尘隔，竹下谈诗坐石苔。”

三八

诗往往有畸士贱工脱口而出者，如成容若青衣某有诗云：“一杯一杯又一杯，主人醉倒玉山颓。主人大醉卷帘起，招入青山把客陪。”又，芦墟缝人吴鲲有诗云：“小雨阴阴点石苔，见花零落意徘徊。徘徊且自扫花去，花扫不完雨又来。”

三九

无锡杨某妻薛氏，有色，尝以诗答夫之从弟，夫疑之，讼于府。太守巴公焚其诗，不以奸科，而许其离异。妇有子尚幼，乃托为子之词，呈府求复合，太守许之。杨有族某利其财，勿许妇归，转讼于金匱县尹邵无恙。邵置笔札于庭，命妇赋诗见志。成绝句云：“人间无路事茫茫，欲诉哀衷已断肠。一曲琵琶千古恨，愿郎留妾妾归郎。”尹大喜，追偿器用，许其复合，而令族弟他徙，以绝后悔。判云：“因母子而夫妇重谐，不过体太守全伦之意，远兄弟而男女有别，亦以绝小人渔色之心。”有周生者，咏其事云：“忍使文君怨白头，靡芜许为故夫留。使君身是圆通佛，消尽人间弃妇愁。”葛洪何处返仙凫，曾为怜才护薛姝。从此双鱼仍比目，衔珠应傍贺家湖。”

四〇

满洲王公耐溪敬作江宁固山府，好贤礼士。金陵诗人蔡芷衫、曹淡泉、余秋农诸人，俱从之游。诗才清妙，雅有唐音。今春，袖其稿来。《秦淮泛舟》云：“青鬟雅小发垂髻，戏倚雕栏学语娇。最是系人幽兴处，绛纱窗里篆烟飘。”《赠诗会诸友》云：“锦绣篇成妙入神，西园清夜绝微尘。归迟莫虑无灯月，自有文光照见人。”

四一

吴江严蕊珠女子，年才十八，而聪明绝世，典环簪为束惰，受业门下。余问：“曾读仓山诗否”曰：“不读不来受业也。他人诗，或有句无篇，或有篇无句。惟先生能兼之。尤爱先生骈体文字。”因朗背《于忠肃庙碑》干余言。余

问：“此中典故颇多，汝能知所出处乎”曰：“能知十之四五。”随即引据某书某史，历历如指掌。且曰：“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，而不知先生之诗用典乎先生之诗，专主性灵，故运化成语，驱使百家，人习而不察。譬如盐在水中，食者但知盐味，不见有盐也。然非读破万卷、且细心者，不能指其出处。”因又历指数联为证。余为骇然。因思虞仲翔云：“得一知己，死可无恨。”余女弟子虽二十余人，而如蕊珠之博雅，金纤纤之领解，席佩兰之推尊本朝第一：皆闺中之三大知己也。蕊珠扶其母夫人出见，年六十二岁矣。白发飘萧，呼余为伯父。余愕然。夫人曰：“伯父抱我怀中，赐果，而忘记乎”询之，乃李玉洲先生之女孙，余尝住其家故也。记抱时夫人才四岁耳。方知人果寿长，便有呼彭祖为小儿之意。满座为之颯然。

四二

余二十七岁，权知溧水。离任时，吏民泣送，有以万民衣披我身者，金字辉煌，皆合郡人姓名也。车中感成一律云：“任延才学种甘棠，不料民情如许长。一路壶浆擎父老，万家儿女绣衣裳。早知花县此间乐，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双亲同出境，白头含笑说儿强。”此诗，《全集》忘载，故载之《补遗》及《诗话》中，

四三

圣祖不饮酒，最恶吃烟。南巡，驻蹕德州，传旨戒烟。蒋陈锡《往水恭记》云：“碧碗水浆潏滟开，肆筵先已戒深杯。瑶池宴罢云屏敞，不许人间烟火来。”

四四

嘲嗜烟者，董竹枝云：“不惜千金买姣童，口含烟奉主人翁。看他呼吸关情甚，步步相随云雾中。”又，《嘲女子吃烟者》云：“宝奁数得买花钱，象管雕镀估十千。近日高唐增妾梦，为云为雨复为烟。”

四五

德清蔡石公先生会试，有妓爱而狎之，蔡赋《罗江怨》词以谢云：“功名念，风月情，两般事，日营营，几番搅扰心难定。待要倚翠偎红，舍不得黄卷青灯，玉堂金马人钦敬。欲待要附风攀龙，舍不得玉貌花容，芙蓉帐里恩情重。怎能两事兼成：遂功名，又遂恩情，三杯御酒嫦娥共。”后竟中康熙九年状元。其词正而不腐，故录之。

四六

古无自刻文集者，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镂板行世，人多讥之。至今庸夫浅士，多有集行世，殊为可嗤。然素无一面，而为之代刻其诗文以行世者，古未有也。近日满洲赵碌亭氟德侍御，绝无交往，而为我镌《自寿诗》十四首，自以隶、

楷二体书之，备极精工，与李调元太史同有嗜痴之癖。二人者，吾没齿不能忘也。至于书之改卷为页，则始于唐，见《万物原始》。不可不知。

四七

周青原侍郎未第时，梦为九天玄女召去，命题公主小像。周有警句云：“冰雪消无质，星辰系满头。”玄女爱其奇丽，为周治心疾而醒。

四八

秦松龄太史咏《鹤》云：“高鸣常向月，善舞不迎人。”世祖赏其有身份，即迁学士。

四九

余摘近人五言可爱之句，如费榆村之“水清鱼可数，树秃鸟来稀”，“苔新初过雨，石古欲生云。”岑振祖《过丹阳》云：“乡心随落雁，帆影过奔牛。”可称巧对。

五〇

榆村又有句云：“读书不知味，不如束高阁。蠹鱼尔何如终日会糟粕。”此四句，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，下一神针。

五一

余年逾八十，偶病河鱼之疾。医者连用大黄，人人摇手，余斗胆服之，公然无恙。又病中无事，好吟自家《诗集》。严厉亭司马寄诗相嘲云：“医学都凭放胆为，将军专断敌方摧。休论功业文章事，病也无人学得来。”自家诗稿自长吟，元气淋漓病敢侵从此鸡林论价值，少须十倍紫团参。”追算当年求挽日，重生今始七龄人。不禁惹我疑心起，逃学儿童病不真。”

五二

豫亲王扈蹕滦河，佳句已梓入前卷中矣。其时蒲快亭孝廉从行，得诗十章。兹录其《过青石梁》云：“梁亘长虹起，危峰驾六鳌。不知牛、斗近，但觉马蹄高。岚翠沾衣袂，岩花拂佩刀。白云浑似海，南望首频搔。”《广仁岭》云：“飞磴盘云上，青天豹尾悬。五丁开不到，双峡断何年。亭倚高霞出，山围大漠圆。滦阳看咫尺，瑞霭落吟边。”

五三

严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，梦访随园。过小桃源，天暗路滑，满地葛藤，非平日所行之路。不数武，见二碑，苔藓斑然，字不可识。时半钩残月，树丛中隐约茅屋数间，一灯如豆。急趋就之，隔窗闻一女郎吟曰：“默坐不知寒，但觉春衫薄。偶起放帘钩，梅梢纤月落。”又一女郎吟曰：“瘦骨禁寒恨漏长，勾人肠断月茫茫。伤心怕听旁人说，依旧春风到海棠。”方欲就窗窥之，忽闻犬吠惊觉。此殆女鬼而能诗者耶

五四

小秋妹婿张卓堂士淮，弱冠，以瘵疾亡。弥留时，执小秋手曰：“子能代理吾诗稿，择数句刻入随园先生《诗话》中，吾虽死犹生也。”余怜其志而哀其命，选其《春雨》云：“雨声淋漓响空庭，酿就轻寒洗尽春。一夜听来眠不得，那禁愁煞惜花人。”《病中》云：“病真空蓄三年艾，梦醒忙温一卷书。”夜深还累妻煎药，仆懒翻劳客请医。”小秋哭之云：“心高徒陨命，身死不忘名。”小秋妹佩秋润兰亦能诗，赠小秋云：“梅能傲雪香能永，枫不经霜色不红。”哭夫云：“身在众中嫌赘物，心期地下伴亡人。”果不一年，亦以疾亡。